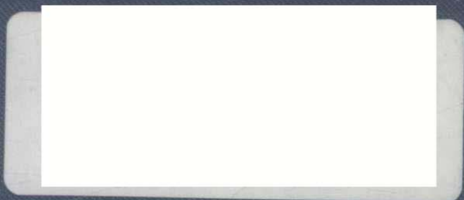


儒藏







ISBN 978-7-301-11941-9



定價：1200.00元

儒藏

精華編二二三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二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01-11941-9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68073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二三）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魏奕元　吴遠琴　翁雯婧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41-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71.25印張　743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三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王玉德　周國林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劉尚榮　張衍田　方　芳

本册責任編委　楊韶蓉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三册

集部

斐然集

〔南宋〕胡寅 撰

陳曉蘭 校點

目　録

斐然集卷二……三三

古詩

斐然集卷十

斐然集卷十一

斐然集卷十四…………三一五

外制

記

書解

故事

史傳

行狀

碑銘

祭文

校點説明

《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胡寅（一〇九八—一一五六），字明仲，號致堂，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爲胡安國養子。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進士。欽宗靖康初，除秘書省校書郎，從楊時受學。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爲起居郎，上書切直，爲宰相呂頤浩所惡，歸居湘潭家中。紹興五年（一一三五）遷中書舍人，後出知嚴州、永州。八年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尋直學士院，丁父憂。十年，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十二年致仕，歸居衡州。二十年爲秦檜所忌落職，又被劾，新州安置。二十五年秦檜死後復舊官。次年卒，年五十九。所著有《讀史管見》、《崇正辯》、《斐然集》傳世，《論語詳説》已佚。生平見於《宋史·儒林傳》。

《斐然集》比較完整系統地收録了胡寅平生所作各類詩文，是全面呈現胡寅生平志趣、創作交遊、政治立場、思想學術的最重要的文獻，也是後人研究其人其學以及這一時期歷史、政治和學術思想發展的珍貴資料。全書三十卷，詩文分體編排，除個別作品（如卷一古詩部分的前五題詩作）之外，各體詩文大致按照年代先後編次，整齊有序，有的詩文題下註以干支年。此集當是由胡寅子侄輩根據家藏舊稿整理編集而成，内容可信。

南宋時期《斐然集》先後兩度刊刻，一爲寧宗嘉定三年（一二一〇）鄭肇之刊本（簡稱嘉定本），一爲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馮邦佐重刊本（簡稱端平本）。嘉定三年八月望日章穎序曰：「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鄭肇之於嘉定元年八月提舉湖南常平，十一月除湖南運判，可知嘉定本是鄭肇之從胡寅弟胡宏之季子胡大時處獲得胡寅詩文稿後在湘中予以刊行，章穎撰序。宋趙希弁《讀書附志》卷

下著録「《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即爲此本。端平元年春，知敘州馮邦佐重刻《斐然集》於州治之内的東州道院。書名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首有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魏了翁序和章穎原序。此本當據嘉定本重刊而成。《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著録「《致堂斐然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著録「《斐然集》二十卷」（「二十」當作「三十」），不明爲何種刊本。

入元以後，《斐然集》未見重刻。清時宋板猶存，清前期的《存寸堂書目》著録宋板「《胡致堂斐然集》三十卷，十册」。今宋本不見於各藏書機構的著録，蓋已亡佚。據筆者知見所及，傳世共有十部明清抄本三十卷全帙，可分为明清舊抄本和清《四庫全書》本兩個系統。另有清存素堂抄本《宋元人詩集八十二種》之《斐然集》三卷，爲法式善借四庫底本令人抄出之本，抄録别集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

舊抄本系統的明清抄本，題作「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共有四部：

一、明抄本，今藏於日本静嘉堂文庫。二十册。半葉十一行，行二十至二十五字。四周雙邊，三魚尾，黑口。《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三著録《致堂先生斐然集》：「明抄本，笪江上舊藏。」陸心源將此本定爲明抄本，不知何據，而所稱「笪江上舊藏」恐有誤。卷中有「重光」白文、「子宣」朱文二方印，此爲康熙、雍正年間蘇州藏書家蔣重光（字子宣）的兩方藏書印，而陸氏可能僅據「重光」一印而誤以爲是清初笪重光（號江上外史）舊藏。據卷中「奕苞」白文、「葉九來」朱文二方印，可知此書曾爲清初崑山藏書家葉奕苞（一六二九—一六八六，字九來）的插架之物。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此本的膠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此本的景照本。

二、清倪氏經鉏堂抄本（簡稱經鉏堂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十六册。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緑格。黑口，四周雙闌，闌外有「經鉏堂重録」五字。經鉏堂是清代望江藏書家倪模（一七五

〇——一八二五）的室名。先後經徐坊（字梧生）、傅增湘遞藏，有「沅叔」、「傅印增湘」、「企驎軒」諸印，見於《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四、《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三。

三、清抄本（簡稱上圖本），清佚名校補，今藏於上海圖書館。五册。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單魚尾。有「遇者善讀」、「知聖道齋藏書」、「南昌彭氏」、「結一廬藏書印」、「仁龢朱復廬校藏書籍」、「徐乃昌讀」諸印，可知此本先後爲彭元瑞、朱學勤等人所庋藏。見於彭氏《知聖道齋書目》卷四、朱氏《結一廬書目》卷四。上圖本原抄屬舊抄本系統，此後又有至少三次校補：一是在原抄卷一古詩之前，補抄《原亂賦》、《送吴郛賦》；二是零星的墨筆校改、校語；三是朱筆通校，對全書目録、正文三十卷（包括補抄的二賦）的大量訛脱錯亂進行校改、校補。其中，朱筆通校所出字句多與四庫本同，但不避清諱，卷二十《岳州學記》有天頭校語「宋板無此三行」，而從校補之後仍留有部分闕字和誤字來看，其所據「宋板」可能並非宋本原刻而是源出宋本的抄本，與四庫本的底本面貌相近，與上圖本原抄的祖本或有同源性。上圖本的原抄與校補内容均已不明出於何人之手。

四、清抄本，今藏於吉林大學圖書館。因正在整理，未能借閲。

目前可以見到的明抄本、經鉏堂本與上圖本原抄雖在一定程度上猶存宋槧舊式，但多有錯亂、訛誤和脱衍，絶非影寫宋端平本。明抄本卷首爲魏、章二序，魏序無題，章序題「致堂斐然集序」。上圖本同。經鉏堂本章序在前、魏序在後。明抄本目録部分，卷端頂格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録」，次行低一格題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胡仲寅撰」，再次行低三格題「端平元年春重刊于東州道院」。其一行直下的題銜或更近宋刊原貌，而經鉏堂本與上圖本皆分抄二行。參諸南宋淳熙刻本《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首題銜「徽猷閣直學士左

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胡寅明仲撰」，舊抄本所題「胡仲寅」疑有誤，當作「胡寅明仲」。其下爲分卷目録，標以文體，卷末尾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録終」。正文每卷首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幾」。卷中遇「陛下」、「皇帝」、「太祖」等空格，遇「皇宋」、「靖康」等另行起。這三種舊抄本的目録與正文部分存在大量相同的錯亂脱訛，因形近、聲近而誤之例比比皆是，幾不堪卒讀。可見，這三種舊抄本源出同一個端平本系統的多有訛亂的祖本。其中，明抄本和經鉏堂本的文字面貌更爲相近，異文較少，且多涉形近之字，可知二本所據底本相同或相近。而從其脱誤有異之處來看，二本之間並無傳抄關係。

舊抄本系統之外，又有清四庫本系統的抄本，題作「斐然集」，共有六部：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以及皆從文瀾閣本抄出的丁氏八千卷樓藏本（今藏于南京圖書館）與孔氏嶽雪樓影鈔本（今藏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據《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録，此集底本爲「兩江總督採進本」，《提要》稱其「蓋猶從宋槧繕録也」，可知爲源出宋本的抄本。此本蓋爲《四庫採進書目》中的《兩江第一次書目》所著録的「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著　十二本」。上文所述上圖本朱筆通校所據之本，則與四庫本的底本面貌相近。

《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和文瀾閣本所附《斐然集》提要的文字內容有出入，然皆有錯訛，如顛倒嘉定本與端平本刊刻的先後順序，且將魏了翁序誤爲樓鑰序，已有學者指出。而文淵閣本、文溯閣本和文津閣本所附提要又謂胡寅另有「仲虎」、「仲剛」二字，疑據抄本誤字，並不可信，筆者在《胡寅〈斐然集〉編纂与刊刻略考》（見於《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五輯）一文中已有辨正。

四庫本由於所據底本原有脱誤，抄録過程中又不免錯漏，加之館臣在抄録、校閲時的諱改、妄改，因此也存在不少訛誤、脱漏之處。然較之目前

傳世的舊抄本，四庫本在文字内容方面仍略顯優長。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面貌相近，各本之間略有異文。文淵閣本、文瀾閣本卷首冠有魏、章二序，文津閣本無魏序；文淵閣本卷十八《寄政府》、《寄趙秦二相》共有八葉空白闕文，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不闕。可知諸閣本抄録、校訂所據底本與參校本不盡相同，且各自有所改竄，情況比較複雜。

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抄校所據各本之詳情，今已無法完全釐清。二本各卷存在不少相同的訛脱，僅以脱文爲例，如卷二十七《寄秦會之》脱「于生民之利病當盡究也」，卷二十《岳州學記》脱「必致」至「可行」五十四字，卷二五《先公行狀》脱「匈奴」至「之威行於」二十字，可見其所據本子情況比較接近。而二本之間的異文，一部分是抄録疏誤或是後經校訂、改竄所致；另一部分則是因爲二本在抄校全書或書中部分内容時參據本子有所不同。如上文所述文淵閣本卷十八空闕八葉、文津閣本卷首無魏序，可見二本抄録各有所據。而卷一《原亂賦》以及卷二至卷四中的二本異文，對於探討二本抄校所據各本情況頗有價值。《原亂賦》中的異文，文淵閣本多與上圖本同，文津閣本多與文瀾閣本同，各有正誤，且文淵閣本中「聲兮廣袖颯以」六字明顯原空五格後據别本增補。卷二至卷四的異文，文淵閣本多與舊抄本同，文津閣本多與存素堂本同，其中大部分是前者有誤、後者不誤，但也有一部分前者不誤、後者有誤，另有一部分異文兩通。顯然，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的抄校各有所據。但也有少量例外情況：一是文淵閣本與存素堂本同、文津閣本與舊抄本同，二是四庫本與舊抄本皆誤而存素堂本不誤，三是四庫本與存素堂本皆誤而舊抄本不誤。從中可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參據了至少兩種底本，一種或與舊抄本同源，另一種或即存素堂本所從出的四庫底本。二本其他各卷亦有與舊抄本訛脱相同、相關之例，足見二者的同源關係。

對四庫本的質量損害最爲嚴重的則是館臣的諱改、妄改，其中又以文淵閣本爲甚。胡寅詩文中，凡涉歷代帝王、孔子、周公、關公等人的名諱或缺筆或改字以避諱，凡涉「夷」、「狄」、「虜」、「犬羊」等字以及相關内容皆作删改。至於因形近、聲近而誤以及不明人名、地名、制度、典故、文義而妄改之例，更是不勝枚舉。正因四庫本中存在較多的訛誤、改竄之處，故舊抄本雖多錯訛脱衍，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校勘價值。

後世《斐然集》以文淵閣本最爲通行。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簡稱《珍本》）據此本影印，有個别異文，蓋因影印時筆畫模糊缺失所致。一九八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重印。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出版容肇祖點校的《崇正辯　斐然集》，《點校説明》中並未明言《斐然集》所據底本，但從其文字判斷當爲《珍本》，其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參校了存素堂本。二〇〇九年嶽麓書社出版尹文漢校點的《斐然集　崇正辯》（簡體横排本），此集亦以影印文淵閣本爲底本。《全宋詩》、《全宋文》收録胡寅詩文，皆以影印文淵閣本爲底本，雖以經鉏堂本和存素堂本爲校本，但並未作全面校勘。二〇〇五年、二〇一〇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先後兩次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二〇一五年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

鑒於上述情況，此次整理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其中卷十八《寄政府》、《寄趙秦二相》之闕文補以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簡稱文津閣本），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抄本景照本（簡稱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和存素堂本爲校本，又參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歷代名臣奏議》、《永樂大典》、宋人别集、明代方志等引録詩文材料。其中卷一《原亂賦》、《送吴郛賦》，明抄本、經鉏堂本無，則以上圖本、文津閣本和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本（簡稱文瀾閣本）對校。凡底本

中館臣諱改之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和上圖本盡行回改，其中「玄」、「燁」、「弘」等缺筆諱字逕補爲正字，「夷」、「狄」、「虜」等改字同例者則在首見處出校説明。凡避宋諱之字，底本已回改者，則不復改。由於底本與舊抄本存在同源關係，且與文津閣本抄校所據本子情況相近，故底本中的訛、脱、衍、倒之處，主要根據與諸校本的對校，結合他校、理校和本校，予以改正，並出校説明。文義兩通而難斷之處，則出校異文。底本不誤、校本有誤之處，例不出校；底本有誤或有疑，校本爲形近、聲近誤字而具有校勘價值之處，則出校説明。有些文字，舊抄本可能保存宋本原貌，而底本則易以通行字，如「攃」作「擦」、「趣」作「趨」、「謾」作「漫」、「蜚」作「飛」、「睅」作「悍」、「襄羊」作「相羊」、「切」作「竊」、「頗類」作「頗類」等，皆於首見處出校説明。希望通過此次整理，一方面儘可能地還原《斐然集》原本文字面貌，爲胡寅其人以及宋代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可靠文本；另一方面也對後世通行的文淵閣本中的訛脱、改竄之處予以揭示和校正。由於所據底本和校本皆爲質量不高的抄本，異文情況非常複雜，《斐然集》的整理難度較大。囿於校點者自身所見與才識，疏誤之處，敬請學界同人與廣大讀者指正。

底本原無目録，舊抄本雖有目録然篇目多有訛脱，故今據底本正文篇題重編目録，並據舊抄本目録標出各卷文體。

廖明飛等人承擔影印文淵閣本與明抄本景照本的對校工作，並不辭煩勞對部分異文材料多次校核，謹致謝意。

校點者　陳曉蘭

斐然集原序

長沙吳德夫間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世楷則，❶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皇然也。❷ 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渡瀘，❸叙州馮侯邦佐已栞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熟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❹靖康改元，金狄入寇，❺與張公爲當路策守禦甚著。❻ 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❼次論七事六條之利害，❽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黄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劘上，往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塘，申

❶「剛」，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以下簡稱《鶴山集》）卷五五《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作「明」。

❷「未皇然也」，《鶴山集》作「或疑其議服一事，久未能決」。

❸「旋」，《鶴山集》作「遷」。

❹「校」，原作「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

❺「狄入寇」，原作「人深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

❻「著」，《鶴山集》作「悉」。

❼「半年」，原脱，明抄本、經鉏堂本闕二字，據《鶴山集》補。

❽「次」，原脱，明抄本、經鉏堂本闕，據《鶴山集》補。

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❶ 利在粘罕，❷則欲釋怨以悦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懇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❸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❹ 至其述《崇正辯》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説》以明孔門傳授之心，稡《讀史管見》以抉《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❺最後傳諸葛侯世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心。❻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終始一説，❼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 因馮侯之請，❽摘其關於世教者著於篇。❾ 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

❶「利」，原作「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

❷「粘罕」，原作「尼雅滿」，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❸「夷虜」，原作「敵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

❹「講」，原作「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

❺「稡」，原作「法」，明抄本、經鉏堂本闕，據《鶴山集》改。「抉」，原作「扶」，據《鶴山集》改。「年」，原作「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鶴山集》改。

❻「侯世」，《鶴山集》作「武侯」。「心」上，《鶴山集》有「初」字。

❼「終始」，《鶴山集》作「始終」。

❽「馮侯」，《鶴山集》作「公輔」。

❾「於」，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于」。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翁序。❶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洪荒之世，❷人物混并，夷夏雜揉，❸賢不肖淆亂，堯、舜、禹、皐、夔、稷、契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皆天意也。天之所以命聖賢者，❹孰大於此！五品之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煖衣，果能保其生哉？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迹其功用，不特被之當年，實爲萬世法程。由漢迄唐，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者之於飲食，❺以爲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昧者安之，智者懼焉。皇宋作興，文治燦然，❻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遏人欲之橫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抑何幸也！❼夷狄亂華，❽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

❶「序」，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書」。《鶴山集》無「端平」至「序」十四字。
❷「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鴻」。
❸「夷夏雜揉」四字，原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❹「所以」，明抄本、經鉏堂本無。「者」，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也」。
❺「者」，明抄本、經鉏堂本無。
❻「燦」，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粲」。
❼「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一」。
❽「夷狄亂華」，原作「兵革紛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見於辭章，著於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華夷之辨，❶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文以究其用心，❷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禄之途，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騖，不可救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嘆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揚子雲哉？蓋其露緼奥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諸書，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謹序。❹

❶「華夷」，原作「名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文」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行事」二字。
❸「諸」，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之」。
❹「謹」，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斐然集卷一

宋胡寅撰

原亂賦

始予納履于重圍兮，期汗漫而遐征。又眷眷而躊躇兮，觀國光于廣陵。方郊禋之先慶兮，祥雲郁乎帳殿。忽黑幟之連林兮，朔吹激夫虜箭。❶瞻日隕于武林兮，又浴光于秦淮。何羲和之鞭車兮，與吾願以或乖。弔夫差于姑蘇兮，望句踐于會稽。送龍旂之翩翻兮，怒雲氣之淫裔。俯潮海之洋洋兮，蹇吾行之不濟。傷春心乎江南兮，懷《九辨》乎三湘。莽蒼梧之愁予兮，顧洞庭而浩湯。計北歸之幾時兮，誓南征而徊徨。星攸拱必北辰兮，客子懷惟故鄉。雖山川之信美兮，非吾土以安翔。結湘雲以爲廬兮，攬明月而爲袂。賁澗石以考槃兮，樂琴書而卒歲。曷斂迹之遥遥兮，道未昧而孰睹？鯨鯢翻于陸海兮，曠野嘷夫兕虎。掃欃槍于紫清兮，翳黄道以榛莽。蹙四方而靡騁兮，民曷罹此怒也？豈天運抑人事兮，吾未聞其故也。悼厲階之方梗兮，誰不仁而落基？泝頹波以討源兮，我有云君其聽之。

監自古與在昔兮，懿哲后之御極。儼動作于威儀兮，起風化于衽席。故妹喜、妲己兮滅夏商之祀，飛燕、太真兮傾漢唐之

❶「虜」，原作「嗚」，據上圖本改。

國。何覆轍之荒忽兮，邇聲色而縱極。曼三十六宫之蛾眉兮，承倩盼而弗懌。慚栢谷之主人兮，託富平之貴客。朝貫酒乎新豐兮，暮更衣乎綺陌。湛露瀼瀼乎草茨兮，孔鸞雍雍乎枳棘。九侯争寵以迅衆兮，五家競麗于淫泆。靡夜宴而絶纓兮，姱大庭而衷袒。寵光爛以相紛兮，莫敢指乎東霓。入聲。故沬鄉采葑菲于要期兮，溱洧贈芍藥于戲劇。三綱蕩而淪胥兮，此所以變於夷者一也。❶

人才不足以屹柱石兮，法度不足以斥麗敝。崇傾宫與瑶臺兮，鳩班輸與工倕。土賈埒于粟帛兮，木柹蔽于河渭。粲珠宫與貝闕兮，耀金塗而玉砌。沙堂方連以蛾緑兮，網户縹緲而朱綴。矗穹窿而交罩兮，界天邪而鱗次。❷前鍾鼓之未移兮，後繩墨已新制。曾步游之幾何兮，又改圖而更締。眷蒼頭之下陳兮，錫歌兒之外嬖。近皇宫之秀色兮，峙北闕之大第。毁孤羣之室堵兮，快狐鼠之凴祟。激宏侈以交夸兮，紛渠渠之莫計。嗟赤子之流離兮，或風雨之無庇。竟不得以託處兮，此所以失土宇者二也。

事遠畧于四陲兮，闢疆境而孔貪。收夜郎于已弃兮，指青海而必戡。建石泉于成都兮，置真播于巴灊。策振武于河外兮，開古平于瘴嵐。軍旅動而繹騷兮，民呻吟而弗堪。竊弄兵于潢池兮，繡衣斧以斷斬。又使講于醜夷兮，❸航東海以揚帆。遂渝盟而北師兮，授兵符于老閹。罄大農之陳陳

❶「變於夷」，原作「啟亂萌」，據上圖本改。
❷「天邪」，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天漢」，上圖本誤作「天却」。
❸「醜夷」，原作「强敵」，據上圖本改。

兮，飽虓虎之飢饞。乃計口而調庸兮，吏疾視而欲芟。乖皇祖之仁術兮，換幽薊以帑縑。府庾何知于璧馬兮，稱慶之觴猶未銜。通烽火于甘泉兮，突騎已漫乎關南。隳廟祏其何救兮，獮九土而血染。❶微道德之安强兮，此所以不戢而自焚者三也。

舉籍包于四至兮，闢提封于禁地。視崑閬之規模兮，壯天都之形勢。作崔嵬之艮方兮，六五岳曰萬歲。笑祖龍之驅石兮，憚瑶池之騁轡。❷斲瑰特于太湖兮，浮巉巖于汴泗。役歲星其兩周兮，崇嶪峩于天際。望峯巒之連娟兮，瞰洞壑之遐邃。跨玉梁于瀑下兮，漾金沙于澗涘。珎林日以劍拔兮，嘉卉藹其雲萃。移西域之蒲萄兮，❸轉南海之丹荔。空檀欒于江湖兮，牛曳輂以道瘁。扛綺檻及雕籠兮，殫文毛與彩翅。豈中貴人之未稱兮，又應奉焉有相使。聳福威以享上兮，十五里而傳置。盡動植之怪奇兮，夫烏識其稱謂？疇若予之虞衡兮，日千斛爲鳥飼。宜便嬖之自忠兮，忍暴殄之滋熾。或蕩析其家巷兮，咸此物之攸致。胡爲阱于國中兮，失一兔而與死。比彼佞巧之偷樂兮，方腰束夫金賜。通權科于私門兮，竊煥霍以如志。❹邊塵坌其既揚兮，山猶覆乎一簣。予及汝以偕亡兮，此所以不能獨樂者四也。

海上燕齊之士兮，神姦變化之語。投耽肆以易惑兮，遂服行而莫悟。上天安得而矯誣兮，曰李耳乃吾祖。積氣何有于基扃兮，曰神霄其有府。夫孰爲此詠譎兮，幻

❶「染」，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沾」。
❷「憚」，文津閣本作「蚩」，文瀾閣本作「嗤」。
❸「兮」，原作「分」，據上圖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❹「煥」，原作「揮」，據上圖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羽客慧名而姓楮。握符籙之小技兮，駭恍惚于呼吐。神光燁其炳夜兮，❶雷隆隆而在户。赤劍鏗然電焱兮，墮梨棗以如雨。按神變之是則兮，謂天地之神祇亦可覩。降玉皇于圜丘兮，出方澤之后土。接萬靈于明庭兮，紛肸蠁之延佇。惕羣臣之薦恭兮，閔下俗之聾瞽。皇自躋于上帝兮，七廟曷其孔俯？敞千柱之琳宫兮，兩帝君之攸處。騰步虚之希聲兮，廣袖颯以翻舞。遂覃風于八紘兮，黄冠紛其鶴舉。排閶門遊禁内兮，户者莫之敢禦。日再中不可候兮，❷鼎金餌而何補？渺三山之安在兮，奚用神之巨武？豈聞異教之駁雜兮，正座講于黌宇。六籍危其不焚兮，學士窘而如鼠。痛人紀之俶擾兮，犬羊固宜予侮。❸既彝倫之大斁兮，此將亡而聽于神者五也。

朝既列夫高位兮，國又賦于重禄。聖王所以俟天下之豪傑兮，爲億兆而作牧。彼刀鋸之殘人兮，祇閽寺之役畜。一身而二任兮，達内外而妾僕。資慘刻而厲荏兮，示柔靡而含毒。任巾車而秦敗兮，殿國師而齊辱。仰前古其一律兮，禍必發于所伏。悼崇觀之已還兮，乃卒踐于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纛。踵澄樞師傅于南漢兮，睎令孜總兵于西蜀。根盤據于紫闥兮，奪萬乘之心腹。以小善要君之諗己兮，以巧思逢君之多欲。外攘擅以肆行兮，况奉承而加肅。從媟狎于闥閤兮，事繕營于土木。攬尚方之工技兮，莞靈囿之花竹。司防扞于城闉兮，導津梁于河瀆。籍稻畝

❶「燁」，原作「煒」，避清康熙帝名諱，據上圖本改。
❷「候」，文津閣本作「俟」。
❸「犬羊」，原作「强敵」，據上圖本改。

于塘水兮，領修宮于洛卜。資文武之二柄兮，將相涵其恩育。稱門生其未厭兮，又申義子以敦篤。口天憲而慘舒兮，脅不附己以赤族。沛恩澤之四漸兮，走貨賂而上黷。逮僭亂之引咎兮，❶勢已迫于指鹿。昭廣陽之雙節兮，飛燕頷以食肉。帷籌蠢其無良兮，百萬挫于一衂。皇匆匆而内禪兮，孽隸凛而頸縮。就斧質于倉卒兮，罪未書于獄牘。雖少紓天下之憤兮，已無益于顛覆。木蠹盡而自及兮，此親小人所以傾頹者六也。

姑置此而勿論兮，敢請循夫厥初。河源可以濫觴兮，下流憂其爲魚。曾議道以持世兮，中商術而施諸。昔願治而更化兮，荆舒秉夫國政。詆先后之持循兮，肇欲新夫邦命。憎鼎鼐之敦古兮，工鑿之而鍛銷。悦鄭衛之利耳兮，罷希夷之咸韶。陳王度以法律兮，興太平于聚斂。惡私藏之削國兮，曰民富爾何僭。日剥割而月朘兮，民岌岌其愁阽。城高危而復隍兮，此損下而爲漸。飾六藝以文姦言兮，假皇威而敷之。示好惡以同俗兮，蒙一世而愚之。標榮利以爲誘兮，敕罰法以爲驅。何中人之敢桀兮，謹迪率而取模。又憺威於西戎兮，拔將軍於利口。俄斬將而軍没兮，終兀擦於羌醜。❷考氓利於畎洫兮，嗣涇漳之古功。茗莽榷而奪商兮，掘五金於地中。瑮碎逮於手實兮，❸籍釜甑與彘狗。坐市吏以龍斷兮，列賈肆而寠藪。何下漁之竭悉兮，皇自富以九有。行犖然而弗恤兮，掠萬情而

❶ 「咎」，上圖本闕，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長」。
❷ 「擦」，上圖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撩」。
❸ 「瑮」，上圖本作「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苛」。

力揉。

夫孰與羽翼斯化兮，裒細德之險巇。斥忤恨之異己兮，羣刺天而高飛。久咸喻乎僻志兮，般新進之合黨。黜諫說之忠辯兮，謂以私智非其上。輔累葉之遺老兮，籲昊穹以血誠。皇中疑而未決兮，雩欲殺而示懲。勢崇成而權一兮，換斗魁而自斡。❶闔闢洶其雷風兮，喬木萎而先拔。鳳知幾而高逝兮，翔梟鴟而來巢。赤麟不屑於好時兮，紛孽狐之在郊。緜七閏而弗績兮，皇晚悟而瘵恫。罷輪臺以富民兮，授馬吕於震宫。彼柏充亦何忍兮，迷德意而弗將順。忽龍胡之不可攀兮，紛須厲以吾刃。

雖任姒之黄裳兮，席晏粲於九載。慘鍾山之死屬兮，甚婿卞以無改。卞先登而拔幟兮，京背水而力攻。一戰勝而奪國兮，此蔡方之崇墉。詭丕承之前修兮，謂遂非爲達孝。進興亡之大規兮，曰汝詈夫宗廟。皇不核其損益兮，垂衣裳而聽之。梟與狐其彙昌兮，迄進退而證之。洽韋布之美譽兮，修禮樂之彌文。❷絃誦播於要荒兮，❸殍瘠惠之宰墳。鑄九金以聚粹兮，圖忠良爲魑罔。闢三雍而旌伐兮，植衛輔以自廣。刼特操以犴獄兮，鉗民口以誹謗。裒善類而網舉兮，聯祖孫而流放。襲貂蟬於幄内兮，玩圭組於乳嬰。著籍通於永巷兮，家人紛紜以紫庭。夾城洞以複流兮，輕舟颺而小輦。角與徵其合奏兮，閟謏慝之非淺。總六害以自躬兮，益蠱疾乎皇衷。阿瞞肝膈之有要兮，巨君肯休乎漢公？冠犬羊於巖廊

❶「換」，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運」。
❷「彌」，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靡」。
❸「絃」，原作「玆」，據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兮，❶豺狼鬩其相牙。飛廉舞以夷羊兮，白晝號乎鬼車。歌桃李之成陰兮，乃雜族而此等也。迫荒耄而未試兮，韜匕首而心猛也。腥膻薰於岱華兮，❷横彗孛於太微。載頭顱而遽南兮，前星升而闌威。披穴窟於城社兮，逐鮫鱷於潮海。式拂除夫氛曀兮，或碪鑊以俎醢。予以天爲可恃兮，網不漏而恢恢。豈霜霰之既零兮，杳陽春之不回。

少皇鋭而致理兮，升陸沉之髦傑。俾投戈於瀚海兮，奠詔笴而未發。士雲興而踴來兮，願爲皇而捐軀。忍城下之盟辱兮，誰出口而矢謨？約質以皇之介弟兮，約盟以朝之台衮。獻服以國之冕輅兮，輸器以廟之圭瓚。周赫赫之南仲兮，實獫狁之於襄。我舊學之老傅兮，何執計之不臧？皇洞監其不任兮，割邦寄於爰立。傅忿懟而愎戾兮，怵自營而增急。終故恩之攣攣兮，❸侍黄門而眷留。荐呼吸其阿好兮，與清議而爲仇。嫉導日之啟明兮，彎大弧而落之。妒止車之金柅兮，騰謗口而鑠之。虜陽張而内恇兮，❹虎臣蹙之以貙貔。傅赧畧之衆詘兮，❺得氣去而弗追。愚自用而何燭兮，禍方隱於旋踵。舒施施而委蛇兮，諛媚態以取寵。么嗣子之讒儇兮，方舞智而矯虔。間乃翁之多猜兮，罔上下而爲後先。斵畝蘭與畹蕙兮，畦藝之以艾蒿。蔭嘉樹以方榮兮，逸殘剥之騰猱。倘受和於三闕

❶「犬羊」，原作「沐猴」，據上圖本、文津閣本改。
❷「腥膻薰」，原作「兵氣躔」，據上圖本改。
❸「攣攣」，上圖本作「□攣」，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係戀」。
❹「虜」，原作「敵」，據上圖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❺「傅赧」，原作「恥籌」，據上圖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兮，何并門之淪陷？又割分以大河兮，何京師之環闠？皇勤恤而旰宵兮，駭顧輔而託疇。何望傅以隆平兮，傅遺台以幽憂。二百年之洪業兮，虜舉之如持葉。沙漠漠以北吹兮，悽孤城之遺堞。妖魃出不惴人兮，張楚坐而受圖。欣藉藉而附攀兮，猶老姦之黨徒。

自熙寧之師臣兮，及淮蔡之維垣。❶迄宮傅之調護兮，咸喪邦於一言。坦周道之如砥兮，今胡鞠爲茂草？過宮闕而禾黍兮，塗黔黎之肝腦。彼臨川之雄才兮，妄仰儔於伊臯。偶睿思之有作兮，沕配合其自遭。若賊京之巨猾兮，尚得輩於林甫。嗟耿耿之庸暗兮，才闒茸而誰數？❷貽大患之既彰兮，曾莫較其重輕。嗟世俗之蒙欺兮，或未歸之罪名。亂與敗孰甚於此兮，蓄萬古之遺憾。往噬臍而奚及兮，吾將爲來者之龜鑑。惟黄茅與白葦兮，日既淹而就摧。習新説之小生兮，亦寂歷於寒灰。握京手而磨足兮，❸紛淫朋之比德。天勦殛而莫逭兮，又多淪於鬼域。❹獨傅黨之肖翹兮，銜卵翼之類我。班陸離其錯綜兮，固幸時之轗軻。膠投漆以締要兮，繘汲井而必隨。指九天而誓日兮，憂一朝而顛隮。

幸少康之纘祀兮，❺又美衛文與燕昭。宣王遇灾而側身兮，漢光四征而勞焦。偉哲王之英達兮，撥亂世而反之正。求豪傑與之馳騁兮，掃舊跡於邪徑。蚤發軔於暘谷兮，行萬里以爲期。選騏驥使伏轅兮，駕

❶「及」，原作「反」，據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❷「誰」，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詎」，上圖本誤作「謳」。
❸「握京手而磨足」，文瀾閣本作「當身宮而磨蝎」。
❹「域」，原作「蜮」，據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❺「幸」，原作「辜」，據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玉輿而乘之。建霓旌之千仞兮，五色燿其相章。騰蛟龍之蠖畧兮，驂雲氣而高驤。詔豐隆使導路兮，風伯屏夫埃昧。役太歲而隸辰星兮，勇有進而無退。遂弭節於清都兮，登通明而受朝。詄蕩蕩而天門開兮，❶羣仙侍而超遥。樂九奏以萬舞兮，執斗柄而斟酌。調玉燭於四時兮，備太和於九洛。懫下土之虐妖兮，流虹氣與星精。嘯涕爲霾霖兮，噓旱爲螽螟。帝有命以下討兮，集海嶽之百職。建修鋒而乘飛霆兮，汹震蕩而翕砉。威横廓以雷迅兮，❷欻掃滅而無蹤。藐神凝而息癘兮，帝不言而自功。

噫嘻乎！世幽鬱而迫隘兮，黨人曷其猶紛。就重華以嗽詞兮，儻濬哲之予聞。

亂曰：天道周如循環兮，❸治與亂必因續。吾端策而潔筮之兮，得七日而來復。

送吴郛賦

宣和四年，江陵吴衛道求師於漳水之濱，因遂稔熟，亦復切偲。逮庚戌秋，脱寇難，來湘湓，叙舊道故，又八年於兹矣。聞湖之北稍稍有城郭村聚，流散幸存者皆思還其故處。一旦束書買馬，慨然告别而去，誦子路之言，曰：「何以贈我？」再而三，而益勤。予應以可，且問之曰：「子裹囊窶貧，行乎凋殘之千里，山川良是，而無跫然似人之喜，曷遄其行，而又曷以康夫至日之計耶？」衛道愀然曰：「丘壠所以不忍離，❹

❶「詄」，原作「昳」，據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改。
❷「雷」，上圖本作「電」。
❸「道」，上圖本作「造」，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運」。
❹「以」，上圖本無此字。

而先人之敝廬庸葺，而世業之常産所不可不治也。是三者，泝而修之，其必有序。庶幾於苟合以不忘畀付，則生於斯世，又何慕矣。」予應之曰：「是之所志，確乎本務。然子故鄉荒萊蕪没，蓋有年所。❶子將啟而闢之，必有烈薙之勤；墾而畝之，必有斵揉之利；溉而滋之，必有源泉之蓄；播而稼之，必有五種之美。高下肥磽之宜，風雨霜露之齊，滅裂閔力之殊，螟蝗水旱之氣，於是幸而登場，舂釋簸揚，炊以釜甑，薦以匕鬯。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稊稗之莫比者矣。乃不曰常珍而異饌之嗜，又有不知其味，雖食而弗肥者矣。故凡今人之田，荒萊蕪没，不能自理，至於流離漂轉，仰哺待活，以死於凍餒，蓋不可勝計也。子獨有復業之志，惟本是力；益既乃心，勿中道而畫；泯饑豐於穮蓘，毋輟耒而太息。觀沮溺之避世，察荷蓧之體勤，懲宋人之無益，考陳相之並耕。問大舜於歷山，訪伊尹於有莘，若禹、稷之躬耕，❷與樊遲之小人。孰爲力穡，孰爲曠耘，孰舍其田，孰收其成？用彼之効，爲我之績。固將稻粱蔽疇，稂莠不殖，倉箱既盈，時萬時億，鼓腹行歌，醉於酒而飽於德也。我未能有行焉，敢謂老農之不如。書以遺子。」辭曰：「餽贐倘可以爲開荒之資乎？」

寄張趙二相三首

賢哲不同才，論心則皆仁。去就不同

❶「所」，上圖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作「數」。
❷「耕」，上圖本作「稼」。

趨，❶惟義乃可親。仁非比周用，推己以逮人。義非楚越疏，顧不私其身。伊誰覺後世，凛凛周先民。旦也徂東山，❷流言起斷斷。召公發金匱，王逆繡裳新。它日奭有疑，不悦旦未逡。❸予往暨汝濟，公語尤諄諄。忠誠共白日，勢利一飛塵。姬家八百祀，盛業兩公因。其人不可見，此意常自真。吁嗟刎頸士，一失爲參辰。我思尚友徒，表此三千臣。

昨朝觀抵戲，千步廣場對。甲也烏獲徒，顧步熊虎態。乙也乘勢來，躑躅進復退。或有敗甲心，弦矢立其背。甲初奮左臂，一箭奮者廢。甲復舉右股，再射舉者墜。坐令乙取勝，或乃一笑快。因思中山趙，秦睨猶拾塊。何爲廉將軍，恥與相如會。不念國之存，以吾兩人在。一朝私仇破，兩虎共穴内。❹他年藺公薨，頗老仍見代。坑兵四十萬，大福遂不再。依然卞莊子，拱手視成敗。

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底。涵涵受百瀆，滾滾經萬里。水惟準之平，而德鑑之比。離堆與砥柱，何事中流起。坐令平者傾，復使明者滓。臣門雖如市，臣心要如水。勿爲砥柱激，乃作天地紀。在家而有怨，惟舜處父子。在邦而有怨，惟旦憂室毁。夫豈忿慾哉，過是非天理。蕭曹貧賤交，隙自將相起。迄能除芥蔕，至死相推美。彼亦何所監，覆轍有餘耳。同時秦漢

❶「趨」，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趣」。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旦也」，原作「姬公」，避周公名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旦」，原作「公」，亦避周公名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匣」。

人，異趣百代史。

題語溪

戎馬胡爲踐神京，翠華東巡朝太清。❶乙巳幸東，❷以謁老子爲名。❸扶桑大明湧少海，❹虎符百萬屯雲興。皇威意無窮髪北，老傳坐籌自巾幗。謀臣猛將俄解體，吹入胡笳一蕭瑟。塞南莽莽多穹廬，塞鴈年年不繫書。回首朔雲清淚滿，傷心玉坐碧苔虚。中興聖主宣光類，羣材合沓風雲會。會稽甲楯今幾時，於鑠王師尚時晦。最喜鄰侯開肅宗，不謂晨昏急近功。竟使大唐宏業墜，豐碑有媿昭無窮。徙倚碑前三太息，江水東流豈終極。頌聲諧激不爲難，君王早訪平戎策。

和范元作五絶

馬遷法左氏，實録繫日月。孰傳經世學，儻可論絶筆。

久矣閟大音，無譏鄶以下。一聞入聖處，萬古洗凡馬。

種學根不深，履道乃郵傳。欲收反約功，必也破萬卷。

挾策博塞殊，愚智相千萬。反躬誠且樂，此事要早辦。

❶「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狩」。

❷「乙巳」，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己巳」。據《宋史・徽宗本紀》（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五年版），靖康元年正月己巳，徽宗詣亳州太清宫。靖康元年为乙巳年。

❸「謁」，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朝」。

❹「大明」，原作「日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閲書五行下，未勝百迴讀。至道一念存，請事不遠復。

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

布　被❶

昔年司馬公，清德如伯夷。簞瓢不改樂，又似吾先師。平生一布被，天地乃吾知。豈比平津侯，挾詐坐受嗤。公今蹈前修，自適性所宜。❷不受寒暑變，炎凉但相推。彼美錦繡温，蒙覆真虎皮。愧非三絶手，何以嗣銘詩。

竹　枕

故鄉清渭濱，一節取君子。相從大江南，展轉秋風裏。❸清慵笑玉便，傲兀勝隱几。屏山煙景媚，醉倒日高起。此君通晝夜，俗士乃輕鄙。願言一奠枕，四海春睡美。礰礰孫子荆，未便洗吾耳。得意大槐宫，古今真夢爾。

瓦　爐

靈臺净含光，虚室自生白。縹緲沉水香，瓦篆青羃羃。何用金狻猊，浮動羅綺席。緇黄手秉倿，❹兒女衣篝僻。一從胡塵

❶「被」，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衾」。
❷「性」，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得」。
❸「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春」。
❹「秉倿」，原作空格注「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文津閣本作「中持」。

漲，❶岱華腥膻隔。❷君臣若際會，至治發明德。普熏遍十方，氤氳本埏埴。何人學丘禱，❸鼻觀久已塞。

蒲團

少年慕簡册，編蒲抄古書。有聞未能行，常恐迷厥初。青氊雪窗夜，卧起卷復舒。歲久亦穿穴，客冷不及渠。知公已坐忘，物我歸如如。黄團穩叠足，繡茵一籧篨。傳聞伏蒲諫，天子懷每虚。出處諒未免，裹輪聯鋒車。

紙帳

細皺卷寒波，輕明籠白霧。何以相徘徊，歲晚正凝沍。枕欹一尺竹，被展幾幅布。賢哉楮先生，不以貧不顧。夜玉圍紅綃，羞澁强自賦。書生説富貴，志士安貧素。風驚銀海潮，春在明月庫。先生睡方濃，不覺糟床注。

送黄彦達歸建安

漳濱讀書夜復日，十七年間駒過隙。相逢忽認語音存，❹面皺鬢張都不識。歲晚懸鶉百結穿，坐寒我亦無青氊。少時意氣今何似，對此猶能吸百川。北風草木傷遲暮，秀嶺長松色如故。須知憂道不憂貧，莫

❶「胡」，原作「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腥膻」，原作「風煙」，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丘」，原作「孔」，避孔子名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忽認」，明抄本作「忽忽」，經鉏堂本作「忽忽」。
❹「存」，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認」。

厭儒冠羨紈袴。坐悲四海方横流，長劍未試心未休。寄語幔亭雲外客，他年終約紫霄遊。

題全州礲岩 癸丑

蓋山限華夷，❶夷水不得出。❷澗壑相舂撞，❸竟朽此山骨。想其初洞達，借勢有神物。臂開青石壁，❹黿鼉烏龍窟。奔流成長溪，岩洞寒突兀。秉燭千步遊，怪景纔彷佛。華鬘結乳頂，❺空翠誰掃拂。石田耕未熟，石鼓響不没。靈仙眇羽化，古廟凜紆鬱。我來庚伏初，弄水解纓紱。清甘流渴肺，妙聽含鍾律。❻兩腋御泠然，回首歎飄忽。

示上封長老洪辯

濯足瀟湘湄，瘦藤拄衡岳。尋山半吴楚，何意得雄邈。青冥幾石級，屐齒響犖硞。低昂度翳鬱，軒翥見披剥。下視千萬山，碧海潮初落。❼無風浪自鼓，浮動洶嶽

❶「蓋山限華夷」，原作「蓋山峯㕒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明《嘉靖廣西通志》（明嘉靖刻本）卷一二作「山限混華夷」。

❷「夷」，原作「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廣西通志》改。

❸「舂」，原作「奮」，據《嘉靖廣西通志》改。

❹「臂」，文津閣本作「壁」，《嘉靖廣西通志》作「劈」。「青」，《嘉靖廣西通志》作「蒼」。

❺「鬘」，原作「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廣西通志》改。

❻「含鍾律」，《嘉靖廣西通志》作「隱琴瑟」。

❼「潮」，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湖」。

嶽。誰云地南傾，鼇足有踸踔。請看高幾許，天近只一握。高寒變沖融，三伏謝焦灼。羣松何人種，凜立傲冰雹。況彼凡草木，跂望難篋著。❶精廬憑佛力，雲外聊自託。上方連兜率，下界指蝸角。道人洪河辯，❷萬卷歸領畧。湯休以詩鳴，澄觀老禪縛。相從塵垢外，一語符啐啄。愁雲結蒼梧，來雁眇燕朔。鄰侯有舊隱，此與吾數數。不須理牙籤，借問有三學。

示高臺足菴紹印

萬生紛綸墮迷網，誰能自拔起情想。隙塵初傍陰色空，燒草又趁春風長。將身出家參佛祖，此病中作膏肓養。❸足菴道人肯珍重，不與凡流較斤兩。彼方彈雀棄隋珠，我自舍魚取熊掌。高臺平挹石廪翠，古轍下輾雷溪響。粥魚齋鼓不經營，竹月松風静來往。定心古井波浪息，夜氣靈源襟韻爽。憶昔幽尋度雲壑，見投佳句論鄉黨。豈惟高格擅風騷，頗信中扃得平廣。轉頭塵事還匆匆，入夢勝遊真莽莽。山梅有信寄一枝，更欲青鞋快真賞。

記夢

夜夢虛齋整衣冠，客五六輩相揖還。中有一人少留連，叩簷叩齒禱甚虔。❹顧謂吾儕曷傾耳，紅藥叢深鳥聲美。翻枝颭葉

❶「跂」，原作「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懸」。
❸「肓」，原作「盲」，據文津閣本改。
❹「叩簷」，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簷巡」，文津閣本作「仰簷」。

縹緲間，俄有珍禽集雕欄。宛然小鶴未省見，羽翮紺碧光斕斑。凝眸一瞬觀對立，忽成四鶴齊飛入。赴予紛泊若投林，藻錦縈帶復動衿。緑毛么鳳只倒掛，翠襟鸚鵡空好音。或將攬取不從手，相視眙愕萌争心。吾殊無言行且睨，與客徐理出户意。徘徊八翼疑驂鸞，雜遝諸儒競連袂。不知剥啄誰扣門，推枕高樹晨光暾。

示能仁長老祖秀

此世未可出，太虚無古今。一塵絶點染，萬象羅蕭森。白雲從何來，舒卷亦無心。流風散遠影，花雨釋重陰。俄然際碧海，倏爾歸遥岑。方來詎可執，已去誰能尋。何人知此意，魚鳥徒高深。道人乃如許，洒落湘之南。❶冥鴻豈避弋，倦鶴亦投林。昔年淮泗間，清譽喧佩簪。石塔縫無際，鹽官鼓無音。衡山亦何有，神廩供爨鬵。十年一紙衲，綵線穿金針。❷上方萬壑外，微笑開我襟。幽懷久自契，俗慮何由侵。攀蘿共明月，流水寫瑶琴。

題能仁照菴紹亨所建

福州多僧天下聞，緇衣在處如雲屯。何人能了一大事，齋魚粥鼓徒紛紛。雲中復表第二月，何異汙渠鑑毛髮。不獨詩人水鏡昏，定知佛祖龕燈滅。道人竭來南山下，蓋頭隨分茅一把。菩薩果地已孤高，石廩峯前更瀟洒。草菴初就來乞名，試往尋

❶「南」，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賓」。
❷「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綿」。

之水竹清。莫訝此菴安四壁，大千沙界總分明。觀君所至金碧煥，公才利用如澄觀。鄰僧無賴苦侵疆，何似古人不争畔。從他三毒痴貪嗔，我自元無一點塵。攜菴南北東西住，萬象光中獨露身。

送余澤還義興

挾策漳濱兩韶稚，君後南隨州計吏。❶相逢冠歲璧池頭，頓覺詞華使人惴。謂宜雲路恣騰踏，豈料霜蹄多蹶躓。君才視我十倍加，蓄積那堪五經笥。❷已窮孟軻不動處，得喪窮通歸一致。每懷會合未曾歎，輒復鴻燕春秋異。寸莛才欲撞春容，不盡之音耳空記。去年邂逅得所願，千里過我少停轡。圍爐燒栗忘夜分，蹙雪訪梅喜春至。❸窺園細看百卉動，陟榭滿挹千峯翠。讀君舊詩黃鍾律，觀君新德清廟器。默求至善不近名，下視羣愚非飾智。常虞涉世傷坦率，見語持行合謹細。❹值君隱憂方食蓼，而我美疹如紾臂。飛觴引滿不復能，戰飲吳門夢中事。采菊聊同茗盌清，丸艾時歸藥婆利。忠言贈公豈肉骨，益友貺予真補劓。浮雲聚散古則爾，人生出處孰無累。聞道雙珠已候門，便乘一葉同插翅。朱樓婉娩托旅夢，❺江樹霏微攪離思。❻一區衡山勿負約，三絶麟經更涵粹。得時而駕諒不免，有使且寄相思字。

❶「隨州」，《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二作「州隨」。
❷「那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堪追」。
❸「至」，《永樂大典》作「意」。
❹「持」，原作「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❺「婉娩」，原作「婉婉」，據《永樂大典》改。
❻「江」，《永樂大典》作「紅」。

送朱翌赴召

青松出澗底，志已棟梁具。平生飽霜雪，歲晚中尋度。屈伸諒有時，窮達係所遇。如君才與學，八面有餘裕。志修文自昌，身阨守愈固。已甘韞匵藏，寧願莫邪鑄。急趨冠蓋林，萬里便跬步。時來則卿相，慎勿負平素。霜繁千嶂晚，❶天濶三江注。倘遇子陵臺，❷爲我一回顧。

與范信仲及嚴陵同官納凉萬松亭

黄堂無徒真面壁，休暇相招出城北。一云：北城出。千岩窈窕萬松豪，把酒觀棊得終日。❸此邦前修邈難繼，嚴范千古堂堂色。用之折箠笞犬羊，❹否則持竿弄泉石。我才濩落何足道，行藏未有資身策。公當長嘯起家聲，雲臺高敞風塵息。

和信仲酴醾

化工收餘春，不令寂寞回。殷勤三月盡，更放名花開。燦然白雪姿，❺亂洒青雲堆。奇香滿深院，冷艷絕浮埃。弟昆林下蘭，執友嶺上梅。何年蕊珠殿，移根畫堂栽。邂逅得佳客，開窗設尊罍。檀心半未展，❻更著紅燭催。惜無傾城髻，斜插一枝

❶「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曉」。
❷「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過」。
❸「把」，明抄本、經鉏堂本闕，文津閣本作「縱」。
❹「犬羊」，原作「羌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❺「燦」，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粲」。
❻「半未」，原作「丰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來。賞心不可奈，折取浸瑤醅。可憐清夜闌，叠鼓如輕雷。笙簫發夢想，雲雨下陽臺。櫻廚未羞澁，❶高會意重陪。花魂入詩韻，屬和愧非才。

和吴元衡

先生頌酒夸兩豪，使我讀之如飲醪。詩情不遂春光老，❷春在毫端尤婉好。頗聞下堂小不佳，未欲煩公長者車。❸不道芳菲成一夢，滿城寒食藉梨花。便把千峯名擬峴，同撥新醅酬闕典。

和元衡送牡丹

春工知君亦好奇，倚檻山丹開壓枝。山城何人識國艷，中州對此稱花時。新詩秀色搖京洛，詞鋒坐使侵疆拓。❹金明釣賞思見之，貢花驛使來莫遲。

題永州東山西亭 辛酉

此亭得名從子厚，琬琰一篇傳不朽。我來相望三百年，誤使承流稱太守。初無施舍慰民心，漫有詩歌諠衆口。❺東山妓女北海尊，歌舞春風醉花柳。欲回面勢直西南，更植脩篁遮培塿。卷舒雲雨襟袖間，濺浣冠纓塵土後。近聞王師頻奏凱，狂虜不

❶「櫻」，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賓」，文津閣本作「庖」。
❷「遂」，文津閣本作「逐」。
❸「煩」，原作「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坐」，原作「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❺「漫」，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謾」。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復窺廬壽。❶ 吾君神武光宣上，將相宏畧方召偶。 遄歸北狩定有期，開拓中原豈無手。顧子疏懶歸意迫，當世功名息心久。 寄言悵望獨醒人，欲報厚德乏瓊玖。 遥山蹙黛酒如江，勸我日飲無何有。

題朝陽閣

瀟水東來北流去，宛宛山城挾江住。城中萬瓦蔽雄觀，江外千岩自幽趣。 朝陽近止瀟之西，❷繫舸捫苔上石蹊。 翠壁劃開光黤黮，❸高蘿垂覆緑冥迷。 排岩闖水飛欄出，挂插洄潭老蛟脊。❹ 渾疑海蜃噴珠宮，復訝樓船褰繡帟。 嗚鸞佩玉不須論，西雨南雲手覆翻。 寄語子牟來獨夜，試看天闕瑞霞暾。

題永倅廳康功堂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❺邦人復嗣海沂歌，倉廪雖空閭里有。 功成將去朝日邊，更闢虚堂得畫眠。 後圃好花初著土，❻前簷新竹已參天。 貔貅未飽軍需急，赤子如魚釜中泣。 若知王業在農桑，國

❶「狂虜」，原作「勍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壽」，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阜」。
❷「止」，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正」，文津閣本作「在」。
❸「黮」，原作「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挂」，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柱」。
❺「相」，原作「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宋祝穆《方輿勝覽》（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一九八六年版）卷二五改。
❻「好花」，原作「花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勢無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

送茶與陳霆用賈閣老韻

閩湘渺天涯，❶新茗誰與促。對兹火雲候，漫説酒千斛。要須臨水榭，滿啜一甌玉。冷然生兩腋，萬里那更僕。想君坐茅齋，口授汗如沃。飽餐先生饌，睡思莽難逐。玉川亦何有，撐拄文字腹。遺餉良未多，精品端不辱。

用前韻示賈閣老

壑源春未回，已著金鼓促。争先入包匭，價比金盈斛。何人敢僭睨，奉御食惟玉。草莽空有名，氣格臣與僕。緬懷侍凝粹，苦口同啟沃。散仙今得伴，鸞鳳相追逐。雪泛定州甆，澆此飲河腹。飽食慚太倉，那復驚寵辱。

遊雲湖

衡湘久未往，❷眼到山輒對。愛山真自性，久看眼未礙。今朝渡石潭，蘭槳亂青帶。初升岸稍高，忽喜地更大。行行兩垣間，沙路得平快。豁然見良疇，小覽百里外。涵溶趙家汜，千頃疏幾澮。人家隔楊柳，或映桑林背。連連麻麥墟，雞犬達鳴吠。宛如京洛郊，北望一悵慨。古城誰所

❶「湘」，原作「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未」，《永樂大典》卷二二六六作「來」。

築，隱隱僅如塊。娉婷九冢藏，❶巧緻六寶在。想其夸壯時，豈念遺迹晦。主人隴西生，懇欵具鮭菜。墅前稼尤美，彌壤黄雲曬。雲湖從此逝，日暖風不噫。循岡逶迤登，❷呀口駭湍沛。是名湖西缺，節縮有石埭。舍輿尚盤陀，漸見湖尾派。菰蒲傍籬落，獵獵村沽旆。曳笻大隄長，堤址屹然塞。胡床羅四五，植傘據其會。恍若畫圖張，綵筆窮物界。滿奩開玉鏡，萬象自清汰。浮光散鳧鷖，沉影亂鱗介。紛紛漁舟子，點綴助姿態。其心曾未閒，詎比觀者泰。東頭輸寫處，百丈走霜瀨。滙爲碧泓深，噣漱垠崿壞。非兹兩雄堨，何以鎮横潰。尚云春水時，雷注聒天聵。田翁亦好事，巨艇遣迎載。山陰興則同，所訪何必戴。招提有豪客，置醴久相待。歸途瞰烏泉，船首滯葭薈。朱樓亦近止，欲往思中敗。❸刺竿小彎碕，迴眺長嶺背。峯巒未可窮，却過陳家滙。❹幽尋何所得，憩倦茂林最。迴舩漾中流，枵腹思勇嘬。羽觴凡五舉，銀鯽纔一鱠。山氓爭睢盱，窺覘互驚怪。桃源果何似，此地良足愛。要當建亭榭，聊復蓺芃芥。賞心浩無涯，羲馭慘欲退。吾儕幸强健，勝踐莫辭再。人生貴歡娛，世俗苦埃壒。黄君早交友，聞善肯相誨。楊君素疏豁，爲善克自裁。李君更清苦，有意飭紉佩。❺彪君知勉勵，不但聞梗概。惟余真潦倒，道退齒徒邁。從游亦何

❶「冢」，原作「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❷「逶」，《永樂大典》作「靡」。

❸「往」，原作「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❹「滙」，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注」，上圖本誤作「涇」，文津閣本誤作「瀨」，《永樂大典》作「泾」。

❺「紉」，《永樂大典》作「紐」。

幸，魚目慚明琲。誓言來年春，景物重華綷。荷花千葉裝，一一青羅蓋。蒼蒹没大浸，❶碧巘檻芳藹。❷遠陪鷗鷺羣，坐笑桔槔械。仍須少留宿，促駕古所戒。❸持鈎不求魚，❹何用五十牿。優哉復悠哉，此樂未爲太。

示龍王長老法讚

東峯峩龍頭，西嶺掉其尾。蜿蜒藏爪鬣，雲卧久未起。誰憑象教力，掛腹千柱啟。重天飛鐵鳳，寶地按金指。於今幾百年，松栢合抱峙。悄無車馬塵，一徑渺雲水。我來亦何事，蠟屐自遊徙。讚公好禪伯，道俗共懽喜。浮雲本無心，錫杖聊壁倚。借問此山名，❺其實安所止。答云蒼岑頂，萬觴湧清泚。伊何司蓄洩，神物宜在此。又言干戈際，流血幾萬里。龍胡爲自珍，岩洞深伏弭。笑挹香松槽，漱盥白玉齒。清風出長嘯，月浄天如洗。

示龍王長老法讚用舊韻先公佳城與寺相直

堂堂感麟翁，耿耿跨箕尾。已垂百世芳，何用東山起。平生夢奠處，鬱鬱佳城啟。禪枝附奕葉，❻魚粥常千指。老龍卧頹波，秀木森嶷峙。堆螺沃黛山，瀉玉掇金

❶「蒹」，《永樂大典》作「天」。
❷「檻」，原作「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❸「促」，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作「倍」。
❹「鈎」，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釣」。
❺「此」，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兹」。
❻「奕」，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菜」。

水。上人一錫拄，❶心寂倦他徙。我亦希子文，仕已忘愠喜。時來語道要，中立旁不倚。而君樂幻空，説定不説止。永懷先覺人，愧發汗流泚。彝倫出筆削，一是無彼此。修程不自勉，九十半百里。相彼覷世芬，所向輒摇弭。未知吾相馬，異質遺毛齒。更須求真龍，萬古資一洗。

賦韓叔夏雪齋

君不見齊王築宮夸孟子，瑶殿珠階千柱敞。只知歌舞暖娥眉，君未能賢寧樂此。又不見玉局文章萬丈光，七年忍凍吟黄岡。忽騎白鳳淩天去，江上空餘一草堂。不如衡山樂谷藏春風，明窗小閤地爐紅。物自涅緇分浄穢，我方瀌晛閲窮通。夜驚山竹珊瑚折，起愛溪松濛曉月。蹇驢烏帽去相尋，可但子猷清興發。

和仁仲歸鄉有感 癸亥

大堤蜿蜒挾江長，卉木同泛春風香。青青嘉蔬不用買，采擷烹瀹皆堪嘗。羜肥豕腯白黑正，酒美魚賤吞江鄉。豈惟物産具豐好，地勢固可争雄强。歸來作賦興不淺，一飯美芹心詎央。

登南紀樓

西望巫峽峯，東望洞庭湖。南望大江横，北望楚王墟。平時十萬户，鴛瓦百賈區。夜半車擊轂，差鱗銜舳艫。麥麻漫沃

❶「拄」，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住」。

衍，家家足粳魚。深山雞犬接，誰復識於菟。挺禍者何人，火獵而兵屠。庚戌日南至，賊魁宴宜都。❶一艙八百姬，坐無羊與猪。葛伯殺餉童，湯征自亳徂。恢恢天網漏，莽莽一紀餘。遺民百存一，茨棘伏且逋。有田不敢耕，十倍出賦租。籍户析丁口，奏言民數敷。一縣三十家，一城三百廬。指爲太平象，蒼穹焉可誣。翩翩兩孤鶴，歸自青海隅。長松雖好在，池圃傷榛蕪。邦君能好客，授館高明居。春風摇宇宙，慘澹心盤紆。玉花暗寒食，桑穀凍不蘇。流民渡沔來，曳牛負其孥。似聞犬羊中，❷復有紅巾徒。轇轕隨鄧間，厥意知何如。古來上流地，最重荊州符。形勢在東南，横跨此其樞。皇文不用武，重閉聞勇夫。要當强楚蜀，莫使窺全吴。滔滔江與漢，晨夜朝宗趨。天聰方四達，廟算有良圖。

題關雲長廟

西方有幻師，以利行幻術。利他乃甘言，自利則其實。曾微證形象，顧喜論恍惚。可憐億兆人，明智百無一。泯然俱受紿，寧以鬼自怵。疑怖既迫心，祈禱便屈膝。千載浮屠氏，箇箇提一律。❸雲長忠烈士，蜀漢凜三傑。許身初擇義，遇主益秉節。一受先主知，不爲曹公屈。最後圍樊城，許南已無拂。智畧孫吴儔，議徒股膽慄。惜哉片言戾，壯志遂紆鬱。至今想英

❶「賊」，原作「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犬羊」，原作「俶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以」。

風，使我竦毛骨。廟祀禮則宜，爲國有典秩。而彼天台僧，相此山水窟。欲繕廬而處，假靈宣鬼物。章鄉城近止，將軍此焉没。斯人兼畏仰，吾計行可必。唱云暴悍魂，岩壑擅營室。從吾受净戒，父子歸命佛。初猶未赫烜，靈響沉寂謐。奈何無盡翁，作記極詞筆。一毛成萬鈞，財施日盈溢。精藍敞千柱，城旦洶溟渤。捐身養惰游，小智之所弗。而况正直神，肯徇智顗汨。❶永懷王迹熄，異説競蠭出。聖言甚微眇，學士迷祖述。佛徒竊其柄，高坐弄拳拂。翕張性命説，自謂了生滅。孤標類清遠，陰趣盡攘奪。凡民何足算，吾黨是可嫉。終始莽如夢，變化暗若漆。矧希有漏因，便怛無常猝。推波而助瀾，司寇莫能詰。豈惟兹一廟，淫祀如髮密。誰將驅緇褐，南畝畀巾幘。幽明無假擾，夷夏不相昵。❷坐令宇宙間，禮樂興炳蔚。

和仁仲孱陵有感

奸雄乘亂謀稱帝，不暇從容問傳器。荀公死坐靳殊錫，文舉誅因白畿地。金根曲蓋乘五時，謬以踞火尤吴兒。懸知以鼠睨漢獻，終欲搏噬如飢狸。吁嗟白日蒙浮雲，豫州奮臂提孤軍。虎熊争先氣烈烈，魚水相契情氳氳。赤壁端如殺二陵，於操猶或稱其能。身在行間一交戰，阿瞞始信河難馮。仲謀亦恃江濤漲，豈憂炎德終淪喪。孱陵自駐遏吴師，要知身繫蒼生望。丈夫蓋棺事方休，未報平生宗國仇。英雄安得

❶「顗」，原作「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夷夏」，原作「典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無塊土，固令於此分荆州。❶春風吹花不濡滯，緑滿郊原何蔽翳。前漢興隆後漢頹，永懷啓沃臨行際。

和仁仲遊桃源

桃江穩楫蘭舟渡，記得劉郎有仙路。未能趨海訪神仙，❷且欲沿溪看紅樹。釣竿已自懒羈束，平生况得滄州趣。最欣傲吏輕儻來，擬學淵明賦歸去。與君一問桃花宿，豈但行如武陵暮。伯陽八十有一篇，立教清净貴自然。神仙之説何所始，虚怪汗漫無中邊。漁郎迷路去家久，雖踐勝境終迴旋。雕辭飾實好事者，至今千載猶流傳。❸寧聞自古有仙人，茂陵垂老一語真。豈伊冠履薦紳士，惑溺不異蚩蚩民。誠能御氣友造物，陋彼蟬蜕悲埃塵。想見桃源之野花正開，牧兒模管吹出芳林來。不知人家尚幾許，雲屏玉帳空悠哉。霏紅泛緑竟杳杳，我亦乘興山陰迴。不如與君歸種待蕡實成蹊，❹晝永無地生蒼苔。

歸舟濡滯示仁仲

扁舟下荆江，信宿七百里。少縈玉州岸，翠壁紅樓起。提攜桃竹杖，飛步同徙倚。永嘯來長風，極望際天水。登臨興未窮，歸思孰能弭。枕湖駕高浪，萬頃期一

❶「令」，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合」。
❷「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山」。
❸「令」，原作「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結」。

葦。飛廉不借便，❶進尺或退咫。莽蒼入葭蘆，❷回環亂洲沚。刺篙力言匱，挽纜路仍圮。物用各有時，孱盪未可鄙。風水亦何心，邂逅乃如此。快意得濡滯，贏縮固其理。子文三已仕，了不見愠喜。斯猶未稱仁，胡不聽行止。南山定非遠，風駛一帆耳。携壺上翠微，旅瑣爲君洗。

過方廣不遇主僧留示 甲子

崎嶇犖确梁復矼，頳肩四力流汗杠。笋輿軋軋三十里，乃值道人遊近邦。倦軀且借禪榻卧，仰睇傑閣丹青龐。泉湍夜挾風雨壯，撼床殷枕如濤江。晴嵐空濛染佛髻，❸白月皓皓團僧窗。高杉大松間修竹，烟旌霧蓋參雲幢。要須酒壺綴羊羫，哀簫怨笛歌鬟雙。緬懷東岩謝太傅，提携靚艷凌崆峣。不學香山白居士，只與如滿相敦厖。想君聞之笑且哤，西東分流嶺頭瀧。歸來亦復有何好，方寸坐以鐘魚降。留詩六反皆震動，魚誰考擊鐘誰撞。

和叔夏海棠次東坡韻

久矣心灰形槁木，有爛錦衾誰與獨。殷勤調護得繁枝，抹黛施朱盡凡俗。池上靚粧開曉鏡，露晞嬌潤離湯谷。佳人得意矜絶代，陋彼牽蘿補茅屋。真賞幸逢尊有酒，清玩可使食無肉。十眉彷彿畫難親，百匝徘徊看未足。兩句緑秀承紅嫩，一日籬

❶「飛」，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蜚」。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入」，明抄本、經鉏堂本脱，文津閣本作「滿」。
❸「嵐」，原作「巒」，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空」，文津閣本作「濛」。

槿何能淑。朝來但覺花照眼，夜去不夢松生腹。休誇艷杏蔭白鷴，漫説夭桃夾疏竹。固知尤物人共愛，也使先生動心目。老坡有詠記江城，少陵無句慚巴蜀。顧我荒詞陪絶唱，何異斥鷃追黄鵠。夜來風雨太豪横，惆悵遥峯縈度曲。不如却賦黑牡丹，寄語孔翠防抵觸。

和彦達新居

喜居夏屋成，❶竹樹讙燕雀。門徑眇雲水，亦見輪蹄錯。君本有用才，魏匏自濩落。平生五車勤，歲晏一簞樂。永言青眼舊，每笑春風薄。❷共保貞石心，火炎豈能鑠。激志山岳聳，放懷宇宙廓。過我雖蹁躚，柱杖得所托。但慚城市遠，兼味止葵藿。方罷玉麈揮，❸忽聽金奏作。薰然陶天和，寧復慕人爵。澹泊道義交，已謝勢利作。遥知尊杓存，❹酒熟待同酌。

寄題義陵吴簿義方堂

萬生天地間，靈者乃知義。何獨於義明，而利心亦熾。玆焉分兩軌，君子小人異。秉義一毛輶，百川利趨亟。紛紛冒貨賄，役役奔勢位。資之以狼貪，攘之以螳臂。深較毫釐差，交攻兵刃剸。大賈五百金，徙蜀死無庇。小偷慚篚篋，褫魄對犴吏。一生幾量屐，身後糞土棄。夫豈無良

❶「夏」，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厦」。
❷「風」，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雲」。
❸「罷」，原作「羅」，據文津閣本改。
❹「杓」，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足」。

心，習慣遂殊致。試令呼之跖，悍目艴然視。❶又或號之夷，喜笑亦隨至。也知清譽好，寧自濁汙置。頹波日不反，方跖尚當愧。有美短簿賢，老矣能劼毖。善爲子孫謀，闢堂寘經笥。松筠歲寒色，不種春藻媚。郴山固奇變，其江瀉青翠。❷盤礴以蜿蟺，淑氣宜産粹。是將出秀民，庸稱名堂意。願言承學子，不受流俗漬。雖共雞鳴起，拳拳閔顔志。本原孝而恭，由此充其類。附翼而攀鱗，四科有陞次。或誇詭遇功，固恥與之比。何況浮雲侶，秋露草頭墜。勿忘先師言，亦何必曰利。

和仁仲賞梅

萬竅鳴饕風，千秋厄嚴雪。❸花心獨沖融，足以懈愁絶。太和起孤根，枝上見明滅。稍稍占芳辰，時時破苞結。天葩忽晏粲，餘卉盡騷屑。培植幸逢賢主人，平臺翠竹承清薰。要看千樹挂山月，肯把一枝縈髩雲。輕風休吹落繽紛，待我詩成酬繼君。飛觴半酣未忍去，詩情花氣相氤氳。須知魏夫人，元是姑射神。❹咄哉趙飛燕，况乃楊太真。但願華筵對晴昊，年年領袖百花春。

赴德秀海棠之集丙寅

穿山復履塍，忽望翠林杳。漸近一崦

❶「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睅」。
❷「青翠」，文津閣本作「清駛」，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青映」。
❸「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林」。
❹「是」，原作「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環，茅簷净而小。赴君雞黍約，仍被酒壺繞。爛爛庭下花，迎予遍開了。誰將淡燕脂，染雪團枝裊。枯碁忘勝負，響鐵聽窈眇。煩襟浣一笑，至樂如此少。愛君富才藝，守約自强矯。諸子如松筠，意氣在雲表。幸是田舍鄰，不作離别悄。

斐然集卷一

斐然集卷二

宋胡寅撰

和劉彦沖白髮

避炎掃浄室，卧看浮爐烟。讀君五字詩，鶴髪驚臞仙。緬懷少壯日，意氣横無邊。春風鬱雙髩，緑草争芳妍。酒豪既跌宕，花惱仍狂顛。涉境如刺繡，針行久忘邅。中路一線通，悟彼稱世賢。不知老將至，此道聞尼宣。高山戴雪早，❶從人嘲樂天。青青復種種，榮謝理固然。市翁一彈籋，意眇飛鴻前。何況大丈夫，乃顧兒女憐。爲語偓佺輩，癡心莫攀緣。褭蹏諒可鑄，此物無由玄。

醉步前溪示彦沖

溪南溪西渺雙溪，中有良苗緑千畦。參差人家傍脩竹，隱約負戴通山蹊。南溪先生冰雪胸，虚堂坐詠荷花風。西溪散人晞汗髮，半夜泉頭飲明月。欲賞奇文析疑義，藴隆當路不可越。安得阿香輕著鞭，驅龍噀雨玄雲邊。徑携枕簟就公宿，對床飽聽秋聲懸。

❶「戴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頭白」。

和彦沖三日飲

名園直萬金，❶一頃連芳蔭。秀巒千尋矗，石井百尺深。花殘尚聞鶯，林勝不留雋。時來覓清暑，却扇涼沉沉。三盃有道通，萬户無法禁。平生師洙泗，正爾戒已甚。相彼無漏學，亦復忌疏滲。紅顏不肯駐，白髮來寖寖。洗心聆妙語，至味良足飲。常聞麗澤兑，美潤相灌浸。淡交那甘壞，諒直靡讒譖。此歡屬吾輩，端匪異人任。又憐囁嚅子，有口終自噤。不若更歌呼，醉挽溪流枕。

又和早飲

零露溥溥風滿塘，美人不來儼分行。天葩艷然出翠被，倚檻娟娟傳秋香。對之索酒飛觴快，浩如一海朝千派。主人絶倒任忘形，接籬便向三花掛。狂夫未是詩酒豪，先生卓爾能禪逃。忽聽雷聲起淵默，坐使萬竅皆呼號。

自開善寺飯已赴彦脩之集新陂初成次其韻

旱氣欲流石，澗溪失盈溶。況逢青田渴，萬鍤決使東。南山思照影，三日雲氣重。玉蜺忽墮地，行君竹林中。潤騰百年樟，翠寫千丈松。澄之新堨横，浄緑涵秋容。是日看雨花，一香萬緣空。歸來趁清

❶「直」，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值」。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約，賞心還此同。桂枝耀三更，裊裊來天風。名觴或可醉，警讀安得慵。永謝世味醺，敢懷歸意濃。朝懽過狎洽，夜氣方沖融。意超謔浪表，伊誰躡斯蹤。獨愧和篇斐，不堪稱兩雄。

賦吴守友石臺

南圃繚粉牆，幽徑便蠟屐。蒙然遇高蔭，炎景不予赫。天成一高坫，爲印子雲宅。大藤如虯龍，陟降蜿尾脊。青冥搴茂葉，何異張翠帟。想見春風時，紫蕊濃可摘。富哉他山骨，輦致羅鐵碧。或如爨桐斷，或若林筍刺。或如五老拳，或若大華擘。或如虎方踞，或若羱欲躑。或崎難著足，或坦可敷席。或倚以憩憊，或坐以對弈。廣輪兩拓手，叢秀不迫窄。何須狻猊座，方丈出戲劇。况論芥子中，不與須彌隔。有之則似之，知君介如石。石中有良玉，終古不變易。兹遊謝蘭亭，何用嘆陳迹。

示吴守

汲湔明月泉，散襟清風亭。秋陽不能暑，宿酒爽以醒。佳哉此勝原，❶歷覽所未經。一溪曲折白，萬嶂低昂青。上有蟄龍湫，比渭不比涇。天邊建河漢，地底奔雷霆。物産不儲秀，伊誰當炳靈。早負李固笈，夜拾車公螢。古學探奥突，高文掞天庭。善刀隨所遇，❷小試常發硎。胡爲嶺南

❶「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源」，文津閣本作「境」。
❷「刀」，原作「力」，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州，尚屈摩霄翎。人生多離合，泛泛如流萍。忽焉復邂逅，豈辭倒公瓶。著身山水窟，已浣埃壒形。況乃家塾間，美誦盈客聽。頎頎兩孫子，玉立此寧馨。居然五經笥，問歲纔十齡。詩成使之哦，清越公其聆。

題泉石軒

過橋忽與平疇對，石路鱗鱗蹴蛇背。登堂面勢脩竹林，百疊青瑶襯其外。就中新著小軒奇，湩乳披崖草樹滋。蒼牙砑然如虎飲，一泓寒碧湛琉璃。雪花茗盌浮談席，欲去泠然生兩腋。留詩聊足記歲年，更寫軒題號泉石。

和劉仲固痛飲四疊

舊詩未酬新句新，向來毒醒與死濱。頽然一榻誰料理，子思之側知無人。華筵再開不辭醉，夜碧千鍾慰愁肺。盍簪如霧君不來，豈念清遊後難繼。❶ 朱唇少罷凌風歌，蓮舟小槳翻青羅。笛聲無哀亦無怨，唤取月色今宵多。狂時駘蕩醒時恥，情景循環亦何已。但愁霜過沾人衣，塒上嘐嘐坐當起。

曉乘大霧訪仲固

稚金不耐老火鑄，有烈秋陽尚驕倨。

❶「後」，存素堂本作「復」。

汗流亭午憶淒風，❶氣應佳辰欣白露。朝來開窗迷眼界，霧色無邊莽回互。誰爲夜半有力者，竊負羣山著何處。却驅滄海白潮來，濤浪初平不成怒。人家慘淡暗漁浦，水墨微茫認烟樹。我行有似江湖雀，❷彼岸應迷路。忽然五霞漏激射，清飈作陣翻空鶩。渤澥盡輸無極底，祖龍枉被徐生誤。雲屏儼映蓬嶠矗，❸鳳翼騫帶瀛洲竲。連蒼接翠層疊青，秀色著絢忘初素。前觀象罔非夢迷，後矚離婁豈驚寤。真化自然相隱顯，幻士謬爾生智故。有真無幻信誕分，此境易透亦難覿。要知萬理無不寔，聚散一致此焉悟。常記向時聞劇論，知自少年得真趣。風雲變態襟抱開，山水之樂仁智具。胡爲齷呻不料理，冰炭坐受瘧鬼怖。❹願君讀此一醒然，未負當年少陵句。

題傅氏真意堂

高枏落繁蔭，茂竹疏冷風。小亭尋丈景，❺已冠一畝宮。況復哆北楹，方池渺溶溶。遊鯈亦何樂，動影相沖融。卉木羅以差，想見芳菲容。香枝寒月碎，雪架春雲濃。我來秋暮時，山葉般般紅。❻乃眷黃金

❶「亭」，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當」。
❷「我行有似江湖雀」，明抄本作「我行徒在江湖雀」，經鉏堂本作「我徒行在江湖雀」，存素堂本作「我行徒在江湖間」，文津閣本作「我行如在江湖深」。
❸「儼」，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掩」。
❹「坐受」，原作「受坐」，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脱「坐」字。
❺「亭」，《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作「堂」。
❻「般般」，存素堂本、《永樂大典》作「般殷」，文津閣本作「摇殷」。

花，尚閟東籬叢。維君抱材氣，志通身則窮。和璧獻未售，夜半光騰虹。樂歲突尚冷，初筵尊未空。恨我早病衰，不能卷千鍾。喜聞滁塵話，冰壺瑩心胸。又知此勝境，芹溪縈硯峯。昔有遺世士，烟霞眇飛蹤。先生儻邂逅，問訊爲我通。芝苗不足飽，多謝甪里翁。相期玉京路，手把青芙蓉。

和彥沖

七載飛電邁，❶百慮秋水澄。獨餘故鄉念，居然常兢兢。同是幔亭仙，乘風釣湘蒸。魚寄水千里，鴈傳雲萬層。❷十論賜甚腆，一篇蒙未曾。登堂話衮衮，寓寢香凝凝。看君道氣充，可仰誰敢朋。寸陰謝尺璧，默然耀千燈。世路多招呼，掉首未渠膺。幽尋嘆川逝，彼寧記雲騰。但願我輩人，拳拳知服膺。聖門無閡轍，自晝理豈應。君子有所病，没身名莫稱。虛生既何補，浪死誠堪懲。君仍詩律高，愧我酒量能。屬耳風雅頌，因忘斗與升。山林足奇觀，朱闌盍時憑。

和彥沖

詩腑五字城，酒腸九曲灣。興來摧高堅，觴至輸潺湲。眷此山澗曲，素緇邈幾寰。❸人境俱寄陶，陋巷同樂顏。新黍釀初熟，小槽泣微潸。僅堪代湯茗，敢望頽玉

❶「邁」，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過」。
❷「鴈」，原作「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邈」，原作「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山。獨餘要眇音，超然難追攀。所賴見寬假，悲鳴三日閒。❶清風又吹句，玉佩琤瑤環。❷使我發深省，迷蕪自除删。得意言語外，放懷天地間。人生貴知心，願言長往還。

清湖山大火 丁卯

青天露坐月斂昏，忽見山燒明溪村。轉移胡床飽寓目，獵獵變態真難論。清湖之山峨帝閽，盤陀四隤如雲屯。千章大材翳山黑，忽作秋樹繁鮮緼。得非祝融張南軍，周騵漢幟雜徼巡。❸萆山奪壁秣且獵，陳皮較獲羣毛騂。又疑棲岩窮道人，鏖砂灶破寶魄淪。丹光飛飛弄明滅，怪氣閃閃騰輪囷。隨風廓爆聲何喧，遇淵緣絕勢復分。金虬赭虺怒鬱律，紫鳳朱鳥驚翔騫。欲尋仙家訪桃源，武陵太守馳雙轓。紛敷絳雪土不濕，近遠蒸霞山正燃。離離點點羅星垣，燦燦爛爛披纈紋。巫陽研朱盡屈曲，盤印繚燼香氤氳。山清宛然大裘尊，藻粉之間繡光焞。侍官服章畫彤韍，❹佩玉環玦皆瓊璘。誰移太華玉井根，開此翠巘芙蓉園。徒勞禪宮詠火傘，豈媿花島歌紅雲。連岡槎牙宣空齦，❺缺埊侈哆呀殷唇。眉峰胡爲變賊赤，頂髻何事從僧髠。翻思元宵遊端門，巨鼇岌戴蓬萊蹲。❻蜿蜒雙銜照天炬，十萬油蠟爭晨暾。只今留滯磎河盤，❼青熒一燈讀書殘。野人亦解相暖熱，坐使

❶「鳴」，存素堂本作「嗚」。
❷「琤」，原作「崢」，據存素堂本改。
❸「徼」，原作「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服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章服」。
❺「宣」，存素堂本作「亘」。
❻「載」，存素堂本作「戴」。
❼「河」，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何」。

寒谷驚龍鸞。吁嗟此山美崇巒，若動若植方涵春。閩氓力耕地無草，歲歲爇薙供犂犉。火行于寒反行暄，忍使秀緑餘焦痕。爲翻銀河一洗濯，回禄雖熾應逃奔。每欽韓公觀陸渾，雄詞險句咻而燉。我猶皇甫爝不息，看君續焰輝無垠。

遊將軍岩

初識後亭山，一賞北岩秀。更聞將軍隱，飛策過雲岫。何爲英烈姿，石壁寄門竇。得非馬力竭，依險聊自救。無乃弃長弓，一念希不漏。餘情尚慳滯，嗔客來徑簉。唏雲翳凡木，涕雨滑峻甃。以君智慧鎧，與我忠信胄。才刃及詩鋒，❶勝客雜前後。懸崖雖仡仡，有進寂寞鬬。山靈方惆悔，斂迹祈恕宥。坐令蒙蔽景，倏變清明晝。前峯霄漢近，矗矗駭猱狖。絶澗雲練明，宛宛出篆籀。奇觀固難值，況復有清酎。不須待重九，菊蕊已堪齅。

觀柳源瀑布

遐歸獲勝踐，風日清廣宙。途巇意未闌，景絶願初副。回巒豁大壑，萬古貯天漏。無人識秋河，此地一源透。鎔銀誰戲劇，擣玉供噴漱。未知三峽橋，與此孰雄陋。却來據盤石，雲氣滿襟袖。指顧組練軍，洶湧出左右。八元坐收功，獨聽九韶奏。摧岩決澗手，笑我泫寒溜。出入更回頭，雲水莽迷覆。歸瓶注小瀑，雪乳尚真鬬。❷

❶「詩」，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詞」。
❷「真」，存素堂本作「争」。

題棲雲閣

青山畫出天台障，溪流宛是桃源漾。❶一菴深著翠微間，高閣更搴雲氣上。道人於此幾經春，七閏不作黃楊屯。孤標如松自磊砢，爽氣映竹長清真。爐中寒灰與心寂，世味只今餘好客。橫潭一笑得烹鮮，通道三杯酬蠣屐。願君勿羨飛升天，亦莫面壁沉幽禪。問雲何心不出岫，歸與吾黨相周旋。

題四畫

清湖驟雨

銀竹森空映，湖光莽蒼中。不因風捲去，那得見沖融。

潭溪秋碧

秋容何處佳，淡泊寄寒水。無滓湛遥天，我心正如此。

石峯春靄

騰龍紛野馬，非霧亦非烟。心共春山遠，詩憑淡墨傳。

屏山夜雪

熟醉蓮蕩風，未賞梅溪勝。踏雪訪屏山，今年得乘興。

❶「漾」，存素堂本作「樣」。

陪叔夏遊法輪 戊辰

不雨度十旬，山行尚清美。茲晨岣嶁南，昔者紫蓋尾。三益伏蒲公，眷我共遊從。晉時雲龍寺，燁燁千柱啓。❶老禪贍幽思，静室更經始。❷梁橑杉桂馥，窗户水雲洗。況逢月幾望，天宇澹無滓。空庭竹柏影，藻荇漾流水。❸散衣捧皤腹，行食躡細履。不隨羽人夢，當處廣寒裏。❹何須霓裳曲，梵唄亦不起。❺紛紛共塵世，清絶乃有此。又嗟情事隔，不得久棲止。人生誰定閒，吾行未云已。

賦向宣卿有裕堂堂在伊山桓伊舊隱也

仕進行所志，退居適吾情。本無顛瞑患，那有得失驚。想彼貪者狼，❻跋疐不少寧。又哀觸藩羝，兩角掛紫荆。君子但居易，肯與世轍争。彼以戚戚終，我以坦坦生。斯堂誰所築，向公勇且英。百鍊見剛質，千尋抵孤清。藝蘭畹畹滋，栽竹箇箇成。無復笛三弄，只聞絃誦聲。客來引壺觴，客去山峥嶸。咄哉狙詐兒，夸眩機巧呈。揶揄復揶揄，鏡空難遁形。天命有通塞，況公負時名。康濟嗣先業，❼選掄待揚

❶「燁燁」，原作「煇煇」，避康熙帝名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存素堂本作「曄曄」。

❷「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浄」。

❸「漾」，明抄本、經鉏堂本闕，存素堂本作「縈」，文津閣本作「在」。

❹「當」，存素堂本作「常」。

❺「唄」，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音」。

❻「想」，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相」。

❼「康」，原作「唐」，據存素堂本改。

庭。一朝看遊刃，光芒發新硎。十步即千里，紫氣無留行。青蠅失榛棘，周道如砥平。

以墨一品餉叔夏❶

人墨兩相磨，此語昔賢嘆。平生幾兩屐，何用積不散。未忘文字耳，四寶且同案。陶泓有潤澤，毛穎稱詞翰。論交楮先生，相厚不相貫。直須造玄默，乃可發三粲。南山太古松，盈壑凌霄漢。❷煤珠貴輕遠，膠結要堅捍。脩圭及圓餅，脱手千金焕。寄君亦何意，往作文房伴。君於萬卷讀，❸胸次春冰泮。翻水即千篇，燁若雲錦爛。❹獵華將食實，以道自澡盥。當年伏蒲疏，慨欲排世難。民瘼今益深，山谷寧可玩。請君携此寶，慎勿比䃜炭。❺恭惟上隆寬，繕寫臣謹按。當從黝然處，凜有光芒觀。繼君諸皇祖，勳德侑清祼。

和諸友春雪

蟄蟲恰要雷聲發，❻更聽陽春歌白雪。仙葩亂墜絮繽紛，奇韻相高山巘絶。筆尖不爲風力退，酒面肯作冰澌冽。千林萬木絢華滋，玉李銀桃幾時結。不將瑤草充大藥，獨愛浮筠凛高節。天公憫世緇塵土，故

---

❶「一」，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皆作「二」。
❷「盈」，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盤」。
❸「於」，原作「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燁」，存素堂本作「爍」。
❺「䃜」，原作「𥂕」，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❻「要」，原作「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使萬穢蒙一潔。涵濡之力啓豐登，后稷資爲天下烈。手寒固已懶摶玩，齒病那敢夸嚼齧。清歡悵然懷舊賞，白戰漫爾踵前哲。却欣淑氣掃餘寒，杲日當天不勞揭。

上元寄向令豐之

雪罷梅殘烟柳浮，上元燈火春風柔。紅蓮萬枝開岳縣，比似河陽花定羞。官松有明不敢斫，烏臼作燭供清愁。君能分光到蝸舍，爲遣華星三百毬。

贈邢子友

憶昔筮仕初，典教洛學省。故家多遺俗，往叩冠屨整。得交邢公子，伯仲皆豪穎。湖園萬竿竹，伊水注深静。藤林與花島，轉步即殊景。梅臺更稱奇，雲玉粲寒耿。官閒日從君，❶何宴不酩酊。每聞魁偉論，雖醉灑然醒。尋幽訪古徑，並轡緩無騁。向來春風鬢，忽忽雪飄頸。三川在何處，會合乃潭永。久要見襟抱，❷意態謝炎冷。顧予衰懦質，酬答忘形影。泛舟三百里，念我特相省。酒酣攄劇論，壯氣尚雄猛。樂將高歌發，忠以微語警。豈無一可恨，不肯破空境。石壇夜焚香，岩寺朝供茗。❸相逢多譏評，墨守卒未領。湘流平似席，告別理歸艇。願言頻惠音，庶以代欬謦。它年當扣門，❹此話欲重請。

❶「日」，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作「疑」，文津閣本作「每」。
❷「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懷」。
❸「岩」，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古」。
❹「它」，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他」。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示法輪宗覺

身如槁木藏春色，眼似澄江映秋碧。洞庭湖上月同圓，石廩峯前人不識。從來説法鬧雲林，❶直指人心定難得。❷豈關佛運有窮通，自是擔肩無膂力。看君古井直浪盡，❸閲世空花等塵寂。雖然獨飯一盂香，争似分甘千百億。

仁仲小圃

白雲不爲輕風起，閒影融融映秋水。静中觀物萬象呈，借問此心何所始。蚊飛蠓過那足問，要識人生行樂耳。君開小圃富幽致，自外而觀如畫裏。陶公高興只柴桑，晏子之居徒近市。春歸森森青竹上，秋盡離離從草靡。歲華流轉只常在，月魄盈虧未嘗死。經綸胸次自開泰，語笑尊前即傾否。君知消息何處來，於穆我師純不已。

人日驚蟄前數日大雪寄孫奇父韓叔夏

臘雪不溉旱，天公念嘉生。稚春乃祁寒，號令如冬行。栗烈鼓噫氣，砰訇動霆聲。初疑雨翻盆，旋覺霰灑甍。❹暫止俄并集，中宵遽開明。衾裯起稜角，屏幌同户楹。淅淅紙窗戰，鐺鐺銅漏驚。雞寒罷曉

❶「雲林」，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雲雨」，存素堂本作「如雲」，文津閣本作「雲海」。

❷「指」，原作「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直」，原作「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存素堂本作「真」。

❹「霰」，原作「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唱，鵶凍猶晨鳴。驚戒臧獲起，❶吹噓燎爐頳。開關醉魂醒，倚杖詩思清。便欲披鶴氅，豈思飲銀鐺。空濛勢轉盛，飛舞祥爭呈。月池方漫汗，潮山正峥嶸。❷詎應柳皆絮，却訝梅始英。荆璞羞自獻，藍田遣誰耕。塵埃爭受洗，糞壤叨蒙榮。幸已陴巘崿，若爲投澗坑。分功雨露澤，絢綵冰霜精。良足潤麥麰，未能浹粱秔。經旬苦料峭，三日觀熒晶。恍憶遊汴洛，都忘在湘衡。瑶林鄗王衍，冠玉懷陳平。亦念袁邵公，長安門自撑。更奇李侍中，淮蔡功先成。漸喜雲解駁，頻瞻日舒晴。昂然秀松出，倏爾危檐傾。牆角僅委積，瓦溝那持盈。朝暾破凝冱，淑氣蘇鰥煢。斷決岡隴色，斬餘白蛇横。泮流溪谷響，擊碎珊瑚琤。瓶失蚌珠餐，❸庭空獅子獰。粉圖記姿態，不屑供使令。陡覺時序正，❹不令寒温爭。冰泥就涸澁，卉木紛勾萌。蒨蒨弄池柳，煌煌然山櫻。了無半面粧，强學六出霙。二老久不覿，千篇諒難評。羔醪忍獨酌，鳳茗宜同烹。或且放筆快，敢言當敵勍。木桃得瓊玖，耳屬長謡賡。

送智京長老智京普融上足也❺

人生如浮雲，片片隨所起。值遇初偶

❶「驚」，明抄本、存素堂本作「警」。

❷「潮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潮出」，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湖山」。

❸「失」，原作「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陡」，原作「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❺「智京長老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承熙明覺知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承熙明覺智京」。

然，解散亦俄爾。識君湘水頭，凝袂衡嶽裏。❶十年去何住，新化五百里。乘興出山來，相對淡無滓。因思相見初，賊幟森未弭。世事幾秋葉，❷壯懷今止水。堂堂普融老，鶴瘦松孤峙。廣舌浩江輸，迅機無箭擬。八請六道場，到處萬人喜。一燈千百焰，高第君得髓。法席既紹隆，詩鳴亦能似。衡門鮮晤語，杖錫盍留止。翩然復告辭，母病急甘旨。故知秉彝性，誰或外此理。爲話本來心，❸聞聞即彈指。

示端推單普 辛未

我是瘴嶺跕，誰爲青田真。若使新羽燕，老鷹安得親。君行何方來，袖有三吴雲。訪予墮珠玉，蟄户開青春。無以答嘉贈，深衷宜重陳。❹仲尼且待賈，至寶宜貴珍。

謝楊珣梅栽 壬申

南土梅不貴，❺往往薪櫄束。倖然傍寒廳，久亦未見録。牆隈非所恨，自可凌冬發。奈何瑶臺伴，辱近紫姑闌。佳人雖薄命，時運忽來復。一朝蒙閔嘆，移近東家屋。孤根便静深，池上映天碧。我爲渠主人，梅是先生客。且須創幽榭，贉與種脩竹。炎荒無雪片，且對冰花馥。西施佩生

❶「凝」，存素堂本作「攬」。
❷「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已」。
❸「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語」。
❹「宜」，存素堂本作「聊」。
❺「土梅」，原作「梅土」，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梅士」。

麝，姑射步微月。何當見舊官，應使中腸熱。

贈陳生

茅容殺一雞，留半置庋板。奉親須肉味，對客但蔬飯。仲由身負米，豈顧人嗤莞。參乎三釜樂，不羨千金産。古今履誠信，薄俗行苟簡。競敲聲利關，汲汲組綬綰。指茲爲顯榮，于義違復揀。賢如郭林宗，尚負牲牢赧。孝衰百行失，豈特厚賓饌。爲人在我爾，誰以力自限。今君修古道，田土亦未昄。❶帶經已能克，扶耒意無撊。似聞收一稔，銍艾工日僝。茂筠爲載具，泛壑出巉巗。歸家魚菽美，愉婉已在眼。君非沮溺流，文字富編撰。中扃務恬息，外慕正除剗。晚交慰荒蕪，切磋兼瑟僩。何時還過我，望望車有棧。梅花開正繁，飛雪待浮盞。

簡黎生生時旅寓郡庠

雨多杖藜阻，室邇言笑睽。❷示病今如何，起居諒能佳。小市禁宰割，每無魚與蛙。何以侑旅食，頃當羹莧茄。在昔多貧師，況自接東家。藥物有所缺，諭我心莫遐。明日能相過，❸煑茗看荷花。

❶「昄」，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阪」。
❷「笑」，原作「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過」，原作「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改。

和蔡生

吾生慚松獨，天賦比樗散。學道纔窺藩，聖門未容欵。老來憂患集，雖草經濕暵。衣帶垂有餘，樗腹無可坦。跫然喜君至，肯就我乎館。一醉老瓦盆，寧用玻璃盌。春風正駘蕩，柳暗月欲滿。蚩蚩萬物類，混化胎與卵。吾儕幸襟靈，詩書足相伴。浩然天宇内，未暇論脩短。揚雄正希顔，曾子豈顧管。❶希聲非折楊，下士每大莞。

送張倩歸衡嶽 癸酉

鄙人麗丹書，分合墮荒杳。玉郎胡爲來，高誼雲共眇。一年常惜日，四序乃過鳥。安能久相留，話别情太悄。離筵亦何有，瘴雨對蠻醥。羞以蛙與蛇，茹以芹及蓼。相將丹荔熟，悵望剥絳皎。愛君温克姿，不被歡伯繞。緬懷君祖烈，德粹學甚窈。乃翁才情富，未試嗟折夭。早交論金蘭，晚契託蘿蔦。顧慚兼金贈，聊用苦語曉。發身在求仁，此理悟者少。人雖處塵世，心盍度塵表。凌霄而俛睨，萬物孰不小。規模要宏廓，聞見忌寡謏。南方君子居，吾敢廢强矯。勿興兒女戀，後會龜已兆。千山空稜層，萬水自漭渺。行行得夷路，長轡策騄褭。

❶「顧」，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願」。

邀朱推單令周尉賞西鄰野人屋前梅花次單令韻

西崦一株梅，在野何清麗。遥知不是雪，香散青林際。肆筵賓沓來，秉炬僕相遞。幸蒙五字詩，妙敵一言蔽。便恐清夜闌，行酒莫濡滯。苺苔何必掃，月地作瑶砌。細蕊護檀心，已帶輕酸味。爲語青裙嫗，斤斧煩叱衛。會有移根人，趁得春風至。顆顆調君羹，年年映塵世。來遊者誰子，此興恐難繼。

周尉不來用單令韻見寄和之

穠李太穠華，夭桃苦夭麗。不如姑射子，仙質淡難際。破寒傳芳信，春意豈迢遞。亭亭映碧霄，茨屋安得蔽。一壺掃花陰，聊散客愁滯。千珠聯萬玉，襞積誰所砌。飛英時落盃，草木吾臭味。頗嫌三弄笛，聲雜鄭和衛。二公何惠然，悵望周郎至。哦詩要何似，孤絶表一世。風吹佳句來，端可使人繼。

示周尉 甲戌

官酒不可求，村釀不足酤。似聞糟床注，滴瀝真珠露。載醪欲相過，好語亦已屢。梅花雖零落，殘雪尚可顧。已捉籠中雞，仍擷園中茹。一壺便堪醉，不必更携具。數朝風雨濕，兩日已通路。行樂貴及時，蟋蟀歲云暮。

題單令雙清閣

中扃有天遊，一室四海見。倘無空虛地，六鑿互争戰。琴堂故蕭爽，向也正牆面。棘茨莽蒙蔽，鼷鼠紛旋轉。剗除資豁達，頓覺雲水眩。瞰臨幽閣出，率畧重營繕。從容五六客，尚得摇歌扇。西山隔雉樓，佛髻三兩現。渺然宜北望，深碧湛芳蒨。羣峰湧翠浪，遠邇相明絢。珍禽知幾種，演漾花雪片。有時惠風來，輕皺蹙霜練。最憐明月夜，酒渴光可咽。主人藹優政，不媿宓子賤。撓之莫能濁，聊用青白燕。心澄迹自潔，眼静照還徧。❶他年騰踏去，回觀等郵傳。只今簷前渌，但足注詩硯。予方混泥塗，每媿陪高宴。更書梁棟間，何以賁花縣。

贈朱推

浄緑環城亦何有，跳錦潛銀不容取。尚餘翠蓋擁紅粧，兩兩三三早秋後。秋官公廨臨池傍，❷結筠爲筏開軒窗。落日輕風泛船好，歡呼取笑徒相望。❸忽聞報予酒初熟，亟往從之傾白玉。疏蟬有思曳長繰，寒露無聲洗殘燠。君才豈合州縣勞，前雲後暉家世高。一經不但有遺訓，千古記注談滔滔。新州州土烝嵐瘴，從來只是居流放。於今多住四方人，況復爲官氣條暢。山肴野蔌應時須，真率相期久已渝。君今滿秩

❶「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浄」。
❷「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推」。
❸「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觀」，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吹」。

稍淹此，牛刀又欲將雞屠。嗟予衰謝人所去，晚交幸作年家遇。浮生聚首安得常，一笑傾懷亦難屢。莫辭瓶罄燭再然，❶異日重逢歌此篇。歲時豈忍無記述，明朝仲朔青龍年。❷

題蔡生竹裏茅簷似野航

誅茅自結林中屋，林密先删百竿竹。南山獻狀滿南亭，❸北路行歌喧北曲。誰知江海蔡中郎，歲晚栖栖泊嶺陽。未有浄名方丈室，小齋聊寄錦江航。勸君須學逃名隱，題揭徒然絢黛粉。請看鄭圃四十年，妙在不知而不愠。我今亦住茅竹間，身世渾如繫纜船。空洞之中何所有，聖門勳業浩無邊。此君且伴幽人趣，時來豈不茅連茹。瓶罍果醉兩三人，會約伊渠杖藜去。

求木磑于周尉

春簸精粗期適口，老夫脱粟艱難久。它山木臼纔百金，四市營求輒無有。願惟仁者試咄嗟，要使赤脚治勝㪷。豈惟軟飯慰無牙，亦冀糠粞及雞狗。

同蔣德施諸人賞簡園梨花

君不見，韓退之，招喚劉師命。醉賞長安西郭梨，青天白日交相映。豈料炎荒中，

❶「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燃」。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龍」，明抄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厖」，經鉏堂本作「龎」。

❸「滿」，原作「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好事如簡翁。彫冰剪玉春不融，二十五樹高籠鬆。❶風流八仙携草具，輕陰閣雨相隨去。朝同去，暮同歸，回頭翠微，❷明日玉花飛。

畫馬

曹霸丹青徹馬骨，應師伯樂遺毛物。請看此圖筆外意，萬里人寰定超越。

畫牛

江上春犁雨，當年力共强。只今對圖畫，臧穀兩亡羊。牧子鞭繩急，❸防渠犯苗稼。人人白水牯，豈必為山下。

題勝業悅亭

欲結衡山茅，未買脩竹徑。杖藜借危亭，面勢五峯正。何人縱惡木，牆外巧翳映。揮斤快望眼，岳色涵空鏡。連岫忽生雲，又厄登臨興。吹開指顧間，獨立西風勁。天機進人事，衆定兩相勝。不競獨此心，萬象同一瑩。

斐然集卷二

❶「鬆」，原作「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微」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路」字。
❸「牧」，原作「收」，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斐然集卷三

宋胡寅撰

古今豪逸自放之士鮮不嗜酒以其類也雖以此致失者不少而清坐不飲醒眼看醉人亦未必盡得蓋可攷矣予好飲而嘗患不給二頃種秫之念往來於懷世網嬰之未有其會因作五言酒詩一百韻以寄吾意雜記古人陳迹并及酒德之大概以爲開闢醉鄉之羽檄參差反復不能論次也同年兄唐仲章聞而悅之因録以寄庶幾茲鄉他日不乏賓鄰爾❶辛亥

美禄無過酒，星泉奠兩儀。端由皆作聖，❷意趣少人知。肇命惟元祀，迎春祝壽祺。功深資藥石，力厚起疲羸。若羨千鍾美，休嫌九醞遲。忘情惟大禹，無量乃宣尼。抔飲觴初濫，留連禍始基。先王防以禮，後世利其資。默識人情異，參稽俗習移。放懷無事矣，開口縱言之。❸惑溺終長夜，奢殘竟作池。包茅齊服楚，奏鼓胤征羲。大澤斬虵後，當壚折券時。彭城正高會，睢水已填尸。謫去憂占鵩，歸來喜受鼇。缾盆感田父，餔餟念湘纍。鑿谷中宵問，糟丘一簣虧。怒

❶「網」，原作「綱」，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雜記」，原作「雖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雜寄」。

❷「作聖」，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聖作」。

❸「開」，原作「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排樊噲盾，吐卧允之頤。擊幘籠錢鳳，争權殺魏其。脱靴慚力士，飛燕忤楊妃。司隸要殊切，虞人獵已馳。魏文敦信義，王猛用鈐鎚。有客言雖吃，何人字識奇。裸身荒已甚，滌器事還卑。軟飽深形頌，醒狂屈受譏。雖將齊物我，亦合悼功緦。渭水歌初闋，高陽伴蚤稀。湖船回太白，水殿燕西施。薤露停杯唱，鯨魚入海騎。緬懷七子會，悵望八仙期。瀟灑斜川影，風流曲水湄。日斜休百拜，罍恥便三辭。頭上巾頻漉，腰間鍤自隨。諒難操北斗，且復坐東籬。西海桃垂實，南山豆落萁。無違商士誥，宜葺杜康祠。李脱朱温穽，劉爲石勒縻。死生當有在，王伯豈由斯。❶五斗醒方解，三人影對嬉。高談傾坐聽，痛飲亦吾師。責味曾圍魯，提筒更憶郫。安能洗晏粉，聊復漲黄陂。章子以孝顯，酆舒因俊危。夫妻不成屬，父母或貽罹。詎比華茵污，寧虞窟室隳。壁懸疑角影，車載號鴟夷。口不掛臧否，醯猶和薄醨。立苗諷鋤惡，種秫待充飢。雨落香檀注，春融緑髓脂。雲輕浮蟻子，金嫩寫鵝兒。滴滴葡萄顆，涵涵鸊鵜卮。胸吞九雲夢，筆走萬蛟螭。風月江山好，賓朋笑語宜。繡簾初静捲，銀燭已高垂。❷儼雅神仙坐，紛羅水陸奇。色深迷琥珀，光溢艷琉璃。緑笛翻羅袖，紅潮上玉肌。獻酬俱繾綣，沾洽盡融怡。不問簷花落，惟愁畫角吹。初筵何抑抑，屢舞忽傲傲。寒食梨花發，重陽菊蕊披。龍

❶「伯」，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霸」。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已高」，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未紅」，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亦紅」。

山猶可想，洛浦尚能追。月滿倚瓊樹，雨餘攀柳枝。高飛鴻鵠遠，左手蟹螯持。賢聖分清濁，青齊辨等衰。市沽難共食，家釀恐成私。筭爵商壺矢，忘杯泥夾棋。資深酣道韻，端的露天倪。翠竹沉雲色，酴醾浸玉蕤。過咽輸浩渺，赴吻動漣漪。❶捲盡青荷葉，顛飄白接䍦。野蛙供鼓吹，❷幽鳥奏塤篪。但看朱成碧，那知玉作瓷。長瓶卧荒草，山郭颭青旗。目井欣投轄，窺門悵縶驪。提壺留客住，杜宇勸人歸。碧嶂下紅日，飛霜點黑髭。邴原良自苦，畢卓未爲癡。處士林泉適，騷人景物悲。放臣離國恨，遷客去鄉思。須藉杯中物，聊舒鏡裏眉。暫時澆磊磈，到處吐虹霓。但戒零霜露，無勞灑涕洟。從教禁網密，莫遣醉鄉迷。爲沃塵生肺，應防水尅脾。破除閒病惱，斷送老頭皮。埋玉空煩酹，揮金莫計貲。三行何法制，五齊孰官司。喜怒或交作，陰陽因并毗。達人眇天地，曲士謹毫氂。夜汲文園井，朝亨大谷梨。❸渴心便淥醑，大户怕甘酏。滋味將何比，經綸倘在兹。一尊常準擬，三頃要耘治。吾道久榛莽，世途多虎貔。黄封憶内醖，絺繡念宗彝。傅説膺新命，曹參守舊規。羣生思覆護，寰海厭澆漓。倘負膏肓疾，須憑國手毉。欲傳方法者，把盞詠吾詩。

❶「動」，原作「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蛙」，原作「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亨」，原作「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存素堂本作「烹」，與「亨」同。

送黎才翁往荊門

聖道原來不易窮，君今何處覓同風。唐虞世遠精神在，鄒魯人歸事業崇。德性未尊須强學，道心纔勝即收功。他時杯酒論睽濶，應有微言激懦衷。

文定題范氏壁次韻

四海兵戈裏，一家風雨中。逢人問消息，策杖去西東。歷數前朝亂，何曾掃地空。山居自有樂，時對主人翁。

初至清湘聞安仁帥司爲曹成所襲四首❶

壬子

風急灘聲亂，雲紅雪意酣。❷空庭初霰集，寒硯忽冰涵。天造推移密，人情冷煖諳。江頭聊問訊，❸春到一枝南。

稅鞅年華暮，圍爐夜飲酣。雪梅清共映，沙水凍相涵。遠意人誰會，殊方俗未諳。前冬發湖北，❹今日滯湘南。

有道持危國，無人識素書。屢驚時易失，更覺意難如。莽莽旌旗暗，紛紛組綬

❶「清」，原作「青」，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一五一三八改。
❷「紅」，存素堂本作「紛」。
❸「訊」，原作「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❹「冬」，原作「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紆。白雲一天地，今日又還居。

結束趨安地，征營報急書。諸軍聞好在，元帥竟何如。歲晏風雲慘，天低嶺海紆。悲歌撫長劍，吾道敢懷居。

題嶽麓西軒三絶

偶向紅塵得此生，歲寒松竹尚多情。道人亦有生前契，幽處開軒巧見迎。

月户風窗悄不扃，静中真樂故難名。山泉未識幽人意，自作穿林寫壑聲。

山雨冥濛久未晴，袖中長笛爲君横。一聲吹破浮雲色，歸去呼船載月明。

題指南軒二絶

老屋蕭疏四五椽，瓦爐香冷斷諸緣。客來若問名軒意，莫似維摩但默然。

軒轅逸駕已旋歸，赤水玄珠却背馳。南去北來何處是，坐令楊子泣多岐。

和鄧友直

坐看嘉樹溢枯流，快作南江汗漫遊。曉岸林巒光寫鏡，夜窗風露冷涵秋。謏聞豈解論三豕，澁思真如曳九牛。但喜維舟時接席，一篇珠玉勝封侯。

示黄岡長老二絶

歸興逢山便解頤，上人多思乞留詩。千岩萬壑經行處，他日煩師覓舊題。

落日溪橋佇立時，溪雲歸盡月生遲。溪聲漏泄真消息，借問溪翁却不知。

題上饒半月岩四絕

何年落月掛蒼山，長似瑶梳插翠鬟。擬琢半輪營魄處，莫教如玦只如環。

瓊樓玉宇匝天開，織女天孫静往來。月姊故應羞老退，❶讉除私館墮岩隈。

每見雲端上下弦，遥憐破鏡兩娟娟。願移此景蟾宫去，日月當令一再圓。❷

非闕狡兔月中藏，❸肯與癡蟇飽寸腸。只恐世人嫌冷看，故依雲岫掩寒光。

題郭伯成畫竹月岩寺

夫君自是雪霜姿，落筆風生更不疑。留向岩前弄明月，桂枝相伴影參差。

題郭伯成畫竹道傍人家作雨勢

可但文翁會寫真，典型今見一枝新。含風帶雨蕭然意，共看林宗墊角巾。

過疏山題一覽亭梁谿公所書也二首

手遮西日到疏山，忽得昏鴉斂翅間。未暇拈香參佛祖，且須襆被扣禪關。月林散影參差静，風磬傳音窈渺閒。擬買一廛通水竹，杖藜他日寄疏頑。

林梢斜月墮金盆，接影蒼茫白霧翻。

❶「羞」，原作「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九七六三改。

❷「日月」，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作「月月」。

❸「月」，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作「穴」。

欲倚小欄收遡景，試憑長嘯卷遐昏。寒山濯濯空堆皺，野水瀰瀰不待源。莫道此亭觀覽富，未如賓日上天門。

同余汝霖遊西湖觀天竺觀音永懷林和靖三絕

莫話蔣陵陳迹，青松翠碧躋攀。此別再遊何日，夢魂長遶湖山。

岩前晴日蔭樹，❶林下微風采蘭。臨水更無塵想，望雲時有遐觀。

刧火不燒大士，寒泉誰薦先生。跋馬與君弔古，西風落日淒清。

初歸范伯達弟相會夜歸有成

亂後風塵稍破昏，歸來骨肉喜全存。飲君竹葉醉不惜，映我梅花香正繁。問學據今宜了了，❷唱酬從此定源源。夜寒踏碎灘頭浪，爲篤平生友弟恩。

癸丑元日文定時留豐城今歸清湘唁家❸

去年已向爆聲殘，曉氣絪緼雨不寒。玉佩想聞趨桂殿，綵衣遙祝獻椒盤。千齡帝運方更始，一統王春正履端。不與時光共流轉，此心那更覓人安。

❶「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暗」。
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至」。
❸「清」，原作「青」，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和仁仲春日十絶

雪後雲收萬里天，春從何處著山川。紅邊緑外無窮思，莫道今年似去年。

氣浹高深物物蘇，問言還有欠春無。桃紅李白猶閒事，麟鳳應來瑞此都。

雨細雲輕隱隱雷，東君行樂正徘徊。欲教遊客留連醉，須放名花次第開。

莫笑遊人冷落時，風光流轉不須疑。去年草色空成恨，今歲花光又滿枝。

燕舞方酣鶯又啼，草堂春睡日平西。枝頭有酒尋花去，小雨冥冥漸作泥。

行春對酒滿壺頻，樂此春風自在身。須信壺中春不老，何人作計强留春。

年年緑水送殘紅，不怨東君只怨風。芳草連雲愁更遠，勸君當醉萬花中。❶

萬卉千葩自不同，吹開只是一般風。對花不見花開處，却恐嬉遊興易窮。

洛陽風俗事栽花，流水園林眇一涯。移得舊根春不老，錯疑蜂蝶過鄰家。

陋巷當年只屢空，于今還詠舞雩風。已推寶瑟鏗然後，莫認青春醉眼中。

將次鍾鄉先寄處厚唐文 癸丑

試問雲山數歲華，寒梅吹盡兩年花。倦遊吴楚六千里，幸脱兵戈三四家。那用有田從桀溺，且欣無疾住毗耶。欲將别後從頭説，滿眼春酤盡更賒。

❶「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常」。

示阮冠❶

一行作吏擲分陰，世路塵勞滿客襟。三語風流歸夢想，❷十年書問寄浮沉。門前種柳春光好，❸堂上鳴絃古意深。別後新詩都覓取，對哦湘渌醉還斟。

再遊嶽麓示法光其鄰道林人言陶士衡舊居也五絶❹

雄城千雉壓江横，倒影蛟龍十里明。欲倚危欄舒遠眺，東風無力暮雲平。

火宅清涼定幾時，三車門外世終迷。青蓮紺宇憑何住，片雪紅爐只自知。

樓船東下啓扶桑，千古英明日月光。未必此心如古井，且應蒼檜比甘棠。

舊詩不省作何言，新句無奇墨亂翻。要是雲山通宿契，故將文字寄深論。

草堂何日傍雲根，借問鄰家兩足尊。欲買漁舟繫江樹，先憑屐齒記苔痕。

題湘西小景

身在山中不見山，山前行客未能閒。何人水墨秋毫外，十里湖西尺寸間。❺

❶「示阮」，原作「元院」，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改。

❷「歸」，原作「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❸「好」，《永樂大典》作「妙」。

❹「衡」，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行」。按晉陶侃字士衡，一作士行，皆通。

❺「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湘」。

題浯溪小景

卜宅元郎豈偶然，江山千古共流傳。乾坤巨石知多少，待看中興第二篇。

自勝業寺過銓德觀

出岫無心倦即還，悠然信馬望南山。忽驚蓮社青萍合，却到蓬壺白日閒。方士內丹論九轉，導師平地設三關。不知洙泗真消息，誰可相期一解顔。

題銓德秋聲堂

紫極題詩歲月深，秋風懷感重沉吟。殷勤種此一庭玉，回薄依然萬古心。獨有佳名追綵筆，誰將幽思入瑤琴。蕭蕭醉掃華池石，❶水月光中覓至音。

和鍾漕汝强四首

霧豹成文不厭深，喧卑何事競翰音。爲言墨客誇三賦，那似仙翁振八吟。欲繼高蹤其敢後，下看浮世豈須臨。何時蠟屐携笻杖，來撥衡雲一萬尋。

丈人愛客酒杯深，更和南山白石音。大户不知濡首節，逸才應笑撚髭吟。箴規有過風雷益，儆策無窮地澤臨。每憶向來談讌處，桃花流水路難尋。

風日薰薰草樹深，黄鸝遷木送新音。

❶「華」，原作「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有懷春服成雩詠，遥想青山伴醉吟。詩老幽棲雖地僻，聖君高拱正天臨。未須静處論方藥，會見蒲輪遠訪尋。

雲自高閒水自深，此間誰契不傳音。倦飛偶作《歸田賦》，高卧時爲《梁甫吟》。爲己宫牆當獨詣，過門車馬肯相臨。惟公知我迂愚甚，枉直何曾較尺尋。❶

和曾漕吉甫

本來秋月映澄潭，牆面猶須學二南。徑路枉尋難直尺，巵言暮四等朝三。文如楮葉何勞刻，道在蒲團恐費參。玉帛雍雍王會處，禹宫惆悵一精藍。

題雲峯齊雲閣示住山思達二絶

舒捲高低晴復陰，澹然無滓亦無心。不知底處相齊得，且倚危欄一散襟。❷

秀色參差千萬端，浩然無碍碧天寬。上人若見相齊處，試與憑欄指似看。

題浄明觀

長官冰操正飄纓，嘆息東流宰木青。佳句不隨方士化，故應留作换鵝經。

❶「枉」，原作「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凭」。

題劉練師屋壁❶

誰言無路出塵氛，丹灶初聞一語真。
窗外未堆千嶂玉，坐中先盎一壺春。

題草衣岩

石室流傳一草衣，草衣消息了無違。
此山只是如如體，休向山中覓祖師。

臘雷春雪示吉甫甲寅

曉色空明衡嶽南，一塵那復隔仙凡。
貫時松竹色自好，破臘雷霆聲未咸。萬里
鮫綃開步障，千金火浣試春衫。漁舟不與
人供畫，獨駕雲濤月滿帆。

同邢子晉范伯達遊方廣二絶❷

黄梅作雨暗朝曛，山北山南路不分。
知我與君非俗駕，曉天收盡五峯雲。

又

瑶堦金殿湧青蓮，此是南山小有天。
詩客若爲深避酒，道人無奈不參禪。

仲秋赴伯達浴兒會不見月

準擬清光滿十分，論文那用醉紅裙。

❶「練」，文津閣本作「鍊」。
❷「晉」，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皆作「駿」。

天公有意韜陰采，風伯無威掃曳雲。東道浴兒方洗典，南齋留客更殷勤。朦朧碧澗三更路，衣袂翛然桂子芬。

將遊上封先寄南臺珏老

淅淅風搖玉露秋，尚懷分柿半山不。衆香肯共維摩飯，元亮聊同惠遠遊。薝蔔彫零岩壑露，佩環清越澗泉幽。青鞋本自無泥滓，更約諸峯最上頭。

登上封三絶

仰止高高幾夢思，躋攀乘興遂忘疲。直須駐足青冥上，方信前山次第卑。

山下陰晴只蔽虧，山中烟靄更迷離。天風忽與遊人便，吴楚屯雲萬里披。

北斗回杓正指西，丹梯從此與天齊。爲君挹注銀潢水，一洗人間火宅迷。

和上封洪辯用明察院韻

繡衣御史有前聞，衲子禪師亦好文。❶出稟聖謨蘇瘵俗，坐持詩律戰魔軍。訪尋水石閒招隱，際會風雲偶策勳。喧寂兩忘歸一致，此心何處不超羣。

同宣卿和仲仲達遊上封值雨而歸時上封辯病南臺珏同行

不到峯頭正一年，茲遊新客更超然。

❶「衲子」，明抄本誤作「衲祴」，經鉏堂本作「衲祴」，存素堂本作「破衲」，文津閣本作「補衲」。

淨名不語元無病，惠遠同行定有緣。❶風雨不期相邂逅，雲山未許獨留連。歸途絶景何人見，萬頃銀濤漲楚天。

酬宣卿見和

不向杯中覓聖賢，獨於山水意翛然。相門事業方傳世，官路升沉祇信緣。萬卷圖書資博約，九衢車馬任顛連。翠微卜宅須相近，且住蓬壺小有天。宣卿不飲。❷

謹次家君元日之韻 乙卯

薫然和氣爆聲殘，賀客充庭上慶牋。令節共欣元會日，本朝新數中興年。仰觀北斗書王正，合起東山付國權。天祐斯文知有在，稱觴還詠福如川。

和宣風寺壁間韻

客夢到何許，南山桃李園。未能忘蠟屐，何意謁金門。願舉漢三傑，盡戡周陸渾。虎皮包劍戟，農務看村村。

遊三角寺

再遊三角寺，勝踐十人偕。雨後林巒媚，心同笑語諧。碧蘭初秀畹，紅藥漸翻階。若問經行意，春風寫客懷。

❶「遠」，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滿」。
❷「宣卿不飲」四字，明抄本、經鉏堂本置於首句之下。

酬邦鑑見和

恭誦親征詔，戈矛與子偕。叛徒三鼓竭，凱奏八音諧。上主開宣室，羣公擁泰階。慚無經濟學，感激漫裝懷。

和路樞四首

圖書雖是舊生涯，翰墨那能掞國華。戲綵便甘辭五馬，退朝猶想覆千花。先民事業高三代，將聖《春秋》自一家。他日登門謝佳句，劇談當許岸烏紗。

前籌初見翊元樞，何事扁舟泛五湖。脱屣紅塵誰肯辦，挂冠黑髮世應無。願陪几杖登南阜，遥想氛埃暗北區。晚節功名端不免，雲臺依舊矗天都。

林壑蒼茫渺一涯，辱公詞藻借光華。大聲豈直金投地，清夢懸知筆有花。不似罷兵初度嶺，應同奏疏早名家。[1] 曳裾未愜平生志，常恐追鋒侍絳紗。

進退行藏合道樞，詎分廊廟與江湖。[2] 願陪東閣留賓後，定向南山卜宅無。不爲避喧鄰懶瓚，祇緣嘗藥訪臾區。勉搜累句酬高韻，端似無鹽篋子都。

子正生日以黃柑爲壽丙辰

正論風流不辱親，高文還稱掌絲綸。豈惟補衮須詞伯，自是安邦出諍臣。歲晚

[1]「早」，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蚤」。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2]「廊」，原作「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已回松柏操，時來休愛水雲身。欲爲公壽倡優拙，戲遣商山四老人。

和余汝霖雪七絶

無數天花鬭舞風，迷離玉色映寒空。共誇破臈逾三白，更喜新詩報屢豐。

雖無諧謔去相携，且乏輿梁濟涉溪。之子惠然須痛飲，醉眠應夢鎮幃犀。

日日東園探早梅，那知一夕萬林開。❶君詩還似揚州句，掃盡因風柳絮才。

周宣闢國號中宗，六月興師灑汗同。莫爲苦寒辭出塞，采薇歸戍亦論功。

燕山大雪暗胡雲，❷將士何人欲賜勳。聞道玉宸温詔出，絶勝純纊被三軍。

低唱誰家有女伶，映窗那用讀書聲。何當翠被同君獵，得獸雄夸得句清。❸

朱老能詩更謹虔，葉公好學亦窮年。飢寒共保凌霜操，未羨重裘食萬錢。

再和

紛紛狼籍下天風，萬里寒光鏡色空。莫學袁安但高卧，也須斗酒醉新豐。

迴眺層臺酒屢携，千峰攢玉映瑶溪。❹南枝更有東風面，未減争妍燦瓠犀。

今年花是去年梅，又對春風一笑開。不似飛霙能頃刻，香中更有和羹才。

---

❶「夕」，原作「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林」，存素堂本作「株」。

❷「胡」，原作「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改。

❸「清」，原作「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峰」，原作「風」，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埋玉腰間覓性宗，儒冠謀道有誰同。筆尖凍折新詩就，可但徒收翰墨功。❶

猛將謀臣氣靄雲，興邦雪恥在奇勛。因思衛國瓊瑶報，更憶吴人組練軍。

劍鋒犀利拙優伶，❷果聽淮南奏凱聲。陰慝便隨朝雪盡，❸東風還放曉光清。

自笑兵厨吏不虔，凍醅如蜜只年年。却思踏雪江頭路，屢費詩人一斗錢。

歲除示汝霖三絶

柏酒椒花又盍簪，莫將談笑枉光陰。自憐四十無聞者，欲問如何不動心。

邂逅遮留閱歲寒，山肴溪蔌且同盤。不憂絶學商量少，只怕新詩屬和難。

紫蓋峯前萬壑流，長松脩竹與雲浮。欲分一半誰人可，子若能來亦易謀。

和汝霖三首丁巳

客思如春日日深，莫令鶗鴂損芳陰。忽逢佳士能傾蓋，那用高眠有抱衾。陌上正歌歸緩緩，尊前聊酌夜沉沉。君詩也得池塘夢，沈謝風流尚可尋。

聖門功業海同深，大禹猶曾惜寸陰。知有詩書消永日，不將狐貉愧寒衾。定心應已觀川逝，濶步何須歎陸沉。聞道北山蘭正好，果堪紉佩即幽尋。

❶「可但」，原作「但可」，據明抄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經鉏堂本誤作「可以但」。

❷「鋒」，原作「峯」，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慝」，原作「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存素堂本、文津閣本誤作「悘」。

桃李無言春事深，便看園樹欲交陰。永懷北固吹長笛，一醉春風典破衾。金羽喜從幽谷出，錦鱗貪引翠竿沉。好傳消息睎曾點，莫把平生問李尋。

和朱成伯

刧刧官身未許收，江山到處發詩愁。弃繻西上今將老，襆被東來又欲秋。安得紫簫横鶴背，漫從清釣覓羊裘。黄梅正作冥冥雨，每詠新篇興轉悠。

瀾翻筆墨浩難收，妙處端能浣客愁。落筆千章輕萬户，思君一日勝三秋。持身貴比琥璜爵，得句精如狐白裘。應有二南風骨在，令人輾轉更優悠。

荷花

夢到南塘翠蓋稠，姹然得意斂然羞。驚鴻遠映朝霞色，白鷺先窺霽雨秋。裊裊芳馨煩折贈，霏霏涼吹想追遊。天花欲試維摩病，衣袂何曾一片留。

酬諸同官見和三首

初看緑净已紅稠，有艷無情不障羞。依倚鉛華閒寫鏡，霏微風露早涵秋。虎溪香社應難入，玉井長梯未許遊。同賦諸仙語皆妙，坐令芳色句中留。

蘭塘清暑瞰稀稠，早見排房結子羞。照水華燈宜獨夜，薰香翠被欲争秋。灊珍不薦霓裳步，凝佇誰同漢女遊。欲種此花

須摘實，自憐踏藕漫淹留。

莫道同時岸芹稠，背萱無態側葵羞。金蓬未實猶韜日，玉節深藏更耐秋。肯把仙姿供鷺悅，故標高致待龜遊。期君秀色蓮峯似，終古名垂華岳留。❶

和信仲喜雨二首

雲漢吁嗟墮杳冥，德音雷動走羣靈。天心自契犧牲禱，田畯先聞黍稷馨。簾捲西山增爽氣，水通南澗漫平汀。一篇可嗣東坡記，北榭今成喜雨亭。

天公知我亦頑冥，不許山川借寵靈。何事民謡爲膏澤，祇因君德薦明馨。楩楠未厭雲迷谷，鷗鷺初便水滿汀。❷試攬秋光澄北榭，❸千峯争翠岌岩亭。

禱雨

久闕天公澤，焦然品彙情。遏雲虹屢飲，擊海電空明。禱祀山川遍，薰修道釋并。帝心終閔物，國力未休兵。帽覆烏龍頂，軍移黑蟻營。乍看雲葉密，遙想浪花平。早熟攙先刈，高荒趁晚耕。歸逋庭少訟，交潤水無争。喜氣連城洽，餘波集澮盈。蕉心重自展，荷葉密相傾。菊映蘭兼茂，松連竹共清。杯觴初料理，書帙尚縱横。欲賦田園樂，猶慚組綬縈。隱淪千古重，名利一絲輕。釣客風流遠，農師局次

❶「垂」，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隨」。

❷「滿」，原作「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澄」，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登」。

生。庶幾逃責罰，户户有坻京。

酬信仲見和二首

數篇新雨意，真見古人情。當拜王靈及，非關祀事明。雷聲空自碾，雲氣不相并。試爲驅潛物，安能役鬼兵。曉來聞鵲唶，座上掃蠅營。地脉沾濡遍，天心賦與平。遠慚白水政，坐想有莘耕。各競千峯秀，誰平兩港争。稻花重撲撲，蓮臉更盈盈。但欲禾穲穲，無令棟宇傾。教心蘧叟化，官況伯夷清。霹電金虵掣，晴霞綺鳳横。仙人歸縹緲，詩客思紆縈。句屑餘霏妙，人涵晚吹輕。故園三徑緑，新水半篙生。遂有乘槎興，秋風白玉京。

不作悲秋賦，猶牽夢雨情。人心空懇迫，天聽自昭明。驟豈風能靡，和非雹與并。靁懸廬阜瀑，山映羽林兵。已灑臨菑汗，將漂石勒營。循良慚召父，調燮賴陳平。方士田俱溉，先生道可耕。亂飄絲未理，急點射方争。願補天無漏，誰占坎不盈。雲披心屢折，雷屬耳常傾。未説千箱滿，聊欣八極清。幸令鶂貰死，那恤虹仍横。銀竹森猶亞，簷花落更縈。昆陽萬矢盡，滄海幾漚輕。反照霞初散，中秋月已生。一杯相屬處，憂慮洗京京。

以崇正辯示新仲

不羨飛仙術，仍修謗佛書。知音鼓琴後，覆瓿草玄餘。龍象空相蹙，鳶魚祇自如。更煩君印可，底處認吾廬。

酬新仲見和二首

自喜逢端友，初蒙賞異書。不譏吾好辯，更請慎其餘。術業須三代，宗風謝一如。與公俱目擊，紙上亦蘧廬。

蓬蒿翳環堵，左右只圖書。面壁知無累，心齋諒有餘。經綸今賈誼，詞賦昔相如。莫廣《離騷》意，行看直禁廬。

賦向伯共五老小山六言五絶

奇石來公几案，參差仙掌規模。遂欲强名五老，逍遥鵬鷃羌廬。

聞説身依蓮社，坐蒙勑賜薌林。五老與公爲六，何須詩酒棊琴。

問法想應得髓，好奇那復忘疲。此石未同瓦礫，耆年直是兒嬉。

山石詎聞變化，蒼顔能復嬰孩。想見輕葱秀色，正如蘭玉陪堦。

文簡風流未泯，公孫節氣誰班。當與臯夔佐舜，莫尋黄綺商山。

和錢孫叔委心亭二絶

交衢塵務祗相煎，❶回首山林去未緣。安得委心無一事，陪公清話許忘年。

寄傲羲皇以上人，❷古今雖隔意常親。聖時方欲詢黄髮，未許公收致主身。

❶「務」，原作「霧」，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以」，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已」。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奉家君自勝業遷居書堂久雨乍晴道中口占

五峯收卷萬層雲，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極有星天地久，東風無際柳梅均。

謝人惠春陵石山辛酉

何人蹙縮九疑山，疊映公家几硯間。欲識神魚閟凝湛，試看雲氣出孱顏。新蒲已結根千歲，舊蘚猶窺暈一斑。舉餉敢辭歸載重，要將奇絕寄幽閒。

和賈陶二老二首

已愧名邦忝，仍無秀句傳。花光隨處好，草色與愁連。訟少庭常寂，心閒地更偏。先生肯乘興，一醉賞風烟。

節物忽忽度，邊烽幸不傳。名花空雨墮，秀樹已雲連。孤負杯蓮倒，蕭條燭蕊偏。但欣民小泰，凝寢有爐烟。

和邢子友

可憐牒訟汩華年，賴有神交肯惠然。萬石同登高柳外，一尊相屬晚花前。浮雲空解遮人境，止水何曾染世緣。安得小舟銜尾去，風檣激箭不須鞭。

和趙生二首

徧遊南北與西東，欲訪人間國士風。處世甚疏皆笑我，宅心無累獨奇公。詩才

自愧非三上，❶酒聖相從又一中。芍藥待開應且住，莫令清賞轉頭空。

冠月裾雲佩緑霞，百年將此送生涯。愁心別後無詩草，病眼燈前有醉花。落筆擅場聊寫意，背山臨水遂成家。也須南畝多栽秫，休似東陵只種瓜。

遊淡竹岩

岩好城還近，山南路却西。淡交同魯衛，新釀到青齊。桑密家家繭，秧稠處處犂。朱陵更清絶，何必此幽棲。

題賈氏超然堂

超然華榜照新堂，兀爾忘機入醉鄉。城外有山心共遠，壺中無事日偏長。月留粉壁檀欒影，欄俯冰池菡萏香。最愛南窗通北牖，好風時送一襟涼。

又題迎月亭

從來共惜隔年期，剗却東山尚恐遲。欲向塵中先得眼，故應雲表屢揚眉。停杯專待寒光舉，起舞還愁素影移。常與此亭相照耀，更須佳什煥梁榱。

和賈閣老三首

新柳逢秋葉尚陰，晚蓮披露色難禁。

❶「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材」。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坐聽木屑軒犀麈，❶靜對山爐颺水沉。緑酒淺深皆有味，白雲來去本無心。辱公麗藻相留句，且復追隨翰墨林。

來朝杲日破頑陰，❷共指秋成喜不禁。寸碧遥岑供眺望，長空飛鳥自消沉。四時景物千鍾酒，萬古功名一寸心。尚媿先生遊佛海，兩忘軒冕與山林。

西雲十日結重陰，❸葵筵桃笙自不禁。書帙有緣燈耿耿，酒杯無伴雨沉沉。君恩未報空懷禄，民瘼難醫只媿心。爲問野麋何處好，鷺鳴雕檻隔長林。❹

中秋寄賈閣老

香霧沉秋氣，迷雲捲暮天。金篦撩眼浄，玉斧斵冰圓。無復霓裳舞，空歌水調篇。新亭偏得景，一醉豈無緣。

和彦達九日

滿頭黄菊鬭芳妍，人與秋光兩静便。試把杯觴論舊日，未須筋力較明年。詩慚戲馬臺頭客，目斷歸鴻渚上天。更愧白衣能送酒，坐令彭澤意空傳。

和唐壽隆上元五首 壬戌

滿城和氣在春臺，玉漏沉沉鐵鎖開。明月誰知千里共，華燈同照萬人來。市橋

❶「木」，原作「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來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朝來」。
❸「雲」，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山」。
❹「鷺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眷焉」。

漸漲丰容柳，江路猶殘的皪梅。欲與先生拚醉賞，未須歸去隱蒿萊。

二

明月升天鏡上臺，燈如蓮沼萬枝開。恨無立部歌仍舞，空有遊人往更來。續法未能窺佛祖，賡歌聊得繼歐梅。壯心消盡嬉遊興，矧復斑衣悵老萊。

三

名章絡繹走陪臺，得對春風一笑開。樓外未知明月出，袖中疑有夜光來。秀如王子登門竹，味勝曹公止渴梅。已向歌謠挹和氣，預知豐稔變汙萊。

四

山褰雲色暗陽臺，俄復晨曦萬里開。行雨忽隨新夢斷，春風還似故人來。精神總屬陶潛柳，燮理須歸傅説梅。已共此邦同樂歲，更須躬稼辟田萊。

五

幾年踪跡遠中臺，夢想傳柑宴笲開。懶擁牙旗穿市去，縱看玉李墮天來。從教獨照青藜炬，莫使輕吹畫角梅。也有江風浮綵巘，坐令形勢卷東萊。

寄題吴郁養素軒

到處風塵染素衣，蜉蝣掘閲尚何知。似聞掃雪開三徑，可但移梅探一枝。分我高山彈舊曲，乞君明月斲新詩。幾時把酒臨窗檻，借問如何涅不淄。

和次山遊朝陽岩

畫船浮客到岩阿，小閣經年又一過。天遠恍如開翠幕，江春渾似遶青羅。雨晴風日山山麗，花發園林處處多。早喜四郊膏澤徧，❶試從堯壤嗣農歌。

和范元作二首

江北風塵静，江南水竹居。世交論契厚，歲晚莫情疏。斸雪重培菊，臨溪易買魚。瀟湘有舊約，相就不投書。

二

仇虜何須殺，調和乃妙機。又聞堅誓約，不用講攻圍。六月鵬南徙，三春鴈北歸。自知同斥鷃，蓬艾且卑飛。

❶「早」，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九七六三作「最」。

和李子楊題龍源田舍

舊隱今何許，新宮定幾間。紅塵昏北道，青壁睨南山。若擬崧和潁，猶勝蒯與菅。君方二頃得，❶我愛一生閒。蔭石多雲樹，行田有翠灣。客來那更問，門設不須關。世味浮雲薄，顛毛小雪斑。功名當未免，亦念早來還。

又和湘濱卜居

聞道園池各著名，起予歸夢過臨蒸。已開塵外尋山眼，更曲堂中飲水肱。有地且須多種秫，好閒何必苦邀僧。杖藜他日端來去，但恐公朝正與能。

郭偉求鄙文

少時文墨已非工，漸老才情更覺蒙。空有簿書相汩没，了無朋友共磨礲。功名也只浮雲似，富貴還應逝水同。寄語宅心何處所，❷晚春沂上舞雩風。

思歸八絶

天柱峯前又一區，❸已聞松菊漸荒蕪。近來更草歸田賦，敢以無功戀左符。

昨日春風花滿山，回頭秋葉錦斑斑。

❶「君」，原作「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好」。

❸「又」，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有」。

終年竊禄慚憂寄，何事遲留久未還。

壯時嘗有意功名，不覺星星白髮生。眼亦漸花心更短，歸與猶可事農耕。

夜夢俞音出帝闈，朝來江雨已生肥。扁舟載酒吹長笛，未減遼東獨鶴歸。

上聖心唯赤子矜，庶邦可以佐軍興。❶自書政拙催科考，今古舂陵復永陵。

屢督平反獄易空，深慚龍斷貨誰籠。後來倘念全齊寄，應築虛堂致蓋公。

傳家素業祇圖書，永日沉涵樂有餘。方信此心無所著，山林鐘鼎一蘧廬。

晝角聲中欸乃歌，野人應未許雲和。扣舩我欲賡餘唱，更沐西風雨一蓑。

和孫奇父

攬轡丹青久更恬，掛冠高處静尤厭。情田不是年年熟，世味安能種種廉。虎鼠乘時爭用舍，鳶魚適意自飛潛。也應及取仙舟下，同向南山看水簾。

留別唐次山

占君州士負沉痾，❷飽聽溪山欸乃歌。季路漫傳能折獄，陽城元自拙催科。苟逃譴域恩波厚，❸更奉真廷廩粟多。❹珍重老人分手意，論文何日再經過。

❶「可」，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何」。

❷「君」，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居」。

❸「域」，原作「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奉真廷」，原作「喜逢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此詩作於紹興十二年，胡寅辭知永州，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觀，故云。

和次山贈別

牧養惟聞政失中，茇棠深愧召南風。却歸舊隱三家市，回望耆儒一畝宫。蕙帳我今尋怨鶴，蘋洲君復送驚鴻。别懷不得同杯酒，西柄居然挹大東。

留別賈閣老

熙朝侍從老堂堂，和氣如春與物昌。未見峩冠真楚越，思逢傾蓋在瀟湘。❶放懷繾綣情何厚，憂世艱難話更長。果有南山求問意，芷蘭猶冀襲清芳。

和任大夫贈別

未老先衰負疾憂，敢貪榮禄尚爲州。已慚騷客能招隱，更愧疲民欲借留。斤斧且應存夜氣，江湖那得獻辰猷。詩新滿把珠璣重，❷歸艇全勝載石舟。

贈張德餘

平生骯髒孰如君，破屋荒山飯煮芹。不寐耿懷留落月，有時扶杖看浮雲。嚴平推測歸前定，原憲家風飫舊聞。欲挽鮒魚

❶「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忽」。

❷「詩新」，原作「新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無氣力，須知予是故將軍。❶

觀 碁

平地縱横十九條，古今争向此中消。乾坤二策歸皇極，愚智殊途祖帝堯。競勝鮮能思自活，臨機誰肯暫相饒。旁觀有著如當局，敢道今無國手超。

溪旁大楮爲水所浸將蹶有感❷

樹引江流得自滋，不虞波浪齧根基。願言捧土加培植，長蔭行人暍暑時。

斐然集卷三

❶「予」，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吾」。
❷「浸」，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侵」。

斐然集卷四

宋胡寅撰

楊秀才書屋有墨竹一枝爲其添補數葉五絶❶

老榦枯枝傲雪霜，何人寫影向華堂。爲君補綴枝頭葉，坐覺春風細細香。

葉染青雲節抱霜，一枝聊寄墨君堂。故園根撥依然在，會見龍孫脱籜香。

穿壁扶疏稍避霜，❷干霄形勢自堂堂。如何耿介琅玕色，也帶雙鴉寶墨香。

莫驚緑葉襯玄霜，更上幽人白玉堂。爲與蒼官論久要，筆端應借遠烟香。

掃盡鵝溪匹練霜，未知三尺映茅堂。此君不是塵中物，何必區區較色香。

和叔夏歲除

新年節物推排有，舊歲光陰掃蕩無。白髮任教裝鬢換，青春元自與心符。茹芝休慕商山老，舍瑟當睎魯國儒。❸三益況逢天下士，夷途從此得歸愚。

❶「屋」，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皆作「室」。

❷「疏」，原作「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魯」，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楚」。

和叔夏水仙時見於宣卿坐上叔夏折一枝以歸八絶 癸亥

玉質檀心翠羽衣，寒梅開後獨當時。一枝折得將誰贈，想見花容出霧帷。

梅後寧知花便無，不從香草寄相如。爲君表出風流冠，❶只有春蘭僅比渠。

葉是青霞剪作衣，花如静女不争時。豈應更浥薔薇露，撩得窺園不下帷。

灑然仙意指虚無，羅襪凌波定不如。織女未忘銀漢會，空煩濁水映清渠。

蓀橈蘭楫芰荷衣，嫋娜愁予二八時。嫁與湘君捐袂褋，玉搔頭映碧羅帷。❷

海岸仙人絶代無，青楊白日坐如如。❸若從妙色光香覓，須信先生未識渠。

萱草盈堦是緑衣，玉簪陪檻敢同時。更餘濺水無聊賴，都向仙姿罰一帷。❹

爲花求偶豈全無，梅與山礬姊弟如。我已冥心蘼澤觀，何須江水對軒渠。

寄唐堅伯

君詩平昔思如泉，無事尋醫孰使然。禮尚往來思報玖，情深汲引屢抛甎。豈能遽造忘言地，應有沉吟得意聯。待聽鐘聲撼清夜，明朝紙貴萬人傳。

---

❶「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作」。

❷「碧」，原作「白」，據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薜」。

❸「青楊」，原作「清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罰」，原作「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遊元陽觀

矯首元陽觀，峥嶸度十年。忽逢塵外客，因訪洞中仙。横躡脩虵路，低看破衲田。縈紆篁竹嶺，窈窕碧松川。撫石齋壇古，圍棋燒劫遷。諒無翻榼術，安得遠庖烟。擗盡蒼麟脯，彈餘别鶴絃。晴香烘拆蕊，暝色繞歸鞭。太白浮橋上，孤燈炫馬前。黄冠紛雨散，紫蓋杳雲連。鳥爪休爬背，鸞驂漫拍肩。子真隨處隱，何必大羅天。

早梅

何事悲摇落，空林有早春。光輝一笑粲，領署萬花新。看去疑山雪，攀來效席珍。妙香風送遠，❶秀影月傳真。肌冷冰難斵，妝初粉未匀。商量開瘦蕊，剩得占芳辰。

和堅伯梅六題一孤芳二山間三雪中四水邊五月下六雨後每題二絶禁犯本題及風花雪月天粉玉香山水字十二絶

折綿威力漫相侵，根暖怡然獨秀林。萬紫千紅非我對，爲渠無有歲寒心。

間錯浮筠冷更嚴，長松低顧拂蒼髯。清標總是君朋侣，❷桃李相望幾陛廉。

欣逢冷艷破冬温，更待飛霙滌晝昏。

❶「送」，《永樂大典》卷二八〇八作「遞」。

❷「總」，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本」。

剩欲約君移酒處，❶小橋斜過竹邊門。

未開疏蕊著詩催，依約蜂聲欲隱雷。
姑射坐中親綽約，嶺頭空有路縈迴。

六出誰人剪刻成，侵凌飄灑正縱横。
仙姿不賴相黏綴，浣盡浮埃艷更明。

潑落瓊華作雨濛，迷離高樹映寒空。
莫尋雲外瑶臺侶，且對尊前鶴髮翁。

東閣題詩得緒餘，溪頭千樹繞幽居。
來禽青李曾何算，底事猶傳逸少書。

清溪練練影全呈，絕勝斜梢出竹横。
便是霓裳臨曉鏡，搔頭初插未行行。

意態衝寒不自持，桂華相伴亦多時。
未須細覸青春面，且看扶疏寫影宜。

疇昔黄金入漢宫，只今嬌額爲誰容。
嫦娥也覓孤棲伴，併照巫陽十二峯。

若道殘冬不是春，洗妝那得一枝新。
杏園芳灑真顛頷，争似而今斂路塵。

博山湯氣馥籠寒，裛盡啼痕作醉歡。
賞去角巾從小墊，接䍦何惜一生酸。

馬擴作亭湘江之上來求名以飲江名之

疇昔縱横虎豹韜，旆旌悠緬馬蕭蕭。
飽聞國士無雙譽，今見將軍第五橋。
秀句自堪消永日，壯懷仍復在中朝。
樓前拍拍湘江緑，安得從公舉一瓢。

中秋雨

待賞今宵定幾人，豈應於畢遽相親。
坐令華燭風頭捲，却喜枯簷雨脚匀。
拱璧何妨藏韞櫝，湛銅那得蔽遊塵。
明年記取

❶「移」，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攜」。

瞻銀闕，萬里秋光景更新。

憶端子三首

當年夢賚見清伊，勁氣全歸目與眉。青松髫齓已能莊語笑，嬉遊元只在書詩。不及明堂用，黃壤空餘白玉悲。精爽有無何處去，豈能知我痛心時。

不知埋玉已經年，忽值生朝倍黯然。空向夢魂期遠大，謬於方技覓安全。翩翩翰墨留身後，炯炯精神在目前。桂折蘭摧千古恨，淚痕那得到黃泉。兒解《春秋》，首四段文字已成。

不見佳兒正一年，鍾情難遣故依然。久知朝菌同年壽，終惜童烏早棄捐。篋裏詩書迷白日，堂中珠玉墮黃泉。汝翁去此知多少，安得忘懷未死前。

又題草衣岩

攜手童烏三尺强，已知經術勝文章。可憐不見凌雲日，迸灑西風泪幾行。

初冬快晴陪宣卿叔夏遊石頭菴過三生藏窮深極峻遂登上封却下福嚴最愛廓然亭靜憩久之乘輿入後洞置酒雲莊榭徘徊方廣閣山行崎嶇不可以馬雖筍輿傲兀小勞尚勝騎從之煩也既歸山前之翌日復會於堅伯兄小閣同步趙澗看北山餘雪披雲映日翠瑩瓏葱殆難模狀因訪季父廟令歡飲而罷集記所見成十五絶❶

石滑梯山祗自疲，誰云此法妙難思。

❶「步」，原作「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便教元亮荒三徑，也勝楊朱泣兩岐。

衣薪難以大留形，破石空山浪予名。
倘信此心無起滅，一身那得有三生。

仰止春風潑黛山，亦應秋色兩難攀。
祇嫌痼疾烟霞上，且愛陶鎔水石間。

遊梁屐齒破蒼苔，❶深沼笻枝駭蟄雷。
如海亂山争起伏，碧波直欲撼蓬萊。

祝融朝日麗東天，嫋嫋西風紫鴈前。
千玉散青攢叠巘，萬雲流白漲晴川。

大明遺甃已荆生，列宿名橋但板横。
宅險跨危能幾日，空教狐兔飽經行。

寶樓香殿隘空山，都謝茨亭竹石間。
静有客棋真掩映，悄無僧話更清閒。

西嶺回看天柱峯，却行山背蹴蒼龍。
雄奇未有詩章寫，深秀惟將顧盼供。

大林深護棟梁材，蔽日韜風萬壑哀。
不見斧斤尋谷去，只看薪樵出山來。

茂樾初無一鳥鳴，晴曦參錯晝陰清。
楓林霜後未全赤，岩菊冬來方自榮。

大壑谽谺十里寬，雲莊高樹渺雄觀。
西天日墮餘霞絢，南嶂猿啼曉月寒。

誰聞玉磬即過門，漫説金燈不破昏。
等是此身俱物化，云何五百至今存。❷

山北山南久問津，瘦藤芒屩最相親。
況逢日下雲間客，那用驢前馬後人。

湅雨籠山秀木冰，斜陽側鏡遠峯澄。
罷粧羣玉褰雲障，寶髻珠花幾萬層。

鞭笞鸞鳳地行仙，變化鵾鵬背負天。
他日寓言真十九，只今功行已三千。

❶「遊」，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山」。
❷「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胡」。

題叔夏樂谷

君知至樂本難名，何事猶令谷應聲。植杖自鋤園草緑，掛瓢時浥澗泉清。了無歌吹娛賓從，只有詩書養性情。却恐仁人尚蒿目，又須憑酒破愁城。

和叔夏田舍三絶

尚恨山前塵土侵，去耕山後白雲深。下泉不使苞稂秀，夫子寧忘濟物心。

作堨辛勤雨更遲，桔橰誰語漢陰知。不嫌機事侵純白，一日何妨灌百畦。

日望雲霓手揠苗，何時能和快哉謡。不如且種陶公柳，贏得長飢舞細腰。

又和松碧軒三絶

欲此幽居惜未深，❶時搴長秀浣塵襟。❷棟梁自是君材器，鐵石空餘我寸心。

聞説鋤耰手自持，力耕初不願天知。却防有客携壺到，❸杞菊應添一兩畦。

新陂剩水沃良苗，想見當時相杵謡。尚有荒餘須快犢，何須櫑具更懸腰。❹

❶「欲」，原作「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長」，原作「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防有」，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妨訏」，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妨訏」。

❹「櫑」，原作「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和奇父壁間留題

竹杖輕堅野服寬，歲寒應得見蒼官。世情無限殘霜葉，昨日青青今日丹。

冬至前半月赴季父梅花之集與韓蒲向憲唐幹諸人唱和十首

今年共嘆物華遲，春信孤根獨早知。未到書雲十五日，已看綴雪兩三枝。寒香宛是臨風好，冷艷還於照水宜。莫待江頭千樹暗，只今携酒正當時。

天寒袖薄竹光侵，溪轉橋横草閣深。妃子定應來月窟，寧馨誰説是瑶林。顔開玉色春光滿，香動冰姿冷不禁。漫道江南好詩句，只誇紅蠟與黄金。

南人慣識賞來遲，北客相逢勝舊知。何必粉圖争畫樣，更勞錫糝亂粘枝。天饒絶品千花外，人换新粧一笑宜。佳句定非横笛比，温存疏蘂半開時。

不管霜威日夜侵，肯教飛蝶到深深。六花漫爾呈三白，一萼居然映萬林。軟玉香冰空自惱，芳心愁思遣誰禁。市橋江路風流别，枉費千虀買笑金。

追陪强韻思猶遲，❶寄語疏林恐未知。酒半尋香攀近蘂，夜分然燭照高枝。莫愁花浪翻天遠，且看鮫綃剪玉宜。冠冕衆芳歸獨步，固應桃李不同時。

冰圍風戰雪交侵，方是春工屬意深。緑萼已開栽樂谷，❷一枝那得寄薌林。依然

❶「猶」，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尤」。
❷「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聞」。

照水如相媚，粲者巡簷也未禁。香白檀心誰解賦，賴公戛玉更摐金。薌林近書云：「病起方能策杖，探梅樂谷。」昔與薌林爲鄰，故云。

好花不恨好詩遲，國色須蒙國士知。豈比玉奴逢丑座，❶空將鷺羽鬬瓊枝。旁無綽約天仙對，中有甘酸鼎味宜。聞說北枝開亦徧，一尊相屬定何時。

愛花從使二毛侵，嘆賞孤高與靚深。調護臘前珠結蘂，蕩摇年後玉成林。莫教三弄飄飄落，剩把千篇得得禁。姑射肌膚最温潤，夜眠無用辟寒金。

的皪凝情開自遲，風亭微馥許君知。直須藉草傾松葉，絶勝登樓唱竹枝。韓壽香囊難取似，何郎粉面且隨宜。豈知萬顆垂黄實，擢秀前村夜雪時。

不辭開後苦寒侵，爲與騷人托契深。可但風光回歲律，更分華色掞儒林。欲歌白雪詞難和，試挽幽香力尚禁。等是美名無玷染，臘梅何事色如金。

和彦達至日木冰

千林木稼苦低垂，惟有長松不受欺。蘭雪方懷蕭慤句，河冰還讀鮑昭詩。卧聞寫竹驚殘夢，戲折寒枝調小兒。寄語達官不須怕，勉旃戈甲渡淮師。隋蕭慤《冬至應詔詩》曰：「除雪出蘭栽。」鮑昭《至日木冰詩》曰：「長河結闌干，層冰如玉岸。」

❶ 「豈比玉奴逢丑座」，原作「漫比玉容歌璧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寧鄉有感與仁仲彥達同行

太和薰宇宙，王旅不親征。鴈北同吾弟，❶鶯遷得友生。正便春入望，莫厭雨稽程。何限山花發，遥看爲擬名。

過益陽

僑寄家連楚，歸遊嶽背衡。❷川原漸舊國，鮭菜愜平生。淮海風雖定，❸江湖浪豈平。春融一杯酒，下馬且同傾。

和仁仲過湞江

爲山未暇往，石磴上雲端。初識清修路，遥憐菡萏寒。野寬耕僅有，民殄政猶殘。總使林泉穩，那能寢飯安。小廬山一名芙蓉，寺曰清修。

遇雨晚宿和彥達

天以春歸野，雲將雨暗山。三人行甚樂，五字句何艱。❹每喜詩償債，還須酒破顔。禽聲接芳樹，和氣亦闗闗。

❶「吾」，原作「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嶽」，原作「鶴」，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雖」，原作「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難」。

出益陽和仁仲

兀夢三山馬，投鞭四壁家。暮天雲潑墨，春樹雪添花。遊宦初無補，歸休漸有涯。渺然江海興，篷笠釣烟沙。

夜大風雪次日快晴

造物非難料，寒温本一家。衝風來雨雪，暖日放鶯花。行矣春方嫩，悠哉興未涯。蘆蒿媚烟渚，荻筍破江沙。

過鼎澧

沅澧春風拂馬鞭，客愁何事四無邊。於今榛棘三州地，自昔坻京百姓天。安得鳴雞連比屋，空餘歸鴈落平川。一觴莫酹懷沙魄，且對桃紅李白傳。

和仁仲過五溪

沅水千年非舊波，英風元自振關河。本懷國士知心早，豈念榿函挾恨多。龜固有神寧豫罔，鴻雖高舉畏虞羅。椒蘭從古能如此，何有沉湘作《九歌》。❶

和彦達至公安

未識南陽有卧龍，阿瞞先已畏南風。如何赤壁分三國，不向神州決兩雄。營峽晚圖千慮失，截江初意一丸封。蒼茫漢日

❶「有」，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用」。

西南落，莫道無由却復中。

和仁仲至荆門

虞帝當年闢四門，三苗那更蠢迷昏。不願茫茫舊楚祇芳草，處處朱樓空斷垣。耦耕招素隱，要看良耜接深村。韓公守戒誰能用，虎豹難憑折柳樊。

清明風雪小酌莊舍示黎才翁

月厭梨花墜，風扶柳絮新。故園寒食路，回首踏青人。萬竅方號籟，千山忽湧銀。擁衾聽窈眇，舉盞寄經綸。浩蕩寰中意，逍遥物外身。賡歌咸當律，謔浪亦淘真。又理沙邊棹，將浮雪後春。蘭亭非達者，空嘆迹成陳。

拜大父中大塋和彦達

仙翁真氣與神遊，宰樹參天也不樛。悵念青春家塾日，共聞規訓有源流。

和彦達過先公舊居有感

論文斆學兩髫年，訪舊同來雪上巔。我步鯉庭心欲折，公登龍坂足何緣。後凋尚喜無雙士，不韡真慚大少連。桂楫又浮湘水去，家山回首共悽然。

和玉泉達老餉筍

籜龍孤介亦駢闐，不比花嫣與柳眠。雪裏頓超千佛地，風來應上四禪天。飽參

玉版頭頭是，秀出薌林箇箇圓。知我遠庖薇蕨少，倒籠登俎共便娟。

留别王元治師中譚純益三首

兒釣童遊幾夢思，春風千里恨歸遲。君今舊隱治三徑，我尚他州寄一枝。載酒猶慚來問字，對花深欲共論詩。不堪又聽陽關曲，想見酴醿噴雪時。

幸不當官也去思，春江風日正舒遲。三爵少留畫鷁呼桃葉，捲盡紅螺看柘枝。三爵勸酬三益友，四并除掃《四愁詩》。渭城景色朝朝是，不用丹青李伯時。

欲步夷途盍近思，行尋捷徑却成遲。大弨不必穿楊葉，古樂何曾唱竹枝。須信孔門無用賦，也知高叟漫爲詩。功名易立書難讀，努力當乘少壯時。

酬師中見和

亂定誰人不土思，如何鄉井尚陵遲。莫嗟釣艇重湖隔，終待書堂一木枝。彼美獨高《鸜鵒賦》，孔懷均契《鶺鴒詩》。願君再起臨流閣，約我花汀柳岸時。兵火後，惟我二家兄弟無故，而師中近日聲律甚工。

酬任正叔見和

莫嗤文子動三思，我亦今來去魯遲。老草荷鋤開菊徑，❶殷勤持酒傳花枝。❷韋

❶「老」，原作「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按「老草」爲唐宋時口語詞，後寫作「潦草」。

❷「傳」，原作「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編舊服精三《易》，絳帳新開講四《詩》。把釣不須嗟歲久，大魚端有上鈎時。

岳陽樓雜詠十二絶

沅澧資湘此並行，漲流洄薄又東傾。
西南或與天爲際，《禹貢》如何不記名。

朱樓深穩可憑欄，萬頃波光一目間。
不見驚鴻偏鳳髻，空餘天鑑寫雲鬟。

黄帝鈞天曲未終，至今烟浪舞魚龍。
臨風更欲吹長笛，摇蕩波心碧玉峯。

祖龍遊豫亦荒哉，風折雲颿促駕迴。
一怒赭山何所損，依然蒼翠似蓬萊。

虜馬超江又飲湖，❶湖中今有卧龍無。
青虵袖手將何用，漫説飛仙膽氣粗。

汨潭桂酒奠三閭，尚想夷猶泛五瀦。
進退存亡皆有義，懷沙處死是何如。

玄德驍雄世所知，蛟龍寧肯在汙池。
館于貳室謀何陋，借與全荆意自奇。

風烈言言滕子京，豈於荒怪未全明。
尼姑狡獪遥相幻，雷電那知有姓名。

有時風浪戰城西，何啻漁陽萬鼓鼙。
狎水蚩蚩忘墊溺，誰人能續偃虹堤。

大手文章浪得名，佐王功業亦何成。
獨餘不證元忠事，努力還因宋廣平。

李杜詞源廣更深，數篇春漲渺雲岑。
争如一首修樓記，妙寫仁人出處心。

范公才具濟川舟，翰墨居然第一流。
每向遺文窺遠意，願言憂樂繼前修。

---

❶「虜」，原作「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改。

泝江濡滯

何處難忘酒，舟行不進時。漫流迷繂道，數日誚篙師。近樹久猶見，遠山都未移。此時無一盞，吾意亦紓遲。

和仁仲舟中三絶

異代紛争戰伐多，樓船羸負倚蒼波。如今天險如平地，讎虜深謀只用和。❶

支川千百欲歸東，不得江湖不會同。可但中流能擊楫，也知高浪要乘風。

湘君誰識是皇英，占得君山冷淡青。月滿湖平相照處，姮娥應得見娉婷。

歸次湘西元作以詩見迎和之

十載重湖閲使星，坐令疲瘵灑然醒。從來駿足輕千里，豈但詞源蕩四溟。笑我林間投倦翼，辱公江上訪歸舲。南山幸有爲鄰約，何日來分一半青。

賦永寧嚴老幻菴

物理初無妄，云何以幻觀。得非心有礙，坐使肉生瘢。日月當天久，山河著地安。波斯不別寶，學道古來難。

❶「讎虜」，原作「敵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改。

題浄明觀用舊韻簡黎才翁

得酒相逢笑絶纓，而今雙鬢不全青。蓬萊尚説三回淺，❶何況方平與蔡經。

示詩僧了信

伊誰遣了著袈裟，❷幸自同源又一家。尚喜深山閟珍璞，曾看枯枿粲奇葩。空言組繡真無用，實際津途亦易差。衣敝履穿頭欲雪，定於何處作生涯。

春雪 甲子

北客南來十五春，今年春雪妙洪鈞。梅花著子無堪比，柳絮藏條未有因。何限萌芽煩蹙縮，幾多峯嶺倦顰伸。紅桃頳面還添粉，翠竹垂頭詎辱身。争似松枝擎蒨絢，恰如桂魄浄埃塵。無人敢琢非牢玉，有客曾歌是爛銀。一夜東風吹地匝，四簷甘雨落堦勻。天公變化誰能測，坐看郊原景物新。

謝諸友見和

飛霙三日太欺春，撲地鵝毛積萬鈞。沙上幾人迷去迹，風前何處問來因。諒非天造夸工巧，當是神機有屈伸。松竹未應寒改操，龍虵有喜蟄存身。❸緑窗朱户偏饒

❶「回」，原作「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了」，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子」。
❸「有」，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猶」。

色，瓊樹瑶林不染塵。笑粲争妍人似玉，狂歌先醉髮如銀。方看衣袂天花集，俄見庭除木屑勻。多謝衆詩相映發，筆端六出更尖新。

和李生九日二首

節物休驚木葉催，相逢佳節興悠哉。烏帽尊如北海聊同醉，菊傍東籬也自開。烏帽任教吹脱落，紫萸仍得看徘徊。諸君合有登高賦，爲繼當年戲馬臺。

騷客悲秋心易催，主人醪醴正時哉。登高何必仙家術，酬節聊憑笑口開。鳳嶺勝遊詩自好，龍山高宴首空回。獨餘眇莽梁園念，想見黃花滿吹臺。

過明田寺會楊李二生於碧玉三首

已宅連延紫蓋椒，尋山依舊不辭遥。借床未暇桑三宿，解飯還須水一瓢。風外野雲俱淡蕩，雨餘秋氣亦蕭條。故人適有登高約，又拄枯藤過野橋。

騷人空自怨蘭椒，更遣招辭歎遠遥。争似夷齊飽薇蕨，每同嵇阮醉觚瓢。清歌窈眇成珠貫，仙步虚徐按玉條。最憶向來携手處，雲平溪樹水平橋。

漿酒香浮桂與椒，此間誰惜馬蹄遥。愛君淵壑沉吟樹，笑我江湖濩落瓢。前日好風猶泛座，只今零露已盈條。東山妓女誠何算，頗羨周郎得小橋。❶ 楊携後房侑酒，李

❶「橋」，文津閣本作「喬」。

方再醮而深鄙之。

和叔夏視穫三首

閒客何如樂聖時，欣聞威鳳再鳴岐。日錯且將詩筆耕堯壤，寧記書囊集漢帷。殷勤雲將碎金歸野菊，風欺危緑戰棠梨。豐年問，無奈鴻蒙謝不知。

莫嗤公子務農時，后稷生民亦嶷岐。稻割黃金鐮似月，汗揮白雨袂連帷。願趨座上雞和黍，未種胸中棗與梨。此樂若嫌兒輩覺，後知何以賴先知。

天賜豐年豈不時，閔公荒度俶徂岐。經丘烈日能焦扇，獨夜秋風已泛帷。❶豈愧石兄推竹弟，聊斟杜酒破張梨。過門若有樊遲問，老子於中正遍知。

和叔夏遊雙峰二首

有佛留深境，無僧闡大音。殷勤五字句，搖蕩衆香林。自適登臨興，誰窺隱顯心。從來多暇日，悔不早追尋。

二

山擁交加翠，風傳瑣碎音。想聞尊有酒，待得月穿林。真樂難陪席，蕪詞漫寫心。要須專一壑，散策每相尋。

❶「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淒」。

阻雪慈雲有懷叔夏

常恨山陽少，籃輿故出郊。玄冥方北騖，屏翳又南交。勁氣將凝海，寒威便折膠。白雲揉盡碎，黑壤勢全包。著袂成花唾，沉波異雨泡。萬方齊穢潔，一潤浹肥磽。比色羞鉛粉，量多誚斗筲。禱神休奠璧，謝佛寢鳴鐃。獨鶴驚羣舞，晨雞誤曉嘐。峯巒蒙似禿，溝隴劃如抓。巧謝鹽相比，甘宜蜜共抄。戾天鳶凍跕，嘯壑虎飢虓。薏苡連車載，珊瑚列樹敲。鮫綃從剪製，火布任焚炮。野漫鱗鱗磧，林攢翯翯巢。頗思馳駿足，快意舍鳴髇。及遠翻銀鴈，搜潛動玉蛟。出畋瞻翠被，入賀聽紅鞘。瑤席瑚玗器，珠盤璪瑮肴。一時簪珥蘂，相與藉瓊茅。莫計消并積，聊平凸與凹。可憐詩繫帶，更有火烘骹。斷手超三界，堅冰上六爻。飛霙終見晛，素饌闕盈庖。疊巘方名假，團毬未忍拋。要看朝日杲，思踏泮泥淆。❶對飲宜空榼，離羣奈繫匏。似聞梅雪在，猶冀挽香梢。

雪中寄黎才翁

寒日已無暉，饕風更擅威。暝山雷虺虺，陰壑雨霏霏。酒綠思同酌，爐紅憶共圍。不辭泥徑遠，要看雪花飛。天與人情契，春從草樹歸。幻成銀世界，偷取日光輝。安得千金舞，來翻六出衣。南枝香破玉，別有好芳菲。

❶「踏」，原作「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和奇父叔夏雪五首

不須十日照胥敖，且要仙花麗隰皋。集霰果然歸望望，同雲因得蔽高高。輝山玉璞韜虹氣，亂眼烟霄隘羽毛。欲叩小齋拚醉賞，最憐纖玉勸持醪。

誰能逐獸搏于敖，敏捷詩才笑魯皋。桂魄梅花俱自好，❶海山銀闕兩相高。回風最愛翻雙袖，潤物全勝拔一毛。打底和成真少味，空慚清酎映甜醪。

懶把冬雷問告敖，休將玉雪試方皋。但驚梁苑風流在，難繼陽春格調高。宮女妝梅皆妬色，仙山花石總泠毛。❷自慚涸思無多子，糟粕何由更取醪。

乍霽初離房與敖，又看雲氣壓神皋。崑岡屢得因心友，東郭真慚舉趾高。最愛謝兒方柳絮，可憐漢使齧氊毛。水晶鹽是何人得，拜賜曾同御縹醪。

善遊不必慕閻敖，避雨休尋夏后皋。共喜九天羲馭整，要登千仞祝融高。交情自分居龍尾，酒算何妨劇蝟毛。聞道雷池尚殘雪，且携茗盌罷壺醪。

和奇父竹齋小池及遊春五絶 乙丑

虛齋要使暑天寒，移得扶疏愜静觀。不但好風生殿角，已應春笋鬭春闌。

緑竹叢邊築小塘，❸泉來何處已洸洸。未涵北户星辰影，斗覺南風藻荇香。

❶「魄」，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白」。
❷「泠」，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憐」。
❸「築」，明抄本誤作「斲」，經鉏堂本作「斸」。

不瞻犀柄動經旬，忽報巾車獨輾春。
曾作天津歌酒伴，此間誰是識花人。

春事已驚飛柳絮，香醪何日釀松脂。
要平萬點風前恨，莫遣千鍾醒後知。

東風不放兩般春，只繫胸懷故與新。
爲問漆園蝴蝶夢，何如沂水舞雩人。

和叔夏十絶一宿雲峯寺二到韓公莊三飯草衣岩四泊東禪剎五六七八遊碧玉泉九訪楊秀才十叔夏思歸

醉騎生馬却扶輿，雪灑春衫二月初。
行樂偶從山寺始，他年重到未成虚。

久聞人境寄陶廬，深約同遊駕小車。
文舉舊傳樽有酒，馮驩寧歎食無魚。

前僧已著草茅培，後死猶來瘞骨灰。
一醉劇談非爲爾，自澆胸次有崔巍。❶

馬飢人困日西昏，無限歸鴉已著村。
記取東禪風雨夕，卧無床薦闔無門。

不惜衝泥步步前，爲聞幽處有明川。
峯回路轉酬勞客，一派琉璃春正妍。

跨溪臨岸各清真，上客來臨景更新。
幽樹好花脩竹色，相鮮浮動鏡中春。

種竹何時匝兩垠，只今疏翠已情親。
會看染合全溪影，照映來遊碧落身。

詎浪瀾翻間詆訶，絶勝歌貫舞婆娑。
解頤爲聽談詩妙，脱腕空傳草檄多。

莫笑田翁不任真，好賢留客意殊親。
海棠半拆山丹重，京洛何曾遠客身。

重按東皐豈是歸，❷曾聞歸思勇如飛。

❶「巍」，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嵬」。
❷「是」，原作「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只因昨夜沉香帳，蟣虱貪緣金縷衣。

赴宣卿牡丹之集和奇父二首

勝業看花暖正繁，玉仙洪福且休論。初筵愛客尊俱盡，落筆成詩水共翻。京洛追遊真似夢，風光流轉絶無言。武林亦有西池否，安得姚黄奉至尊。

移得仙丹手自封，護花雲結秀陰濃。未嫌芍藥争時發，却有酴醿作酒供。❶喜見典型開朶朶，寧須緋紫討重重。定知禾黍勝桃李，何似犁牛問老農。

和子楊雲峯留題

夙有水雲趣，倦遊塵土間。衡山爲誰秀，❷几案我江山。

題能仁竹軒竹皆猫頭也

負崖臨壑幾千竿，掩映虚堂繞曲欄。森矗翠幢參玉槊，毰毸緑鳳戲青鸞。三冬已見龍孫起，六月猶便虎嘯寒。置酒會歌貍首節，要令鼠子不相干。

和彦達

扶藤有興即東西，不用花驄向月啼。閒看浮雲倚危嶠，静臨流水瞰寒溪。過頻幸樂雞豚社，歸暮何憂虎豹蹊。肯似世塵名利客，班荆折柳悵分携。

❶「作」，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害」。

❷「衡」，原作「衝」，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上封登高

今朝的的是重陽，獨步崔嵬覓醉鄉。❶飽日山楓千樹赤，絢秋岩菊一枝黄。幽禪出應耶城供，倦客來迎宴寢香。閒讀舊題嗟歲月，功名回首鬢毛蒼。

題石頭菴

剥落烟雲秋晚晴，身心無累此閒行。正聽萬壑松風滿，忽見西南新月生。❷

送薑醬與能仁西堂印老能仁韋宙讀書之地❸

韋公挾策漫荆榛，牧子亡羊也未真。百叠亂山秋思杳，半岩脩竹歲寒親。不須招手遊蓮社，且可冥心舍筏津。山芋畦蔬正味好，❹餉君薑醯助芳辛。

和唐堅伯留題莊舍

無端世故若連環，獨未忘懷畎畝間。不問落花隨水遠，最憐脩竹伴人閒。非求垣屋須窮僻，自愛巾車得往還。已諭耕奴多蓺秫，免教華髮變朱顏。

卧看月落半瑶環，起唤清風紫翠間。

❶「嵬」，原作「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忽」，原作「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薑醬」，原作「姜醫」，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改。

❹「味」，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肥」。

玩意詩書千古樂，放懷天地一身閒。幾多倦鳥歸何晚，無限浮雲去未還。不向此中真得趣，❶更論盤谷與商顏。

和趙用明梅

浄几寒窗日，翛然萬慮忘。詩筒忽到手，花信已催粧。茅舍斜斜彴，冰溪短短牆。仙膚下姑射，嬌額映昭陽。崔竹翻新畫，❷龍涎出古香。有金攢蘂細，無緑認條長。慰薦騷人寂，挑撩酒態狂。雪遊空泛剡，蘭佩枉沉湘。隔屋吹生麝，盈枝縱夜光。❸詎能煩驛使，聊自占年芳。渡盡鴻飛影，迎開柳帶黃。繁華收拾後，結子又先嘗。

再次前韻

經年與花別，花意不相忘。綽約素情在，掃除時世粧。楚人輕剪伐，北客護垣牆。半樹竹亭亞，幾株溪水陽。可模非絶代，難學是生香。當結珠宮伴，休吹玉笛長。賞心甘爛醉，被惱漫顛狂。正當映喬岳，未應浮碧湘。松筠共瀟灑，雪月佐輝光。自保孤根暖，寧隨百草芳。遠天方絢白，細雨便垂黃。佳實收功地，君羹必可嘗。

---

❶「真得」，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得真」。
❷「竹」，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白」。
❸「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綴」。

用明有携酒賞梅之約久而未至復和以督之

美酒名花並，無情即易忘。小槽應注瀑，❶大樹欲殘粧。雖則通達道，❷其如隔繚牆。寄人慚大庾，求伴媿高陽。好傍枝間醉，時聞醆面香。已勤賡唱久，未覩肆筵長。月下疏疏映，風餘片片狂。可憐花似雪，那得酒如湘。夢作瑶林去，斟浮玉斝光。八仙當避席，百卉定羞芳。莫待松醪碧，休尋蜜萼黄。風流貴公子，火急儆原嘗。

和用明梅十三絶

的皪輕臨宋玉牆，世間顔色盡凡粧。
病夫欲作天花觀，無奈時時得暗香。

若道南枝春信微，如何開向雪飛時。
却堪謝女因風句，休詠楊家膩肉肥。

寧須較短復論長，拖白施朱亦兩忘。❸
有羨廣平能草賦，病來無緒不成章。

雲消天氣一番新，水際逢春淑且真。
未信長安多麗者，定知空谷有佳人。

緑萼全勝紅萼好，新枝争亞舊枝長。
賞心未減春風蝶，傍蘂穿花栩栩狂。

半開何惜恣追遊，最怕風飄萬點愁。
倘是仙山有真籍，待憑方士更遲留。

要寫横斜臨水枝，應從淡墨見依稀。
畫師未必傳天巧，争似西廂月影微。

玉管吹殘滿地霜，去年遺恨不能忘。

❶「小槽應注瀑」，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短簷應挂瀑」。
❷「達」，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逵」。
❸「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施」。

還來月下呈疏影，先向風前試晚粧。

寒梅應不是甘棠，我輩爲詩豈面牆。便對雪霜矜節操，未妨雲雨下巫陽。

漫説瓊花淮海陽，要知蘭蕙不能香。人間草木如相對，寧遣詩仙引興長。

醉把天葩嚼蘂香，❶筆端翻水趁詩狂。結成却薦和羹鼎，妙手先從錡釜湘。

公子曾遊翰墨場，詩成寒律帶春光。杯中竹葉悠悠夢，句裏梅花字字芳。

指數春回驅歲寒，催令花落鼻先酸。要須晴昊開芳草，亂插繁華足意看。

和趙廟欲携尊賞殘梅二絶❷

爲惜紛紛作雪飛，忍看桃李便芳菲。小瓶留得春風面，尚可携壺一醉歸。

離離疏蘂抱寒條，開晚渾疑雪未消。風雨助君慳且澁，吹將詩句淡相撩。

出門偶成

飯已柴扉手自開，杖藜三徑久徘徊。忽驚無雨溪流漲，遥認他山雪浪來。葉暗青雲環舍竹，樹團香玉繞池梅。春光已近宜行樂，未怕年華冉冉催。

寄奇父

似聞北舍與南鄰，各向西疇答問津。獨使丈人留闃寂，更無佳客奉光塵。思公

❶「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挽」。

❷「尊」，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皆作「酒」，存素堂本、文津閣本誤作「車」。

待泛山陰雪，破悶須携麯米春。往行前言未多識，古來元重老成人。

携酒訪奇父小酌竹齋以詩來謝次其韻

優游林麓避塵沙，杖策巾横一幅紗。却老自燒金鼎藥，醒心時進玉川茶。鈎窗愛日頻遷坐，❶蔭竹流泉屢滿窪。當記此歡同醉處，❷歈歌折柳舞傳巴。❸

和奇父再寄末韻奇父易用❹

酒影何曾有畫蛇，❺燈光不必罩紅紗。幸能真率時添菜，未憶柔纖笑捧茶。世路風波常起伏，醉鄉田地絶隆窪。愛公詩句如清瑟，自比流魚感瓠巴。

碧泉芍藥四首 丙寅

暈紫層紅各自花，翠莖稠葉整還斜。❻有情豈必含春泪，自是殷勤管歲華。

林影溪光風力微，黄鸝隔葉囀還飛。從教萬點飄浮去，賴有庭花願不違。

春事紛綸去，槐陰甓積來。此花方靚

❶「鈎」，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二五四〇作「釣」。

❷「當」，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作「常」。

❸「巴」，《永樂大典》作「芭」。

❹「末」，原作「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二五四〇改。

❺「曾」，原作「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❻「莖」，原作「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麗，待我正徘徊。墮砌晨霞爛，凌波錦帳開。有懷能賦客，把酒獨登臺。

樂水頻頻到，尋花特特來。餘春初自媚，清賞未能回。雨褭仙苞重，❶風扶秀臉開。寶刀移造化，單葉變樓臺。

三月晦和唐人韻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寐未到五更猶是春❷

一氣沖融轉大鈞，四時舒卷見全身。若云春向晨鐘斷，須信詩人未識春。

和堅伯碧泉留題

欲濯冠纓塵垢侵，梁亭橫占一源深。碧紗演漾蒼魚色，黛白因依翠木陰。❸疏沼

豈惟三鳳飲，買山初聽一龍吟。請君莫惜來遊屢，耆舊風流尚可尋。

和毛生瑞香

久雨妨園涉，奇芬待客吹。今朝搴翠幄，晴日麗繁枝。一一花相簇，翩翩蝶未知。薰籠蒙紫錦，香過每輕披。

贈劉仲固

恭惟事契逾三紀，一醉昇州十八年。回念壯遊多契濶，欣逢情話重留連。珠庭

❶「褭」，原作「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詩」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唐人」二字。
❸「白」，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石」。

骨相封侯在，金奏詩章落筆傳。預恐西風送離袂，莫孤南阜好林泉。

謝彥脩攜具見過

識字深慚揚子雲，載醪何以塞殷勤。山騰海浪兼天碧，雨薦秋聲映燭聞。秘藏未能窺佛界，劇談聊足張吾軍。浮蛆玉色人間少，判却陶然引十分。

和彥沖晚飲

北澗霜翻浪，南山翠作堆。❶早酣隨夢斷，晚酌傍池開。莫放清歡闋，❷從教急管催。精深與雄健，剩欲見天才。

和彥沖長汀鋪留題❸

瘦馬鞭猶懶，長亭室正虛。五言留敗壁，一飯飽新蔬。閱世但如許，浮生寧願餘。茅簷與藻棁，等觀是蘧廬。

和彥沖雲際院留題

久聞幽寺渺雲間，且向新詩見一斑。不羨寶華承白足，最憐澄水漾秋山。飛車要度重重嶺，繫艇還思淺淺灣。彈指大千

❶「作」，原作「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闋」，原作「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沖」，原作「仲」，據上下文及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六改。

何遠近，却將遊想付無還。

和彥沖茉莉二首

易刻無瑕玉，難勻不汗籹。有誰同素絢，無物比生香。寶曆三年笑，冰肌六月涼。晼蘭何足佩，懷瑾枉沉湘。

二

謫墮天仙子，生憎袨服籹。華雲油潑碧，花雪麝開香。晒喜金鴉熱，洗宜玉井涼。芳根如可乞，携取詫娥湘。

和彥沖新涼

河朔時堪擬，溟南意懶圖。相羊逢勝地，❶瀟灑似精廬。暝翠千山合，芳紅一雨濡。跳金魚亦樂，爍石暑全無。昨夢睽神女，沉痾問鬼臾。❷無輪生四角，有憤反三隅。方羨溪塘滿，俄趨岸柳疏。共欣甘入稻，仍喜脆歸蔬。歌舞還縈座，盤肴不趁虛。放言庸喋喋，引醑願徐徐。有客敦農圃，多憂出賦租。但教魚菽具，何必困倉餘。來卷千鍾盡，歸乘萬竅呼。御風非數數，愛酒亦如如。

小飲武夷道士吳之奇竹坡兼示章副觀

福地今身到，玄天舊迹非。溪聲寧有

❶「相羊」，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襄羊」。
❷「鬼臾」，存素堂本、文津閣本作「臾區」。

謂，山意了無機。儼立千雲纛，同來二羽衣。酒新良可飲，棋妙不須圍。

遊武夷贈劉生

六曲晞真館，千松奪秀亭。回橈失相值，載酒約重經。小雨裝圖畫，紅塵隔杳冥。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聆。

十二月二十一日見雪於籍溪

何事圍爐一笑譁，[1]窮冬纔許見端花。[2]細論剪刻誰能解，欲鬬輕明豈易加。且共落梅紛沼鑑，未須融玉掛簷牙。知君素有陽春句，可但梁園著賦夸。

謝道醇見和

畏佳于喁處處譁，先春吹出萬林花。要看臘瑞三番白，寧許霜威十倍加。瓦隴未平俄淅瀝，冰池難合漫槎牙。莫嫌吾土山川暖，[3]蜀客相逢尚可夸。

二十七日立春夜雪高下盡白閩中所謂大雪也

曉來兒女共諠譁，喜見東風颺水花。

[1]「圍」，原作「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2]「端」，原作「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3]「莫」，原作「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鶴羽賜衣方一襲，山巔冠玉已三加。❶高眠有客關蓬户，低唱無人拍翠牙。白帝出遊應最樂，月旌蜺旆正豪夸。

二十八日快晴

陰機誰使弄譁譁，摽彼無梅漫有花。銀海夜潮猶未落，火輪朝馭早相加。應慚餘潤歸麰麥，未怯隆寒戰齒牙。莫笑鬢毛輕點綴，龍鍾姦黠兩矜夸。

讀禮至五十始衰有感示彦沖

虚齋永晝玩陳編，千古昭昭尚有傳。昨夢飽經全盛日，此生俄歎始衰年。不須把鏡删鬚雪，且願疏封拓酒泉。咫尺劉郎住仙境，桃溪應許刺魚船。

和仲固

多謝春風吹雨晴，出遨今日計初程。去隨碧澗灕褷上，歸與閒雲澹淹行。順理以觀皆有趣，會心之樂最難名。山間桃柳寧知此，斂笑舒顰亦自情。

春日幽居示仲固彦沖十絶丁卯

映空微雨不成絲，約勒桃花欲動時。争奈東風有情思，曉紅輕笑竹邊枝。

碧沙承水漾嬌春，弱柳縈烟作淺顰。正好追尋沂上侶，未須攀贈灞橋人。

❶「山」，原作「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殘梅昨日尚盈盈，一夜溪橋風雨聲。不是微酸注香蒂，箇中幽恨即難平。

人日春愁連上元，薄寒吹雨罩花村。傳柑説道昇平復，夢斷鼇燈放五門。

微茫烟溆見人家，四合青山雨遍遮。畫出江鄉二三月，河豚安得配蘆芽。

花事先從桃李來，海棠紅杏即相催。化工節度重重好，護得山丹最後開。

紅含宿雨兩三枝，浄插銅瓶挹注之。❶不是靈芸初一見，也非迷路武陵時。

晚菘争上碧瑶簪，芥也芳心苦復甘。未見菜頭論白黑，何人携鉢肯同參。

菊本離離趁雨栽，杞根成壠更深培。詩人自古無供給，倘有敲門載酒來。

染溪曾是竹千竿，歲久生鱗化碧灘。賴有龍孫振根撥，且須深蟄捍濤瀾。

斐然集卷四

❶「挹」，原作「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存素堂本、文津閣本改。

斐然集卷五

和仲固春日村居即事十二絶

宋胡寅撰

臨流負巘百年居，手植松楠合抱株。傳寫春光入詩句，味之如對輞川圖。

有興相尋即扣門，不須招致簡書繁。試從大雅歌鶯谷，未羡詞人侈兔園。

欲駐長春學道家，如何白雪是黄芽。聊憑高士五株柳，爲問仙人三朶花。

舊花一一斬新春，慰薦經行自在身。且使緩開常照眼，莫教輕墮恐傷神。

西園聞道徑封苔，落落髯仙去不回。安石中年離索意，吾徒笑口且頻開。

春半曾無決定晴，今朝初上九天明。檻花莞爾窺人意，林鳥嚶然求友聲。

陶公春日事西疇，不是同羣沮溺流。君亦荷鋤貪雨足，誰知幽意在滄洲。

仙居何異武陵溪，泛出殘紅春水肥。擬欲泝流兼載酒，應容艇子傍苔磯。

籜龍本是飛天物，養鱉宜充照席珍。一飯午窗春睡起，羲皇而上更何人。

栽培君子要添丁，護惜龍兒出錦⿰衤朋。❶莫學當年饞太守，直須脱粟伴藜羹。

正眼如君了了明，未嘗沉醉本來醒。自將《周易》規兒輩，白馬空傳一藏經。

似聞寂寂帶經鋤，老圃何知莫問渠。

❶「⿰衤朋」，原作「棚」，據文津閣本改。

況是漢陰機事息，豈憂芳草翳嘉蔬。

題翁道人竹軒

寄語東陽翁道人，開軒種竹意何親。❶經春又看龍孫上，晚歲寧憂鳳食貧。風月肯來聊競爽，塵囂不到獨相親。❷何時柱杖敲門去，若比王猷懶更真。

題斯行厚親庵世祀閣二首

軒冕身猶寄，金貲意不存。永懷三釜樂，當把一經繙。❸静室依松栢，❹清規遺子孫。里仁如長者，真使薄夫敦。

不用登臨趣，憑高心重催。龐公勤上冢，東晳更循陔。羊棗終身慕，莪蒿鞠子哀。年年拜寒食，豈但數雲來。

贈李子揚

洛社看花各妙年，那知關塞起狼烟。舊遊只有山川在，佳政時聞嶺嶠傳。對酒鮮歡吾老矣，登高能賦子依然。不忘雞黍平生約，更泛瀟湘下水船。

和彥達落梅戊辰

爲問東風有底忙，吹成疏雪洒林塘。應知剩馥歸香骨，誰拾殘英試粉粧。安得反魂三折臂，漫披能賦九迴腸。枝間賴有

❶「親」，文津閣本作「新」。
❷「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新」。
❸「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常」。
❹「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净」。

青青子，不遣行人折過牆。

簡奇父

累旬不見孫夫子，聞學神農閟户眠。藥物諒能收近效，精神應復類癯仙。欲趨丈室求高論，恐費華池溉下田。指日春風動花柳，也須乘興慕斜川。

從趙廟求菖蒲

欲從蒲澗問安期，仙事茫茫不可知。何許寸根仍概節，解教霜鬢却青絲。風流公子茝蘭伴，憔悴騷人香草詩。乞取蕭疏映窗几，蒼然常揖歲寒姿。

和趙滎州

兵戎暌隔幾春秋，又向南州話北州。一飯識君塵外趣，三川回首夢中游。可堪麗藻相華寵，自斷沉疴合罷休。安得卜鄰如二老，杖藜來往亦風流。

和奇父二首

示病維摩體暫癯，習閒中散禮誠疏。已知道義能相與，故使情交得自如。前日又欣揮麈尾，何時重見命巾車。棲遲甘就衡門下，不見龍章卧草廬。

其　二

丈室虛明了不扃，寸田蕪廢正須耕。容顏坐歎年華改，❶品目猶煩月旦評。洗礪子荊真可慕，中庸伯始竟何成。且將禮節規兒輩，不止文書記姓名。

和洪秀才八首

挾策紛紛是，❷誰能志大猷。觕衣與糲飯，長夏及清秋。辯論輕三耳，齋明見兩眸。聖門多要妙，文藝不須游。

二

自昔超羣者，無非遠大猷。要令心似鏡，莫遣氣橫秋。末學多牆面，深窺異瞽眸。君看顏氏子，何以過商游。

三

愛酒希元亮，❸敲門重子猷。孤松將秀嶺，萬竹已搖秋。懶去手搔髮，興來書映眸。此生當皎皎，毋作夢中游。

四

于今聞議論，自昔際風猷。勁栢君凌

❶「坐」，原作「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挾」，原作「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希」，明抄本、文津閣本作「睎」，經鉏堂本作「晞」。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雪，衰蒲我望秋。詩書欽滿腹，[1]歌舞倦回眸。豈但人稱善，無慚馬少游。

五

栽花爲事業，種秫是謀猷。不羡兩蝸角，從教雙鬢秋。登樓山抹黛，垂釣水澄眸。此樂應誰侶，雩風昔從游。

六

鄙人聞道晚，何以播芳猷。未就三年刻，還驚一葉秋。論交無白足，對客有青眸。之子懷仙趣，相期汗漫游。

七

有煩推後覺，未克繼先猷。痼疾資醫緩，心專慕奕秋。遠遊方策足，參倚在凝眸。更仗磋磨力，時時警惰游。

八

聞説頻頻黨，深遵秩秩猷。題評歸月旦，裁鑑比陽秋。[2]賦謝雕蟲手，詩通美盼眸。看君多直諒，端似漢朱游。

[1] 「詩」，原作「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2] 「裁鑑」，明抄本作「鑑裁」，經鉏堂本誤作「鑑栽」。

示法輪長老

人間膏火日烹煎，塵外光陰可判年。路轉峯回能幾許，鳥啼花發故依然。同遊多病空攜酒，相對忘機不話禪。請撤溪橋休送客，却須多種遠公蓮。

題樟源嶺下老嫗井欄嫗百五歲 己巳

嘻嘻呀呀三伏中，投鞭拭汗一畝宮。銅瓶汲深響鞺鞳，❶翠綆引重聲璫東。雪花下咽肌骨醒，風腋泛駕仙靈通。百年老嫗羽化久，名與甘井垂無窮。

和楊秀才二首

林下何所樂，放懷天地中。青山供客眼，明月與君同。靜聽蕉窗雨，閒披芰沼風。未忘蒿目意，時一夢周公。

其二

林下何所樂，遊心書史中。時窺言語外，默想聖賢同。沂水有餘詠，舞雩多好風。區區守一介，未肯易三公。

❶「汲」，原作「擊」，據文津閣本改。

和仁仲

岩壑風烟可寫憂，千竿筠玉净脩脩。弟兄無故兼三樂，杯斝相歡第一秋。豈似墨卿夸楚澤，最宜從事到青州。胸中固自春風在，小試安能學太丘。

示延平日者

萬物森然播大鈞，一言鈎訣妙通神。捲簾與客談忠孝，袖手觀時任屈伸。燕石勒名應有日，凌烟圖像果何人。且從冠蓋林中看，莫滯天涯與水濱。

紹興壬子六月先公再被掖垣之命某時侍行自清江登舟經祖印江口趨行在所未幾罷歸還憩豐城之龍澤寺明年初夏歸隱南山己巳歲予偶遊祖印留宿寺僧惠嵩能道昔寓龍澤之梗概兩寺相望蓋五十里時先公没十有二年矣予亦衰病投紱俯仰悲慨因成兩詩以遺嵩❶

雲歸龍澤寺，風引墨池船。誰識行藏妙，空驚歲序遷。從行矜壯齒，撫事嘆華顛。約略人間世，耆僧亦憮然。

❶「初夏」，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夏初」。「偶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偶過」。

二

車騎紛來去，帆檣競泝沿。雲間天淡淡，江靜竹娟娟。恥學飛騰術，慵參寂滅禪。春風常滿意，無處不怡然。

宿餘干臨江高寺題清音寺

閒身何事有塵勞，憩息欣逢一榻高。瀼水轉灣如玉玦，曲洲斜抱寄檀槽。❶凭欄偶見飛鴻翼，對酒仍持紫蟹螯。疇昔未觀東滙澤，片帆聊欲駕洪濤。

題中元觀次黎才翁韻

掛了衣冠却問農，幾回攲枕聽晨鐘。壯懷不與浮雲渺，宿疹猶資大藥功。想像濠梁寧有趣，追尋風馭豈無蹤。道人要識春臺樂，須向壺公問所從。

十二月酴醿盛開

不虞集霰與飛霜，可但寒梅度暗香。翠碧重敷秋後葉，玉明争絢曉來粧。應憐高架裊清艶，誰道疏條無妙芳。折向清尊沾賸馥，與君冬日對春陽。

和仁仲治圃三首

扶持嘉樹起條枚，未覺風前齒髮頹。深鑿坐邀千澗水，縱觀如步九層臺。雲間

❶「寄」，原作「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秀巘濃還淡，案上陳編闔又開。莫似昔賢誇獨樂，與人同處首應回。

二

不遺身心同槁灰，化工隨手自量裁。一欄仙藹端倪露，九畹崇蘭次第栽。生意可觀那畫得，暗香難覓偶吹來。柴門漫設何曾閉，❶俗駕經過也未猜。

三

憒瞀年來藥漸須，喜君猶自手抄書。塵冠固合懸圬壁，羽扇何當出草廬。勝景但逢詩發遣，壯懷聊用酒驅除。寄身擾擾膠膠者，奇貨從來不可居。

謫居新昌過黄羆嶺庚午

昔年曾作守，旌騎擁山頭。省己無遺愛，投荒歷舊遊。妻兒相翼衛，風雨漫淹留。力學如何驗，仁人乃不憂。

遊龍山寺六祖故居也

范陽盧以仕南遷，卜宅空山不記年。❷間氣有鍾超象類，美材無匠制方圓。誰能判斷風旛話，等是追隨粥飯緣。攜客同來又同去，浮屠依舊插蒼烟。

❶「設」，原作「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記」，原作「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次劉坦見和

君以苛留我罪遷，鄉情相值且忘年。歸心莫共孤雲遠，定性當如皓月圓。沂水舞雩方有詠，曹溪尋派即無緣。向來策杖經行地，不礙渾如石壁烟。

喜雨

聞説頻年旱，先懷併日憂。家書不易到，困米諒難求。一雨連三夕，千倉裕九秋。若爲知帝力，鼓腹聽蠻謳。

治園二首

涉圃親鋤草，分畦塍種蔬。潤通鄰沼近，色映野雲虛。瘴重難求藥，心閒易看書。但令羹有梜，那嘆食無魚。

其二

萊菔瑶英體，蕪菁翠羽叢。壓黄千葉韭，競秀一畦葱。涥涥金莖露，翻翻玉宇風。不忘藏聚力，醯醬有無同。

喜義卿得子端倅攝新守

喜樂民宜甚，平反笑屢春。故應熊夢協，還見鳳毛新。桂籍他年繼，桑弧舊俗因。豈無湯餅會，也合到窮賓。

和郡將勸農

仁政惟敦本，躬行豈好夸。舞停衫颺雪，盤藉綺如霞。童馬争騎竹，村厖息吠花。向來觀饁地，和氣滿家家。

酬黄執禮見和

聞從軺車出，勤農不務夸。歡謡驅宿霧，飛蓋亂晨霞。醉偃風前艸，詩裝錦上花。也將求二頃，輸税補公家。

再美勸農

邦本古攸重，民天辭匪夸。詎能皆辟穀，漫道獨餐霞。一笑爲良繭，力耕無賣花。信知豳七月，于耜起周家。

觀諸人唱和

五言雖窘步，才力競雄夸。鬰聳千章木，霄霏五色霞。聲諧金擲地，夢到筆生花。豈謂明珠貫，清輝照蓽家。

和王維三首 辛未

老矣羈栖受一廛，❶生涯隨分不求全。一杯那復思身後，❷三爵聊將補食前。

素不能詩復戒吟，辱君笙鶴墮清音。

❶「羈」，原作「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受」，原作「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那」，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起」，疑當作「豈」。

何須風月三千首，已洗塵埃一寸心。

蓬門相直是南山，傍着丹梯尚可攀。野興舊同流水遠，道心今共白雲閒。

和黃執禮六首

稅得東家一畝宮，向來喧市馬牛風。誓將尤悔加深省，肯爲飢寒嘆屢空。十里溪山愁眼外，數家梧竹畫屏中。惠然更感無雙子，時有高談發蔽蒙。

二

賜牆那及仲尼宮，妄意堅高立下風。志士有求雖汲汲，鄙夫無得漫空空。詩鳴寡學安能善，酒聖多愁詎敢中。惟賴有朋相博約，❶過情之譽豈宜蒙。

三

浮生均是大槐宮，永日聊便竹簟風。若向語言求要妙，❷猶將筆墨畫虛空。一區聊寄塵囂外，萬景皆歸眺望中。敢似越雞孚鵠卵，正慚雲將問鴻蒙。

四

律呂旋相六十宮，聲如佳句比南風。自非詩印全提得，難使言瑕一洗空。已向襟靈窺致遠，更從彪炳見瑚中。讀書有益非虛語，請看孫權與阿蒙。

❶「相」，原作「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向」，原作「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五

尚德南宮勇北宮，羨君兼有古人風。無雙自昔稱江夏，第一于今鄙解空。會友更求三以上，策名應簉二之中。須慚纇語賡黃絹，❶但可廚人作醬蒙。

六

文才久合步蟾宮，未肯争搏九萬風。臏欲論詩宗典樂，故應憐我隸司空。高山宛在綠琴裏，白髮從多清鏡中。要識起予真賞意，聖門千古望龜蒙。

送茶與執禮以詩來謝和之

箄瓢曾不飽顔回，何事新茶轉海來。八餅尚懷經幄賜，一苞聊對嶺雲開。分君要使澆書腹，待客應須罷酒罍。自笑玉川空兩腋，清風無夢到蓬萊。

黃倅生日送茶壽之

北苑仙芽紫玉方，年年包篚貢甘香。願君飲罷風生腋，飛到蓬萊日月長。

❶「須」，明抄本作「顧」，經鉏堂本作「傾」。

和李靖

三間茅屋陋無宸，❶聊著投荒罪垢身。此地相逢應有數，他年重見復何因。雅騷我豈堪嘉贈，逸足君宜據要津。更把一尊當雨霽，坐看冰鑑拓秋旻。

寄題趙化州清白亭

聞話維城刺史尊，關西夫子是師門。太清不取班超論，堅白寧同惠子言。棐几蕭然心似寄，銀鈎精甚勢如騫。政成歸報蘧廬子，常使甘棠庇本根。

和黄倅祈求有應

海山和氣四時連，太守賓僚自十仙。明恕而行非苟爾，感通之效固昭然。萌心甘澤雲從地，❷舉意晴暘日麗天。可但南冠瓶有粟，家家酣詠太平年。新州有《十仙圖》，謂州縣官只十員。

又和錦皋登高

久廢危亭也待時，俄然榱棟出鎡基。已應氣象軒城表，更覺登臨冠海湄。萬里秋風宜落帽，四并高會稱傳卮。幽人但把

❶「宸」，原作「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從」，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流」。

東籬菊，坐看南山久未移。

再和前韻本欲創亭以穫時而止

不因修築廢農時，欲以仁心翊化基。野草從來豐可藉，量陂元自渺無湄。登臨正愜三撾鼓，❶衰病多慚一斗巵。獨喜高秋對黃菊，風吹烏帽看雲移。

和陳生三首

此道存亡仁不仁，遺編所載豈其真。若非象外冥心契，寧向環中得意新。玉麈有文殊讀墨，❷錦囊無句不藏春。簞瓢尚可分留客，❸更欲聞君一語親。

二

車塵馬足兩紛綸，談叟渾如谷口真。鬧裏光陰渠不駐，静中滋味我嘗新。高眠展轉三竿日，熟飲頻煩一甕春。請看夏畦勞瘁者，歲寒當與子相親。

三

掛却衣冠把釣綸，那知藏拙未全真。餘生意態無相顧，未死工夫有自新。弦絶誰傳流水曲，瑟希曾對舞雩春。晚交况得

❶「正」，原作「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殊讀墨」，原作「堪悟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尚」，原作「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陳丘子，不但波瀾子建親。

示程生二首

利域名途較少多，人生那用學燈蛾。如君甘作長貧士，視古寧慚獨行科。雀可羅時煩寵顧，❶鳶嘗跕處重經過。扁舟又指閩山隱，奈此蒼涼别意何。

二

柴桑風度極清真，地位當齊古逸民。不爲兒曹營飽暖，聊將詩句寫經綸。喜君自得超遥趣，與世相忘寂寞濱。剩欲細論嗟遽别，❷空慚祖謝響然臻。

和單普二首

能向詞江挹彼清，愛君詩句早知名。百家懸鏡知妍醜，一字提衡有重輕。畫諾豈淹三友益，❸簡才方廓四聰明。肯臨蔀屋相輝映，自愧常談只老生。

二

棄捐孤陋與誰鄰，插棘誅茅漫不淪。❹

❶「雀」，原作「鶴」，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改。

❷「剩」，原作「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改。

❸「諾」，原作「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不」，原作「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亂思詩書隨手揭，慰懷風月逐時新。慚無用舍行藏道，有愧東西南北人。久矣筆端塵土暗，因君聊復擬心神。

謝朱推梅栽 壬申

南郭雖云有學堂，❶了無松菊徑徒荒。瘴痕元受冰花洗，❷衰鬢聊依玉樹芳。便覺小池招秀影，更令寒月映新粧。從今臘醞萸香酒，指擬春風摘子嘗。

示臨川曾革

闕里三千盛，參乎一唯優。古來宗德業，誰復繼風猷。晚派南豐衍，賢名內相尤。高文推大手，奧學擅前修。有美清江彥，胡爲瘴嶺陬。宗盟標姓望，海若富源流。侯館甘魚食，賓筵聽鹿呦。會須題雁塔，聊爾敝貂裘。美玉宜深韞，明珠謝暗投。自嗟鳶跕墮，空羨鶴夷猶。三釜古云樂，一簞今漫憂。但令心了了，那畏力仇仇。繫馬竹雲凈，❸飛觴梅雪稠。❹愧君相屬厚，弱水詎勝舟。

寄陳生

窮冬纔得雨梢梢，梅已無餘柳漸包。且把簡編遮病眼，時拖衾絮擁寒皰。譏訶

❶「郭」，原作「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據《斐然集》中詩文，胡寅在新州居於南郭。

❷「受」，原作「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竹」，原作「行」，據《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脱此字。

❹「飛」，《永樂大典》作「流」。

駁雜懷張籍，聯續詩章憶孟郊。歸卧蕭齋諒安穩，可無消息到衡茅。

謝趙戎惠白菘甚腴且再求之

已是居無竹，那堪食一簞。煩君餉園茹，使我助盤餐。秀色春風早，甘肥曉露溥。羹材今又闕，❶小摘更相寬。

送黄熙赴韶推

籯金不取義方嚴，孝友家庭嶺海瞻。力古共推經笥富，决科争看筆鋒銛。才非俗契心難展，清畏人知德尚潛。鵬翼垂天終九萬，固應凫舄未能淹。

送黄權守歸八桂三首

展驥官良是，憑熊職未專。中和已成頌，清浄豈無傳。樓臒環新堞，丁黄溢舊編。聖朝方考績，華寵定頒宣。

二

樂物羈栖伴，❷筋骸放逐餘。自甘門有雀，寧嘆食無魚。傾蓋情文腆，投醪笑語舒。晚途多感慨，賴此得時祛。

❶「羹」，原作「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樂」，文津閣本作「藥」。

三

雨岸溪紋蹙，風亭柳帶縈。借留無上策，送別有兼程。望杳雲間旆，班餘野外荆。路從簪玉去，增我故山情。

迓黃守再來二首

舊治重臨寵渥新，聖朝因任慰斯民。芾棠不拜陰如幄，騎竹争迎氣似春。金重百斤兼賜爵，車高一丈更施茵。能名籍甚宜蒙此，潁水盧溪共演齋。❶

柴扉雖設悄無鄰，聽説君來氣又振。鷗鷺點開愁意思，詩書吟起病精神。也知憔悴嫌杯酒，可尚談諧對席珍。旌旆悠悠將入眼，争除三徑待朱輪。

和黃秀才

羹藜飯糗自無餘，身世蕭條亦自如。十里溪山連枕席，一堂風月伴琴書。畹蘭幸襲騷人佩，❷徑草欣承長者車。四海弟兄非浪語，先生何恨九夷居。

寒食日約蔡生以雨不至

細雨斜風惱弄春，荒郊不見踏青人。傷心湖外松楸域，弔影天涯露電身。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泉槐火一時新。舉杯幸有君相屬，更待泥乾步屧匀。

❶「齋」，原作「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騷」，原作「仙」，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謝蔡生見和

三分已過二分春，尚想綿田一善人。冷食未平千載恨，浮雲何與百年身。❶從教對雨攜壺阻，自愛觀風得句新。芍藥酴醿無復見，花林芳草翠初匀。

二弟在遠經年無書張倩忽來相省蔡生以詩見慶次其韻❷

鴻雁分飛接翼難，稻粱謀隔水雲寒。千山路遠勞魂夢，一紙書來强笑歡。❸東榻人材慚潤玉，西崑詩韻勝芳蘭。從今更勵男兒操，金鐵爲心石作肝。

病中有感

武侯輔世侔伊尹，明道傳心繼孟軻。五十四年而已矣，小儒如此豈非多。

送英州推官

素業平生筆硯交，麄官何事管榜敲。自傷放逐生中熱，時對清風解外膠。掞藻更窺青玉案，分甘常記緑羅袍。扁舟北上英州幕，卜吉應逢泰拔茅。

❶「何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何預」。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省」，原作「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改。

❸「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張」。

和單令

炎州暑令比烝炊，茅屋深更未掩扉。倦鵲繞林飛又上，流螢照水亂還稀。寡尤正爾三緘口，新浴又思一振衣。獨怯詩壇把麈將，欲摩堅壘費攻圍。

和周尉遊簡園

敝屣稀行故不穿，荒陬何處賞芳妍。詩人邂逅能乘興，野客勤劬便肆筵。滿壁畫圖俱儼若，一川風物更蕭然。攀翻百樹梨花雪，擬醉春風二月天。❶

簡單令

十月絺無斁，中冬木尚榮。願爲寒玉佩，思濯閬風清。❷之子牛刀暇，尋餘兔徑行。已攜從事至，旋覺大庖盈。荒郡書雲節，虛簷寫雨聲。寂寥無一事，浩蕩有閒情。草樹環居密，雲山極望平。羈愁添繡線，鄉味得金橙。獨酌臨空迥，高歌徹晦明。醉惟憑曲几，窮不念方兄。詩怕吟來拙，書便讀後精。紋楸忘勝負，綠綺混虧成。忽見江梅蕊，如披瑞雪英。旅中相慰薦，箇裏自分明。更待塗茨了，仍看藝竹

❶「擬醉」，原作「醉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濯」，原作「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生。茅柴如可壓，爲吾糝藜羹。

周尉以詩致霅鱠次韻爲謝

新興何事憶吴興，因話鱸魚割素鱗。不是南烹無口實，❶要看西子授廚人。堆盤雪縷開花面，泛艇秋風想釣綸。玉醴浮來爲鄉導，金橙研破助芳辛。老饕難繼蘇公賦，一飽鮮腴敢更頻。

再謝見寄

非關糧盡不能興，自嘆車中蹭蹬鱗。詩客頗能憐逐客，饔人知復受鮫人。爲憐飛箸千條玉，不忘牽潭百尺綸。腹似鼓鼙無塌處，詩如薑蒜有餘辛。閿鄉少府新權爾，争比周郎美味頻。

周尉惠丹砂次其韻❷

日鑷蒼浪鬢，還童意未賒。易衰如下阪，難熟似烝砂。不信三峯妄，曾聞九轉誇。刀圭何太少，薏苡舊盈車。

和周尉立春二首

筮易欣逢天地交，送殘寒晷石光敲。一飯化工造物初施手，天仗迎春已在郊。及辰堆細菜，千花從此放香苞。欲賡妙句無餘味，久矣庖人不治庖。

❶「口」，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匕」。
❷「惠」，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其　二

新年仍復得詩交，和氣排門不待敲。藏谷寒冰猶北陸，應時甘雨背西郊。松筠挺挺浮烟色，桃杏紛紛拆繡苞。準擬尋春多酒肆，芳羶何必費良庖。

用前韻簡單令

斑白欣逢子墨交，懸知琴化息榜敲。不從凍芋窺侯喜，端向長松倚孟郊。竄逐自甘藜不糝，太平還見葦方苞。全牛妙割須君手，笑我鉛刀似族庖。

謝周尉用前韻致丹砂且見勸葆真

寒衾未暖睫先交，曉漏那聞促點敲。非有真丹存下海，詎同和氣滿春郊。王弘頗亦知陶令，❶仲達何勞誚石苞。爲報邇來幽意愜，籜龍拳鱉漸充庖。

李簿攜具用前韻和之❷

春禽遭凍息交交，不及風筝迭遞敲。睡起依然開白屋，客來仍是俯青郊。方兄無勢寧能熱，窮鬼多羞祇自苞。載酒封羊

❶「弘」，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洪」，原避宋太祖之父趙弘殷諱，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攜」，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作「移」。「和」，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作「謝」。

煩厚意，當年莘野尚烹庖。

和單令春日

新歷自披展，故交誰與歡。顏容羞把鏡，菘韭强登盤。袖手籠東老，侵肌料峭寒。大鈞方播物，吾道豈艱難。

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誰料炎荒有此花。青玉案頭張重錦，碧雲堆裏漏彤霞。高枝已寫清尊照，嫩蘂猶須翠幕遮。未信東風肯吹謝，且教遊客看繁華。❶

簡單周二子

回首清明遠矣哉，和風還挾禊辰來。麗人空憶行歌樂，曲水難追翰墨才。鬢髮飄蕭吾自祓，形骸放蕩孰相開。早知勝集荷塘上，何不飛觴看恥罍。❷

音塵疏濶思悠哉，有底忩忩不我來。陳合鸛鵝須敵手，詩成珠玉要奇才。新荷雨定如蘭馥，曲沼風閒作鏡開。況是凉蟾方半璧，清光應欲照金罍。

❶「且」，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要」。

❷「何不」，明抄本作「徑往」，經鉏堂本作「徑住」。

簡單令

烝炊不奈瘴氛侵，一霎微凉屬晚陰。自軸疏簷掃堦砌，却憑安几看雲林。風中梧竹旌幢亂，雨外江山水墨深。來日小槽篘釃白，眷言騷客肯相臨。

楊尉見招朱推單令與焉月色甚佳

南郭無緣到北城，却因招喚得同行。四郊禾黍未全熟，滿眼雲山何限情。幸有好風能洒袂，况無閒事稱揮觥。藍輿欲去留還住，愛此月凉河漢明。

七月十八日與諸人集真于燕譽堂❶

盍簪相與記春芳，落去爭如桂影香。故覓層臺延曠望，可無尊酒泛寒光。交揮玉麈傾懷盡，半仄冰輪耿夜長。坐到銀河分曉色，彤霞金暈更蒼凉。

吴守祈雨有應

延陵宿望冠三吴，又見熙朝老大夫。善政舊聞風偃草，清規今信浦還珠。山川每應精神禱，禾稼全憑潤澤蘇。可但邦人歌五袴，也知還客慰焦枯。

❶「堂」，明抄本正文與目録、經鉏堂本正文作「臺」。

和單令自龍山迎月而歸

招提爐上寶香氳，問訊浮屠作祖人。❶想得妙心同水鏡，故應歸路見冰輪。清輝萬里無窮雪，浄觀千山不隔塵。欲和新詩惟累句，❷頗慚曹植與君親。

重九簡單令

殊方令節也堪憐，即詠江涵雁影篇。❸買得紫萸虛市裏，種成黄菊小池邊。相逢便是華胥國，一醉寧慚玳瑁筵。何必登臨追舊俗，南山秋氣自超然。

和單令

朝雨催寒細似毛，賓鴻帶影朔雲高。菊萸不分簪華髮，糕酒無因拜赭袍。笑我功名如墮甑，愛君情義比投醪。❹病衰阻趁芙蓉約，木末搴翻獨詠騷。

吴守生朝十月二十二日

梅信初傳冬未深，高門熊夢慶相尋。❺

❶「訊」，原作「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和」，原作「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即」，原作「可」，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郎」。
❹「醪」，原作「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❺「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羆」。

三朝耆舊人皆仰，一德純全衆所欽。難老椿齡方演迤，後凋松色正陰森。願公常記茱萸釀，每歲茲辰細細斟。

和蔡生遷居二首蔡學佛故用杜老與贊公故事蔡常令一嫗持簡來

浮生何處不蘧廬，且喜飄然乍卜居。一室未應忘洒掃，四鄰聊復認親疏。荔蕉餉客還堪飽，筍蕨登盤莫願餘。有意相尋即扶杖，無煩赤足致雙魚。

一壺村酒要同嘗，脯醢葅肴取次將。談話翠微修竹徑，追隨斜照晚風岡。梅花淡淡傳春意，柳色依依作歲陽。只麼往來成樂土，豈知身世落南荒。

和單令除夕二首

又聞幽谷有鶯遷，況復山晴花向然。泥犢戒耕呈歲歲，户靈呵鬼換年年。茅簷賸有三竿日，秫地曾無二頃田。且買東江百花酒，與君同棹十分船。

坐閱流年同擲梭，未曾聞道合如何。擊壺安用鐵如意，愛酒猶須金叵羅。❶重讀豳詩賡節物，還師魯聖對鄉儺。東風漸次開桃李，之子寧能不我過。

新春即事二首

竹爆臘寒盡，桃符春事來。和風已披

❶「須」，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便」，文津閣本作「如」。

拂，暖日便徘徊。曳杖閒挑菜，攀枝躧摘梅。太牢雖有味，豈必勝登臺。

二

恰賦春還柳，俄聞地出雷。雨絲分織作，風籟急喧豗。寂寂爐無火，欣欣甕有醅。臨寒插羔褎，雪觀亦悠哉。

同蔣教授單令訪竹里

遲日芳郊路，寒暄氣已分。共尋茅屋趣，一醉竹光雲。蘊藉潘懷縣，清修鄭廣文。衰遲亦何幸，併得友多聞。

即事

梧葉經冬不識霜，杞芽蒙潤已宜湯。❶夜除愛日太和境，衣袂輕風單薄裝。盤縮翠絲春意近，盞浮清艷臘容光。東君又試芳菲手，行樂寧嗟鬢轉蒼。

次德施見和

頭如衰葆更加霜，身似陳茶不奈湯。春服又陪曾點詠，歸心尤美陸生裝。❷山川浮動風雲氣，草木欣榮日月光。賸種雞頭剥温軟，不教無齒愧張蒼。

❶「芽」，原作「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美」，明抄本作「羨」。

和單令

曾步雩風詠晚春，肯教清鏡受纖塵。詩書漸與心爲一，文字終慚筆有神。奕局不争先後手，醉鄉常值聖賢人。得時花卉千千狀，須倩能詩爲寫真。

送朱推于水東口

送客水東口，散襟城北頭。清風正駘蕩，細雨忽飛浮。荒傳少來燕，平田多乳鳩。何時理歸棹，横笛下滄洲。

和德施賞金沙

籠紗未暗塵，錦幄又經春。有艷曉酣酒，無言時惱人。後先争絢倩，❶開落自仍頻。相對長松樹，香心結蘂新。

令節即事簡晞仲德施

寒食清明節令佳，禁烟遺俗渺天涯。清醇只向丹田暖，料峭猶煩翠幕遮。長短驟看森雨笋，高低難覓旋風花。小齋寂寂誰爲伴，水底初聞兩部蛙。

同單令遊延明寺

下馬敲門扁蝠飛，亂鴉啼晚客還歸。村江淺可褰裳涉，美酒清宜滿斚揮。獨樹

❶「倩」，文津閣本作「蒨」。

高花紅啄玉，❶繁叢嫩蘂細編璣。❷追隨冠者皆行樂，借問何人鼓瑟希。

和單令簡園梨花四絶

梅花如夢李成塵，却伴酴醾過晚春。未要烘晴千樹白，且看帶雨一枝新。

野老山園未省開，今朝何事客俱來。炎荒有此清涼地，剪水裝林絶點埃。

共傳嘉樹鎖山陰，冰彩瑶光自一林。未必甘滋追大谷，照人風韻故能深。

清遊當日興怡融，無奈如絲雨映空。聞道只今方爛漫，枉教飛趁路斯風。❸

和單令九日二絶

爽氣深秋徹九霄，憑高眼界迥寥寥。凄風但可開黃菊，零露行應到蓼蕭。

行樂從來貴及辰，況逢節物一番新。病夫久矣捐杯酌，悵望臨風落帽人。

題清遠峽山寺丙子

清遠峽山寺，幾年聞汝名。維舟得眺望，滿目慰經行。壁立巉天秀，溪閒寫鏡清。嶺雲方北上，濤雪漫南傾。罪垢三熏净，歸風兩腋輕。皇慈天共大，睿知日同明。重起闕廷戀，敢懷山水情。生綃無畫手，聊此寄真形。

❶「啄」，文津閣本作「琢」。

❷「嫩」，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王」。

❸「枉教飛趁路斯風」，原作「莫教飛趁楝花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歸次義彬老人廖康吉惠靈壽杖以二十八字謝之

緑鬢投荒白髮歸，瘴餘渾欲不勝衣。
煩將扶老殷勤贈，未怕登高足力微。

魏漕彦成昔宰弋陽政績上聞召對改秩予適當詞命後自臺郎出守滁壑荒田千二百頃柄國者挾妻家私憾以爲罔功將漕襄陽修築大堤禦水患又以爲妄作與洪興祖爲程伯禹刊論語解至周公謂魯公有太息流涕之言彦成遂被竄于欽州柄國者死例逢赦宥歸道南嶽以大篇侑酒十尊見遺因成七絶以謝之

紹興乙卯選賢時，弋水鳴琴有去思。
文石對敭言動聽，演綸無愧改官詞。

滁萊千頃變嘉禾，兩歲之中績效多。
賞格雖懸初不用，柄臣何事有偏頗。

漢水縈州北且南，大堤花映府潭潭。
若非刺史裨頹缺，鴨緑澆成幾醉酣。

解到周公謂魯公，尚書深見古人風。
流傳頓廣誰之力，千古須知魏與洪。

天涯羈枕看三山，一日皇恩詔使還。
君子但知爲善樂，豈同餘臭滿人間。

名酒煩將一斛來，瘴餘衰病不勝杯。
醉中獨愛春容奏，恰似春潮卷海迴。

聞説仙居窈復寛，湖山全似畫圖看。
謫歸正值皇綱整，莫向斯時詠考槃。

簡彦達

別來魚雁半浮湛，一日掀杯酒便深。

照水顔容皆欲老，蔭門槐竹盡成陰。驅山塞海成何事，飯糗羹藜只此心。但願歲豐人共樂，扶節有興即相尋。❶

將歸南嶽黎才翁命蕭復來相迎且以二詩見貺因作一絶謝之

涑水分擕首重回，南山指日可徘徊。殷勤問訊煩甥友，更遣新詩兩詠來。

斐然集卷五

❶「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枝」，文津閣本作「支」。

斐然集卷六

宋胡寅撰

除中書舍人謝表

記言文陛，已非傳信之才；承乏詞垣，遽有即真之命。省循負愧，隕越拜嘉。中謝。竊以典掌贊書，爲儒林之妙選；與聞幾務，乃法從之要津。基帝命于省中，闡人文于天下。自非學深往訓，識達今宜，判花協僉論之公，視草擅語言之妙，端方有守，忠信不欺，則何以潤色遠猷，參聯近列？伏念臣降才魯鈍，聞道淹遲。挾策少年，漫習雕鐫之小技；趨庭壯日，方聞經濟之大端。指夷路以騰驤，顧急流而斂退。頃因入侍，嘗請賜休。入則事父兄，初識仲尼之爲政；言必稱堯舜，更聞孟子之欽王。懼素業之未成，悵流光之坐易。荐蒙嚴召，俾即舊班；重入修門，覬當前席。豈謂美芹之獻，而堪華衮之褒？策牘家傳，敢自期于麟角；絲綸世掌，曾何有于鳳毛？惟是教忠，于焉資事。恭承明制，不獲固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耆定武功，誕敷文德。謨訓之懿，上配于三王；昭回之章，下飾于萬物。宜有能言之士，出膺給札之榮。顧慚微臣，塵玷盛選。况父子並躋于禁路，在縉紳咸以爲美談。伏惟恩私，何以報塞？補天煉石，雖無五色之文；委質策名，夙有二心之戒。以兹自勉，儻稱所蒙。

除集英殿修撰知邵州謝表

方司帝制，忽剖郡符。戴從欲之慈仁，積違顔之深戀。中謝。伏念臣資才既陋，術業仍疏。未能善己，而疾惡太深；無以逾人，而叨榮已甚。物情夸己，世俗尚諛。凡司毁譽之人，皆惡丁寧之語。至于同省，正爾自疑。出則誦言，謂陛下惡臣之訐直；入而浸潤，指大臣用舊之黨偏。謀欲譖人，如得奇貨。陛下知由來而罔惑，察交鬬以甚明。欲一網而盡者，計未得施；思直道而行者，人姑自保。臣于此日，幸免嚴科，許以便親，坦然去國。比出修門之外，上還次對之除。曲賜矜憐，特形慰諭。雖慈父之于子，不過如斯；惟大恩之所蒙，若爲而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覆幬，並日照臨。稽衆如堯，知巧言之可畏；取人如舜，堲讒説之震師。施及下臣，獲全小節。臣敢不增培學殖，勉勵操修？有社與民，事主何分于内外；移忠以孝，致身終誓于糜捐。

除徽猷閣待制謝表

詞闈請去，初乏年勞；綸命疏榮，遽遷職序。仰銜殊眷，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聞道不先，效官太早。行致身之義，雖力慕于前修；迷涉世之方，常恐貽于後患。昨預招延之列，浸登機要之司。翰墨非工，言尤已積；褒嘉猥被，朝嫉遂多。終賴保全，俾逃蹸藉。招些忍同于激楚，夢魂空遶于勾陳。覬奉真祠，少安蹇步。向使有功于

演誥，❶猶當累日而拜官。況無東里之稱，濫次西清之對。一蒙拔拭，那復瑕疵？徒愧恩施，未知報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用人惟己，以道觀能。將博取于衆謀，欲恢張于丕業。絶壑萬牛之重，咸備棟梁；疲駑十駕之凡，亦歸鞭策。遂令遠迹，重簉近班。臣敢不學務知新，行思寡過？循良豈弟，期無負于承宣；獻納論思，豈有分于中外？庶收塵露，❷以答丘山。

嚴州到任謝表

上還濱水之章，不蒙賜可；改畀桐江之紱，更荷親除。已見吏民，具宣德意。拜嘉甚寵，受任奚勝？中謝。伏念臣早以諸生，濫塵黄甲。初典芹宮之教，繼參蓬館之遊。雞省握蘭，螭坳載筆。遂躋法從，專掌贊書。曾未習于治民，乃自期于補外。❸已勵飲冰之操，偶牽嘗藥之情。因請奉祠，反叨易地。內量才力，無以逾人；仰迫恩私，不遑將父。臣今所領，地望尤高。氣象鬱葱，上聖兆興王之迹；溪山瀟洒，前賢遺高世之蹤。近止朝廷，隱然藩輔。豈伊緜薄，所克堪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擇人任官，愛民猶子。謂臣嘗侍軒陛，必知惻怛之懷；察臣久在里閭，或諳疾苦之狀。付之牧養，責以循良。惟是此邦，本亦無事。政煩賦重，弄兵或至于陸梁；薄斂緩刑，按堵自臻于靜治。臣敢不服勤夙夜，少効涓埃？期免後艱，以副保全之意；更申前

❶「誥」，原作「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露」，原作「霧」，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祈」。

請，冀從孝養之心。

駕幸建康問起居表

日行天運，四方均被于照臨；雷厲風飛，萬物悉歸于鼓動。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存九廟，心切兩宮，誓將伐獮狁而出車，豈特鋪淮瀆而執虜。❶沉潛剛克，肇敏戎公。上契帝心，下符人欲。當六飛之初駕，宜萬福之是膺。臣限以守符，阻于扈蹕。闕❷

永州到任謝表

瀝懇干威，蒙恩賜可。稍諧色養，亟服官箴。中謝。伏念臣學謝通方，材非適用。與時寡偶，同朝嘗困于斷斷；造事多窮，一介自知其斷斷。幸值聖明之主，嘗叨剴切之褒。遂欲請纓，仰酬知遇；豈甘懷綬，退即便安？屬父年已迫于摧頹，在子職尤先于定省。良藥地偏而莫致，珍羞市遠而缺供。陟岵遐瞻，共結雲飛之恨；❸循陔相戒，深懷日短之憂。屢瀆天聽，❹果從人欲，俾解桐江之印，復分瀟水之符。因蹙縮于鯉庭，更婆娑于萊戲。朝敦孝治，誠錫類以非難；民偃德風，乃興仁而競勸。顧臣何者，荷眷如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蘊堯天，德昭舜日。至心不匱，推內恕以及人；博施無方，遣近臣而分土。臣敢不益殫夙夜，祗服訓詞？三釜及親，榮已逾于曾、

❶「虜」，原作「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闕」，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
❸「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久」。
❹「聽」，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聽」。

閔；六條宣化，效當勉于龔、黃。仰瞻華闕之賒，彌積丹心之戀。恩雖難報，忠必可移。

代家君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謝表

臣某言：昨奉聖旨，以臣解釋《春秋》書成，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仍賜銀絹三百疋兩。臣尋具辭免，准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已扶疾望闕謝恩祇受訖。末學荒疏，上瀆高明之聽；異恩濃厚，俯加劬瘁之身。拜賜有光，撫躬增媿。中謝。伏念臣志雖汲古，才不逾人。方太平極盛之時，久甘貧賤；逮神武中興之運，已迫尪殘。獨抱遺經，自從所好。潛思雖篤，涉造弗深。竊美富于宮牆，詎臻彷彿；揀粹精于沙礫，忍弃錙銖？閲歲律以屢更，顧聰明而凋喪。因加紀述，聊備遺忘。私淑諸人，罔繼昔賢之軌；道興乎世，幸承温詔之言。促就簡編，仰塵几御。涓埃自竭，海嶽何裨？頒陸賈之金，獨緣《新語》；賜春卿之爵，止爲舊恩。豈如微臣，兼受大賜，褒嘉甚腆，稱塞知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英資，日躋聖德。守經合變，稽筆削以有爲；舍己從人，采菲葑而不棄。肆推德賞，加賁陋儒。臣敢不仰體眷懷，恭承嘉惠？奇蹤自遠，尚陪清切之班；大藥有資，庶獲康寧之福。傾葵莫喻，結草爲期。

代先公遺表

有生必死，乃物理之大常；無德不酬，實人臣之至分。將違聖代，更納善言。中謝。

伏念臣奮迹寒鄉，策名熙旦。❶降才甚鄙，造事多窮。功書蔑著于涓塵，仕路漫諳于升黜。晚叨殊眷，復列近班。隆旨閔勞，俾就祠庭之逸；羸軀嬰疹，更慚廩粟之頒。念獨抱于遺經，矧特蒙于優詔。畢精竭慮，庶克祗承；廢寢忘飢，遂臻危殆。日西頹而已迫，川東逝而弗還。生也有涯，夫奚可益；斃而得正，則亦何求？伏望皇帝陛下保合太和，建用皇極。撥亂反正，深明尼父之心；任賢使能，早繼周宣之治。再安神器，永御寶圖。臣已隔清光，空餘忠戀。裹屍效死，雖莫逮于昔人；結草報恩，誓不渝于素志。

賜先公銀絹謝表

昨于紹興八年九月，臣本家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父所進《春秋》義著一王之法，方欲召用，遽聞淪亡，可特賜銀絹三百疋兩，令湖南轉運司應副葬事，仍賜田十頃以恤其孤，餘人不得援例。除賜田臣先具辭免外，餘已祗受皇恩者。遺忠作聖，具存謹始之書；宸念閔賢，特厚飾終之典。恩併沾于孤息，義深勸于百寮。中謝。伏念先臣早潛大業，願學孔子，故服膺于《春秋》，譬之宮牆，蓋見美于宗廟。壯年發憤，皓首成書。親逢睿智之日躋，況許遠猷之辰告。奏篇迄上，方裨乙夜之觀；召節垂頒，遽作重泉之隔。注懷未憖，錫命有加。將厚意于幣金，給稱財于壤隧。至謂著一王之法，方袞贈以誠踰；更令絕援例之人，示夔章而已足。恭味崇儒之旨，深惟

❶「旦」，原作「世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遺老之思。在昔鮮倫，方來是式。豈茲存歿，竊以哀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祖述帝謨，憲章王道。敘典秩禮，以承夫天意；命德討罪，以馭夫人羣。慨然撥極亂之絲棼，卓爾被中興之眷佑。麟經不絕，鳳德那衰？臣頃在居廬，弗遑奏牘。書藏石室，嘆古人待後之傳；疏列銀臺，述此日蒙休之異。莫勝殞咽，曷副矜憐！

辭免賜田蒙降詔允謝表

昨蒙聖恩，閔先臣淪亡，賜田十頃，以恤其孤。臣不敢上當異數，即具辭免。伏奉詔書獎諭，依所乞者。賞延于世，欲令永謝于窮愁；父教之忠，將使不墮于清白。懇誠上達，聰聽俯從。蔀家容日月之光，坎水適井蛙之願。中謝。竊以許行去楚，本乏一廛；季子擯秦，因無二頃。急于衣服之奉，是或物情之常。雖斥廣田疇，固非高士；而服勤隴畝，亦有先賢。恩私既軫于談經，寵答遂光于畫壤。族多困弊，人覬溫饒，惟揣分以當安，故拜嘉而莫敢。誠仰宅心之訓，必敦處約之仁。不慕執鞭，自窺絕筆，視揠苗而興嘆，觀學稼以知非。既浮雲莫翳于靈臺，乃汗簡克當于賞鑒。顧茲愚嗣，皆曰凡人。出預論思，早竊累鍾之奉；處修孝弟，[1]尚均斗粟之舂。比先臣自奮于艱勤，愧諸子已甘于豢養。君羹不洎，負米長悲。理合屬厭，幸蒙賜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俟賢加腆，勵俗戒貪。錫以膏腴，始推仁而博施；嘉其廉遜，終徇志以曲從。諷誦堯言，激昂參魯。臣謹當益堅素守，祇

[1] 「修」，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循」。

率義方。修禮以耕，庶不茅于心地；移忠而事，期無忝于德音。

辭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恩命蒙降詔不允謝表

祇奉新書，已愧聖知之厚；荐蒙温詔，益知官寵之優。志雖守于匹夫，義難形于再瀆。撫躬兢惕，拜命徊徨。中謝。竊以列聖圖書所藏，非俊乂之臣，孰堪寓直；遠方民社所寄，惟循良之吏，乃克承流。稱一職以爲難，兼二能而豈易？伏念臣學蕪而識陋，智短而才疏。感慨逢時，夙抱捐軀之志；思皇得士，嘗蒙前席之咨。論功蔑繼于時髦，撫迹空縻于歲紀。遂罹釁罰，良自叨逾。洎三釜以長悲，首一丘而待仆。既邈劬勞之報，便頹榮進之心。而况舊苦臂拘，新纏心悸。砭湯未效，付餘燼于寒灰；雨露重沾，出寸萌于顛木。不令避免，更欲激昂。衆耀蒙休，懼深履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臨朝願治，以道觀能。念方州之太輕，故分庸近侍；考毁譽之已試，乃因任舊人。曾是獎提，及兹孤瘁。臣謹當温尋廢忘，勉策疲庸。倘幸到官，誓竭涓埃之効；庶幾寡過，以酬天地之恩。

永州到任謝表

誕敷德意，播告疲民。雖江山千里之遥，如觀闕九重之近。非惟良而共理，斯受寵以若驚。中謝。伏念臣道學弗深，吏能更淺。致身事主，嘗聞大訓于趨庭；中孝顯親，徒負深悲于過隙。餘生雖在，諸念頗頹。敢謂恩私，再加褒用。仕宦至二千石，

載籍稱榮；前後纔六七年，除書屢降。矧是永州之古郡，實惟平楚之中流。蜀相受知，社稷早推于重器；唐人謫宦，星芒獨耀于高文。❶雖窮陬乏金谷之饒，顧雅俗有絃歌之盛。輒蒙委寄，何以堪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保固邦基，簡求師帥。不泄邇而忘遠，同周武之用心；欲訟理而政平，邁漢宣之圖任。俯憐羈瑣，曾侍睟嚴。庶能宣惻怛于遐方，固可責循良于薄技。而臣比緣久役，增重宿疴。巨擘無强，豈有人功之指畫；靈臺易震，未還神觀之精明。少効微勞，再干洪造。黄庭紫府，奉香火以周旋；赤箭青芝，燮筋骸而康濟。遂起將深之疾，進輸無隱之忠。

乞宫祠降詔不允謝表

削牘輸誠，願投散局；出綸示寵，尚閟俞音。拜命有光，撫躬增懼。中謝。伏念臣材資甚鄙，智略尤疏。自蒙特達之知，未立殊常之報。銅魚繼佩，獲邇松阡；竹馬再迎，乃慚棠茇。惟竭愚衷于辰夜，❷勉宣德意于疲羸。倘副委令，庶無罪悔。而乃閲方《肘後》，覺身慮之亡聊；趣辦目前，悵聰明之不及。永念專城而竊食，敢云閉閤以偷安？蹐地靡遑，籲天有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賢以圖外治，累日而責成功。視民如傷，每錫循良之懋賞；使臣以禮，常全

❶「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輝」。
❷「辰」，文津閣本作「晨」。

進退之大恩。曲軫皇慈，過形温諭。顧茶然之質，被華袞以難勝；而蕞爾之邦，耀宸奎而增重。臣雖貪藥石，尚冀涓埃。終祈從欲之仁，以逭瘝官之譴。

除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不任郡事，久稽曠職之誅；請上印章，再被閔勞之寵。❶洪私所浸，弱植奚勝？中謝。伏念臣術業空疏，智能譾薄。自沐藩宣之寄，亶惟芻牧之求。不善催科，軍興屢乏；所期静治，民瘼小蠲。顧禄賜之已豐，緣福基之素薄。陰陽交寇，憂慮積傷。譬運指以不能，疥遂痁而增劇。緑鬢遽裝于白雪，清矑復翳于昏花。對鑑無塵，漫有功名之意；觀雲不駐，敢萌富貴之心？瀝此危衷，瀆于公聽。豈意仍叨于清貫，且令自逸于殊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並日照臨，侔天覆幬。支持厦屋，兼收棖楔之材；駕御英雄，不竭駑駘之力。遂令孤躓，尤軫深仁。臣敢不愛惜分陰，訪求大藥？雖辰猷仰告，自隔于江湖；而夜氣默存，均沾于雨露。恩光未答，糜隕爲期。

册立皇后賀表

乾坤合德，日月並明。凡居覆載之間，均被照臨之賜。中賀。竊以塗山啟夏，嬀汭興虞，若稽聖帝明王，罔不齊家治國。恭惟皇帝陛下孝思九廟，色養東朝。眷中壼之久虚，考外廷之僉議，樂兹淑德，非以愛登。煒爗椒塗之尊，柔嘉葛施之化。一人有慶，

❶「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載」。

四海是乎。臣竊禄觀祠，馳誠魏闕。獻百男之祝，三復《思齊》；想萬壽之觴，載歌《既醉》。

致仕謝表

剡牘陳情，願乞骨骸之賜；出綸許謝，得安林壑之居。拜命有光，捫心增愧。中謝。伏念臣器同瓠落，材更液樠。少也習文而匪工，壯焉委質而甚顲。讀書涉獵，但傳糟粕于前人；論事荒唐，寧補絲毫于當世？入班二省清嚴之地，出畀三州尊重之權。侍經帷則未能陪日月之明，服詞禁則無以鼓風霆之動。典禮視秩宗而自愧，牧民方循吏以誰如。歲月侵尋，江湖渺緬。駭機屢發，獨賴矜寬；腆禄坐縻，詎忘捐殞？曾是福基之狹，居然氣榦之衰。既困負薪，遑干繼粟？雖則訪求于大藥，未甘慘慄于小山。而乃自覺支離，日臻癯瘁。目花眩蠅翼之翳，耳沸喧蜩聲之啾。跪起痟酸，秉持緩弱。班資故在，殊非厄閏之楊；❶齒髮遽彫，宛是望秋之柳。諒難勝于鞅掌，因決計于棲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遺遐，仁惟念舊。知士俗喜榮而憎謝，將激勵其廉隅；謂人臣辭位而告歸，必保全其志節。肆頒俞旨，仍進文階。聽違遠于官途，俾優游于聖日。訓言甚寵，名論莫疵。❷鷃下蓬蒿，顧逍遥而已足；鳧飛渤澥，計多少以何虧？洪造無窮，微軀獲考。雖在陳力不能之際，寔懷感恩未報之忠。臣謹當勉所可

❶「楊」，原作「揚」，據文津閣本改。

❷「疵」，原作「蹁」，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疪」。

修，輔其將弊，期復神明于舊觀，克存道德于初心。慕伯玉之知非，年從屢化；師仲尼之發憤，老亦何憂？用此答酬，庶逃罪悔。

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臣弟太常丞寧輪對奏事，伏蒙聖慈宣問：「乃父既解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者。」宸衷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夙簡淵深之記；遺餘篇翰，更蒙清燕之求。中謝。伏念先臣，早捐塵事，志希任道，謀不爲身。心遠地偏，寄陶廬于三徑；人憂己樂，甘顏巷于一瓢。吟詠情性，❶而無雕蟲篆刻之爲；交際往來，而乏竿牘苞苴之智。中經俶擾，多所散亡。晚獲奠居，僅成編秩。精忠皎皎，每提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闡濟時之用。進則傾輸于君父，❷退猶關説于公卿。壯懷投老而益堅，弱齒抱痾而彌勵。自期有補，終冀一伸。丘木成陰，雖鬱《春秋》之志；囊書奏御，何殊旦暮之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典學裕身，崇儒化俗。華衮豈惟于一字，緇衣不間于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温言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已校定舛訛，分成門次，爰從傳置，進備覽觀。函劍有光，既徹斗牛之象；浦珠無纇，合供旒冕之須。

❶「情性」，原作「性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改。

❷「輸」，原作「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落職謝表

伏奉誥命，臣僚論列，臣坐昨與李光通書落職。職列禁廷，身居里巷，安榮難冒，鐫奪是宜。伏讀訓詞，恍驚方寸。中謝。伏念臣頃分符竹，合畀簡書。乃與罪人，輒敦風義，一講寒溫之問，寧存誹謗之心？相聞既類于交私，自保愈慚于明哲。九年宿負，閱寔如新；三褫嚴威，撫躬若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持八柄，駕馭羣工，用刑弗間于隱微，示戒俾知于恭慎。江湖雖遠，震耀惟均。臣敢不言動加思，公忠是力，庶逃大悔，以答隆恩。

散官安置謝表

准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寮章疏言臣罪惡，奉聖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臣即日奔馳上道，水陸兼程，已到新州，公參訖。重劾批根，期于勿植；皇慈軫舊，貰以有生。❶ 姑置遐荒，俾知内省。危衷震動，感涕流漣。中謝。伏念臣初乏令猷，誤塵清貫，歲時淹遠，咎戾浸彰。乃致抨彈，謂虧忠孝。罪多擢髮，疵非吹毛。思父慕君，五情隕穫；拕舟踰嶺，六氣并毗。朝典至公，臺評勿僭，皆臣自取，反己誰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物爲春，退人以禮。德同舜大，干舞兩堦；仁類湯寬，網開三面。俯

❶「貰」，原作「貫」，據文津閣本改。

矜墜石，曾侍甘泉，特出隆恩，弗加大譴。臣敢不恪終嗣道，刻勵臣規？❶仰止先民，行乎患難；夙宵觀過，惟務修身。萬一棄瑕，尚圖報所。

再表

上二表既行累月，邸院駁下，新州不依條差官點對繳奏，亦以落職。初不見事因，後得大理寺符，方知坐李孟堅供，嘗與其父書，因經界誹謗。不敢自白，再上此表。邸院又打下，云左降官不應上表。❷

批根重劾，論以四凶；祝綱隆私，開其三面。驚餘魄悸，感極涕沱。中謝。伏念臣初乏令猷，濫聯清貫，年時浸遠，罪咎滋彰。惕若微軀，虧乎大戒。正推子道，莫重承宗；雖遠仕途，敢忘祇辟？矧復華資難冒，淺局易盈，遂速顛隮，致干呵譴。柁舟踰嶺，行觸蘊蠱；裹藥負餱，居防瘴蠱。皆由自作，夫豈人尤？尚玷散員，仰緊善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侔天大，明並日中。立愛惟親，於昭孝治；使臣以禮，用勸忠規。俯念遺簪，嘗持從橐，❸俾知循省，姑示竄投。臣敢不慎厥身修，行乎患難？雷霆震耀，既肅豐刑；雨露涵濡，猶祈解澤。

自便謝表

恩由獨斷，澤被諸纍。强臣之壅閼雖堅，聖主之聰明無蔽。乃公朝之盛事，非

❶「刻」，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勉」。

❷「上二表」至「上表」七十五字，原作篇題正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從」，原作「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小己之私榮。祇叙孤衷，❶仰塵淵聽。中謝。伏念臣降才不腆，涉道甚膚，妄有意于壯行，蔑自知其躁進。螭拗載筆，當龍飛天位之三年；鳳掖演綸，實虎變人文之九載。荐更外使，還簉中臺，陪煩幄以談經，❷參玉堂而視草。戇愚冒犯，嘗逭斧誅；剴切論思，更叨衮贈。銜憂去位，從吉爲州。遭逢論道之人，憑恃貪天之力，黨同伐異，瘠國肥家，淪三綱而外交，託一德而上凂。臣受恩再世，雅意本朝，事主有慺慺之誠，輸忠無坦坦之路。輒慕隱居而求志，庶幾遠害以全身。遂掛衣冠，退尋丘壑，少待冰山之泮，還瞻雪晛之光。尚且猜虞，必加中害。臺評受其風旨，誣以不忠不孝之名；詞命出其妻家，當以腹誹反唇之罪。欲辨明而奚敢，具章謝而莫通。一墮黃茅，六看春草。病無醫藥，窮逮饑寒。忍攫抓于衆狙，聽欺凌于百鬼。戴盆伏地，難窺覆幬之高明；傾藿向陽，終預曦輝之臨照。獲脱賤拘之俗，復陶貴肆之風。仰荷矜憐，若爲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收還八柄，陟降羣工。臣作福威，既自罹于殃咎；天爲剛德，初奮發于沉潛。巍乎堂陛之尊崇，惕若風雷之鼓動。遂使赦無留令，昔阻隔而今行；士有非辜，始放投而終宥。❸在顏威邇，銘腑感深。跕鳶已出乎煙嵐，豈忘飛戾；瘦馬倘加之秣飾，尚可驅馳。

❶「衷」，原作「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煩」，原作「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始」，原作「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復官職謝表

盡滌垢汙，恩波浩蕩，俾還官職，❶綸誥坦明。感切涕沱，喜深拜舞。中謝。伏念臣智謀不足以識時務，文彩不足以爲國華，唯資家學之教忠，仰慕先賢之致主。被遇況早，眷知非輕。雖拱侍北辰，歷光陰者兩紀；而放投南裔，蒙萋菲者六年。葵心密向于重光，蓬首莫知其萬死。白髮飄蕭而老去，黑裘破敝以歸來。苟非睿慈，垂察孤蹤，遺簪墜履，不忍弃捐，片善寸長，尚期采用，則何以首膺赦宥，荐對寵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弛張文武。博學造皇王之極摯，沉機收制斷之大權。旋乾轉坤而關機闔開，雷厲風飛而日月清照。泰通君子之志，夬決小人之柔。有如微臣，亦預大賜。臣謹當激昂衰懦，游泳至仁。顧摧傷疾病之餘，只合嗣農歌于堯壤；念獻納論思之舊，豈能忘雅意于漢朝？自結主知，更從今始。

代劉待制遺表

生也有涯，孰移定命；死而不朽，難豉前修。獨餘垂盡之忠，仰籲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早憑世賞，浸歷仕途。作屬外臺，入丞卿寺。偶鎮府上扞城之伐，于機司叨秘閣之嚴。繼忝使華，俄丁家難。值神武中興于丕祚，而師干初試于邊庭。世屬艱虞，家傳忠義，妄意功名之際會，不虞材智之卑凡。衹赴詔音，亟聞除用。坐談將幕，曾無

❶「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併」。

虎豹之韜；攝事帥藩，那有鸛鵝之陣？盡瘁謬殫于筋力，論功蔑著于絲毫。投竄是宜，甄收未替。出駕軺車而撫士，歸分符竹以臨民。尋從祠館之便安，擢付江壖之要重。疏榮涣汗，還綴甘泉。而臣識昧遠猷，器慚大受，與時寡偶，造事多窮。推擠頻嘖于煩言，❶保庇盡歸于全度。念國恩之未報，豈家食之遑寧？尚冀駑鈆，再堪策礪；詎知蒲柳，頓迫風霜。顧靈劑以何施，悲逝川而莫返。將捐朽質，勉貢善言。伏望皇帝陛下並日照臨，侔天覆幬。持守盈成之治，❷柔能遠邇之情。燮太和于穆清，措羣品于熙晏。任賢勿貳，永隆不拔之基；與時爲春，坐享無疆之歷。臣委身厚夜，絶望穹宸，拖司寇之紳，不能下拜；寢大夫之簀，獲以正終。

代向直閣復職除湖北憲謝表

戴盆絶望，仰洪覆之何私；傾藿當陽，祈容光之必照。丹書已削，紫誥仍頒。直中秘之圖書，付外臺之耳目。恭承擢敘，彌劇震惶。中謝。伏念臣稟資至愚，趨勢甚拙。屢忝分憂之任，惟思共理之忠。驅虎豹而遠之，善良是保；受牛羊而牧者，蕃息爲期。惟彼合江，最稱凋郡。遺種幸逃于鋒鏑，調庸復困于金湯。仍遭《雲漢》之憂，更急羽書之餉。猾吏豖心而蠆尾，疲氓鮒轍

❶「頻」，原作「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宋魏齊賢、葉棻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下改。

❷「盈」，原作「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而燕巢。曾是羈單，誤蒙器使。稍鋤巨蠹，漸振頽綱。施行恪奉于詔條，檢率先嚴于寮寀。呻吟少定，流散粗安。庶有袴襦，免自書于下考；忍脩廚傳，以善事于上官。豈期饕餮之徒，敢負澄清之寄，巧爲章奏，公肆詆欺。内省不愆，甘受四年之譴；庶言既繹，初無一事之真。實荷聖明，洞知沉枉，併加湔拂，俾効涓塵。❶具臣慶公道之開，下士免脅權之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奬勵才猷。遠惡直醜正之人，重守法奉公之吏，慎選不遺于一介，哀矜尤在于五刑。臣敢不欽奉訓詞，❷益修履業？向以責人者今以責己，用不負于隆恩；抑聞守道者是爲守官，更勉圖于來效。

代范漕移湖北漕謝表

使指終更，蔑聞于底績；宸綸易地，仍畀于輸將。仰惟因任之恩，積有冒榮之愧。中謝。伏念臣箕裘替緒，薪樵荒材。少日趨庭，粗獲聞詩而學禮；長年從宦，惟知守道而向方。當大搜髦彦，以綏寧四方之時；乃累被咨詢，參刺舉一路之寄。憲章具在，何所建明；金穀羨餘，靡勤調度。況乏汝南之清裁，寧逃月旦之公評。所懼黜幽，更叨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參天大，治格氣和。思足國而裕民，用寧邦本；肆因能而授職，博盡衆才。致兹已試之罔功，猶

❶「涓」，原作「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奉」，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服」。

辱上流之重地。臣敢不勉殫夙夜，恪守靖共？鞭點錢流，倘稱木牛之運；根盤節錯，敢辭鼯鼠之窮？

斐然集卷六

斐然集卷七

宋胡寅撰

謝貢啟 丙申

論秀鄉邦，深慚庸陋；獻書天府，猥預甄收。初聞姓名之傳，❶頗覺心顔之靦。竊以聖王有作，世道交興。辟雍首善于京師，學校明倫于郡國。氣蒸川泳，雷動雲飛。惟楚國之上游，有荆門之要壘。沼藏珠而媚景，州産玉而得名。峽水西奔，詞源可想；郢樓東峙，曲韻争高。衿佩之侶摩肩，絃誦之聲盈耳。遇良輒取，寧空冀北之羣；待賈而沽，多抱荆山之璞。欲當妙選，宜屬美材。如某者樸遬無庸，踐修尤淺。家庭入侍，早聞詩禮之方；黌舍出遊，幸被師儒之教。究難窮之事業，驚易往之歲時。黄卷青編，坐消寒日；朱顔緑鬢，獨對春風。未居比數之流，敢有賓興之覬？夫何末技，亦綴後塵。事雖儻來，恩實有自。某官士徒儀表，吾道宗師，澄學海之深瀾，植儒林之美蔭。文高萬丈，燁然星斗之光；❷名壓衆流，響若風雷之轉。惟兹後進，❸亦仰前修。遂使愚頑，猥蒙題品。某敢不勉其未至，增所不能？觀絳闕之光，幸齒羣

❶「姓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名姓」。

❷「燁」，原作「燦」，避清康熙帝名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惟兹」，明抄本、經鉏堂本闕，注曰「缺二字」，文津閣本作「曲成」。

英而入獻；貢丹墀之策，期收薄效于決科。儻素志之未違，庶明恩之可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問候張相啟 庚戌

一違台屏，再閱時行。良史直書，蔑著丹青之效；讜言妄發，合干斧鉞之誅。旋屬家君，累辭朝命。寬仁賜可，已知負疚而無堪；喜懼兼懷，其敢冒榮而不去？罄披誠悃，繼荷俞音，俾寓直于河圖，仍即安于琳館。拜辭文石之陛，歸覲綵衣之庭。狐突教忠，庶無罪悔；蕭生雅意，終誓糜捐。由二浙而問津，及臨川而聞戒。越趨章貢，冀達瀟湘。身遊坱圠之鈞，孰云置散；夢遶熒煌之座，能不侍前？遂忘重趼之勞，思奉片言之誨。發其蒙覆，借以輝光。戀德既深，向風增抃。寒威漸弛，暖律初回。願益毖于鼎饔，用早躋于槐席。

答湖北趙憲啟 丙辰

頃誤簡知，進司三字；❶旋懷洎養，請布六條。維是澬川，介乎湘楚。民淳事簡，本遊宦之樂郊；行悔言尤，亦省愆之静處。適庭幃之久病，方藥石之未閒。捧檄固榮，望雲更切。罄輸危悃，仰籲高聽，乞從祠館之安，覬免郡章之付。虔須允旨，尚闕馳書。某官疏派洪源，騰芳夷路。卒浮丘之業，經學有聞；讀元王之詩，風騷甚富。爰

❶「字」，原作「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三字」爲中書舍人之別稱，此前一年即紹興五年，胡寅爲中書舍人，故云。

念剖符之地，密鄰仗節之方。敦篤襟期，寵貽牋翰。粲然丹臒，施樗櫟以非宜；詠彼木瓜，報瓊瑶而何有？披風尚邈，跂德尤勤。願益保于生經，以茂承于光寵。

賀湖南王漕啟

解虎符之佩，光被詔書；仗龍節之權，肅將使指。先聲所暨，喜氣惟均。某官美德粹夷，高風凌厲。書開萬卷，列科居游、夏之倫；筆掃千軍，掞藻出班、揚之右。談兵將幕，佐計漕臺，久練達于政經，尚鬱堙于賢業。留京子佩，嘗賴表儀；遐徼烏蠻，更煩綏御。本自金閨之彦，合陪玉笋之班。將勤三節之走趨，先試一方之刺舉。眷兹湘俗，困彼軍須，但椎髓而弗矜，既露根而可畏。狡桀有萑苻之念，柔良多狴犴之冤。微官惟急于受知，大吏苟祈于免過。頽波如此，遠慮奈何？竊詳聖主之保邦，允藉仁人之種德。士欣除目，民止遯心。某自間風猷，相望楚越。置酒高會，形夢寐于十年；賦詩遠貽，寫殷勤于千里。豈謂剖符之地，密依攬轡之封？先取豺狼，式觀政術；再歌襦袴，當仰吏師。惟幸會之方深，匪敷言之能罄。輕寒在候，遠涉正勞。尚慎節宣，以承光寵。

答沅州王守東卿啟

伊川、洛汭，十年同綏轡之遊；沅水、濱江，千里接分符之壤。瞻言契濶，敢敘悃悰。自昔解攜，尋遭蕩析。共楚天之月，徒有詠思；棲衡嶽之雲，固嘗招隱。學未周于己事，心敢累于世紛？偶被召除，進司

書命。吾徒忝竊，深慚子厚之旁觀；公等弁聞，當誚臧文之竊位。竟緣冒昧，恐速推擠。有懷奉檄之榮，自詭專城之寄。問安嘗藥，復難奉于板輿；❶剡奏叫閽，願獲從于琳館。雖幸託兩邦之契，而未遑馳一介之書。某官義比金蘭，契同膠漆，屢枉孟公之尺牘，如披彥輔之青天。梅梢月明，撼雪英而嚾酒；❷竹亭春暗，蔭雲葉以嘗茶。薛華最善于醉歌，李白尤高于長句。三川邈矣，一夢怳然。文老益工，疑得江山之助；才高未展，合依日月之光。臨邊鎖以徒勞，奉詔函而非晚。重欽垂眷，遝枉飛文。讀厚報之詩，願敦夙契；修竇鄰之好，莫遂初心。尚阻披承，益深瞻頌。冀妙頤于寢食，以蚤對于寵光。

謝浙西帥啟

祈從散局，不奉俞音；改畀近藩，復叨優命。顧此臨民之始，適當開府之初。幸會所深，寅緣有自。某官器資英邁，才智通宏。北道觀風，嘗著扞城之略；南州攬轡，尤高富國之功。久爾踐揚，藹然譽處。果膺宸眷，擢總行畿。發硎之刃常新，坐空盤錯；枹鼓之聲不聳，行被寵褒。某濩落無堪，液樠奚用？久荷出塵之照，茲諧蔭德之方。

❶「復難奉」，原作「情既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嚾」，原作「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謝浙漕啟

祇承綸命，改畀郡符，顧非師帥之良，幸託澄清之庇。自惟多躓，庶獲少安。某官才資絶人，儒雅飾吏。盤根錯節，解牛之刃常新；輓粟飛芻，流馬之功益著。國計有賴，上心所知。別觀詔除，以快輿議。某崎嶔可笑，濩落無堪。荷知素深，睽德浸久。雖趨風之未果，欣託蔭之匪遥。庸以腹心，布之竿牘。方兹凄凜，願慎節宣。

迎吕相啟

伏審被追鋒之召，入覲宸顔；付居守之權，典司宫鑰。制書一出，輿誦四騰。某官茂德格天，精忠貫日。才肩房令，居多應變之功；智比姚崇，允號濟時之相。險阻備嘗，而不改其操；富貴已極，而克勤于邦。起自真廷，遐分帥閫。當《雲漢》嗟吁之後，適羽書調發之時。威肅萑苻，惠先溝壑。仁風所播，坐獲豐年。民瘼既除，遂成樂土。《甘棠》之化南國，寔維羣辟之師；繡衮之來東山，無復大夫之刺。聖君虚左以待，元輔非公而誰？措國步于大安，享天心于一德。某久違台座，❶竊守郡章。屬櫜鞬以修恭，徯瞻旄鉞；託帡幪而庇迹，正荷陶鈞。❷

❶「台」，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奨」。

❷「荷」，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倚」。

答王鹽啟

竊審拜恩北闕，仗節南州。問俗觀風，山川改觀；奉公守法，民物知歸。某官白璧持身，青松植操，文學足以飾吏事，器識足以應時須。三尺是循，坐折姦凶之氣；百鍊不變，衆欽剛特之才。固當凌厲雲霄，羽儀臺省。發硎游刃，益攄露于蘊藏；煮海摘山，豈勞煩于計畫？未遑馳慶，先枉飛文。欣悚之私，敷宣罔既。

答秦德儒啟

竊審拜命宸庭，通名京籍。亨衢伊始，清論所期。某官純茂賦資，端良修志。早培學殖，發爲春麗之華；不襲世芬，挺立歲寒之操。沉下僚而自適，藹榮問以甚休。當塗不壅于上聞，逸軌漸看于橫鶩。某頃分憂顧，初接風猷，欣楚國之有材，欲周家之多士。比君鷗鷺，慚非薦禰之流；贈我瓊琚，愧辱報齊之意。誓言什襲，寧述四知。

答路樞賀年啟代家君

斗柄回寅，陽聲入律。祓木餞餘寒之氣，❶時朝崇嗣歲之儀。慶禮既陳，頌言斯舉。某官夙推公望，靜葆天倪。五福純全，雖脱紅塵之屣；四方傾屬，宜歸紫極之班。

❶「祓」，原作「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其父胡安國《元日》詩有「競裝祓木餞餘寒」之句（舊題宋劉克莊編《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三，元刊本）。

肇對嘉辰，必符善祝。某負痾寖劇，修謁無緣，徒切傾祈，莫勝敷述。

賀年啟

寳歷更端，陽春交泰。槐烟泛彩，迎天上之和風；栢葉浮杯，絢人間之慶禮。某官忠存廊廟，名動華夷。接武赤松，世服遺榮之勇；歌詩菉竹，皇深舊弼之思。宜對令辰，早膺急詔。某初還親右，阻造客間。頌祝徒深，敷陳罔既。

又

新元肇序，上日開祥。柳色槐烟，迓陽春之交泰；椒花栢葉，修獻歲之盛儀。某官緯世傑才，端朝公望。幅巾坐嘯，無煩虎豹之韜；急詔言歸，行慶雲龍之會。式臨穀旦，倍擁繁禧。某職在親闈，望遥賓閤。奉一觴之爵，徒劇傾祈；修咫尺之書，莫伸悃愊。

又

寳歷更端，陽春式序。寅餞餘寒之氣，交脩嗣歲之儀。某官學探本原，文追典雅。宣平反之詔，功既及于一方；展經濟之才，恩佇承于三接。未遑馳慶，先辱惠音。感頌之深，敷宣罔既。

答唐道州啟

比者解印桐江，分符瀟水。初獲便親之欲，仰荷天慈；載欣接壤之仁，遠同河

潤。屬乍休于徒馭，仍謹視于簿書。尺牘未修，飛文先及。退惟凉薄，何以堪承？某官才禀疏通，政成肅給。仰分憂寄，依然循吏之風；遠紹家聲，尚矣名卿之胄。行聞顯用，益奮遠猷。某器業非長，官箴未熟。有可師之鄰國，庶免曠瘝；無越境之會期，徒深渴仰。和風扇物，淑景宜人，尚慎節宣，慰兹勤禱。

答鎮江劉待制啟

方安遠郡，遽奉賜環。旋忝近班，仰慚出綍。未敘推先之施，首煩貽問之勤。伏念某才非疏通，❶器惟淺迫。既與時而寡偶，遂造事以多窮。小試勿堪，大迷安用？漸圖丘壑，敢望雲霄？某官風烈匡時，❷謀猷緯國。入持從橐，❸嘗獻納以盡規；出布藩條，更中和而樂職。眷此迂愚之迹，早陪英邁之遊。曲借揄揚，遂令忝冒。悵披風之尚邈，愧染翰之莫宣。但祝保頤，亟聞登拜。

答李校書似表啟❹

伏審光膺宸命，職列書林。凡屬俊遊，共欣榮問。嘗謂西崑册府，東壁星躔，❺集冠冕之名流，實朝廷之妙選。于此養才而育德，俾茂經綸；豈徒較藝以程能，務爲華

❶「非」，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匪」。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英」。
❸「從」，原作「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似表」，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補。
❺「東壁」，原作「南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藻？時雖右武，上急用儒。厭馳馬試劍之言，求説禮敦詩之士。❶肇開秘館，廣集時髦。既富之簡編，使博其聞見，以盡卓約之守；又淹之歲月，使積其進修，而期器業之成。凡風望之所加，寔紀綱之攸賴。進居廊廟，必能熙帝載而亮天工；退處江湖，亦可立儒夫而敦薄俗。搜揚孰稱，英特是宜。某官識度涵宏，器資凝遠。書開黄卷，窮師友之本原；筆掃千軍，見文章之户牖。進當清問，罔伏嘉猷。亟通籍于金閨，遂觀珍于玉海。作史代言之任，寔自此途；❷澤民致主之功，式觀他日。未遑慶牘，遽辱華牋，過形引重之辭，彌仰推先之義。永言感抃，莫罄指陳。

答胡校書啟

上言似表。❸某官奥學窮源，英詞掞藻。未經險阻，驊騮何貴于駑駘；既遇雪霜，松栢遂殊于蕭艾。令名莫掩，舊物斯還。楚望九年，不作劉郎之賦；潮陽萬里，應高韓子之文。雖暫屈于校讐，方益觀于制作。亨衢伊始，清議畢歸。未遑修慶之儀，先辱飛文之貺。過形引重，彌仰推先。感抃之深，敷宣罔既。

❶「詩」，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書」。

❷「寔」，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實」。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❸「上言似表」，原作正文「上言伏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答錢待制啟

伏審光膺中詔，還直西清。公議稍伸，士流交慶。某官三朝舊德，一世偉人。忠孝王家，矧繼文儒之後；安平泰日，已高法從之名。嶢嶢多困于不全，落落固知其難用。江湖遠迹，屢易歲陰；松栢後凋，方騰月旦。果動達聰之聽，俾歸持橐之班。獻納是資，職不分于中外；典型未泯，人思見于老成。傒聞環召之音，那遂琳庭之逸？念馳牋之未果，辱墜翰之遽先。謙厚俯臨，愧懷交集。

答張寺丞啟

伏審光膺宸命，分布邦條。在仁人獲濟物之權，于疲俗有樂生之慶。某官賦材肅給，秉志堅剛。權勢者人之所趨，吾獨奉公而弗畏；貨財者衆之所欲，吾能潔己而無求。政惟摩拊之先，吏率廉平之化。何屢書于上考，而久鬱于下僚？天聽雖高，月評難掩。爰從九寺，出將一同。追汲、鄭之風流，奚勞施設；繼龔、黃之績用，行慶寵光。未果修書，先承墜翰。永言感悚，曷既敷宣？

赴永答衡守啟

祗奉誤恩，俾臨舊治。忱辭懇免，蓋虞五技之窮；優旨弗俞，曷慰十行之寵？❶方鳩徒御，將道封墉。未遑竿牘以通誠，遽

❶「慰」，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副」。

沐緘縢而敦眷。某官端倪公望，磊砢卿材，擅豈弟之仁聲，受藩宣之重寄。化行時雨，下車早洽于歡謡；刃發新硎，餘地已空于盤錯。顧如頑陋，加以憂衰。欲尋一壑以忘年，豈謂專城而眷禄？况乖洎養，重興去魯之悲；嘗問爲邦，更激希顔之志。遲瞻風度，庶悉悃悰。尚珍葆于天倪，用亟膺于帝寵。

答任大夫啟

祗奉誤恩，俾臨舊治。露章丐免，寔虞五技之窮；被詔弗俞，仰媿十行之寵。方戒徒御，謹諏日辰。未遑修箋記之儀，已先沐函封之祝。某官德門濟美，道韻垂成。❶以智養恬，弗馳情于時競；用和爲貴，常遠迹于衆紛。兹聞寓止之方，將有披承之便。其爲欣幸，曷罄名言？更冀保調，以綏榮寵。

謝曾漕吉甫啟

叨被除音，俾分憂寄，懇辭弗獲，祗赴云初。竊以學道而愛人，君子之事；既得而患失，鄙夫所爲。方今軍旅之興，惟是貢輸之急。州郡經費，已傾困焉，其所以自支，則必犯詔條之所禁；民氓資用，殆竭澤矣，而至于不已，豈能保根本之無虞？某天禀迂疏，衆嗤方拙，憂傷之後，志意尤衰。欲斂裳遠迹，則未報上恩；將枉己狥時，❷乃大辱家訓。若爲稱塞，尚賴庇庥。某官

❶「垂」，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冲」。

❷「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徇」。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能宅道心，務尊德性。文章足以鼓吹六藝，業履足以冠冕諸儒。共嗟煩使之久淹，彌歎冲襟之不競。眷兹一道，均仰惠綏；豈特孤蹤，獲逃呵譴。瞻承上邈，❶企詠尤深。

答邵守啟

昨甫外除，亟承中命。分符是寵，還尋淡竹之仙；共理非良，那有《甘棠》之愛？貢忱辭而懇免，辱優詔以端征。憂患餘生，支離病質。雖幸託兩邦之好，而未遑修一介之儀。某官資稟公忠，戎昭整暇。飛聲夷路，功久著于百爲；受寄專城，譽已喧于五袴。顧臨民之伊始，欣託庇之弗遥。首辱惠音，彌欽敦眷。莫緣披晤，尤劇瞻馳。

答趙漕啟

某稟資甚拙，處世多奇，但信詩書之言，不閑時習之態。叨塵末第，將二十年；竊廩太倉，纔五六歲。進不能高舉遠引，以希鴻鵠之遊；退不能遠害全身，而取牛羊之踐。常負愧恥，况罹閔憂。悲隙駟之易徂，嗟林烏之孰哺。餘生雖在，諸念益頹。敢謂新恩，俾臨舊鎮。五日遺愛，曾何有于《甘棠》；二江清風，尚依然于淡竹。以孤露支離之質，牧呻吟凋瘵之民。撫封未幾，給日不暇。雖鄉德而甚邇，欲馳書而尚淹。某官宗室茂枝，縉紳高選。刺州總道，推潔

❶「瞻承上」，原作「追陪尚」，據明抄本改。經鉏堂本誤作「瞻承上」。

廉公正之才；援翰抽毫，富組麗鏗鏘之製。退居云外，公論弗咸。惟是鄙人，夙蒙異顧。首貽音問，報真乏于瓊琚；心佩眷存，篆乃同于鍾鼎。

答李憲啟

禁省出綸，誤蒙寵獎；侯邦綰綬，爰得舊遊。自惟才業之空疏，每愧班資之超越。主恩宜稱，家業空存。駒過隙以難追，烏集林而何哺？僅終憂制，仍負沉痾。覺身慮之亡聊，支離已甚；悵聰明之不及，黽勉奚堪？方圖仰籲于天心，庶獲俯從于人欲。訪求大藥，棲息小山。萬里秋風，眇滄浪之釣影；一犁春雨，嗣皋壤之農歌。弗逮控章，已聞錫命。懇免惕俞音之闕，奉承懷陳力之慚。某官植操端方，抱忠昭徹。妙年槐市，高文獨掃于千軍；廣問桂堂，大策復觀于三道。安行素履，自致清途。以直繩參執憲之聯，由勁節受觀風之寄。貴名愈白，公論攸歸。乃顧鄉情，復通年契。雖山川攸遠，瞻眉宇以澗然；惟臭味所同，借齒牙而多矣。愧馳書之不敏，辱墜問以相先。徒佩好音，豈云厚報？

賀梁潭州啟❶

伏審陞華秘殿，擢畀中權。除命初傳，已聳列城之聽；涓辰既協，同傾一道之瞻。某官術略閎通，材猷高邁，考本源而師友，兼文武以弛張。霜凜清秋，肅邦刑于臺憲；泉流平地，裕國計于軍興。挺然公望

❶「賀」，原作「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改。

之端倪，卓爾卿材之磊砢。果膺宸眷，更倚外庸。粲然如列宿之拱太微，屹乎如長城之扞四國。即觀報政，別拜疏榮。某患難餘生，支離病質，謬忝于蕃之寄，正依分閫之庥。趨覿未緣，向風徒切。其爲欣仰，曷罄敷陳？

賀沈潭州啟

伏審帝制誕揚，侯藩選建，物議允推于時傑，威聲已肅于方隅。某官自稟英材，夙追前輩。手披萬卷，心期卓約之歸；筆掃千軍，體絶浮華之尚。三道對廣廷之大問，一鳴驚寰宇之同聲。精思洞徹于幾微，博識周知于治忽。以忠言嘉謨而出入禁闥，以直道勁節而周爰咨詢。疇庸豈後于諸公，詳試每淹于一面。蕃宣嶺表，帖華夷遠邇之情；夾輔畿中，作師帥表儀之冠。更屈經綸之手，來蘇涸竭之氓。在國計以甚疏，聽民謡而大慰。下車報政，即趨三節之嚴；參鉉調元，遂應六符之象。某支離負疾，褪欵投閒。尚閟允音，意終期于一壑；獲漸餘潤，今復有于二天。欣幸爲深，敷宣莫既。

答江簽判啟

鼓篋賢關，嘗覘紫芝之面；决科文陛，同攀丹桂之枝。一暌逖于風猷，遂恍迷于歲月。遠勤墜翰，良沃企悰。某官文儒發身，器識致遠，不爲回翔而興歎，行看簡拔

而赴時。❶某材術無聞，叨塵過分。控章屢上，祈養疾于山林；接袂猶賒，徒寄懷于鱗羽。願迪氣序，更加保綏。

賀范漕元作啟

伏審被命九宸，觀風一道。再受輸將之寄，益思足國以裕民；屢持刺舉之權，尤欲薦賢而剔蠹。使華增重，物議同歸。某官器識天資，詩書家學，負材能而擇所宜就，守義命而恥夫苟從。劭農政于重湖，事皆有指；轉邦財于五嶺，民不知勞。還對便朝，上孚聰聽。盍振鴻飛之漸，猶煩龍節之行。竊計召除，近在晨夕。某夙聯德契，乃託仁封。雖瀝懇投閒，未獲天從之欲；而養痾藏拙，正叨雲蔭之私。欣幸惟深，敷宣曷罄？

答處州陳倅啟

舊邦摻袂，杳然魂夢之驚；仙里停驂，恍若年光之迅。山川回首，笑語關心。未果尺書以問安，遽承一介而示貺。詞情交腆，欽雅故之未忘；推許太高，豈迂疏之能副？某官靖共秉質，炳蔚掞華。早挹賢科，見譽髦于庠序；久淹才業，良稱屈于薦紳。暫爲別駕之行，即慶廉車之選。某降才甚拙，涉世無禆。瀟水牧民，空有懷于晝諾；縉雲展驥，真不愧于題輿。晤集正賒，傾瞻尤切。願言珍衛，以迪寵除。

❶「簡」，文津閣本作「柬」，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東」。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賀湖南鈎漕啟

此永州教授黄應南所作，經公潤色，故編之❶

來自日邊，稱禮樂光華之選；眷兹湖外，獲仁賢刺舉之公。民物知歸，山川改觀。某官禀資明粹，撫事疏通，❷蚤揚歷于煩難，尤飛騰于譽處。郎潛向久，使節尚勤。問俗觀風，展孟博澄清之志；裕民足國，推士安取予之才。諒不俟于匪伊，遂歸瞻于咫尺。某叨居藩翰，幸託部封。欣仰之私，敷言奚究？

答永倅啟

伏承光膺除命，佐刺偏州。亦既食瓜，爰卜戒途之吉；諒惟行李，克蒙坦道之祥。某官圖史發身，廉隅勵操，合鶱翔于膴仕，尚淹恤于遐方。曾是迂愚，謬分憂寄，乃有爲僚之幸，矧兼同里之仁。雖輿或可題，景辟蕃而不就；然驥之初展，亮于統而能知。更慎節宣，即期披奉。

答交代羅寺丞啟

伏審顯被楓綸，再參竹契。先驅漸邇，合境同歸。某官浣彩詞江，抽奇經笥。賢關奮迅，早登髦士之科；夷路騰驤，益勵膚公之操。遂由九寺，出刺一同。風猷凛凛，而吏得明師；政術優優，而民依嚴父。某

❶「此永州」至「編之」十七字，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撫」，原作「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忽膺除目，勳繼芳塵。初以小嫌，勢難免赴；遂緣疾病，力懇投閒。逮輸納職之誠，始報奉祠之命。久紆高躅，良負夙心。❶至于局務之留行，且復軍須之滯運。民雖粗息，而帑則乏儲；官有溢員，而軍多缺數。方虞速戾，何以告新？遠辱飛文，重令生愧。炎威鼎盛，徒御頗勤。願毖保綏，以承華渥。

謝湖北王漕東卿啟

頃緣多病，上二千石之印章；每愧無功，叨三百廛之稍廩。仍美名于內閣，分散局于殊庭。某生則冥頑，少而懶惰。承立庭之訓，出赴事功；叨持橐之聯，入無報効。朋友誚往來之屑屑，鬢毛紛黑白之斑斑。固欲濯足滄浪，冥心霄漢。洎再行于剖竹，❷乃益困于負薪。治慕潁川，❸于得民而何有；政慚東海，徒卧閤以奚爲？屢瀆天聰，幸從人欲。貰其罷軟，養以寬閒。兩棹湘流，若巨魚之縱壑；一枝衡皐，如倦翼之投林。方將繫釣艇于苔磯，聽碁聲于花院。烹不材之鴈，時訪故人；換可愛之鵝，聊從道士。優游樂歲，涵泳聖時。某官比玉純姿，斷金久要。賞奇文而析疑義，過從無俗調之談諧；詠《招隱》而賦《閒居》，述作有詞人之風味。身尚紆于簪佩，志早抗于烟霞。施及迂愚，俾逃顛躓。更辱雙魚之贈，來寧獨鶴之歸。焕若丹青，光于蓬蓽。某官氣沖而行粹，本茂而言昌。考厥

❶「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宿」。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膺」。
❸「潁」，原作「穎」，據文津閣本改。

源淵，定商、游之可及；追夫雅健，奚崔、蔡之足多？乃留滯于江湖，盍羽儀于臺省？如椽大筆，鏤牒告功；削札細書，演綸出命。是爲稱愜，傒俟褒陞。豈同癯瘁之人，自屏支離之列？北風時厲，南紀望遥。悵詹覿以何緣，敘悃悰而難盡。願言珍嗇，少副傾祈。

答湖北王運判啟

伏審顯被絲綸，再將禮樂，騰歡聲于愁嘆，布皇澤于焦枯。某官德比圭璋，言成黼黻，坦蕩中涵之度，温恭表著之儀。見聞該洽于羣書，器識周通于衆治。使夷途布武，亦何往而不堪；況昭代右文，豈久遺而未録？乃滯江湖之上，數嬰芻粟之間。承羽檄以哺軍師，資毛錐以紀財賦。閔勞大雅，其可再乎？因任舊人，直差易爾。惟君子攸居之職，縈生民有徯之心。矧赤壁之上流，經緑林之大擾。❶殘骸暴野，猶聞肉視于遺黎；刲股藥饑，誰喜足音于故國？何止有露根之漸，實當懷撥本之憂。發儲積以振流亡，奚云黯黮；糾愆違而褒忠善，爰俟滂清。即須美績之昭，遂慶寵靈之聚。念茲羈旅，居隸封疆。有宅一區，蕪没詎存于三徑；崇墳四尺，荒凉那置于萬家？望古郢以馳誠，指今天而均庇。和風扇物，淑景對時，願爲光華，精加調衛。

謝趙鹽啟 癸亥

秦淮枳棘，初瞻棲鳳之標；楚地江湖，

❶「大」，原作「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遠拜緘魚之貺。悵十四年之暌阻，跂六百石之光華。某官挺秀天支，騰芳朝路。好古求是，不傳鴻寶之書；積思受經，早卒浮丘之業。遂由鄉屬，出總使權。維斥鹵以阜商，與摘山而通貨。雖名國計，豈宜淹屈于雅猷；行聽詔音，自此翺翔于清貫。某性資鄙拙，❶謀議迂疏。久塵法從之聯，効無尺寸；叨食殊庭之餼，疾更支離。白髮旋生，壯懷將盡。逐飛梟于渤澥，❷從尺鷃于蓬蒿。❸尚辱記存，過形問勞。相望浩歎，未知披霧之期；獨詠牢愁，徒切向風之想。益祈珍衛，以對寵光。

答張桂陽啟

廬陵識面，恍閲一星；❹衡阜向風，忽傳雙鯉。獲審竹符之寵，已臨桂水之陽。某官擢秀賢科，蜚聲朝路，尚紆宏業，來試小邦。地錯蠻猺，爰藉安邊之畧；民罹軍賦，更資出牧之仁。復仰體于堯文，亟纘修于商序。子衿無刺，城闕同歸；侯旆有光，藻芹交采。顧此拔豪之拙，何增揭榜之華？竊揆惟良，❺克勤宣化。永念先民之事業，❻必傳至學之本源。問居不吾知，子路未逃于莞爾；稱以其君伯，夷吾猶貶于佛然。惟明道正誼，不萌功利之心；則致君澤民，可格唐虞之治。是乃成均之首善，攄爲稷下之遠猷。某文乏自嬉，教無私淑。

❶「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稟」。
❷「澥」，原作「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尺」，原作「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閲」，原作「若」，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閟」。
❺「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切」。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❻「念」，原作「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獨喜聆于高誼，因寄語于諸生。虎卧龍跳，勿貴臨池之習；金相玉質，傒觀樂泮之風。❶ 儋覿未緣，傾馳徒切。願言珍衛，以俟寵休。

答高參議啟

欽誦旦評，傳聞風旨。未快青天之覩，忽驚明月之投。自省迂愚，何當眷屬？❷ 某官望高東土，譽重南金，文副質以彬彬，行顧言而慥慥。蓬壺仙籍，方開碧海之津梁；蓮幕賓筵，自適青油之談笑。湛情懷于止水，閲富貴于浮雲。遡傃清規，孰量遠步？某用慚明效，舍負素餐。華髮漸生，寧復倚樓而看鏡；塵纓未濯，方將枕石而漱流。尚餘蒿目之憂，不怠緇衣之好。披瞻正阻，向往良勤。當三陽交泰之昌時，寔五福類升之吉會。願調寢饋，早被詔除。

答朱鹽啟

桐江假守，嘗傾舶趠之風；衡阜僑居，值攬軺軒之轡。披瞻未遂，跂仰爲勞。某官迪德醇明，受材肅給，蜚聲夷路，序績昌時。疇望寔之交孚，付咨詢之重寄。惟五嶺重湖之南北，如三湘九郡之封疆。醝旅縱横，犇商隱屏。比屋但資于食飲，大農深責于緡錢。幾許官僚，傒循公而刺舉；猗嗟閭里，賴賦政以澄清。想使指之敷宣，慰輿情之屬望。功比臨淮之季，❸名參折檻之

❶「風」，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成」。

❷「眷屬」，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眷矚」。

❸「季」，原作「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按東漢朱暉字文季，爲臨淮太守。

游。遂被寵靈，益攄器業。某迂愚無用，疾病相縈。藏拙投閒，粗適山林之性；通名筦記，未遑竿牘之修。先枉飛文，可量愧汗。亢陽滋久，微雨初殘，願厚寢興，少符頌祝。

答劉帥啟 甲子

伏審光膺宸綍，榮畀藩維。除目初傳，已聳士林之觀；軺車既下，大歸民物之心。一面得人，三湘增重。某官圭璋粹質，冠冕勝流。早追吏部之高蹤，❶篤于文行；遠繼曲江之稱首，各有度程。省户羽儀，曲臺緜蕝。議論必期于尊主，持循不苟于隨時。威鳳鳴岡，允彰瑞應；明珠照乘，信曰寶臣。宜升禁密之司，益罄忠嘉之告。❷尚煩詳試，以察外庸。清議畢歸，貴名愈白。某差池一臂，❸俯仰七年。蓬艾卑飛，自適鷦鷯之趣；雲霄高跨，方觀騕褭之遊。幸此僑居，蔭于德宇。敢圖謙厚，先枉賁文。益知久要之未忘，惟是永藏之爲好。

答孫判監啟

伏以荆臺故國，夙聞耆舊之推；衡皐僑居，晚幸光塵之奉。懸衣自結，冷突誰黔？雖達者之能堪，豈善人之宜爾？永懷先子，好賢如緇衣；矧有里仁，赴義若飢渴。因期出力，薄助置錐。作是念言，既彌年所。分華岳之半，真仰愧于希夷；寄草

❶「追」，明抄本作「晞」，經鉏堂本作「睎」。
❷「罄」，原作「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臂」，原作「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堂之貲，僅免慚于録事。尚虞浼冒，或取麾訶。某官勁氣凌霜，孤操聳壑。❶學練熙朝之典故，行追前輩之風流。小試邊城，譽即騰于襦袴；倦遊末路，身早掛于衣冠。遠不離羣，清而容物。卜陶廬之三徑，甘顔巷于一瓢。恥同攘臂以受薪，寧自曲肱而飲水。義當難處，必辭貨財之金；禮或可從，豈非道交之餽？遂蒙虚受，以詢衆誠。❷顧何力之有焉，辱贈言而過矣。枕流漱石，平生已慕于子荆；爲黍殺雞，繼此願從于荷蓧。

答韓諫罷歲旦往來啟

伏奉誨函，約停苛禮，惟高情之所覺，契卑悃之每懷。良以病質支離，野情疏放。猿狙冠服，掛思効于逢萌；鼷鼠車輿，懸欲睎于廣德。既先後適投閒之願，尚往來講交際之儀。效官曹朴遨于泥塗，比市利登趨于龍斷。觀人且愧，處己何堪？只合藜杖葛巾，弗期而遇；東阡北陌，乘興即行。未妨金玉之寶鄰，雅稱烟霞之道侶。雖會名真率，難追西洛之遺風；而遊曰逍遥，請暢《南華》之高論。三陽交泰，萬寶更新。願綏福以鼎來，亟承恩而晉接。

答崇安詹令啟 丙寅

伏審銅章初綰，已擇剛辰；玉軫乍調，深符輿誦。某官茂資天禀，美業世傳，早知從政之方，爰被承流之寄。推心及物，諒期

❶「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標」。
❷「詢」，文津閣本作「徇」。

閭里于安平；積善在身，行啟津途于遠大。念有維桑之敬，方圖染楮之儀。先枉飛文，尤深愧抱。

答江令賀冬啟

竹起英風，既驗微陽之應；日迎脩晷，方崇亞歲之儀。某官天賦通才，世推能吏。學該百氏，深窮述作之源；氣蓋萬人，旁達弛張之畧。尚淹驥足，來試牛刀。宜對令辰，亟膺殊奬。時承慶問，❶倍切感悰。

答趙守賀年啟

王春建正，寶歷授民。柳色槐烟，寅餞餘寒之氣；椒花栢葉，欽崇嗣歲之儀。某官天泒清流，朝紳雋望。累分憂寄，名簡在于上心；式聽歡謡，德允諧于民望。乘兹穀旦，宜對寵光。某滯迹鄉闗，❷馳誠賓戺，辱慶函之俯逮，懷愧頌之交深。

答鄧倅柞啟 丁卯

昨者抗章有請，引疾告休。天幬寬宏，畀孱生之後福；山樊闃寂，涵化日之餘輝。某材甚液樠，器惟瓠落。少習詞章之技，徒以干名；壯求忠孝之端，詎能充實？顧叨逾而厚矣，論功效以闕然。矧迫疲羸，❸寖頹榮望。掛衣冠于神武，非慕昔人；狎鷗鷺于滄洲，姑從野性。某官掞文而勵行，履

❶「時」，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特」。
❷「闗」，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閭」。
❸「疲羸」，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羸痾」。

信而資忠。取友必端，自致切磨之益；與人爲善，更推題品之公。遠示好音，有懷歸步。搶榆鷃翼，宜戢伏于一枝；擊海鵬程，盍鶱翔于萬里？願慎保頤之節，式膺寵目之頒。

答化州周守啟

某久欽雅望，未緣夙霧之披；正墮炎陬，那有清風之濯？薰慈所軫，華翰見貽。誦味以還，感銘難喻。某涉道蹇淺，蒙榮叨逾。進不能發策吐奇，効忠嘉而致主；退不能知非補過，希明哲以保身。終朝之褫奪既行，二紀之愆尤斯信。聖恩寬大，未忍誅夷，要服荒遐，尚容省察。禦魑是職，茹蠱何辭？平日交游，箝口姓名之道；暮年形影，灰心贈答之篇。踽踽晨昏，茫茫寢飯。非徒弃物，允是畸人。敢謂某官高誼鎮浮，至仁敦薄，❶垂愛閔于炎涼之外，通殷勤于隔濶之間。織錦成章，被糞牆而豈稱；和鑾中齊，駕駑蹇以非宜。竊承分符，近比鄰壤。泯庶已嗟于來暮，藩宣尤急于惟良。豈但枯鱗，漸漬九河之潤；要觀逸足，騰驤千里之衢。願厚節宣，以酹瞻祝。❷

自便謝政府及中司啟

青蠅止棘，遠投魑魅之羣；白骨成人，俄戴乾坤之賜。併還資秩，安處丘園。某識昧通方，❸器非受大。雖循途而平進，奈

❶「薄」，原作「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祝」，原作「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某」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伏念」二字。

得數之多奇。逢時斯行，豈有心于黨附；不可則止，冀無染于悔尤。焉能貴身而賤名，詎比隱居而求志？回省昨夢，塵勞半生。西掖南宮，持槖摠經于八月；嚴陵瀟岸，分符併計于三年。自餘寢飯之辰，皆是退閒之日。逮廩粟之弗繼，知賜環之愈遥。芝草山中，希風綺季；桃花源内，接武劉郎。不虞貴肆之遐蹤，終掛賤拘之密網。飛鳶跕處，秋艸黄時。渴肺生塵，屢跰躚而鑑井；愁城對酒，從酩酊以逃禪。相彼炎荒，允宜罪放。户牖盡蛛蝥之世界，枕衾皆螻蟻之經行。鈎吻叢羅，人能采用；蟲蛾翾舞，食輒猜防。大冬或至于袗絺，長夏有時而附火。病須謁鬼，俗不貴醫。俟以歲年之多，淹兹惡弱之氣。不必膏汙于斧鑕，固將反掩于虆梩。❶苟非聖明，輔以耆哲，孰矜憐其寃横，俾盡滌其疵瑕？曾是摧頹，有此僥倖。某官秉心公亮，執德寬宏。既攬時髦，俾咸輸其功用；又矜沉屈，使各遂其飛潛。上臣之勳業方興，多士之歸依初合。致兹丘壑，亦在門闌。某病以衰侵，心隨力退。開結廬之三徑，于以怡顔；甘在巷之一簞，求其樂地。誓堅晚節，少答隆私。

某官中丞秉心端亮，❷迪德公方。奮由直道，以受當陽之知；盡逐羣姦，克勝執法之寄。烏集府而不去，鳳鳴岡而屢聞。傾否有功，既力扶于大厦；得人無競，方兼引于衆材。稍淹風憲之司，遂正鈞衡之拜。益攄素業，永固皇基。上下同前。

斐然集卷七

❶「虆」，原作「纍」，據文津閣本改。

❷「某官」，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

斐然集卷八

宋胡寅撰

代范伯達謝及第啟

金扉雷動，辨色造廷；寶幄雲垂，臚傳賜第。慚非出類，何以蒙休？嘗謂聖學失傳，人心就壞。雕蟲篆刻，深有似于俳優；發策决科，初無關于理亂。重以功利之邪説，蔑然道德之遺風。四維不張，六籍僅在。棄毛錐而説劍，自慶遭時；均博塞以亡羊，莫知溺志。上主尊賢重道，匿武覲文。表章撥亂之書，修舉興衰之政。雖羽檄交馳之際，不廢國章；于糊名慎選之餘，更頒制舉。思皇多士，罔伏嘉言。而某學植未敷，詞江弗廣。少時鼓篋，趨世轍以多迷；壯歲摳衣，仰師門而甚峻。顧粗聞于謦欬，煩深發于蔽蒙。獨抱遺經，曾靡一詞之措；有懷至養，尚希三釜之榮。偶與計偕，遂逃省下。懲公孫之阿世，自罄丹衷；非董子之潛心，曷酬清問？忽叨科目，有靦面顔。事雖儻來，恩寔有自。某官忠扶大業，志慕先賢。致君澤民，夙負阿衡之愧恥；吐哺握髮，躬行姬旦之勤勞。言念愚衷，濫躋龍坂。品題不苟，士争覬于一言；眄睞特温，價遂增于十倍。致兹庸懦，亦被采收。某敢不勉所不能，趨其未至？念難窮之實學，誓當人百而己千；戒易惑之虚榮，詎敢枉尋而直尺？庶幾有立，仰副異恩。

代人賀陶帥啟

方隅報政，亟疏出綍之恩；都會疇庸，就易介圭之寵。凡叨麻廕，舉切歡愉。某官惇大而裕和，清明而易直。九流貫學，論必極于持平；六德裕身，行每先于推恕。一昨軒翔膴仕，炳焕羣英，騰美譽以造朝，奮嘉言而動聽。臺郎盛選，方觀表著之儀；宰士要司，繼闡彌綸之緒。聖治惜才而詳試，哲人尊己而遐心。一佩左符，甚淹輿誦；再臨邊瑣，愈茂旦評。果膺西顧之簡求，改畀南邦之楷式。矧江左上流之宏烈，有荆州外屏之前徽。奕世增光，維公濟美，允咸聽矚，全係弛張。大纛高牙，千里初依于良翰；追鋒急召，九遷行陟于泰階。❶某朴遬無堪，斗升是戀。巍巍龍坂，嘗有幸而獲登；踽踽皀趨，乃無因而自進。永言蹤跡，欣在帡幪。

代季父上湖北王帥啟

言念智効一官，將隸旌麾之下；地遥七澤，方親鞍馬之勤。當先布于腹心，爰謹修于竿牘。伏念某箕裘末胄，薪槱瑣材。挾策讀書，望聖門而蹇步；叨恩筮仕，遵宦路以卑飛。緣伯兄擅儒學之宗，蒙師相敦朋游之好。顧未忘于微賤，乃屢辱于提撕。嶽鎮靈祠，虔奉三年之香火；侯藩盛幕，就更兩路之馳驅。家食未幾，官期甫及。方策磨于駑鈍，罄趨走于嚴明。某官識洞戎

❶「遷」，原作「重」，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還」。

韜，智深義府。鑿門制勝，嘗高玉帳之功；臥鼓養威，尚藴金城之略。輟宿衛徼巡之重寄，資撫循牧養之宏才。授以中權，畀之全楚。萬井並喧于來暮，❶九重方注于惟良。泯俗阜財，載洽南薰之化；邊庭徹警，用寬西顧之憂。遂設壇場，式頒旄鉞。充國練四夷之事，更切倚毗；班超享萬里之封，寔懸瞻頌。某裹糧諏日，襆被首程。兼欣悚以裝懷，仰寬仁而託庇。歸依斯切，敷述奚殫？

代人賀劉鹽啟

伏審光寵制檢，❷陞畀使華。除目初騰，早聳列城之聽；先騶伊邇，益喧載路之謡。矧在庇庥，曷勝瞻抃？某官望隆國寶，名著朝紳。襟寓中和，處剛柔而兼濟；器能開敏，施左右以具宜。況乃胄出名卿，業高濟美。忠心義氣，凜有家傳；直節孤標，藹爲世範。于以識典刑之舊，豈徒稱吏道之師？故牛刀之刃常新，暫煩劇邑；而驥足之才乍展，旋屈輿題。甫及瓜期，已頒芝詔。褰帷問俗，杖節觀風。出心計之緒餘，仰資調度；付臺評之公正，允賴激揚。茂寔既昭，寵靈斯焕。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克瑞聖時，用繩祖烈。某零丁墜緒，冗瑣凡材。奉香火于明祠，僅同蠖屈；候旌麾於達道，徒效鳧趨。輒修竿牘之儀，少叙忭幪之願。

❶「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里」。
❷「寵」，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膺」。

代人賀范漕啟

伏審外計告功，中綸涣渥，尚畀輸將之任，益觀刺舉之能。凡託帡幪，實深慶賴。某官疏通而縝密，整肅而裕和。世服簪紳，練達熙朝之典故；家傳詩禮，步趨前輩之風流。飭吏方以儒雅之優，行仁術以政材之敏。早由簡拔，累付澄清。將四路之光華，日新賢業；處十年之烜赫，人誦謙勞。眷此三湘，嘗紆六轡。虎威餘凜，固無待于施爲；龍節再來，重有孚于觀聽。第恐詔除之駛，不容旬序之稽。身在日邊，遂攄宏蘊；泉流地上，寧究遠猷。某備數祠官，依棲德宇。喜既常情之倍，禮宜削牘之恭。塵瀆是虞，鑒容爲幸。

代人賀晏憲啟

伏審光奉制除，祇乘使傳。十行甚寵，著惻怛于絲綸；六轡既均，播皇華于原隰。凡在庇庥之内，舉深瞻僂之誠。某官挺秀江山，儲英象緯。簪紳世服，共知前輩之風流；忠孝家傳，❶允是後來之領袖。才刃發硎而無滯，德風偃草而必行。不吐茹于剛柔，惟中是守；能弛張于文武，與道何拘？頃由鶴聞之招，已振鴻飛之漸。握蘭雞省，炳然列宿之光芒；衣繡熊車，焕若二星之符采。顧兹平楚，復畀祥刑。挾温詔以平反，民歌冬日；持公心而刺舉，吏肅秋霜。

❶「家傳」，原作「傳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方旌節之鼎來，快襜帷之乍徹。治道九變，雖云因任于成能；泰階六符，徯看追蹤于前軌。某箕裘末緒，薪櫄瑣才。服職明祠，仰有依棲之便；馳誠威著，莫遑趨走之儀。

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啟

八桂維藩，政成初報；五仙謀帥，命出有孚。爰升內閣之華，式壯中權之重。千旌照海，萬目披雲。惟南粤之奧區，屹番禺之巨屏。遼遼更千百載，顯顯纔十數公。士守廉隅，驗歸來之蚌蛤；❶政無假擾，占飛去之鷄鶋。兵威外讋于雕題，寶貨上充于玉府。如風偃草，則渤澥乂安；自葉流根，則朝廷增重。克當憂顧，允謂才難。某官瑞世傑人，端朝重器。逸民清裔，東吴之聲望素高；昭代名流，北極之班聯已著。前籌借箸，煮海提綱。近剖兩符，豈弟咸歌于襦袴；遠馳六轡，光華克副于咨詢。遂膺分閫之榮，克底殿邦之績。自天錫寵，易地建侯。帶水簪山，徒結去思之恨；馬人龍户，大興來暮之謡。右之有而左之宜，彼無惡而此無斁。先聲甚烜，公論愈歸。四府得師，連十州而控帶；一邊静治，匝千里而迎承。雖云古制之異今，亦見馭輕而居重。久虚隆寄，果獲真材。洽燕喜于神人，徯並流于刑德。高牙大纛，豈戎翰之久淹；赤舄繡裳，佇公歸之信處。某嵩臺冷族，圭竇腐儒。不知天下之大，而姑務正心；未信聖人之遥，而但知汲古。文乖飾物，學昧隨羣。雖嘗賓于鄉大夫，旋見黜于春宗伯。倦遊場屋，寄傲山樊，假黄綬以結

❶「驗」，原作「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要，歎素絲之垂領。昔者甘爲陳孺子，今而幸識韓荆州。潤以斗升，豈獨濟轍中之鮒；借其羽翼，庶幾騫海上之鵬。輒修贄見之儀，併敘歸依之願。

代人謝端州守倅啟

官有等威，仕路敢忘于分守；人無公論，身修或值于嫌猜。方嚴檄之下頒，屬明廷之爰究。❶持權不撓，掛網遂蠲。恩施匪私，感悰爲甚。伏念某抗塵末吏，辨俗短材，竊聞詩禮之餘，幸續箕裘之緒。二十年之造化，自分鼠肝；九萬里之扶摇，敢攀鵬翼？覽景空驚于老去，坐貧未賦于《歸來》。竊禄强顔，隨羣斂板，倘在公而無愧，亦行己之有名。昨所奉承，既相翦拂。轉喉觸諱，固知薄命之奇窮；張目見尤，頗動衆情之嗤怪。况饋餞未由于司屬，而平反自出于長官。必有依憑，潛行浸潤。未蒙相察，訴書幾至于厚誣；不欲自明，公聽必歸于直道。省躬惕若，賜辨昭然。靖念垢蒙之疑，曷勝江漢之濯？丘山至重，頂踵知歸。某官肅括而疏通，寬慈而勁正。北海南溟，以爲之器度；❷長著大蔡，以儲其襟靈。步趨前輩之風流，式儀後進；練達熙朝之典故，頻迄外庸。鉅篇之嚚訟每虚，襦袴之歡謡鼎洽。甘棠蔽芾，豈久著于南邦；列宿光芒，即近依于北極。顧慚猥瑣，❸已在洪鈞。某敢不益勵壯猷，祈榮晚節。執鞭欣慕，幸叨晏子之解驂；置驛招

❶「爰」，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舒」。
❷「器」，原作「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猥瑣」，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嵬瑣」。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延，尚覬鄭莊之推轂。

某官儲粹全閩，❶呈祥昭旦。❷學冠九流，而會于卓約；才兼數器，而居以謙冲。自騰省殿之隆名，即藹簪紳之偉望。西崑册府，陪鴛鷺以誠宜；南國貳車，展驊騮而曷稱？稍淹稽于蘊蓄，尤怫鬱于僉諧。帝簡日深，郎潛奚害？霸陵獵罷，未歎數奇；宣室釐餘，將聞駿召。見而恨晚，睹則争先。遂假道于玉堂，亟參調于金鉉。顧慚下走，已辱兼收。某上下同前。

代季父上劉帥求薦章啟

處黄綬之卑，心期寸進；位青雲之上，義必分光。揆二理于古今，亶相求于交際。爰伸竿牘，少布悃悰。伏念某禀質甚冥，視躬未植。幼聞詩禮，方趨獨立之庭；長值兵戎，幾墜一經之教。洎再逢于伯氏，乃重獲于師資。聽絃歌則涵泳而醉心，請筆削則區分而授指。倚春風之緑鬢，玩寒日之青編。忠孝大閑，固欲飛騰于聲寔；文章小技，猶將掇拾于科名。荏苒歲華，蹉跎心事。迄緣友愛，敷奏遺言，式均緩帶之恩，以啟高車之漸。上公置醴，念道義而慨懷；喬岳頒香，俾寅恭而庀職。得無咎無譽之已幸，豈有猷有爲之敢圖？固合望絶攀陞，心遊淡泊。靖共正直，庸克享于明靈；齋戒吉蠲，庶仰崇于丕祚。然念仕貴逢時而後遇，學當及壯而欲行。既非英才穎脱之流，必假先達手援之力。是以長卿

❶「粹」，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精」。

❷「旦」，原作「代」，據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明抄本誤作「但」。

被眷，于楊得意而難忘；户牖受封，則魏無知而不背。又况去就者榮辱之本，取舍者得失之原。在下士宜慎所依歸，若大賢固公其采擇。是以張宗有用，陰興不逞于私嫌；王吉立朝，貢禹即萌于雅意。用陳固陋，獨浼高明。某官德比圭璋，文摛藻火。光風霽月，灑然胸臆之奇；玉樹瑶林，瑟彼塵氛之外。奮由直道，自致夷途。羽儀早振于文昌，制作旋參于稷嗣。盍升兩禁，尚畀十連。文武殿邦，兼仗鉞褰帷之盛美；中和樂職，繼投壺散帙之清標。方且好善猶飢，見賢若渴。謂世務舍人材則難濟，如匠師雖店楔以俱收。衆聞推轂之仁，咸起提衡之願。某蔭于德宇，服在官箴。龍坂乍登，眎盧前而有愧；鶚書未剡，從隗始以何慚？聳聽觀于一時，開津途于萬里。惟公之惠，潔己而須。

代范仲達謝孟郡王薦章啟

爨下焦桐，無心于中律；道旁苦李，何益于登盤？豈知遭遇之有時，乃幸采收之誤及。俯躬承命，揣己負慚。竊以宦路九遷，其誰免相先之念；亨衢萬里，要當有自致之才。然非豪傑之流，必借維持之力。如某者降才猥瑣，賦分奇單。幼讀父書，曾未終于詩禮；長依舅學，乃遽忝于簪紳。孤根乏寸土之資，弱羽惟短蓬之托。文不足以擲地金聲，而穿天月脇；武不足以洗劍青海，而勒銘燕山。奉香火于喬岳之旁，竊斗升于太倉之内。至爲散局，何所稱揚？然雖職有重輕，而均于奉上；某亦事無大小，在一于用心。惟律己之自嚴，庶効官之弗忝。若夫平衡之所俛仰，公度之所

裁量，拔自塵埃，薦諸旒冕，乃是上臣克盡報君之道，必也奇士乃膺舉類之知。曾此么微，敢形夢想？自非仁能汎愛，善必兼收，不求其備以取人，不以所長而格物，則何以居然冒昧，獲此叨逾？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貫日。萬籤插架，學尤長于詩書；九德在躬，言必本于堯舜。仰盛德可以扶世運，推至公可以服人心。取威則賢于長城，借重則屹若九鼎。是故疇咨右地，太和無金湯之虞；偃息价藩，列辟有矩矱之則。允合坐論于黃閣，庶幾夾輔于紫宸。傾耳白麻之頌，忭心黔首之慶。再念某寒蹤遠外，勢援孤平。❶譬彼飛蠅，雖欲依于驥尾；其如跛鱉，曾未躡于龍門。遽蒙薦禰之章，使激希顏之志。品題若是，稱塞云何？論貢賢以觀能，于德何有；若遠臣以所主，爲幸已多。某敢不益勵身修，恪居官次？鞭駑十駕，殫鼠五能，戴恩豈止于此時，報德尚期于他日。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啟

懇請祠宫，覬安散地；遽叨恩命，復領州符。仍促之官，亟令共理。拜嘉增感，揣分知榮。伏念某無所取材，未能自信。屢忝牧民之任，但知奉法之忠。❷竟以頑冥，自貽譴黜。歲華荏苒，每惜分陰；學術空虛，終忘寸進。方聖主欲安于黎庶，而清朝慎擇于循良。名在選中，寔繫望外。某官至誠無間，盛德有容，務廣引于時髦，將大釐于邦采。遂令愚戇，亦預陶甄。自顧羈

❶「平」，原作「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公」。

單，徒深悚懼。念衡陽之古郡，列湘水之上游。井邑凋零，值暴客傷殘之後；田疇荒圮，適天時旱暵之餘。俗習衰頽，規程弛紊。殉衆欲則上負分憂之寄，守正理則下爲斂怨之媒。所賴仁賢，斡化權而當軸；克隆相業，承天意以調元。將公道之大開，庶私門之能杜。鄙詞未達，聊輸肺腑之情；横議或興，全仗帡幪之賜。依仁方始，感幸難言。

同前。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濟時務急于人材，體國罔分于中外。遂令愚陋，亦預甄收。同前。所賴仁賢，撫列城而作鎮；克隆相業，亮衆采以于藩。有公道之可依，必私門之能杜。行臺在望，阻趨台屏之嚴；官政或疏，全仗鈞慈之庇。

同前。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爲國謀不爲身謀，以己立故思人立。遂令愚陋，亦預甄收。同前。所賴仁賢，素有澄清之志；正膺委寄，肅持刺舉之權。有公道之可依，必私門之能杜。治臺在望，近瞻使節之光華；官政或疏，全仗誨言之警飭。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啟

久負譴呵，委心丘壑；忽蒙拔拭，仗節江湖。仰荷殊私，俯增危悃。伏念某迂愚而寡與，蹇薄而多違。少也効官，但識吏師之可尚；壯而受業，遂知儒術之有宗。倘用于時，盍行厥志？稽自古考材之要，無重收人；論推心及物之功，孰先試郡？惟守身斯能奉法令，非戢吏何以恤惸嫠？思獎善良，當鋤强梗；欲臻富庶，必務輯綏。值鴈峯偶闕于守臣，付魚竹俾承于人乏。去鋒刃屠殘之未久，加墉隍勞役之尤深。

椎髓剥膚，❶以供餉餽；磨牙厲吻，因肆噬吞。自惟短拙之才，妄意循良之最。勉殫筋力，粗振維綱。但知信道而直前，孰敢恃强而犯上？凡賤士苞苴之結納，及小夫竿牘之諂諛，飾廚傳以取遊談，降色詞而求容悦，非正義之所出，豈小心之敢爲？大咈羣凶，遂招積怨。方舟共下，觴豆交歡。飲食之人，論心自契；蚍蜉之援，同氣相求。密爲巧詆之章，上惑辨朝之聽。所謂按停姦釋，黥配猾胥。乖詔旨之平反，見專城而跋扈。厚誣則可，在理何安？驅虎豹而遠之，指爲肆虐；受牛羊而牧者，不許施仁。考亂世以或然，曷聖時之宜有？幸蒙朝命，推核有無，重辱臺評，究窮奸罔。丹書盡削，紫誥仍頒。寵還册府之聯，擢付軺車之任。升沉毁譽，在小己以爲輕；賞罰公私，繫大綱而甚重。事歸至當，榮倍尋常。某官水鑑羣形，權衡多士。慨衰微之末俗，圖丕赫之中興。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物失所，若己納諸溝中。致此孤蹤，再紆洪造。某謹當益修業履，祗服訓言。萬折必東，誓不渝于素守；五刑有服，期真體于好生。更資奬激之恩，庶効糜捐之報。❷

某官盛德傳家，精忠許國，夙掖宣坦明之制，蘭臺正綿蕝之儀。遂總憲綱，力開公道。凡猥瑣久叨于濡養，及回邪猶逭于蘊崇。對仗糾彈，果見霜威之肅；輸懷獻納，不聞風指之承。❸八元之儲望益隆，千里之借留寧久？退惟孤憤，亦累片言。憎羣枉

❶「椎」，原作「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捐」，原作「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聞」，原作「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之善讒，閔沉冤之無訴。俾承翦拂，還可激昂。歸依獨在于門闌，銘感寔深于肺腑。

上下同前。某官偉望冠時，精忠許國。入爲侍從，每傾側席之聰；出殿方隅，獨擅長城之譽。以激濁揚清爲己任，以闢邪扶正格君心。望寔久隆，奮庸何晚？徯遂聞于大政，以協濟于中興。言念鯫生，嘗登龍坂，借温言之甚寵，閔沉枉之不伸。坐使湮淪，再蒙翦拂。某上下同前。承流宣化，妄希師帥之良；飾惡廢忠，遽被窮奇之譖。賴皇明之燭隱，繼白簡之摧姦，中憫沉冤，併加湔濯。某稟資固陋，涉世拙疏。但知守法奉公，仰分憂顧；寧敢狥情悦衆，俯爲身謀？異二三子以何傷，雖千萬人而必往。讒或偶就，理焉可誣？縱哆侈之成箕，肆爲鬼蜮；迄漉浮之見晛，何慮蠻髦？安困厄于三年，動昭融于一日。某官持心尚義，秉志嫉邪。德不孤而有鄰，人小善而必取。餘論已資于月旦，好音更辱于封題。既劇震惶，復深銘佩。瞻承上阻，企頌尤增。益冀節宣，晉承光寵。

代張子期上秦太師啟

不度寒微，敢緣恩紀；輒伸悃欵，浼冒威尊。顧惟螻蟻之誠，難覬埏埴之造。再三以瀆，誅譴是宜。伏念某駑蹇下材，❶瓶罍小器，志惟守分，仕則爲貧。奉香火之明祠，寸能莫効；謹夙宵之常職，五斗是資。荐歷歲華，遂終考秩，永惟熙旦，大闢夷途。

❶「伏念」，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九一七補。

人懷布武之心，士切競辰之志。❶乃顧卑飛之羽翼，已踰細滿之光陰。❷代者它方，❸杳然來耗。滯留興嘆，痿人不忘于起行；坱圠無垠，頑礦寔思于鈞鑄。况異代居夷之難，有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賞音，下延族從。萃隆私于門户，銘深感于肺肝。念此僥求，非無階級。雖降才不腆，如鼯鼠五技而易窮；然所欲甚微，在鷦鷯一枝而已足。危誠迫切，公聽旁通。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蹈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資忠，炳若星辰之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橫舟楫于風濤，巨川攸濟；置鹽梅于鼎鼐，衆口稱和。秦漢已還，勳庸莫二。蓋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夫不獲，如己推諸溝中。自憐樗散之無庸，未辱匠師之所弃，❹一施斤削，即預桷榱。某誓當勤瘁當官，靖共守位，思糜身而報德，方屏息以祈恩。

代向深之上范漕啟

名山祠事，曾無上考之書；綠水賓筵，誤玷後塵之選。揆才非據，受寵若驚。伏念某艱苦餘生，零丁墜緒，挾策罔窺于閫域，干時尤乏于智能。重惟家國之讎，因息階梯之念。年華荏苒，鬢髮刁騷，爲活妻孥，姑謀釜庾。譬彼溝中之木，何冀青黄；端如爨下之桐，甘心煨燼。重以早親有道，

❶「辰」，原作「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❷「細滿」，原作「壯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❸「代」，原作「乃」，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❹「未」，原作「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誨使修身。御者且羞，視王良而知戒；先生非僊，于原憲而得師。既無羨于飛揚，即自安于固陋。敢意姓名之賤，忽蒙埏冶之恩。靖揣厥由，敢迷所自？某官風規肅給，德度雍容，素景仰于前修，用表儀于後進。澄清濁俗，振孟博之威聲；綏静方隅，流元年之惠政。顧兹凡鄙，夙被提撕。蓬心已幸于倚麻，鷃翼敢欣于披隼？某敢不益希賢行，增講吏方？行止非人，倘瓜時而可赴；靖共守位，庶肉食而逃譏。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爲大原作上劉帥啟

爨下焦桐，敢希玉軫；溝中斷木，何意犧罇？忽此叨逾，重其愧悚。伏念某稟資孱陋，承學顓蒙。王父提携，僅識《春秋》之比事；家庭趨過，方聞《詩》、《禮》之名篇。亦嘗試席以自呈，不與賢書之同薦。迄蒙延賞，服在官箴。喬嶽具員，明燎之勤莫展；太倉五斗，素餐之愧難勝。念植德可以修身，非立誠莫能居業。致遠者恥藝文之尚，揚名者惟忠孝之歸。而從事水春，未知米價。窺宫牆于黄卷，寒日坐移；問岐路于青霄，春風漫倚。使在簿領徒勞之地，尚虞斗筲何算之譏。今也重鎮開藩，名卿出牧。南金東箭，才彦朋從；紅芰緑池，芳華森映。豈伊弱植，亦繼後塵。某官五緯天英，千章國棟。光風霽月，灑然胸臆之間；瓊樹瑶林，瑟彼塵氛之外。自得夷途而布武，即騰直氣以干霄。華省羽儀，笑馮唐之漫老；曲臺議論，追稷嗣之前規。屬熙朝倚重于上流，顧寔略可當于一面。士人依表，重獲所圖；閭里借恂，再從其欲。

洎此熊車之甫至，闐然竹馬之歡迎。望實愈孚，寵靈斯近。師帥千里，衆猶淹衈之嗟；泰階六符，帝即登庸之召。某頃緣危疾，悵失望塵。兹幸小瘳，勉能削牘。鶡翼將欣于披隼，蓬心尤幸于倚麻。期斂板以歷階，斯揆辰而首路。道古今、譽盛德，雖無授簡之才；聞下風、望餘光，冀遂執鞭之願。

斐然集卷八

斐然集卷九

宋胡寅撰

辭免起居郎奏狀 建炎己酉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秉筆入侍，日近清光，有舉必書，事存規鑒，欲當妙選，宜屬名流。伏念臣種學弗優，屬辭無法，荐叨器使，未著事功。重念平奏鸞臺，臣父初蒙于嚴召；記言螭陛，臣身復玷于寵光。常情以爲至榮，微分之所深懼。倘仍冒昧，必速顛隮。當瀝悃誠，仰祈聰聽，收還成命，改授異能。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起居郎奏狀 紹興甲寅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限三日起發。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急養，常丐就閒。一遠天光，六更歲紀。豈圖疏逖，尚沐記存。特涣新恩，俾趨舊列。而臣操修弗勵，學業彌荒，秉筆非才，見于已試。出綸甚寵，疇敢冒居？輒罄悃悰，仰祈洪造，收還成命，改畀異能。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臣以已試非才，具狀辭免，仍依限起發，迤邐前路，恭候賜可。至潭州醴陵

縣，據進奏官報，殿中侍御史常同除起居郎，奉聖旨，胡寅别與差遣。臣更不敢前去。竊念臣愚陋之資，不堪任使。伏望聖慈矜憫，特降睿旨，除臣宫觀差遣一次。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乙卯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不許辭免者。聞命優隆，撫躬驚惕。恭惟皇帝陛下務戡世難，深軫聖懷。降禹、湯罪己之言，震文、武安民之怒，親臨戎事，廣攬時髦。豈謂疏蹤，再蒙嚴召。方虜賊憑陵之際，❶非人臣避免之時，義合捐軀，禮難俟屨。❷伏念臣智能譾薄，術業空疏。念記注清切之班，不宜冒昧；有冗散驅馳之地，儻幸使令。仰籲聖慈，❸俯矜微悃，收還成命，改付異能。别除臣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尋具奏狀，以智能淺薄，術業空疏，難躐華途，願從冗局。至今多日，未奉俞音，夙夕以思，進退維谷。竊以通班鸞省，執筆螭坳，君舉必書，用垂規訓，克當妙選，宜得英材。而臣學未成家，屬辭無法，使遂貪于榮寵，寔懼速于顛隮。仰冀睿慈，俯矜愚悃，收還成命，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除一閒慢差遣，使得黽勉，自効萬一。臣今來已至信州，迤邐于行在門外，恭聽賜可。

❶「虜賊」，原作「敵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屨」，原作「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皇」。

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伏覩近降聖旨，寺監長貳、監察御史以上薦舉監司郡守，不限員數者。

一、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

頃任發運使，值張邦昌僭竊僞命下東南者，子諲一切截送所司拘繫，申元帥府。餽給東南勤王之師數十萬，不激怒生變者，子諲之力爲多。後守潭州，值前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亂，子諲夜半登陴，發兵擒捕，逮曉遂定，誅其亂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虜騎乘百勝之威，自江西來潭州，欲指顧受降。子諲率勵兵民，盡力守城，累日而後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火攻迫近，兵民不忍，相與扶掖上馬，力戰決圍而出。城雖不守，而二百年涵養，兵民無一人投拜者，節義昭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彦舟、馬友、李宏、曹成百萬之衆，相繼盤據，子諲以數百饑卒，與曹成相持衡州累月，而邦昌之黨方據要路，不遣援師，遂致刼執。比入賊中，正色詛駡，賊卒不敢害。其才氣忠節，大概如此，正是今日可用之人。雖其少年恃氣陵傲，而其晚節更練淹詳，所以帥廣，未幾政聲翕然，至公有去思。委可充帥守之選。

一、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子翼：

頃知建州、南劍州，值范汝爲大亂之後，物力匱乏，民不聊生。子翼晝夜疚心，❶寬以撫民，嚴以治盜，儉以足用。不事廚傳，以要虛譽，知民利病，政平訟理。

❶「疚」，原作「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至今二州去思之心，如慕父母。其人治官如治家，愛惜官物，通曉財利。委可以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

頃知真州，值女真焚刼之後，本州有招安賊徒數千屯駐，日夜恣横。子忞用法彈壓，訖不敢妄動。招徠百姓，通惠商旅，課利增羡。朝廷有大支遣，數賴其用。後知明州，設方略，捕强盜，取權臣之怒。知道州，奉公守法。值監司以出巡爲名，住本州半年，子忞申陳小郡窮乏，應副批請不前，又貽監司之怒，誣以罪犯，迎合權臣之意，遂被罷黜，至今道州冤之。子忞才力敏强，遇事立决，持身廉勤，愛惜百姓。可以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

頃知崑山縣，值朱勔恣横之日，承與爭論圍田爲民害，遂被罷黜。後知岳州之江平、柳州之永興，今見任潭州之湘潭。老于爲吏，夙夜在公，賦斂均平，訟獄明允，公人皂吏，足跡不至鄉里。視民如子，防吏如寇，民感其惠，凡有公家之事，率先辦集。其持身儉約，舍飲食之外，一毫無所取。公廉健决，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大夫前知通州海門縣張久：

頃任沅州曹官，值溪洞黄安俊反，❶守倅逃遁，牒州事與久。賊遂攻城，久倡率兵丁乘城守，拒出城接戰。數日之間，大敗賊衆，保全一州。朝廷嘉之，先轉四官，驛召赴闕。蔡京以久風貌不揚，止令

❶「溪」，原作「徯」，據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明抄本誤作「傒」。

還任，復爲荆門。方量指教，凡經久所按視，民皆帖服，無有詞訟，遂使一方田税均平，爲長遠之利。後授筠州通判，爲人攘奪，安貧不競，退間宮祠。賦性耿介，不干進。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宣義郎通判全州軍州事范寅秩：

在范氏中最有智識，有才幹。頃權潭州通判，府事賴之以治。又爲宣司屬官，幕畫藉之亦多。見爲全州通判，郡政調和，發摘縣令贓污，民間忻快。❶可以充郡守之選。

舉王蘋自代奏狀

伏見秘書省正字王蘋，早親有道，潛心大業。精深之識，可以備論思；典實之言，可以資獻納。士林推重，臣所不如。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臣輒瀝危衷，上干聰聽，退惟冒昧，甘俟誅夷。❷伏念臣愚陋不才，分甘遠外。昨蒙陛下曲賜記存，召還左螭，遂司外制。每聞訓獎，常懼弗勝。既潤色之非工，復論思之無補。日月浸久，罪愆遂多。而臣父抱疾晚年，不獲迎侍，人子之志，夙夕靡寧。出而事君，忠嘉蔑著；入則事父，定省久虧。不待人言，臣自宜去。仰祈洪造，俯鑒微誠，除臣湖南小郡一次，既使臣得遂于孝養，又令臣粗習于吏方。他日復有使令，誓

❶「忻」，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欣」。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甘」，原作「敢」，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將九殞圖報。

乞出第二狀

臣近具奏狀，陳乞湖南便親一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須至再干威聽。伏念臣天稟頑固，才出人下。自頃違去清光，歸就色養。意欲講明學問，以備使令。雖屢易于光陰，迄未成其志好。再蒙收召，適當戎車親駕之日；不敢辭避，遂叨禁闥腹心之選。亦惟陛下志在復讐，事先討叛，國論初正，志士思奮。臣不自揆，恐于此時，得以涓埃，仰裨海嶽。而不思智術淺短，何補于論思；辭翰不工，無裨于鼓動。寖歷時序，多積過愆。是臣出事，陛下無所取材；退思親闈，徒虧子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臣非不知貪慕恩榮，强顔就列，而愚戇之性，終不可移。久處要津，悔尤日甚；上辜知遇，厥罪逾深。臣是以悉罄悃悰，冀蒙矜許，早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乞施行。庶幾他日猶得奔走陛下左右，❶殞身畢命，別圖報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待罪狀

臣于今月日具奏，以潤色不工，論思無補，仰籲天聽，乞除湖南一小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竊聞臣僚論臣行詞失當，臣已即時牒職事與在省以次官，見在假俟命。竊念臣文學至陋，謬司帝制，不任所職，上負恩遇。退而自訟，其敢逃刑？伏望聖慈早賜黜責，以爲詞臣之戒。臣不勝惶恐待

❶「他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它時」。

罪之至。❶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以空疏，叨塵詞掖，蔑聞令譽，徒積悔尤。仰荷寬仁，保全終始，非臣捐軀殞首所能報塞。分憂之寄，已懼弗勝；次對之班，豈宜輕授？切緣中書舍人在職一年，不以罪去，乃當此選。故事具存，使臣得非所宜，必致重招物議。臣雖愚甚，敢以死請。伏望聖慈察臣危迫，特指揮寢罷待制恩命，❷以安愚分。

第二狀

臣近蒙聖恩，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即具狀，乞寢罷待制恩命，以安微分。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竊以中書舍人與待制均爲侍從之臣，自來由詞掖外補，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學贊書，纔踰半歲，不能請止，以逭刑誅。今叨任邊州，尚虞物議之未允。況西清近列，❸本以待儒學忠賢之士，論臣疵賤，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

❶「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任」。
❷「特」下，文津閣本有「賜」字。
❸「清近」，原作「近清」，據文津閣本改。

仇，則刑誅不可免。上當寵數，無一而宜。雖知聖慈矜察下臣，務存終始，然使臣受所不當得，以速官謗，又豈陛下保全覆露之本意哉？臣所以不避再瀆，必冀矜許，非獨臣辭受之義，謹自爲謀，蓋名器所加，必惟其稱，乃陛下制賞罰馭人羣之要術也。臣敢冒死上還恩命，❶伏望聖斷，俯憐懇迫，早賜指揮。

第三狀

臣近具奏乞寢罷待制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聞辭受之際，人臣所謹，辭所不當辭則爲僞，受所不當受則爲貪。臣雖凡庸，粗知義訓，豈肯貪僞，❷再辱聖朝？所以懇免誤恩，稽違詔命者，前奏已具陳之矣。分當在譴，不合蒙休。重念臣多積言尤，久蒙間毀。止緣冒昧，上玷簡知。念若躐取顯名，循沿近例，既大違廉恥，又增積罪辜。苟物議之再喧，請天威之果斷。臣何足道，有累賞刑。伏望聖慈矜其懇欵，收還成命，終始保全。

乞宫觀奏狀丙辰

臣昨蒙恩除臣集英殿修撰、知邵州。仰荷聖慈，俾便親養。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離行在，雨雪連月，道途濡緩，于二月六日方至臣父左右。去邵州本任雖止六程，迎侍赴官，可謂近便。而臣父自去冬以來，屢感寒疾，氣血衰損，尚多疲曳，板輿登

❶「冒」，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昧」。

❷「肯」，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敢」。

頓，未任就途。既迎侍之不遑，難委親而獨往。輒披肝膽，仰籲至仁，乞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任便居住，庶幾不違菽水之奉，日勤藥石之供。臣父他日安康，臣當別圖糜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胡寅昨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奉聖旨除徽猷閣待制，改差知嚴州者。伏念臣頃以荒蕪，謬司帝制，禍機一發，❶將速大訶。仰賴陛下日月之明，特加照察，天地之量，曲賜保全，分以州符，俾便親養。適緣嘗藥，猶未到官，少効涓塵，仰酬恩施。豈期慈造，尚爾記憐，雖在江湖，不遺簪履，改畀近郡，次對西清。併示寵榮，若爲稱塞。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其知嚴州，臣更不敢辭避外，所有待制職名，本以寵遇儒學之士，如臣無取，豈得冒居？況臣昨忝詞掖，未周期月，豈宜外補，通會年勞？雖眷待之隆，念嘗近侍；而叨逾之甚，必致煩言。伏望聖慈矜其踦窘，收還成命，使免傾隮。

永州辭免召命奏狀戊午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臣赴行在所，限三日起發者。伏念臣器能淺薄，學術荒蕪，嘗被使令，未聞報効。比者切于歸養，屢瀆宸聽。便郡疏恩，粗諧定省，即之官所，宣布詔條。曾未淹時，遽蒙收召。賜環甚寵，盡出宸

❶「禍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駭幾」，疑當作「駭機」。

衷。豈臣愚庸，所能稱塞？禮無俟屨，❶夙夕靡遑。臣已恭依嚴命，起發前赴行在所。臣無任感恩惶懼之至。

第二狀

臣昨准召命，已即時具奏，依元降聖旨日限起發赴行在外。伏念臣愚昧頑鄙，實無可用。往者叨冒近班，不聞忠讜之益；假守外郡，又乏異最之效。虛竊餼廩，常負愧心；分合投閒，庶免罪悔。敢謂宸衷，尚記簪履，再加收召，恩意優渥。豈臣捐軀碎首，能報萬一？退自量度，震懼靡寧。伏望聖慈，憫臣便養之心，憐臣數奇之迹，特降指揮，令臣且依舊知永州，或除在外宮觀差遣一次，庶安愚分。

第三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寅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者。臣昨在永州，仰承召命，已依限起發，先具奏知外。臣緣用舟行，遂成濡滯。既至衡山縣，署到臣父左右省侍訖，見不住起發。恭奉嚴命，再賜催促，天威咫尺，不遑寧處。顧臣何者，若爲稱副陛下收拾之意。臣只數日間至潭州，一面出陸蹉程，前赴行在次。重念臣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豈敢仰當異恩如此之寵？已具奏狀，乞依舊知永州，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便養。冒瀆天聽，隕越

❶「屨」，原作「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無地。

第四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仍具已起發日月申尚書省者。臣先具起發月日及辭免情實奏聞外，恭以陛下回鑾駐蹕，凡所收召，盡皆俊乂，如臣庸陋無取，亦預招延。恩命稠重，實難稱副。內惟色養，尤所不遑。仰籲聖慈，俯矜誠悃，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追寢召命，以安愚分。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兼侍講者。竊以文昌貳卿，儀曹爲清選；經席勸講，儒者之榮遇。伏念臣識昧古今，學迷閫奥，召從遠服，賜對便殿。道閭里利病之細，何裨聖聽；玷侍從高華之列，遽被親擢。知効一官，猶懼不克；矧能共二，必速顛隮。方今多士並列于朝廷，壽俊皆承于顧問，豈兹庸陋，輒篋其間？敢控悃誠，仰干聰聽，特降指揮，收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侍親疾。他日再被委使，誓當粉骨，上答隆私。冒瀆威嚴，無任戰慄。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奏狀庚申

准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者。寵目維新，俯增愧惕。伏念臣昨丁家難，違去天

臺，風木不停，痛深色養。隙駒易過，奄及禫除，慨此餘生，分絶榮進。敢圖洪造，尚爾記存。西序綴行，示不遺于舊物；南邦假守，俾未遠于新丘。汗涣初頒，涕零知感。便當祇受，不合具辭。重念臣緣在服中，稟行先訓，北逾荆渚，修省祖塋；南至甌閩，展親世族。摧心本甚，血氣已凋；總轡既頻，指筋加緩。豈餘精力克任，顧憂而況？延閣清資，儒林妙選，併令冒處，尤用弗遑。敢籲聖慈，盡收成命。庶獲訪尋藥石，棲息衡茅。倘偷歲月之安，少復神明之觀，使令再及，糜殞是期。❶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臣尋具奏辭免。竊慮道途濡滯，未獲上徹天聽，須至再有干犯威顏。伏念臣孤露餘生，亟蒙記録，超畀職名，付以便郡，所當奔走官次，少圖報効。實緣累歲憂患，心氣耗傷，臂指舊痾，❷因而加甚。記事多忘，書判又艱，以此承流，定虞曠弛。至于通班内閣，所以待遇賢俊，臣昨忝卿貳，甫閲旬時，遽蒙恩除，尤不當得。今臣既懇免郡寄，有自逸之嫌；更不敢輒丐祠宫，覬無功之禄。只乞聖慈檢會臣前奏及今次所陳，特降指揮，併收成命。具令休息疲瘁，收拾神明。年歲之間，獲就安健，自當請被任使，仰荅天恩。冒瀆威嚴，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❶「殞」，原作「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臂指」，原作「指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申尚書省議服狀 庚申

禫服人胡寅：右寅輒有私義，仰干朝聽。伏念寅于先父謚文定，爲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❶服祖父、祖母喪，各期；❷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制。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末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内得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謗》一篇以授寅、二弟寧、宏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大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❸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于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逮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于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爲是乎？」今來寅禫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遺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于此時當爲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禀于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

❶「各」，原作「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三七改。

❷「各」，原作「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改。

❸「大」，原作「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改。

謂寅伸其私意，干貳正統，非爲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惟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説，必有折衷。謹具申尚書省，伏望參政僕射相公詳酌，特賜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非特使寅得所遵守，不爲名教罪人，實足垂之四方，詔示後世。伏候鈞旨。謹狀。

斐然集卷九

斐然集卷十

宋胡寅撰

進萬言書劄子己酉

臣竊考古者人君巡狩，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故舜以五載爲節，周以十二歲爲節，蓋有常制。不然，則詰戒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伐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爲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豫遊，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爲狄人迫逐，❶逃避奔潰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爲安禄山所叛，首以萬乘之君弃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爲笑萬世。至其後嗣，習爲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爲恥。然猶所據得形勢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爲之宣力扞患，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剉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狩之意哉？

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胄，以定大業，無有寧歲，卒平四方，奠宅中土，則與古戒兵戎，討不庭，❷伐鬼方、淮夷、玁狁之事，可無媿矣。至真宗親駕澶州，戡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太平，思欲

❶「狄」，原作「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明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明永樂刻本）卷八六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❷「討」，原作「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告功神明，昭示得意，遂祠汾陰、封太山，❶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凡欲爲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凡五朝，非以郊祀籍田，未嘗警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爲固當如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爲安爾。

靖康之失，既往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周宣王所遇之時，而遽循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爲，公卿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自維揚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至平江，三年之間，國益危，勢益蹙，狄益横，人益恐。回視過日，但有不如。况平江素無江山險固之强，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保，譬猶蹄涔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濤，雖螻蟻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緩于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肘腋之變，不待蓍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天下之人皆可，惟陛下則不可。

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懼。欲奮然陳論，慕斷鞅之所爲，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决不僉諧，虚浼聽聞，無補于事。欲泯默度日，又念備數近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已。輒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舉七策，别爲二十事，論巡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冒昧塵獻。其間切要，輒用黄紙貼出，以備省覽。至于因議大體而泛及他事者，難以概舉，則亦用紙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者，然今日大謀，恐須

❶「祠」，原作「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懇惻憂思，特賜詳閱。如可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參酌去取，斷爲國論，即日改圖。如或不然，則臣所見亡奇，止于如是，雖備任用，何能有補，願從廢黜，實所甘心。至于狂戇之言，觸犯顔色，私自揣度，理難寬貸，陛下寶慈天覆，❶必能恕之。震慄雖深，恃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取進止。

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 御札附

御札：已降詔命召卿父赴行在，于今未到。卿可以朕意催促，俾疾速前來，以副延佇之意。押付胡寅。

臣昨日蒙陛下頒降宸翰，以臣父安國未到行在，令臣宣諭，催促早來。臣已即時差人附書歸家，具宣德意。想惟臣父荷陛下眷記如此，疾病雖久，亦必勉力就道，入覲清光，自陳忠欵。臣退伏思念，臣父處身孤外，實無左右之容，而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堙晦之跡，蘊蓄之懷，遂將感會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辭受之大致，爲衆所毁，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臣固不當隱默而不自陳于君父也。

臣父于哲宗皇帝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初，例除提舉學事官。❷到任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爲屬吏所訴，以爲所薦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

❶「寶」，原作「鴻」，據《歷代名臣奏議》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實」。

❷「除」，原作「察」，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際」。

當國，怒臣父沮毀學法，俾湖南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停。臣父于是時已知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閭里，❶絶意仕宦。後蒙敘復，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宫觀，至于致仕。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李邦彦秉政之時，❷以臣父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顯榮可以立致。而守道不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加恩命，召爲太常少卿，又除爲起居郎。臣父亦以爲千載一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禮義，遵昔賢進退之規，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召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于對劄之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效未見，宜考古訓，以圖功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今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争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❸而交間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則恐奸雄竊發于内，夷狄恣行侵侮，❹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爲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讒毁百端，因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于五奏，指爲傲慢，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爲罪，至遣從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月，黜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賜收召，繼有瑣闥之除。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僻在遐遠，纔兩具奏，而給

❶「閭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里閭」。
❷「鄭居中」，原作「鄭居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執」，原作「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夷狄」，原作「不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事中康執權已復祖述南仲之意，劾爲不恭，❶乞賜黜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而已。至于今日，眷念不忘，促使造朝，恩禮隆異，保全所守，風動一世。人非木石，豈不知感？

竊緣世方右武，儒學益衰。守禮義廉恥者，反加以悖慢之名；喪廉恥苟得者，乃稱爲恭順之行。瀆亂朝聽，使四維不張，深可痛惜，非特臣父一身休戚所係也。揚子曰：「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拘而賤。」或貴或賤，或肆或拘，豈士自能哉，皆上之所化，而其所係則國家隆替隨之。或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人臣之禮也。」然則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夕引道，人臣之禮也。」然則諸葛孔明高卧草廬，蜀先主三往顧之，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綸當世，年未六十，鬢髮斑然，憂國之深，屢忘食寢。察其用心，非願枯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既以古人自期，則得志施爲，必以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同流俗，苟賤諂諛，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閒日久，今在朝公卿知識絶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于聰聽者。若不謂之曲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之釣名要君。考于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葵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輒具縷陳，不勝惶恐。惟陛下恕而察之。

❶「爲不」，原作「敵國」，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不爲」。

取進止。

乙卯上殿劄子 文定公云：此章深得敷奏之體。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私欲，則背于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静，于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于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絶學，異端並作：言黄老者以虚無爲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毁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差，其用遂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于術數，謂教化不捷于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内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悦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爲

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爲之疽囊以厚其毒。奸邪回遹，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摇；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説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于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于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取進止。

輪對劄子

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爲民；受官蒞職，非以爲身。兵興以來，衣冠失所者衆。于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宫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禄；已得祠禄，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援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爲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狥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爲譏謡，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成憲。有馳騖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澄清選授，興崇廉恥，合傅説「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産「惠而不知爲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二

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在于教戒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言之必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宜，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意。遇其所好，則譽莊、跖爲夷、齊；遇其所惡，則毀晉棘爲燕石。極意夸大，有同牋啟；快心摧辱，無異詆罵。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于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言爲命之法哉？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爲實用，善者怙焉，❶惡者懼焉。其有益于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言也，曾謂是可忽乎？臣愚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褒嘉貶絀，務合至公，詞貴簡嚴，體歸典重。庶幾古昔誥命之意，以成一代贊書之美。取進止。

三

臣恭覩陛下虛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對。資衆謀，屈羣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于旬時者。卑官冗吏，職有常守，既爾徘徊，不無妨廢。其間嘉言讜論，稽于上達，又無以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僚，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實封于閤門進入。

❶「怙」，原作「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改。

則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滯之嘆，兩得之矣。取進止。

四

臣聞皋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于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仕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編置，咸得食宮祠之禄。夫禄之爲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于縣官，王府賦于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爲之分别，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乃加「權」字于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于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睿旨，立爲定制施行。取進止。

五

臣聞天下之惡莫大于謀爲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爲深可懲戒哉？然止于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過，請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誘人告變。夫以反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猾怨家，不忍小忿而致人于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令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處、廬陵數郡相繼告發。

何昔日之絶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禁其末，見目前之小利，昧經久之遠圖，將使官吏軍民眄眄相伺，在上者不敢治其下，在下者得以持其上。謀慮如此，傳笑四方。臣謂弭亂之要，在于州郡得人。至若告陳之法，自來條制莫不備盡，只合申明行下。所有昨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庶幾人心不摇，禍亂不作。取進止。

六

臣竊見靖康中孝慈皇帝以朔望分謁龍德、寧德，而用祀宗廟之儀，以太常官贊道，知禮者非之。陛下思慕兩宫，發于聖情，每于朔望率羣臣遥拜，七年于此，可謂至德矣。然禮以義起，《易》窮則變，正使二聖在宫無恙，陛下孝友忻愉，問寢侍膳，固無常日，而外廷臣子致恭瞻拜，當有常時。以義起禮，變而通之，必不至若是數也。臣愚謂自今以後，每遇朔旦，陛下宜于宫中用家人禮北望遥拜，宰臣宜率百官于東閤門奉表遥致起居。既畢，則陛下御殿受朝如常日。然至于天寧、乾龍二節及冬至、歲旦，然後陛下躬率親王、宰執已下望拜于庭，以表中外臣子上壽之意。雖他日二聖南還，綿蕝禮儀，不過如此。伏望聖斷，詔大臣詳酌施行。取進止。

七

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絶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于民，而已報除代矣。建官分職，皆以爲民。今二年成資，

徒欲爲人擇官，速于使闕，非爲民也。爲政而不爲民，苟循士大夫饕禄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爲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八

臣竊謂無功而受禄，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今日有之，宫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禄養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益濫，任子益衆，賢士不勸，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爲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宫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日月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于今日興事建功之政，❶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僥冒之不可爲，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取進止。

九

臣竊以州置通判，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闢陞通判，其

❶「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赴」。

難其慎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爲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爲通判。其意以爲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援，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于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威瀆貨賄，爲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徇其欲，豈所以爲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取進止。

十

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于列國戰争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爲對；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以庠序爲言。聖賢之謀，必非迂濶，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奥，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取進止。

十一

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熹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

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司馬光韙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于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于立法，此與三互同爲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狥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取進止。

十二

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禄隱于宫廟；而自以爲能者，則未必不爲民害。此國用之所以日屈，而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籍中外已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路縣分户口賦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

臣、監司同共辟奏，立爲定格，不得差互。❶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刺舉二人之姦贓者，皆籍于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胥爲之。安民固本，爲中興不拔之基。其與用才取辦、斲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取進止。

十三

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爲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于音者聾于官，明于小者暗于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于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至于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史一有所

❶「互」，原作「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改。

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于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無足深怪。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爲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爲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争雄之時，争地以戰，争城以攻，尚權謀，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牧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爲迂濶無效。是時惟秦兵力最强，❶鞭笞四海，卒立爲帝。孟子之言，真若迂濶矣。秦惟兵之强，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芟而夕刈之。曾不三世，而雍州之地，崤函之固，爲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迂濶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粘罕之下。願陛下勿以爲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說。

❶「最」，原作「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改。

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蒙恬、白起、頗、牧、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斫級，一布掩殺，❶横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劍斫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勳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挾券歷，請厚俸，至于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煮海榷酤之入，遇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于衣糧則日仰于大農，器械則必取于武庫，賞設則盡資于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爲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若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于將帥而

❶「一」，原作「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沉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鬬則有敗北，❶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爲補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鋭，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鋭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户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

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宫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寬詔屢下，以民爲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于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至縣令，鰓鰓然日以軍食不給爲

❶「則」，原作「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莫大之憂。索之于帑藏，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于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貨；索之于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于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匱之家。然而贍軍之費歲歲增益，日椿月椿急于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敵未擒，讐虜未殲，二帝未復。不幸而旱蝗水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不必粘罕黠集、劉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後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時，則曰兵數衆多，食不可缺也。及疆埸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也。情狀蓋盡于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于虜賊，❶而施之于朝廷，大要在于自封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益甚。至于民力已竭，國用已屈，自彼觀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何足少概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日可見矣。

臣愚謂宜于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人，補宿衛之缺，存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將揀其軍爲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命各舉所知可以爲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試之。無事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指揮。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者，即時具數申上，缺額必聽朝旨補填。屯軍所在，不得侵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責委大將率次軍、下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宜力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强使之，宜每軍置副帥一

❶「虜賊」，原作「敵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人參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于州縣之事，都無干預。雖建使置司，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縻俸禄，❶宜從減損。凡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官即不得輒有按削。凡校用使臣自爲隊伍者，先會總數，然後分番按試，若不能挽强擊刺，即黜去之，勿令竄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自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

自古建官，非爲他也，惟以爲民也，凡事皆本于有民，無民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民終不能無也。❷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而未有羣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禄之者也，而未有以優局餼廪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今日宫觀嶽廟、添差、不釐務，可謂姑息之極弊，非修政事攘戎狄之先務也，❸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爲害，亦餽餉之次矣。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閔煩苦之役，示恩意之人，處以宫祠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禄，否則罷之而已矣。猶慮貧窶可恤者，據品秩給以閒田可也。至于監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添差至五六人者，爲公乎？爲私乎？若其爲公，則不當差也。如爲私者，天下吏員猥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故凡添差與所謂不釐務，悉宜減罷也。喪亂以來，

❶「縻」，原作「糜」，據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文津閣本改。

❷「民」，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無，文津閣本作「事」。

❸「戎狄」，原作「外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士子廢學失業，惟志于得，平時則投匭函、獻封事，科塲則乞收試、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來科塲宜降指揮，特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寬，遷官僥冒者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濁，當相時之宜，稍澄其源。凡任子之恩，遞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而上之，不隔郊者仍須隔郊。得者既艱，又須嚴入仕之門，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令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流品漸清，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令，而又任之以拊循既困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濟，無乏絶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爲而不如志乎？

或謂如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爲不然。彼數人者，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難馭之形，陛下灼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略，絶人之才，乃立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恩，以收西京人心。然考其所爲，則用法嚴密，未嘗以政悦人。至于減天下吏員，十存一二而已，豈聞人懷怨咨，欲充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劉先主，志在復漢，倡大義于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吴、魏之後，宜尚寛大，以固蜀人也。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其始蜀人不安，其後遺愛比之召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

走吴、魏者，人心惟是之從耳。處置盡公，必自帖服，不在溱洧之濟、濡沫之惠也。漢削諸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吴王安得豪傑而用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吴王爲誼，不反矣。」自頃以來，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輒從而譁之，或造爲謡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于此，則攜持而北去。胡不觀稱臣拜虜，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輟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頽敗之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爲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爲，安知他日不又難于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誠。❶取進止。

斐然集卷十

❶「誠」，原作「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斐然集卷十一

宋胡寅撰

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

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爲齊所殺，❶魯之臣子于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爲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爲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于前，慶父無君動于後，卜齮圉人犖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絶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鑒乎？

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毁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

❶「桓」，明抄本、經鉏堂本、宋樓昉編《崇古文訣》（元刻本）卷三四作「威」，原爲避宋欽宗趙桓名諱而改字。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幻，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 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 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于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 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 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 存亡治亂，實係此時。 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 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 知二帝所在者誰歟？ 見二帝之面者誰歟？ 聞二帝之言者誰歟？ 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 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 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 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❶國勢奠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 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 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 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 苟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 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

❶「酋」，原作「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改。

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絶，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❶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决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于今日，便當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則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

當今之事，莫大于夷狄之怨也，❷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於女真之志，❸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于讎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❹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懵昧，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仇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

❶「臣」，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❷「夷狄」，原作「敵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❸「於」，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❹「我」，原作「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恐議者欲以遣使爲名，而實行間探，此又不可者。小人惟利可以使之，曷若召募敢于深入之人，厚與金幣資遣之。有歸者，必得虜中動静；或不歸，則不過喪失一夫而已。何必自損名位，然後可乎？伏乞聖察。

又：若曰通書粘罕，則粘罕是親自用兵破京師，取二帝之賊，❶于書上如何稱呼，實是無辭可措。伏乞聖察。

又：臣聞君臣謀議，務爲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則當明白宣諭建議之臣，不必含糊隱忍，以遂過舉之失。

五月十一日上。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勑：胡寅：唐陸贄職居近密，屬當艱難，朝廷一時利病，多所論奏，詞極剴切，有補當世，朕甚嘉之。卿智造幾先，學貫今古，比言使事，陳義甚明。反復致詳，深切于理，既推遠識，復見盡忠。以言語侍從之臣，得獻納論思之體。披覽至再，嘉嘆不忘。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再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

❶「之賊」，原作「者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顔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❶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説，須至剖析，聞于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

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于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虚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爲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❷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

❶ 下「以」字，原作「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 「虜賊」，原作「敵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于一堂之上也。❶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其封疆矣。❷河之北，粘罕自以爲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賓吾使人，❸達之于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没世之怨，一弱一强，强者侵凌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悦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❹兇殘不義，❺特盜賊之靡耳，❻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

❶「一堂之」，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❷「封」，原作「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吾」，原作「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下文「重吾」之「吾」同例，不再出校。

❹「財」，原作「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❺「兇殘不義」，原作「剛愎自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❻「盜賊之靡」，原作「一時之勝」，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❶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爲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説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悦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

獨有一説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讎，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絶，則虜握重柄，歸曲于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

❶「賢才」，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于操，以苟存耶？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

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于何薛之行，非特無效，决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被詔書，曲加奬諭，先以爲榮，今焉内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强爲之説。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論衡州修城劄子

臣仰惟陛下視民如文王，好生如虞舜，寬詔屢下，滲漉遐邇。監司郡守所當悉心竭慮，以承休德。竊見衡州瀕江，地夾沙石，城壁自來只用磚甃，不可建築。而知州裴廩信任衡陽縣令仇穎之謀，乞降度牒，修立外城，凡十餘里。衡州昨經孔彦舟兵屯五十餘日，殺戮净盡。今經五歲矣，城外三四十里間，尚無耕種之民。裴廩、仇穎不恤

❶「耶」，原作「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困窮，❶大興五縣丁夫，令自備糧餉，更番充役。隔瀟湘大江，船運新土，雞鳴而役，見星而罷。差監築官四員，以提舉爲名，取供給于五縣。縣分遠處，民户賠備，至于鬻賣妻子，不能自給。經冬涉春，雨雪飢凍，死者千餘人。而土脉疏惡，一遇雨濕，輒復圮剥，隨又修補，有同兒戲。百姓愁嘆，痛入骨髓。提刑馬居中端坐容縱，令其親戚與提舉官通同作過，虐視陛下赤子牛羊不如也。衡州去行朝二千餘里，守令貪惡如彼，職司又從而庇之。陛下雖有深仁厚澤，爲此輩所隔，安得下究，遂使百姓怨及朝廷。今廪、穎乃重爲欺罔，居之不疑，畫圖薰香，芬郁燦爛，以眩睿聽，而百姓疾首蹙頞相告之狀，陛下不得而見也。臣愚伏望聖斷，特降指揮，將馬居中、裴廪、仇穎先次放罷，差清强官吏置獄取勘，候案上日嚴賜譴黜，以慰一郡五縣之民，爲監司守令之戒。取進止。

貼黄：臣伏見昨來吉州守臣吕源亦以修城騷擾，遂坐譴斥。然考其事，未至如廪、穎之甚，江西監司乃曾按發吕源。今馬居中蓋庇廪、穎，不以上聞，乃是同惡相濟，豈可輕貸？伏乞聖察。

又馬居中差親戚權攝所部官吏至多，若心畏陛下，必不敢蔑棄法令如此。伏乞聖察。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臣伏見湖南轉運司元在潭州，昨因孔彦舟盜據州城，權時移司往上江。今賊寇

❶「窮」，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苦」。

平定，❶已是四年。自來條制，監司巡歷所至不得過三日，有事故不得過半月。今轉運司盤礴衡山縣，公然違制，俾吏人兵級依出巡法按日批請者凡三年矣。不知以朝廷爲有邪，爲無邪？昨來宣諭官嘗具奏陳，乞降朝旨，令歸元來去處置司。而官屬侮文，遷延稽故，侵漁小邑，以自安便，率不肯動，甚可怪駭。夫監司者，郡縣之表儀也。今爲監司，慢棄君命，蔑視條法如此，則郡縣視傚必有甚焉。一路之政，從可知矣。祖宗分建外臺，各據都會，豈可以一己不便，輒欲徙移，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此義和所以伏大刑也。伏望睿斷，嚴降指揮，令湖南轉運司限一月内歸潭州置司。如尚敢違慢，當重寘典憲。除轉運判官薛弼自初交割遵奉詔條徑入潭州外，其餘官屬，各行責罰，庶幾營私慢命者稍知聳懼，以爲監司之戒。取進止。

請行三年喪劄子丁巳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率天下，著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爲朞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譬之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紾，徐徐是亦紾也。親喪不可短，爲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策，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

❶「賊寇」，原作「寇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于失禮，自陷于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❶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于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故也。

伏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❷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❸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讎之切，切于聖情。情動于中，必形于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仇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❹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

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于

❶「胡」，原作「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四改。

❷「音」，原作「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衾」，原作「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❹「革」，原作「戒」，據明抄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己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爲過也。晉武帝爲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中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元難于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爲難于復古歟？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爲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從也，文公猶以爲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顔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悦其得禮。何則？舉措合于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于心，身自行之，裴秀、傅元之言曾何足恤乎？

陛下違離大行十有一年，❶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于夷狄，❷以有父子君臣也。❸陛下一舉而

❶「違離」，原作「離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夫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原作「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父子君臣」，原作「君臣父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恩義皆盡，夷狄有人焉，豈得不心服乎？吴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于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于聖裁，則諒陰之典有不可舉，❶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❷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于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胄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爲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于人。仁者爲此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爲此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爲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于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于陛下，巍然爲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

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爲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爲不誠不信，他日

❶「諒陰」，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作「諒闇」。

❷「命」，原作「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❶雖若久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顔，杳不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無不佑助。臣不勝大願。

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憂者？必將有取于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之聰聽。取進止。

乞回避吕頤浩張守吕祉劄子

臣昨蒙恩除待制知嚴州，到任已來，勉竭駑下，思報恩施。所幸郡事簡少，未至曠敗，自可偷安歲月。今輒有危懇，仰干天聽。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休戚利害，一關其身，則必盡誠祈籲，無緣隱匿，理有固然，勢之必至也。吕頤浩素不與臣相知，方

❶「喪居」，原作「居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其秉鈞，臣出在外，亦未有相涉之事。❶只緣前年臣忝行誥命，不合據實以頤浩嘗佐勤王之舉，破其累載叨冒元勳之計，載于詞命。頤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報也。每對賓客語及此事，必曰：「向來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則又出陛下親批以示之。頤浩服事陛下，致位將相，尚不知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其于微臣宿怨，豈能釋乎？前年冬，臣蒙恩知邵州，臣父適感風疾，不可迎侍，頤浩即議移牒，抑臣前去，偶聞臣已請宫祠，遂止。然于賑濟奏狀，言及邵州見闕守臣，以相中傷，則知頤浩未嘗一日而忘臣，但未有其便耳。今頤浩爲浙西大使，臣正在其屬部，動有干涉，以臣愚戇，安能自保，不落其手？此臣所以蹙踖者一也。前年張守被召，將至闕庭，臣偶因面對，嘗及其短。張守初亦不知，却緣章、蔡事行，遂怨及臣，以爲臣預議。議雖臣所不預，然趙鼎請臣至堂面授聖旨，令臣撰進詔意，臣本不敢，退思中書舍人撰詔亦有故事，遂擬以進。守等蹤迹來由，既非學士所撰，定是臣之所爲。積此二事，其怨固當。今守復參大政，必將變更已行之令，爲章惇、蔡卞雪冤，復置宣仁聖烈太后于有過之地，批根事始，加以罪辟，此臣所以蹙踖者二也。臣與吕祉同鄉同年，素無嫌隙，祇是争進見忌，遂相傾擠。前年冬，趙霈、周葵相繼擊臣，皆是吕祉畫謀。臣既罷職，祉大得意。及陛下記録臣，有與近郡聖旨，祉尚遊説政府，令除臣筠州，則知祉心惡臣在近。今聞其獻計納説，❷求進益甚，遏人揚己，必悉其

❶「未有」，原作「有未」，據明抄本、文津閣本改。
❷「計」，原作「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力，則素所不快有如臣者，豈能免乎？此臣所以蹙踖者三也。況此巖州去行闕密邇，人所争欲，而臣危根鎩羽，易摧難庇，褊心疾惡，多仇少與，眇然自視，當赫赫之三怒，若非投誠陛下，何計以免禍辱之及？重念臣再違軒陛，又易三年，多士流傳，謂臣頗蒙聖心簡記。臣雖無取，豈不願他日再依日月之末光？然危機在前，誠恐蹈犯，以負陛下平日收拾之意。用是不能自已，披瀝肝胆，❶冒瀆威顔，使臣少避頤浩，則乞對移徽、婺一處。使臣少避守、祉，則乞除臣宫觀一任。但荷保全，無所不可。雖同草芥之至賤，且非木石之無知，會當捐軀，圖報萬一。取進止。

貼黄：臣聞臣不密則失身。今臣此章如蒙天慈矜念，乞因大臣奏事之際，只自聖慈特有處分，不賜降出，免使臣重爲人所側目。臣不勝瀝懇。

又：臣性質愚甚，粗知向學，慕古人責己遠怨之方，亦無記恨頤浩、守、祉之意，只欲斂迹避禍而已。伏乞聖察。

戊午上殿劄子

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棊者必布勢，故舉棊不定，則不勝其偶。爲天下國家猶建室，與仇敵争勝如奕棊，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總師履極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誼主矣，然爲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

❶「胆」，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膽」。

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相而後舉。今十有二年之間，易相至于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已去；不肖者持祿懷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才，明日指爲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爲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令，臣下無久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中興，豈不猶充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數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毋乃陛下知人之哲，❶亦有愧于古耶？夫此九相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爲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爲寒，一以爲熱，一進温補，一專導利，務爲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恣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橫費，而民生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退一小人，祇爲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于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復生，不能爲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東晉南渡，其所措置，務適時宜，于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于治。伏望陛下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藴，

❶「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無」。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于十日内畫一具奏。陛下留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爲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嚮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力行固守，庶幾經綸有敘，用聽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雖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于浮沙之上，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龍蛇，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路而後知其敗也。❶今虜據汴京，士氣恐懾，重斂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焚，徐行拯溺，臣不知所税駕矣。取進止。

乞宮觀劄子

臣有誠懇，仰干天聽，内量僭易，甘伏誅戮。臣昨者蒙恩，擢寘詞掖，文字疏謬，遭致人言，聖度寬容，許其善去。外除三郡，皆以便親，政效無聞，復蒙收召。前後聖旨，催促非一。感戴恩遇，如此之厚，雖率先士卒，身膏草野，亦何足以仰報？重念臣父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爲長男，義難遠去左右。今來恭趨召旨，雖稟教忠之言，退顧私情，實同駒犢。既至行闕，復覯天光，在臣愚分，已爲榮遇。伏望聖慈矜憫，特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就養。

❶「路」，原作「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改。按宋代圍棋使用數路法。

臣年方强仕，筋力未衰，九殞報恩，尚期他日。取進止。

辭免直學士院劄子

臣伏蒙聖恩，令臣兼直學士院。伏念臣學疏才陋，初不能文，試郡累年，又加荒廢。今于本職之外，兼侍講席，一身二任，已懼弗勝，敢不自量，復司内制？況自來學士院闕官，多是西掖詞臣權攝，事體爲順。今絲綸之任，咸已當才，豈宜使臣暴其所短？或當視草，傳笑四方，不惟自速顛隮，實恐仰累國體。伏望聖慈寢罷恩命，別付賢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春秋傳序劄子

臣伏仰陛下獨智遠覽，稽古圖治，知制世御俗之略，莫備乎《春秋》，斷自宸衷，服膺獨好，固已粃糠五傳，糟粕百家，深造仲尼之藴矣。臣父壯年刻意，白首成書，乃值此時，可謂天幸。比及奏御，仰愜聖心，褒稱之言，多士傳誦。賜金加爵，併示恩賞，斯文不墜，天實興之。昔司馬光編集歷代史記，神祖皇帝愛重其書，賜之美名，❶寵以冠序。中更崇、觀，邪説並作，屢欲毁板，賴序而存。自仲尼在時，尚有罪我之慮，蓋誅討亂賊，大法既闡，或所不便，心思詆廢，自

❶「賜」，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錫」。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古如此，何獨于今？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略御翰墨，著爲法語，勒于經端。庶幾一字之褒，有同華衮之贈，聖謨定保，人誰間言？共以雲漢之章，非力所取，然而日月之照，容光則來。冒瀆威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議服劄子

臣有孤危之誠，不敢自隱，須至詳瀆天聽。臣閩人也，閩之俗，地狹人稠，計産養子。臣祖母憫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養之。臣父其時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豈有無子之慮而必至收養堂兄已棄之子者？緣臣祖母知書好善，告戒之切，于是撫憐鞠育，以爲元嗣。凡幼時疾病粥藥之勤，長後教訓維持之備，義方恩愛，老而彌篤。最後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輕義，黨生忽死，見臣父既没，即謂臣合與伯父追服行心喪。臣在禫制中，嘗具申明，乞禮官詳定行下。其狀中詞指婉白，欲使議者知其攸趨，至今未有與決。萬一此事謬誤，非獨陷臣于無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干國家事體。據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聖人以此使天下後世之爲人父子者定之法。人而有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則兼愛，孟子斥墨氏爲禽獸以此。是故漢宣帝，衛太子孫也，爲昭帝後，則不敢奉悼王，其禮正于本始之初。英宗皇帝，濮安懿王子也，爲仁宗皇帝後，則不敢崇濮陵，其禮謹于治平之始。獨漢哀帝背孔光、傅喜、師丹忠諫，信泠褒、段猶、董宏、朱博邪説，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過房子甚衆，皆不聞有敢行此

者。姑以近者論之，通經有德如楊時，營私好利如席益，皆爲人後，未嘗解官持心喪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設使所後之父母尚存，而爲私親行此禮，敢乎？如不敢行于生前，而敢行于死後，是不以死者爲有知也，則稱子孫，奉祭祀，出于誠乎？人而若是，不得單斃其死矣。雖然，此特論常禮也。紹興令：「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齊衰，不杖期，申心喪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時方遣臣仕于行朝，而不使臣行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曰，臣之過房，異于世俗之過房，事具如前，❶是不可以常禮處者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權再從伯父與所生父之中，行同堂伯父之服，齊衰，不杖期，斯得禮之節矣。夫義歸于一則心無二用，禮重于祖則本立道生。以此爲人後，庶乎其可以報再生之恩也。至于歲時厚致恩紀于先伯父一位，則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謹。若或議者以不服心喪三年爲臣罪，雖削官永弃，亦所甘心。臣遠守郡章，方乞祠觀，無由自訴于旒扆之前。惟陛下天慈，留神深察，則知臣父所行與臣所執，實干國家事體，非獨一己之私利害也。冒瀆威嚴，不勝惶恐。取進止。

宫祠劄子

某輒有誠悃，仰干朝聽。某昨於三月内以心忡指弱，乞從散局。蒙降詔書，不賜俞允。孤遠之蹤，感荷記憐，且令勉修官業，上副聖眷。緣自入秋以來，暑毒發作，

❶「事具如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小注「事具如是」。

遍體腫瘍，急於療治，導利過當，遂成瘧疾，寒熱交攻，氣幹薾然，日夕憂皇，慮曠職守。非不貪戀蕃宣之寄，俸禄之厚，情不獲已，又不敢再具奏狀，頻瀆天聽。伏望鈞慈，察其懇迫，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少加休養，復誓糜捐。

又

某昨具誠懇，以瘧疾所苦，陳乞在外宫觀差遣。竊慮未蒙矜許，須至再瀆朝聽。伏念某緣夏中伏暑，瘡瘍横生，凉劑所攻，復損正氣，寒熱交戰，療治未痊，飲食益微，瘦瘁加甚。尚當郡寄，晨夕不遑，雖使竊食祠庭，亦恐非所當得。伏望鈞慈，亟賜奏陳，收還職名，解罷所任，俾獲訪尋醫藥，早就安愈。他日復被任使，謹誓糜捐。

斐然集卷十一

斐然集卷十二

宋胡寅撰

李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朕觀自古立德立功之人，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終身固守，以克有成。子房爲韓報仇，孔明志在復漢，皆其素所蓄積，用則舉而措之，扶持大倫，垂訓萬世。豈吾臣子，曾是才難。具官器資英明，業寓高邁。能斷大事，先見如蓍龜；永堅一心，後凋如松栢。爰自奮庸之日，已陳雪恥之謀。民所具瞻，邦之表幹。中排掣於邪論，嗟備嘗於艱難。治世之業益宏，許國之志彌勵。朕以怨讐未殄，寢食不康，厭聞避狄之言，灼見和戎之失。知卿秉義，可繼前修，起於祠庭，付以方面。兼隆節制之號，用侈蕃宣之儀。其早迄於外庸，以對揚於休命。

呂頤浩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惟三湘東南上流，土瘠而民匱。自虜兵殘破，雖無屈辱，而盜賊盤據，常有奸謀。奉公守法之人，愛而莫助；蠹國病民之吏，恃以肆行。俗既甚偷，人又重困。逮王旅掃平之後，值天災旱暵之傷，軍食尚興，道殣相望。念民惟邦本，當厚於拊循；必政擅吏師，乃膺於委寄。具官精勤應務，權略投機，早宣力於四方，屢奮庸於百揆。嘗佐勤王之舉，獨高衛上之功。既將相之迭居，

乃安危之注意。其釋閒館，往臨大藩。爾當慎柬官僚，蠲除疾苦。惟謹度可以制節，非敦信不能立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畢公保釐而正色率下，方叔元老而克壯其猶。尚服訓言，聿觀績效。

席益端明殿學士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朕以禮使臣，記功忘過。念股肱之舊，嘗麗丹書；眷藩翰之勞，克孚清議。方隆施于事任，宜載錫于徽章。具官術畧宏深，材猷敏達。頃留兵騎，保障湖湘。事同出于戎嚴，迹或疑于方命。姑從貶削，以警其餘。爾乃率職甚修，幹方殊懋。卒乘輯睦而無犯，閭里愁嘆之不聞。❶睠彼長沙，分鎮南楚，地接荆襄之會，水通江漢之津。惟恢拓之遠圖，賴忠勤之協濟。升華秘殿，制節中權，以壯具瞻，用昭寵數。雖身在外，彌肩恭順之心；自葉流根，徯報阜成之政。毋煩朕訓，勉迄爾庸。

吴革升職名

國家建延閣，使儒學之士寓直其間。其有趨事赴功，亦預茲選，所以廣懋賞、俟羣才也。以爾風力敏强，見推能吏，屢將使指，功緒可稽。肆予臨戎，整旅誅叛，輸將盡瘁，軍不乏興。宜疏加職之榮，庸示報勤之勸。爾其念兵食之當足，民力之已殫，益究乃心，稱此光寵。

❶「閭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里閭」。

温厚母年九十封太孺人

仁善之報冠于五福，子孫所願于其親者，孰加于此？明堂敷慶，燕及高年，爾克膺之，申錫書命。古人不云乎：「貴老爲其近于親也。」夫此豈獨爲爾一門慈孝之賚，蓋所以見朕志焉。

王俣轉一官

朕惟人臣之義，自致其身，不待爵賞而後勸也。然有功而不見知，則待賞而後勸者，必怠于趨事，而罰之有所不勝矣，其可緩乎？以爾政事疏通，❶才猷敏達，❷踐揚中外，譽處甚休。方虎旅之徂征，比革車之親駕。奔走先後，職思其憂，軍食坐豐，事不愆素。丕視功載，序進一官。勉服茂恩，益思來效。

王璯降三官

朕待遇將臣，務推恩厚，非行姑息之政，欲收戡定之功。其或孤負使令，蔑聞底績，法所難縱，罰其可辭？具官世受國恩，久提軍律。河東乘塞，投戈西遁于劍門；江左援師，卷甲南趨于甌粵。旌旗所過，井邑爲空。朕貸其往愆，責以後效，所當創艾，思報寵靈。而乃長惡弗悛，亂常滋甚。躬捕湖寇，首殲舟師，反歸獄于偏裨，敢便文于功狀。執掠編户，補充伍符。日費千

❶「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術」。
❷「達」，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邵」，疑當作「劭」。

金，行苞苴而易竭；士食半菽，豐觴豆而自安。藩臣解體于中傷，計使捐軀于陵暴。官由貨授，政以賄成。軍心坐離，賊勢愈張。❶自損威于一戰，遂遺毒于兩湖。制節乖違，已失爲臣之義；玩兵放恣，不虞怙亂之嫌。罪既稔盈，人皆憤疾。屢閱糾邪之奏，謂稽司敗之誅。少降官聯，尚頒祠禄。往思内訟，毋速大刑。

范正己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

將幕上僚，參決議論，欲其可否相濟，協成事功。乃被削書，難逃黜典。爾名臣之子，宜自愛重。從軍于外，規益靡聞；元戎露章，罪狀離間。❷黜官二等，免乃攸司。既不謹前，尚思善後。

陳宥復景福殿使

朕祗祀明堂，均福臣庶，凡陷于戾，咸與維新。具官見謂小心，偶坐薄謫，會赦當叙，在法靡私。俾還舊官，以責來效。惟避權利，可以保爵禄；惟蹈忠信，可以遠罪愆。益勵乃衷，毋忝明命。

吕源復一官

朕毖祀總章，覃福在序，丹書所載，咸

❶「賊」，原作「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❷「離間」，原作「顯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七，吴玠言范正己等「離間將帥，有害軍機」。

與惟新。以爾屢更劇煩，見稱才吏。廬陵之政，以過舉聞，坐法削官，會赦當叙。稍還舊秩，漸洗往愆。夫風力悍强者，多違于仁厚；智術皎厲者，或短于篤誠。能抑其有餘，而勉其不足，則何過之有？祗服明訓，益勵乃猷。

仲偘自外官换環衛

夫枝葉茂蕃，而後本根有所庇。自讎虜入寇，❶同姓剪落，朕讀《角弓》、《葛藟》之詩，未嘗不三復而永慨焉。以爾濮園之後，屬近行尊，頃緣便私，願試外吏。宿衛益缺，司宗有言，良愜予懷，俾奉朝請。爾其務信厚，修恪恭，自期于賢公子，以稱兹意。

陳康伯回授封祖居仁

人道以祖爲本，惟仁者不忘其本，惟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懷德居善，既壽而康，燕及其孫，位于朝列。加上封秩，應吾禋賚之命，贊書申勸，併爲爾寵。里居稱道，尚及耄期。

張宗顔轉四官遥宣

國家匿武累年，觀釁而動，小試江北，反虜讋焉。❷朕不愛勇爵之頒，作勵士氣，

❶「讎虜入寇」，原作「敵騎南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反虜」，原作「敵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將以復祖宗境土，而恢中興之業，非濫賞也。具官勇力持重，❶襲擊遁師，幕府上功，謂有奇績。躐官四等，遥屬使權。爾當貪著戰多，❷思稱冠軍之保任。勿謂重賞可以幸得，而見絀于公議，然後爲榮矣。

戚方王再興再加兩官

功重而報輕，人何以勸；勞小而賞大，政則無章。朕之治軍，以是爲戒。果有等狀，其可異科？具官躡擊虜兵，多所俘獻。再閲元戎之奏，謂有殊常之績。請與奇比，加進兩階。爾當戮力効忠，益茂功實，怯于希賞，而勇于捕虜，使不爲公議所貶，乃可無愧矣。

祖秀實叙官

朕毖祀太室，大賚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矧惟修士，其可弗甄？爾受寄祥刑，常失使指，遂坐貶削，既閲歲時。雖不謹前，諒深内訟，稍還舊秩，庸示寬恩。夫人各有才，貴于審己，量力受任，則無不勝。若爾者質直廉清，時論所與，益思勉勵，以俟寵嘉。

宇文淵劉僅排轉

周廬之衛，待遇加隆，矧執羈靮而從

❶「力」，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爲」。
❷「多」，原作「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者，可無爵賞之勸乎？以爾祇扈戎行，勤力可尚，序進軍麾之列，遥分州刺之榮。益思効忠，以報恩寵。

宇文淵南荊門歸峽公安安撫使

朕惟古郢名城，上流重鎮，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蔽湖嶺，東連吴會。其土沃衍可以足貨食，其人壯力可以充甲兵。頃緣寇殘，鞠爲茂草，改命帥守，夫豈苟然？具官才智有聞，忠勇自奮，久領師衆，頗著勤勞。擢從宣司，全委方面之政；罷易鎮使，首還綏撫之權。注意既深，圖功可緩？夫盛軍容而入國，仗將鉞以臨民，非寬猛得兼濟之宜，則本根有先撥之患。爾其奉法擇吏，務農通商，必使民力富强，然後兵威震叠。坐成南紀之勢，可以進規中原；寬于西顧之憂，豈特捍禦外侮？克若明訓，嗣有寵嘉。

李璆轉一官

郡守兼軍旅之寄，訓兵以義，銷患于未萌，職也。至于欲危其上，以告而後殄之，抑末矣。又賞及焉，則亦爲中材之勸，不虞之戒耳。以爾持橐舊侍，剖符大邦。發摘凶謀，剪平煽亂。行己有恥，初不自明，連帥以聞，遂應褒典。進官一等，豈爲爾私？其深服于訓言，以克臻于静治。

閭丘陞復職

朕毖祀總章，賚及臣庶，丹書所載，咸拉拭之。爾頃緣勤王，逗留左次，坐黜既

久，宜克自省。還直秘府，庸示寬恩。其服訓言，以圖來效。

范正國江東漕

朕于元祐之臣，既追褒之，又録用其子孫，不獨雪黨籍之沈冤，意有能濟其美者，出爲吾君耳。以爾祖父世篤忠正，❶遺澤未泯，必在後裔。用召爾于遠服，使敷奏其言，而視其所以，乃能纂述先正忠宣之事業，成編來上，亦可以見幹蠱承考之志矣。足食裕民，今日大計也。將漕一路，惟爾所諳。加賁身章，併示華寵。毋謂憑藉，可取世資。往懋厥官，以稱朕命。

向子忞復職

朕毖祀太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甄叙。爾屢分符竹，所至有聲，不肯曲從，久坐直廢。乃能勇于進學，思亢厥宗，俾還直于圖書，以漸階于進用。夫自克之士，緩于責人，育德既深，乃能致遠。倘益勉勵，人其舍諸？

張戒國子丞

朕感詩人衿佩之篇，思先聖俎豆之對，雖時右武，未皇庠序，而存其官秩，將以爲

❶「正」，原作「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修廢之漸，非冗設也。爾召自遐方，❶數奏便朝，志意克修，說辭亦贍。既寵以京秩，且俾丞于冑子之宮。爾其謹守舊規，勿使墜失。益進所學，期于有成，稱予奬掖之意。

黃子遊江西憲韓膺冑江東憲

昔皋陶之告舜曰：「罪疑惟輕，刑故無小。」朕率是道，監于祥刑，欲有平反，謂冤濫也。而有司失指，乃以縱出有罪爲賢，使被殺者入地而含冤，❷殺人者籲天而不死。凡四方具獄來上，疑非所疑者十之七八，反則有矣，平其謂何？此豈舜與朕之志哉？以爾子游，溫厚不苟，見稱長者；以爾膺冑，敏慧克幹，是謂世家。並付使權，往司詳讞。必使輕重諸罰，無僭亂辭。其審克之，庶幾稱職。

李健直秘閣督漕

朕志平僭賊，❸兼用衆材，督府餽糧，尤資幹敏。以爾奮由科第，即列儒館。牙籤萬軸，既已飽聞；❹金版六韜，又能從說。❺亦念從軍之久，必知足食之方。賜對便殿，❻授以使指。冀未忘于俎豆，俾寓直于圖書。服我寵光，尚克自振。

❶「方」，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外」。
❷「含」，文津閣本作「啣」。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御」。
❸「賊」，原作「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已」，原作「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❺「從」，原作「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❻「殿」，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朝」。

王子獻復職

朕謁欸真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爾早以文行，擢秀士林，胡爲中身，數絓清議？寓直延閣，惟爾舊聯，既逢寬恩，例得甄叙。夫古人貴于改過者，將以不辱其生，豈爲耄期，而廢稱道？尚思奮勵，庸稱寵光。

鄭滋顯謨閣學士宫祠❶

侍從之臣，紀綱所賴，去就之際，風俗是儀。爰錫寵章，式存禮貌。具官學殖博茂，造養和夷。偏儀禁途，❷多歷年所，可謂服勞之舊，居聞譽處之休。輟從銓曹，屈貳民部，實重大計，豈爲左遷？乃繼露于忱辭，願少休于散局。重違雅尚，毋有遐心。

崑山縣静濟侯加静濟永應侯

式觀祭典之文，曰：「山林川澤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古誼也。爾神保兹穹阜，蓄泄蒸澤，惠于民庶，可信不誣。有司上聞，加隆爵號。其歆予寵命，以無失職而孤民望，則惟爾休。

黄克柔落致仕

人臣齒髮逾邁，膂力既愆，則致事于

❶「顯謨閣學士」，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顯學」。

❷「偏」，原作「羽」，據明抄本改，經鉏堂本誤作「偏」。

君，告老而去。倘欲再用，不在此科。具官既嘗乞身，想克静退，今俾復仕，勉思忠勤。毋取逸于外祠，以見貶于公議。

宋唐卿入内内侍省都知

《書》稱文武之盛，以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夙夜承弼，然後其君動無違禮，言無非法。朕甚慕之，于諸常侍必擇而後任，又況其貴者乎？具官廉介畏慎，不蹈過愆，召于退休，俾尹内省。夫恭顯甫節之事，至今人猶疾之，則吕强、張承業之美，豈非汝之可願歟？勉服朕訓，以永終譽。

某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朕監祖宗之憲，懲近世之失，于諸近習，不借以權，必擇端良，然後委使，所以保全之也。以爾習知文書，克自檢戒，服事甚密，❶不犯公議，參典禁省，以示褒擢。夫前人之美惡成敗，後人之師也。益務恪恭，稱此光寵。

仲偘轉一官

武秩所以勸武功也。我國家强幹弱枝，是以宗子多在右列。矧今單削，又思培植之道，凡可官爵者，吾何愛焉？爾既自

❶「甚密」，明抄本作「慎密」，經鉏堂本作「慎察」。

外官入備環衛矣，以爾母遺奏，加進一階。朕非徇私，猶前志也。其益思忠慎，勉從振振之習，乃稱茂寵。

令玒正任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仰惟太祖誕受天命，列聖嗣統，百世不遷。爰自神祖以來，隆續小宗之緒，封王襲慶，遂著國章，增固本枝，❶其意遠矣。今當繼絶，必擇親賢。具官春秋既高，多閲義理，仕宦已久，不聞過愆。諗于宗司之言，謂高雋望之譽。召自外職，俾紹王爵，庶使觀風，併示榮寵。爾其知富貴之難保，念驕矜之當戒，樂于爲善，慎厥表儀。庶幾不辱訓言，以長守其禄位。

孫渥川陝宣司參議

古者大國三卿，其一自命，其二命于天子。自命者，猶今之奏辟也。命于天子，則非臣下所得請矣。宣撫之任，蓋方伯連帥之職，豈直大國哉！凡廢置其屬，朕未及命，而惟請之從，則推赤心，重閫寄，非苟從也。具官整軍經武，見推勇略，元戎幕府，欲藉爾謀。夫所爲據險宿師者，實惟保民力，固邦本耳。民力一困，雖有貔虎之士，何所仰食？今當熟議，莫急于此。汝其勉之，以稱命書之意。

❶「枝」，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支」。

王居正改台州

古之世用人，❶至于可使南面則至矣。姬呂父師，以聖賢之業，分茅列土，百里而止，德廣于地，游刃有餘，宜其爲政，後莫能及也。今中州下郡，猶侈于古子男之邦，而仕者小之，不顧其力，何恕己之甚歟！具官材氣不羣，服在邇列，輟使共理，以饒易台，自視欲然，其志遠矣。往布朕德，惟既厥心，嘉靖一邦，俾無愁嘆。徯聞報政，予則汝褒。

余祐之將轉一官換封祖母

顧復之恩，有懷欲報；節行之美，視典宜褒。爾守義不渝，教孫以仕，舍官一等，請爲爾榮。慈孝蔚然，出于右列。苟可以訓，吾何愛焉？

池守陳規失按降兩官

贓吏病民，甚于盜賊，若祖宗之憲，必罰無赦。乃有罪刑至死，而長吏弗察，法所不縱，予何敢私？具官智略足以扞城，忠蓋見于尊主，時論稱美，遂列從班。所部受賕，偶失廉刺。不以貴近而有佚罰，庶幾邇遐知所懲畏。削秩二等，是爲寬恩。益謹教條，以臨爾屬。

❶「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賢」。

任仕安立功轉一官仍貴州刺史

朕不愛官爵，以待有功，矧時戰多，豈復稽賞？以爾勇力自奮，久總師旅。頃在閩粤，嘗建奇績，及戍湘楚，亦稱勤勞。元戎露章，請從褒序，進加名秩，仍分州棨。克底樓船之績，尚推《杕杜》之恩。

仲偘磨勘

考績之法，三歲而遷，獨于宗子，俟之尤久。爲其居佚禄厚，鮮能寡過，至于十年而無犯，則亦可以陟矣。以爾守身恭順，不事貴驕，作正外宗，克有儀矩。兹緣大計，叙進一官。益務恪勤，以永終譽。

王滋將隨駕恩賞回封祖母

甲胄之臣，干戈衛上，必先孝順，乃有忠勤。爾孫不忘劬勞，報以封叙，用心如此，良所嘆嘉。其益教之，使立功效。予用康爾，繼此未量。

陸寘落職

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奴隸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之論列，醜慝昭著，典憲未申，則奸貪肆然，自謂幸免矣。褫直中秘，尚爲寬恩。往慎厥終，庶逃大譴。

皇叔士勸磨勘

宗籍無吏責，故其考績之法，俟之最久。久而後計，則黜陟明而功罪當。其得賞也不爲過，而益知所勸矣。以爾屬在諸父，惟慎惟恭，不以過聞，至于十稔。進官一等，爾實宜之。尚勉厥修，以稱明訓。

郭仲荀宫祠

陳力就列，或告不能；均逸閔勞，當從所欲。矧在爪牙之任，尤推心腹之恩。具官世濟勳勞，器凝莊重，比疇宿望，深倚雋功。建兩纛之威儀，分四明之符竹。帷籌決勝，未施虎豹之韜；尊俎折衝，已帖鯨鯢之浪。方資卧護，遂以病辭。諒非避事于危時，姑俾奉身于閒館。往近藥石，益專精神。尚慰聞鼙之思，重煩據鞍之勇。

張順换翊衛大夫

夷虜無道，❶國家之讐。父兄不還，吾怨不釋。具官嘗從主將，捕繫酋豪，❷雖未成擒，亦見忠勇。遷進官秩，用勸有功。益務戰多，當受重賞。

張宗元轉官

臣服其勞，君施其賞，非相爲賜也。上

❶「夷虜無道」，原作「强敵侵暴」，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捕繫酋豪」，原作「協力往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下之交，施報之道，如是然後稱爾。❶以爾才識精敏，政術通明，比從軍麾，宣力陜蜀，王事鞅掌，不已于行。忠勤具昭，可無嘉勞？序進官秩，既已有功而見知；勉趨事爲，尚思無德之不報。

魏安行改官

守令民之師帥，一有不善，則病吾民。而令于民爲尤親，故朕尤加意焉。爾爲政有方，率職無過，信惠既著，百里安之。使凡爲令者，咸爾之如，吾何憂乎邦本之不固哉？嘉錫贊書，寵畀京秩。勉終課最，嗣有褒陞。

王居正降授待制宮祠

朕待遇近臣，進退以禮。若公議之有貶，豈國法之敢私？具官召從退閒，寢被任使。入則周旋臺省，獻納論思；出則畀付郡章，承流宣化。自初遇合，厥有休聲。逮毀謗之相摩，❷亦慊慨而自信。❸兹焉請外，曾未淹時。屢閱彈章，頗疏舊失，有無于此，汝實自知。少黜近班，尚仍次對，往分祠禄，深務省循。夫止謗莫若自修，惟責躬可以遠怨。名浮于實，如雨集而澮盈；行顧其言，則鶴鳴而子和。丁寧以訓，善後

❶「是」，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此」。
❷「謗」，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謷」。
❸「慊慨」，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慨慊」。

是圖。

某人追復待制

朋黨之論，明君所惡聞也。東漢禁錮，逮于五族，終成分裂之禍；唐季報復，投諸濁流，徒增跋扈之勢。天啟朕心，深監前失。雖覆轍之難救，庶後車之不傾。故于在籍之沈冤，盡復平生之故秩，所以明示好惡，垂戒方來。❶具官德由類升，嘗任言責，論新法之不善，與賊卞爲深仇，遂遭詆誣，繼被黜逐。昔也忠賢之士，同麗丹書；今焉甄録之恩，再昭清議。皆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

張嵲秘書正字

朕惟喪亂以來，文籍散落，屢詔有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又選英髦，分職讐正。考古以建事，育材而待用，兩有冀焉。爾賜對便朝，策文制苑，辭藻温潤，議論正平。擢寘書林，俾益涵養。夫有志于世者，立德立功是謂不朽，若夫詞章末技，非予所以望于多士也。爾其勉哉！

李光知平江

士有直道而行，懷忠不二。憂心悄悄，雖屢及于謗讒；明哲煌煌，終弗移其志節。

❶「戒」，原作「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予所尊用，人無間言。具官趨操端方，識慮深遠，氣剛大而無撓，才左右而具宜。頃在靖康，嘗司言責，備罄精神之感，曷聞比附之私？事朕累年，周旋中外，望實愈著，時論所歸。兹改付于大邦，仍漸還于故職。❶財殫民匱，更觀綏輯之方；訟理政平，嗣有褒揚之寵。往欽予訓，益懋爾庸。

楊穜直秘閣

吾所幸州郡，四方輻輳，人衆事夥，貴于静治。爾佐刺大府，風力敏劭。便朝賜對，所陳有取。俾寓直于中秘，增别乘之光華。是爲異恩，勉思報效。

子劇贈威德軍節度使封嘉國公

生而顯仕，既敦睦族之恩；没有追褒，乃厚飾終之典。具官本支儁望，肺腑懿親。知爲善最樂，而脱屣膏粱之風；以博古爲賢，而捐情狗馬之好。謂宜壽禄，遽爾湮淪。當戎塵暗闕之時，未皇劭卹；念祖武流芳之緒，❷良爲蠹傷。稽故實以疏榮，稱情文而示寵。齋壇授鉞，當帥閫之雄權；名壤分茅，列公圭之貴爵。下以慰爾子孝思之請，上以昭予家惇叙之規。英識尚存，欽承無斁。

❶「故」，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舊」。
❷「武」，原作「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張嚳直秘閣移鼎州

武陵爲郡，界于湖湘，控制蠻猺，以捍兩路。昨以官吏貪虐，政煩賦重，民窮爲盜，于此六年。招徠之初，正賴綏撫，改命守將，其任重矣。以爾練達政術，無適不宜，劍津、巴陵，未究材業，往臨新治，善拊循之。寓直圖書，併示光寵。無使令問，少損于前。則予汝嘉，奚愛爵賞？

崔邦弼轉一官

良民之心，畏兵爲甚；勇將之烈，殺賊爲賢。爾久提師徒，頗有紀律，往捕反寇，克奏成功。序進一官，用爲勸賞。益思自奮，以取寵榮。

劉大中中書舍人

朕惟舜命九官，簡言而盡義；商盤周誥，煩悉而盡誠。凡代予言，宜尚體要，具知惻怛之意，形于播告之修，厥惟艱哉，孰克稱任？具官好善如不及，守身如奉盈。列在諫垣，多直諒之益；出將使指，有激揚之功。臺省踐更，聲望甚美。爰自秉筆，試之演綸，議論持正而弗阿，文詞務實而有補。往即真拜，益觀遠猷。

閭丘籲敘官

朕慕虞舜宥過之道，凡諸臣自陷于戾者，待以歲月，得用赦原，忠厚之至也。以爾頃緣保任，有乖審詳；繼被驅馳，又涉稽

慢。併坐黜削，亦既省循，稍復舊階，庸示矜貸。過而能改，可不務乎？

皇兄安時用遺表轉一官

廉車之寄，武職高選，若時宗子，効官于外者，無次遷之文，可謂重矣。具官以英皇近孫，賴叔父遺表，服在南列，遂膺此除。爾其恭順自持，閱習義理，以貴驕爲可戒，乃能保其榮禄矣。

王亦特叙翊衛大夫

朕祀明堂，大賚四海，凡有宿愆，咸與洗滌。具官頃提軍律，不能馭下，縱逸部曲，害及郡縣，遂從遠黜，兹稍甄叙。爾其自省往過，深革厥心，思報寵光，勉立來效。

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

古之典刑者，莫非孝弟吉德之士。逮其流弊，則苛刻而寡恩，非其性然，蓋不善推其所爲也。爾孫職自法家，能篤匪莪之念，幼依王母，不殊陟屺之情。願以一官，歸上恩號，綏爾眉壽，吾用嘉之。

趙椿大理寺丞石淑問軍器監丞

人命至重在獄，國之大事在戎。分職置官，慎選其屬。爾椿其明慎刑罰，體予好生之德。爾淑問其飭除器械，❶備師禦侮之用。往丞而長，毋怠厥職，以稱選任之意。

❶「器械」，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械器」。

許亢宗知台州

士君子有所藴積，然後能安于退閒。退不克安，而以憂世自名，汲汲求用者衒鬻之道，朕不取也。以爾頃在靖康，已服吏職，十年遠外，放意山樊。廉靖無求，諒非徒爾；召對便座，言足聽聞。俾班内閣之華，往試臨海之政。夫民所利病，在爾知之宜熟矣。勉布朕德，以觀爾成。

饒守董耘降一官

官無大小，職無内外，食禄受任，咸曰事君。職分之中，而有不舉，則其處心積慮，及于弗恭，可無小懲，用存大戒？具官以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綰郡章，不聞報政。按章來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心竭力于權倖之人，而今乃曠事瘝官于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往思循省，毋重後悔。

周綱措置收糴轉一官

建官設職，使之趨事而赴功，事功有成，于職纔稱。熙、豐而後，以賞誘人，逮其末流，國之所賞，乃民之所病，朕甚非之。然足食足兵，欲伸志義于天下，非急功利也。人効其材，國賴其用，奬勤而示勸，豈異時僭濫之比哉？爾頃持使節，儲輓有勞，民無强糴之嗟，吏謹輸將之役。雖爾廉靖，無意于遷官，而以身率人，亦體國者之所樂爲也。尚服訓言，益勵乃守。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

忠智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邦，維人無競。疇克堪于重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爲之氣，截然不撓之忠。睠東海之寇疆，邇鄞江之藩輔，貔虎星羅于要害，舳艫鱗次于渺茫。施置隨時，惟敏果足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畧安能折衝？付爾裁制之權，委爾拊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

朱震中書舍人

昔者周穆繼南征之後，而無討賊之心；至于平王爲東遷之君，而無興復之志。觀其書命，與成、康之世無異，君子是以知周德之衰矣。嗚呼！有能宣我惻怛難喻之情，❶如奉天制書，以助中興之烈者乎？具官學博而造深，行和而志正。以道獻替，簡于朕心。擢陞綸誥之司，兼卒金華之業，❷尚賢西學，諭教如初。夫士以得君爲難，朕之待爾者厚矣。論思潤色，尚克欽哉！必無媿于古人，乃有辭于永世。

王縉秘閣知温州

永嘉爲郡，介乎山海之間，其士則學道而愛人，其民則勸善而易使。苟無君子，斯焉取斯？朕命守臣，奚敢不慎？以爾稟

❶「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吾」。
❷「卒」，原作「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資忠孝，❶有學有才，所臨之方，治課必最。輟自郎遷，爲我出牧，升華中秘，式寵其行。爾益以古之從政者自期，使治效有加于前日，乃稱予意，可不勉哉！

王良存度支員外郎

文昌諸郎，一時遴選，非有材業，疇可冒居？以爾吏治詳明，向公奉法，民曹攝事，備見勤勞。因任所長，往司支計。益思自勉，以稱寵光。

張宦秘書郎

麟臺置郎，參治書府衆務，雖非文字之任，然自昔分典四部，通掌三閣，處于無競之地，多爲起家之選。實維清職，非才不授。爾修潔博雅，達予聽聞，敷奏以言，克孚衆譽。往服新命，益觀器業之成。

劉大中吏部侍郎

惟用武之時，入官者衆；而經兵之後，冒法者多。詭迹讕辭，漫無稽考，用寬則濫，尚嚴則怨。天官貳卿，可不得其人乎？具官守正篤義，無所枉撓，踐更臺省之久，備形獻納之忠。輟從祠闈，往試小宰。昔韋陟剛腸嫉惡，則僞集退聽；崔暐介然自守，則選司畏之。汝必優爲，奚俟吾訓？

❶「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質」。「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厚」。

賈若谷成都運副

均輸有無，上下俱濟，計臣之職也。今以理財自名者，嚴刑峻令，督責郡邑，取目前之辦，幸賞而去耳，吾民何以堪之？爾材諝有聞，餽餉無缺，元戎剡上，改漕益部。夫兵籍不加于舊，而調度之費歲倍；民力不勝其困，而科斂之勢日增。朕心憂之，汝必有以處此矣。欽若訓命，尚勉之哉！

郭淪潼川府路提刑

民之多辟，非在位者有以致之乎？比其麗于刑也，又忽而不察，欲百姓之不冤，難矣。則授使指，可不慎乎？以爾明慎愷樂，政術通敏，肆予命爾，詳讞一道。必也故犯罰之無赦，如其不幸矜之勿喜。一付于法，無容心焉。則梓潼之風，雖在西南數千里之外，若朕親決其曲直，豈非爾之美歟？

李健應副收光州錢糧轉一官

夫所以克復郡邑者，擒其主守，攘而斥之，使封疆無虧，民人有恃者也。弋陽之克，元戎以功狀聞。爾服勤輸將，使軍食弗缺，亦云懋矣，可無賞乎？序進一官，益思後效。

斐然集卷十二

斐然集卷十三

宋　胡寅　撰

王縉監察御史

憲府置糾察御史，乃進居言職之漸，負中外觀望，爲朝廷重輕，其任亦難矣。以爾忠信愷悌，才識俱優，更練事爲，所居可紀，俾輟郡寄，往冠惠文。夫善惡是非，出于人之良心，自古至今，不可泯也。然直言不聞，毀譽亂真，則爲國家病，有甚于三辰失行，螟蝗水旱之變，朕所深畏也。若夫有司簿書不報，期會之故，廉按常職耳，豈朕用爾之意哉！

韓駒轉一官致仕

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具官早以詞藝，躋于禁嚴，附麗匪人，飯疏奚怨？❶中更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于西清，俾優游于真館，庶幾善後，以獲令終。兹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復恩綸，尚綏壽嘏。

范柔中特贈直秘閣

士之効忠于上者，犯顔納説，死且不

❶「疏」，原作「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顧，初豈有意于身後之名哉！然使人至此，國必隨之。朕所以深監亂原，閔悼黨籍，盡從昭雪，以爲後日之永戒。以爾秉心端直，抗疏危言，困于凶渠，迄用淪殞。列職中秘，少湔沈冤。使披肺肝効丹赤者，知不朽之義在此，而不在浮雲之富貴也。

湖南漕薛弼湖北漕劉延年並直秘閣

屬者臨遣輔臣，督視師旅，盪平湖寇，不日告功。亦惟輸將之臣，克舉餽餉之事。進直中秘，是爲異恩。悦于見知，當益自勵。

郭執中秘閣修撰督府咨謀

鼎澧之民，弄兵沅沚之間，六年未平，深介吾念。比命次輔，往督師征，靈旗所麾，不戰而下。惟是幕中之畫，豈無口伐之功？以爾識慮精詳，尤習軍事，往從咨議，果協成績。中秘論譔，以旌厥勤。欽乃攸司，益務罄竭。

王世忠轉武功大夫刺史

虜賊不道，❶稱兵南鶩，凡將士有能戮力斬捕者，吾厚賜之。蓋爲祖宗基業，父兄憤恥，非我一人之私也。具官忠勇自奮，頗著勤勞，超進官榮，仍廉郡刺。益思滅虜之計，勉立非常之効，❷則予賞汝，又有加焉。

❶「虜賊不道」，原作「邊塞不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効」，原作「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趙子偁特轉朝奉郎秘閣修撰與郡

漢唐宗室之盛，其文武政事昭當年而垂後世者，史有傳焉。居今而慕古，則亦勸勉之道有未至耳。以爾佐刺近郡，達于從政，被服儒素之習，馳騁仁義之途。敷奏以言，實副厥譽。既俾升其秩任，又畀以論譔之職。❶吾用是勸，爾尚勉哉。好學謹禮，以持乃身，守法奉公，以保乃位。則于古人，何遠之有？

知宣州趙不羣直龍圖閣再任

朕聞有定主然後可責其下以忠，有定民然後可責其下以化。江左之治，昔稱元嘉，得非任守宰以六朞爲斷乎？或謂久任而非其人，何以賢于數易？如朕意者，吏爲民病，將不終日而去之，民所願事，將使終其官而不徙，惟其當而已矣。以爾宗屬雋茂，所治稱最，秩當歲滿，❷民適安之，吾不忍奪也。羲圖寓直，以示勸奬。愼終如始，惟既乃心。

劉昉宗正丞

宗伯典司屬籍，其任甚重。仍置丞職，處以清流。非時俊髦，不在此選。爾富于文學，❸達于從政，肆予命爾，往踐厥官。夫立志之士，于職務清簡之地，進德修業，而

❶「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恐」，文津閣本作「加」。
❷「秩」，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宣」，文津閣本作「茲」。
❸「學」，原作「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待世用，將有餘力矣。往其懋哉！

孫逸大理少卿

典獄，賤事也，然「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❶則其事重矣。朕所盡心而不敢兼也。以爾詳練忠恕，久更事爲，必能審克所寄。肆于廷尉之任，慎擇辜功，茲俾貳于棘寺。夫希意迎合以取賞于明，縱出有罪以幸福于幽，聽獄者之大疵也。汝當以古人自期，庶幾于民自以爲不冤者，乃稱予意。

何慤度支員外郎

文昌六職，郎選甚高。民曹諸屬，司度爲重。非有資望，則不輕授。以爾行能謹飭，中外踐更，賜對察言，益見練達。毋鄙出納之吝，而廢有司之事。往懋厥職，❷以若訓旨。

李公懋著作佐郎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羣處大雅制作國史，❸文學清選也。以爾敦朴而文，勁正而通，列職書林，士論甚美。其陞東觀，益究撰述，使一代施設，後世有考焉。往其勉哉，以稱明命。

❶「本」，原作「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按此語出於宋蘇軾《書傳》卷十九《吕刑》，此字蘇傳作「本」。

❷「職」，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官」。

❸「制」，原作「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馬觀國直顯謨閣添差江東帥司參議

凡帥幕預議論之臣，必得智謀忠信之士，乃能裨贊，協成事功。爾進對便朝，所陳可採。往處賓筵之右，仍加内閣之名。祗吾訓言，思自罄竭。

張誼龍圖閣學士知温州❶

卿士分職，已高八座之名；師帥承流，爰慎六條之寄。具官猷爲敏劭，業履强明。志在愛君，不憚死生之變；義深許國，罔辭險阻之嘗。自陟邇聯，久司大計，疏利源而無壅，足兵餉而不愆。方期協濟于事功，何乃屢陳于懇欵？永嘉山水，維東土之名邦；羲閣典謨，號西清之極選。遂爾便親之欲，分吾共理之憂。服此寵光，無忘報効。

程克俊兵部呂丕問工部陶愷金部並郎官

六曹郎選，各有司存，而衆建材能以待進用，皆異時卿相之儲也，其任豈不重哉！以爾克俊器業端良，以爾丕問見聞遠大，以爾愷操守堅正，或就加于陞擢，或初預于柬除。勉罄猷爲，稱予光命。

呂祉權兵部侍郎

朕以父兄遐狩，夷狄亂常，❷講武訓兵，

❶「龍圖閣學士」，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龍學」。

❷「夷狄亂常」，原作「戎馬生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九年于此。思得俊乂，協成丕烈。維時武部，尤念得人。具官材識疏通，志在當世，頃備諫列，知無不言，持節奉藩，咸著聲績。踐揚既久，器業益宏，擢自省聯，俾貳兵政。若通和遣使之失，朕已曉然；而伐仇討叛之圖，衆多疑者。勿以司存之常守，而忘獻納之嘉謀。❶惟究乃心，欽予時命。

潘良貴秘書少監

朕徧閲羣材，仰稽治道，思皇直諒之士，共開公正之途。人皆曰賢，吾然後用。以爾志剛而氣勁，行肅而言端。久矣踐揚，夙高風望，澹然安静，莫掩旦評。簡在朕心，召還秘府。領袖羣彦，雖多圖史之娱；談論古先，當有箴規之益。往服訓命，❷嗣承寵光。

張致遠户部侍郎

孟子談農桑于戰争之際，光武勤稼穡成中興之功。王道所先，民食爲急。今百姓已弊，六師方張。將竭澤而漁，豈無後患；不加賦而足，安得此言？若時版曹，慎選卿貳。具官持心近厚，經德不回，數總利權，獨推善計。輟從選部，往佐司元。❸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頭會箕斂，罔貽今昔之譏；食足兵强，一洒乾坤之憤。是爲稱職，可不勉哉！

---

❶「忘」，原作「望」，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志」。

❷「服」，原作「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元」，原作「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改。按司元指户部。

李宋上殿改官

朕夙興御朝，延見多士，一言動聽，賞輒隨之，非爲泛然之恩，蓋將以示勸勉之道也。爾敷奏詳慎，不辱所知。其從易秩之榮，勉稱懋官之寵。

梁弁監察御史

朕求直諒之士，置諸憲臺，于其所言，考其取舍，以灼知其心術。公卿侍從，多由此出。其或弗稱，爲臺之羞。厥選遴矣。❶爾以才行，達于聽聞，召從外官，奏言有取，擢備察史，時惟茂恩。其服訓詞，將觀爾守。

田欽亮改初等官

朕推心魁將，倚集大勳，凡所奏陳，多即聽許。狀功來上，以爾名聞，總叙勤勞，願從改秩。觀其保任之力，必無僥覬之文。往服官榮，益思報効。

孫安道贈三官

人臣克致其身，立天下之大閑，則宜有褒嘉，以爲在位之勸。爾當總兵京輔，不屈禍賊，❷恥與偷生失節自同于犬彘者伍。朕

❶「遴」，原作「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禍賊」，原作「强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聞而壯之，追錫名秩，用慰忠魂。爾雖死而猶生也，可謂榮矣。

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

湓城爲郡，據大江之中流，在昔宿勁兵，爲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材望，乃畀符竹。以爾秉節立義，術畧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履變故，不懷二心，夷貊知名，姦回破膽。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强，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于世業，斯無忝于訓言。

周鼎特贈待制

朋黨之論，不聞于帝王盛時，而起于漢唐季世。夫舉賢才之士，目以附罔而加之罪辟，其效至于戎馬在郊，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深懲艾，盡滌沈冤，激勸具寮，爲世永戒。具官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有聲。昔蒙邪慝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賁九泉。尚其有知，服我休命。

靳博文夔路提刑

民惟邦本，獄繫人命，廣朕好生之德，

實賴按刑之臣。❶以爾持節選方，❷謹奉憲度，忠厚明允，不聞過愆。其易使華，往司詳讞。若冤濫之有實，則當平反；或奸宄之無良，亦難故縱。式欽訓命，庸副選掄。

晏孝本大理丞

廷尉有丞，所以佐其長，平刑獄之事。人命所繫，其選亦難。昔狄仁傑嘗居是官，歲中斷滯獄萬有千七人，無冤訴者，最號稱職。以爾名臣之後，克承家法，初從委用，其往欽哉！

郝晸遥郡刺史

洞庭之寇，爲南國患久矣。比命大將，往蕩平之，爾協心招徠，不待討殺。刺史之任，古人所榮，今寓武聯，非功不授。予用嘉爾，以勸有勞。勉竭乃心，毋怠報國。

种師道謚忠憲❸

古者死而無謚，至周有之。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褒貶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焉，垂勸大矣。具官世載韜畧，性服仁義。早親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黜使退休。女真内侵，起受師柄，昌言擊討，國勢所憑。和議奪之，至于禍敗。驅馳出入，以没元身。四海盡傷，九原難作。夫

❶「按」，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提」。
❷「選」，文津閣本作「遠」。
❸「師」，原作「思」，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之資，是宜爲憲。使爾不朽，名言在兹。精爽未淪，尚歆嘉寵。

孟庾觀文知紹興府

西樞有密，方資帷幄之籌；東輔翰宣，允賴股肱之寄。具官裕和而强敏，篤實而疏通。頃疇器業之良，擢與政幾之重。宣明威畧，督護軍師，忠嘉備罄于夙宵，勤瘁早驚于華皓。念足國富民之大計，申畀利權；有雪仇討叛之丕圖，載謀兵政。薦閲囊封之奏，毖陳膂力之愆。章屢却而復來，守甚堅而難奪。俾升華于秘殿，姑出鎮于名藩。夫豈吾心，重違爾志。往雖閉閤，尚期静治之功；有以殿邦，宜共安平之福。勿忘眷注，尚服訓辭。

任良臣司農丞

大農掌金穀出入，國計所資，則其屬官，亦豈輕授哉！以爾名臣之孫，❶克自修飭，俾丞司稼，以觀厥能。益勵乃心，稱此光寵。

趙霈大諫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其君，官與世變，乃專設一職。選之既遴，則責之尤重。得其人，乃能置君于無過之地；非其人，則變是非、移黑白，❷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朕所

❶「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諸」。
❷「黑白」，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白黑」。

以原省因任而不敢苟也。具官久服諫垣，多所陳述，蔽自朕志，就正大夫之位。夫朕躬得失，施于有政，惟臺諫二三人，任耳目之寄，聰明蔽塞，罔不由之。爾當以先正清獻所以事朕祖宗者事朕，毋求姑賢于近世之士而足，則予之德，惟乃之休。

陳古知瀘州

昔武侯治蜀，思先入南，故五月渡瀘，用遏蠻方，庶幾出師劍門，無後顧之患。今瀘南列爲郡縣，亦已久矣。苟非撫綏得人，則平民猶能弄兵，況夷獠之風相接乎？以爾將漕益部，見推幹敏，元戎剡奏，請守是邦。往奉教條，以壯藩屏。勿謂朝廷之遠而怠忽官箴，勿憚權勢之威而浸漁民力。❶佇聞善最，自取寵榮。

程千秋轉一官

國家法令，皆保民之具，官吏能守，奚寇盜之興？以有違慢而出一切之政者，民用不堪，弄兵苟免，究其所自，予忍殺乎？爾能勞來之，降者頗衆，肆用進官一等，以爲服勞之勸。夫殄戮治民而謂之有才，苟急辦事而謂之赴功者，致寇之道也。爾其念兹，❷乃稱寵命。

任申先左史

史，國典也。昔有姦臣，尊尚私記，遂

❶「浸」，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侵」。
❷「兹」，原作「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參實録，以誣神祖。朕用憤之，選官訂正。爾總職策府，紬書金匱，是非去取，既有功矣。維時記注，秉筆入侍，❶尤資端亮，乃可傳信。以爾文學行誼，世濟其美，老而益壯，氣節凛然。古人不云乎，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朕方克勵，以是自期。若夫有舉不書，書而不法，論思之際，獨無責哉？往欽新命，仍卒前業，以稱委屬之重。

胡世將兵部侍郎

六官貳卿，侍臣高選，古大夫之職也。聞事而不聞政，大夫恥之。然則守繩墨簿書之細，而于周公分職之本旨不及知焉，豈侍臣之體哉？具官才氣敏達，輔以藝文，由持橐之近聯，當維藩之重寄，具有聲實，孚于師言。兹用召還，爲小司寇。今蠻夷猾夏，❷寇賊姦宄，❸爾其思明邦禁，詰暴亂之道，祗佐戎辟，勿以有司自處。尚克欽哉！

劉登禮部郎官

儀曹郎掌式度牋奏，爲文昌清望之地，必時鴻碩，乃堪此選。以爾文學純茂，行誼端飭，久于奉常之屬，庶幾稷嗣之譽。因才而用，必有可觀。往服訓言，以光厥職。

❶「秉筆」，原作「東華」，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秉筆入侍」亦見於本集卷九《辭免起居郎奏狀》、卷十四《潘良貴起居郎》。

❷「蠻夷猾夏」，原作「四郊多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寇賊姦宄」，原作「姦宄竊發」，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林季仲吏部右選

銓曹右選，于今多事。滌除宿弊，非明不能燭；鈐制姦吏，非斷不可行。司列大夫，其選匪易。以爾學知原本，行有持循，爲郎文昌，才望甚美，因能叙進，以究所長。祗服訓言，往修厥職。

蘇符司勳郎官

朕器使人才，厚于褒勸，典司功籍，必資通敏之士，然後六賞有等，輕重不頗。以爾名臣之後，詞學甚優，内外踐更，名實相副。寵以儒科之目，往從勳府之聯。益究爾能，對茲榮訓。

張守侍讀醴泉觀使

出布藩條，❶已著列侯之式；入陪經幄，方嚴一節之趨。爰錫徽章，用昭眷禮。具官職明而行粹，器博而用周。窮六藝之本原，發爲事業；兼四科之品藻，名重薦紳。自往鎮于海沂，忽屢更于歲籥。乃眷服勤之久，宜頒均逸之恩。召使遄歸，副茲虚佇。路門勸讀，傒聞入告之嘉言；瑶館奉祠，仍示閔勞之殊渥。正學以言，勿事公孫之阿世；責難于我，當如孟子之欽王。諒克奉承，無煩訓勵。

❶「布」，原作「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

仰惟宣仁太皇太后御簾聽政，功在社稷，聖叡賢德，克嗣徽音，蓋與任姒比隆，而高出漢唐之右。小人誣毀，罔復顧忌，天下憤之，莫敢式遏。具官精忠直道，不負言責，力排奸賊之計，獨謫瘴海之外。自今遐想，凜有生氣。朕表章坤德，而刊正謗史，昭雪鉤黨，以祇慰在天。又取正諫美官，爲爾光寵。使世知公論之不可滅，讒慝之不可行，而盡言納忠之士，雖絀于初，終得申白。垂勸之義大矣！

曾懋知福州

維福唐自昔割據以來，❶崇尚異端，以規利益，遺俗至今而未殄。名田沃壤，歸浮圖者十六；請謁行貨，撓官府者紛然。政化不行，民彝汩亂。此非帥守之任，爲人上者之恥乎？具官清修不競，恬淡寡求，揚歷禁途，踐更内外。稽譽處以無玷，觀政術而有方。式是南邦，今以命汝。夫使民興于孝悌，不失其良心，直道而行，不惑于邪説，此致治息兵之本務也。祇服予訓，往其欽哉。

沈長卿秘書省正字

昔仲尼無所不學，而于疑則闕焉，其不疑者，尤慎言之。故除黜丘、索，考正頌、雅，而于魯史則有損而不能益也。而後之

❶「唐」，原作「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人以私意更易古書者多矣，豈聖人之訓哉！以爾學識明審，趨操端亮，書林訂正之職，宜以命汝。古之人正心以正身，正己以正物。汝服膺此道，以懋遠業，則于魚魯之辨，又何難哉！

葉焕復待制

西清次對，儒學高選，時方右武，亦以賞能。具官起從久廢之中，往當一面之寄，稔聞政術，頗著勤勞。俾復列于近班，以有光于藩翰。爾當益戒前失，深圖來效。使清議之無貶也，可不欽哉！

薛弼劉延年轉官

爾等分使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秘，亦既疏恩。載閲將臣之章，以是爲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官一等，益務靖共。

邵伯温贈殿撰

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録褒贈之典，施于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如見其人，亦何存没之間哉？維先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爾以孝謹爲之子。維先正弼、光、公著、純仁，道德勳賢，表儀百代，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沈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資，庸示儒林之深勸。

王縉殿中侍御史

朕慕帝舜達聰而堲讒說，好問而察邇言，託耳目于二三言責之臣，使司天下毀譽之實。苟非良士，孰副吾意？具官疏通篤厚，練達世務，擢自臺察，寘于副端，越次而升，時論維允。夫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善人病焉，小人怙焉，君子以是爲御史之責也。往祗予訓，以增憲府之重。

何掄著作

自崇、觀而後，時政闕焉不記。朕廣攬髦士，付以制作，閱歲滋久，成書未上，使右文用武之際，來世無考，可乎？以爾殫見洽聞，詞藻清麗，召自西蜀，入直東觀。其服訓詞之寵，肆觀良史之才。

董將刑部

昔漢高以寬大除去秦苛法，三章之約，民至于今安之，固不以殺人者不死爲德也。我國家本仁尚義，法之所制，民自以爲不冤。逮熙寧用事之臣，析言破律，以舉首之似，亂刑名之實，流弊至今而未止。朕欲變而更化久矣。爾强慎明恕，爲時望郎，兹以次升，列職憲部。其佐而長，監于舊章，使輕重有倫，不蹈前失，以稱予恤刑之意。可不勉哉！

錢葉都司

惟用武既久，都官之籍日衆，能否真僞，朕疑其淆而不覈也。循名而進之，他日安取官闕給是哉？以爾茂文劭行，嘗爲察吏，茲服新命，列職司僕。必也參稽成憲，疏理近弊，使無壅積僞冒之患。以昔之察人者，今而自察，然後爲稱。若餘所典，亦罔不欽。

董弁少常❶

朕以孝弟之情未伸，雖郊禋大祭，毋敢以樂。若夫格宗廟以一民志，訓軍旅以嚴等威，謹華夷之聘好，❷示天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必得鴻碩之士，❸典朕三禮，厥任豈不重乎？以爾文史足用，勁正自將，出使觀風，不畏强禦，召還敷奏，持論據經。茲擢貳于奉常，實一時之妙簡。爾其深惟天秩之意，以丕承明訓，直清夙夜，尚克欽哉！

范直方閩憲

用刑者疑而後有讞議，濫而後有平反。若夫縱釋罪人，謂之陰德，使良民無告，訟獄不公，此豈朕好生之意哉？爾勳賢之後，辨治詳明，❹輟從天臺，往按閩部。惟閩

❶「弁」，原作「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三，紹興五年三月董弁試太常少卿。
❷「華夷」，原作「邦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士」，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儒」。
❹「辨」，明抄本作「辦」。

之俗，明恩讐，尚氣義，御失其道，狙詐亦興。往慎刺舉之權，去其陷民于罪者。朕將閱奏牘多寡，下酌民言，以考爾之賦政。可不勉哉！

梁燾復資政

維元祐大臣，咸有功于宗社，久陷黨籍，天下冤之。自朕疚心，以次昭叙，豈伊丞弼，尚闕贊書？具官勁節深忠，遭時委質。有犯無隱，夙高諫諍之風；同寅協恭，遂格平康之化。巧言既作，遐竄不還。行直道于三代之間，吾誰毁譽；考公議于百年之後，彼自愛憎。追秩故官，參聯峻職。昔也賢哲之士，俱罹丹書；今焉湔雪之恩，再光清議。皆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

朱震轉一官

典謨訓誥，皆上古之書；筆削《春秋》，著先王之志。其文雖史，垂世爲經。朕仰奉孫謀，恭繩祖武，覽裕陵之實録，悼私史之謗言。譬夫氛祲之興，或掩昭回之象。乃詔羣彦，同次舊文。具官學貫九流，趨皇極會歸之要；識深五傳，窮古人作述之原。頃預編摩，克明去取。兹閲奏篇之上，彌嘉汗簡之勞。十九年之勳德既昭，千萬世之楷模斯在。祖宗有慶，非出朕私，爵秩所加，式爲爾寵。名附不刊之典，實彰有永之辭。

陳桷直龍圖閣知泉州

七閩貧瘠，異時調斂不及焉。惟泉南負海，有舶市之饒，未嘗罹兵革之禍，于今爲望郡。然造舟艦，鬻僧牒，以佐軍興民，不無事矣。❶而賈寇大棹，❷出没乎渺茫，其患方滋，朕所以南顧睠焉，求良二千石而付之也。爾學修而行潔，志静而慮周，臺省踐揚，恬然自守。推此爲政，❸必有可觀者矣。寓直延閣，善撫吾民，治最上聞，褒典奚吝？

楊時贈四官

自聖學失傳，道無統紀，以佛老而亂周孔，託六藝以文奸言。聰明才智之人，溺于空虛而不知安宅；猥瑣蔽蒙之士，安于卑陋而莫肯遷喬。高明中庸，析爲二致。學術既壞，興替隨之。具官躬禀異材，早親有道。德宇和粹，望而可知其賢；事業修明，用之未究所藴。方立言而垂後，將以道而覺民。邪説漸排，正途斯闢。朕念談經之益，爰深憲老之懷。而天不憖遺，邦其殄瘁。已詔有司，厚賻恤之禮；又給史札，取辨正之書。兹畀慜章，❹更加榮秩。用作興于多士，以表著于斯文。

❶「不」下，原衍「能」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删。

❷「棹」，原作「盜」，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掉」。

❸「推」，原作「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畀」，原作「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徐度李誼宋之才孫雄飛除館職

若古有訓，大亨養賢，將開拓丕基，永圖康濟，必搜羅羣彦，以俟選掄。爾等行義潔修，文詞敏妙，試言來上，陳誼甚高。俾接武于英躔，共讐書于秘府。惟志趣遠大，不萌富貴之心；則涵養博深，必著事功之美。淑慎爾止，❶明聽朕言。

范正平贈直秘閣

朕觀士大夫守正者必疾邪，爲惡者必遏善。方詐力取勝，則小人有時而肆行；及公道既伸，則君子豈至于久屈？順天休命，吾職則然。爾志操剛方，孝義有聞。以小吏而抗大奸，終守其節，遂陷黨籍，德名愈光。朕于元祐之臣，苟賢且忠，不間堙微，❷咸用褒秩。所以申廣勸戒，非爾一人之爲也。死而不朽，豈不在兹？

余應求江西憲

陰慘陽舒，天之大德，五刑五用，所以憲天。間者典獄之臣，罔燭厥理，舍姦戾法，謬謂從寬，使柔善之民，冤憤不伸，于朕心有戚戚焉。爾守身直諒，久從閒曠，所養宜厚矣。俾持憲節，往慎折衷。而況江右列城，半罹賊虐，昏頑詿誤，亦兩有之。必清心迪智，則下不敢欺；必推恕及人，則刑斯無濫。克若予訓，豈忘汝嘉？

❶ 「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所」。

❷ 「堙」，原作「末」，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某人司農丞

自昔寺監丞貳，進爲臺省之用，出爲郡守部使者，故非材效已著，不預是選。省併以來，用人不次，幾于輕矣。然誠得其人，朕亦何愛乎？❶ 爾學求有用，留意乎世務，往丞大府，試才之始也。夫爲委吏而會計，當聖師猶盡心焉。可不勉哉！

謝惇德上書改官與升擢差遣

朕好聞直諒有益之言，雖小人怨詈，猶惕然康色以受之，而況所陳中理者乎？爾爲遠邑小吏，謄書來獻，議論可用，實嘉乃心。既易其官，又擢其所任，非獨爲爾之報，蓋使志義之士，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予以善也。

趙子湞判西外大宗正司

朕遭家之多難，思宗子之維城，眷求親賢，分典屬籍，推吾惇叙之意，助成信厚之風。以爾天稟浚明，吏能超邁。有文好學，早讀元王之《詩》；近義親仁，不忘穆生之醴。曩緣進鋭以得過，亦既退閒而省愆，艱難備嘗，齒德俱劭。召從遠外，逡巡持克慎之心；入對咨詢，慷慨多可行之論。用還舊職，俾正外司。抑抑威儀，往篤本支之慶；振振公族，庶幾磐石之宗。

❶「愛」，原作「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周葵殿中侍御史

朕惟祖宗盛世，❶斯民直道而行矣，猶汲汲于求忠良，開言路。矧今邪説趨利而作，毀譽不核其真，辨政事則規一切而忘遠功，論人才則以一眚而掩大德。至于九法斁，三綱淪，國家安危所在，則未有能正之者也。然則居耳目之官非難，不惑朕之聰明爲不易耳。爾學修而行美，有意乎當世。廉察向久，今庸次升。勉竭乃衷，無忝明命。

詹至郭執中進階

頃命相臣，督護戎旅。膚功克奏，婉畫是資。爾識慮端詳，預聞機事，第功來上，式畀寵名。思稱異恩，可無來效？執中云「爾識慮端詳，諮謀有補，第功來上，加進崇階」。

陳彥忠轉一官

頃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官屬，咸有勞能。具官材力敏强，克總行務，第功來上，加進官聯。思稱異恩，可無來效？

輔逵馬師謹邢舜舉與郡

比命虎臣，出平寇盜。凡在將領，咸有勞能。爾既克摧鋒，又能撫納。師謹云「爾期會不愆，敏于招納」。舜舉云「爾敏有才能，恪恭師次」。第功來上，寵畀郡符。思稱異恩，可無來效？

---

❶「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旦」。

韓仲通大理寺丞再任

廷尉用法，天下取平焉。屬者未聞審克之譽，而有徇情出入之譏。朕思得守正不撓者，往革其弊。爾爲佐理卿，見謂諳練，請爾久于其事，諒非私舉矣。謹遵法律，將考爾之成績。

何伯熊改官

爾以學行著稱乎西南，而達于聽聞，召對考言，有足嘉者。錫以書命，易其官榮。謹守爾身，將有任使。

張浚母計氏改封蜀國太夫人

朕念恢復土宇，莫若内修，肅清江湖，實繫良弼。及褒揚而懋賞，乃謙畏而辭榮。嘉哉誠節之彰，尚矣義方之效。可無寵錫，以表慶覃？某氏懿範慈祥，清風肅穆。靡他守志，恪遵衛婦之規；爲子擇鄰，遠繼軻親之識。❶浚仗孤忠而許國，爾能萬里而移書，不形姑息之言，純是激昂之戒。行光往牒，福萃高門。王珪之交友皆賢，固宜有立；陶侃之功名寖盛，可見所原。庸侈君封，以華邦號。昔先正作股肱而洎養，榮孰此如；維冲人慕父母而報仇，功殊未建。益康乃後，用相我家。

❶「繼」，原作「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席益成都利州梓夔潼川安撫制置大使

朕自南渡以來，不忘北向之念。慨昔者經邦之多誤，致中原宿盜之未平。下拓兩淮，中收漢沔，漸規進取，期殄寇仇。乃眷西南，地連關隴。猛士如雨，待弦矢之機；岷山導江，有襟帶之勢。内蕃王室，外張天聲，非得傑才，曷勝重寄？具官器度凝遠，智術通方。入預政幾，忠嘉屢告；出當方面，威望孔昭。勿辭泝峽之難，往懋幹方之績。況益部之甘棠不翦，而渭川之草木知名。吾方因任于世臣，爾盍勉移于忠藎？昔孔明治蜀，光照古今。以集衆思，存設教之心；以攻己闕，爲平賊之本。故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處經事而知其宜。茲委使權，仍加職序。思蹈前規，❶期于有成。

向子諲江東漕

古之大夫老而得謝，則不復可仕。其或壽耇康寧，時之所賴，亦不以年及而聽其去。蓋知足者，一身之事；而用賢者，國家之計也。況能齒髮初艾，精力未愆，才智足以周事爲，氣節可以壯形勢。而乃確然堅卧，以必退爲高，失出處之宜，非朕所望也。今江南之民，困窮日甚，以豐凶相半之歲，給雲屯待哺之卒。將漕充使，非爾孰堪？毋執小謙，久稽成命。能副期待之意，是乃世臣之忠。

❶「規」，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軌」。

董弅右司❶

左右司置郎，文昌高選，宰相之屬也。彌綸闕失，裨贊庶務，非取其奉行成事而已。間者典籍散亡，人有求于法之所不可者。六曹具上，必付都公，而吏以其情，先擬所決。抱牘叢進，請占書之，習以成風，是將何賴？爾才識明敏，志操端方，所臨有聲，宜任此職。必使廟堂之上無過舉，胥史之志不得伸。當官而行，何强之有？

何慤太常少卿

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者，❷有禮樂以節文，仁義而導迎和氣也。自昔承平既久，人欲肆行，而天秩不建，以致雅廢之禍。今將撥亂世反之正，則凡禮之所不可不爲，與其所不必爲，及夫流習承誤而當損益因革者，亦衆矣。秩宗之任，必惟其人。以爾學行明粹，智慮詳謹，玆由宰士，擢貳奉常。其思訓言，往懋乃職。

趙子湞江西運使

自軍旅之興，九年于此，土宇未闢，而兵食日衆，賦于百姓者悉矣。既不得已，斂民以養兵，則亦豈可厚兵而殘民？思得通材，付以利柄，庶幾士飽而歌，攘敵于外，民

❶「弅」，原作「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四，紹興五年十月董弅任尚書右司員外郎。

❷「貴於夷狄」，原作「久安長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安其業，守邦于内，上下交濟，是惟難哉！具官才刃優游，心計精敏，久于閒散，❶慮患克深。自初召還，逡巡以進，及此委寄，辭避靡寧。先聖不云乎，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江西之地，寇旱相屬，往思厥職，務弭師言。

李迨兩浙運使

國以民爲本，以兵爲衛。今輔弼大臣詔朕均節于上，而計司守令率職供億于下，日不遑給，兵故之以。❷深惟其方，必得公勤智能之士，以總輸將調度之計。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猶庶幾焉耳。具官才智强明，吏事肅給，盤根錯節，游刃有餘。至于理財，尤見推許。今二浙之稔，國用所資，而嗣歲之豐，天時難必。都漕置使，莫如汝諧。職思其憂，以副朕命。

斐然集卷十三

❶「散」，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放」。

❷「故之以」，原作「事聿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斐然集卷十四

宋 胡寅 撰

范直方樞密院檢詳官

本兵宥府，幾務實繁。前之所行，後以爲例，視已成事，詳處厥中。必待更練之才，乃副司屬之任。爾議論明發，才周事爲。朕思文正、忠宣，肇敏戎公，而不得見，訪求後裔，倘或有聞。爾宜以奕世之所傳，參今日兵政之治否，告于而長，豈曰小補之哉！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

朕之用人，必内外劇易，無所不試，然後其才之宜否灼見不疑。爾頃由薦論，超列樞屬，柔濡退默，不露其鋒。褒揚和議之人，以贊本兵之政，吾固知爾之所存矣。俾聯内閣，出剖郡符。更觀所爲，尚服休命。

吴革福建提刑

任力者必勞逸相半，然後所任不饜，用才亦然。苟勤其才而不閔其勩，此《北山》之詩所以刺役使之不均，而歎從事之獨賢也。爾屢領漕寄，未嘗辭難，軍不乏興，厥績既茂。稍從休假，俾按祥刑。咨爾七閩，僻在一隅，大盜之後，已漸安堵。能使訟獄

平允，民謂不冤，刺舉無私，吏知所畏，則爾之職亦不勞而稱矣。

李謨知潤州

維京口重鎮，自昔南北之際，必謹守以固國。今城池高深，天塹截然，其險阻之勢自如也。獨以數罹寇攘，民散不復，而供億軍師之資，❶重困遺黎，是皆守險所當念者，可不務乎？爾學優而仕，揚歷有聞。曩在北方，嘗著干城之畧；兹爲虜使，❷益高足食之能。矧爾鄉邦，潤爲北境，又嘗攝事，恩信已孚。往祗厥官，勉建勳績。

朱震轉一官

朕惟帝王之治，求端于天，本天理而時措之。後世用智力，判天人，凡曆象授民之妙，散爲術家。至于閏餘失次，攝提無紀，❸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拂天害民，亂之大者也。具官學深象數，智潛幽眇，會于道要，得其本元。屬曆法之有差，視算家而參正，成書來上，七政以齊。雖史遷之起《太初》，子雲之明《三統》，不得專美，予用嘉之。序進一官，少旌勞勩。是謂德賞，往其欽承。

陳葵將作監丞

朕卑宮陋室，不敢少安，營繕之事，蠲省久矣。而大匠官屬，猶存不廢者，意將恢

❶「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費」。
❷「虜」，原作「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記」。

復中原，則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之制，有其人而後政舉，非爲冗設也。肆其命爾往丞于監，勿謂無事而忘職思。

劉大中回授祖一官

蓋聞木落糞本，水深則回。德善之修，既覃其後裔；孝愛之報，必光于前人。天理固然，朕心所尚。爾質直而好義，泛愛而親仁，言行信于鄉閭，氣節厚于風俗。輕財重士，❶教子起家，遂生聞孫，靖共正直，居朕左右，爲國羽儀。會修史而遷官，願疏恩而追賁。特屈常法，旌其念祖之心；尚有英知，歆此漏泉之渥。用爲世勸，豈獨爾私？

汪應辰改官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于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爲舜何難焉。苟以利爲義，其去跖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秩，服此訓言。

趙伯牛湖北提刑

大湖之北，土沃俗富。自軍興賦重，吏緣爲姦，訟鬱政煩，民不堪命，乃相保聚，以延歲月。今既蕩定，吾加惠焉。按臨列城，

❶「輕財重士」，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財輕士重」。

尤在良吏。以爾才藝之美，性質之厚，用付使節，俾司祥刑。問俗觀風，舉才刺否。爾其正身率下，寬刑省苛，勿庸喜怒之私，惟民便否是視。庶幾遺黎知朕德意，安其生業。往思勉之。

韓璜廣西提刑

朕閲諸道讞奏，病庶威奪貨，頗類放紛，❶未嘗不申飭憲曹，再三欽恤。矧八桂二十餘郡，遠在數千里外，大姓侵漁州縣，小民訟獄失平。言者上聞，朕所隱惻。以爾廉明公介，學道而愛人，爲吏南方，聲實甚著，就易使節，俾按祥刑。夫嶺海僻陋之邦，華夷雜居，俗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惟力去其爲民害者，則訟理而政平矣。

馬擴轉一官

比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畧從横，曉暢軍事，服勤于外，❷績用甚昭。加進官聯，用爲衆勸。其祗新命，益務遠猷。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

朕以世仇未復，軍政是修。既任大臣，分典内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虚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

❶「頗類」，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頗類」。

❷「服」，原作「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早周旋于塞上，更事已多；晚諮議于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勩而罔辭。其次對于西清，以近承于中旨。尚詢黄髮，勿云膂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

吴超等轉官❶

寇犯王畧，❷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敵愾，勇克摧鋒。戰艦孤騫，賊舟盡覆。淮壖不聳，紀律無譁。旌以郡符，餘人云「超進官聯」。用爲勸衆。

王權轉一官

寇犯王畧，偏師禦之，捷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衛國，勇可冠軍。總貔貅以前驅，❸鬭艨艟而盡獲。淮壖不聳，紀律無譁。超進兵團，用爲衆勸。益思遠績，别對寵光。

李弼直太常博士

奉常禮樂之所自出，凡有大典，詢度訂正，必及于屬士。歷世以來，皆爲清選。爾學識趣正，文藝宏博。往踐厥職，夙夜惟寅。使議論屈服于諸儒，禮儀不專于胥吏，是爲稱矣，可不勉哉！

❶ 此篇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置於《王權轉一官》之後。

❷ 「寇犯」，原作「侵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❸ 「貅」，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虎」。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

朕稽若上古，治曆明時，歲久或差，未之有改。爾潛心數學，高步算家，推往知來，無一不合。成書既上，正朔以齊。用錫寵名，少旌篤志。歸榮華皓，服此訓言。

潘良貴起居郎

左右史秉筆入侍，言動必書，凡有嘉謀，直許進對。惟不欺可以信後世，惟有學可以宏規益。久虚其選，疇克當之？以爾瑚璉守身，冰霜勵操，達于世務，心在國家。德譽日隆，朕所器重。入聯東省，莫若汝諧。以無玷之身修，行可移之忠順。不獨俾司于記注，實將有取于論思。尚服訓言，以對光寵。

某人贈直秘閣

昔元祐初，登用先正司馬光，天下賢材，由類而至。小人不利，黨論興焉。自今觀之，孰邪孰正？朕所以昭洗冤憤，而次第施恩，實惟垂勸方來，非獨有憫于既往者也。爾得所附麗，名掛于籍，閱世之後，清議皎然。兹用追錫以中秘之美，其視爲讒邪，竊富貴，死而與草木俱腐者亦相遠矣。尚服明訓，增爾之光。

孟某贈直秘閣

有國家者養才勸善，如藝嘉木，扶持拱把，以須合抱之成。而或夭于斧斤，遭彼霜

露，匠伯睥睨，尚且歎惜，況佳子弟近出戚屬，不幸類此，吾懷如何？❶以爾天質茂明，有志自立，以積學爲富，以敏行爲貴。維我昭慈，先后慶門，所賴秀而不實，孰測其然？中秘萃資，儒林妙選，今以贈爾，雖死而猶生矣。

某人太府丞

外府受藏，國用所待，凡厥官屬，非才孰宜？爾來自遠方，見稱行治，往司丞職，益究所能。克謹有司之常，當被陟明之典。

某人改合入官

屬者臨遣使臣，宣諭諸道，委以刺舉之事。爾才學行治，克膺薦論，賜對便朝，審如所舉。俾易京秩，庸示寵嘉。服此訓言，以永終譽。

某人加職

朕選忠智之士，佐議于軍師，又時親考其策畫，以觀中否。爾以職事入奏，所陳辨達，可謂能矣。夫言適于用，好謀而成，朕之所樂聞也。增畀榮序，益思厥績。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

廬陵之俗，喜争而嚚訟，賦輸所入，乃甲于江西。自頃鄰邦寇殘，或逮屬邑，赤子流散，鮮安南畝。是以大農所仰，數減于

❶「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我」。

舊，而習俗刓弊，❶乃甚于前。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爾才智疏通，吏能肅給，踐更中外，咸著嘉稱。兹俾對敭，有言動聽，進班延閣，往服郡章。其推吾子養百姓之心，以善爾拊循千里之最。

吴玠贈三代

朕方用武，西顧秦關，爰有虎臣，爲時而出。居秉鉞建牙之位，貳宣威撫俗之權，克奏膚公，以佐戎辟。想其慶衍，蓋有福基。屬毖祀于合宫，用均恩于幽顯，以明積善之效，而慰孝孫之心。具官曾祖隱約自修，沉潛弗耀。仁深德厚，報雖不在其身；本固末蕃，久而克昌厥後。❷東朝二品，名寵秩尊，加賁慼書，以重褒典。朕之所以惠爾三世，而玠之所以逮其重祖者，可謂盛矣。殁而未泯，尚克歆兹。

人臣忠力自奮，雖起孤單，逮其功績既昭，官尊職鉅，則所以寵之者，上及其三世，蓋欲爲服勞者之勸，而示天下以積德累仁之有報也。❸具官曾祖母静專閫淑，❹嬪于令門。流澤既長，❺啟佑乃後。時予禦侮之士，實爾多才之孫，付以節旄，任重陝蜀。合宫敷慶，追錫有章。登崇號名，易畀嘉郡。往奠厥壤，歆承茂恩。

朕祗率舊典，禋祀總章。五福之敷，廣覃于民庶；四篚之惠，下及于翟闈。矧時

❶「刓」，原作「利」，據明抄本改。
❷「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乃」。
❸「仁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善之必」。
❹「閫」，明抄本作「閒」。
❺「長」，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久」。

仗鉞之臣，久懋幹方之烈。遠繩祖武，❶克亨宗祧。爰有彝章，豈忘追賁？具官祖懷寶不售，❷種德自深。義訓所覃，戎昭是力。念功原始，加秩疏恩。東朝之孤，傅位最寵，愍書申賁，兼示哀榮。俾致告于烝嘗，尚無忘于祗服。

朕惟婦人功用不得表于世，而于其子孫觀焉。才力忠勤，能扞門户之寇；謙恭謹畏，罔干典憲之文。富貴不離其身，以克光大勳閥，則其祖妣之所以教，亦可考矣。疏榮上逮，❸厥有國常，禋賚方頒，追褒可緩？具官祖母行應儀矩，化行閨門，祚其材孫，作我名將。易封上郡，申錫贊書，揚于廟中，服兹寵渥。

蓋聞父愛其子，則因其材而教之；君愛其臣，則俟其功而褒之。既褒其功，以是爲未足也，則又推其義方之所自。愍有加寵，位不次授，奬忠勸孝，各得其宜。然後吾所以待臣子之心，于是爲無慊。❹具官父藴材抱器，雖不自見，而其後嗣能讀父書，瑞節虎符，佐使秦蜀，功名浸美，克大其門。惟爾教忠，衍有兹慶。明堂大賚，卹典致隆。貳子官師，名秩尊寵。尚其如在，服此茂恩。

人子愛其父母，孰不願于顯揚；人臣致其勳勞，乃克膺于追報。得預兹典，豈非至榮？具官母作德懿純，慈而能教，錫羨流慶，在爾後人。兹有事于總章，迺均賚于存殁。許國之忠既効，終天之念不孤。豆籩致隆，那復大隧之賦；膏沐贈典，改卜小

❶「繩」，原作「承」，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寶」，原作「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逮」，原作「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慊」，原作「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君之封。尚其靈明，服膺寵號。

部伍致衆，猶家人僕妾之蓄；原野陳兵，積鞭撲譴懲而大。我有材將，克成武功。想其閨門，必有賢助。推齊家之道，資馭衆之方。副笄六珈，是宜偕老。矧當慶贊，可後褒封？具官妻懿淑令儀，歸嬪勳閥。婦職恭順，母道慈嚴。爾夫所以能忠于君而臨其下者，蓋有取矣。山河象德，湯沐君封。祗服恩榮，永宜家室。

馮氏封太孺人

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孫仲服在右列，乃能請損小君之封，以歸榮其大母，朕用嘉之。咨爾馮氏，其服寵章。勉修慈仁，永綏眉壽。

韓治贈官

朕有先正之臣曰忠獻魏王，德在生民，功在宗祏。福澤所播，克有賢孫。慎守其身，不忝厥祖。而位不稱德，美名獨彰。朕見喬木而興懷，念九原之難作。屬當禋賚，國有故常，申錫寵靈，以昭幽魄。具官行誼甚飭，政術有方。冠紳累朝，而典籍是好；富貴奕葉，而家聲不頽。知以義榮，肯爲利動？迄不大試，尚其後人，贊吾事樞，緊爾是賴。爰自宫師之重，升聯亞保之崇，加錫贊書，聲于其廟。豈特大官高位，著韓氏傳家之盛；❶蓋將表仁旌善，爲具僚立宗之勸。明命如此，汝其享哉！

❶「傳家」，原作「家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余殊封官

明堂敷慶，燕及耇老，所以勸夫爲慈與孝者也。爾以眉壽，克膺此寵。其益教爾子，移孝爲忠焉。❶

陳規贈父

總章毖祀，徼福于神祇；霈宥施恩，兼榮于存歿。以爾躬積至善，克生令子，忠以衛上，干城一方。遂服列于從臣，以克膺夫追錫，加畀顯秩，爲爾寵光。魂而有知，尚其歆受。

馬欽贈父

明堂敷慶，存歿畢及，以廣忠孝，以昭典常。具官生于朔方，嘗列顯仕，克訓厥子，慕華而歸。官聯既高，得用追贈。大夫之貴，團兵之職，併爲爾寵，尚體予恩。

折彦質贈父

朕御戎衣而憤夷狄之辱，❷聞鼙鼓而興將帥之思。眷昔虎臣，克當閫寄；屬兹禋賚，宜錫愍章。具官河曲令門，山西賢將。

❶「移」，原作「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夷狄」，原作「國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不由附麗，自致功名。謀闢天都，戎嫗棄帷而遠塞；功成夜帳，泰陵受凱以臨朝。未殫金櫃之奇，已静玉關之柝。澤流後裔，世有顯人，贊予宥密之謀，緊爾猷爲之緒。九原難作，故國興懷，用追秩于庭槐，以增光于泉壤。尚惟精爽，能體哀榮。

張婕妤贈二代

祗祀明堂，均福臣庶。矧時内職，法等外官，得以追恩，上及祖廟。國有常典，其可廢乎？某人祖積善在躬，久而愈著。有孫令淑，進列九嬪，位視上卿，豈非餘慶？聿加顯秩，爲爾之光。精爽未亡，❶尚克歆受。

宗祈藏事，霈澤流恩。凡欲顯揚其祖先，蓋均式典于中外。某人祖母作配名族，德爲女師。爰咨令孫，入備嬪御。淑慎厥職，弗累其宗，得援敷錫之恩，加賁大母之號。申以書命，尚其歆承。

祀于明堂，示民以孝，爰及慶賚之典，庸慰顯揚之心。矧時女卿，均法外職，疏榮上逮，可廢國常？某人父德善甚豐，源流有衍，克生賢女，進列貴嬪。罔極之思，欲報以德，追贈加秩，是爲茂恩。想克有知，服此光命。

若古宗祀，斂福錫民。欲顯其親，無不如志，用廣孝道，内外惟均。某人母淑令慈祥，宜其家室。慶流之美，有女甚賢，登進掖庭，光列嬪御。藐矣歸安之日，終然顧復之情。改畀新書，以昭舊號。没而未泯，猶克有聞。

❶「亡」，原作「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總章告慶，民皆受福之人；褒贈及親，國有追封之典。若時内職，視法外庭。某人繼母允蹈柔嘉，不愆訓範，克生令女，進預内卿。念温養之無從，庶顯揚之有慰。美號雖仍于舊貫，命書庸示于新恩。芳識如存，諒知歆受。

趙鼎贈三代

三代王者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矧夫正位上宰，弼亮王室，協同姓之親，而任天下之重。仰延爵命，不臻重祖，將何以稱朕倚注之心，示勸有位哉？具官曾祖榮，德光厥身，垂範後裔，本大末茂，彌遠益昌。嘉爾曾孫之賢，服我股肱之任。爰從亞弼，擢拜元輔。觀典刑之具美，識故老之遺芳，是用躋榮公台，參位師傅，疏九原之渥澤，❶煥百辟之光華。爾尚有知，享予休命。

婦人無非無儀，克守箴戒，乃有德配君子，宜其室家。義訓仁風，覃及後嗣，將必有以，夫豈苟然？具官曾祖母柔惠慈祥，端莊静順，育德望族，作嬪高門。蘋藻之職孔時，尊章之禮不懈，用能光昭奕世，丕赫于曾孫，爲予大臣，秉國魁柄。不有休顯之數，何以增賁九泉？庸侈君封，改畀大國，式彰婦道，用格幽顯。賛書寵錫，尚克欽哉！

朕推心股肱之臣，康濟艱難之運。❷委任既重，禮貌宜優。疏恩及于前人，錫寵自其初拜。用章眷意，仍慰孝思。具官祖友

❶「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京」。
❷「難」，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虞」。

直懷寶沉潛，福基隆厚。以積善爲傳家之慶，于高閎知種德之深。聿生聞孫，作我元輔，計安社稷，身任安危，俾登冠于台衡，遂推仁于祖廟。式昭遺訓，爰示愍章。頒一品之命書，陞三公之崇秩。訓辭褒大，存殁哀榮。尚其英靈，不忘歆識。

人道本乎祖，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至于挺不朽之功業，居人臣之極地，則得追秩其三世，而加崇其祖妣。君于大邦，以永慶譽，國章維舊，朕敢忘之？具官祖母早以懿範，歸配賢德，既茂宜家之慶，永垂傳世之裕。佐予艱運，爰正位于台躔；緊爾有孫，迺疏榮于湯沐。相攸安定，改卜新封，申錫命書，哀榮兼至。尚惟未泯，歆此休光。

若昔太祖，肇造丕烈，佐命先正，曰韓王普，咸有一德，奄甸萬姓。朕開闢否運，寤寐英賢，爰得宗臣，置諸左右，以保我皇家之基業。慨懷祖武，若合符契，則惟大臣追貴禰廟，厥有令典，孝心如我，其可弗敦？具官父玘葆德在躬，流光裕後。道義輕乎萬物，然諾重于千金。和氣所鍾，乃生賢子，嘉謀是賴，爲國柄臣。觀百善之所從，想九原之可作。爰錫上公之服，就封曲沃之邦，酬狐突之教忠，嘉畢萬之有後。三牲致養，雖不逮于平生；四海知名，斯有光于來裔。尚其幽壤，服我隆恩。

冢宰之統百官，職已躋于上位；君子之澤五世，福當及于前人。爰錫命書，用尊母道。具官母早由淑德，來相令門，能安在饋之常，迄享充閭之慶。以外觀內，灼知閨閫之肅雍；自葉流根，宜有服章之盛美。胙之大國，錫以綸言。禮等君封，義彰子貴。慰吾賢相，有念母不見之悲；俾爾臣

工，知移孝爲忠之效。泯而未泯，❶庶或有聞。

蓋聞仲尼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有深淺大小，則其慶有淹速廣狹。若乃布衣之士，致身台衮之崇，舟楫巨川，與民俱濟，苟非善積深大，何以慶流廣速？顯揚之報，理所當然。具官繼母天資高明，德性宏大。輕財重義，有能治千人之功；以禮防身，繼髧彼兩髦之誓。三遷而教，易世遂昌。拓爾小君之封圻，蓋自大臣之寵數。庸慰罔極之念，且旌移孝之忠。賛書哀榮，尚克欽受。

朕爲民父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仁義之澤，故選於衆而舉其英傑，❷以佐吾治。則于其室家，可無恩紀，以慰痌瘝之念乎？具官妻行應儀矩，化行閨門。德則可師，宜享成家之報；仁而不壽，空餘異室之悲。眷爾良人，位予元弼。玉瑟之音雖斷，金花之誥加榮。改卜名邦，以薦膏沐。往奠厥壤，永康後人。

趙㠓贈官

宣力服勞，既致爲臣之義；飾終厚往，宜昭有國之恩。具官胄出名門，時逢熙旦。早以材諝，薦更猷爲，聯議論之崇官，列禁嚴之近職。清郡訪道，尚期壽履之綏；夜壑移舟，遽起淪亡之嘆。既追錫于名秩，復推恩于後人。存殁哀榮，吾心有慊。諒惟冥漠，能服命書。

❶ 上「泯」字，文津閣本作「靈」。

❷ 「於」，原作「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劉光世贈三代

官爲貳公，人臣之顯位；爵胙大國，贈典之異恩。惟克尚其後人，乃能膺于追錫。具官曾祖受資勁果，結髮從戎。積忠致誠，必在君父；奮勇宣畧，不二險夷。謙恭無長傲之心，樸厚無虛辭之態。天之所助，福之所鍾，未及百年，勳閲增大。慶流有衍，爰啟曾孫。建兩鎮之節旄，位三孤之表著。加榮重祖之廟，惟國有章；改卜大名之封，于爾甚寵。九原可作，尚或有聞。

古者廟制，諸侯五，大夫三，今雖上公，家廟止于三世，視古爲殺。然追命贈錫，則與周公上祀先公祭以大夫之意不殊，❶可謂美矣。具官曾祖母柔嘉莊順，作嬪令族。以忠正勉其夫子，以義方貽厥孫謀。于再世而遂昌，逮曾孫而尤盛。出擁兩邦之纛，入聯九棘之班。扞城其民，思懋公侯之績；無忝厥祖，爰增廟祏之光。乃澤平涼，❷薦爾湯沐。諒惟芳職，❸歆此寵靈。

昔在周成，董正治官，三孤二公，其任最重。若今臣子，以功自致，則于初拜之日，聿頒追贈之恩。蓋眷顧于大臣，俾顯榮于私廟。古今異制，典禮維時。具官祖氣稟金方，家受韜畧，志吞夷狄，❹功未及施，精誠所傳，在其後裔。勳名丕顯，爵位崇高。乃錫上公之封，式紓尊祖之願。信都大國，堯壤舊邦。往奠厥居，歆茲寵命。

❶「周公」，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周家」。
❷「澤」，文津閣本作「擇」。
❸「職」，文津閣本作「識」。
❹「夷狄」，原作「仇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此例下文皆逕改，不再出校。

維我七廟，世都大梁，祖宗神靈，夾河卜宅。朕方用武，汎掃中原，喬木故都，寢食在念。是故委任將帥，多西北之人，又以齊、晉、燕、秦之邦，胙其父祖，使開國邑。禮典雖舊，注意則深。具官父才術通疏，功業未究，篤生令子，能讀父書。方陣圓機，縱横善應，五權七略，囊括靡遺。坐陞孤棘之班，居擁將旄之重。疏恩上逮，諏地改封，乃眷常山，用錫爾社。俾爾子思爾國之所在，爲予將副予意之所圖。是惟休哉，往歆命訓。

若古爵齒，婦人從夫。厥今大臣，加贈三代。蓋從夫之遺制，非子貴之陋典，行之久矣，世少知之。爰因贊書，申著正誼。具官母儉勤是守，淑慎其身。躬《芣苢》之和平，協芝蘭之占兆。篤生英偉，爲國勳臣。朕既取上公，加爾良人之秩；遂列名壤，侈爾小君之封。用旌義方之有成，式慰孝思之罔極。服我明命，往宅新邦。

陰陽交泰，然後能成萬物；夫婦義和，然後能成室家。古之名門，多由内助。視其爵秩，乃得榮名。具官妻族望高華，言容端肅，躬此慶譽，嬪于功臣。不務貴驕，克遵禮訓。相彼閨中之治，❶協成閫外之勳。遂聯孤保之崇，宜易君封之地。會稽大國，汝湯沐焉。夫閔其夫之勤勞，而勸之以義，勉之以正，載在《國風》，至于今美之。爾閑習圖書，所宜自飭，以永保其富貴。

盧法原贈五官

始終之際，人道之大常；贈恤之恩，國

❶「中」，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門」。

家之令典。矧持從橐，久總戎旃，奄忽云亡，吾心所惻。具官才刃利達，器使具宜。入侍禁嚴，雖在右文之旦；外分閫寄，乃當用武之辰。輯和師徒，攘却醜虜。❶形色已臨于乾竇，阜安何止于坤維？方倚長城，以寬西顧，遽聞窀穸，不返東流。宣力四方，功著爪牙之助；錫官五等，秩隆章綬之華。既旌爾勞，又燕乃後。想其營魄，猶克欽承。

太上皇后贈三代

朕躬飭清裸，祇薦明禋，昭格神祇，導迎景貺。近以福于九族，遠以覃于庶民。有異姓王，實予舅祖。疏恩追賁，又可後乎？具位曾祖積善在躬，貽慶厥裔。如木之根深本固，其華實繁以滋多；❷如水之源遠流長，❸其浸潤廣而莫禦。母儀四海，燕及眇躬，揆厥所原，實爾孫子。荆州三楚之大國，既啟曩封；堯都五服之上游，更申今命。庶加榮于英魄，用遥慰于母懷。精爽未淪，歆承無斁。

祇祀明堂，爰有大賚，凡一命以上，猶得以恩榮及其父母。況予舅族，維國戚藩，可無徽章以昭令典？具位曾祖母心迪至善，躬蹈深仁。種德隱約之中，收報光明之旦。宣和大練，惟爾令孫。❹母儀四方，王爵三代。凡有錫慶之事，又隆加贈之名。兼君大邦，改卜韓楚。非特著我心之惻怛，亦將慰吾母之悲思。服此寵靈，尚綏厥後。

❶「醜虜」，原作「仇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白」，文津閣本作「榮」。
❸「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深」。
❹「令」，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曾」。

所貴乎子孫者，謂其能顯榮祖考，有隆而勿替也。若夫裂土以封之，因襲以崇之，至于奄有大邦，爵臻王號，以極人臣之位，其于顯榮，又豈常人之可擬？則非懿戚，夫孰宜然？具位祖陰德不貲，流光甚遠，遂啟女孫之淑，肇開文母之祥。既已追上隆名，國于南鄭，今兹大賚，改畀周疆。藏劍履于廟庭，侈旌麾于門户，以舉中朝之典，式昭外戚之榮。想末淪亡，諒能祇服。

明堂之祀，示天下以孝也。匹夫庶人，有孝愛之志而不預其儀；公卿大夫，遂顯揚之心而未極其禮。若時母后，追賁外家，恩典之行，于斯爲盛。具位祖母秉德莊静，宅心慈仁，作嬪高門，種慶孫女。觀福基之隆厚，驗流澤之深長，豈惟一世之功，必本百年之積。是用加榮其祖妣，庶幾少慰于母儀。其釋夏商之舊封，往君吴越之大國。絲綸寵錫，泉壤蒙休。

朕惟國家盛時，太上皇后母儀天下，有《葛覃》之本，歸安父母。上皇抑制外族，不假以權，將以常保其富貴。撫今念昔，睠焉永傷。適均慶賚之恩，可後追封之禮？具位父懷仁蹈善，德厚流光。六五黄裳，惟爾淑女，母儀天下，垂二十年。棨戟高門，邈不可見。傳龜襲紫，爾有慶而可貽；路車乘黄，吾欲贈而無與。茅土命社，改圖新封，莫如博平，往奠厥壤。以寫母懷之愛，以昭國典之常。英識尚存，服兹休命。

婦人之心，愛女爲甚；女子之德，報母爲勤。矧居椒屋之尊，不逮《葛覃》之化。適逢慶賚，❶宜篤追榮。具位母氣涵太和，行率至善。肇佳祥而夢月，中元吉以承天。

❶「逢」，原作「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澤及四方，爵隆三代。自昔母懷之愛，爰告爰歸；于今宗祀之恩，式燕式譽。❶相坤維之大國，疏湯沐之新封。以隆厚于舅家，以昭明于國典。芳靈未泯，尚克有聞。

昔者西漢皇后封其母爲平原君，而鄧后以新野爲其母爵邑，湯沐萬户，世不以爲過，何者？爲天下母而孝愛其親，亦其禮宜也。又況慶賚疏恩，有國家之舊典乎？具位繼母行蹈儀訓，德藴粹和。百祥所鍾，爰有淑女，配儷霄極，厚載羣生。歸寧之化日徂，追錫之章未憖。按圖考地，改定爾封，天水大邦，庸薦湯沐。申以賚書之寵，兼紓存殁之懷。

故楊時父恕贈正議大夫❷

禋祀敷恩，凡大小之臣，皆得以官封追榮其先世。若夫仁人君子，垂裕之慶，顯揚之心，而膺此典禮，則其榮當有甚焉。具官隱約弗耀，沉潛自珍。閲躬有數世之仁，種德爲百年之計，是生賢哲，爲世名儒。寵秩閔章，上覃禰廟。又惟爾子，天不憖遺。既有請而遽亡，悵疏恩之不嗣。精爽如在，尚服休光。

呂源落職

城郭溝池之固，守臣所當盡心也。勞民費財，而無見功者，以爾喜興作，急功利，志在希賞而不恤百姓也。比以霈恩，既還

❶ 二「式」字，原皆作「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恕」，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文津閣本補。

舊職，茲緣按舉，復黜除之。一予一奪，咸爾自取，朕何容心哉！往思省愆，毋重後悔。

撫問張浚制 奉旨撰

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讐。初陪端揆之司，未遑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緈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問？今俾信使，往諭朕懷。

追廢王安石配饗詔 奉旨撰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内，威服四夷，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秉國政，所當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姦説，附會聖經，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斂爲仁術，以法律爲德政。排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毁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夷狄滑夏，❶率獸食人，三綱五常，寖以堙滅。而習俗既久，猶未以爲安石罪，朕甚懼焉。昔

❶「夷狄滑夏」，原作「禍亂相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後世。朕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説，使不淪胥于夷狄。❶ 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絶《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今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失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子大夫體朕至意，倡率于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庶幾于抑水膺戎，驅猛距詖，崇夫子之事，爲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于永世，惟子大夫之休烈，尚明聽之哉！

行遺章惇蔡卞詔 奉旨撰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蔑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諼慝未彰，公論猶鬱，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哉？可令三省取索見存干照文字，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爲萬世臣子之戒。

斐然集卷十四

❶「夷狄」，原作「異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斐然集卷十五

宋胡寅撰

繳傅雱用赦量移

臣謹按，傅雱于建炎三年爲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荆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彦舟爲名，入其軍中，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啗彦舟，因以自潤。百姓怨苦，乃從鍾相爲寇。彦舟不敢安處，遂破鼎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爲名，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内，公私舟船爲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鄂，爲蘄黄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彦舟凶狡，初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侮弄三尺，詭詐百端，皆雱教之。至于州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雱則公然乞於彦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産，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彦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爲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彦舟自是北遁，投於逆黨，未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傅雱。❶人但知彦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奸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爲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

❶「傅」，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一」。

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雖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況雱身爲朝郎，職在省户，所爲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揆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爲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寬恩。若遇赦文，便許内徙，使懷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式遏亂畧，修明軍政之道。一雱雖小，所係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別降指揮，將雱永不量移，以爲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南勘劉式翻異

臣聞劉式係大贓吏，❶宣和六年任潭州湘潭縣日，值科燕山免夫錢，湘潭管田八十六萬畝，式每畝科錢七百文，二分納見錢，每畝盜一百文入己，一分以銀折納。其時銀價踴貴，每兩至三貫文。式用潭等取之於民，而以廣等納之於官。廣等者，以十錢爲兩，見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錢爲兩，湖南民間通用私秤也。據此兩項，式之所盜，其數多矣。當時爲監司按發，送邵州根勘，事已明白。式用重賂於京師求囑，遂行翻異，乞移別路，遂改送袁州看詳。得無罪狀，遂還元任，❷考滿而去。至今湖南言贓吏者，以式爲首。昨緣姻婭之私，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注授邵州通判。其意以邵州舊曾盡法勘己，欲報私怨也。賴言者發其奸狀，追官罷任，稍快公議。今來湖南憲司

❶「臣」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竊」字。
❷「遂」，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仍」。

所勘止坐言章中論式殺害平人，❶爲百姓胡安所訟。式反訟安，以書達衡守，祝其周旋，式當連坐一事而已。然衡州推勘院已申提刑司，稱鞫勘圓備，比至差官録問胡膺等一十九人，各已伏辯，獨式翻異不承。今來致煩朝廷，令提刑司別選官移桂陽監置司，重別根勘。謹按式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授通判差遣，則殺害平人，又以書干託太守，祝其周旋，事之必有，理無可疑也。今干照人各已伏辯，而式獨不肯承罪，其挾權驕恣，可驗臣僚之言矣。至於冒法改官，不依資序，注授通判差遣，朝廷雖灼見罪狀，各已追改，而式之罪名未結正也。今衡州置獄，追呼已多，聞有破産之家，被殺者沈冤未伸，方逮者證佐未畢，而又移獄，已是暑月。只緣劉式一夫，奸兇抵悍，頃年翻異，得其慣便，是致獄訟滋彰，煩瀆典憲。伏乞聖慈別降指揮，令湖南提刑司選差强明官吏，嚴立近限，疾速具案聞奏。所貴劉式不敢恃頑脱免，而於無辜干証之人免於囚繫淹延。俟案上日，將式冒法改官等事一併行遣，爲惡吏之戒，以稱陛下愛民去姦之意。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

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爲本，而縣令尤爲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爲賊者安土樂業，已爲賊者壞植散羣。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已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

❶「湖」，原作「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上下文意改。

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碍，皆許奏辟。於是許官負罪，❶姦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參銓部者，咸輻輳之，❷其爲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况鼎州昨緣程昌禹借補烏合官吏猥多，❸急政豪奪，爲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乞因千秋所請，❹特降指揮，應殘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注。❺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❻即不得輒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碍辟差。庶幾縣令得人，❼百姓受惠，掉棄兵刃，復緣南畝。以臣愚見不以諸般拘碍辟差縣令，❽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宣諭官明橐乞封龍母五子

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

❶「詐」，原作「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改。

❷「咸」，原作「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昌」原作「書」，「借」原作「奏」，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❹「乞因」，原作「勿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❺「注」，原作「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❻「身」，原作「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❼「幾」，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❽「臣」，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親決冤獄，❶則甘雨應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政也。❷宣諭官以敷君德求民瘼爲職，乃爲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況封爲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毋乃反常失禮，爲後世笑乎？伏望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爲急，若政平訟理，民無愁歎，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不得陳乞廟額，崇修淫祀，以爲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岑朝殺妹該赦

臣取到大理寺備坐岑朝元初情節看詳，得岑朝典田與叔岑和尚，岑和尚死，岑朝持鎗就和尚妻阿劉分討所收禾，阿劉不與，岑朝便下田要奪取之。時阿劉將禾擔竿趕趂岑朝，岑朝回面以鎗柄隔阿劉擔竿，其阿劉女岑倉娘以禾擔竿趕趂岑朝，岑朝以鎗刃決著阿劉脚面見血，其岑倉娘又以禾擔竿趕趂要打岑朝，岑朝以鎗柄隔開擔竿，決著倉娘左肋，辜限内死。即是岑朝鬬殺，其理甚明。又況阿劉是岑朝再從叔母，倉娘是岑朝三從妹，欲奪取未贖之田禾，已是無賴。其叔母恐爲所奪，用擔竿赶逐，初未嘗行打，而朝以鎗刃傷之見血，其妹以母被傷，用擔竿赶逐要打，亦未曾及身，而朝

❶「冤獄」，原作「獄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改。

❷「政」，原作「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以鎗柄打之致死。兇頑不睦，事可按見。臣以謂莫大於人倫，莫重於人命。賊害骨肉，情理深切，人情共惡，有何可憫？若從寬宥，顯見罪重斷輕，非公共之法。伏覩明堂赦文，❶十惡罪至死不赦。其岑朝合准於絞刑上定斷，更乞朝廷詳酌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吴玕逐便

臣謹按，吴玕、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爲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❷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爲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吴玕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貼黄：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

❶「堂」，原作「朝」，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非」，原作「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改。

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吴幵等乃得逐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别降指揮，其已得逐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吴幵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爲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

繳内侍馮益轉官

臣取會到吏部内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碍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况皇城司親從官堆垜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爲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搴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侍禁内，智効一官，苟能稱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己論功，角逐於被堅執鋭、舍爵策勳之際，小心謹節者知而不爲也。❶倖門一啟，他日必有求爲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爲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❷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資善堂畫一内未有先聖

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傳，陛下選儒學

❶「而」，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徼」。

老成之士充輔導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氣質，❶熏陶德性，以副陛下茂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人同禀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説，則毁父子，無君臣，汩亂民彝，爲世大害。自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❷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先師爲矜式，非所以訓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必亦以此舉爲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欽之心，❸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趨習，罔不在初，曾謂初建資善而可輕有過舉乎？❹所有録黄内緣有此畫一一件未爲允當，臣未敢書行。

❶「氣」，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四作「器」。
❷「自」，原作「者」屬上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並從下句。
❸「欽」，原作「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❹「謂」，原作「是」，據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未」。

繳劉倜復秘閣修撰

臣謹按，劉倜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爲大晟府按協聲律，則爲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爲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詭計秘謀、附會奸惡而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赦恩，❶盡還官秩，食祠宫之禄，僥倖甚矣，乃敢陳狀訴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産減年

臣契勘諸州常平主管官，依法到任一年，取會籍記功過及措置利害，歲終考校，分爲三等。職事修舉，顯有績狀者爲上等。元降指揮，即無立定賞格。户部今却引用守令考課，入上等，知州減一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法，比附常平主管官到任考校入上等課績賞格，與韶州通判宋普減一年磨勘，施行契勘。守令考課，終任德義有聞，公平可稱，奉行教法，催科不擾，獄訟無冤，

❶「赦恩」，原作「恩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改。

農桑墾植，屏除奸盜，賑恤困窮，考課居最，方獲被減二年磨勘之賞。廣東一十五州，歲賦苗禾止有二十餘萬石，韶州又號小郡，所管四縣，地瘠人稀，户絶之産，能有幾許？時暫根括，有何勞能？作册供申，即非難事，安得與守令考課比乎？又況常平法主管官每月添給食錢十貫文，若不修舉上件職事，可謂尸素。今創開此例，則二廣其他小郡一一攀援，無有窮已，啟僥倖之風，亦足害政。所有宋普減年指揮，乞賜寢罷。所有常平户絶田産，亦乞别降指揮，立定根括頃畝財産數目賞格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都督府辟范希荀充廣西經撫庫官

臣契勘經府庫乃祖宗時優恤邊方，給降見錢六萬五千貫，度牒四百道，❶付廣西經畧安撫司充本息，專備蠻夷犒設支用。自來安南三年一次入貢，比歲有朝旨，只就本路答賜。雖是諸司應副錢物，多是不肯承認，全仰經撫庫排辦津遣。及邕、欽、連、宜、融等極邊州郡，刺探支費，鹽綵生料，❷亦於經撫庫出給。乃是一路事體囊橐，全在得人經營，庶使本錢不耗，息錢足用。一有侵欺失陷，便致隳壞，失遠人心，爲國生事。然則經撫庫官雖名監當，其實所係不輕矣。切見范希荀見知衡山縣，吏能鹵莽，邑事不治，好任胥吏，民無所訴，通受賄賂，廉聲無聞，監司帥臣屢欲按發，委實不足以充上件差遣。切慮李彌大未知子細，有誤

❶「四」，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三」。
❷「綵」，原作「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藩屏之政。欲望聖慈別降指揮，令李彌大選清白謹幹之人，別行奏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户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尚書省送到户部狀：吴錫軍馬已差往池州駐劄，其湖南安撫司舊支錢糧數目，已改撥應副岳飛支使。所是湖南安撫司每月見應副岳飛錢數，若本軍起離，本路即據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轉運司拘收，❶令項樁管，聽候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奉
聖旨，依户部勘當到事理施行，令臣書行者。

臣契勘湖南累年屯駐軍馬，並係朝廷指揮，令轉運司撥支上供錢斛應副，尚猶不足，則帥臣不免多方措置，僅能給遣。昨來岳飛一軍入境，支費浩瀚，遂至均科田畝錢，竭一路民力，不足充三月之用。所幸水寇已平，大軍移駐。然本路重斂之後，加以大旱，民間困急，坐待溝壑，所以都督行司減放租税，多方存恤，猶懼無以善後。豈可將岳飛每月合用錢數，便令湖南漕司令項樁管，將安使從出哉？若謂已將吴錫一軍之費改撥應副岳飛，只合明言候岳飛移軍日，即據吴錫元來每月合用錢數令湖南安撫司拘收，不當海言岳飛所用錢數也。漕司以應辦爲職，若遂黽勉奉承，重有科斂，以候朝廷支遣，百姓狼顧，孰保其生？得財失民，亦將安用？欲乞別降指揮，下湖南轉運使取問每月應副岳飛錢數，支用是

❶「令」，原作「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何窠名，或是上供錢斛，自合撥正。若緣軍期一時賦斂，即合蠲除，難爲立額拘收。庶幾盜平之後，旱歲之餘，民力少蘇，邦本以固。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爲桃源令

臣竊以湖北昨來民聚爲盜，止緣守宰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今平定之初，縣令尤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後，氣血乍復。凡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輔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歲時，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祇應弟子爲妻。就本縣創造大第，窮土木之役，百姓交訴，爲潭州帥臣所劾。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裒集賄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一迹，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内，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女，爲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絶也。宜卿往來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密結胥吏，摇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概如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令宰，虐已爲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欲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刺舉爲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

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繳馮躬厚特補蔭

臣伏見近有臣寮章疏，論列崇、觀而後誤國之臣，凡有所得恩數，乞令有司一切報罷。聖明洞照，已從所請矣。除惡務本，公論稱快。而馮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爲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天下莫平於法，惟法之聽，人何敢僥倖？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無以昭示好惡，人心不服，公論謂何？所有躬厚許蔭補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郭東知台州

臣竊聞郭東奔競進取，苟賤無恥。其平生所薦論者，則商守拙、尚用之、賈讜、趙野、李孝揚、毛才、李缺之流。❶觀遠臣以其所主，東之爲人亦可知矣。頃附權貴，躐躋郎曹，朝路之間，指目爲笑。權貴庇之，旋令出守徽州。州素岩險，城壁堅固，張琪作賊，雖入徽境，去城尚五十里，本無侵犯之

❶ 底本空格注「缺」字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被」，文津閣本作「邴」。

意，東乃挈攜資財子女，一夕逃遁。事不可掩，有旨放罷，送提刑司取勘。未結正間，輒造行在，權貴又爲之地，止降一官，且復免勘，叨竊宮祠之禄，於紹興寄居。娶富人女，❶厚納婚田，其子亦然。父子同日成婚，以富妻夸耀於人，畧無羞惡，縉紳恥言之。其人品如此，豈可爲民師帥，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哉？台雖小郡，然陳槖以循吏受賞矣，柯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昨來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矣。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繳劉黻潼川府提刑

臣竊聞劉黻係蜀道富家，以貨寶犀帶厚結王黼，乃自小官賜出身，改京秩，躐升史觀，遂玷郎選。當時有「黼黻」之譏、「帶劉」之號，蜀人羞稱之。人所共知，不可掩也。昨來陳乞蔭補，爲臺章論列，以謂循資既濫，則不當改宣教郎，出身既濫，則不當轉奉議郎。送吏部不知坐何銜，與差遣不知填何闕，供述不明，事迹詭祕，其合比附討論無可疑者。前件臺章日月未遠，今又委黻以一路提按之權，觀其所由，無不疑怪。今四川遠在數千里之外，民力已困，監司之選，尤不可輕。黻既能無恥納賂於貴權，必能不廉誅貨於州縣，交征財利，且自黻始，豈所以重外臺之寄，慰遠服之心哉？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命詞行下。

❶「女」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爲妻」二字。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

臣竊見陛下加惠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録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爲利也。凡預録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于故相忠宣公純仁爲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闕，即獲賜對，褒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闕漕臣。異恩稠重，皆以純仁之故，在正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刺一郡，改畀桐廬，則又以爲由監司爲太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陞擢。每語人曰：「猶子直方尚得爲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寡廉鮮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孩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貧悴，乃不及焉。其行己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古者世禄而不世官，禄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禄足矣，而爲之擇官，至於再，至於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傚，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户，彰勳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繳王羲叔黄願李膺復職

臣謹按，王羲叔宣和中因緣後宮，遂叨侍從，士論不齒，尋被譴斥。建炎三年爲防江制置，聞虜兵逼近黄州，引舟西去，略無措置少遏敵勢，坐此落職放罷。後居江州，買没官田，官價三萬餘貫，只作一萬六千餘貫，又只納一千二百貫入官，便行耕種，坐此降一官。舉此三者，不才貪墨之狀著矣。黄願昨守揚州，奴事黄潛善，貨事黄潛厚，躐躋論撰，公論鄙之。虜兵入寇，職在城守，曾無奏請，遽爾逃避。方懷禄燕安之際，則僥倖進取，忘羞惡之心；及見危致命之時，則偷生苟全，虧効死之節。行治如此，何足録哉？李膺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爲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爲功。爲民父母，隱蔽賊盜，賴奸之用，主藏之名，監司按劾，贓証明甚，獄情不究，當以公罪。至今虔州羣盜未息，上煩宵旰，則膺之爲也。臣愚謂此三人者，中外踐更，非不任使，畧無功用，但有罪愆。若緣赦恩，漸此復職，與人才一眚再蒙褒寵者無以異焉，恐非迪簡多士，旌别淑慝之道。又况延閣中祕，祖宗所以克宅俊乂，今使庸惡贓賄、敗事致寇之人寓直其間，污辱華資，塵玷清貫，則當得者不以爲榮，而懲勸之具廢矣。❶所有詞頭，臣未便奉行。❷

❶「懲勸」，原作「勸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便奉」，文津閣本作「敢奉」，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命」。

繳朱勝非從吉宫祠

臣契勘朱勝非昨自知紹興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讀。臣父某時爲給事中，以勝非黨附黄潛善，馴致南渡。及苗、劉造逆，勝非位居宰執，❶不能面折奸兇，盡股肱之義，乃依從回互，陰懷二意。其人才如此，實忠臣義士之所惡，叛人讐敵之所輕。恐其入朝，再壞天下，遂具論列。雖臣父緣此以罪去國，而聖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誤恩，擢居獻納之地，必謂臣克守家訓，事主不欺。考勝非後來罪犯，屢致言章，天下聞之，❷不可掩也。臣若隱默，則欺君違父，爲世大戮。伏望聖慈矜察，別降指揮。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再論朱勝非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婿，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彦之陰黨也。自其爲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爲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誚。時相主之雖力，猶且提攜不行，出爲南京副總管。值虜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言之。

❶「執」，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相」。
❷「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知」。

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非爲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爲之羽翼，遂急檄勝非勤王，❶且云不可污張巡、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爲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若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諂事黃潛善，叨與政事。戊申之冬，虜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向，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且晏安於寵禄，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爲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援唐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護之説，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

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顔岐、張澂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爲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爲勝非計，尚以何顔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拉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常爲宰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爲辭遜，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徇國

❶「檄」，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二補。

者，顧若是乎？　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己，意謂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污揆席。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奸憸，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于勝非本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僞命臣寮，又爲黄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爲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静。」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密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爲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黄堂傅掌瑣闥，黄龜年司制命，劉棐爲諫官，王詳爲佐使，汲引親黨虞澐、陳桷輩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爲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黄龜年章疏，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爲密院計議，王鈇爲提舉茶鹽，宋暎爲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爲，方之秦檜，其爲龍戰，不亦大乎？

蓋勝非外寬内忌，陽爲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爲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不敢爲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爲京城南壁守禦官，恨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虜寇，❶乃傲然端坐，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爲邦昌翰林學

❶「虜寇」，原作「敵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士，罪當伏法。而勝非所以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善，則道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黄潛厚是聚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彦建節白麻，極意稱奬之人；顔岐是同黨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澂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中是諂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爲國産禍之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毁帝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以爲失職之士，星象所由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繆妄，力疏寢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爲，而勝非敢爲者乎？康執權闒茸污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己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

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内外，皆其親厚。陳藹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紿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藹爲人大概。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爲宣撫使，即辟爲幕屬。❶凡江西繆政，多藹之謀。及再爲相，遂差藹監吉州榷貨務，偷盜官錢，歲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爲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詐供藹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藹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字爲「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爲静江通判，值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

❶「屬」，原作「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以别乘之尊，不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禀覆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爲湖北鹽香，❶以爲未足，又薦之對，又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贓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許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爲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爲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翻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爲湖南土豪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陰與郴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爲贍軍，實則入己以充賂賄之費，大爲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母由茶陵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爲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徑趨荆南，朝廷遂除京南鎮撫，❷不肯受命，移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鼎守付之，昌禹兇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爲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剥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静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么已就招

❶「香」，原作「務」，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京」，《歷代名臣奏議》作「荆」。

安，然後付以告命，而密諷李蕘，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爲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羲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術者，常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爲之轉販米糧，遂爲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權知道州，狼籍不法，爲提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其忠愛於己，亦爲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賂遺，引爲宣司使臣，廣以金帛納結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爲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污穢苟賤，不爲士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爲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爲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飛大鄙宗訓之爲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贓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判，照管勝非家屬，遂擢爲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轂者，嘗爲郴州司户，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郴州，每請俸米，轂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贓污不法，曾以妾奉唐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與吏部，❶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録事參軍，沿幹差出，❷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愬太守趙不羣批書四關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值郎，在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

❶「與」，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補。

❷「沿」，原作「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爲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也。

自庚戌年虜騎退後，朝廷一向謝絶，不與交通。三四年間，虜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啟寵納侮，果至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寬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爲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爲如前所奏，則又關通内侍，諂奉將帥，牢籠堂吏，沽譽羣小，專以軟熟無忤持禄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爲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祕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禄，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爲榮；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爲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駃騠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廐櫪，❶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

❶「廐」，原作「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絶足，仍有詭銜竊轡，以智爲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

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深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爲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亂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顔惶懼之至。

斐然集卷十五

斐然集卷十六

宋胡寅撰

上皇帝萬言書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試起居郎臣胡寅謹沐浴百拜，上書皇帝陛下。伏覩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吴、越，安危利害，下詢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錢唐來幸江寧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啟建之義，改爲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宫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羣生」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爲利，以危爲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則其負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愚見，不避斧鉞，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德義之廣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觸冒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咎，不可不改故也。

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❶亟居尊位，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❷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畧無扞禦。盜賊横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縻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虚，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實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

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決絶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爲陛下計，當如何？而黄潛善、汪伯彦、顔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爲草莽堙之，陵闕爲畚鍤驚之。堂堂中華，

❶「遽」，原作「據」，據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改。

❷「偷」，原作「愉」，據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❶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❷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以虜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舊物。金賊以小狄猖獗，❸薰汙中華，❹逆天亂倫，❺扶立僭僞，用夷變夏，❻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國用不足，於此

❶「盜賊」，原作「敵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❷「爵賞」，原作「賞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金賊以小狄猖獗」，原作「金人以無厭之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❹「薰汙」，原作「喋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❺「逆天亂倫」，原作「蠶食併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❻「用夷變夏」，原作「以亂易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不患無財；甲馬不强，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遥，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爲利害，豈與退保吴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

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鋭，先啟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爲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于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宫，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動者屢矣。南仲爲東宫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譏譖，❶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極，遞遷前朝大臣，而邦彦爲次相。金賊遽至城下，❷邦彦諂諛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宫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彦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南之師，必使陷没，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彦，以報私恩，不爲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忮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爲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堅，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

❶「譖」，原作「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金賊」，原作「金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其極。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乃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强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❶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强凌弱，猶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于反常悖道、腥臊禽獸之粘罕，❷豈有是理哉？若以爲强弱之勢絶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絶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迎太公、吕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❸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餽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愛君，而寇準之功爲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于此。苟能息絶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爲善後之圖矣。

❶「四夷」，原作「邊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反常悖道、腥臊禽獸之粘罕」，原作「侵凌强暴、反覆無常之尼雅滿」，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貪狄」，原作「敵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❶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爲虚設。其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户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❷可按而舉矣。户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鹽利爲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爲營衛。命户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虚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師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于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爲，亦必深相提策，務爲明白，計日累月，以考

❶「常」，原作「務」，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敘」，原作「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于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

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爲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顔稱善，泛受其說，❶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内惡其切直，而用它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于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❷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

❶「受」，原作「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在所」，原作「所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别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悦，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虜人之所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軍之虚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于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于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❶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詆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税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虚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搢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虚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虚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虚文。于此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

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

❶「叛」下，原衍「者」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删。

勾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❶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强，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于成皐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于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驁，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苗、劉之亂，❷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刼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鑒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强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就紀律，則四方横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❸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鋭卒往禽滅之，遂罷招安之策。况陛下以雪耻復讐爲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兇頑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

❶「二」，原作「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苗劉」，原作「劉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帖」，原作「貼」，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獠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税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于見數峒丁中，實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❶爲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强武者訓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❷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爲之急，亦不可不爲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説以相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爲之，必見績狀。于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于强虜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虜入寇以來，❸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厲兵，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于束手屈膝，斃于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

❶「漢」，原作「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因」，原作「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虜入寇」，原作「敵南牧」，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怨，况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于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啟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

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爲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荆州假劉備，則失箸而駭。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按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于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並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

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爲不可焉，蓋爲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爲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纘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强臣内叛，胡虜外迫，❶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虜中固無恙，穹廬氊帳，臭惡雜聚，❷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静，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維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衽。❸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爲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于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吕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于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于關中，光武之于河

❶「胡虜」，原作「邊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臭惡」，原作「羈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左衽」，原作「事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荊襄爲重。陛下方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

上世帝王爲治之道，敦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❶紹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爲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爲公，而不以爲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❷褊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眄眄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己，亡秦是已。漢以爲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倡義而起于滅絶之後。夫漢高固欲爲久遠無窮之慮，非爲其一身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瑴小人之見，❸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❹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

❶「局」，原作「扃」，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初」，原作「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瑴」，原作「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崇古文訣》卷三三改。

❹「都」，原作「郡」，據《歷代名臣奏議》改。明抄本、經鉏堂本「都」上衍「郡」字。

欲以保國而延曆，難矣。今宜于同姓中，不問親疏，選擇賢才，布之内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横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

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係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于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❶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禄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絶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

❶「而」，原作「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于中原，陰長之滋勃興于夷虜，❶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❷不以加于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况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庬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强，不可與争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于太厚，出入内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于所熟，以爲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

❶「夷虜」，原作「兵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關羽張飛」，原作「關張二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下文凡避關羽名諱而改字之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❶待近臣以禮貌，當使南衙朝士氣勢重于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爲伍，韓信猶羞之，况儒士乎？臣參奉内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多得羸驅弊輿，惴惴然于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緑，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櫜鞬郊迎。❷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于簾外，倒仗聲喏而過。吕夷簡爲相日，有管軍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爲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分守之嚴如此。❸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爲之别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

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絶滅史學，倡説虚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于實用，以行事爲粗迹，曰不

❶「腹心」，原作「心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具櫜」，原作「且櫜」，據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明抄本誤作「櫜具」。

❸「分守」，原作「守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于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爲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爲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爲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慢，必至于糜爛而後已。至于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顔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復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

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爲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

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于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于民尤甚。臣不能偏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于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勑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爲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禀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揮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❶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由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于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

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于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已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爲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方

❶「不」，原作「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羊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爲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 臣願深詔大臣，自今已往，于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爲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爲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内外侍從官舉所知堪爲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誡。留意此事，庶幾斯民于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禄，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季，申發部内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❶參三司之實，付吏部爲案柢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録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于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問策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絶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

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所得如此。于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維陛下動心加慮，反復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爲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于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爲者而遂已也。

❶「發」，原作「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于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强，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于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❶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讎虜，奮志强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于危絶之中，求生存之道，❷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過觀之，❸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

❶「興復」，原作「復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存」，原作「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行」，原作「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 頃在建康，已獲虜賊之覘者，以此知虜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爲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爲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 若不望風胡跪以事夷狄，❶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于此。

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虜賊雖暴强，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我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讎人役。今粘罕之强未如秦，其得罪于中國，❸無人不怨，則有甚于始皇之于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

❶「胡跪」，原作「納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暴强」，原作「强暴」，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得罪」，原作「橫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于楚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爲黄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况陛下身爲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鋤耰慘于長鎩，奮臂威于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爲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擣虚，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❶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雒之神皋，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❷永固皇圖。陛下于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

臣本疏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眷求，擢侍左右，顧眎之温，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以爲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况覩寇讎未殄，❸盜賊憑陵，鑾輅徬徨，民無死所。臣于此日得近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

❶「妖」，原作「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新」，原作「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寇讎未殄」，原作「烽烟未息」，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衷，不能自已，戇愚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倘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榮，微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斐然集卷十六

斐然集卷十七

宋胡寅撰

寄秦會之

某頃于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侍家君東行，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母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亦不敢輒具書尺。惟是向慕感激之誠，至今何嘗不在左右也。自相公均逸于外，而謀奉親閒處，迨此暇日，可以曳裾齋閤，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吴楚相望，緬焉數千里，有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竿牘，少見區區。近世以來，邪説暴行横騖于天下，三綱九法浸以湮滅。相公見危授命于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于羣枉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袖當世，真得古者大臣之義矣。其于放淫詎詖，正人心，息邪説，使斯民不淪于夷狄禽獸，❶乃天下所以徯望于相公者也。側聞閉户讀書，討論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天降之任，❷德譽日新，有識欽嘆。而某竊有疑焉。蓋謂相公微信佛説，手抄《華嚴經》八十卷，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鈞意之所存也。佛之爲道，蓋以大倫爲假合，以人世爲夢幻，其辭善遁而不稽實理。從其教者，必棄絶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

❶「夷狄禽獸」，原作「異端曲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天降之任」，原作「大任之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之下，皇皇然以死爲一大事。凡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扶持人紀爲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爲世害，蓋甚于莊老之弊，清談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恥，高言大論，詆訾名教，謂《劇秦美新》爲達權，以歷事五代爲知道。其效至于風俗大壞，胡馬長驅，❶國君遠行，宗廟荒圮，中原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圜視不以概于心，以爲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僞廷，❷拜仇虜，❸廢君篡國，❹安行而不顧。夷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禮佛參禪，非笑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以大倫爲假合，以人世爲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秉節，正色立朝，捐一身表萬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想忠赤，追鋒圖任，縉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益深，則相公于格天之術業當盡明也，于遯世之賢材當盡知也，于奸慝之情狀當盡窮也，于生民之利病當盡究也，❺于恢土宇除讐逆之方略當盡講也。凡此乃皋、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魯先生所以詔後世，非竺乾以寂滅爲樂者所能知也。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措意者也。彼香水海、妙高峯，偏參互攝之寓言，曾何足進乎？往時嘗見觀文李公與故相吴公書，

❶「胡」，原作「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僞廷」，原作「敵庭」，據明抄本改。經鉏堂本誤作「爲廷」。
❸「虜」，原作「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反」。
❺「于生民之利病當盡究也」十字，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論《華嚴》與大《易》無二，其詞宏辯，❶固難窺測。而某竊欲置議曰：三代而上，聖賢繼出，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而後，佛説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蓋有其人矣。而拯溺救焚，出生靈于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朝之寇公。蓋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表法之書而後能也？❷方欲請決于李公，而李去長沙。某也于心終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尚佛乘，益歸于性空遺累之習，謂蹈方秉節如相公猶有取焉，則于自任天下免民左衽之意，❸毋乃終始本末不相坐乎？❹某未獲瞻望履舄，而輒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納，某不敢自以其言爲不善，怠于輕千里而告也。願畢其辭，則俟他日，惟相公有以教之。干冒鈞嚴，❺伏深悚懼。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絶外連之株，悉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計耳，不足爲相公道也。然既降之後，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庶不復爲賊。而

❶「辯」，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辨」。
❷「表」，原作「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左衽」，原作「塗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坐」，原作「符」，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❺「干」，原作「敢」，據經鉏堂本改。明抄本誤作「于」。

鼎守輩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爲兵者，習熟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别將。然近世鮮有肯强本制末之勢，而徇情憚衆，從而封養疽癰者，則有之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司，若皆如張觷、柴武，則非特人無議論，必有綏輯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無諸般拘碍辟差縣令一次。所謂諸般拘碍者，詐官負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爲民父母，某意不謂然，即嘗奏乞令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曰：「無人願就處，不如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關照而已。」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碍不可授任之人而委之，某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于使民，不爲平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向來岳飛非不討殺，亦有已見浄盡之言，終不能絕，尚跨四路出没，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爲寇耳。水寇本緣政煩賦重，加以任誼速之，❶一日兩郡響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吏爲最，獨免執耒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歲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减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州久合，仍舊爲渠陽砦，前已具聞。鹽香、常平悉當權廢，諸司事兼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縣止須一令、一尉。官省則事省而費寡，民可安居矣。今天下之所共患者，外雖有讐狄叛臣，内則有握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

❶「誼」，原作「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斐然集》卷一五《繳傅雱用敖量移》改。

士，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呂相國以私怒減降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諸大將，名爲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于天朝，誣上行私，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于虜賊，而施之于朝廷，虚增軍數，以取糧帛，詐爲北討，以規器甲。求無不得，言無不聽，自副貳而下，偏置私人。軍屯所臨，盡奪公家之利。令之不受，禁之不止，功小而賞大，有賞而無罰。政使國有宿儲，民有餘力，歲無水旱之變，坐贍大費，將何能久以是爲安乎？而況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仰食一不足，禦寇一不勝，非倒戈向内，則曳甲北走，不然，散爲盜耳，必至之理也。所幸尚有諸小校分統之兵，可以自朝廷指蹤。今聞祁超一軍，又爲岳飛所併，而任士安、吴錫、郝晸、王宗等，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效而爲之也。昨來王璞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主將不善，易之可也，何乃與其衆而分之？祁、任之事，則又甚于此矣。以是計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歸朝廷，而其牛畜未必散之耕種也。自建炎初載，黄相國用招安之策，流毒九年，盡變祖宗軍政，使天子無自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更制，二患仍在，則無惡乎議者之紛紛也。昨蒙教賜，似以軍民爲二道，厚于軍而薄于民，欲棄五穀養生之具，而日進鴆酒烏喙。竊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而舍己用善，以勤攻闕失，爲平虜之方，❶則相公有意于孔明之烈。某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期于有補乎？

❶「虜」，原作「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日謀遠徙，私竊以爲不然。夫維揚蓋由謀之不臧，而非爲避之不早也，而用事畫議者，多以宦官宮妾愛君之情，揣中上意，叨竊美官，心實憤恥之。遂具囊封疏過失，陳今日所當先務者，傾展殫盡，不敢絲毫有隱于宸聽之聽，亦庶幾萬分有一，不辱知遇。言雖不效，亦不蒙譴，蓋主上聽納之德，裕于昔時，而閤下薦引重言，雖遠而不替也。適緣大人祗命至池州，忽得宮祠之請，某勢不得留，遂復丐閒。併沐俞旨，間關去國。胡虜繼侵，❶犬羊腥膻，❷瀰漫吳楚，傒聞麾幢入援，張大宋之天聲者，以日爲歲，中外所切。茲承總提秦甲，已渡漢南，扶持國勢，天下幸甚。閤下忠義大節，照冠一時，幕府賓僚，又多奇俊，施設注措，動關存亡。某夙已顓冥，矧復疏遠，投機應會，又非逆料之所能也。古人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撥亂世反之正者，必推原禍敗之所從起，掃滅而更張之，庶其有濟。然則今日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慎名器，必講武略，必明賞罰，必擇守令，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討盜賊。此十必者，有一不必，非所以撥亂而反之正矣。然和人用事，則此十必者必不行，何則？其道不同而其身不利故也。今欲撥亂反正，則以罷和議爲本。此議不行，則此人不

❶「胡虜」，原作「敵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犬羊腥膻」，原作「戈甲烟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用，君子必可進，小人必可退。自餘七者，亹亹有緒矣。夫和人初心非有覆國亡邦之毒也，無謀慮則和，無才術則和。土地非割于其家也，金帛非捐于其府也，子女非出于其室也，姑以偷目前之安，悦用事者之意耳。其久而不破，則結朋黨，則迷國論，則立異姓，則事逆賊，❶惟利是從，無所不可。今歲不征，來歲不戰，日斷一股，月斬一臂，刻膚盡肉，椎骨及髓，雖于敵人得計，而于國家最病。此議不息，雖微夷虜，❷其禍機陰發，不在金寇之下也。夫建都立國，伏惟閤下既有定論，某不敢知。竊謂奉迎大駕，西幸梁、秦，以圖關中者，中興之宏規也。屏蔽江淮，增重上流，定居建康者，往古之明驗也。可行則行，不可則止，因時制變者，哲人之達識也。成敗在乎天，得失在乎人。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苟爲倒置，未見其可。今緩急之序，某既略陳于前矣，具瞻所屬，非閤下其誰任哉？某遠迹林壑，職當緘默，尚兹喋喋，實爲知己。

寄趙相

自承白麻播敷，登位次輔，以直道繼庸邪之後，以宏才當蠱壞之時，天下聳然，慶明主之英斷，知中興之有日。賊臣不道，挾虜稱兵，原其胎禍，非朝夕之故。相公戡此大難，必有成畫，而得諸道路，有可疑者。自詔書既下，聲罪致討，不知革輅今次何都。以君避臣，古人所辱。或傳宮省已邁

❶「逆賊」，原作「敵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夷虜」，原作「外患」，據明抄本改。經鉏堂本誤作「夷膚」。

泉南，而祠曹告牒之下閩、廣者數又甚富。審有此計，非萊公奉章聖親征之策矣。兵交之時，自治尤急，賞罰號令，必有以收人心、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別白。至于去留除授，兵馬應援，命令不一，衆聽不孚。凡此數端，恐非保邦制勝之術也。頃者廷議燕安江沱，但欲南趨，不圖北向，荆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禀受指蹤，而援師不繼，復輕召還。即今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迥，全無保障。李成、孔彦舟等諳知洪、潭利便，若或六飛遷幸兩越，則賊必留兵屯守吴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聞舉國避寇，輿轎柁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業者乎？荆南飢卒不滿數千，鼎、岳二州方困水賊，德安最爲要害，緣曾妄改守臣，今雖再委陳規，深恐已失事會。武昌名爲帥府，實則僅能自存。惟長沙捍江湖之衝，爲二廣之蔽，關羽所爲取湘西，杜預所爲通零、桂，而孔明所爲利盡南海者，比于諸處差爲完實。而所恃者，吴錫一軍六七千人耳。錫至湘中四年，屢立戰功，御衆有律，人已信服，全楚所賴。比聞羽檄追赴江西，雖帥司有請借留，深恐未聽。錫之不可離湖南，猶往年柴斌之不可去荆門，趙宗印之不可去郢西，近日陳規之不可去德安也。用人如用馬，因其服習，其功十倍。鄭之小駟，至晉而敗。故廉頗在趙，莫與爲敵，及爲楚將，不復有功，正此類耳。明主不泄邇，大臣慮四方。孫皓之季，慮不及遠，徹南郡之備，專意下流，于是杜預、王濬一舉取之。若必欲移吴錫，是棄三湘八桂之地矣。切乞廟堂留念。所願者相公啟沃主上，深發獨智，克奮神武，如光武昆陽之事，

以三千破賊莽六十萬，豈云衆寡不敵？相公集衆思，廣忠益，去自賢之意，求所受教者，虚心而用之，如謝太傅淝水之績，以一謝玄却苻堅九十萬，❶豈云强弱不侔？再安宋朝，永保天命，君臣俱顯，不亦美與！某待次山間，無緣曳裾東閤，終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筆削所能敷叙。然愚者千慮，大抵如前。又于侍讀張公，亦有咨稟。仰惟宏度，必賜開納。革輅徂征，扈從勤止，敢請精調寢餗，上副倚毗。

寄張樞密

近承追鋒甚峻，天鑒孔昭。竊計許國精忠，聞命引道，不特還事樞之舊，宜遂膺爰立之求。中外具瞻，日徯明制。然叛賊匪茹，❷蓄謀累年，而朝廷燕安，不爲遠慮，一旦禍發所忽，舉國雲擾，乃是智者無以善後之際。趙公既當政柄，❸閤下復被圖任，宗社存亡，豈不在兩公之手乎？昨來反正之初，忠臣義士所爲裂裳裹足願立乎朝廷者，以主上進幸建康，有中原之志。其後佞臣諛媚，更互取寵，但言退避，不務恢張。用此之人，行此之政，至乃安然通叛受侮。考之古訓，雖使苟安歲月，戎車不駕，必非興隆之兆矣。今事會如此，乃是上天警悟聖主，深發獨智，使懲艾既往，改紀國政，開中興之運也。夫以臣叛君，其事固逆；而以君避臣，其事尤恥。此乃勝負之决，要在策畫堅定，不輕退轉耳。昔苻堅以百萬南

❶「玄」，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元」，避趙宋先祖玄朗之諱。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叛賊」，原作「敵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政」，原作「致」，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伐，其視晉如石下之卵耳，又非有君臣逆順之説也。若如前日諸公所謀，小則引避，大則屈降，彼東山太傅獨以何道而談笑制勝哉？閤下與丞相公所當慨然以古人自期，必不忍靡靡委委，循望實俱喪之覆轍也。夫興衰撥亂，全在人材，而其難知，堯舜猶病。人之常情，好見其所長，而隱其所短，好遜志之語，而惡逆心之言，于是臣其所教，友不如己，而阿諛求合之士日凑其側。慮有遺策者吾不得知也，舉有過事者吾不得聞也，其心非不以善爲之，而卒陷于迷繆破毀者，無不由此。人雖難知，而某獨謂告之過則喜，聞善言則拜，集衆思，廣忠益，不甘受佞言，而貌敬正士者，乃知人之本也。人無不知，則于扶顛持危，興衰撥亂，無不如志，又何必役其心思，勞其耳目，區區于事爲之末乎？今聖上親御六師，兩公夾輔王室，其當明大義，攘羣醜，申嚴賞罰，保固上流之大略，已具之丞相書中，望樞密一見之。而此所陳，亦欲丞相兼聽而並觀也。夫不待下問而先自獻言，誠以荷知素深，思効萬一耳。仰維宏度，必賜開納。

寄折帥

某去秋嘗拜短書，似聞已塵清覽。自惟遠迹，久不再瀆。兹承奉膺重寄，分護上流，殿此南邦，仰寛西顧。恭惟神明交相，台候萬福。竊以湘中比歲大勞未艾，水寇接境，軍饋頻繁，❶奸吏因之，反爲民患。人材風俗，大抵宣和之餘習，至于每下，則有

❶「繁」，原作「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甚焉。枝葉既萎，本根將蹶。如虔寇之出没三路，如楊么之梗塞兩湖，非由虜兵，實自郡縣政煩賦重，民生無聊，坐使善良化爲怨敵。興兵屠剪，于此累年，賊則未平，民祇愈困。封疆日蹙，和議猶乖。雖行聘好之多儀，未免營屯之横費。勢須厚斂，以佐大農，而此魚鼎之民，又類牛山之木，莫逃踐履，仍厭斧斤，❶月引歲滋，其終可畏。若或推行寬政，必坐乏興，所以赦令丁寧，徒成文具，計臣罷軟，立被譴呵。歷攷自昔衰亂之時，亦有乘勢維持之政，而其樞要，全在人材。維人難知，聖哲猶病。公抱濟時之術業，藴憂國之丹誠，固嘗參決萬微，鋪張有叙，陟降多士，器使具宜。方魄兆于中興，尚淹稽于成效，斂此大惠，施于一方，如決江河，以潤尋尺。惟是有識，逮彼遺黎。式觀取舍好惡之端，深思注措先後之意，將以固宗社靈長之慶，豈徒息閭里愁嘆之聲？❷動干威休，當此非易。伏惟宏才遠略，遊刃有餘，早乞外庸，歸秉元化。某向奉勑命，假守小邦，謂官期之尚賒，于温凊而無曠。繼蒙録用，俾復舊班，未敢冒承，幸蒙賜罷，奉親屏處，澗壑考槃。乃值鎮臨，禮當造請。路幾十舍，江隔三津，跂望旌麾，輒伸竿牘。言念著誠去僞，乃古人處己之方；務實去浮，亦今日移風之道。獨具咨目，謹罷煩文。尚冀聰明，特垂亮察。輕寒在序，開府之初，敢請上副倚毗，精調茵鼎。

❶「斤」，文津閣本作「斨」。明抄本和經鉏堂本分别誤作「鉞」和「戕」。

❷「閭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里閭」。

寄張德遠

春間蒙賜鈞誨，嘗有詢問之言。方其時，相公獨運廟堂，進退賞罰，聳動天下。凡所舉措，諒皆安允，雖欲進説，亦無所及。今化鈞在手，已逾半年，以功效考之，所以賢于去歲者固不可掩。相公道心高明，世味淡泊，于富貴權勢，必不得已而無所慕羨；于仇怨睚眦，必務平之而無所報復；于親戚故舊，必視才選用而無所黨私；于諂諛異論殊方，必虚己考納而無所嫌忌；于遜志，必求諸非道而無所悦著。然後誠心果昭，公道果闢，則所革不待已日而孚，又況半年之久哉！孔明廢李平、廖立，没齒無怨，必非智與力所能使也。今議者或以前五事窺測相公，而畏威逐利之風日盛，士大夫以結舌相戒，雖口不敢言，而心未必服。人不心服而能成百世之功者，❶振古無之，相公無亦少思其故乎？惟聖人然後每事盡善，雖大賢未免有過。相公才高天下，德冠多士，可謂大賢矣。獨恐道古今而譽盛德，如所謂慮無遺策，善不可加之語，洋洋乎鈞聽，所以虧損德業者爲不少也。往時人材之不善既已黜逐，往時政事之不臧既已更改，要使異日相公功成身退之後，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無可議，不爲他人藉手，猶今之視昔，乃盡美矣。若曰權在令行，適意而已，後亦皇恤，此非相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之本意也。惟恕其狂愚，而取其忠焉。

❶「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不」。

寄趙張二相詩見第一卷❶

某承乏支郡，尋常無事，不敢輒以竿牘上勤威覽。聞之道途既衆，有不得不以輒干鈞聽者。或謂二公細故之間，薄有相望，未知信否。若其無之，何乃人言籍籍？萬一有之，某竊爲二公不取也。❷自聖主即位以來，七年之間，命相七人，而後及二公。宰相佐天子定天下，不可數易也。易之數者，蓋聖主欲歷試羣臣，擇其可屬大事，然後久任焉耳。二公登庸，于今將三年，自比年任相，未有如是之久者也。聖主既推心，天下又屬望，將責中興之效于二公。今也六師方張，事功初起，協恭比德，轉敗而圖成，二公之相倚，猶左右手之不可相無，耳與目之不可偏廢也。何爲相望于細故，而忽事君許國之大計耶？夫權勢所在，易以移人。進取之士，有不得于彼而求于此，有不得于此而求于彼，彼此交間，左右掠賣，以售其説。有鄭朋之傾邪陰附，無谷永之協和朝廷，自非臯、夔、伊、周聖哲之資，心如明鑑，無所偏黨，鮮不惑矣。若不爲此，然則二公之所由異者何耶？右相早登樞府，首以左相之賢薦于上，其後右相仗鉞遐裔，謗書流聞，獨左相不以爲然，嘗力辨白。及秉鈞之日，首乞還右相于退閒之中，非相爲報也，必曰國步方屯，禍難未息，倘得志同氣合之士相與左提而右挈之，庶乎其有濟耳。比年吏員益冗而不加澄清，兵將益驕而不加控御，財用益匱而不見節省，民力

❶「詩」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已」字。

❷「爲」，原作「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益困而衰取未已，毀譽益亂真而讒巧得志，賞罰益失當而功罪反易。若此之類，未聞廟堂論辨切磋，汲汲愛日而行之也，而乃以芥蔕肝膈間布于多士，夫豈二公相引重之本心哉？夫人識慮所到，固不能皆同；而義理所趨，則不容有異。不知二公所異，其無不公耶？抑亦有動乎血氣之偏也？自頃公卿大臣得志據位，惡人異己，援引朋黨，倡和如響。及有過失，亦不復肯相救正，一時所取富貴，隨即雲散烟滅矣。而其得失是非，至今不可掩，猶昨日事。是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猶和羹鹹酸醯醢不同，而和于味同，猶以鹽濟鹽，梅濟梅，而不和矣。二公以國事而有不同耶，則當有君子之和。左相曰某人賢，右相曰某人不肖，其賢不肖在人，宰相何喜怒焉？則亦廣詢詳覈而用舍之可也。左相曰某事不可舉，右相曰某事可舉，其可否在理，宰相何留情焉？則亦反復研究而施置之可也。凡此不由乎讒譖之人，附麗之私，離間之道，又不動乎血氣之暴，好惡之偏，視聽之蔽，揚己矜衆，輕人重我之所爲也。直相與推公心，行直道，以期乎世難之或濟而已。如此，則二公德度坦然，嫌間不開。上而使聖主信君子之可用，異乎世俗之所爲也；下而使士大夫無愧，勿令小人得以藉口也。幸而因此賢材益進，政事益修，攘斥豕蛇，❶開拓故業，垂諸史册，照映萬年，將有光于蕭、曹，而廉、藺不足云矣。不然，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愚恐天下有以議二公也。某淺識短見，不足以知先賢往哲之彷

❶「豕蛇」，原作「强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佛，獨思逢時遇主，言聽計從，建立功業，可以光前範後者，皆以道義器識爲之本根。進爲撫世，則二人同心，各致股肱之助；功成身退，則千里命駕，❶不失平生之歡。若其較計于勢利之途，睚眦于同異之際，理屈事乖，固無足論。倘幸取勝，則亦悻悻然小之爲丈夫，必見笑于大方之家矣。二公負俊傑之才，抱高明之識，直言正行，受萬乘非常之知，豈其有此？必也某聽聞浮淺，不詣厥真，然而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或者云云，未有底止，是以欲默而不敢，輒爾布之。才非宜僚，辯非陸賈，念荷眷待有素，又方棄外，無與人交馳争轍之嫌，故敢傾盡而不疑。干犯威重，不勝惶恐，幸恕其狂易，而察其區區。郡事少閒，因得讀史書，有所感，成古詩三篇，併以浼呈，仰冀采目。不宣。

寄劉致中書 丙辰

致中兄：一别二十年，世路艱虞，好音不嗣。每聞博學謀道，德問日休，雖相望閩、湘，千里之外，猶足少慰。比日毒暑，不審起居能好安否？緘書累幅爲貺，荷意雖勤，而謂某有以取譽與謗于世，此則不敢當也。學業未成，早被任使，不聞善狀，爲家國之光，方遠罪不給，何譽之有？毋乃以告者過，而左右又過聽乎？至曰恩義未加厚于託體同生，則某所未聞也。某自嬰兒幾瀕于死，先祖妣永壽君鞠育撫養之，不啻如己生，以至成人。永壽君臨終，它無一言，惟以不肖之身屬大人，使善視之。大人

❶「則」，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長養教誨，日厚一日，必使有立，以不墜祖妣付託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過庭《詩》、《禮》，資以事君，常懼不肖，仰辱恩紀，他日無以見永壽君于地下，此某終身之責也。如左右之見責者，祖妣不以是語某，大人不以是詔某，一日無故以左右違經背禮之言從而信之，毋乃亂倫而悖德也乎？若夫世父世母以至羣從兄弟，里居食貧，❶宜有以奉養周賑之，此則任門户者之責。顧先後緩急之序，有所未及，非恝然忘之，此不待鄉黨朋友譏議而後知也。頃在荆州，大人棄官躬耕，共爲子職。比歲屢稔，廪粟漸盈，方有買田合族之意。而散于盜賊，❷空囊來湘中，食口無慮千指，流離漂轉，略無寧歲。壬子冬，又遇刼，散亡遂盡。某粗守訓戒，不肯枉道以取世資。十年之間，三見廢黜，其于仰事俯育，蓋有難以語人者。若不出情實，勉强而爲之，以要譽于鄉黨朋友，是鄉愿而已矣。使其力有餘，足以仁及宗族，人子之義，不敢有己，又必禀命而後行，亦無專輒之理也。來書盛稱仁義禮樂之道。夫仁有厚薄，義有重輕，擇義之重，則禮由是起，居仁之厚，則樂自是樂，言豈一端而已哉？古之人有得乎義理之安，雖舉世非譽不加勸沮，又况治平之公論，風化天下，龜山之至德，師表士林。德不孤，必有鄰矣。左右所謂世謗不負，無乃以利而言，得罪名教乎？承晤殊未期，增有懷仰，❸伏冀爲道加愛。

❶「貧」，原作「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敚」。
❸「增有」，原作「惟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寄秦丞相書 壬戌

近蒙寵錫鈞翰，併及二弟。所以存問之意，雖夐絶千里，如載色笑，下情感幸，無以名言。某病朽之質，叨竊祠饌，無功而食，有愧《伐檀》。却掃柴門，謝絶賓客，指疾日甚，裁減書疏。惟是玩心典籍，用寡悔尤，或行或藏，均靡德宇。獨有議服事，累曾具禀。後聞吳尚書、游郎中皆傳及鈞意，欲使自明，乃以未蒙照悉。❶ 蓋私家本末，非外人所知。意相公以海行常禮，謂某當然也。今不免詳述，塵浼鈞聽。某所爲辨論者，緣于人情未安，重違先訓故耳。人情未安，重違先訓者，緣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恩意輕重不侔故耳。❷ 過房入繼，禮之正也，則當爲本生行心喪解官。收養棄遺，則本生之恩已絶，而所養之恩特厚，雖不爲本生服可也。是故福建路有專得條令，及近年守臣申請禁約明文。而某三伯父没時，某官建康，叨列記注，雖齊衰不杖期，先子猶不詔某行之。然則何爲心喪解官之云？夫父之愛子，必期其行成名立。名與行之成立，孰加于孝？其不成立，孰加于不孝？豈有喪紀大倫，反使迷繆，以陷于五刑莫大之罪，曾是以爲愛乎？先子非有憾于某伯父也，揆諸理當然爾。某非懷私于先子也，反諸心不忍爾。先子心源澄静，道學精深，處事如權衡，閲禮如水鑑。使其亂命，某于先子無能爲役，猶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况治命丁寧而反復乎？其本直

❶「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似」。
❷「意」，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義」。

守所志，亡言可也。而向來禫服中，須至略陳，仰關朝聽者，其説則多矣。方某仕未顯時，人未嘗爲此言；其後通班禁闈，入預論思，而出守屏翰，世人所謂宦官之榮也，❶鄉情理分疾勝而忌前，乃始交唱迭和，暴而短之。其下則羣吠所怪，聚蚊成雷，萬分一恐當塗聽來有誤焉耳。人非甚愚不靈，未問義理，姑擇孰利而孰害，巷之人猶能也。五刑莫大之罪，終身廢棄；心喪解官，厥紀三年。寧其三年而仕乎？寧其終身而廢乎？禮者稱情而爲之節文，聖人制母服，不敢二斬，若父在則齊衰不杖期，夫豈欲薄于母哉？武后隆興陰教，乃始越典。至明皇時，賈至等議復古，已有制命，而習俗不之改，以至于今。斯禮也，仲尼爲是則武后爲非，武后爲得則仲尼爲失，可謂習俗不改，而非喪服儀禮之大法哉！然當時從武后之政與夫習而不改者，必自曰盡孝于母矣。今其政與人雖已滅没，而得失是非不可移于人心，是故君子處禮不可不慎也。故若夫先王未有此禮，則聖人許以義起。韋玄成不襲叔齊不受父國，而孔子賢之。張鏗復父之讐，而世封，而漢宣帝嘉之。温嶠欲奔母喪，而晉元帝止之。裴耀卿殺之。蓋自野外綿蕝以來，或因時，或因俗，或因事，或因人，而變常立制者，何可勝數？本朝法令備具久矣，申明衝改，尚無月無之，亦未嘗固守禮律，膠柱而調瑟也。蓋有不服所生，天下以爲不孝，而道德柄臣以爲孝，任用至八座者矣。亦有身姓某，後姓某，既膴仕矣，母貧困扣門，逐去不顧，而位

❶「宦官」，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官學」，文津閣本作「宦學」。

登將相者矣。悖于大倫至是，苟見保持，非惟不蹈刑辟，又且利達，況事理之異乎此者，反不見容于物議，亦獨何哉？龜山先生君子之宗也，益尹席侯小人之冠也，皆過房入繼，亦未嘗解官行心喪三年，天下不之罪，則棄遺收養者從可知也。日者伯氏建州教授録示所上相公書，爲某別白物議之不然者，其説詳盡，獨造端三數語未免婉曲。蓋伯氏於先伯今爲嫡長子，❶當爲親諱，不得不爾也。如其審然，則某所申請爲妄議者，排擊爲當，投竄誅殛爲宜，豈可以一經家訓，文飾私義，變海行之禮律，私于某之一身哉？竊知相公不欲用有司所定，冀某早自覺悟，決然行之，免成大釁。相公之所以愛憐是也，而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之殊，則恐士大夫未有以達于鈞聽者。此事蓋人倫之變，某亦何心誦言之？今日披露，殆不得已耳。伯氏爲親者諱之意，正不願彰此一節。然衆口斷斷，日多一日，其究使必父子兄弟乖睽疑阻，骨肉之恩同乎路人，則某不若直言正論，以祈事理之定于一也。彼借此爲奇貨相排掣者，誠不足道。士大夫立身行己，惟義之適，義苟不可，死且不辭，官于何有？某雖不肖，嘗奉令承教于君子矣。自乙卯年呂常伯之譏誚密行，丙辰年劉進士之書札顯至，先子作《釋謗》一篇，手澤尚濡。然一時羣公隨俗毁譽，知不出乎拘攣之域。有相契愛者，則爲某憂之，而莫能主也。幽懷耿耿，積有年所。❷仰惟相公學識行義，器量事業，直配前古宗賢世哲，不特俯視近時作者。是故

❶「於」，原作「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所」，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數」。

旋乾轉坤，闔闢萬化，旁人視之，如扁舟片帆在銀山雪障之中，莫不胆裂魂喪，自失而走，而相公處之，綽有餘裕。批郤導窾，遊刃恢恢，若庖丁之于牛；揮斥八極，❶神氣不變，若伯昏之于射；六轡在手，控馭如志，若王良之于八駿；負大任重，氣力舒徐，若烏獲之于百鈞。蓋才全而德不形，亦行其所無事，故能若是其妙也。某于此時不竭其血誠，仰扣威聽，脱或議者有以見訾，則與訾先子無以異，某然後真負孝之責。❷雖相公追眷先子一日出入門闌道義之契，亦何及矣。伏乞相公以禮部太常所定，將上于議政之暇，特出片言，謂禮緣人情，以義而起，某比尋常過房事體不同，合爲所生服齊衰不杖期。如此降旨，則先子銜恩于九泉，某也戴德于没齒。本宗與伯氏兩房，大義堅定，縉紳及鄉閭，浮言帖息，無摇撼簸揚之態。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爲人之後，相公之賜可謂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非常之議，反經合權，非有司之任也，故願相公以道揆之，乃能變而不失其正也。自堯舜象刑，夏后肉辟，商周因焉。漢文帝聽緹縈一言，興仁恤刑，易笞鉗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軀保體，受一女子之惠，不知其幾何人。周勃、張蒼之徒，親見鄭侯定律，不爲緹縈微且賤而棄其言也，則某之所陳，必望相公哀而許之。慺慺丹赤，不覺詞費。冒瀆威嚴，悚息遲命。

❶「斥」，原作「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然後真負孝」，明抄本、經鉏堂本「負」上有「不」字，文津閣本作「乃真負不孝」。

致黎生書

吾友奮自艱苦，未及顯榮其親，而遽罹大故。欲報罔極，何以堪處？然聖人教人欲顯其父母者，本于立身揚名。吾友要須行義日修，謗讟日息，乃立身揚名之效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謗讟之不止，毋乃檢身亦有所闕乎？試摘三事尤大者，爲吾友誦之。龍斷一也，鬻爵二也，聽鄉曲之訟三也。夫罔市利所入雖厚，然放利而行，斂怨不少。既坐此致富，則可以已矣。世業有可嗣者，有當改者，吾友被服儒行，而使昆弟習爲駔儈，不仁孰甚焉？今富名既著，雖欲深藏若虛，不可掩矣。曷若使子弟力田敦本，取財于天地，不爲侈靡夸耀，恭儉節用，仰事俯育，必無不足之理也。蓋尚侈靡以夸耀愚俗之耳目，則以客氣相尚，必求勝于人。求勝則廣費，費廣則謀利不得不急。利入既厚，則公上徭役必重，其勢遂至于入貲求官，以復門户，于是多事矣。吾友囊遊漳濱，見其俗皇皇于財利，無復義風，❶每以歎笑。今幾何時，其積貨無極，入貲得官，自足爲鄉黨者亦何在矣。由是言之，使金玉滿堂而人知其有盜跖之行，且即毀，與家無儋石而人稱其爲善人之門，且享之久安，孰得孰失乎？夫以厚賄係名軍籍，以俟奏功，僥倖恩命，非獨法之所禁，是亦吾徒平日所疾惡者。方軍興時，冒濫固多，❷而論事者屢及之，朝廷數有戒約。一日兵革少弭，具數覈實，澄斥浮冗，即不得

❶「風」，原作「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衆」。

遯而皆見矣。當是時，非特以有官爲患，又且以失貲爲悔，❶商度利害者，猶必及此，況論義理乎？居鄉里，立門户，當與人爲矜式。至愚無知如梁氏輩，亦何足介懷抱而較雌雄乎？必欲心競力争，勝而後已，没世窮年，其有既乎？夫分争辨訟，❷小人所不能免，❸聽其詞訴而決其是非，❹此乃州縣之權，非布衣韋帶之職也。吾友天性疾惡，故凡耳目所接，必爲之區處，其意若曰與其使犯于有司，或顛倒其曲直，有所賕賂，曷若善言曉析之，使兩解而去？此固善矣，如出位何？人之常情，喜怒予奪，未必能去私意，一循公道。或智慮所照，必有偏蔽，則裁處之際，豈能盡當？受辱者既須積忿，得理者又思報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亦非全身保家之道也。至其甚不服者，或用笞杖以懲之，是顯用州縣之權，事之最不得者也，不待詳述而後知也。故願吾友奮然罷此三事，閉户讀書，脩其天爵，脱去卑近，力慕高遠，以仁爲富，以義爲榮，急于治己，緩于攻人，不負師友之所期待。此于吾友平日剛決，一反掌之易耳。凡相勸戒者，未嘗不拂逆其意。今由貧窶而致富，以白身而得官，見信于鄉人，争訟不決于有司，而取決于一言，自世俗觀之，豈非美事？然稽之聖人之教，則悖矣。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龍斷之事，是不以其道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入貲之事，是不

❶「悔」，原作「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分」，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忿」。
❸「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民」。
❹「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訟」。

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舉子而聽鄉曲之訟，是出位而有願乎其外也。然則世俗之所美，乃君子之所惡，必矣。禮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内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不然，毁言日積，安得不少加意，拔本塞原，冀以弭之，豈可藐然勿聽，❶因自隳壞乎？❷古人曰：「名譽不彰，朋友之罪。」某與吾友遊十有三年矣，比來令問少損于前時，每一念之，事如在己。獨以吾友自信堅確，難于進言，亦恐衆口無端，未可稽據。今兩年于此，誠有疑焉。適值吾友居喪，更無外事，是以告忠，或蒙采擇。如其不然，苟冀見教。豈敢强聒，以取疏絶也。

寄張教授書

某受資不高，才智淺短。一自幼童，早聞父師餘論，誨以克己之學。洎于場屋，冉冉十期，見道未明，持志弗堅，欲取世資，登門而覓舉，其去小人儒特一間爾。所少自恃者，尚謂平昔概乎有聞，未能忽焉忘去，冀得脱跡學校，訪友尋師，或卒相其鄙陋。昨從昭武李氏伯仲游，已聞有閤下。今年識某人云，久依絳帳，尤能誦記閤下言動之詳。獨某恨未獲瞻際也。常謂英雄豪傑，何世無之，惟道之不明，俾斯人莫知所以用

❶「勿」，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弗」。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固」。

已。方略足以幹八區，氣幹足以興事爲，然而識不偏理，而誠弗立焉，故蹈于自用妄作之愆。篤信好善，率履不越，非特鄉人皆好之，雖蠻貊之邦行矣。然而世變萬殊，不能執中而並應，使各適其當，則未免爲獨善孤德之隘。此伊周事業所以不可多得，而後世功蓋天下者，其平生終始未嘗不有遺恨也。伏聞閣下學貫百氏，才雄萬夫，明允篤誠，克勤小物，施設注措，獨守其宗。某雖未嘗少窺道德之光華，然妄意藩籬，敢謂如此。某也僅守其聞，未能自得，力量又不宏遠，夫安能任道乎？惟思力求賢者親炙而扶持之，庶幾不入自棄之域。某人爲某言，閣下亦知其無狀之姓名，自念何以得此？益見閣下之與人爲善，厥道甚廣也。故思自納于門牆，是以因某人而拜書。雖未能百舍重跰，有愧于心，若夫服膺問道，尚冀他日。辭不諭心，敢幸矜亮。承閣下方憂居，更願爲斯文，抑情稱理，❶以副善類之望。

代人上廣帥書

某嘗歷攷在昔隱約成德之士，與進爲輔世之人，其建立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于中道，無過無不及者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于剛而短于柔，厚于柔而缺于剛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而內鑒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以理揆，而不以一概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爲己，則柔而立，剛而塞；以之爲人，則剛而不怒，柔而不懾。使彼觀我者，名之曰此剛人歟，則寬

❶「理」，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禮」。

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澄撓焉。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犯干焉。是故有商綴旒于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衮于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于東郊者，又此道也。是故東京以兵革定天下，則世祖以柔道行之；劉璋以暗弱失國，則武侯以剛克振之。若夫子太叔不忍猛而寬，則國多盜賊；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名，則斯人畏而不愛，終莫得其適。嗚呼！安得一弛一張圓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伏以某人俊傑足以識時務，通達足以周事變。精察纖密，總理周盡，而不失之于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于泛。蓋詩人之詠賢才也，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則所以形容其文之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致也。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今乃于閤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知，觀能而詳試。二郡承流，而豈弟之譽播；兩道膺使，❶而周爰之職修。乃授以嶺西之藩，既收其千嶂滅烽之效；又畀以南海之印，益取其萬艘輸賮之績。蓋自偃武以來，將明于外，施爲注措，焯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閤下之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有三郡，負山並海。而綠林之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與閩甌相控引。❷風帆浪舶，出没乎汪洋浩渺之間者，其程次遐邇，又孰得而計之？而真姦大偷，與健家豪舉，屏匿其間，❸莫不陰交猾吏，相爲囊橐，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于受

❶「膺」，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膺」。
❷「甌」，原作「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屏匿其間」，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杖匿措雜」。

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旅，隱約之民爾。然則牧伯于是者，蓋不宜師曹參之治齊，願直法子産之治鄭，❶然後得寬猛之分，無瓶坯之失也。❷竊伏待于下風而聽于道途，閤下開府，曾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藏用，善良者如蔭乎慈母，狡傑者如懼乎嚴師，譬夫庖丁之技未經肯綮，而發硎之刃恢恢乎其有餘地矣。彼有廣孔公之刑德並流，不能專美于前，一方之幸，何其盛哉！上方急賢，朝有虛位，追鋒促召，且在旦晚。遠方蓬蓽之士，不于此日争先覩之快，而形歌頌之聲，則亦僻陋愚蒙，將有後時之悔矣。是敢齋祓以言，跪拜以進，惟閤下恕其狂瞽而又加采目焉。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斐然集卷十七

❶「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宜」。
❷「瓶坯」，原作「競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斐然集卷十八

宋胡寅撰

寄張相

即日秋凉，恭惟鋒車入覲，神天所相，鈞候萬福。某久違熒座，瞻仰實勤。去九月，緣大人趨召至池陽，忽得宫祠之命，勢當就養，遂復丐閒。冬初離去行朝，間關江西道中，今夏才達湘潭侍下。傳聞總師出關，已次襄、漢，即嘗修布尺牘，少叙區區。道途多艱，未知得徹鈞聽否。近有自會稽來者，竊承上念忠勳，已正爰立之拜。遐方幽僻，未覩制書。然中外傾心，爲日已久，建中興之茂業，今也其時。昔三老董公説漢王以滅項籍之道，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晉文始伯，登有莘以觀城濮之衆，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立國治軍之要，不過是二言矣。若夫黜邪登正，修明百度，去亂從治，鎮撫百姓，所以成此者也。相公今既當軸處中，運動四海，切惟成書素定，以次施行，必有以大慰蒼生垂絶之望。獨恨固陋，莫由自近，陪東閤後塵，終日正言，少裨知遇。又不敢從事于刀筆末禮，重以凂瀆。依歸之誠，寔恃鑒照。氣序向冷，徒御遠勞。仰冀上副睿衷，精調鼎食。

寄折參謀

湖南向伯恭提衆駐耒水之上，仗孤忠

以遏豺虎，旁無救援，日久情見，爲賊所執，春陵三路襟喉而賊據之。韓京、吴錫本隸伯恭，京屯回鴈，錫屯桂陽，顧望環睨而不敢進。部使者移司遠徙，徒以空文譸張。列郡例經殘破，惴然自守，誰能合從以解紛難？聞宣撫公已體顧憂，慨然受命，則部分將校，掃清寇盜，救連帥之危，兵所從出，當不愆素。而遠近側耳，未聞鼓行之聲。有如緑林，知用先人奪人之謀，徑逾湘源，超越嶠外，以迎請大使爲名，遂將授人以柄，束手遐裔耶？以丞相元勳舊德，當此重寄，承旨嘉謀遠識，參決籌畫，幕府所置，諒多賢才，豈其遷延，坐取譏議？何如速奮威聲，即日引道，以一軍出昭賀，逼春陵，檄京、錫兩軍嚴兵俟命，以爲犄角。元戎總中權之重，肅按全城，勿使賊鋒乘勢猖獗，然後文告擒縱之勢成，而救難解紛之功立矣。

寄張相

昨者姦庸久據要路，遂致逆賊亂常干紀。❶警報初傳，四方深恐朝廷再蹈覆轍，爲退避之計。及聞聖主獨斷，登用相公，下詔親征，罪狀反虜，❷人心咸悦，士氣自倍。宗社再安，係此一舉，實天下幸甚。然以久驕不用之兵，當蓄謀有援之賊，以彼下駟，當吾鋭鋒，則小捷未足喜，而其前輕後重，尚或可虞。諸將勁兵盡護昇、潤，無他奇道，難以立功。似聞京西一帶空虛，豈無精

❶「逆賊」，原作「仇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反虜」，原作「衆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騎可以直搗宣武之巢穴乎？竊料廟堂已有勝算，直欲攘却淮泗之聚，擒豫馘麟，不止列屯據險，苟爲自守之計而已。相公既已任天下之重，動干休戚，注措非易。更望體武侯用心，不自滿假，集衆思，廣忠益，誓戡大憝，克成中興之烈，乃副人願。

某學業未成，方幸閒處，得以討論古昔，冀他日或有萬一可爲世用。而相公每加論薦，欲使暴其所短。近奉堂帖，再有柱史之命。恭惟聖主宏度，欲屈羣策，相公旁招俊乂，猥及非才。艱虞之時，不敢避免，只候潭州差到兵級，遵依聖旨，即日就道。但執筆記注清切之地，如某已試無狀，豈敢冒處？已具奏牘，乞一閒慢差遣，❶少効尺寸。伏望進呈之際，更賜一言，俾遂所請，下情至願。

荆南自唐慤在任日，修治城池，亦極險固。後緣允文、千秋二憾擕之，慤既出兵，二部不援，以至于敗。然今險固尚如舊也。解潛本合便入居之，而留枝江累年，是以無成。王彦今移襄陽，則兵必盡往，而所種麥，荆南必不得也。則薛帥到官日，雖有城池，而無兵無食，民何由歸業？民不歸業，則土雖沃衍，而財無所生，猶無有也。竊恐當更出峽中耕牛，仍徹瞿塘米禁，二物通流，民有所資矣。襄、鄂既皆宿兵，則荆南乃是内援，豈可無人爲薛帥之助？宜分監職司一員，置治臺于城中，則緩急謀議有商量處。薛既佳士，又美才，當周旋其事，乃可責功效耳。千一之慮，更在鈞念。

❶「慢」，原作「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與制置參政

竊以世衰道廢，公卿不下士久矣。雖其布衣之舊，一旦相視絶等，矧不逮此者乎？昨者麾旆西來，所爲脩記參問動静者，直以事貴于禮當然，固不敢少萌覬覦延佇報賜。伏辱鈞翰，所以慰藉者，未忘世好，欽戴德度，奉承誨言，然後自愧淺之爲丈夫也。幸甚幸甚。冬寒，伏惟鈞候萬福。謹啓，不宣。

伏蒙諭以一路之資，供一路之費，此天下之正理。仰服至論，所以紓民而足兵者，兩得其道矣。世所以亂，緣拂理之事積而不治也。以一路之資足以供一路之費，推而廣之，則一世之材可以周一世之用，一世之民可以出一世之兵，一世之物可以足一世之役。而或以人材乏少，調度不給，兵威不振，爲今日之患者，特于正理不明焉耳矣。頹波泯泯，其效可見。參政所存如此，不獨方隅之幸，將天下實賴焉。所恨僻居，出無僕馬，無由趨侍。仰承餘教，引領北望，不勝拳拳。

寄參政

自聞追鋒，入陪大政，某以僻處，未果修附慶問，其于欣慰，則與有識同之。四月下旬，忽奉堂帖，蒙上恩記，復俾入侍。退省疏逖，實自薦論，已試不才，方且懇免，召旨嚴峻，亦既就途。冒暑飲冰，遂感瘧疾，陰邪内寇，正氣傾侵，欲再露章，躊躇未決。忽見邸報，已蒙改命。在于愚陋則固宜然，不敢更前，重招譏議。輒形奏牘，丐從祠

館。爰自己西去國，逮茲六年，僑寓流離，雖獲粗定，仰事俯育，未免食貧。自惴無庸，敢萌過望？眷焉微禄，終賴國恩。鈞照既深，必蒙垂念。倘得閒局，不棄分陰，求所未聞，證其已學。他日參政精忠直道，深格帝心，正位鈞衡，旁招俊彥，其將曳裾東閤，誠未爲晚。干冒威嚴，下情皇恐。

近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還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于荆南，改付才望重臣。仍須兼制夔路，出其鹽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濟物斛。❶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湖北，❷以成自南圖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虢下陽之慮。此誠存亡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屢告當路，聽者藐藐。參政若不以爲然，事幾再失，無可爲者，❸尚何言哉！

寄張相

竊以今日人材最難得，未用者則不易知，不若于已用者舍短取長，猶少失也。左相及相公宏才蓋世，運量固有餘矣。然周公、孔明之心，尚欲兼用天下之士，終不自以爲足而輕蓋人材也。李丞相心在王室，威望已著，使當一面，則有折衝之勢矣。秦丞相死生不動，社稷臣也，還侍經幄，時有獻納，其功不在汲黯之下矣。李端明氣罯剛正，奮不顧身，內之六曹尚書，外之藩方要害，無施不可，局促霅上，何用之淺

❶「物」，原作「糧」，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湖」，原作「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可」，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所」。

也？致仕向子諲才具通敏，有扞衛我宋之赤心，爲僞臣所忌，久不見用，精力未衰，正可任使。夫此四人者，人品各不同，皆今世難得者。若薦之于上，則秋防有十萬兵之形，隱然在大江之南矣。

昨日竊聞論使劄子，褒借之語尤美，不勝皇悚。某初論奏時，未知相公有請也，既上然後知之。今兹陳謨，顯仁藏用，非小智所能窺測，惟是昧暗于軍旅之事，猶未之學，故于措意，尚有未曉焉耳。謹俟還朝，齋心以請，進所不逮也。水賊屢諼，且復罪大，自知不赦，人之淺識，咸謂無可招之理。今聞相公威信已著，令之必從，則湖南雖宿重兵，竭民力，所謂一勞永逸，亦何不可之有？銓量之事，在三湘則當以馬居中爲首。某所論，特因修城差其親戚爲提舉官，及多差親戚在部下權攝耳，固未盡百分之一也。其人呂丞相所善也，相公何從于湖南旬日間而遽知其無過乎？鈞旆按行，一方觀聽，而以馬居中爲無過，某恐遠方自今得以輕議朝廷也。願相公審之。大旱，歲事可憂，去虐吏逐不才爲民害者，亦召和氣之一策，賢于致齋祈佛遠矣。自五月四日不雨至今，火雲烈日，殊未有霑霈之意。果成旱歲，民力已竭，軍旅之費不貲，于何從出？如虔賊水妖未平，更添一兩火，❶恐非國家之福。惟相公深念深念。

聖上虛佇相公之朝，羣公莫比。此千載一時，人臣難逢之會也。所薦而賢，所行而善，中興之基也。或有不合衆心，而相公先入其言，拂衆而舉之，成敗之決也。某區區之心，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事難成而

❶「更」，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易壞，君子少而小人衆，邪説熾而正法將滅，善惡二途，無一視同仁之理。相公得君當國，而失大幾，于人材進退何足道，恐國家之大事自是不復振也。好人同己，惡人異己，王介甫已有成效。廓開心量，用度外之人、志義之士，而屏遠議和失節之輩，此自古先民所以建立世界，垂譽無窮者也。未信而言，古人所戒。相公于某不可謂未信也，是以盡其誠。

人主之職在論相，聖上既得之矣。宰相之職在進賢退不肖，❶知人而任當其才，以坐收其功，此則相公所當自勉也。或曰：「孔明不總兵乎？」則將應之曰：孔明自先主在時，左右國政而已。❷及劉禪闇庸，諸臣又皆不如己，關、張相次淪喪，孔明安得不以師旅爲己任？然其治軍尚嚴，賞罰相稱，亦非易及。頃在長沙，一一禀白，相公改容而聽之矣。若以大江險易，及諸將軍伍必資歷覽區處，固無不可。若沿江而上，以招安水賊爲己任，則望實俱喪，失大計，費時月，而未必有成，非宰相職事，亦與孔明欲事北方先平南蠻之意異也。左相居内，孝友如張仲，其意欲相公早還，協恭和衷，謀其遠者大者，士大夫之望，中外一也。今國之大勢若綴旒然，吏員猥多，不敢裁損，武爵雜還，無緣核實，軍数汗漫，請給不貲，科斂百端，民力已盡矣。用兵之意，本何謂哉？以衛宗社、復境土也。宗社有民，而後可安全。視軍如民，治民如軍，倒行逆施之，則剥膚次骨，日長不已，小有水旱，雖殺之無所得，而賞格給餉，一切蕩然。

❶「在」，原作「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左右」，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佐佑」。

行煦濡之政，謂以此收其心而冀其用，竊恐與詰姦刑暴之意異也。諸軍節次渡江，車駕尚駐臨安，荆襄上流，合建大帥，分屯兵馬，亦未有次第。前日陳桷尚能言之，豈遠謀大慮而不及此耶？願相公自明職分，勿爲天下所窺。

吴錫一軍，自成次第。前年討曹成，嘗暫隸岳飛，壯士健馬，精兵堅甲，頗見選取，故其心不樂爲飛用。今若俾聽飛節制，不獨無功而已。某昨論平賊利害，似可施行，望一閲之。湖南憲馬居中、湖北鹽香董補之以言章汰去，❶無不稱快。衡守裴廩視民如禽獸，已罷。新守尚用之，宣和間監司之下材也。有向子忞者，才刃如干將，持身如冰蘖，累作郡守，皆有聲績。頃緣取怒吕相，無罪而罷。若使守衡，則一郡之事，旬月便舉矣。向子忞者，爲一路太守之最，然諸司惡之，而百姓不惡也。揣度事勢，邢儔、趙子巖必按劾以窘之。朝廷若主張得定，則一郡受賜。如不然，則子忞以疾惡数遭口語，不若遂其所欲，與宫祠，却令范寅秩守衡，亦可了一郡爾。吕安老與子巖是親，頗右之。子忞又與吕丞相不周旋，亦難爲也。切乞鈞念，便爲更易。不爾，定致紛紛，却欲主張，亦無益矣。

伏承制命，登進殊秩。以相公勞勩之久，聖主隆異之恩，體貌當然矣，區區竊有獻焉。誠以相公自任天下之重，方平内寇，一意外圖，身率諸將，建立功業。若中原未復，二聖未還，相公必無受賞之心。此有識

❶「鹽香」，原作「監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八，紹興五年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被汰。

之士窺覘舉措，貪冒之人倚平準則，非可苟爾也。竊計深志遠畧，已力上辭，不俟愚鄙之說矣。近者左相緣史事遷官，亦既懇免，史館官屬莫不然者。二公廉于取賞，風動天下，以作忠義之氣，而抑僥倖之習，所補非小，甚盛甚盛。

女真廢豫文字，荷示下，事亦可怪。但未知虜別有所立耶，❶抑自欲兼制南北也？聖駕復還臨安，恐廟謀未善。某自來妄議，凡立功立事，須上意堅定，不爲浮議所移。不然，恐終無所成耳。

湖南緣大兵大旱之後，繼以月椿重斂，又州郡縣道鮮得人，故民力大段困乏，怨咨日甚。村落窮民，有私製緋衣巾以俟盜起者。今道州之永明有寇未平，桂陽之藍山爲賊所據，郴州之永興羣盜方作，已犯衡之安仁。安仁距衡百二十里耳，帥司所遣兵折北不支，遂避賊鋒，過別縣。帥司緣近年例不得兵，州郡緣無錢糧，招軍不得，憲司憂恐，計無所出。若更無以善後，加有桀黠者誘之，鼓行而前，直至長沙，非難事。今衆謂步諒一軍元在本路，若劉資深以事實請于朝，暫乞步軍徑自吉州過永新、永興、茶陵、安仁，掃除根本，猶可及止。資深受公厚知，重言一發，必可濟也。

《論語》一書，自先哲人人爲之說。昨見李尚書語及此，因問以第一句，某問：「何謂『時習』？」答曰：「諸家說不如先儒言日中時、時中時、身中時。所謂日中時，如昏定晨省，中夜以興，坐以待旦，朝聽政，晝訪問之類。時中時，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之類。身中時，如自十五志學，至七

❶「虜」，原作「彼」，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十從心之類。」某曰：「是固善矣，不審方其昏定晨省之時，適在春夏，則廢學干戈乎？其學干戈，適當三十，則廢立乎？恐有妨碍耳。」某又問：『學而時習』，何所學也？」曰：「學聖人之道。」某曰：「大道茫茫，何處下工？」如是往復，竟未有與決也。又竊聞先哲言《論語》所載皆求仁之方，試即其説考之，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爲仁也，獨答樊遲之問曰「愛人」而已。自韓退之而後，皆以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處不備，獨指以爲愛，可乎？漢唐以來，名世儒學，往往工于訓詁度数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道術爲天下裂久矣。不識何以，幸教之。

蒙示乙卯論使劄子，某至今思之，未曉其理。縱使盡歸土地及梓宮、淵聖、母后，一無須索，只是虜衰，大讐不報，于義有何榮乎？又况王倫輩非忠信之人，往來販弄，❶使者動獲厚賞，而初去只是請諱日，諱日不肯報，却設没底之事，畢竟恐墮姦計。不然，只是如某等輩愚蒙，委不通曉而已矣。如相公所論機權翕張之道，此則宏規遠畧，未易窺較也。

比者諸將捷音繼上，虜益斂退，以誘我軍深入平地。今秋氣已冷矣，又聞遺楊殿前過淮，必是見得可進。但黠虜詐謀，亦豈可不虞？智慮淺短者每用寒心。惟公憂在天下，譬如袖手觀棊，畢見得失，一日當局，則諸人往轍決不再蹈，扶持興運，遠迹前哲，多士有望焉。然則稽古謀道，訪求人物，以輔大業者，未可恝然。而空門寂地，

❶「販」，原作「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異學所歸，❶又豈足永煩咨重，以少貶盛德哉？

聞虜人果有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慎。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繫百姓心也。今乃于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還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繇役，軍兵依元年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于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于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虜人强暴，❷所向凴陵，二是爲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輒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爲如何。

寄政府❸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絶户荒田，所在皆是。州郡雖已拘籍出賣，大率皆歸於厚禄有勢之家，百姓初不能買也。今士大夫流寓者既衆，❹廟堂及吏部皆無闕以處之，而終不能不與，至於喪廉失恥干求奔競，無所不至。率皆三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今宜降指揮，立近限，責取諸州荒田實數，據官

❶「異學」，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体緡」，上圖本「体」校改作「休」。

❷「虜」，原作「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❸此篇原闕，僅存文末「今歲聞近十三萬緡」至「朝廷未之知耳」凡四十五字，據文津閣本補。

❹「衆」，原作「重」，據文瀾閣本改。

品請給若干頃畝，非流寓者不在此限。如此，不一二年，人皆土著，田各有税。士大大既粗得所即，冗員便可減省，❶干求奔競者亦可重禁而懲之。此非特公私之利，乃澄清風俗之本也。

言路固不可壅，而側言改度，辯言亂政，讒説殄行，利口覆邦，乃自古聖賢所戒而不敢忽者。伏覩上書，在靖康初年，天下忿怨，初得伸吐，則一時權制，開闢勿遏，固其宜也。其後侵紊朝政，使天下安危決於布衣之口。上以爲是，下以爲非；朝以爲可，士以爲否。國勢不得立，馴致禍敗。❷渡江以來，深監東、徹之事，又開此途，章交公車，瀆亂聞聽。朝廷不得已，時取一人官使之，士用競勸，至有破家捐産，身留輦下，以投匭爲業者。士風至是，國勢可知。今宜特降詔書，明加戒諭，使各修士業，一待有司之舉。北方游士，則羣處於學校，官廪給之。東南士人，俾各歸其鄉。如有陳述當世利病，並於所在附奏，以俟朝廷采納。或有可用，自有招延之禮。如此，則官曹清浄，衆志帖息。

學校雖爲文具，然非此無以收士心。今軍興未已，武士日衆，功賞既多，奏薦愈密，而科舉所進數目絶少，是使布衣韋帶之士，不得不獻書投策，以希名禄者也。昔晉室南渡之時，國步未安，五胡方熾，亦必興建太學，具在載籍，古今不以爲迂濶。今宜降指揮，於建康權立太學，量置官師，立士額，上體先聖俎豆之對，以免詩人城闕之譏，所補非小。

❶「省」，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損」。
❷「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迷」。

稽考歷古聖帝明王建官之意，專以爲民，非爲他也。而今世則專以爲仕者而已。曰私計不便，曰不伏水土，曰婚嫁未畢，曰家貧累重，此何預於百姓乎？彼既安而爲之，在上者又因而與之。到官之後，肯恤民，不恤其私，十無一人矣。則又考慎不精，資序不謹，委付不專，臨事不久，新故相代，譏謗相攻，權勢相侵，干請相責。到官之後，不爲民害、能稱任選之意者，百無一人矣。觀之方冊，見衰亂之世，未有在官者如是，而能維持歲月，久而不敗亡者，又況於中興之功乎？今宜內自侍從、卿監、省郎，外之監司、郡守、縣令，精加考任，惟務得人。既得其人，必久其任，自非有殃民誤國著見之罪必不可赦者，不輕移易。若有顯效，只就本任轉官進職。庶幾士有定心，民有固志。革弊興治，此其本務。仍降詔旨，明示擇人久任之意。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謬，居是職者又多以立異爲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盡從。故員多不備，難於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餼羊。惟臺官亦然。方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爲之，宜其觀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齊小白、秦苻堅專任一相以成伯業之時，未嘗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臣，使糾違犯，開通諫諍，以輔缺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

便可救正。諫員既廣，院額可廢，而御史臺只合彈擊官邪與夫壞敗已成憲度者。至於政事得失，專責大臣與諫者。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憲臺亦非受訟之所也。如此，則治有體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摇，可以言治。

東南之民，窮困已極，更取不已，大盗必興。分兵擊盗，外寇乘隙，亡可立待。二年以來，牛之赴淮南者多矣，而民不加多，則軍食亦未能增廣，蓋軍之耕，異乎民之耕也。今兩淮、襄漢威聲既立，謂宜博選文臣，分守州郡，招徠流散，漸廣農桑，以寬江南民力，則兵雖未即撤備，而邦本亦不至動摇。伏見虔賊未息，所連路分濶遠，亦非小故。此邦乞從朝廷特旨，放免三年租税，減省官吏，自當帖息。又見邇來國用缺乏，終不明言加賦，乃設爲他説，以取民財。民亦有知，豈可欺誑？謂宜盡罷諸色科敷，量增田税，田税所入，其數可稽。科敷之害，甚於加賦。加賦均及，❶民亦樂輸。此義上下共知，特避重歛之名而不爲耳。自古軍餽，只患食不足，未聞以乏錢爲憂。今之所憂，乃在錢乏。以湖南一路言之，歲出緡錢且百萬，增於平時十之八，而百姓之存者，比平時十之四耳。錢之過大江者，有北而無南，故東南歲輸數千萬緡，年雖豐而物愈貴。更二三年，當無復有錢，而農夫益困，則兵士食錢豈可不爲之制也？錢司今歲聞進十三萬緡，比之遞年則爲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脚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

❶「加賦」，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寄張相德遠

某四月十八日對于便殿，面蒙天旨，俾列卿貳，即以先父久病未安之狀，不遑寧處，乞一外祠，上干宸聽。聖恩隆厚，却其劄子。惶恐而退，欲俟旬月再有奏請。不謂禍罰之速，以五月四日訃音鼎來，倉卒奔歸，幾死道路。此月二日僅達喪次，慈顔杳邈，攀慕無及，罪逆至此，何用生爲？伏惟鈞慈，亦賜軫念。先父自崇寧二年任湖南路學事，應詔薦遺逸二人，蔡氏以爲范堯夫之客，鄒志完所薦，委兩路提刑司置勘，不得情實，猶降特旨，除名勒停。夫應詔而薦，非自薦也。謂之遺逸，則非在學之人及趨時之士矣。而行遺若此，用以卜政，治亂可知。由是絶意仕宦，經歷觀、政、重、宣，一任宫祠，兩年侍養。及二親終事，即便掛冠。靖康之初，多士雲集，用人迅速，立致公卿。先父時居荆門，去京師纔半月程，正月被召，六月到闕，七月除詞掖，❶辭免。至十月，在職三十日。不敢取容，遍觸羣公之怒而去。建炎、紹興六年之間，三命瑣闈，最後入覲。五旬省闥，又以罪斥。四十年仕途興廢如此，非特世味淡泊，忘懷軒冕，亦圓鑿方枘，必不可行，故甘就岑寂，修葺遺文，證明斯道，以待後學。亂離以來，世途益隘，喜怒軒輊，寧可復道？雖晚節抱疢，不享遐壽，所切幸者不蹈駭機，獲没牖下而已。先父韜晦潛耀，舉世不知。相公疇昔信愛于未識之前，嘗有汲引，使進爲當世之意，今而已矣。豈特嗣子孱弱，無所蒙

❶「詞」，原作「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賴，在于門閫，桃李萎落。人物之念，寧不晝傷？無由訴陳，但切零淚。

某歸伏喪次，視弔慰之問。伏蒙相公鈞慈，以先君捐館，特遣使人貺致奠禮，自致祭文，發明其道，所以期屬者甚重，而傷悼之良切。三復摧心，言不能叙。畧此具謝，仰乞垂察。

寄趙秦二相 戊午

某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爲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乙卯、丙辰得疾，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綴，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左右，扣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内，何以生爲？言念父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

追念先父道學高深，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生深自韜晦，惟恐人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娼，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于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賁其晚節，還職西清，寵除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秦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汲引，欲使振耀，久而逾篤」。逮謗焰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職賜金，益昭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苫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叙。

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當代，而廢黜之日，十居其九。晚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

湖外，賞愛衡山，有卜居之志。己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即欲結茅数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讒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閩遠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已于八月内克襄大事于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以爲悦，然無財不可以爲悦，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于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禮，兼先父韜蘊潛閟，平昔號相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畧，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惠易名，或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没身之幸，寔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詳布。

某昨蒙收召，列職天臺，兼直禁林，仍司勸講。要津華貫，委于一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職日淺，❶千慮一得之言，曾未伸吐。今居苦塊，哀毁方新，固無緣致思時事，而向日所有稟叙已嘗具藁者，不忍毁棄，就以附納。萬一或少有取采，亦先父病中遺某出仕之遺囑也。浼瀆威嚴，伏深戰越。

國都當一定，不可數動，蓋中國與夷狄逐水草以射獵鞍馬爲俗，❷必不能同。今既以兩淮未成次第，不居建康，而臨安凡事又皆苟簡，是不以爲國都所在，示人無固志，此大不可也。比年士不守官，軍不効死，民不歸業，寇盗不止，一切苟且，僥倖日闋而

❶「職日淺」至「不與湖南」原闕，據文津閣本補。
❷「夷狄逐」，原作「外裔遂」，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已，皆由國勢不定，自然至此。大命將泛，❶實可寒心。如朝廷見得臨安決可爲帝王之宅，即須明降詔旨，漸營宗廟、社稷、朝市、官府、軍營、賈區，各有所在，粗成規制，使列宿拱辰，衆流赴海，係心不動，此策之上也。若謂不敢自保，姑以平江爲進取親征之地，不得已即用入海趨閩爲萬全之計，虜兵不過一再入，而國亡矣。

禦敵扞患，實資軍旅。然考南北戰争之際，全在鎮守得人，所以然者，以保民爲守國之本務也。今荆、襄、兩淮重地，帥臣郡守不擇才望，但取能與諸將俯仰者，即以委之，故流亡不歸，田土不闢，州郡不成次第，朝廷因謂藩籬未固。若自甲寅、乙卯歲選委才智文臣而久任之，今已四五年，如張觷之在鼎州，其效豈不可見？然尚可爲也。若更不加措置，虜人兵一再入，吾之君臣疲於奔命，諸將必盡屯南岸，以江爲限，則臨安真不可居，終於滅亡而已。

諸葛公有言：「蜀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立，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何其切於今日之病耶！遲日暖風，發育萬物，增高繼長，各極其性，粲然於天地之間，可謂美矣。天亦不能常如是也，故有肅殺之權，嚴凝之令，以斂成之。不然，則猶嶺南之地，有暖無寒，而瘴癘作矣。宰相代天工，則有賞罰，當猶天之有生有殺。今怙大權，廢三尺，傲朝命，用智力，持必取勝者，無所裁制。正晝掠人於都市，刺以爲軍，而無所忌憚。榷酤煮海之利柄移於下，而不可復取。

❶「泛」，原作「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但聞以功超轉官資，添支食錢，而無違律被罪。軍數盈缺，又不得知。應統制官，並非朝命，聲張虛數，無由覈實。竭力聚斂，以填其壑，爲賄賂之費。大概行以姑息，名曰調和。此軍政之大壞也。言章彈劾罪惡顯著者，優加職序，或與理作自陳宫觀，惟恐少傷其意。自言流落之久，或婚嫁未畢，或私計不便，以幸仁卹。有罪無罪，並獲廪禄，合除不合除，盡帶銜位。奏薦既多，至於膏粱臭乳亦居民上。故政事日偷，而蔭補之原復不少窒。官吏大冗，無闕以居，寧受其懇禱之煩、撥遣之難，而進士科塲，復不畧展。從軍癃老之人，給以曠土，自不失所，而分隸州郡，多至四五十員，坐請俸給。官有常職，乃可責效，而添差與不釐務不計員數。監司、帥臣互有争論，按其是非，明行賞罰，人必自服。往往厭其分辨，務欲兩平。正直之吏，爲當路者朋比擠陷，不加考核，或迫於大吏，寃苦失職者，久不得伸。大概隨順人情，名曰寬厚。此政事之大蠹也。廟堂皆名公，侍從多君子，臺諫有忠讜，而所行乃同劉焉之爲、嶺南之氣，爲奸雄經理之資，得謂之智乎？若不改絃易調，如李光弼入子儀軍，使號令嚴肅，人知所畏，旗幟改色，三軍竦然，則何救於危亡之禍哉？

靖國之所以爲靖者，欲平熙、豐、元祐之黨耳。靖康之所以爲靖者，猶前志也，而終於不靖，則以清濁不同勺而飲，梟鸞不並枝而集，决無是道故也。善處此者，惟忠獻韓公。蓋黨最難平，而王、吕之黨，至韓而無禍，則以韓公明否泰之象，定内外之分，德進乎朝廷，材布乎方域，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而已。此乃安靖國家之本也。今以朱

勝非、席益嘗爲大臣而引與同朝，以汪藻、孫覿能文而使之掌制，以李櫂、綦崇禮博記知故實而使備顧問，❶以田如鰲、石公揆、陳公輔敢言無忌憚而使司風憲，欲兼收而並用，何以加此？然則可乎？不可乎？倘曰可，則諸人尚置閒散，久而未召，何也？倘曰不可，則兼收並用之説，無乃窒而不通，或亦偏而不正乎？此無他，慮異日報復之禍耳。不然，知舊有在非類中，將托此説而援之，乃人欲之私，非天理也。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是皆天理，人君國相所當奉若而不可違，庶幾乎世難可少弭矣。人之生有定命而不可易，自嘉祐、治平以前，元臣大老存没哀榮，熙、豐而後，以及宣、政，君子小人禍福更踐，終皆不免，豈智愚特異，亦所遭然耳。若其引用果皆君子，偏私喜好與假善寄賢，一不容於其間，縱使事變反覆，公議固存，行法俟命，夫亦何恤？若在己者，尚有未盡，姑欲牢籠泛愛，幸今而免，後禍乃自取，又將誰尤？故兼收並用之説，其言則是，其事則不可不慎矣。

今政事弊於文具，軍律壞於姑息，士風衰於趨利，民心離於厚斂。由而不變，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處。古之君子，其君用之而安富尊榮。今以弊壞衰離之四者，較之朱、吕在朝之時，抑已勝之乎？❷或尚相埒也？以愚觀之，特衆正盈庭，玆一事不同耳。夫衆正盈庭，遷職進官，逐隊隨羣，玩歲愒日，各爲憫時憂國之空言，未有安富尊榮之實效，則何以賢於羣不肖而服其心？譬如外道所言，諸佛如是，我亦如

❶「櫂」，據《宋史》當作「擢」。
❷「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救」。

是者矣。石勒驅王公而下，用鐵騎蹙而射之，殺千餘人。爾朱榮引百官於行宫，列胡騎圍之，❶縱兵殺二千餘人。少則獨抑濁流，亦能一空省寺。蓋名爲賢者，而實無智謀以救禍弭亂，受此宜矣。今東南善類，殆亦引用幾盡，曷若稽周世宗開國之謀，法仁祖慶曆求治之意，詔令侍從、臺諫條具中興策畫，各令展盡底蘊。凡所以省文具，變姑息，革趋利之風，除厚斂之害，建都之所，禦敵之畧，足國之計，裕民之術，二三公進呈熟議，取是舍非。又集百執詢於朝堂，衆謀僉同，無有異意，然後按爲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向用賞福，違此者威用禍罰，庶乎一新耳目，有再安之魄兆。而正人善類，進爲長世，亦免素餐之譏，有小補云耳。

置神主於温州，求其説而不得。今士大夫避地窮荒，亦必以家神自隨，歲時祭享。爲天下主，而恐倉卒不能奉七廟神主，預置於他州，委祠禴烝嘗之事於一宦者，是宦者之神主耳，非禮無義之極也。非禮無義，狄道也。❷自行狄道，尚何狄之禦？❸

營屯之爲名，自軍而得，故軍之所至而田其地，則曰營田，曰屯田。今諸軍之費，既盡仰大農，出民力矣，又官出穀，驅民而耕之，謂之營田。「吾誰欺？欺天乎？」今民有常産，以旱荒之苦、科調之頻，詭名寄産，無所不至，甚則棄而之他邦，而有餘力爲官耕田乎？昨來行遣樊賓、王費，正坐以文具虐用民力而欺朝聽耳。諸路州縣尚認營田而未罷，是惡醉而强酒，宜一切罷

❶「胡」，原作「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狄」，原作「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❸「禦」，原作「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之。其言便者，假官力以催私課，乃盜臣也。諸大夫皆曰可，猶當勿聽。苟不能使軍士自耕，則如勿營而已矣。

虔寇不止，乃東南腹心之害，非小故也。緣十年已來，外官苦不擇人而又重斂。小人素已喜亂，且有以召之。頻年荒害，流散者衆，深僻去處，有私製紅巾以待萑苻之唱者，皆大姓也。又食菜事魔之風，近來特甚。遇事會，一呼百十萬賊旬月可致。非敢大言以恐朝聽，緣久在道路，耳聞目見，咸有其實，不欲隨衆諾諾，是以告耳。然此樞要，乃在贛上得人與否。向來張觷治有顯效，不知天無意於斯人乎，而何奪之速也？衆方傾耳以聽代者，乃除程千秋。千秋者，毁則之宗、具戎之靡也，任尚猶不足以繼班超，而千秋可以繼張觷？失倫甚矣。加以韓京移屯江西，合在虔州駐劄。京乃王以寧部曲，千秋者以寧之高弟也，欲一州不亂，得乎？一州亂則數路騷動，其理必至。此事所係甚大，乞留念，早有更改。

韓京素號狡獪，久在湖南，備見手足。因吕祉受其賂遺，力與主張，而朱勝非感其護送太夫人，遂移廣東路。自入廣東，以寇爲資，封殖不計。其軍才逾三千，而月請五千人錢米。又要勒州縣，百端恐嚇，動要犒賜。以其所得，廣行貨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内，事事曲從。因欲以平賊静邊爲己之功，故此一路賊無已時，❶其實不至如此。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每有奏請，京則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惡恣暴之狀，無人以實上聞。今既

❶「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廣」。

有金字牌累降處分，令移屯江西，久而未至，必是禱懇南夫爲之奏請，稱廣東不可闕京。新憲尤深頃任韶州，亦嘗受其資送，諒同此説，亦爲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矣。契勘韓京係娶趙伯牛之親妹，舊制宗室女夫不得管兵馬，宜坐此與宫觀差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爪虎者，尤爲凶桀。近日軍潰，打劫南雄，一遭即日招安，非惟不可付任，自當行遣。今須令依已降指揮，過江西，仍别選才智武臣，總此一軍。委李光揀選冗濫，然後用之。此亦修明軍政之漸。若不能行於一韓京，尚何望其遠者大者乎？

諸州揀發禁軍三千人，既而主者艱難其選，自餘反以充役困苦之意，欲明非西北兵不可衛王室，東南兵決不足用。今西北兵既不接續，見在者豈能長生不死？未能進取中原，會須用南兵，豈可挫辱之如此？靖康元年，以西方勤王兵開城濠，自西京歸者人有怨言。至李綱宣撫太原，定議起三千萬衆，移文一下，西方往往借稱調發在路矣。才出國門，賜宴瓊林苑，耿南仲削其數，比至河上，三纔得一，由是士氣頓挫，精鋭銷磨。是冬圍城，西方之兵皆不趍赴，轉而爲盜，國都亦亡。已往之轍，可爲永鑒。如聞國人論列，放遣揀退人，後却欲招捕虜、吐渾兩軍，此只是力行無道，務欲取勝，亦一一順從，去留合散，惟彼意所欲，朝廷同共證明而已，尚何政之爲？今莫若委諸道帥守，隨宜措置，或以荒田招募，或以缺額錢米招補，每路有兵二萬人，亦足以消弭盜賊，漸壯形勢。亦無文臣盡不知兵之理，係選任精與不精，委付專與不專而已。近者江西豐城縣有寇劫去潭州上供金銀綱，

道路爲之小梗。帥司當時遣發兵將，體究縣官，非不嚴急，而寇竟不可得者，乃放散揀退之人，即時雲散鳥没矣。官兵出屯撫州，時時一出，其擾未艾，只緣處置有失，此徒貧且怨，其流乃爾，非州縣之罪也。

荆南置帥，豈可輕授？自頃分裂之際，每爲重鎮，財賦甲兵，當朝廷之半，蓋形勢如此。十年以來，才是王子尚經理有方，又不久任。自餘並無治績，只增壞耳。今選付薛弼，已有成命。如弼警敏熟事，善與大將俯仰，固應選格。然觀所辟置，有所謂吴知常者，則張掞之火下，曾趍事馬友、孔彦舟，大爲姦利，坐致富豪之人也。有所謂張士襄者，則曾任瀏陽知縣，携其美妻遨遊市肆，與吏人通家，贓賄巨萬，席益常欲按治，既而不果者也。自餘皆不聞名。以此二人推類，亦思過半矣。嘗面問二人才否，盛稱譽之。夫爲藩翰，葺殘破，全以人爲主，而所知乃爾，尚何賴焉？以愚度之，必是武昌喜其能順適己意，弼亦欲結以進身，今來除授，未必盡出朝廷之意。彼既得此，❶乃又乞奏選置謀議官，以掩其迹，狡桀詭秘，欲蓋而彰。若實欲經理上流，恐須遴擇名望才略之臣，重寄而久任之，庶乎其可耳。

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然兩路仕習以貪墨爲成規。自前監司有强毅之聲者，猶不免盗泉之飲。獨曾幾、韓璜截然頽波之中，真若砥柱，然愛莫助之，不能勝衆口之訾也。今西路朱芾與舜陟爲朋，因岳飛泛催軍需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支動、準備朝廷非泛需索錢盡行應副，凡數十萬。

❶「彼」，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岳」。

其勢必更竭取重斂，以爲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邊事，聞已有騷動去處。若不選人，改付一路，耳目之寄，必須生事。郭孝友，善士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整治，窮日之力，計較毫釐，聞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讞廉刺之職，又可知矣。又如東路師説專庇贓吏，贓吏多鄉人故也。新除林正，並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遣，盡是胥吏先用硃筆擬下，正從而押行耳。尤深舊出王黼之門，庸謬昏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凡才爲帥，則廣東之困，蘇息無期矣。湖南路監職司比前日已差勝，然自五月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早禾將盡槁，晚禾在黄埃中。而茶陵之寇殊未息，政要憲司得人。比見子猷欲主陳麟，且在廣東，愚却聞麟困於韓京，欲脱去甚急，且令來湖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月，未聞設施，而本司人吏呼妓置酒高會，恐吕祉所喜，周祕所薦，自應如此。若與朱芾宫觀，而易以次膺，却以韓璜、向子忞一人填次膺闕，則一路贓吏少戢，民可少安，盗可少弭矣。

向子忞才力不可掩，衡陽治狀不可蔑。其枉遭按削，今涉四年。當初連章及表裏相和者，趙子巖已敗路，刑儔亦閒散，❶席益不當權。乙卯冬給事都司或死或外，獨薛弼典方面，又其季在要津。若才爲士大夫辯是非曲直，使賞罰分明，固所不論。否者，尚恐江西體究文字，未得速達朝聽也。方朝廷廣施泛愛之心，於人何所不容？況經明堂赦恩，亦合叙復，而獨受淩藉，無所告訴，秉國之鈞，不平謂何？《大雅》之刺興矣。夫心不偏惡，乃可用度外之人，以收

❶「刑」，據卷十八《寄張相》當作「邢」。

衆功，服羣志。使子忞得效尺寸，决不在林正、尤深、郭孝友、劉鵬、劉廷佐、趙伯牛之下矣。若不與湖南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彦。要之，數爲郡守，不獲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俾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爲當其才耳。

致李叔易

叔易近日看閲何書？侍下優游，所得計益粹。大人嘗言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説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考，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説，故録以奉呈。

致單令

兩辱過訪，良深慰感。晡昃暑風，伏惟德履，支任少意。❶日前聞蔡朝詢言，❷欲爲左右收淚。某曰，此俗俚之語也。渠不知令子成人非殤，報服斬衰三年，恩義兼重，豈爲我輩謀一笑之樂而忘至情乎？適又聞已致簡相招，度用哀誠，已拒之矣。向來德施朞喪，亦俟卒哭而後赴飯。獠俗慢易，不知禮節。公爲邑宰，仍兼學事，當如

❶「支任少意」，原作「頓蔭清涼」，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詢」，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旬」。

高柴，使薄俗矜式，不待聲言也。恃從游之久，忘其僭易，然在仁人，當有取焉耳。

致蔣教授

某謏聞末學，妄意窺測洙泗微言而爲之説，又不敢以簡約之語包括遠旨，反使觀者疑惑。于此累年，幸爾脱藁，未嘗示人。荷德施好善不厭，詢問每及。朋友道廢久矣，某今何幸，其敢有隱？ 輒往一策五篇，如旬日過目，却當易致。其間有于公心未然者，便望籤出，續得請益也。

謝魏參政

某言：念宣和辛丑，幸忝桂堂末契，而某仕途蹭蹬，乃不少接英躅，高山仰止，三紀于兹。今者閤下上當天心，參與大論，天下之士，孰不願在下風而望餘光？ 矧如某者，宜如何哉？

恭以聖主收還威柄，改用仁賢，公于此時，首被圖任。十五年之大弊，其事衆矣。動干休戚，注措非易。伏惟精忠以副君上之委寄，遠識以觀治亂之本原，宏量以用度外之人，敏材以濟萬微之務，一正綱紀，鞏固邦基，不于閤下而誰望哉？ 勝政流行，傾耳以聽也。

某昨以無庸，退即丘壑，竟亦不能自免。一墮瘴地，踧踖六年，蒸漬煙嵐，氣血耗瘁。若非大賢登進，協贊風雷，使赦令必行，公道闡開，則如某輩，從蠻鬼之録必矣。近者已被堂帖，放令逐便，恩德之厚，未知報所。若夫拯拔湮沈，與繼千帆之後；吹噓朽蠹，俾同萬木之春。願以晚年，歸依鈞造。

謝湯侍御

某疇昔仕路，既已回環，比及投荒，與世益邈。是故仰止賢誼，雖劇區區，而窺尋聲光，其道無由也。第聞侍御踐更所至，風績凜然，范孟博、蘇君章不能遠過。向者分閫南州，命下之日，士民引領跂踵，以俟屆止。欲解紱投劾而去者，郡郡縣縣不下数人。某于時雖正麗丹書，懾懦之氣因以激昂。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真若司馬子長之于晏平仲矣。

茲者聖上獨攬權綱，❶侍御首膺耳目之寄，直言敷聞，公道大闢。收召志義之士，屏黜凶邪之人，敷宣貴肆之風，變革賤拘之俗，剗十五年之弊政，崇千百祀之宏基，侍御之功，今爲第一。巖廊虛位，注意有歸，側耳柄除，盡究賢業。

某一斥六年，自分永已。大恩曠蕩，盡滌垢污，半月之間，併還階品。自非侍御哀閔堙厄，協贊聖謨，何以得此？感篆肝鬲，未知報効。某謝事早歲，實有憂讒畏譏之心。今則瘴癘薫蒸，齒髮衰矣。正合待盡丘林，歌詠聖日。惟公勉建勳業，以幸區内，乃所望也。

某嘗謂効忠莫先于薦士，伏見右朝請大夫向子忞奉身守正，持身如冰玉，通才利刃，遇事如發硎。前後坐廢，皆非其罪，休閒既久，更練益深。朝廷方念外任難得其人，有如子忞，正膺選舉，若付以帥守、監司之任，定有殊績。伏望侍御特與檢會落職之因及弃置之故，敷奏于上，改正過名，亟

❶「權」，原作「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加任使。使直道不壅，抑塞稍伸，豈惟子忞之幸，多士實有勸焉。

答張子韶侍郎

冬春之交，伏惟味道燕閒，台履萬福。近兩拜教辱，極慰瞻傃。眚翳想已清瞭，更廣訪醫藥爲祝。又聞健飯甚康，不勝欣羡。某痁疾已愈，溲旋亦減，但半年病後，朘削爲甚。行將六十，度亦難更充壯也。每勤憂軫，荷友朋之義。「復禮」、「忠恕」兩段，蒙不相鄙，見既透徹，言亦了達。珍拜珍拜。何時得覩全書，并《尚書》、《大學》、《中庸》、《孟子》諸説，渴飢莫喻也。會之踵荆舒後塵，以蔡京、王黼爲標準，以耿南仲、李邦彦爲宗派，其所願欲，幾青出于藍矣，溘然遽死，遺臭奈何？向以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依仿先民事業，豈但小康東南，固可開拓河北。乃僻經反道，迷誤本朝。若非天佑宋室，勦絶其命，滋長禍亂，何止于焚書坑儒而已。遺材尚衆，惟公最受聖主之知，當戒舍人促裝，以俟環賜。益行正學，副清議所望。此外惟善衛興寢。

斐然集卷十八

斐然集卷十九

宋胡寅撰

崇正辨序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説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毁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絶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❶而毛鱗蹄角之属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絶四端而可也。釋氏于此，丕單掃除，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

❶「蠻夷戎狄」，原作「傲狠頑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内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須，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虵虺。等弃捨也，佛獨使人弃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弃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灾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曰度之，而伏尸萬物，烈焚淪没，卒不獲度。此其説之疏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

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于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絶，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説，盡麗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闚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于一物者，豈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于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興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

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趨、高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净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烏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册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禦也。今乃曰事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❶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思，于萬物之理未嘗窮，于志卑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盡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概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世乎？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悦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謟，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毁堯舜，詆譏丘軻，❷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説者，則怵心駭色，若罪之在己，雖弑父與君，未

❶「師」，原作「思」，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胡寅《崇正辯》（清乾隆刻本）卷首自序改。

❷「丘軻」，原作「孔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崇正辯》卷首自序改。

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

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黄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造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辨，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汩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澹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

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助于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悦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

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温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于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避之于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于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于此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説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絶，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争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虚誕之言，善其悖逆之情。聾瞽姦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説，謂之何哉？」

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説，忠孝之大端建矣。

上蔡論語解後序

《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弃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絶，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簧鼓其説，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于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爲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

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爲度数，不可易也，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爲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爲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爲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焉，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卲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畧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于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默識神受，見于參倚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後序。

送郭偉序

同年友郭伯成自濱江訪予于永山。予詢以邵之人士，曰：「吾邦有金氏兄弟，以孝友雍和見稱于宗族鄉黨。」因請其目。曰：「育其名者，事親謹甚，訓其婦執禮率道，力家幹蠱，一錢寸帛不以自歸，不幸皆早世。其仲彥、叔奕，恪承規法，益敦内行，欲使子孫不相別異。❶用財則均而後取，議事則協而後行，食饌則集而後嘗，衣服則備而後製。以其餘力賑業窮乏，食客常滿坐，家富而不贏也。」予曰：「君子所以異于小

❶「相別異」，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爲別異之薄」。

人者，喻于義而已。三金知所喻，是以能成其行，且聞其種學積文，屢薦于有司。借使寵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矣。和氣致祥，理固然也。古人不云乎，美成在久。」伯成歸，幸以告之。

送張堯卿序

學如何而爲？當始于明善而行之，力而守之，固亦可矣。百家衆技，時有足觀，岐捷易從，膚淺易通，易以入人。而聖人之言，玄微奧遠，淵深天高，藐乎希聲，如朱絃而疏越；澹乎無味，如尊玄酒，鉶大羹而俎腥魚也。耳宜之，口嗛之者，噫噫尠矣。于是見善爲難。幸而見之，或出門而尼，或半途而廢，類爲俗所變，物所移，勢所遷。則向也君子而今也小人者，肩相差，武相躡，地醜德齊，非二五則十九也。浦城張生哲從予伯氏學，甘淡泊，迷寒暑，孜孜兀兀，惟讀書質疑爲事，其于覓舉干禄，若無意焉者。予蓋嘉之，且須暇以久而觀之。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其説至陋而甚鄙，不必傅太史之羊角而後判其石齒之誕幻也。然而横目蚩蚩，族而擎跽，羣而膜拜，泉布圓覺，金幣圓覺，垂紳正笏之士與夫布衣韋帶之儒，斯民所視傚以爲從違者，亦皆莫究莫覈，靡然趨風，吹波助瀾，洶呼應和。于是連延郡邑，廣遠千里，忘其素業，委其生養之道，願一覿聽，頓顙趼足，憧憧喝喝，之死靡悔。所以然者，不明乎善，冀其利也，趨利不止，不奪不饜。識者有憂之，謂二張角、魯之禍，跬息可待。間有特立不之然者，訓告既忤，因取疾憎，累足屏氣，虞禍之及。于是時，張生乃能鑑然無所

惑，見其里人，必爲之辯，有像孔聖于瞿曇之側者，必使之正之，亦庶幾乎尊所聞、行所知者矣。夫常物之大情，企富貴而歆利達，于不可易之定命，必欲以智力易之，因曰：「命在乎天，我不得知也。」則奚不擇夫義循夫理，而必求其所不可求，而不安其所可安，亦獨何哉？」雖則云然，窮厄困蹇，古與今以爲難堪。張生推不惑詭妄之心，以御此世態，進善極于勇，信命極于確，則于賢人君子遠者大者，固將條達而上，遂其益勉之。古之人惟善推其所爲，是以大過乎人。予又將覿生之進否于它日。于其歸也，書此以遺之。紹興十六年月建辛丑，日當癸卯，武夷胡寅序。

進先公文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臣寧走使告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没十有一載，遺文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况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幾？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久而未憖，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爲門次，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于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絶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

回、軻，天下英才，心悦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己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爲效。若夫記誦訓詁、辨説詞華之習，一不與焉。其宏綱大用，奥義微辭，既于筆削之書發揮底藴，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迪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聰聞。❶ 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送劉伯稱教授序

進士同年登科，相爲兄弟，自唐至今，亦已久矣。今之朝事，既賜第，授勑而出，則涓日集于一所，用官給金錢設酒饌，爲宴集，同年者畢至，按先後列庭下，推一人年最長者榜首拜之，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榜首，謂之叙黄甲。黄甲者，黄紙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所以訓在榜之人，勿以科之高下相重輕，而以齒之長幼相伯仲。推此意也，凡在榜之人是宜先義後利，爵位相讓，患難相恤，久相待而遠相致也，豈不美乎？然昔之取士尚少，少者数十人，多者不過数十百人，故其爲兄弟也，交不廣而

❶「聰」，原作「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情可厚，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志、敦鄙夫，使不預者生羨心焉。承平既久，三歲一大比，天下之士無慮六七百人。當是時，静躁華質，游衍漫散，既不齊其志，又不常厥居，固不能盡相識知。雖一日叙甲之集，蓋亦闃然進旅退旅，何由問其姓字而窺其聲光？且復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于是同年兄弟之名存，而交情契義，非故舊已熟，則一時意氣傾動，扳聯喜合爲最篤，其餘亦泛泛焉爾矣。此非人爲，蓋風俗醇醨之漸至也。今夫酒必自醇而醨，醨而過，則腐壞建寫，❶尚何味之可求？是故修德于己，施化于人，必欲革僞從忠，舍薄處厚者，凡以惡其末之腐壞建寫而無味也。予投畀新昌，親交益疏，徒友益散。至之三日，州學教授劉君伯稱來，以同年子請納其拜。予辭之曰：「是禮也，如告朔之餼羊矣。况交有淺深，而勢有通塞，予于尊公所謂未及問姓名而窺聲光者。又方墮罟中，而君以平時通家之契歸之，無乃過乎？」伯稱曰：「惟惡薄俗，是以不敢視炎凉爲禮之升降。區區之志，敢固以請。」蓋自是始與伯稱往還，而知其爲年兄德常之子也。德常生于丁未歲，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應詔上封事。入邪等後，雖許遊學校，而有司以別號爲職，終不敢薦舉。然鄉里學士宗師之者甚重，隱然爲鄉先生。宣和初，盜起東南，黨禁解，德常始得試于南宮，中辛丑進士第。作邑桂嶺，勤政愛民，不忍割剥，大忤郡將。會部刺史有知之者，乃得善去，而德常年已六十有三矣。迄不遇以死，識者

❶「建寫」，原作「不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下文改。

惜之。伯稱刻勵自立，及其父無恙時，能取科第，不墜世業。崎嶇嶺海間，凡二十餘年，猶未改京秩。予見其篤實而疏通，嚴毅而豈樂，留心所職于閒冷之局，黌宇一新，百廢具舉，雖三舍盛時有不能及者。訓誘程課，孜孜弗怠，士知向方焉。予病間，日從燕談，則該洽古今，周知利病，利不苟就，害不苟違，信其爲適用之通才，而克家之賢子也。予踽踽然如逃虛者，賴君風誼，聊以忘憂。君乃秩滿而去，使我離索之思，倍于常情。雖然，男子志在四方，仁人不私一己，君且表表著見，爲明時用，予亦動心忍性，改前過而求自新，不知老之將至焉。是別也，抑又何悲？姑掃茅簷，敷重席，飣梹榔、剥黃焦以爲肴，捕鬱屈、釣蛙黽以爲羞，貰酒蠻村，相與一醉。行矣加飯，時惠好音，此則畸人之所望也。

傳燈玉英節録序

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賢智于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録》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考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誚予爲蔽，曰：「曾不聞粗言細語，無非第一義，而于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誑誕之説，相唱和于穿穴空籠滉漾無實之中，是爲遁詞，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轇轕，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

非心；心由性有，而心非性。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于是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秉彝爲妄，以事理爲障。雖清净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爲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此在學者慎思而明辨之爾。」紹興庚午，予自休官中謫置新昌。夏六月息肩，既無書可觀，又不敢從事翰墨。城南二十五里龍山寺，乃六祖太鑒故居，而亦無藏經，獨有四大部與《玉英集》，遂借而閲之，乃景祐大臣王隨所撮楊億《傳燈録》也。隨之意，正以麄言冗事有混真詮，則予今之去取，仰晞前哲，可無愧矣。壬申夏六月己巳序。

智京語録序

新化承熙長老明覺大師智京嗣法于普融平公，蓋臨濟宗也。平之道盛行乎崇、觀、政、宣間，京執侍最久，深得師傳，分化流通，所至緣合。住承熙之八年，書來謂予曰：「平日拈提唱道，隨和而應，本無一語，而參學者係風捕影，遂成痕跡，是則有也。不識可爲發揚以慰二三子之勤乎？」予曰：「達摩面壁九年，如死灰枯木。及對姬光安心之問，文采遂彰，或隱或顯，固無緘口齰舌以終其身者。然世遠道散，人人説法，沛如雲雨，浩若江海，紙墨傳布，亦云多矣，乃欲與面壁同符，此達者所以莞然而弗信也。子既紛紛言之，子之徒又從而記之，予又爲子序之，于少林之旨豈不大有徑庭

乎？雖然，言心聲也，言是事而曰我未嘗言，不言是事而曰我未嘗不爲汝言，自昧者聽之，如嬰兒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也；自達者觀之，明鏡之中豈有遁形哉？故《傳燈録》所載一千七百餘人，若深若淺，即言可判，如物之經乎權衡度量，焉可誣也？具眼之士，因予序以觀斯集之言，因其言以求明覺之心，因其心以求書記未參之所契，黄梅夜半之所付，少林斷臂之所證，亦若是耳。」

洙泗文集序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之目，求諸《論語》，得其義類，分門而編之，❶以爲文章之祖也。丐予爲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或一言而盡道，或数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于十三卦，備物致用爲天下利，一器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于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閎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弟謹信，泛愛衆而親仁，❷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吾不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羣，行彼六者，誰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于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希，况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爲，《樂記》商也所爲，華實彬彬，亞于經訓，後之作者有

❶「門」，原作「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衆」，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能及邪？從周之文，從其監于二代，忠質之致也。文不在玆者，經天緯地，化成天下，❶非吮筆書簡，祈人見知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其與日月争光，尚不敢望風雅之階席，况一變爲聲律衆體之詩，又變而爲雕蟲篆刻之賦？概以仲尼删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吾知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爲損，有之非惟無益，或反有所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技巧，蘄于立言而歸于無用，果何爲哉？然自隋唐已來，末流每下，擇才論士，皆按以爲能否升沉之決，而欲夫人通經知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陳君蓋疾夫末流忘本，得已而不已者，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門問答教詔，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豐而不餘，約而不失，其法備于《論語》，能熟玩而體識之，❷必不敢易于爲文。深之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文爲志。道果明，德果立，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洙泗集》之本原也。

熏峯集序

古之人各有所立，曰德，曰功，曰言。然不必甚盛也，惟其可傳而已。苟爲可傳，則盛莫禦矣。僑惠、肸直，一字之德也。夷吾尊周，子房報秦，孔明治曹，安石膺荷，❸

❶「成」，原作「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玩」，原作「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荷」，原作「符」，據文津閣本改。

兩字之功也。言亦猶是也。曲江別駕吴慎微集其平生所爲文字，求予作序，編未及就而卒。其子仲衍遂以書來請成先志。予讀之数過，撫卷而歎曰：仁勇人也。方建炎、紹興間，韃虜荐侵，❶羣盗四起，主持國論率以通和講好、招安撫納爲策，志義之士格不得用，夷狄日横，寇攘日滋。君自小官被薦，得見天子，首請應天順人，張皇威武，北向而雪耻。諸弄兵屯聚無悛革心者，宜悉力致討，以除民害。光武中興，省併官吏，今添差冗員，當一切罷去。磊落三章，詞氣激烈，當時切務，莫過于此，可謂知言之要矣。奏雖報聞，理則無負。是故言而當，則史佚、周任、龍子之徒，皆以片言見取于孔孟。言而不當，則雖詭辭数萬如惠施，文飾六藝如王莽，又將安用？烏乎！慎微官雖不顯，而言亦不朽矣。夫言之不朽，固不係于官之尊顯也。其餘詩賦雜文，總若干篇，皆温純雅實，可想見其人。分爲若干卷，名曰《熏峯拙叟集》云。

向薌林酒邊集後序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于《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掃其迹，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爲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

❶「韃虜」，原作「金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脱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輿臺矣。薌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嚌其胾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于後，而進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玄酒之尊，弃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孫汶上劉子苟，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

魯語詳説序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爲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稟，故自殉殊面，❶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先師爲此，所以有教，救學者于多岐，欲歸之于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爲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録》、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間竊窺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説，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于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于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諛諂，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

❶「自殉殊面」，原作「殊途各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謗訕操切之。纔二十年，川壅大决，睦盜猝興，勢摇嵩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于仁，穿穴碎破，❶以召不仁之禍也。當兹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採讜言，黨禁向弛。于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橫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諸説、元祐忠賢言論，❷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寇，❸嫚書騰聞，詔音夜頒，引慝孫位。靖康元禩，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説》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于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没。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爾。今皇帝勇智中興，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于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廢之《春秋》，又于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辯》，寘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蟲蠹，作成人物，朝冀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狃習舊染者，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于程氏，則如嫫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間，伸其詭罔，反

❶「碎破」，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破碎」。
❷「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良」。
❸「寇」，原作「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以專門歸咎堂奧。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窮陷，百唱千和，既率天下出一私口矣，❶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闕里，禁人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誓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效于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纘瞿聃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❷致荆揚蹀血之苦；積刑賞不平之憤，起周廬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説，成外交固位之計；殄烝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虜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敖之失；結忠賢諫説之舌，生隆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于《經義》、《字説》，立乎本朝，据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箠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愚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廢，不早用力。蓋嘗妄意《論語》一書爲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指趣，附于章句之下。內揆淺疏，久而未果。髮禿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遼絶。門挹山秀，窗涵水姿，篬竹庭梧，時動凉吹，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宅

❶「口」，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户」。
❷「玩」，原作「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心，自是始篤，乃得就藁，遺諸童丱。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詎詖，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于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甲寅朔序。

斐然集卷十九

斐然集卷二十

豐城縣新修智度院記

宋胡寅撰

事無記，無以傳久遠。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事足記者，有常事不必記而亦有當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今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執斤削，既通貨財而又習弓矢，失常變守，蓋棄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安其業，不相侵紊，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鹵莽，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均是工也，或奇衺，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勸能者，戒不能者，則不以細故常事而無記也。今夫儒服衣冠，則當修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乃其業也。詆訾先聖，而歸向異端，五濁貪欲而持守齋素，❶殃民害物而懺罪祈福，實諸所有而談論空寂，猶之棄材焉，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母，毀膚髮，攻苦學佛，爲廣宮大厦以事佛而居，其徒相與紹隆而不替，此爲僧之常業也。凡其所建立，必求吾儒之能文者以紀述之。若不必記，❷而君子有不免爲之言者，亦因其教寓勸戒焉爾。既已爲僧，而又隳敗其業，甚則破戒律，私妻子，近屠沽市

❶「持守」，原作「守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明《萬曆新修南昌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卷二九改。

❷「若」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疑」字。

販，或至棄寺而居，風雨敗佛像，經卷爲窶藪，亦不顧恤，如是者衆矣。則能不畔其教而守其常業者，豈不足道乎？豐城龍澤寺主僧廣照以修佛事緣化，有徐氏父子施最厚，照一不私己，盡用以葺其廬，凡殿堂、門閣、寮庖、浴匽、丹青、鑄甃，物物咸稱。寺在邑西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虧，澗壑春撞，人境佳處也。紹興壬子末，予侍親自杭西行，至是少憩焉。家君愛其清曠，❶留度冬春，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請曰：「山僧垂老多病，劬瘁於此屋，未嘗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諸石，没齒無恨。」予既許諾，又以其事問諸邑里，❷無間毀者，遂爲之記。蓋嘆世有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者。則凡能爲不失其分者，亦可嘉也。

湘潭縣龍王山慈雲寺新建佛殿記

記首一百四十字，先文定作

自古學道之徒，嚴事其師，等於君父，遡流循榦，厥有原本。若中國業儒者必宗仲尼，西方浮屠氏號名雖衆，亦以佛爲無上士、天人師，未能或之先也。仲尼夢奠之後，門弟子欲以所事聖人移於有若，而曾子不可，以此防民。猶有設故臣像侑坐先聖，端視至尊，拜伏不以嫌，君子有憂之，昌言於朝，以爲天地以來，中國規制未有如此者，庶幾乎曾子之心，非迂言也。西方之教

❶「君」，原作「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萬曆新修南昌府志》改。

❷「邑里」，原作「里邑」，據明抄本、文津閣本、《萬曆新修南昌府志》改。經鉏堂本誤作「色里」。

雖異於是，凡慈孝忠順之屬，尊卑貴賤之分，禮樂刑政所以維持人紀胥立於世者，皆掃除之，曰：「是有爲法，非實際也。」吾嘗攷其事，則有不得遯者。其法有父子之傳，其位有賓主之異，其叙有戒臘之次，其居有丈室堂寮之别，其名位有長老、主事、衆僧、童僕之等，其奉養有寒裘、暑葛、朝晡、蔬穀之具，其情文有交際、往來、送死、哭服、哀樂之節。猶恐其壞也，❶則又爲之規律，以整齊之。守此者爲威儀，犯此者爲罪僁，其嚴如是，固秉彝之理，欲去之而不能者。而其言曰：「若以事觀，是爲事障。若以理觀，是爲理障。吾不爲是也。」至其師弟之際，抑又謹甚。自其教東行，精舍徧天下，凡殿宇繪像，歸依所向，必以佛居上位，菩薩、羅漢次第布筵，列屋而環之。入其門，大殿翬飛，金碧相照，巍然而中尊者，不問可知其爲如來也。所從久矣。而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主僧創意，徙佛於左廡，革殿爲閣，刻木高三丈象千手觀世音居之。夫觀世音固悲知神通，❷其視如來，蓋亦瞻前忽後，安能遽履佛地哉？一日挈弟子登坐其師之席，揖其師退侍弟子之旁，倒置而逆施之，自有佛以來無是理。其徒艴然不悦，蓋理有不可者，人心所同也。有大比丘法讚實嗣總持，命僧子積敦匠庀工，營殿於閣前，復其常制，瑰麗雄深，瞻仰端正。既成，求文以記之。予謂人生有三重焉，君父彝倫也，師承至德也。冰寒於水，無水則無冰。以弟子既傳道而可以黜師，是逢蒙既

❶「猶」，原作「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悲知」，原作「慈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盡巧而可以殺羿。推此志也，子而齊聖，亦可先食於其父；臣而庇民，亦可易位於其君。雖學佛者絶倫離類，無意乎三綱，猶不取此也，況中國之大經乎？讚是舉，有感於吾心，故爲之一言。殿成於紹興三年某月某日。若工與費，經營常事也，則不必書。

富陽觀山嚴先生别廟記

古之君子，治則見，亂則隱。漢室中興，子陵可以仕矣，乃不肯屈，去而隱居終其身。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子陵之行，不幾於過乎？武夷胡寅曰：否，不然也。昔者世祖無一旅之衆，起平僭賊，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衆皆數十萬，折箠笞之，無不如志。天下耆定，躬攬權綱而獨斷之。❶三公之尊，猶困於吏事。鄭興孫言以辟禍，韓歆直諫而不免。彼其功烈蓋世，亦有輕待其臣之心。子陵不屑就焉，非介然狷者，將以警帝也。子陵，文叔布衣交友之素，豈後寇、鄧諸公？其襟度曠夷，足加萬乘，而脱屣卿相，固有吞納海宇之量，開闢造化之才矣。使書功於竹帛，圖形雲臺之上，未知孰先孰後。子陵不爲此，顧爲彼者，人君意滿志得，常喜傲視士大夫，簡賢而忽老，違衆而用己，以區區圭組爲足以奴役一世，❷使苟賤無恥者日進，潔修自重之士望望然去之，其亂亡不旋踵矣。此子陵勤懇愛文叔之深情，而世祖所爲屈己忘勢，從其所好，不敢以君臣之分臨之者也。

❶「權」，原作「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奴」，原作「怒」，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至於今千有餘年，流風餘韻，猶足以窒貪競無厭之心，作頹懦不振之氣。前賢所謂有大功於名教，吾乃以見之。子陵，會稽人，歸耕富春山中，即今之富陽也。西南數十里有桐洲石瀨，世傳爲子陵垂釣處。山紆水回，秀色可攬，真遺世遯迹之地。文正范公初建祠宇，今屬之桐廬。而富陽縣觀山亦有小廟巋然，圖經不載。其像設衣冠，殆非達人勝士幅巾野服之高致，土偶壁畫，雜以鬼神物怪，士女朝夕持楮幣奔走，曰：「此閻大王也。」安能使人想見儀形而興起哉？廟瞰大江，潮汐呼汹，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製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有望思，騷客徘徊，挹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悼亡別記丁亥冬❶

宣和三年，天下士大比試於南宫。兵部郎中南劍張公賀參主文柄，中選者五百人，寅名在第十。寅大學同舍友給事今知福州張致遠子猷亦在選中。子猷於兵部公爲無服族孫，一日，謂寅曰：「子之文，兵部公所主，嘆賞不去口，恨未識子。」寅旦日袖書上謁謝，公問勞再三，如子猷所云。時寅未議婚，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方求壻，來謂寅甚迫。寅年少氣剛，鄙當時公卿，不願從，逃之三日。子猷奇寅志，曰：「兵部公有季女，愛之，擇配，惟子可歸。然少君十

❶「丁亥」，當作「丁巳」。據本篇，胡寅妻卒於丁巳歲，即紹興七年（一一三七）。

歲。君有意者，相爲謀之，若何？」寅念受公知，且與子猷厚，其家儒素，可長久也。以書白家君，家君曰：「吾未識兵部公，然知其與龜山中立楊公、右司瑩中陳公爲親朋，汝可依無疑。」兵部公聞之大喜，遂以是年四月委禽。越明年四月，親迎於京師宜男橋公之僦舍。其冬十二月晦，以宜人歸至荆門漳水之濱，二親之側。癸卯月正元日，盛服見舅姑。舅姑設饗禮。退見宗族，雍雍如也。君性莊重，無弄言戲色，中外皆嘆其婦德夙成，舅姑愛之如女。秋九月，命從寅赴西京國子監教授。甲辰孟夏，生男子，今名大原。西京多名園美樹，登眺嵩洛，君欲一出，嘗爲游水南北二三勝處已，即不復出，曰：「不過如是爾，游觀非婦人事也。」寅獨尋勝訪古，驅馬遠適，君必謹戒以居。一夕，有盗騎屋山下瞰，君覺之，增張燈燭，戒奚獲無得寢。寅四鼓醉歸，不知也。明日，乃聞盗得於東鄰。教授官冷俸薄，不以時得，寅破君奩具，❶與英俊相追隨。費且盡，君不見於辭色。寅或觀書作文至夜分，君亦縫紉其側，時一發問，以是爲常。乙巳歲，河北羣盗起，女真將入寇。冬十月，寅謁告，攜家歸荆門，又單車之官。丙午春，京師解圍，寅被召賜對，校中秘書，尋遷省郎。丁未夏四月，虜騎北去，寅請急歸省，五月至家。方京師被圍，中外音問不通者半年，寅因問：「君頗憂不測否？」曰：「寧不憂？然度君必無恙也。」戊申歲春夏之交，寅如維揚，久不調。己酉歲春二月旦，女真輕兵渡淮，揚州潰，寅脱身至常、潤間。久之，召還，復爲省郎，遷左史。秋九

❶「具」，原作「乃」，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月，請奉祠，得之。其時荆門已爲盗區，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而寅行次臨川，值虜兵方下江西，諸郡甚梗。明年三月，僅得至庭闈。退問：「君今兹憂乎？」其對猶前。冬十月一日，先令人疾革，執君手，頃之，捐館舍。君於諸婦中最蒙愛，以君多病，每寬其禮儀。辛亥春，巨盗馬友、孔彦舟交戰於衡、潭，兵漫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邵。席未暖，他盗至，又南入山，與峒獠爲鄰。十二月，盗曹成敗，帥兵於衡。又遷於全，西南至灌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廡割茅遮圍之，上下五百餘指，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大風不少休，鬱薪禦寒，粢食僅給。壬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與弟寧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遠，六月，成餘衆卒入灌江，君與二姒將子女倉皇奔避。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徒從閴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獨餘負轎者不去，❶遂偶脱。冬十一月，家君罷掖垣，還至豐城，遣寅省家。歲盡，逢之清湘山寺中。君身獨暑服，❷餘單布衾，嫁日衣襦無存者，獨挈寅敕文誥身皆無失。寅勞苦既定，問：「君驚懼莫此爲甚矣！」對曰：「至無奈何，惟一死耳。」蓋以兒髮刀自隨，急則用事，無所懼也。大抵君氣和而志静，見理明而臨事果。癸丑春正月，家君來湘潭。秋七月，然後尊卑會於南嶽。甲寅，終歲奠枕。乙卯，寅以左史召，趨錢塘，其冬出守邵。丙辰二月至家，七月改郡嚴陵。君平時見寅遠適，不以爲念，至是行臨别泣意殊悲。丁巳八月，書來，乃云手攣不能親書，命大原書之。寅官

❶「轎」，原作「橋」，據文津閣本改。
❷「獨」，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但」。

守，欲歸不得也。九月訃至，實是月四日。自君歸寅，其聚散契闊如此。君素喜病熱，二十四五已前歲一發，其後歲或再發，後乃至於三四。每疾作，必疾首痰甚，藏氣結澁，昏不知人，如中風狀，必以涼藥導下，即良已。一下一虛，而不能服温補藥，服即又熱。寅在家之日少，凡君疾有危殆時，寅皆不見，見則既平，忽以爲常事。又不遇良醫，使君盛年而氣血耗消，以至於死也。寅遭亂加窶，十年三黜，禄入至鮮。君每疾，平時少思旨甘輔養，然無力以致也，説食取飽，以爲戲笑。寅每謂之曰：「今之世，得存全者已大幸，尚何望美食？以貧準病，寧貧可也，祈君安痛而已。」君聞此言，無慮百十過，久亦安之。雖然，養羸而無食，禦病而無藥，君之死，天乎？人乎？自大原既生，君年纔十有七，寅嘗曰：「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君曰：「爲君生一子耳。妾媵多所出，與己何異？當一一善視之。」寅曰：「君何以知惟一子也？」君曰：「姑志之，必不妄。」他日寅出其不意，徵前言，十六年無爽，亦果如其説，不知其何所見而自必也。妾生一女衍、一子大端。大端嘗病危，君日夜泣視，營救百方，既得愈，喜不自勝。君幼嘗受《論語》，終身置几案間，以章句問寅，且問其義。寅淺告之，或能因類推意。教大原甚嚴，略不假以言色。寅尤之曰：「一兒且弱，何忍如此？」君曰：「愛之在心，不可縱也。慈母多敗子，君豈不知？」寅無以奪。歸寅之三月，兵部公族黨素通家者置酒，君飲少醉，自是後飲不復及量。以寅嗜酒，每相對細酌，濡脣而已。素不信鬼物輪回之説，凡内外喪戚，婦女多恐怖，君如常日然。甲寅歲，寅因徧觀大乘諸

經及《傳燈録》，究佛氏所論，遂有所見，著《崇正論》一編數萬言。君每問大略，輒怡然會心，相約以死日不用浮屠氏法。及將死前二日，猶爲叔氏宏誦之，卒踐其言。自佛法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立不惑者不過數人而已，雖才智高明鮮能自拔，又况陰柔之質乎？君可謂賢矣。君事寅有禮，自結髮至死，未嘗以微言頩色相失。然情質恬寂，於世味淡如也。兵部公之没，君恨不得見，每語及，淚輒雨墮。一兄一姊先逝，常以疚心。寅至桐江，爲取其季弟至，君尚切長兄之思，每言「氣弱負疾，其何能久，與兄姊相見於地下耳」。委之記事，未嘗忘，間一二年乃或忘，君曰：「此早死候也。」寅聞其言，輒驚惻，亦豈料止此？疾舊苦熱，聞其將没前，體冷自汗，蓋陽盡變寒。九月三日，脅内痛刺，明日辰巳間，遂不救。嗚呼！悲夫！往者數數語寅，盍先爲志文，❶欲一讀之。寅必力拒，曰：「何至是！」今於悼愴中緝綴平生，十不得一。既擇其事，約其詞爲埋志，又書此以付大原等，使篤孝思云。

桂陽監永寧寺輪藏記

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五百餘歲，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夷狄禽獸

❶「文」，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焉。❶未嘗丁寧學者收藏夸眩，以私心是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故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❷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遏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鮮能究之。吾嘗閲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録，雜出於僧人所爲，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二千餘卷焉。僧人於是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歟？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爲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説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鼻口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❸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鴟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闕，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謂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蚊蚋螻螘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彝天命，則以爲愛欲所鍾，因而

❶「夷狄禽獸」，原作「與人道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明《嘉靖衢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卷八改。

❷「計」，原作「記」，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明《嘉靖衢州府志》改。

❸「合」，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衢州府志》補。

滋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怨憎仇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它人爲慈孝傳繼，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法屬也。其論覆載之内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諸寐夢幻詭，❶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爲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爲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説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爲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發見，處處有神物護持，無可置議。於是哀人之財，竭人之力，❷印以紙墨，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黄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飾，然後爲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傅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爲釋子怒駡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虚寂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絶，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象，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燁然，❸鬱相望也，烏在其爲空乎？不能空其言説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説矣。比丘慈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兹事，勤苦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爲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異同，且箴夫弃

❶「諸」，原作「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衢州府志》改。

❷「竭人之」，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廷之衆」，《嘉靖衢州府志》作「挺衆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清浙江書局本）卷二二七作「殫衆之」。

❸「燁」，原作「焕」，避清康熙帝名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衢州府志》改。

有趨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亦不得已也。

衡岳寺新開石渠記

物無不可用，用之盡其理，可謂道矣乎，非邪？言道而弃物，體妙而用粗，或以爲精，吾見其二物道也。❶五穀飽人者也，今有人不種不穫，廩庾無積，釜甑無爨，持其枵腹而語於衆曰：「吾飫於食，吾之腹果然，汝奚不作稻粱黍稷之想而自肥乎？又奚不忘稻粱黍稷之念而已飽乎？」衆美其詞，相與贊之曰：「先生不忍獨飽，又憂弟子之飢，吾一聞之，了達無疑，咀嚼至教，而厭足甘味，雖六瑚八簋豐盛乎前，皆幻物也。」吾見天下之人皆口充乎此而中餒者也，迭唱更和，以爲至矣。居無何，不免於爲若敖氏之鬼。謂道不在物，至妙非事爲之用者，不類此歟？今夫人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過旬而暴之。有沃壤腴地，而無溝洫畎澮以資不雨之急，則大聖智亦不能拔苗擢穗，使發秀而穎栗也。而好誕者顧曰：「是粗之爲用矣。吾有道於此，説雨露之功，談江河之德，發揮涵濡滋養之利，而指示灌溉收濟之效，顧盼作用，倏忽俄傾，則生物之衆既已被潤澤而大豐美，豈獨爾之長畝爲多稼哉？雖火雲焚空，金石融泮，萬類焦灼，固不能爲吾田之病也。」嗟夫！此與向之爲若敖氏鬼者，固歸於無智而不仁，三尺童子猶將笑之，而又可以欺夫通天人、合外内之君子乎？衡岳寺長老純粹領寺之三年，數罹暵乾。顧田旁有溪流，

❶「物道」，原作「於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不可激而使也。乃泝源上絶壁，相可引之道，躬率其徒，以鑱鑿從事，勞而益勤。未幾，石渠告成，疏分巨派，飛練挂壑，流虹帶山，滂傾演迤，隨意停決。餘潤所覃，鄰壤作乂。是歲秋大穰，齋庖恬愉，鼓鐘其鏜。粹來請記之，使後有考焉。予曰：天地之內，事物衆矣。其所以成者，誠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今以手舉物，而曰心未嘗舉，❶亦初無物也；以口對客，而曰心未嘗對，亦初無客也，斯亦妄人而已矣。何以明之？爾不能耕不土之田，居無地之室，衣不蔽之服，而食無米之飯，是則誠之不可掩也。而獨外此以爲道，可乎？往刻諸石，使來者讀而味之。而要其歸，則吾之言猶爾之渠，蓋相與流通而不窮矣。

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記

郡守以撫養百姓爲職，賢否於是乎觀，不聞以能奉承大吏爲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嘆息稱善。以其時考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內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誣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焉，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於築城暴政之後，遺黎懔懔尤甚。會相臣督師平寇，植牙於潭，知寇之本由民失其所也，聞直秘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子忞往欽哉！善拊吾民，惟既乃心，毋怵

❶「心」，原作「必」，據文津閣本改。

于權。」侯頓首受命。至府，屬帥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贓蠹害事，下衡治之，無追證捕逮之煩，三日而獄具。厥徒震竦，❶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昭明曲直而伸達冤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舉，興民所便，博捐其畏，去華務實，謹率憲章。磨牙舐掌之徒，❷肉視斯人，❸噤莫得動。方是時，米斛爲錢萬有五千，而衡境歡然，反無飢之憂。❹官僚肅於庭，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去。鄰於衡之人則曰：「天子何爲不以向公而牧我乎？」其頌嘆願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且傅致劾之曰：「向某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之以某，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召變？」嗚呼！嬰而盲者無怪乎指青爲黃，孩而聾者無怪乎謂香爲臭，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臧否好惡不至若是悖矣。侯既坐斥，士民扶耋攜孺，犯雨雪，泣涕屬道而送，其能遠者，裹資之使謁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即城北青草佛祠爲堂，繪侯像，歲時合笳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道干，謂侯無以致此，則民奚不從彼貪且誣者尸而祝之邪？❺濟惟貫河，人乃知其清；松柏不遇大冬，與蕭艾未知

❶「竦」，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壞」，明《嘉靖衡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卷四作「懍」。

❷「舐」，原作「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嘉靖衡州府志》改。

❸「肉」，原作「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嘉靖衡州府志》改。

❹「之」，原作「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衡州府志》改。

❺「誣」，原作「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衡州府志》改。

其孰賢也。然則謗侯雖深，所以榮侯者不既厚哉！哲后方覈名實，考毀譽，賞即墨以圖治康，而御史采輿人之誦，爲侯明著劾奏之不然者。宸旨寵焕，擢畀使華。士大夫益知奉公守正之可爲，讒邪不得而終困之，不獨衡之人以爲喜也。侯雖屢折，志意益勵，力操汲古，令聞彌著，則進爲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州之去思，又必有日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爾後，德音不已」。衡之人以是歌於斯堂也，不亦可乎？

雲莊榭記

名與實猶影與形，未有形直而影曲也。世乃有實然而名不然者，由人智故之私，繆爲之以欺衆焉耳。予卜居衡岳陽麓，亦嘗窮高極深，以求盡夫岳之勝矣。蓋御雲培風，四眺蒼莽，縈湘江於練白，開洞庭於鏡空。凡以峯巒雄傑附岳而自名者，至是疊疊焉如碧海怒濤，簸蕩於蓬萊之足焉。則祝融絶頂之大觀，而人所共知也。若夫溪行樾陰，披蒙撥翠，陟降窈窕，忽得虚曠。兩山呀然，大壑十里，危立北岸，面勢青壁。秀嶺奇障，層擁乎其外；淙流奔雷，呼洶乎其下。猿啼鳥弄，應和於烟霞杳藹、松筠寂歷之中。凡以澗壑幽邃得譽者，❶至是亦無以過也。則後峒高臺之奠景，而知之者少矣。据景之會有亭，以車輶名。由浮屠氏相傳，昔有得道而山居者，鬼神欽之，運米修供，驅車循崖，尚存轍迹。無從質其信否。有老僧年七八十，雪眉霜顱，眸子烱

❶「澗」，原作「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光，破衲垂肩，扶杖至止。揖之坐，問其故，則笑而應曰：「烏有是哉！鬼不能服田力穡，何自而得米？其竊於人邪，則有道者必不取，取之是主藏也。其乞於人邪，則是天地以來，未聞人與鬼相授受也。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鬼又安能操斤斧而爲輪輿乎？所謂轍蹊，❶乃石脉之修廣者耳。道散於異端，人不知鬼神之理，其誕乃至此。」予曰：「然則何者爲鬼神？」對曰：「天高而地下，山止而水流，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雲雷霆之聚散，萬物榮枯成敗之迹，人事動静終始不窮之端，皆是也。顧人日用而不知爾。」予曰：「浮屠氏之説，何爲而不然？」老僧舒然而歎，曰：「凡爲我道者，好假託怪靈以張大其術，使天下愚夫愚婦駭而從之，蓋亦達人之嗤也，而尚何辯？」予因其言推類而問之，❷曰：「然則此山之屬，峰以擲鉢名，壇以羅漢名，泉以卓錫名，岩以隱身名、以一生名，石以點頭名、以飛來名、以七分名，其亦然歟？」曰：「固也。」「然則爾佛於屈伸臂頃，現種種變相，謂之不可思議者，又不與是類乎？」老僧不悦而去。予喜其言直而不欺，乃易亭曰榭，更其名曰「雲莊」，取李北海《歷下新亭》句意，以爲奥景之表著焉。嘗試觀岩岫之間，烝氣騰縷，留矚須臾，霮䨴無際。彌覆乎喬嶽之上，喬嶽不能有也；浣沐乎萬物之衆，萬物不能知也。且卷且舒，悠然儵然，有其功不見其心，無乃雲之出納貯費，獨富於此山乎？因爲之記，以曉夫吾黨之溺於荒誕幻

❶「蹊」，原作「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予」，原作「余」，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而不復致詰者，曾老僧之不如。而欲名與實副，雖谿谷林壑，人所闊略，吾猶將正之，使來者無惑焉。

永州澹山巖扃記

瑰奇偉絶之觀，人所同好也；覆壓淪溺之害，人所同畏也。役於甚好而忘其可畏，人所同惑也。今夫山之秀拔，孰如西方之所謂大華者乎？俯仰而滿足其意，孰若麓之人飲食起居之與山接者乎？熙寧中，一峰剥墜，六社皆没。近山之患，乃有如此者。錢塘海潮，盡波濤壯觀，不論四方至者，自其土俗，朝與夕差肩疊跡，待望而不厭也。壬子歲中秋，潮來且近，忽分一枝卷岸，❶勢如電掣，濺若雹散，其所鞭激處，漂落五千餘人，予蓋親見之。是在平地，非有帆檣傾欹，水至弱也，狎而翫之，則組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然？清馨凍飲，或亡於池；肥甘芻豢，或死於林；燕姬趙女，妙舞宜笑，能傾人邦家；而八駿騰驤，九皐飛唳，亦足以召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所在，氣力侔天，收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願爲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疾顛履危，丹轂赤族，是皆縱耳目鼻口一時之適，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永城南二十餘里，有曰淡山岩，自山谷詩既行，名聞於天下。凡岩之病，以暗而濕，淡岩獨竅北而透南，方臺夷燥，噓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稱絶景也。然卬眂脉絡，往往鱗皴，而岩中大小石，蓋

❶「分」，原作「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明《隆慶永州府志》（明隆慶刻本）卷七改。

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首甃矣，况巨片哉？因嘆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者，今乃襄羊終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然也。」乃相南缺，得地不盈丈，爲亭，命之曰岩扃。却顧中虛，盡攬勝致，而重山大壑，環乎外者，又咸在目。且令穿山壑間，剪竹開徑，以趨於亭。自今騷人遊子去來徙倚，得所好而遠所畏，然後斯岩之美全矣。人世芬味，蓋不必遊藩而醊醨，大抵類此。古人所謂登門入奧，惟恐資之不深，居之不安者，必無險巇危阨之理，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君子或反望望然去之，不啻如逆旅，亦獨何哉？可不求其故而勉之哉！作《岩扃記》，委零陵主簿劉汝舟視工鑱之石。

東安縣重建學記辛酉冬

永之屬邑三，惟東安在西，重山複嶺間，境與峒獠接。其風俗鄙陋，無足怪也。然號名爲人，靈於羣動，則其鄙陋非天之降才矣。是故仲尼有教無類，蓋欲居乎九夷，曰忠信篤敬可以行於蠻貊，而况斯邑政治所加向二百年之久乎！知縣事上官闡惠化威令，既洽百里，乃修崇黌宇，飭簠簋俎豆之事。帥儒其衣冠者，使進而舍奠，瞻想温厲恭安之容，退而遊處，沉酣詩書禮樂之意，亦武城絃歌之遺風餘韻也。來求一言記之。予曰：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實鮮矣。彼有敏慧秀爽之資，玩心於載籍，馳騖乎見聞，以記誦精博爲功，詞華藻麗爲能，獨步儒林而擅名當代者，非不足賢也。

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之，未有不瞠然視，呿然謇，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哉？英華易披而本根難見，樊籬可越而閫奥難詣也。前人有詩云：「夜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意若忽此書者。夫童而習之，白尚紛如，孰比《論語》之難讀而可忽乎？是以欲知後世之故，必觀諸史；欲權史事之是非，必觀六經；欲知六經道德性命之旨，必通《論語》。而讀《論語》則有法矣，得其法者，亦且請事書紳，默會於言意之表，❶而書可捐也。不得其法，雖句爲之解，字爲之訓，浩然成篇，粲然成文，君子未之許焉。蓋寠人談寶，不若富人之有寶。畫餅療饑，不若膾炙稻粱之實吾腹也。豈不然哉！予非能之，而竊有志焉，故樂以告吾徒，乃因記斯學也而粗言之。

旅堂記辛酉

參録零陵軍事河内向君圖南于公治西偏，飾堂爲遊息之所，謁名於郡守武夷胡某，某以「旅」名之。或問其義，某曰：「是在《易》，上火下山之象，仲尼繫之曰：『君子之觀乎此而施於事也。當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焉。』君以典獄爲職，吾是以云。火進而不止者也，居高而照，照有遺乎？山止而不動者也，處下以静，將何失矣？世有見事風生，務爲敏速，而或失於脱略。彼斷者不可復續，誤而斷斬，❷後將噬臍。故聖

❶「言意」，原作「意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斷斬」，原作「不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人言慎以爲决者之戒。亦有謹密反復，務爲審克，而又失於淹滯。彼繫者如覆盆之望天，其思出也，以日爲歲。故聖人言明以爲緩者之勸。兼斯二善，何留獄之有？不得已而獄，獄而無留，歸民心、合天德之道也。夫慘酷之吏，輕視人命，鷹擊毛摯，丹衢赤水，固得罪於仁政。而惑邪説、希後報者，惠暴而寬惡，隱姦而貰猾，使死者銜冤，莫之能訴，亦非君子所與。故處天下之事至於適當其可，則善矣。可刑也，雖貴如共、驩，親如管、蔡，誅殺流放，非虐也。如不可刑，雖匹夫匹婦，煢獨無告，不幸而麗於桎梏，必欽恤哀矜之，非姑息也。司獄至此，明之至，慎之極，而旅道盡矣。苟不能然，❶是以靈於萬物之心，其用之也，曾不若無知之火與夫頑然之山，豈不失其性哉！已則失性，而曰能治人者，未之有也。君辨察詳恕，率職平允，方將被識，擢躋顯官，其視斯堂猶旅也。嗣有來者，亶惟一言，尚有取於鄙言。」因書以遺之，使刻諸石。

蒙齋記 壬戌夏❷

沙津鄧君温伯作齋，面山臨泉，以「蒙」名之，求記於衡麓居士胡某。某曰：斯義也，文王、周、孔示之著矣。吾子玩辭觀象，吉其吉，吝其吝，利用其利用，勿用其勿用，可也。而復謂吾記之，吾又爲子言之，不亦贅乎？然吾嘗考聖人之作《易》，憂後世之未達也，則屢致意焉。發端起例，厥旨詳複。故重卦者，八卦之未盡者也。名卦者，

❶「苟」，原作「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壬戌夏」，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畫卦之未盡者也。爻繇者，名卦之未盡者也。《彖》者，繇之未盡者也。《文言》者，《彖》之未盡者也。《象》者，《文言》之未盡者也。《繫》者，《象》之未盡者也。《説》者，《繫》之未盡者也。《序》者，《説》之未盡者也。《雜卦》者，《序》之未盡者也。其所以詔後如此，不啻悉矣。而今之老師宿儒，編殘簡蠹，尚不能窺《易》之藩，况能超然默會於包犧未畫之前乎？吾徒少也爲俗學所桎梏，名利所攻擊，聽室而視霧，思蔽而智困，蓋不特童而蒙矣。今子晦者明，塞者通，得户牖於羣經，發覆蔀於衆疑，異端邪説之善惑人者，雲霧卷而塵垢開。何謂而然歟？方其蒙也，達固自若，及其既達，蒙則無在故也。雖然，達有大小、遠邇、深淺，若仲尼則猶天之不可階。學者所得，亦隨其才之所至而已，其未達者不爲少也。言語工則短於德行，文學優則粗於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於清，安於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也。是自聖人以降皆然，已達者固善矣，未達者雖大賢有不免焉。或遂止而不進，或愈進而不息。止而不進者亦非特童而蒙也，進而不止者可以入聖域。故箕子以蒙反聖，而仲尼嘗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今温伯及其弟講習於此齋，篤志勇往，不爲小成，其造未可量也。則亦勉之又勉，期於養正之至，時中之亨，他日卓然爲羣蒙之先覺焉，不亦美哉！

義齋記

孰不趨利而避害？趨其所當避，避其所當趨者，皆是也。是烏知其利害之所

在？跖以貨爲利者也，紂以酒爲利者也，周幽以艷女爲利者也，太康以擊熊豕雉兔爲利者也。方其利之，固不虞害；及夫害至，則思利而不可得矣。是故湯不邇色，不殖貨，大禹惡旨酒，而文王不敢田。抑有甚焉，朱利於爲我，翟利於兼愛，聃、周利於虚放，申、韓利於慘殺，彼亦自謂道之大全也。爲我則害君，兼愛則害父，虚放則害禮，慘殺則害仁。是故周公禁奇言，子夏闢小道，孟子距詖行而放淫辭。抑又有甚焉，使斯人父子不相保，君臣不相邇，兄弟乖序而男女失配，軀體弃敗而秉彝殄滅，方且語之曰：「爾富之不充歟，貴之不足歟，壽命之不長歟，快樂之不廣歟，憂怨之不釋歟，痛疾之不免歟，❶凡有所願欲祈向之不遂歟？汝能吾聽，今之生修其因，則來之生獲其果必矣。」貪利之夫，既吞此餌，而其微妙之説則又謂空爲真，謂有爲幻，謂寂滅爲樂，謂夫不能脱死生者與飛走萬類轉化無端。❷於是或以罪辜受辟冥囿，深悲而重閔之。於是雖明智之士，有不免怛化者，迭唱更和，利於無生死之患，謂道至是然後極，率天下入於殊類而不自覺。其究也，乃獨成彼居處飲食衣服之利爾。彼師之術，以利爲道，肆然居，侈然食，陷其身與人入於異類，洋洋然而不慚，而斯人相與聖而神之，蓋千有餘年。凡堯、舜、禹、湯、文、武、孔、孟所以修人紀、位天地、育萬物者，除掃荒蕪，日甚一日，是豈直前所謂八害而已哉！有道於

❶「痛疾」，原作「疾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明《嘉靖延平府志·藝文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卷一改。

❷「死生」，原作「生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此，因天之高而戴，因地之厚而履，因晝夜而作息，因四時而播斂，因萬物之材而服役制作。因人之不能不夫婦也，教之以正而順；因人之不能不父子也，教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不兄弟也，教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不相君臣也，教之以仁而忠。凡綱紀、法度、刑政、禮樂之用，皆猶是也。泛酬曲酢，未嘗不當，萬變千化，❶而心則自如。無所冀而爲之，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熱，止於各得其所宜焉爾。夫濕之在水，熱之在火，豈僞設而用？其潤與熯者，豈附益哉？是故各得宜者，中國聖人謂之義。斯義也，君子小人之所以差，華夏夷狄之所以分，伯術王道之所以不同，聖學異端之所以殊絶。自孟氏没，寥寥而無傳焉。必欲治心修身，扶世導民，愈久而愈無害，舍是無足爲者。沙陽葉君超然知先覺有大中至正之教，心篤好之，收合族黨子弟，使一以是爲師，障異端之波，庶其不溺。百舍重趼，求予文以記其齋。予固陋，烏能廣子意？子歸，以六經、《語》、《孟》置之舍，率二三子拳拳服膺，若董仲舒所言仁人有正明，無謀計者可也。❷如其反此，請事他岐，或乃稽古而車馬是夸，❸明經而青紫是求，放利而行，不與義比，以自投於八害之域，❹則按孔門故典，鳴鼓而攻之，是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矣。

❶「千化」，原作「遷代」，據《嘉靖延平府志》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千代」。
❷「言」，原作「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延平府志》改。
❸「是」，原作「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延平府志》改。
❹「域」，原作「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嘉靖延平府志》改。

陳氏永慕亭記

仁人君子之治葬也，竭誠於死者，必深長思，衣衾周，棺椁備，土厚而水深，藏之固則已矣，非禮不爲也，是之謂慎終。自盡其心，致思而不忘，猶終身之喪焉，是之謂追遠。此孔子之教也。後世禮壞，人肆其精力，競務末習，❶凡附身而合禮，以勿有悔焉，大抵忽不加意。顧汲汲於厚錢刀食饌，啗夫爲浮屠之人，使誦幻詭語，夜以繼晝。且多焚楮幣，繪輿馬，賂鬼神，拘歲月日時，擇能致富貴之地而後葬。葬已，則侈大工徒，華飾垣屋於墟墓間。凡禮所不得爲者，悉爲之，相視少不傚，則子孫赧赧然歉，人亦號之曰不孝。方是時，惟僧與陰陽家施施然得志，蓋迷本徇俗有致之者矣。噫嘻！悲夫！養生未足以當事，❷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民彝泯亂如此，莫之救也。孔子之教，其無補於後世耶？師孔子，則獨可苟簡闊略於斯耶？今子華榮亭隧前爲春秋祭祀之所，名之曰「永慕」，則其心有所存，異於世之彩楹彫桷以悦愚夫之目者矣。予因爲之言曰：心無理不該，以言乎遠，莫之禦也。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而知百世之損益。子華慕親而永，其亦概乎聞存而推之之道乎！昔者舜起於側陋，一日而妻英、皇，負黼扆，皆不足以解憂，五十而猶慕，蓋所憂甚於所可樂者，故其慕勝而其樂久。世人

❶「務」，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騖」。
❷「事」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大」字。

綢繆妻子之愛，詭曰無後爲大，跋疐利禄之塗，且以顯父母自解，心方係於物欲，顧曰吾不忘親，則其不忘，❶亦無日月至焉之效矣，又何永之云？ 子華名夢遠，贈諫議陳公從孫。公蓋慕君而不志於利禄，厄窮以死而憂國益深者也。視其忠而思孝焉，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遠矣。子華其勉之！

戲綵堂記

人子愛親之心無窮，而能遂其無窮之心，則有數存焉。數在天，非力所能；愛在我，勉之則盡其道矣。謂力所不能致，遂怠其心，非深愛也。深愛者，以其所養而養焉，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然而捧檄動顏，君子猶且有取。推其所得爲，等而上之，至於以天下養，然後無慊，❷則以愛親之心無窮故也。夫惟愛親，既自得其心，而温廬清室、輕煖甘毳、視聽起居、杖履所及，又咸其事而備其物，豈非仁人之甚願而天下之至樂哉？ 零陵郡守富春羅侯偉正書抵予曰：「長康不才試郡，得竊分寸之陰，緩帶侍旁。念萊氏子既老而衣錯五色，爲孺子容，輒新公治之後堂，以『戲綵』名之，以寓其樂。昔茅容殺雞供饋，庋置半饌，俟有餘之問，而蔬飯對客，泰然安之。此世俗所未識，而郭林宗獨知其賢。又欲勤公以記其實。」予三復有感焉。嗚呼！予雖三千鍾而弗洎矣，侯之婉愉乎斯堂，是誠足樂矣，而聞之者猶以爲未究侯之志焉。且侯年過五十，致政公鶴髮兒齒，裕寧康鮮，兩

❶「則其不忘」，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慊」，原作「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幡之耀，五馬之貴，二千石之禄，承顔膝下。事類萊子，而貧非茅生，是誠足樂者，然猶以爲未究侯之志焉，何哉？ 豈不曰侯奮自四壁，擢取名第，入丞卿寺而出殿藩屏，方且布明天惠，綏遠服之德，輕徭而薄賦，平政而理訟，使合境耄耋皆得其子孫之養，保存生業，無嘆息愁恨之聲。 則斯民頌吾君於日月之明，而歌太守於岡陵之崇者，薰蒸浹洽，散爲和氣，介高堂期頤之壽，不待月祈而歳祝也。 是乃顯親之純孝，非萊氏所能彷彿者矣。 古之人老幼吾老幼，及人老幼，善推其所爲，放諸四海而準，此固侯之志也。 予鄙陋甚，何敢望林宗？ 然觀侯之書而求其志，則又竊喜。 是以引而伸之，而忘其詞之不文也。

岳州學記

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 蓋自書契已來，至於今上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號卷不知其幾也。 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囿於訓詁者焉，則有役於記誦者焉，則有耽於文詞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 豪傑之士，慨然自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奥也，豈是五者之謂哉？」索之以私智，❶廣之以辯言，言之成文而持之有故，材出其下者滔滔是也，則和而從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迹其言，

❶「智」，原作「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明《弘治岳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卷二改。

曰：天道高遠，必致爪掌之力；❶聖道蕩然，無執人者維之。自其説行，仰爪而明於天，持維而通於聖書，未有一人焉。然則其所謂道德性命，徒言之而不可行。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末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霸偏駁之具，參亂正教，談高語妙，係風拾瀋，而使人紀人綱淪胥於無父與君之極，其勢然也。故學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知至當，❷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自漢唐已來，取士之制不本乎先王，夏侯勝明經則希望青紫之拾，桓榮稽古則夸侈車馬之賜。跋於五失而疐於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聖先師大學之道幾於熄矣。天子閔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三傳，出問目，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厭彫篆，以隆六籍之訓。著爲邪説者，毁其板，黜其人，示道術之統於一，德意美矣。巴陵古郡，地挾湖山之勝，長材秀民，多出其間。太守趙侯尚之、通判董君時敏、教授齊君稷奉承詔旨，曾未閲時，黌宇一新。屬某經從，見委爲記，而諸生之請抑又勤焉。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某雖固陋，敢不竭所聞語之？或問：「然則何以去二難而離五失耶？」將應之曰：孟氏所受於子思，至於今不絶者，子思得之曾子，曾子傳之仲尼，其言在《語》、《孟》、《中庸》之篇，❸其則不遠也。造之得門，進之得序，游而泳之有

❶「必致」至「可行」五十四字，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其中「蕩」字明抄本原闕，「書」字疑當作「者」。

❷「至當」，原作「正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弘治岳州府志》作「至善」。

❸「篇」，原作「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弘治岳州府志》改。

樂，積而久之有成，視形名度數之詳，箋注釋文之精，聞見誦習之多，語言辭采之利，❶猶冥鴻之過矰弋，巨魚之睨數罟也。支離穿穴而配合撰作者無之，口筆尹、旦而施設申、商者無之，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者無之。必信趨汶之辭異乎出兕毀玉者矣，必信莫春詠歸異乎夫子哂之者矣，必信可仕不仕異乎學爲干禄者矣，必信潔己辭粟異乎爲人聚斂者矣。❷以《詩》理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决今，以《易》從道而隨時，以《春秋》正己而正物。心日廣，體日胖，德日進，業日修。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願乎外。非此族也，夫亦何足道於闕里之前哉！

桂陽監學記

紹興十二年五月，制詔郡邑崇復庠序。知桂陽監左朝奉大夫無棣張侯修以書抵某曰：「修不敏，守蕞爾國而黌宇一新，❸永惟德意所覃，興廢舉墜，不可無述，敢請書之。」某曰：鋪張彌文，爲太平盛觀，乃朝廷大典，非一邦專美。後世尚論，且將以其時考之，豈當率爾而形容也？若夫教與學之多術，志士固思其上者，試爲子矜誦之。蓋三代之於人才，自幼童而教養加焉，皆輔成德行之具，薰陶漸漬，歷數十年，德立行修，

❶「利」，《弘治岳州府志》作「麗」。

❷「矣」，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弘治岳州府志》補。

❸「宇」，原作「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可以仕矣。然後在上者舉而用之，士未嘗有求也。世遠道喪，科舉之法設，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鼓篋摳衣，登門投牒而覓舉，於是洙泗之風掃地盡矣。方其讀聖人書，顧知編綴附會，以待場屋之問，惟不中夫程式是慮。有司問之，又豈皆道德之意，仁義之説，養心修身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務？往往蔽正而徇己，道諛而誨諂，行之浸久，皆曰取士如是足矣。大學堙微，炎火消膏，利欲肆行，洪波稽天。間有資禀開明，厭此紛糾，望道而不見，則又輕忽經訓，淺薄周、孔，溺於詖淫邪遁，泯然無覺。寄名清高，實有貪覬，其趨愈下。所以然者，忘義趨利之習也。義者，天理之公也，華夏聖賢之教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所喻也。學而不本於義，惟利是圖，其患可勝言乎？未得之，惟恐不得也。既得之，惟恐不多也。既多矣，惟恐不久也。相貴以等，不尤則悲；相覸以貨，不積則憂。必放此而行，懷此以相接，是謂失其本心，亦何往而不失耶？故善學者，擇義而已矣。今夫慈孝忠順，交際辭受，語默動止，出處久速，各有不可易之理。處之當夫理，是義也。今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者，有欲蔽之。而後二三子窮理期於精，由義期於熟，必也不惑，然後智益明，必也不離，然後仁益敦。以古之制自居，而不爲在彼者，是則鄒魯之所以貽後人，天子之所以望多士。名第云乎哉？青紫云乎哉？

澧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鏘洋窈

眇，莫娛於聽聞；氣血憊瘁，則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谿之險不足以固，而况於墉乎，况於閈閎而扃關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爲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爲門也，非曰必可揵也，❶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莫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金鋪而銅鐶，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内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爾。澧陽舊苦衆溪羨溢，歲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盗南騖，有守者闕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久，城亦隨陷。他日，立郡於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户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沉竈産鼃，稚耋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姓修壞補缺，向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國内外，謹啓閉，置壺箭以授時，棲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爲高郵曹掾，不拜僭臣僞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斷其閒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於策，謂夫不當爲而爲之。今侯作

❶「揵」，原作「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贏，異乎屈宜臼之譏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

企疏堂記

士方爲布衣，思立於凡民之上，應舉干澤，倘幸得一官，食寸禄，始願畢矣。久之，歆夫有達於我者，稍自歉也。經營累積，以爲人子當務顯親，爵不及親不可稱孝，則又以子孫爲念，曰：「巨室强宗之所以紹隆而不絶者，有世禄爾。今不通朝籍，傳來裔，男子起家，顧若是耶？」而其意氣矜强，才可自奮，則又慨然曰：「碌碌乎州縣塵勞冗散之局，曾何足適意於當年？必也進直承明，立侍清廟，鳴玉趨班，而黄金横帶，號天子禁闥腹心之臣，然後爲貴矣。」而凡頡頏乎此位者，皆輔相大臣所由選也。蹙縮居後，睥睨在前，則又萌計度之心，曰：「諫争論思之爲益，孰與調燮弼亮之爲功？持槖簪筆之爲親，孰與日奉都俞之爲信？言未必盡聽，計未必盡從也，孰與大柄歸手，高下在心之爲專哉？」故其未得則屈己枉道以求之，其既得則持禄怙黨以守之，而企心猶未已焉。烏乎！自匹士之賤，百僚之底，而視公卿亦有間矣。窮而不得進，進而不得已，豈非命也？命在乎天，人不能移，攀緣希望，如升梯級，遽心促步，惟恐弗逮。嘗試道其情狀於高人達士之前，蓋亦莞然而笑，喟然而歎爾。此二疏所以振衣西京，垂芳青史，至今千有餘歲，使人詠誦愛仰，而莫不興起者也。薌林居士向公伯共識達才高，輔以文雅。嘗總六路大計，遏僭臣僞

命，遮障江淮，人心不搖。及殿巨藩，嬰東夷，百勝南牧之鋒，能使士民致死，以降爲恥。年未五十，懸車而去。天子思其忠，優禮起之。遂登華近，寫誠納策，多所裨贊。人咸謂必且大用，而公力請歸休，至於四五。竊味詔書有「進而無悔，退不待年」之語，以爲非二疏所及者，於是中外之士皆光其行而惜其去。公既歸，榜其堂曰「企疏」，上以榮君命，下以旌素心。以所既踐者，猶有羨於廣、受，若未能有行焉，其志廉矣。夫用舍行藏，惟義是與，則無富貴之累，而知止不足言。動静語默，惟仁是依，則無出處之偏，而後悔不足慮。伊尹、傅説、太公之流，憂則違之，不以退爲高，樂則行之，不以進爲泰。是故聖人之道，高深遠大，愈進愈益，非若他岐之恐泥、世味之有窮，大抵如此。公雖脱屣塵垢，棲遲丘園，濯纓乎清江之流，晞髮乎玉笥之風，而精力未衰，視聽尚强，則於先正文簡致主康時之業，又安得恝然而已乎？

斐然集卷二十

斐然集卷二十一

宋　胡寅　撰

復州重修伏羲廟記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包犧爲首，蓋三千餘歲於兹矣。景陵廟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而不能違，則有土有民者，亦何時而不可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黄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説。善乎！予弟宏之論曰：「判古昔之昏昏，當折衷於仲尼。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黄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虚語爾，烏得與羲、農比也？豈還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稱首包犧歟？故凡論道議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不傳及它説爲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今以包犧爲五帝首，蓋祖諸仲尼爾。謹按包犧，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❶號曰太昊，都於宛丘。河龍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❶「推」，原作「以」，據文津閣本、明《楚寶》（明崇禎刻本）卷四〇改。

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爲卜，蓍爲筮。時方洪荒，❶人民睢于，❷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烏明、視默、紀通、仲起、陽侯以爲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始建官分職，以龍紀名，布之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爲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豢馬牛羊豕狗雞，充庖厨，薦神祇。在位百有一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月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也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於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徼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導民，❸不可忘也，則或堙没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族緇旅黄，擎跪數拜，謁諸偶像。適會災變自止，因即以爲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禮大壞。復守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❹合宫赦令，詔長吏修繕境内祠廟。侯曰：「莫先於包犧氏矣。」鳩工蕆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諂意，庶幾於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❶「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鴻」。
❷「睢于」，原作「呿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楚寶》改。
❸「扶」，原作「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楚寶》改。
❹「會」，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楚寶》補。

永州重修學記甲子春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洽九流，攝貫百氏，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强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雄奇妙麗，不專一長，工文者能之。莅官賦政，以吏爲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充府實庫，流錢地上，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仗將鉞，指縱授略，戰勝攻取，有智勇者能之。是皆秦漢而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諸仲尼之教於門弟子，嘗以此品目之矣，而未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固使門弟子爲椎朴無用之器，以見誚於便儇皎厲之俗哉？蓋治其難，則振領而裘舉，澄源而流清；安於所易，則耳目鼻口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爲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末趨，人所共騖，無與乎我者，一不留於太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反躬内省，若不皇暇。惟思知所當知而未知者，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飢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成然寐，❶今者蘧然覺。天高則著明，動氣必麗焉；地厚則流形，賦生必託焉。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効一能，才周一事，區區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老身童豁而不悔哉！至於此，必也釋然而笑曰：「鄒魯垂訓，固

❶「成」，原作「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不使我爲覓舉干禄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戚戚而不欣欣也？蓋飯疏飲水，敝褐緼袍，曳履而歌商頌，鼓琴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矣。」予曩者假守零陵郡，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予之益。愛其勤勸者衆，往往固窮，恥爲非義。大抵遺風餘韻，自三國以來，人物表見於世，理亦宜然也。紹興十二年六月，予奉祠，垂去官，有詔旨令郡邑修復黌宇，交代羅侯適至，即因舊而增新之，數數致書，述二三子之請，欲予一言以記本末。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誚，廢毁爲異，則建置爲常。《春秋》之法，凡文章制度克合典禮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泮之觀不復薦諛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爲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而非殄彝倫也，性命有正而非趨空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死生有説而非受形輪轉人獸同區也，鬼神有情狀而非居處、姓氏、言語、主掌之可名可接也。不溺於此而得之，可謂善學也已。必於此求之，適越而北轅歟！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療饑歟！

祁陽縣學記

祁陽令吕君堅中修書遺縣學講書周度來言，縣東有先聖廟，與浮屠氏居爲鄰，浮屠氏懷侵奄之計已久，幾廢而他徙者屢矣，賴二三學子力争而護存之。堅中承乏邑事，惟念教化之本，方欲增葺黌舍，招徠後進。會有詔旨，州縣學盡復置，即諭士勸民，稱力効助。甫再閱月，告成一新。且叙

二三子之意，謂予嘗守是邦，而記零陵東安之學矣，斯邑也奚可以無述？予不得辭，則爲之言曰：建學校者必祀先聖，示道業之有所宗也。天下同知宗孔氏，然自孟子而後，曠千餘載，居仁由義，德業備成，卓然而爲斯人之先覺者，不越數君子而已。是誠宜師，而學士大夫鮮克師焉。或且悖悖然曰：「孰爲數君子，吾知師孔氏而已。」予竊惡其説託是而濟非也。今有人生乎遐方下域，而欲至乎王者之國都，必得知王都之所在者，引而導之，庶乎其可至焉。弗逮中人之資，豈特下域之比也？孔氏之堂室，豈特王都之遠也？乃從未嘗知者導吾而前，其不迷津而冥途入叢棘而陷大澤也幾希。故欲學孔氏，必求深乎孔氏之術，居仁由義，德盛業大者，志而潛之，講而明之，精而深之，然後孔氏之堂室邇而弗遠，造而弗差也。昔者仲尼無位以行其道，則綱紀典籍，垂範來世。雖然，於《易》則繫之而已，於《書》則序之而已，於《詩》則删之而已，於《禮》、《樂》則正之而已，未嘗作也。年七十，致大夫而老，道必不行矣，乃始筆削魯史之文，作爲大典，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易》、《詩》、《書》、《禮》、《樂》，前聖之所同；而《春秋》，仲尼之所獨也。使仲尼君天下而南向，爲公師而北面，所以經斯世，燮大化，致隆平而頌清廟，六五帝而四三王者，不出乎《春秋》之志矣。今也宗孔氏而廢《春秋》，是猶子而叛父，臣而背君，尚稱闕里之門人耶？宗孔氏而不知《春秋》，於是以莊老爲真，以瞿曇爲妙，以稱貸取息爲迓衡之王政，以李斯小篆爲道德之微旨，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歷相五代者謂之知道。發於其心，害於其事，與王衍清談

之禍異軌而同轍，亦云酷矣。本夫强項穿穴，失所依歸，無指南瞻斗者鄉導乎其前，故顛倒謬亂，至此極也，是豈足以爲人師邪？彼既撰而無師，吾又師之而不悟其非所宜師，則亦將顛倒謬亂，有甚於彼者矣。和靖先生侍講尹公受道於河南夫子，聖上尊其德，樂其義，擢從布衣，置之經帷，俾發明《論》、《孟》以啓告，其進與退皆可法也。吕君摳衣服勤尹公左右，實有年數，今以其行學試之政事，則凡聖賢傳付師弟子授受，當爲二三子精言而深啓之。使護存廟宇，增葺黌舍，不爲虛文美觀，而絃歌之聲，學道愛人之效，有光於武城。異日英材秀民，無待而興，雖中人懦夫，猶能敦廉恥，勵風操，可謂曰士。則斯文也，刻諸金石而無愧矣。

成都施氏義田記

古明王之治，計口授田，俾人人各給乎衣食，無甚貧甚富之患，貧者不至於無以自存，而富者不至於越制踰度，兼人所養。故井田之法，以義處利，[1]公天下而致和平者也。自秦開阡陌，廢疆理，用智力，雄厚自封殖，斯民則之，交騖於物欲，不極不已。稽考後效，城復於隍，象焚其身，貴賤雖殊，其致一也。唐虞封建侯邦，其大小以里斷，見於《禹貢》之書。里則井地也。周衰，强吞弱，衆奄寡，千八百國併爲六七。此六七君猶未厭於心，肆其詐謀，礪其鋒刃，殺人盈野，流血成川，而嬴氏爲尤甚。卒之未有

[1]「處」，原作「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不反及其所甚愛者。蓋棄義争利，利壅則害從之。天虧盈，人好謙，理所必然爾。孟子深原其本以救其末，極言義之不可不務，利之不必圖，而以正經界爲仁政之先。誠令有天下國家者，皆以義爲利，分辨志定，不至於猜嫌憎疾，奪攘賊殺，而相與安乎交足無求之域，豈不善哉！漢唐而後，士大夫家能維持累世而不敗者，非以清白傳遺，則亦制其財用，著其禮法，使處長者不敢私，爲卑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喪婚、交際各有品節，出分出贅之習不入乎其門，而相養相生之恩浹洽於其族也。今夫一鄉之師，使東家窶，西家厚，行道必譏其頗。況乎一家之聚，伯也羨粱肉，厭紈綺，而叔也糠覈藍縷，不免於飢寒，心其謂何？故善推其所爲者，由良心而充之。本朝文正范公置義庄於姑蘇，最爲縉紳所矜式。自家而國，則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知已。吾同年兄左史施公揚休家素貧，逮仕受禄，共承甘旨之外，儉節而儲餘，并其室齎送之奩，辛勤積累二十餘載，然後得田六百畝。既資其弟及其從昆季矣，又念經遠之計，復割二頃爲義田，遵文正公舊規，刻諸石。而以予早同硯席，❶知其孝友奮立之艱也，俾爲文以記焉。予申言之曰：聖賢自一衣食、一居處之微而興，澤被四海，並育萬物之政者，理義而已矣。貪人鄙夫，損彼益我，謂肥其家，乃隕其宗，不利之究起於爲利。揚休亹亹蹈善，景行前修，以燕雲來，夫豈苟然哉！嗚呼！不井地，不封建，不足以寢兵措刑，保國而長

❶「予」，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余」。下文「予申」之「予」同例，不再出校。

世。斯道也，安知不有能復之者？有能復之，豈獨士大夫不必置義田而已哉！然范公舊規亦庶幾乎！革薄從忠，合族於悠久，勿替引之，則施氏子弟之任也。

武夷桂籍記

古者取士雖多術，大要有三：曰德進，曰事舉，曰言揚。兩漢而上，由前之二，而能言者因以顯。唐以來用後之一，而才行者隨以奮。然則奏言取士，雖非得人之本，倘詢之有道，考之有權度，詞樸而義正者不見遺，藝工而理乖者無幸中，❶則方諸度德量能者，亦不至甚失。故進士科，自唐中葉至本朝爲最貴。而元德顯功，計安宗社，躋世隆平者，光明碩大，繼武輩出，如二十八宿經紀乎天次，森羅乎太清。而作爲文章，擅名天下之士反不多得，❷僅比晨星寥落相望焉。❸乃有鼓篋操觚，一趨試席，睨棘闈出入之密且嚴也，則浩然太息，以爲俟己輕賤，❹拂衣去之終其身。斯人也，視伏光範門三上書仰首鳴號者，不啻賢矣。曾未思三歲一科，天子先期下詔，申勸舉子，使亹亹勉焉，以待有司之問。將及期，命部使者擇主文官，即其州闢場以程之。其限紓，其法精，其道公，其預選者姓名文字上於宗伯。於其行也，郡守設賓筵勸爲之駕，歌《鹿鳴》以遣之。明年春，羣試於春官。於是時，主文柄者朝廷益加擇，其預選者士林益稱之曰能矣。天子尚慮其未詳也，親御

❶「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華」。
❷「得」，明抄本、經鉏堂本無此字。
❸「比」，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❹「俟」，原作「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下文改。

廣除，策以經史、當世之要務，而提衡持鑑，則又北門西掖，蘭省蓬山，一時英彦之極品。奏申夜半，上質明法駕，坐雲帷，臨香案，大臣啓卷讀所對策，臚傳姓名，而賜之第，錫之服。蓋日下昃，君與臣不敢倦。既再拜出，則頒少府金錢，俾集期而館處。越旬時，勑太官供具，太常張樂，侍從近臣爲獻主酒，中遣中貴人賚御製詩章，就賜舉首以下，諭以致身事主之意，益寵光之。然後入吏部籍，而器使加焉。於是取士之禮畢。其文實縟篤如，而或者顧謂侯已輕賤，不亦賢者過之也與？是故進士設科，功業如韓、范，德行如司馬，道學如程、張，文章如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數君子，其究雖殊途，其俶也皆由此其選也。科目之貴重於世，夫豈苟然哉！建州七縣，每應書者率四千而贏。崇安固里絃誾誦、家詩户書之邑也。自淳化三年張倣始登第，迄今纔六十有四人。以設科之年，應書之數，大略計之，無慮數十百人而得一。豈科目貴則得之艱，亦其理宜歟？嗚呼！此六十四人者，其通塞顯晦，與其賢材稱否，或遠矣不得而知，其近者鄉老先生所見所聞，祖之所逮聞，亦班班可道也。山川英淑之氣，蜿蟺磅礴，未嘗間息，則何世而無材？去古雖益遠，出於人心者猶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何材而不可就？後來之秀，以一鄉取友爲未足，又尚論焉，於此六十四人是非去取，豈特三行一師而已哉？况明天子留神校序，善養樂育，承學章布，追琢其章，必有瑰偉傑特，雖習詞藝而詞藝不能局，雖由科舉而科舉不能拘者，是謂奇材遠器，可以主盟斯文，扶持皇極，爲聖時之瑞。則斯記也，且將續書又書不一書，蓋與我宋相昭乎

永世矣。❶

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銖伻來以書，繪示泮宫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頽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徐公、馬公、范公請於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蕆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否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於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衮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動後進，至於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於内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摧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二公圖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十月，爲一堂十二齋，閎廡庖庫咸備，❷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士，摳衣負笈來

❶「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吾」。

❷「咸」，原作「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改。

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粵，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奠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爲無足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❶則瞠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❷而歉夫爲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爲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寧足道耶？一日問爲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徑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關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荏菽麻麥之實，決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於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爲事業，一也。用於覓舉干祿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弃而他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免

❶「何謂」，原作「謂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❷「怍」，原作「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蹄蟬蜕焉，一也。効官庀職，以柱後惠文支梧一切，謂政材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奧，則取遁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晞顔苦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爲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爲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以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爲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

麟齋記丙寅

麟龍鳳龜，動物之殊尤者耳。既以靈目之，又稱瑞焉，太平而後見，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龜，而龍也人亦多見之，惟麟與鳳則自周已來未嘗有覩其羽毛色象者。漢獲一角獸，爲之改元。獸之一角者衆矣，又安知麟之不兩角而觓觠衡觡也？故史氏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者，弗然之詞也。惟鳳亦然。宣帝時，鳳凰婁集，而少府宋疇因譏被貶，不待後世然後知其爲鶡爵矣。孝宣治號中興，然任刑餘，尚法律，不以中車府令爲龜監，四三良臣死非其罪，而風俗尤薄，水旱災異見於魏相之奏，決不足以震珍産，効九苞。又况茂陵多欲奢泰，窮兵四伐，海内虚耗，盜賊半天下，幾與祖龍同轍，麟胡爲而至哉？❶ 故必聖如虞舜，簫韶九奏而後鳳凰來儀，必道如文王，《關雎》之化成而後麟爲之應，不可誣

❶「胡」，原作「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改。

也。由是觀之，史載龍見於某江、某水、某井中，當時以爲美談者，殆亦可豢之龍，必非神龍。而九疇所寓、《禹貢》所錫、寧王所寶之大龜，定非卜人朝鑽暮灼、枯腸朽骨之凡龜。蓋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宰予所以興拔萃之嘆也。大龜、神龍、真鳳之不浪出，審矣。然則魯哀公之時，周公之衰已久，於是而獲麟，何也？曰：麟非爲魯哀，乃爲仲尼耳。仲尼大聖之人也，《春秋》聖治之法也，以大聖之人，立聖治之法，雖享帝於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動也；雖升中於天，未足以喻其和氣之所薰蒸也。四靈皆至，然後爲宜，曾是一麟，而曰多乎？惟麟爲仲尼出，所以仲尼識之；不爲魯哀公出，所以魯人不識也。仲尼歷聘七十餘國，無所鈎用，高蹈如耦耕，貴卿如武叔，從游如微生畝，多智如晏嬰，皆不能知也。而麟乃獨知之。謂彼不知者不如一麟，是人而不靈也，烏乎可？謂彼聰明辯達，萬物之靈也，而曾不知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烏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爲靈智之瑞乎？韓退之曰：「麟之形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故雖有麟，亦不可知其爲麟也。」❶又曰：「麟之爲麟，以德不以形。」然説《麟趾》之詩者，❷謂其角端有肉，無事於觸，而其趾不踐生草，其定題也亦必有異焉。此既言其形矣，若其德非神靈智識，何以名之？先儒謂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非其時，聖人以自况。」此説非也。仲尼述憲乎帝王，詔教乎萬代，豈以身之不

❶「可」，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補。

❷「趾」，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補。

遇，感而著書，與憤世疾邪者比？正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於麟。蓋經濟無施而寓於筆削，性命道德莫不中正，禮樂法度莫不備善，俊良賢傑莫不章陟，讒惡慝姦莫不討棄，璣衡七政莫不齊叙，山川動植莫不繁廡，橫目黔首莫不率化，蠻夷戎狄莫不賓服。厥制既定，❶同符於堯、舜、成、康，爲天下萬世太平熙洽之原，於是麟出而爲之祥應。此理昭灼炳著，無可疑者。以爲未然，則亦未得其門，不嚌其胾耳。沙陽張時子發治《春秋》學，以麟名其所居齋，謁予記之。子發潛心日久，聖人宏規大用，妙意精義，當自得之，予無以進焉，姑爲麟說，以表其在椒之珍，而篤其下帷之趣云。

會享亭記 丙寅冬十月❷

太史公叙九流，而陰陽家與其一。至唐呂才乃立論非之。夫此二端，各有指趣。❸司馬氏蓋取天地之大經，弗順之無以爲綱紀，故曰不可失也。呂才則摘摽末習背禮害義之事，正子長所謂拘而多畏未必然者。今以耳目所覩，記幽明吉凶之效，稽諸《青囊》、《撥沙》諸說，得失參半，❹則其得者，豈皆幸而中邪？或曰：「人之興衰非

❶「制」，原作「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❷「丙寅冬十月」，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❸「指」，原作「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參」，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相」。

智力所能爲，其形數氣燄適相值會爾。」或曰：「砥礪之石不孕和璧，培塿之地不生杞梓，是各一道也。」予遊武彝，自崇安挾溪而南，過芹口，西望有山甚尊，指以問居人，對曰：「是名爲研山，乃角里先生弟子華子期學仙之地。墨池丹竈，今尚無恙，圖經可考也。」其下則高平范氏舊隱，而先世宅兆在焉。遂渡溪西行五六里，至山麓，見一峰巍然，❶妥肩而揚衣袂，冢塋所据，在三岡内抱宛宛間。左右巒陵，起弭拱顧，大勢隆傑，中襟舒夷。百祀喬林，翠紺濃鬱。芹水帶右阜前，注於崇川。予與范氏世交契也，攝齊登隧，修恭會享堂上，周覽泛觀而歎曰：「古稱佳城，不是過矣。」維范氏自太傅公以儒學起家，仕不亨遂，而五子森然爲盛時聞人，羽儀省臺，步武廊廟，各奮所長，蜚聲騰實。其後來秀謂，嶄嶄輩出，夫豈偶然無所自乎？公雖居方城，著姓五六十年，而孝謹行乎閨門，奉先尊祖之念，奕葉濟美。是故此堂由政和辛卯歲長子祕閣而次遵用治命建立，直太子少保墓前。而少保寵贈之命，則戊戌歲右丞初拜疏恩及祖之彝典也。後二十八年秋七月，祕閣子寅秩元作將漕甌粵，衣繡故里，復加締葺，以永祠事，子孫繩繩，有舉無墜。嗚呼盛哉！元作知予，過而下馬，以修堂本末見託紀述。予考諸禮，廟以存神，墓藏體魄，神伸魄死，聖人達之，故古者有廟享，無墓祭。而後世道晦禮失，以寒食拜掃爲達孝之典常。先儒因謂禮雖未之有，亦同乎俗，而不害於理。此説將以誘夫不知追遠者耳，非經禮也。然則昭榮祖考之道，必區區然俎豆之於丘墟尸

❶「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巋」。

祝聞而後爲慊歟？是不然。昔者祕閣公宏才正誼，不事權黨，阨窮半世，與予先君爲同年弟兄。先君於其生音問未嘗絶，於其没也久矣，猶哭之以詩，知其用不究材，垂裕在後也。而元作器業是則是似，數爲部刺史，因所臨風俗注措施設，咸有績譽。其初入閩境建仭，人忿公帑吏厚壓征，鬨然赴愬。立談之際，去其疾苦，拊而安之。在公夙夜，以首法除弊爲急務。會稽官緡錢之委於轉販者，而賕請不行。按致屬部吏之狃於貪戾者，而郡縣知畏。禽幻僧，破妖黨，消黄巾五斗之患於胚胎萌蘖中。浮言莫摇，風采堅重，其功利之所浸博矣。識者以是占范氏餘慶，蓋蘩衍未艾，而期元作之顯庸於朝著也。則元作所以爲祖考之光，糾合族屬，俛伏拜興，奉酒醴肴肉，裕然而無愧者，豈與勢榮俗尚同情而比事哉！故爲之書。

復齋記

性不動而情或遷，遷者善歟？曰：因物有遷，古訓非之，安得謂之善？然則惡歟？曰：見善則遷，聖人所取，安得謂之惡？夫一言而兩趣，片語而數義，奚適不然，顧用之如何爾。莫至乎道之爲名，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莫中乎極之爲道，而皇極、六極，皆號之極焉。是故讓一也，不善用，則之、噲希堯、舜而披其身。儉一也，大禹惡衣菲食，孔子無間然，墨翟、禽滑釐勤苦大觳，其行難爲，而天下不堪也。子沈子謂子胡子曰：「古之學者，目有銘戒，耳有絃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忍性，正志而帥氣度也。作齊房，詩於是，

書於是，游息於是，榜之曰復，蓋欲顧名思義也。願遂聞復之説，又將玩其文而既其實焉。」予曰：「復之説，是亦不一而足者，可不慎歟？知吾違仁，汲汲焉反之如不及者，復也。知不善之不可再而再焉者，亦復也。是吾所謂一言而兩趣者也。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真復，而吾所謂善用者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嗚呼！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復者乎？累名則悲權勢之不尤，貪利則憂貨財之不多，溺於嗜慾，屈於威武，則荒乎其求，慄乎其居。一者爲病，方寸外馳，靈臺雖存而神者不守之人也，於復遠矣。雖然，亦豈誠遠也哉！使其幡然致克，視聽言動必禮之循，其用力也如上汲，如還轅，如旋其面目，則向之遠者，一念而近。於此四用，以我命我；於彼四病，以物付物。之人之於仁也，若赤子之趨其親，若旅人之赴其家，惟恐其弗至也。而其道日進，德日升，猶日月之經乎太虛，不離其次舍也。猶水氣上騰，爲雲漢，爲雨露，播乎萬物而歸乎其元，未始不復也。」子沈子，默堂之高弟，而默堂蓋龜山之回、騫也，其授受不差而訓明有素矣。子沈子之潛心也久矣，尚奚待予言？雖然，予方從事於此，請嘗試言之，如向之云云者，不以進所厭飫爲瀆，相與終日乾乾，復而不厭，以致切磋之益，不亦可乎？

觀瀾閣記

水之變態多矣，非其本然也。淵然其渟，油然其平，瀏然其清者，水之性也。載

而逝，溉而浹，浣而潔，沃而滅者，性之用也。❶石齟齬之，則激則蹙焉；風震薄之，則騰則湧焉。性於是亂，用於是失，非水之正也。故善觀水者，愛其澄澹而不愛其渾潰，喜其流衍而不喜其決溢。是故浩浩湯湯，神禹平之，百川沸騰，周大夫憂之。斯閣瞰兩溪之會，而以安瀾名者，得非意出於此歟？胡子曰：美則美矣，義則未盡。夫水之流也，沄沄然，鱗鱗然，若鯉之躍，若鷺之翻，差差之紋若漾沙，疊疊之勢若層雲，起伏追隨，散漫無垠，斯其浪之形乎？曰波，曰漾，則浪之巨者也。曰濤，曰潮，曰澐，曰瀩，則波之大者也。惟瀾之爲言，古今未有訓而當其義者。《文中子》曰：「吹波助瀾。」退之《南山》詩曰：「微瀾動水面。」其《進學解》曰：「迴狂瀾於既倒。」是則二子皆從趙岐、顧野王以瀾爲波，特有大小之異，而目之曰微者，語雖近而意已遠矣。夫瀾非波也，謂水流動之狀也。流動之狀，汩汩衮衮，冲融演迤，浩乎其方來，洑然而不窮，惟有源之水爲然，蓋未嘗不安也。彼其無源者，雖萬頃之瀦，非有激之則固安矣，而求其瀾又不可得。此義也，惟孟子知之，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有源也，不觀其源而徒觀其波，是猶觀人者不考其實，觀道者不要其用，觀政者不稽其心，觀言者不質其事，失之遠矣。夫水之爲物，不盈科不行，盈科而後進，則放乎四海。凡喻夫學者不可無本也。君子任重道遠，事業無涯。古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不造乎本而能濟者，末矣。閣上主人倘欲聞本之説，請於孟子焉求之。因易「安」曰

❶「性」，文津閣本作「水」。

「觀」，而爲之記。

伊山向氏有裕堂記

裕之爲義，兼寬容優足而言，見於《易》、《詩》、《書》，而孟子以之。其在《易》者，訓人承父母也。其在《詩》者，訓人友兄弟也。其在《書》者，訓人燕子孫而覃百姓也。若夫出處語默，從容而有餘，浩乎其沛然，則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也。是道也，弘而後能，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弘宅心，所謂廣居；以弘養德，所謂大畜。推己及物，所謂放乎四海而準；由邇傳遠，所謂參乎萬世而純。其爲寬容優足也，至矣。如《易》、《詩》、《書》所載，孟子所處，宜其無施而不可矣。是道也，夫人皆具，而有裕不裕異者，充與不充之故也。夫惟不能擴而充之，於是局爲淺局，德爲細德，見爲小見，行爲隘行。雖不動聲色，罔窺其際，而險微忮狠，氣象自露，如是者周公目之爲儉人。人一也，充則裕，不充則儉，其同源而殊派乃爾。此君子所以貴於問學也。❶或者析文離字，以衣受身，谷受水，發明裕之説，其爲裕也褊矣哉。河内向公宣卿小隱於衡陽之伊山，結茅爲堂，置書史其中。茂竹幽蘭，陰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堁車喧，杳然雲水之外。寅與諫院潁川韓璜叔夏自天柱峰南襆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醆賦詩，逍遥襄羊，興盡而後别。蓋五柳先生所謂「談諧無俗調，所説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歡然」者也。宣卿曰：「堂不

❶「問學」，原作「學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可無名，請名而記之，庶幾後世知吾三人者常優游笑語於此，不但使元伊笛聲穿雲裂石，噴薄窈眇而流傳也。」公前後分郡寄，❶攝帥權，仗部刺史節，威宣惠播，所至有遺愛在人，久而猶未泯。是時公解湖北憲印已七八年，仕途憧憧，獨無履跡，未嘗有戚色愠懷。寅乃取孟子進退綽綽之意，以「有裕」名其堂。宣卿四世祖，大丞相文簡公也。寅先君子喜宣卿資氣剛正，授以《左氏春秋傳》，且爲之言大義。故宣卿學古益力，守義益固，亢宗糾族，樂多賢友，不與惡人言，若《易》、《詩》、《書》所載，孟子所處，宣卿蓋勉焉日有孜孜矣。使其才見用，雖有官守言責，亦且裕如，況無是二者乎？人必富而後志疇，必貴而後意愜，必据權怙勢而後神肆體胖，則顔回、曾參無乃憂愁憔悴不聊其生耶？二公陋巷一簞，樂以忘憂，曳履而歌，若出金石，蓋與天地同其量矣。方諸衣中被甲，壁後置人，通夕婁徙牀，一物不具則不敢出，怒虛舟而怨飄瓦，媢有技而違彦聖，方寸營營，不得須臾寧者，其裕不裕何如哉？由是言之，居斯堂而以孟子爲師，可謂擇術處仁之美矣。予既記之云爾，又從而歌之曰：「六合無際，此堂廓如。四時行焉，此堂爲樞。堂心日休，堂路常坦。堂智閑閑，堂色侃侃。池似黄陂，孰撓澄之？林動清風，孰熱者披。往蹇來碩，阿槃獲考。神具聽止，百禄是保。」

邵武重建軍治記

《國風》載《甘棠》之詩，其序曰：「美召

❶「郡」，原作「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伯也。」釋其事者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後之訓解者謂：「召伯聽訟，不忍勞民使來，故往之郊野，即民而聽焉。及其久也，民歌思之，因愛其樹，相戒以勿翦勿伐，曰此召伯所嘗憩息者也。」世之安此説也久矣。而或者非之，以爲諸侯治國，當有制度，臨厥臣暨厥民，固將尊而不遠，親而不瀆。今以南面諸侯爵貴位崇，車旗冕服禮絶一國，而乃出舍于郊，芘身茇草，節則勤矣，亦何異夫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者哉？予嘗喜是言，非識治道、知大體者不能至也。不然，路寢之居，塞門之儀，皋應諸門之制，何爲載於《春秋》、《論語》、《大雅》之什，而許行、陳相以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者，又何見貶於孟子邪？且四境之内，比閭族黨衆矣，使召伯去其朝，説於此棠，則民之趨之，未免裹飯跰足之勞。使召伯即民而屢遷，則其休止固無常處，召南之民東西南北不應覬一棠而寄懷也。又是詩三章，反復一意，未嘗及聽訟之事，訓解之言胡得焉？然則詩人之旨必有在，特學者辨之未明爾。今縣邑之地，度袤挈廣，何啻古公侯之邦。雖中下郡，猶或環四五縣，方之儉於百里者蓋已遼絶。而公家庭宇，或庳褊蕞陋，曾不眡豪舉大姓燕私之館，豈事理所宜哉？邵武固東南名壘，❶扼飛猿峭石，其險足恃。自洪、潭、廣、桂、江、漢、巴、蜀之有事於東甌者，❷道必出此，蓋甌閩之西户也。是以國朝太平興國四年，革歷代之規，陞縣爲軍。大守張侯度自故縣移今

❶「邵」，原作「昭」，據文津閣本改。
❷「蜀」，原作「屬」，據文津閣本改。

治，❶凡西徙五里，前据重岡，後帶鹿水，山川奇秀，民力生業，尚氣而服義。承平既久，儒學之風尤盛。對大廷之問，則有文冠天下者；爲言責近臣，則有忠昭一時者；致身丞弼，則有光輔中興者；至於孝義材學，顯晦可紀，皆不乏人。四方之聞有是邦也，蓋歆艷而談之。其入境而問俗也，君子則樂其善，小人則阜其貨。故凡有意乎斯人者，受命作長，不稱爲難治。而郡廨再火於建炎、紹興之寇，草創一切，無復基序。十一年，太守左史王公始訪鼓聞舊趾而建置之，❷餘以百姓未裕，未遑及也。後五年，今太守大夫江侯爲政之明年，歲比有秋，内無寇攘，訟獄簡稀，里閭康乂，於是衣冠父老合詞言曰：「未有有州而無聽事之所者，大夫其念之。大夫雖重於興作，其若蕃屏觀瞻，使客臨過，邦人之望何？」侯不得已，令龜襲吉，鳩工會材，措畫規模，一出心匠。僚屬比志，兵民勸勤，經始於丙寅仲秋之戊申，迄役於丁卯孟春之戊寅。錢以緡計者萬一千有餘，傭以日計者二萬八千有奇。高明靚深，體與名稱，修廊傑閣，衛以戟閎，儉而不削，美而不汰。落成之日，衆大懽會，詠侯之德寬裕而肅，歌侯之政簡静而理，贊侯斯舉得事之宜。賦役舒徐，下弗敢遲，巍巍崇成，民若不知。以一觀百，亶稱吏師。郡從事謝沇叙廢興本末，道邦人意，來謁不腆之文，鑱諸堅石，庸示悠緬。予患夫短於才者以因循不振爲德，而涼於德者以苛刻促辦爲才，於是有當爲而不爲，不當

❶「大」，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太」。
❷「鼓聞」，原作「古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爲而爲之者。江侯則異乎此矣。會予經從，目擊輪奂，耳熟謡譽，非借示而傳聞也。❶ 迺原古義，訂時措而并書之。

新州州學御書閣記

皇帝臨御之十有二年，至德既孚，聿修文教，首善賢關，覃及外學，廢墜之具，罔不興振，遴選儒臣，典司訓迪。於是長材秀民，自藏於畔者，摳衣鼓篋，來遊來居，濟濟乎衿佩之盛，洋洋乎絃誦之富，而賢能俊傑將不勝用矣。聖心猶以爲未也，乃於清閒之燕，自《易》、《詩》、《書》、《春秋》、《孝經》、《語》、《孟》、《中庸》篇、《左氏傳》、《周六官》之籍，悉經宸筆，刊諸琬琰，而以墨本普賜學校。歷考前代留神治要以善養人之君，未有此舉，亶乎懿哉！眷兹新昌，百粤陋郡，煙嵐蒸漬，瘴氣蒙濁，車馬舟楫，奏集艱隔。平時士子欲見書籍之善者，其道無由。於是抃舞流傳，矜戴上賜，而未知所以處之也。先是，黌宇傾漏，茂草延堂，饔飧缺供，士散城闕。前郡守臣張棣嘗捐布緡，俾加繕修，繩板經端。棣以擢去，教授臣劉德驥疏剔弊本，會計出内，給用有羨，即謹儲之。日累月滋，載營載作，蠱壞汙萊，革爲大壯，荒菆榷鄙，粲爲文物。遂建重屋於戟門之上，直大成殿，丌承御書。起十九年之十一月，迄十二年之孟冬。❷ 檐宇騫翔，丹碧華爛，雄傑之勢，冠壓嶺海。攝郡事臣黄齊傚陽冰書，恭題榜揭。涓良日，率寮寀蕆事奉安，萬目咸覩，陳迹遺編，於焉增重。臣德

❶「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視」。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❷「十二」，據文義當作「二十」。

驥以臣寅嘗習詞命，見屬爲記。臣寅拜手稽首而言曰：凡州若縣與浮屠、老子之家，各有勅札御書舊矣。學校之有御書，而專以經術詔多士也，乃自皇帝始。今夫鋟板賈貲，捐金即得，尚或怠而不觀，其肯勤勸抄録，能終卷帙者，固以鮮矣。何况天子之尊，富貴之奉，一日萬微，弗敢皇暇，乃能游意筆硯，偏寫羣經，爲燈窗韋布之所難，以激勸人材爲急務。而又天縱聖智，妙解書法，跳龍卧虎，不足擬倫。心畫所形，顯道章德，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如日如星，如雲如漢，文明在上，焕飾在下。故使爾諸生雖生遐服，與七十二子追逐乎闕里而親炙夫子之文章，無以異也。是宜服膺至教，毋善口耳，毋趨利勢，力求忠孝大端，見於行事，以不負聖主樂育之化，然後爲稱。可不勉哉！

新州竹城記

新昌郡自兩漢及南齊皆縣置，號曰臨允。至蕭梁時始升爲新州，廢於隋而復於唐，本朝因之。既七百年，亦可謂古郡矣。然有城而無郭，無以攷其故。惟城之北曰朝天門者，斷墉翼之，巋然猶存。讀其記，則政和中太守古公革承詔所爲，經始之績未就緒也。城纔一里百有十二步耳，僅容州治，列廩獄，餘官廨、民居悉在城外，莫爲保障，理不應爾。紹興二十年，八桂黄齊義卿由肇慶别駕來攝郡符。值狗鼠盜數十輩依山爲害，官兵三討而未克，坊市數驚。最後受諭出降，人猶洶洶。義卿於是有興築之意。會真拜郡，乃俾推官朱洵、權令黄熙巡行四周，求古遺迹，相今所宜，摽示其處。

分委兵馬監押趙公傃、巡檢董元、縣尉周祺各督所部丁夫，夷凹凸，裨狹虛。基址既堅，取野竹駢植之，環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旬而畢，不愆於素。或曰闕土爲城，不易之道也。恐其未堅，則有蒸而築之者矣。❶虞其易圮，則有甓而石之者矣。今也望固禦于檀欒蔽翳之間，曾是以爲可乎？唐大中中，王式爲安南都護，始至，無城池，式乃立木柵，塹其外而栽竹焉。是時詔蠻浸强，莫能犯也。孰謂竹不可恃哉？凡物有同類而殊材者，斯竹也，引梢如鍼，分枝如棘，既衆且多，森如蒺藜。其叢則轇轕緻密，望隔表裏，及歲久而愈繁，雞鶩羔豚不能道也。或者火之，葉燬幹存，乃益悍勁。嗚呼異哉！昔樊川子目於郊園，賦所見者，有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樅樅兮密陳而環衛」，始以爲詞人之空言，今施於實用乃如此。物孰不然，在人處之耳。方言刺竹曰艻竹，其音羅德反，蓋嶺南謂刺竹云然也。工庸告成，竹日盛長，州之人歡喜晏然，若有壁壘之恃，咸曰：「後之來者與公同志，本之以德政，重之以備豫，申嚴戒令，有培勿翦，非特甘棠一召伯之思也。」其爲斯民之惠，所覃遠矣。義卿勤於職業，厚於愛民，興利補弊甚衆，新興户知之。若推排丁口，以均徭賦，役不及士。既新子城樓觀雉堞，又作南門，及竹城，則其最大者也。郡學正麥充等來道耆老之意，恐久而無傳，丐余爲之記。余憂患疢疾，筆力衰乏，不能兼載衆美，獨取其最大者而書之云爾。

❶「蒸」，原作「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羅漢閣記

邵陽西偏縣曰新化，勑額禪寺，是爲承熙。有大比丘智京，其號明覺，承嗣普融，紹臨濟宗。三返致書武夷居士，具道承乏餘十載，所行解淺薄，有愧負荷。惟是殿堂供養諸佛，梵唄香燈，齋魚粥板，雲寮海會，來者安隱，内外四維，室居器用，罔不備具。方丈之職，如涵月水，如應撞鐘，以是因緣，心未厭滿，乃建崇屋，延貯五百大阿羅漢。信士楊苐、曾衢、劉璩、楊甫、羊㮚僉議營創，儒衣蘇林全山舍材。紹興癸酉仲春上休，鳩工經始，明年七月十有五日，百役告成，所費緡錢溢三萬。❶ 高明宏深，升以飛梁，下敞三門，翼以行廡。受任衲子，與來賓客，幽討棲集，各有其處。仰而瞻焉，巍巍耽耽，譬如海岸，迦陵伽林，滿月大樹，穹然彌覆。又如毗盧，華藏莊嚴，僧祇蓮界，所化現事。以是幻故，三磨鉢提，龕屏盤陀，奇肖岩谷，寶香所薰，結成雲蓋。幢旛鬘網，蔽虧空色，檐鈴風鐸，擊觸妙響。彼工師衆，非得定慧，特由善巧，疑於神變。彼五百像，雖則木偶，如喜如怒，如美如醜，如恭如肆，如悲如智，如入三昧，如相諭授，如泊無思，如默有應，如語未發，如視久諦，如數十輩同作一念，如方寸地起百千想，如以所執表示法度，如得無漏過于辟支聲聞獨覺，如未涅盤希慕三世大乘諸佛。承上有云，華藏莊嚴，❷ 得住處者，纔以百數，豈如此間，舉眼即見。山僧老矣，形劬心耗，

❶「錢」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數」字。

❷「藏」，原作「嚴」，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上文改。

誠不自料，克果勝緣，願求証明，用語言施。居士辭曰：「如來嘗說，我滅度後，有能尊信，興隆像教，種種嚴奉，是人獲福，應不可說。而達摩師譏訶梁武寫經度人，造寺無算，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非實，並無功德。今爾所作，是佛非祖，是祖非佛，於意云何？」明覺答曰：「如智京見，亦佛佛智，亦祖祖法。一萬萬一，是大圓鏡，於此鏡中，無窮邊際，一毛端相，現出承熙。羅漢傑閣，事理真如，不相留礙。倘遇彌勒，彈指開門，善財童子，隨引而入，則此閣中乃是如來祕密藏海。少林一派，從茲流出。」爾時居士忻然笑曰：「我異於是。予欲無言。」以請之勤，悉載來語，謂之閣記，亦云可哉。

新州重修廳記 丙子春

古者臨人之所居通曰堂，顧以高庳爲上下之等爾。世遠俗移，物名更變，其用亦異。於是官居之臨人者通曰廳，而燕息之寢，閒曠之屋，乃以堂爲名。夫所謂廳者，義取於處是而聽也。陸德明釋爲治官處，顧野王釋爲客廚。以自唐而後命名之意攷之，則顧說有所未喻，而陸說得矣。治官聽事，必正位顯明，然後賓客寮寀進退侍衛，離坐離立，從容不隘，震風淩雨，無飄濡覆壓之患。凡臨涖官所，皆當若是，又況環地數百里，分民而治，二千石之尊重，反可坐湫陋傾壞之下而不加葺乎？新昌州廳建創無歲月之志，棟橈梁脫，隨楹支拄，行而仰矚焉，岌岌乎惟恐武之不布也。因循引

久，蓋有不得已者矣。簽書英州判官劉君奉檄攝符，至之三月，慨然嘆曰：「歲幸豐稔，苟憚改作，他時勞民費財，當不啻倍蓰於今日。」乃命出木四山，僦工鄰邑，涓日庀徒，撤而新之。珍材輻湊，斤削雷動。民知君非厲己而營其私也，衆工所恃以成屋之用者，❶咸勸趨焉。無何，大厦潭潭，高明靜深，❷稱子男邦君之居。入公門而望之，見檐宇之張而端序之直，形勢之騫而丹艧之焕，嚴畏祇肅，已生於中。則瞻使君之威容，賦掾屬之職事，一嚬一笑，人知向方，一號一令，下有懼怖，❸又當何如哉？君謂予曰：「向者興廢已漫然無傳，今若不加紀述，此廳雖大壯，會有復修之日，豈可使後人亦昧昧於稽攷耶？」予既美君之舉，因爲之言曰：仲尼立教，甚重民力。爲民上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是故《春秋》於城邑門觀臺囿之作，失其時制，靡不書之。若夫不可不修，如魯之泮宫，則於之示儀範，昭孝道，修其刑政，以廣德心，折獄而慮囚，遣師而受凱，皆有國之急務也。是故聖人取頌聲之揄揚，而舍筆削之刺譏，以垂訓戒，俾後之有官君子識輕重先後緩急之事。今劉君質直好義，治尚安靜，廷無留獄，事不付曹，既得百姓之歡心，又於民無所勤。時革故起弊，一新公堂，不以己之暫至，而於此即爲經久之慮，❹可謂仁人之事，循吏之績矣。是皆可書者，故爲之

❶「之」下，原衍「之」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刪。
❷「靜」，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靖」。
❸「怖」，原作「悕」，據文津閣本改。
❹「於」，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與」。

書。是役也，始於紹興二十五年之仲冬，逮明年某月某日落成。若夫工役費用之數，則有籍存，不復道也。君名藻，字廷潔，始興人，以文學中紹興二年進士科，今通籍朝列云。

斐然集卷二十一

斐然集卷二十二

宋胡寅撰

無逸傳

臣頃任記注，立侍經幄，竊觀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賤微，求裕覆載，熒爝之照，呈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謹上。

周公作《無逸》

臣竊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惡勤勞，故雖聖賢，必以勤勞自勉，而以安逸爲戒。自昔帝王勤則治而興，逸則亂而亡。人臣之忠愛其君，聞勸其勤者有矣，未有勸其逸者也。是故「罔遊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稱禹也。「無教逸欲」，皋陶所陳之謨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無時豫怠」，伊尹訓太甲也。「不惟逸豫」，傅説告高宗也。「不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賦《洞酌》也。「有衆

率怠」，成湯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之意，何以異於此哉？創業之君，起於艱難，生於憂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後，無險阻之嘗。居于鎬京，則不知大會孟津之勞也。聽左右虎賁，則不知秉旄仗鉞之勩也。小人之流言，則不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憂，莫加於此矣，故作《無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誠信而力行之，卒爲賢君，至於刑措不用，兵革不試，所謂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周公之有功於王大矣。宜後世明君以爲永鑒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臣謂嗚呼者，歎美之言也。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謹於禮，孔子稱之曰「此六君子者」，則聖人亦可謂之君子也。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則賢人亦可謂之君子也。所者，猶居處也。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於勞動而不安，然身修而治立，乃所以爲甚安也。好逸，疑於閒暇而無憂，然德毁而亂萌，乃所以爲甚憂也。故無逸者，圖逸之本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聞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蓋生人之功，無大於稼穡，四民之勞，莫勤於農。夫古之聖帝明王，皆以此爲最重之事。有國家者，大則祭祀、賓客，小則匪頒、好用，常則百官有司，變則軍旅饋餉，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本於農而已。雪霜之

辰，爲來歲之計，則皸瘃而寒耕。炎歊之候，爲收成之慮，則暴炙而暑耕。其播種也，假貸於人，以爲之本，而不敢飽也。其收成也，倍稱輸息，以償其負，而不敢有也。豪强者兼并之，有司者重斂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變，桴鼓盜賊之虞，徭役屯戍之煩，異端游手之食，不可勝計，豈特耕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艱難如此，爲民父母者必盡知之，則思有以厚其生，節其力，平其税斂，去其蟊賊，慎擇爲其上者以拊綏之，使皆安於田里，樂于耕稼。不至於棄襏襫，掉耒耜，竄身於軍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詭名影占以規免賦役，或出離鄉井以荒閒土地，反爲良農之害也。然後邦本牢固，民心不摇，財用有餘，兵師足食，而人君可以安逸而無憂。蓋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矣，木無土則枯矣，人主之依農亦猶此耳。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聞：相，視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穡，既致温厚。其子亨已成之産，謂固然也，華衣美食，輕費妄用，一無所愛，豈知父母積累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者，則又戲諺誕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窮窶寒陋，何所聞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貧，既得天下，命以微時所用農器藏之，以示子孫。至太祖見之，乃有慚色。逸諺誕侮之流也。至於今閭巷不令之子弟毁其先業者

皆如此，❶是何異於言「昔之人，無聞知」也哉！以里巷不令之人觀之，❷豈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視之，使成王無周公，其不至於誕侮者，幾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過爲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當言，以爲之譬喻，大概如此。若其不然，則謂周公誕侮成王，亦何不可之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臣謂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罰。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灾變，致太平。故《書》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寔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没世不可得矣。或曰：「萬民之衆，好惡不齊，愚智不一，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難乎？」臣曰：人之性善，雖千萬人猶一人也。人君據可爲之地，有可行之勢。好正直，則下以諂諛爲戒矣；好誠慤，則下以欺詐爲懼矣。好覈實，❸則下不敢矯飾矣；好明白，則下不敢讒譖矣。其化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人之常情，約以法度之事，則以爲厲己；格以法度之言，則以爲謗己。

❶「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孫」。
❷「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閭」。
❸「好覈」至「譖矣」二十字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日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見百姓之不從也，則曰民頑難化，而不自責其躬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獨見自度之方，必無治民之效矣。太戊能自度，猶未敢以爲足也。又復祇肅恐懼，不敢荒怠安寧，然後可以終自度治民之道。其檢身如此。嗚呼美哉！上而奉天則嚴恭寅畏，下而治民則自度祇懼。不敢荒寧，其心必不放縱，其身必不怠惰，何暇爲淫佚敗度之事乎？其享國久長，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聞天人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之遠，人能動天，世多疑之。然古之聖人記消異之途，不可誣也。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讒言，親逆周公，而風不爲災。旱既太甚，宣王畏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旱不爲虐。此《詩》、《書》之格言也。魯隱公八年三月，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不戒而兆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韓原之獲。魯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執。此孔子之明訓也。蓋通天下一氣耳，大而爲天地，細而爲昆蟲，明而爲日月，幽而爲鬼神，皆囿乎一氣，而人則氣之最秀者也。殺一孝婦，何與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與於陰陽，而天爲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可忽，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説明矣。以實者，誠心畏懼，改過從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語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則其氣不專，故無感應之驗。誠心畏懼，則其氣與天地合，與神明通，未有不應者也。孝慈皇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寧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禍爲如何？崇寧

二年，彗星出，其長竟天。宣和元年，一日無故，大水至京城。皆大變異，不聞消弭之方，其禍爲如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東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見者震懼。獨耿南仲以爲夷狄將滅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禍爲如何？❶天不可誣也。頃在維揚，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讐虜飲江。❷及次錢塘，白虹貫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廬倡亂。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蝕，廷臣不以告，而六飛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爲攷焉，陛下當時有消弭之道，決不至此矣。至紹興二年八月，姦臣擅朝，斥逐賢士，上干天象，有星孛焉。攷其日辰，乃在譴逐黨魁之後，一時羣小，自以能欺惑宸聽，矯誣上天，以爲除舊布新之象，顯然載於赦令，謂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火，三省、六曹、憲臺、諫院一切煨燼。冬雷木冰，地震海溢，積陰四十餘日之異，雜然並見。其時朋黨已盡逐，則災祥決不爲黨人而見也。乃去年九月賊豫稱兵，徑欲犯蹕，人理所無，天下之大變也。然後知星火雷震之類，天所以告耳。上賴陛下肅將天威，聲罪致討，明君臣之義，以扶三綱，戎輅親行，師旅用命，逐却反虜，❸不然其禍可勝言耶？以往時天變如彼，廷臣爲退避之計，終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變如此，陛下決進戰之謀，轉災爲福，易於反掌，則天人之際，其果相遠乎？臣於此有私憂

❶「如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何如」。
❷「讐虜」，原作「敵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反虜」，原作「敵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過計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反虜將退，❶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陽虧光不盡如鈎，幾于暝晦，賊已折北，此象何爲而見耶？其時雖下詔音，共圖應天之實，而未見施爲之事，民心不信。蓋陛下避殿減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聞舉行，又況其他乎？迺仲春之月，雷電震耀，繼以雨雹，連日大雪，甲拆盡摧。季春已來，及此仲夏，常陰多雨，氣候正寒，皆陽微陰盛，小人道長，夷狄猖獗之象。❷無遠慮不知愛君者，以爲日食乃豫賊敗走之應也，寒雨乃三吴梅潤之常也。此言不息，使陛下遇灾而懼之意，不及於太戊畏天之實，臣竊憂之。臣聞日月星辰雖度數有常，雷電雨雪雖陰陽爲沴，然休咎著應，則皆人爲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弭。上天可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而陛下睿哲尤當加意而圖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臣聞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間，與小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穡艱難，故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田野細民耳，非奸邪庸佞憸小之人也。作，起

❶「反虜」，原作「敵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夷狄猖獗」，原作「敵國憑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也。起而即位，遭喪宅憂，信默三年，❶未有命戒，天下莫不虛心傾耳以聽之。及其免喪，猶弗言也。羣臣請焉，曰：「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矣。」高宗於是作書誥四方，舉傅説于版築之間，用以爲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賢臣置左右，興時雍之治也。得賢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猶且不敢荒寧而勤于莅政。故傅説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高宗曰：「爾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其後雖有飛雉升鼎之異，高宗用祖乙之戒，正厥事以應之。嘉靖殷邦，小大無怨，降年有永，享國久長。非不忘艱難，戒於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無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違道以干之。考傅説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官爵車服，豈可輕以與人而求其悦哉？若奪私昵之官以與能，取惡德之爵以與賢，私昵惡德之人獨無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蓋惜名器，慎賞賜，與所當與，天下悦之。不與所不當與，彼自其分當然，又何怨之敢興哉？嘉靖之要，無過此矣。苟爲不然，則人思苟得，廢法毀令，紛然求於分外以干其上，❷與此則彼怨，與彼則此怨，不嘉而惡，不靖而競，雖區區不自暇逸，亦無益于治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臣聞祖甲即湯孫太甲也。夫與細民同

❶「信」，原作「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分外以干」，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此四字。

處，可以知艱難耳，非天質甚賢，未有不淪於汙下之習者。太甲之質，中人而已。不義惟王，爲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自怨自艾，復歸于亳。起而即位，其爲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狀則盡知之矣。伊尹訓之曰：「無時豫怠。」太甲聽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民安樂之，天眷顧之，而降年有永，享國久長也。夫鰥寡之人，衆所易陵也，惟聖人加意焉。故帝堯則不虐無告，武王則不虐煢獨，成湯則子惠困窮，文王則政先四者，蓋天道至大，未嘗擇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又況衆所易陵之人乎？苟惟保形勢，畏高明，貧者日貧，富者日富，使强陵弱，❶衆暴寡，智詐愚，勇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動和氣，水旱盜賊由是而作，則大亂之道矣。

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嘗觀民庶之家，其辛勤創業者，大率皆黄髮鮐背，既壽且康。至其子孫一傳再傳之後，膚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慾放恣，年命不永。豈天使之然哉？逸與不逸之所致耳，況於人君乎？晉悼公、漢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體之奉早矣，亦無能壽考，況於求爲逸樂之主乎？或謂漢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慾，而享年甚久，則周公之言有時而不可信

❶「陵」，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凴」。

也。臣曰：冶葛酖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豈可遂以冶葛酖酒爲可食哉？若漢世宗、唐明皇，蓋千萬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貲之身而試之，非愚則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壽，古之聖人無不壽者，臣子之願乎君父莫加於此矣。而周公獨以無逸爲致壽之法者，蓋人君伐生殘形之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遊觀，曰田獵。此五者，皆生於逸。逸則不知戒懼，無所用其心，於五者必有一惑焉。惑則心移志易，氣耗而形敝，不得盡其天年必矣。後世人主，目視極色，耳聽極聲，口嗜極味，撞鐘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方且溺方士之説，鏖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漢之君行之莫效，有唐以藥而没者三帝，其亦不講無逸之過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聞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特商之三宗爲能無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興隆而無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爲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當畏有不當畏者。如前所陳，當畏者也，雖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夷狄，則當修明政

刑，以攘却之。❶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謂文王大聖人也。不以美衣服爲心，其心在於安民重農事耳。組麗文繡之飾，人心所同欲，兒女子之所尚。士志於道而耻惡衣，猶不足與議，况爲天下國家而好潔其衣服，必無遠大之慮矣。古人發蜉蝣之刺，爲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農事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臣謂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猶《書》稱文武曰「聰明齊聖」，《語》稱夫子曰「温良恭儉讓」之類也。人君執剛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徽柔爲難。尊無與比，天下奉之，故以懿恭爲難。徽也，懿也，皆美也。美于和柔，非强柔也。美于謙恭，非强恭也。其德氣粹美如此，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鮮，乏少者也。鰥，無妻者也。寡，無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賜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婦之類，非補有餘損不足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而益謙。君之道，當抑兼并，扶貧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爲與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惡爲予奪也。❷昔者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之言，豈特爲子華發哉？蓋聖人用財之政，莫不如此。是故

❶「攘」，原作「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予」，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與」。

高爵厚禄之人，而又分之以貨寶，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紀極，則繼富矣。而匹夫匹婦至於飢寒凍餒而莫之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伯者之所不爲，而況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謂人過時而不食，則飢寒之患立至。文王獨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猶不暇食哉？蓋其心以天下爲一家，以百姓爲一體，言有不便於民事，有不益於治者，切心思慮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悦無有怨怒爲事，誠有時而不暇食耳，非虚言也。禹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大聖人憂世猶若是，況不及聖人者，當如何哉？雖然，勤有二道，於所當勤而勤之，則事立而功倍；於所不當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勞體膚，而無益也。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亂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絶，蓋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蓋譏其勤勞於事而不知爲政也。政與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識政事之異，親政而不親事，則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謂惟正之供者，賦税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給，而加賦横斂之政出矣。遊田者，一時之逸樂也。以一時之逸樂，使斯民困於供億，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

盤于遊田，其自克如此。嗚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臣聞文王年四十七，賜斧鉞，得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之長。雖身不有天下，而後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則自爲西伯時，實受天命矣。文王享壽九十有七年，享國五十年，而曰「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謂舉全數也。四十七年之前爲諸侯，四十七年之後爲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權重矣，其勢崇矣，其富貴將極矣。而文王自奉未嘗加於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盤遊田，以伐其生，蕩其志，克綏期頤之壽。非德勝其氣，性化其欲，不爲權勢富貴所變，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聖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臣謂嗣王者，指成王也。則者，法也。淫者，過也。文王于觀、逸、遊、田，不敢有所過。爲成王者，當法其不過于觀、逸、遊、田也。何謂觀？如魯隱公觀魚于棠，莊公觀社于齊，齊景公觀于轉附朝儛之類。臧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同而怠于邦交，四不視朔而怠于布政，作主稽緩而怠于練祭，太室屋壞而怠于宗廟，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怠于憂旱。魯國失政，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秦始皇、隋煬帝作離宮別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極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

何謂田？ 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爲羿所奪。 羿又不監，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爲浞所殺。 漢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栢谷，渴而求漿，爲主人所辱。 則田之過也。 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民正供之常賦不足以給之，而重斂於民。 民力窮困，弱者死溝壑，壯者爲盜賊，莫與守其國家，而欲與之偕亡矣。 其初特欲爲快樂耳，其終至此。 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於其漸也。

無皇曰今日躭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臣謂無皇者，不敢自暇也。 不敢自暇，曰姑爲今日之樂，後日不爲也。 今日爲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 後日欲不爲，得乎？ 若曰姑爲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已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於民，上得罪於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 若，順也。 丕，大也。 民以力事其上，艱難孰甚焉，而我以躭樂臨之，彼肯服乎？ 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訓之謂也。 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 凡物之健者，無以加之。 故君子自强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憲天聰明，庶乎其能則之也。 苟躭樂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顧乎？ 《書》曰「紂自息乃逸，天罔愛于殷」，非天攸若之謂也。 天所不順，民所不從，人君之過咎，無大於此矣。 凡此皆以情慾自恕，謂一日躭樂不足爲害者也。 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有蟻穴之漏，則千丈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 禮法嚴備，則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意，則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亦將廢矣。故臣竊謂無逸之君，未有不謹於禮者。能克己復禮，逸何從生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謂紂之無道，後世言惡者必稽焉。周公方稱文王之聖，又及商紂之惡，無乃不類乎？蓋人心無常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罔念則狂，克念則聖。使成王聽周公之訓，則有及於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訓，則有同於商紂之道。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齊小白用管仲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則身死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海内晏然，幾致刑措；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失國播遷，出咸陽四十里而無食。是故明主兢兢憂畏，必近君子，必遠小人，不諱亂亡，不惡逆耳。雖比己爲丹朱，如禹之於舜，方己以商紂，如周公之於成王，亦所樂聞而喜聽，銘心而永戒。是以不至於亂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臣謂古之人者，周公稱往昔聖賢君臣也。胥者，相也。相誥訓以事而相啟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誨以道而相成就。君有過舉，臣則正之而無隱；臣有未盡，君則求之而不蔽。各務展盡，不事形迹，讒言不入，譖愬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達，小民所以不敢相與譸張爲幻，以誑惑其上也。譸張，誑也。幻，惑也。凡姦憸之人欲誑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惡之偏而入其説，貪則誘之以貨財，怯則導之以畏懦。是非不明，則變

亂邪正以遂其私；賞罰不當，則誣罔功罪以壞其政。自旁人觀之，猶幻師施迷人之術，顛倒反易，亂其耳目。被幻者初不自覺，乃以爲誠然，是可歎也。憸姦之人多矣，周公欲成王不爲所惑，則莫如受忠良之訓告，求吉士之保惠，師賢哲之教誨，姦憸遠屏，誑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臣謂正刑者，正法也。《詩》稱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告之訓典，以遺後嗣，保其國家，所謂正法也。後嗣之賢者，則監于成憲，後臣之賢者，則謹守前規，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謗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孫，不知前人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恃，不聽訓誥、保惠、教誨之言，於是姦憸之人因其所好而訓之，曰：「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變也。時既不同，事與時並，有損有益，同歸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於是先王正法，自大至小，無不更改，違道咈民，苟便一切之欲，天下騷動，民不得安，怨讟並興，人於大亂而莫可捄止矣。原其所以，皆出於人主自聖，輕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訓誥，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賢哲以胥教誨，而姦憸之人譸張爲幻故耳。往在熙寧，欲大有爲，王安石譸張新法之説而爲幻。往在崇、觀，欲承考志，蔡京譸張紹述之説而爲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黼譸張享上之説而爲幻。往在靖康，欲好邊疆，耿南仲譸張講和之説而爲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

馴致禍釁，塗炭生民，家國兩亡，豈不痛哉！方姦憸在位之時，與其徒黨唱和響應，欺罔其君以竊富貴，而志士仁人觀之於隱微側陋之中，與世俗幻師以術誑惑迷人而取其金錢，見笑於旁觀者，無以異也。前車已覆，❶後車當戒，臣敢因是有獻焉。臣聞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來至於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爲正心，行之則爲正道，言之則爲正論，盡之則爲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注措，而謂之正法也。何謂正？天尊地卑，君臣之義，不可易也。比年以來，縉紳大夫忘君臣之義，譸張爲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駭懼。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變也，從之者則譸張爲幻，謂能存宗廟，活百姓矣。苗、劉握兵，謀爲簒逆，天下大變也，助之者則譸張爲幻，請録用其黨，使言者勿論矣。豫賊挾虜，竊汙京邑，天下大變也，許之者則譸張爲幻，欲通書問，講鄰好，受禦餽，以免其討矣。稽之古訓，無有是事，特出於庸人懦夫偷生苟活爲持禄保位之計，滅三綱、毁五常而不顧，變亂先王之正法，豈不逆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訓告，求吉德相保惠，求賢哲相教誨，愛日惜時，不自暇逸，則所言所行無非正法，而譸張爲幻者猶雪見晛，亦何所肆其説哉？❷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熾甚，❸非國家之福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❶「已」，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既」。
❷「肆」，原作「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盛」。

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臣謂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禀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蓋嘗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矣。所以動心忍性，兢兢業業，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開，情僞盡知，天下之理，無不昭晰，彼譸張爲幻者，莫得投其隙，蓋無逸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猶鑑之不拭，塵愈集之，猶井之弗汲，泥愈汩之，則昏然而已矣。傅説告高宗，當念終始，常主于學，惟學可以順志于理，能務時敏，速而不怠，則其修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❶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聖賢之格言，人主所當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臣謂自常情觀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毁詈君父，罪不容於死，此周厲王所以設監謗之官，秦始皇所以設偶語之禁，或至於誅腹非，戮反唇，無所不至也。古之聖人所見廣大，❷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故開闢言路，使無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達，故曰：「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工執藝以諫。」夫惟如此，是以身無擇行，朝無粃

❶「强勉」，原作「勉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漢書·董仲舒傳》改。

❷「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王」。

政，以成安逸之功，此周公所稱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責己而不責人之甚也。責己而不責人，信美矣，則將何以驗之？必曰：「朕之過失，誠若是也。」心既樂聞之，其形於辭色者，一無忿疾之可見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後人知其君納諫受言，雖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於至誠，而非矯飾。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祖宗無不虚懷從善，勉於改過，所以言路未嘗蕪塞，❶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擯遠老成，汲引輕薄，風俗大壞。蔡京繼之，專以朋黨一言禁錮忠臣義士，或謂之詆誣宗廟，或謂之怨讟父兄，或謂之指斥乘輿，或謂之謗訕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仕則必習爲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日胡馬在郊，❷煙塵暗闕，❸而人莫敢告也。關膈天下猶人之一身，言路猶關膈也。關膈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安，❹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淪浹乎三紀之外，至今遺風餘俗未消殄也。欲變革之，在陛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以後世觀之，劉安欲叛漢，獨畏一汲黯而不敢發。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輩，正色立朝，昌言無隱，小人必退聽，姦宄必息心，豈

❶「以」，原作「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胡」，原作「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戒」，當爲「戎」字形近而誤。
❹「安」，原作「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變危爲安，易亂爲治矣。又況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臣謂人君信譸張，疾怨詈，是不以堯舜自待，而以周厲王、秦始皇爲可法也。小人善於誑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爲小心。苟入其説，則必以萬乘之重而計較曲直於匹夫之口，不從長思念其爲君之道。其心褊隘，記過不忘，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怨舉集之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恐其漸及於己也。賢人君子，衆心之所與也。小人欲肆其姦，必忌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則必反指爲小人，匿言潛譖，以中傷之。或以爲退有後言，或以爲賣直歸怨，或以爲取名於外，或以爲朋比欺君。其術雖多，大要不出此數者。人主一怒，小則謫罰，大則誅殺，不知其實，則無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煬帝嘗謂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諫。」臣下知之，恣爲譸張，以憂國者爲怨，以忠言者爲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取寵，至於大難忽作，兩臣終得自全，而煬帝獨尸其禍。則以衆怨所叢，不怨言者而怨聽者故也。或曰：「罰一無罪，殺一無辜，何遽至此？」臣應之曰：自秦皇、隋煬觀之，所殺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葛伯觀之，則以殺一童子而滅其社稷；自商紂觀之，則以殺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則繫殺罰之當否耳，豈在多寡乎？周公戒

王無逸而及此，則以心昏志蔽，讒邪得入者，皆生於好逸求安，不知警懼，浸淫及亂而罔覺也。是以反復言之。驗於成王躬致太平，則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誣已。

斐然集卷二十二

斐然集卷二十三

宋胡寅撰

左氏傳故事

隱公元年。鄭武姜愛叔段，請使居京。莊公許之。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不聽。既而叔段使西鄙貳于己。公子吕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又不聽。叔段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又不聽。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公然後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聞制國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後勢順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鄭國當是時，可謂危矣。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好勇得衆居乎外，伐君簒國之勢已成。莊公若無兵車二百乘，則鄭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車戰，一乘之車，當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則一萬四千六百人。在《春秋》書法，當名之曰師，非小衆也。「克段」者，力争而僅勝之詞。以一萬四千六百人討不義之叛人，力争而僅勝，則以叔段形勢壯盛，不易圖也。使莊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緜緜弗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當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衛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

曰：「愛而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臣聞驕謂氣體傲肆，奢謂奉養侈靡，淫謂情慾縱恣，佚謂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於邪，而況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謂也。爲子以孝爲正，有此則不孝。爲臣以恭恪畏慎爲正，有此則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則由寵待過厚，爵禄太崇，積日累月，其勢必至於此。是故嚴父於子，戒之於初，辨之於早，不致末流之禍。父子，天性也，其治尚爾。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臣謂阻者，恃也。恃兵以爲險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於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於殘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愛相羣，所謂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爲阻兵安忍，視平民如禽獸，推而進之，將何有於君父哉？漢光武責其將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賢？」蓋知此道矣。

石碏惡其子從州吁爲逆，使從州吁如陳，乃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石碏殺之。

臣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其輕重不二，是謂大倫。當臣之無禮於君，雖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於石厚，舍慈愛之小，存名分之大，可爲萬世法矣。雖然，子爲

❶「過」，原作「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春秋左傳正義》（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一九八〇年版，以下簡稱《左傳》）改。

叛逆，父則誅之，其割恩爲難，何者？以天性故也。臣爲叛逆，君則誅之，其正義非難，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以俟後聖也。後世有事僞君、從逆臣，而誅討不加焉，難於行義而易於爲不義，孔子之志隱矣。

魯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謂孔子教人以克己爲要。克己者，以義理勝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爲，試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❶由私意而動者十有八九，由義理而動者十無一二。故克己最難。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進德者，而況人君居移氣，養移體，所以動其情恣者多乎？❷不能自克，則其不善之積，猶火消膏，亦不自覺，魯隱是也。僖伯之諫，忠言也。隱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志荒矣。其不終之兆，著矣。厥後雖加禮於僖伯之葬，又復失言，謂僖伯恨己。僖伯，賢人也，豈致憾於其君哉？隱公若曰「叔父有諫于寡人，而弗能從，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猶足以昭改往修來之意，而加等之葬爲德賞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鄭公諫唐太宗伐高麗，太宗不從。及敗績而歸，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馳驛，祀以少牢，立所製碑，召其妻子勞賜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諫，與魯隱同，而悔過出於

❶「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檢」。
❷「恣」，文津閣本作「慾」。

誠心，非如隱公之僞飾，其致太平，宜哉！

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臣謂兵權者，有國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謹持此權者也。以堯、舜、禹三大聖人之宅天下，可謂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堯不誅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惡而投之四夷，而後天下服。是堯以兵權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討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會羣后誓師，奉辭伐罪，是舜以兵權授禹也。湯武之事，又可見矣。至周成、康之際，天下刑措兵寢，可謂無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誰敢有異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宮毛與齊侯吕伋以干戈虎賁之士逆康王于南門之外。干戈虎賁者，親衛也。于南門之外者，顯之於衆也。古先帝王制世馭俗之權如此，是以令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服，手麾指顧，動容嚬笑之間，無不如意。所謂兵權者，有國之司命。命者，死生所係故也。宋殤公聽州吁之邪謀，會諸侯伐鄭，隱公辭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翬之請，義也。翬乃不禀公之義，而樂從宋、衛之邪謀，固請而行，專己無上，出入自肆，不待鍾巫之事，而知其爲弑君之賊矣。《春秋》簡嚴，不貴辭費，若書曰「翬帥師會伐鄭」，亦可矣，而必曰「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之重，辭之複，惡之之甚也。隱公自是失權，而兵制于翬。至於十年中丘之會，又不待

公而先會齊、鄭伐宋，其縱恣跋扈如此，而隱公終弗能治。其及於寪氏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是故伐鄭之舉，因請而行，伐宋之舉，不待公而先會，其志之所存，正所謂履霜陰凝，聖人之大戒，而隱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於是去翬公子之稱，一以謂翬者，隱之賊，非公子也；二以明討翬之法，當絶其屬籍，不使得爲公子也。使隱公於翬固請之際，未及成師而出之時，奪其兵權，改付賢卿，片言而已矣。夫爲天下國家者，以有法度爲要。前王立法度，固爲保守基業，消弭禍亂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請便宜從事，其久則事必出於法度之外。夫便宜從事者，施於臨敵對陣，機不可失，難從中覆，故擇利便權時之宜而行之，豈謂無時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處，則以法度爲不便宜於己，乃託爲詞説，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亂世，行軍用師，則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罷一事，往往非法之所當聽也。設智計，較勝負，不用之於外，而用之於內，人皆知之，獨以迫於形勢，不得已而從之者多矣。夫事至於不得已而從，則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權，不已著乎？其爲羽父之固請，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憂，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顧，非聖人獨見於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傳筆削之大用，其孰能與於此？

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弗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臣謂人君之德，當如天地，無不覆載，何

獨於惡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請以農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傷禾稼也；除蒿蔓者，爲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並生於畎畝，卉木蒿蔓雜毓於園圃，人必指爲農圃之病矣。況爲國家者乎？此所以發周任之論也。昔武王，聖人也，亦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故舜舉十六相，則十六族務滋故也。去四凶，則四凶族務本故也。夫黍稷果蔬，養人之物，不種則不生，種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爲物，其生不待種，雖芟夷蘊崇，而功或不繼，未有不復生者也。是故君子難至，小人易聚，難至則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則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亂日以是常多，此有國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殺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自一言之當、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於聖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惡亦然。所謂芟夷者，非舉天下之小人而盡殺之，蓋謂官使者也，或禁之於未然，或遏之於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斬絶之，皆去惡之道。大要在於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蔕，牢不可拔之謂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與黍稷果蔬之萌未有異也。其壯長條達，則爲害如此。草之萌，猶惡之微也。見著非難，見微爲難。自古滔天之惡，未有不起於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窺伺神器，初皆匿情矯飾，終移漢祚。然則人之善惡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樹德不務滋，除惡不務本，猶無益也。

桓公二年。❶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謂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猶地，地無及天之理，而臣民於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權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終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實之賓。天子者，名實之極隆也，擅生殺之柄，操慶賞之權，予奪在我，縱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雖總衆百萬如韓信，雖控制萬里如王忠嗣，東西南北，用舍進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違，此充名之實也。至於欲取之而不能，則必有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師服之論，無乃意在此乎？其後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則民不服事而下有覬覦。此言果驗，❷乃後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隨。楚鬭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少師得君。」隨果用少師之言，追楚師。季梁請止，隨侯勿追。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少師益有寵，鬭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弗許，請攻楚右，弗許，惟少師之言是聽，遂至敗績。少師見獲而免。

臣謂國有賢材，則鄰敵視其用舍爲進退。而賢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齊有管仲，九合諸侯。管仲死，則四鄰謀其國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

❶「二」，原作「三」，據文津閣本、《左傳》改。

❷「此」，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之」。

用之而伯。上論千古，無不然者。季梁與少師之謀，自今觀之，一得一失，易見也。自隨侯觀之，未免於二三其聽矣。夫驗成敗於事爲之後者，衆人之見也。辨得失於謀議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憲宗欲伐淮蔡，舉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憲宗用度之難也。武宗欲伐劉稹，諸鎮皆有輔車之勢，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無二臣，其中興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則無聞而死耳，後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會，千載一時也。夫梗柟豫章，天付之以棟梁之用；騏驥驊騮，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於空谷，阨於鹽車，顧臨事而歎人才之難得，何哉？坐使反賊睥睨而無憚，黠虜憑陵而不置，❶彼豈無如鬬伯比知少師之可欺，豈無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賢無方，言用之之路廣，不止一人而已。人君於賢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於用，則大謀無時而決，大險無時而出，大難無時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將伐楚師。莫敖患之，請濟師于王。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遂敗鄖師，卒盟而還。

臣聞鬬廉之言，古今之至論也。考之往事，無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動於血氣之使，好己之勝，不能自克，是以不和。智

❶「黠虜」，原作「强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愚異才而並列，是以不和。能否異功而同其賞，是以不和。不擇端方之士以裨贊之，有讒人交鬬於其間，是以不和。負才藝者屈於下，而善媚賂者壓於上，是以不和。出法違度，不以時制，馴習既久，彼懼於討而訓之，懷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親之厚之，疏之薄之，係於愛憎之偏，而不協賞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則必得，將至於求所不可求，而勢不得與也，則怨怒興焉，是以不和。能者奮其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則必幸其敗，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彼見疾者，又思所以報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多妖麗，廣金帛，奪商賈，侵公家之利，莫知厭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歎，非心附之，徒迫於勢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狀未必皆有功，而實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見黜，鞭笞斬殺未必爲軍事，而實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見貸，人心不服，莫肯爲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於此，雖廉、藺並將，韓、彭共軍，關羽前茅，張飛後勁，未有能成事者也。而況才不逮古人萬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1]所戰勝，必不能矣。故紂之旅億兆而心德暌離，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師六十萬，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堅之衆九十七萬，謝安以一將破之。鬬廉之論可謂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衆難用，而輕軍易勝。子玉剛而無禮，不可過三百乘，是能將二萬人而已。其後城濮之戰，卒以衆敗。漢高駕馭豪傑，滅秦

[1]「如」，明抄本脱，經鉏堂本作「持」。

亡楚，而才之所將不過十萬。古之觀人者大抵如此。若較實而論之，凡後世以將自任者，上孰與漢高，而其衆已中分矣；下孰與子玉，然未嘗不以兵少爲請也。雖然，兵者詭道也，故雖不能將，而以大衆虛聲加之敵人猶之可耳，至於實不可犯者，非虛聲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勞逸同形，❶動静同慮，則在於和而已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監前所謂不和之由，處之各當於義，宜賞然後賞，當罰則必罰，予奪抑揚，若權衡於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當於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敵尋、邑，謝玄可以刼苻秦。苟不和，則若林之旅無救於曳兵而走。故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斐然集卷二十三

❶「逸」，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佚」。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斐然集卷二十四

宋　胡寅撰

子產傳

國僑，字子產，鄭之公族子國之子也。達治知變，正而有謀。魯襄公之八年，子國侵蔡，獲司馬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鄭伯獻捷于晉。其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侵蔡也。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❶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晉人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明年，晉帥諸侯軍于城下，鄭人恐，乃行成。楚子聞鄭與諸侯同盟于戲也，復伐鄭。鄭人患晉、楚之故，謀使晉師致死于己，乃侵宋以怒之。又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于鄭東南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争，然後納斥堠，禁侵掠，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國得寧，卒如子產之説焉。

初，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駟與尉止有争，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❶「吾」，原作「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左傳・襄公八年》改。

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攻執政于西宮，殺子駟及子國。獨司徒子孔知之，得不死。子駟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❶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殺尉止，盜衆乃奔。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夫豈不可？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乃討西宮之難，尉止作難，子孔知而不言。殺子孔而立子產爲卿。

襄公二十有二年，晉人徵朝于鄭。少正子產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❷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

❶「完」，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充」。按《左傳·襄公十年》亦作「完」。

❷「昔」，據《左傳·襄公二十二年》，當作「晉」。

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晉人懼其辭，自是免于大國之討。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産寓書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悦，乃輕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襄公之二十五年，子展及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入陳城，陳侯奔于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産親御諸門，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

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五父之亂，先君莊公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❶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産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産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子展，次子西，次伯有，次子産。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産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楚子及秦侵鄭，楚人獲鄭大夫皇頡，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子太叔爲令正，

❶「授」，原作「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改。

以請之。子産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貸于鄭，不可謂國。❶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産，而後獲皇頡。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師未興而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師起，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悦，不禦寇。楚人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氾而歸。明年，宋向戌請于晉楚，欲弭諸侯之兵，果盟于宋。自是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蔡侯自晉歸，過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産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未幾，蔡世子果弑其君固。

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而不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則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❷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❶「謂」，原作「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改。

❷「赦」，原作「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改。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延陵季子聘于上國。至齊，說晏平仲。至衛，說蘧伯玉。至晉，說叔向。適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初伯有知政，使子晳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爾世行也。」將强使之。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怒而將伐伯有，諸大夫和之。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躐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未幾，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争駟，子晳。良，伯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達旦。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又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取亂侮亡，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産就直助强，子産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强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因斂伯有氏之死者，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産乃入。鄭伯及其大夫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遂自墓門之瀆入，駟帶率國人伐之，皆召子産。子産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産枕之股而哭，斂而殯之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駟氏欲攻子産。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于是子皮爲上卿，而授子産以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産爲政，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耳。」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

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豐

卷。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出奔。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供命？寡君使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宫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宫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宫，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宫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

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是歲，北宫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賢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宫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毁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

魯昭公之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兵衆逆。子産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乃請垂櫜而入。

居無何，令尹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已而圍果弑楚子，殺伯州犂，而黑肱出，乃自立爲君。於是游吉如楚，歸，語子産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説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歲未能也。」後四年，始會諸侯于申。

子産聘于晉，叔向問焉，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知之。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然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❶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然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❶「川」，原作「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左傳·昭公元年》改。

哀樂之事也。僑聞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内官不及同姓。故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晉侯聞其言，曰：「博物君子也。」而厚爲之禮。叔向出，行人子羽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初，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擊之，及衝。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未能討，故鈞其事而罪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游楚于吴。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

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卿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强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産弗討。未幾，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市官。子産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而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子産相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因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于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 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 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明年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椒舉言于楚子

曰：「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楚子乃問禮于左師及子産。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爲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❶吾不遷矣。」子寬曰：「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鄭人鑄刑書。叔向詒書子産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争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争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❶「恤」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於」字。

子産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産莒之方鼎二。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予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予又將殺段也。」期至，而駟帶、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洩，子孔子。止，伯有子。子太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産曰：「説也。爲身無義而圖説，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産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初，段相鄭伯如晉，禮無違者，晉侯賜之田。施，段之子。今無

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乃受之。

鄭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産。子産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産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晉平公卒，諸侯如晉送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則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初，子産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後十年，果爲楚所滅。

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遂圍蔡。晉荀吴謂韓宣子曰：「前日不能救陳，今又不能救蔡，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遂告諸侯，會于厥憖。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楚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楚惡周矣。」已而晉人請蔡于楚，果弗許，而諸侯歸。

于是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毁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毁，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毁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堋，弗毁，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不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

晉侯成虒祁之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以甲車四千乘，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太叔相鄭定公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人令諸侯甲戌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産命外僕速張于除，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産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産争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

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夫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初，子皮如齊，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供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吾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令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

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供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將行，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❶敢不藉手以拜！」

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

❶「吾」，原作「我」，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左傳・昭公十六年》改。下文「吾言」之「吾」字同例，不再出校。

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明年夏，宋、衛、陳、鄭皆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初，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宫。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宫。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踰月，子産大爲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産過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向。」子産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産止之曰：「毁于北方。」初，火之作也，子産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説也。不幸而亡，

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于是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鄭方有令政，君其圖之。」楚子乃遷許于白羽。

鄭駟偃卒。初，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偃子叔父。子産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弗許，❶亦弗止。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乞，子瑕也。駟氏懼，乞欲逃，子産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産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三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❷『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不敢復言。

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初，子産喜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

❶「弗」，原作「勿」，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左傳》改。下句「弗」字逕改，不再出校。

❷「老」，原作「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左傳・昭公十九年》改。

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則其過鮮矣。」及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諸葛孔明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豐之後。亮早孤，隨叔父玄避亂荆州。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等倶遊學，諸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顧謂廣元等曰：「卿曹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或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及玄卒，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皆信然之。襄陽龐德公有重名於當世，目亮爲卧龍，從子統爲鳳

雛，同郡司馬徽爲水鏡。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徽字德操，清雅有知人之鑑。劉先主訪世事於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其人，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先主於新野，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❶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得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争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吴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❷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帝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説，先主解之曰：「自孤得

❶「宜」，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且」。
❷「以出」，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出於」。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❶

劉表長子琦亦深敬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亮遊觀後園，❷共登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遂得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曹操征荆州，琮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衆在柴桑，觀望成敗，宿仰先主大名，又覩亮英偉，甚敬重之。亮説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定，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吴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

❶「羽飛」，原作「關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琦」，原作「既」，據文津閣本、《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八二年版，以下簡稱《三國志》）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其」。

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吴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兵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必破操軍。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於赤壁，果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

建安十六年，先主攻益州，亮與關羽留鎮荆土。居無何，亮率張飛、趙雲等泝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遂降。宜城馬良致書於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明公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悦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❶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即帝位，先主未之許。亮曰：「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宜矣。」於

❶「事」，原作「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三國志·蜀書·馬良傳》改。

是稱尊號，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勖哉！」以丞相録尚書事。其治頗尚嚴峻，人多怨嘆。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胡不緩刑弛禁，全客主之義乎？」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吏民，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僭；順之以恩，恩竭則慢。積弊致亡，職由此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著矣。」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疾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當自取也。」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是歲，越嶲夷高定背叛，建寧大姓雍闓負阻不賓，牂柯太守朱褒擁郡相繼而反，南中騷動。亮以新遭大喪，故未即加兵。初，孫權聞先主住白帝，使大夫鄭泉來聘，蜀亦遣人相與報答。及先主殂殞，亮策權有異計，謀欲聘之而未發也。於是鄧芝見亮曰：「上幼弱，初在位，宜遣使人重申吴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其人謂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修好於權。權果

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面陳吳、蜀脣齒之計，權乃絶魏，與蜀申盟。自後和親，遂爲與國。

亮將自南征，長史王連力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而丞相者一國之望也，❶不宜冒險而行。亮度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稽留者久之。三年春，亮遂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饒富。有孟獲者，爲夷所服，亮募軍中生致之麾下，使獲周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虚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復别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或者以爲不便，亮曰：「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置官吏而無兵，必成禍患，一不易也。留兵鎮守而無食，必當運糧，二不易也。夫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夷漢雜居，猜嫌必起，及其反叛，勞費蕭然矣，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策猶有便於此者乎？」初，參軍馬謖送亮南征，臨别獻言曰：「南中恃其險遠，驕黠不賓之日久矣。雖今旦破降，明日必反耳。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遠事强賊，彼知吾勢内虚，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深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夷人無敢反者。

❶「者」，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以」。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❶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❷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已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❶「郭攸之」，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此三字。《三國志》有此三字。

❷「良」，原作「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三國志》改。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❶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❷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❸不知所云。」❹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使趙雲、鄧芝據箕谷。魏大將曹真舉衆拒之，雲、芝兵弱失利。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蜀，關中震響。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户，還于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者，亮愀然有慼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於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由是蜀人悉知亮有吞魏之志矣。下馬謖於獄，或説亮曰：「楚誅子玉，二世不競。秦赦孟明，遂伯諸侯。天下未定，不宜戮計謀之士，請釋之以圖後效。」亮曰：「古人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故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遂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竊叨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

❶「攸之」，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此二字。
❷「攸之」，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此二字。
❸「泣」，明抄本、經鉏堂本、《三國志》作「零」。
❹「云」，明抄本、經鉏堂本、《三國志》作「言」。

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誠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撫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數多於賊，而爲賊所破，則其病在一人，而非兵之少也。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❶爲將來之舉。若不能者，雖兵多何益乎？而今而後，有忠於國者，但勤攻吾闕，則事可定而賊可滅也。」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宣所失，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上言曰：「昔先帝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是故冒危歷險，不敢自惜，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策。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進取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坐定天下，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左，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❷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❸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

❶「校」，原作「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改。

❷「然」，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而」。

❸「況臣才弱」至「猶有此失」六十一字，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無。按此節文見於《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臣之未解四也。❶自臣到漢中，纔及期年，而喪趙雲、馬玉、閻芝、丁立、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輩，青羌武騎一千餘人，凡此皆糾合四方精鋭於數年之内，非一州所有而取備於旬日之中者也。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矣，將何以圖敵？臣之未解五也。❷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止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虚圖之，❸欲以一州與賊持久，臣之未解六也。❹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定矣，而先帝東連吴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及吴人違盟，❺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以逆知。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❻於是復出散關，圍陳倉，未克，糧盡退軍。魏將王雙率騎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

七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聞之遁還，遂平二郡。八年，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瑶於陽谿。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

❶「四」，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三」。

❷「五」，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四」。

❸「虚」，原作「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資治通鑑》（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五六年版）卷七一改。《三國志》裴松之注作「今」。

❹「六」，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五」。

❺「人」，明抄本、經鉏堂本無此字。

❻「逆」，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前」。

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烈著明。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❶其復君丞相，勿辭。」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司馬懿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督張郃等諸軍，雍、凉勁卒三十餘萬，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司馬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留兵攻城，自逆懿於上邽。懿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而懿追躡其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吾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可止屯於此，爲祁山聲援，分遣奇兵，示出其後。今亮縣兵食少，行亦歸矣，不宜更前而不敢逼，❷沮三軍之氣也。」懿不從，兵既相銜，復不肯戰，而登山掘營。於是諸將咸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郃等攻别圍，自按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幡兵適交，❸參佐俱言賊衆强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皆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悦，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臨陣争先，以一當十。却司馬懿，殺張郃，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而還。

❶「洪烈」，原作「盛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三國志》改。

❷「宜」，原作「可」，據文津閣本、《資治通鑑》卷七二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亦」。

❸「幡」，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番」。

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乏，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欲合戰，懿亦表固請戰。魏明帝恐不能禁，使衛尉辛毗制其軍。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來，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❶肯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其秋八月，亮疾病，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以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亮適薨，儀等按亮成規，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率衆追焉。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不敢逼。於是蜀兵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司馬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因按行其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策謚爲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

景耀六年春，詔立亮廟於沔陽。初，亮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時議以禮秩，不聽，民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之上。校尉習隆等上言曰：「周人懷召伯之教，甘棠爲之勿伐。越王思范蠡之績，鑄金以存其像。

❶「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吾」。

自漢以來，小善微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天下，興扶王室，實賴斯人。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夷戎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聿追往昔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於京師，又逼宗廟，宜因其墓，立之沔陽，使親屬以時賜祭。凡亮故時臣吏欲奉祀者，❶令至廟所，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亮體資文武，明睿篤誠，英畧絶時而行治純懿，直方守正而應變無窮。自爲幼童，已欲興微繼絶，撥亂世反之正。其規模大策，素定於胸中，見諸行事，皆平時所藴積者，非臨危演思，嘗試其説而行也。故翼戴先主於傾覆顛沛之間，從容談笑，分割山河，興復漢宗，與疇昔語先主於南陽，其策無不效者。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己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強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嚴峻而國人悦服，❷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吕之儔，度越管、蕭遠矣。亮雖雄姿傑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嘗教於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希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❶「祀」，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祠」。

❷「嚴峻」，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峻嚴」。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好善如此。

亮之治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赦；遊辭好飾者，雖輕必戮。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人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都護李平同受遺詔，平後挾詐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徙長水校尉，因怏怏懷恨，疵毁亂羣。亮表廢平、立爲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川郡。後聞亮卒，平發病卒，立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或謂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伯氏奪邑，没齒無怨言而已哉！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已來，未之有也。

亮之行師，本仁義，明節制，其止如山，其進如風，踐敵人之境，而芻蕘者不止，耕者不變。初出祁山，三郡應蜀，亮不速進，志大會而不就近功也。前軍敗於街亭，亮屯去數里不救，魏兵相接，又徐行，其安静堅重而有勇乃如此。魏大將司馬懿善用兵，殄公孫淵，擒孟達，如探取囊中物耳。及與亮相抗，衆寡强弱，客主勞佚之勢相去甚懸絶矣，然終不敢交戰。懿亦雅知亮師有節制，終非詭變之所能敵也，故閉營自守而已。其損益連弩，木牛流馬，創物之智，出人意表。所作八陣圖，黄帝、太公丘井法

也，周衰而後，亮獨得其要云。

亮知人賢否而能盡其才。初，蔣琬爲廣都長，先主因遊獵，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誅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治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晉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費禕爲黄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衆人莫不易觀。其後二人相繼總政事，琬方整有威重，而禕寬濟博愛，見稱爲賢相，其當國功名畧相比擬云。犍爲太守李嚴命楊洪爲郡曹，先主争漢中，急書發兵。亮以問洪，洪曰：「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亮因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而嚴未去犍爲。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於是西土莫不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先主稱漢中王，升黄忠爲後將軍，亮説之曰：「黄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遥聞之，恐必不悦，無乃不可乎？」先主不聽。頃之，策羽爲前將軍。❶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肯與老兵同列。」賴行人費詩緩頰説之，羽始拜命。劉封初爲先主養子，後領上庸太守。關羽圍樊，促令發兵，封不助羽，❷又侵陵孟達，遂降魏。及魏攻上庸，封敗，自歸成都。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遂賜封死。魏延、楊儀，小人之難養者也，然延驍勇，善撫士卒，儀雅有才幹，二人積不相

❶「將」，原脱，據文津閣本補。

❷「不助羽」，原作「不肯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能。自亮在時，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捐軀受命，不敢辭難。及亮没，即舉兵相圖，同以誅滅。其燭微消患，駕馭姦桀，皆此類也。

亮書奏言教皆有可觀。晉時嘗令著作郎陳壽録亮故事，壽定著二十四篇，爲《諸葛氏集》，《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也。壽又爲之奏，其畧曰：亮少有逸才，英霸之氣，遭漢擾亂，不求聞達。後遇先主，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先主失勢，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大破魏軍，托據荆、益。先主殂殁，嗣子幼弱，於是專決政事，外連孫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成功。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成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管、蕭之匹，而時乏名將，無成父、韓信，故使功業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智力争也。青龍二年，亮率衆出武功，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憤。」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皋陶大賢

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 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 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壽不爲知亮，而其言亦多有可取者。

子瞻，字思遠。 亮嘗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後與董厥共平尚書事。 鄧艾伐蜀，瞻領兵拒戰，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其使。 臨陣戰歿。晉泰始中，詔署亮孫京爲郿令。 京後位至江州刺史。

斐然集卷二十四

斐然集卷二十五

宋胡寅撰

先公行狀

寶文閣直學士、左朝請郎致仕、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左太中大夫、謚文定胡公行狀：本貫建州崇安縣開耀鄉籍溪里。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不仕。父淵，故，任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

公諱安國，字康侯。五世祖號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鷺子峯下，釣魚自晦，人莫知其所從來。後世相傳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讀書爲進士業。時同縣有仙洲翁吴先生以六經教授，中大往從之。翁閲其所寫《論語》、《尚書》，終帙如一，無差舛，即妻以女，是爲公母令人。公初能言，令人試教以訓童蒙韻語數十字，兩過能記。大母余氏撫之曰：「兒必大吾門。」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家學，歲時得一歸，留不過信宿。日記數千言，不復忘。年十有五，遊學信州。一日，有爲馬戲于學前者，諸生百許人皆不告而出。教授歙人胡公行兩廡間，聞誦書聲，問爲誰，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詢所習業與所以不出，咨嗟歎賞，出紙筆佳硯爲贈，益勉之曰：「當爲大器。」

越兩年，與計偕，既而報聞，遂入太學。修懋德業，不舍晝夜。是時元祐盛際，師儒

多賢彦，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裁之才識高邁，最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一日，博士令諸職長呈其文，將考優劣而去留之，皆争先自送。公繳還差帖，願列諸生。自祭酒以下相與稱嘆曰：「是真可爲諸生表率者矣。」凡三試於禮部，年二十有四，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殿試考官定公策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爲首選，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策問大要，崇復熙、豐，公推明《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讀之，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臚傳至陛前，俄有聖語宣問：「師何人？」公對曰：「久處太學。」在廷者皆以爲名對。授常州軍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觀察推官，未赴。如荆門納室，道出江陵，帥臣監司一見，合章奏乞除府學教授，報可。會學校頽廢，職事者十餘人以廩米爲家，欺公年尚少，扞格頑冒。公再三鐫諭，不悛，乃按其蠹弊事，盡屏之。於是遠近父兄喜，遣子弟來。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説，務明忠孝大端，不貴文藝。繕修宇舍，繩度整立。任滿，除太學録。謝絶請求，無所假借。蜀人劉觀、越人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遊。觀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人多爲之遊説，公曰：「録以行規矩爲職，規矩不行，奚以録爲？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罰。未幾，遷博士，足不躡權門。

期年，用法改京秩。至政事堂，請外任。蔡京色變，密使張康國欲薦以館職，不願就。會新學法，博士例除諸道提舉官，擬

公河北路。公辭以南人不便於奉親，執政曰：「禄厚莫如朔部者。」公終辭，遂除湖北路。陛對，奏曰：「學校所以養育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恥而不爲。謹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徽宗皇帝首肯之，實崇寧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人材，詢利病，禮賢士，慎剌舉。」五年三月，例罷學事司，除通判成德軍。八月，所罷司官仍舊。時令人多病，厭道途之勞，留居荆門。公以便養有請，再章上，未報。會詔諸道學事官舉遺逸，公得永州布衣鄧璋、王繪應詔。繪已老，不願行，公請命以一官，風勸學者。零陵縣主簿李良輔方以贓被劾，乃逃竄訴於朝，稱二人者黨人范純仁客而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特改良輔官，與在京差遣，命湖南憲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臣曾孝廣來唁公，退語人曰：「胡康侯當患難，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用例册致餽，公不受。曾復書曰「前此無不受者，當明載於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獄不成，罷憲使陳義夫，命移北路；迄無請託狀，直除公名勒停；而曾及永守樂昭厚別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特無怨，而問勞不絶。公問舍求田於漳水之濱，治農桑，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間則專意經史及百家之文。家人忘其貧，而親心適焉。

大觀四年，良輔以他罪抵法，臺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政和

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提舉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旁無佽助，叱馭泝峽，皆所甚難，即乞侍養，曰：「臣而留令，無所逃誅，子若委親，亦將安用？」得請。滿二年，未朝參，丁令人憂。公侍令人疾，食不盡器，衣不解帶。居喪哀毀，營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親。荆楚風俗素陋，州里見公自致者如此，然後知以慎終送死爲重。公糲食逾年，不能勝衣。中大勉之力，乃少進滋味，以慰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相，薦名士十人，九人者已遷拜。公赴召，至京師，卧疾，知舊交來勸勉，或稱廟堂威怒以脅之，公孫言而已，所訪問惟醫藥。居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學事，復召對，未受命，中大捐館。初，中大常欲公及時報國榮家，而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公承志以道，既不拂中大之嚴訓，且不失令人之素心。及公赴闕，辭，未獲命也，中大手書促之歸，無復曩時督責矣。中大感疾且一年，公奉事節適如一日，凡服餌禁戒，中大必聽。既免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禄萬鍾，將何所施？」遂致其事，築室瑩山旁，分置圖籍，瞻省丘墳，繙閲古今。慕陶靖節爲人，誦「心遠」之章，望雲倚杖，臨水觀魚，淡然無外營，將終身焉。

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吴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辭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辭。再除起居郎，又辭。時女真乘虚直擣京師，爲城下之盟。公移書大諫楊公時曰：「按《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田本魯田也。始失不書者，不能保其土地人民，爲不君諱也。太原

兵勁天下，藝祖、太宗自將再駕，而後入於版圖。河間、中山，北方重鎮，猶鄭有虎牢，虞虢有夏陽，秦之潼關，蜀之劍閣，吴之西陵也。今聞割以遺虜，不亦辱乎？ 按《春秋》，齊侯侵蔡伐楚，楚使請盟，美而書來者，荆楚暴横，憑陵中國，鄭在畿内，數見侵暴，微齊侯伐而服之，❶則胥變爲夷矣。❷遠此門庭之寇，所當懲創，不可已焉者也。夷犯闕，❸釋而不擊，反與之和，戾於聖人之訓，不已大乎！ 按《春秋》鞌之戰，齊師敗績，遣國佐致賂請盟。晉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國佐震怒，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郤克懼，反與之盟，而不敢復也。故聖人特書曰『及國佐盟』，以明國佐一怒，折伏郤克，示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以克敵制勝在於曲直，不以强弱分勝負也。金賊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郤克之於齊，四鎮三關倘皆割棄，豈特盡東其畝而已乎？ 而城下結盟，親王出質，不競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吴子，聖人特削其爵而書其名者，罪其不自强，無興復之志也。虜欲地則割要害而與之地，欲人則飾子女而與之人，欲金帛則傾府庫而與之金帛，欲親王貴戚則抑慈割愛而與之親王貴戚。假如虜請六飛會於遼水之上，不往則恐違其約，欲行則懼或見欺，又將何處乎？ 按《春秋》於寶玉大弓，失之書、得之書者，重傳器，戒不恭

❶「微」，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胥變爲夷」，原作「自此帖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夷」，原作「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也。狂虜猝至，❶上下無備，取金帛於盜臣之家，以紓急緩攻，則亦可矣。似聞宗廟供器輸於虜庭，果有之乎？於寶玉大弓，孰輕孰重？於聖人失則書、得則書之意，又如何也？按《春秋》，滅梁者秦也，聖人不書秦滅而書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鄰而溝公宮，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衆不以擊賊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戰士而以賂狂虜，❷堂堂大宋，萬里幅隕，❸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主上初政，老儒在朝，四方傒觀，安危所係，而戎狄侵陵，❹國勢衰削，豈其既往言之不及乎？必有應之於後者矣。」人以是知公通於《春秋》，雖畎畝堅卧，固非素隱忘世者也。

朝廷促旨沓降，公皤然有復仕意。六月，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亭午，孝慈皇帝急召，坐後殿，玉色虚佇，勞問甚渥。公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載於《易》、《詩》、《書》、《春秋》，❺時君雖或誦説，得其傳者寡矣。❻竊意陛下在昔潛德東宮，其於經籍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代天理物，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心術

❶「狂虜」，原作「强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❷「狂虜」，原作「敵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圓」。
❹「戎狄」，原作「外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❺「詩書」，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書詩」。
❻「得」上，原衍「而」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删。

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慎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毁動摇，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向朝天下越半年矣，❶而績效未見，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争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奸雄不忌，夷狄肆行，❷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上世帝王詢事考言，以圖成績。願咨訪大臣，何以修政事、攘夷狄，❸令各展盡底藴，畫一進呈，宣示臺諫。如有不合者，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詘，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百執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之中外，❹以次施行。敢有動摇，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民聽不惑，可冀中興之效。」淵聖領之良久，問曰：「卿學何所師承？」對曰：「孤陋寡聞，莫逃明鑒。」淵聖曰：「比留詞掖一員相待，已令召卿試矣。」公對曰：「臣壯年守官湖湘，得足疾，頽心榮進，亦已乞身。今日扶傴趨闕者，貪慕聖德，願瞻天表，一伸其志而已。於侍立之職，且不敢當，况敢聞異恩？」語未畢，日昃暑甚，龍衮汗洽，公遂退而具奏。蓋自七月七日親奉玉音，被受堂劄，四上辭免，淵聖數予寬告。時門下侍郎

❶「向」，原作「面」，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五改。
❷「夷狄」，原作「敵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攘夷狄」，原作「禦外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諸」。

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於己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以爲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胡某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淵聖不答。及公屢辭，南仲又曰：「胡某不臣。」淵聖問其迹，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淵聖曰：「渠爲疾而辭耳，非有向背也。」遇臣僚登對者，往往問其識胡某否。中丞許翰對曰：「臣雖未識，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如胡某者有幾？」淵聖嗟異，遣中書舍人晁説之至公所居，具宣德意，令勉受命，且曰：「他日必欲去，即不强留。」時已九月初矣。公既趨試，復上章乞外。有旨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司諫李擢、侍御史胡舜陟論公稽遲君命，傲慢不恭，宜從黜削，以儆在位。疏奏，不下，公乃就職。

南仲既傾宰相吴敏、樞密使李綱，欲併逐善類，遂謂中書舍人許景衡、晁説之視大臣升黜爲去就，懷姦狥私，失事君義而黜之，公繳奏曰：「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狥私，必有實迹。乞降付本省，庶可按據，載諸詞命。」不報。王安中責授散官，隨州安置。公言：「安中自大臣建節，知燕山府，委任重矣，而畏避童貫，專務蔽蒙。民力殫殘，虜情變動，軍食缺乏，師徒失律，畧不上聞，數奏祥瑞，以固寵禄。一旦虜騎深入，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乃居漢東近地，公論不以爲允。今并圍未解，朔部戒嚴，若非恃賞罰之公，厭服人心，何以攘却戎狄乎？」安中移置象州。言者論内侍王仍、張見道、鄧文誥圖欲離間兩宫，將以遂其奸計，有旨令三省覺察，公言：「圖欲離間兩宫，則罪不可赦。將以遂

其奸計，則惡不可留。望深察衆情，及時裁處，以全慈孝之情。」三人遂黜。應天尹葉夢得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宫祠，公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無遺，土地悉入縣官，家財没於府庫，無蔡氏矣。則二十年間嘗爲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之棄於此時者衆矣。且黨論何時而彌乎？以臣所見，弃瑕舍過，消散朋黨，正在今日。」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治平則宜重内，遭變則宜重外，乞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虜之計。❶公上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言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鎮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以數百州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則權復太重，又非特州牧比也。使四人者果皆盡忠君父，則固善矣，萬一號召不至，如焉、表、紹、操所爲，又何以待之？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愚欲乞據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府所屬守將應援。❷如此，既可擁衛王室，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㮚方入蜀，其意蓋自欲當南道，又以於公有推挽之力，必無駮異。及此奏上，淵聖深然之，得淵聖心，密陳京師不可守則幸山南，因可㮚力争於上前，謂公專以異義爲高，不可信

❶「狂虜」，原作「邊境」，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守」，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補。

用。淵聖不能決，止令於四道各削其遠外州郡。命大名守趙野總北道，公奏曰：「魏都望冠河朔，今爲天下重地。謹按趙野在政和間初爲侍從，首乞禁士庶用『天』、『王』、『君』、『聖』等字。厥後置身丞轄，童貫、譚積分掌兵柄於外，王黼、蔡攸、梁師成紊亂三省政事於内，造成夷狄之禍。❶野居其間，不聞救正，以爲無所干預，則身在二府，以爲言而不從，則懷禄不去，何也？竊恐緩急必誤委寄，乞更用素有才術歷練老成之人，庶可倚仗。」詔命一出，難復輕改。疏入，不從。是冬，虜大入，野遁逃，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漢上，不復北顧，大畧如公所策云。中書後省論資政殿學士詹度罪惡，自金紫光禄大夫降兩官，公奏曰：「言者謂度首開燕山，罪不下於童貫。養成邊患，使朝廷不爲備，罪不下於王安中。廣行賄賂，故庇之者衆。今乃仍崇資領優局，舍邊境，就鄉閭，纔削兩階，何名懲戒？昨日宸翰咨訪禦虜之計，聖心焦勞，羣臣悚懼，莫知所出。追究亂原，無不切齒於度，望依王安中例施行，以厭公論，少釋河北憤怨。」乃落度職。吏部侍郎馮澥上言：「中書舍人劉珏行李綱責詞，實爲綱遊説。」珏坐貶，公上言：「李綱昨自樞密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詞臣列其罪狀，不肯具草。而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是聖心不以繳奏爲是，未欲罪綱也。故珏先言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以將順聖德之美；復言綱敗軍覆將，豈可不責，以申明賞罰之公。朝廷遂用珏言，罷綱郡寄。又用諫官袁當可等言，置綱遠郡矣。澥乃節畧珏章，中以險

❶「夷狄」，原作「兵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語，謂綱薄加朝典，未快輿議，不亦甚乎？從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今臺諫臣僚未聞緘默，而澥遽越職，此路若開，臣恐在位者各立是非，滋長怨讎，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❶漢室之東，大興黨論，始以微憾結釁，藉人主威福相排掣，❷卒皆誤國，馴致亂亡。而士大夫自謀其身者，亦不能免。故君子謂始爲黨論者亦不仁矣。陛下無私好惡，廣開正路，而澥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遂其跋扈之謀也。何忍更遵用之，坐使羣臣益分門户，强者主盟，弱者附麗，狥私情爲向背，置國勢於傾危，豈朝廷之福乎？ 陛下數降德音，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扶紹述之議，國論紛紛，澥之故也。若指爲敢肆奸言以惑衆聽，豈不可乎？ 然朝廷不以此罪澥者，正恐人務雷同而言路壅也。❸今澥乃欲以章疏加人之辟，苟合目前，不爲國家遠慮。望加詳察，别降指揮。臣孤立無朋，誤塵詞掖，苟有所見，不敢隱情。」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與詹度姻家，故亦怨公論度太迫，何㮚從而擠之，有旨除郡。㮚請除懷州，淵聖曰：「懷當虜衝，可與東南。」恪擬德安，㮚知公素苦足疾，聞海門地最濕，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蓋是年十月晦也。公在省一月，告日居半，每出必有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

❶「著」，原作「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掣」，文津閣本作「擊」。
❸「壅」，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塞」。

皆起於細微，❶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公去國逾旬，虜復至城下。長子寅校書中秘，賓客每爲公念之，公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之辱也。余恨効忠無路，敢念子乎？」聞者感動。虜圍益急，有旨促召公及許景衡，竟不達。

越明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極。公上言：「崇寧以來，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濁亂天下。論其大者，凡有九失。上皇即位，日食正陽之月，下詔求言，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❷於是臣庶争言天下事。及蔡京得政，公然置局，推考直言，盡行竄斥，使上皇失大信於天下。一失也。上皇嗣位，文母垂簾，增置諫員，擢用名士，豐稷、王覿、鄒浩、陳瓘諸人各以危言自効，公論既行，下情不壅，幾有至和、嘉祐之風。及蔡京用事，放諸嶺表。於是天下以言爲諱，二十餘年。二失也。立朝廷者争爲歌頌，取説求容，祥瑞之奏，未嘗虚月。至於災異大變，則匿不上聞，使人主不復知省修。三失也。廢格法，棄公論，市井儇薄而居宰府，世卿愚子而秉兵柄，臺省寺監清望之班，雜用商賈、胥吏、技術之賤，於是仁賢退伏，奸佞盈廷。四失也。士大夫進爲於元祐之初與元符之末者，盡忠許國，不顧其私，乃誣以謗訕，竄逐下逮其子孫，追削上及其祖父。❸於是善類陷於黨籍，不能自明，而羣飛刺天，讒諂益勝。五失也。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

❶「於」，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朕」下，原衍「亦」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清許涵度校刻本）卷二刪。

❸「祖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父祖」。

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爲師傅。生殺予奪，悉歸掌握，宰執侍從，皆出其門。於是賄賂公行，廉恥道喪。六失也。變銓法而官制紊，變軍法而兵政弛，變泉貨法而輕重失平，變學校法而風俗衰薄，變榷茶法而刑獄滋熾，變鹽鈔法而征賦倍增，變漕運法而倉廩空竭。法既屢變，吏得爲奸，民受其弊。七失也。用兵暴亂，軍旅數起，南復渠陽，西收鄯鄯，建石泉於成都，置珍播於巴峽，開古平於五嶺，築振武於河外。餽運艱險，勞民費財，積怨連禍，實基於此。八失也。牛羊用人，窮極奢侈，道宮王府，御幸之館，園林池沼，花竹之勝，運土塞路，伐木空山。民困而不恤，財竭而不慮。九失也。靖康之初，輕許割地，尋復堅守，已正濫賞，事即中變，號令無常，紛錯更下，而四海不知所從矣。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省去官，趙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以奏對語侵，責司征市。於是臣庶結舌，而迷國誤朝之語入矣。淵聖東宮潛德，中外所知，不待贊也。至如未習爲國，則當進盡忠益，以相弼亮。乃有稱頌春坊節儉，乞宣付史館者，亦從其請，而責誚不加。李邦彦擢居上宰，張邦昌進位次輔，趙野等主審駁基命之司，李税等當肅政本兵之地。❶未數月間，登延宰執十有五人，遷轉如流，不孚人望。指爲蔡氏黨而罷許翰，指爲吳敏黨而逐許景衡，指爲李綱黨而去劉珏等。大臣爭競，至用醜語詆訐於朝，百執窺覦，互以邪説排根於下。❷苟可快其私忿，雖危國亡

❶「税」，文津閣本作「棁」。
❷「排」，原作「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師，安行而不顧。都人毆擊内侍，出於積憤，非有私也，而府尹巡門，朝廷降詔。奄侍厲氣，喧争御側，此乃無禮於君，不可恕也，而詞臣論奏，僅得贖金。命帥宣撫而遣之監視，守禦京闕而付之總領。宰臣均逸，體貌不加，而臺屬召還，遣賜優渥。破吏部格而楊景得監殿門，破宫廟格而葉焕得除祠館。其餘紊亂規程者，不可悉數。狂虜入寇，❶封境日蹙，賞罰無章，士不用命，調發嚴峻，民多失業。昔秦有十失，漢去其九，遂致興隆。崇寧以來，國有九失，淵聖即位，而不知變，獨九重節儉工役不興一事爲愈爾。八失不去，一事雖愈，欲正已傾之勢，難矣。陛下親睹覆車，如不改轍，豈有興復之望乎？夫有生不可無信，聖人以信急於食，君子以信重於生。按《春秋》幽之盟，魯莊公在會而不書者，齊侯始伯，仗義以盟，莊公叛之，首失大信，仲尼以爲大惡，故諱不書公，以爲後戒。願自今慎出詔令，無令反復，以去弃信之一失。興國必開言路而賞諫臣，亡者反是。按《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於前，而載楚子入陳於後，明殺諫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絶而自見也。願自今開納直言，無令壅閉，以去拒諫之二失。導諛者，召亂之原。按《春秋》不書祥瑞而灾異則書者，絶諂端，垂警戒，正天下後世人主之心術也。願自今黜遠佞媚，無令得行，以去導諛之三失。名器者，國家之寶。按《春秋》非三命爲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册，❷非有天子之命者不書其官。至於有

❶「狂虜入寇」，原作「敵騎南牧」，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爲」，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引胡氏文集補。

罪，雖以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貴，或書其名，重名器也。願自今重惜恩賞，無令冒濫，以去輕用名器之四失。人臣義無私交，君子正而不黨。按《春秋》祭伯來朝不書朝，祭叔來聘不稱使，譏外交，戒朋黨也。願自今信任君子，抑絶小人，以去互分朋黨之五失。奄寺通傳内外，❶以一身兼僕妾之職，可謂賤矣。按《春秋》書閽弑吴子，不稱其君者，言閽寺之賤，不使得君吴子也。願自今門户掃除，復其常守，以去信任奄寺之六失。爲國必師上古，必法祖宗，必戒末世危亡之漸。按《春秋》書税畝、丘甲、田賦，曰初，曰作，曰用者，譏變古也。願自今遠稽上古，近法祖宗，以去輕易改作之七失。古者不以蠻夷弊中國，《春秋》内諸夏而外四夷，齊侯伐山戎，爲燕闢地，貶而書人，❷戒勤遠畧也。人君職在養民，有國必先固本。按《春秋》凡臺囿門廐土木之工，必書於册者，重民力也。願自今修明軍政，保固邦本，以去外事邊功之八失。震驚陵寢，則有衣冠弓劍之悲；播遷沙漠，則有羹牆急難之念。積覆載不同之憤，懷滄溟不滌之恥，據九重之位而不以解憂，享四海之奉而不以爲樂，必期於殄滅寇讎，❸伸中國大義，則凡百臣子，亦將震懾奔走，捐軀殞命而不辭矣。」六月四日，召公爲給事中，會宰相黄潛善專權妄作，斥逐忠賢，公再辭免，因奏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掌贊書，❹

❶「寺」，原作「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及下文改。

❷「人」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者」字。

❸「寇讎」，原作「仇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書」，原作「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六改。

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未便，不敢覬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陛下方圖中興，而政事人才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途，揆以愚見，尚多未合，臣竊寒心。而況瑣闈，典司封駁，倘或患失不言，即負陛下委任，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動皆違異，必以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當恩命者也。況臣自嬰危疹，多歷歲年，前後陳情，並關朝聽，辭榮處約，衆所共知。不緣多事之秋，乃有計私之請。」有旨不允，公三辭。

因致書右丞許景衡曰：「女直小國肆行無道，❶以若所爲，更欲兼制南北五胡，英傑所不能辦也。況今河朔遺民，未甘左衽，❷朝廷主議，不棄中原。恭聞鑾駕巡幸淮南，盡護四方，東州羣盜諒已消除，遼海鯨波想難入寇。❸願回天步，歸格宗祧，副七室憑依之靈，繫萬方歸向之望，此正不可失之會也。善爲國者，謹禮於至微。比聞民部郎官出督材用，忽慢條約，罪狀明白，直行罷黜，誰曰不宜。而下諸路根尋，州郡管押，恐非所以習外方耳目也。按《春秋》王人不書姓氏者，蓋下士耳，而序於方伯連帥之上。唐制，御史纔八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將命出行，則節度使必具軍禮送迎於道。此得聖人尊王室、抑諸侯之意者也。

❶「女直小國肆行無道」，原作「强鄰肆擾蠶食併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其中「女直」，文津閣本作「女真」。

❷「左衽」，原作「自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入寇」，原作「直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故方鎮雖跋扈，而國祚延長。自今宜精堂選而重其禮，凡在京職事官出使諸路，畧如唐制。苟有罪犯，内付憲臺，不使外方得行陵藉。則朝廷之體不至於弱，而禮行於外吏矣。凡士民之必聽於縣，令佐之必聽於州，守將之必聽於按察，監司之必聽於朝廷，猶指之順臂，葉之從根，不可逆施之也。崇、觀以來，每下赦令，必開越訴。以荆門言之，則造私醖户、酗酒學生、鬻茶猾吏，訴郡太守於監司而罷之者三。以荆南言之，賈客、豪民訴都鈐轄於朝省而罷之者二。使民習見犯上之可爲，而貴賤無等，此亂之所由作也。建炎赦令，不知改更，豈撥亂反正之道哉？謂宜精選監司守令，重禁越訴，苟有故犯，以違制論。雖已經由，而所訴虚妄，不移前斷者，加越訴之罪三等，則人知嚴上而禮行於庶民矣。自唐末用兵暴亂，禮法不行，五十載間，變置十有餘君。藝祖受命，首修軍法，自押官以上，各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罪至於死。然後行伍整肅，賊亂不興。崇、觀以來，決遣衛士而斥責三衙，❶降配軍員而斥逐提點，於是無知之兵，習於陵犯。靖康之變，衛士祝靖之徒，委棄君親，破州畧縣，至於此極。今既罷投換法，❷謂宜依周世宗顯德元年故事，悉行選揀，去羸軟，取精鋭，藉如祝靖等類，别加裁處。選將明法，日教旬比，月一試而施賞罰，❸則人將不敢驕縱陵犯，而禮行於士卒矣。凡此三者，若緩而急，若迂而直，乃趨時救弊之要務也。靖康皇帝誠心願

❶「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黜」。
❷「罷」，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❸「施」，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設」。

治，已及期月，而澤不下流者，以諸方按察師帥皆宣和之舊，非糟粕書生、權豪親戚，則奄寺之奴隸也。以若等人位於民上，幸寇賊擾攘，恣爲奸欺以自潤耳。故内寇有三：係籍驕悍，習於陵犯之兵也；就招潰散，利於刼掠之兵也；人户點差，憚於征役之兵也。三寇縱横，而官吏又有甚焉。謂宜據今諸方憲漕，功效已著者旌賞之，功罪未明者程督之，罪惡可知者澄汰之。命侍從官以上，各舉堪任職司者二人，審其才具所宜，以補其闕，則耳目明達而不蔽矣。至於諸藩與要郡亦如是，則教條宣布而不壅矣。申明久任，斷以三年，使得展其才志，則小州下邑官吏之爲寇者，無所措其手足，而三寇可消弭矣。國事以安民爲本，軍事以足兵爲要。輕徭薄賦，所以厚其生也。稱物量力，所以平其施也。扶善良，助貧弱，所以著其仁也。剔奸僞，鋤强惡，所以行其政也。若不正户籍，則四事必格，求欲安民，乃以病民耳。既罷常平官，今歲適當造，宜令民皆以土田爲斷，而一一自言。凡私所蓄藏與馬牛廬舍，頗如舊法，悉皆潤畧。田有隱匿，必没縣官。諸詭爲官户，因濫賞得比蔭補者，咸許首陳。命監司專以此爲守令殿最，庶幾四事可施，而民可安。古者大國至於家邑，諸侯至於士庶，軍師有數，城堞有制，聯屬有分，器械有物，若不本先王法度而急於招置，則足兵乃所以起兵耳。夫律禁民蓄兵器者，所以息争而收其柄也。今置巡社，使得自備，敢必其皆以禦賊而不自爲賊乎？夫尉司弓級、巡檢土軍，❶大約不過百人，於以覺察奸細，良民猶

❶「級」，原作「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有被擾者。今巡社人人執持凶器，絡繹道路，則必陵暴居人，困苦羈客，刑法有不能禁矣。又巡社首領，將使與令佐抗行乎，抑猶以部民遇之也？抗行則名分不正，以部民遇之則有悖心，如唐初魯寧者矣。又今東南名藩帥府，兵不滿千，而巡社總轄萬人，團結推排，權在百姓，借之名目而稱號同王命，給之朱記而行遣比公移，守令徒有統制虚名，莫之能制矣。又巡社悉行於諸路，以爲守令殿最，不出歲月，必當坐得數百萬之衆。挽强者解發推恩，廣加激勸。又選將壅而不行，復加裁損，則必指爲釁端，而禍變起矣。謂宜詳議審裁巡社之法，使無後悔，施於河朔，以禦金賊。❶ 而東南諸路，有便於保甲者，宜增修其法，別行排造。其便於弓手、土軍者，宜增置其數，精加教閲，則兵可足而亂可息矣。夫易積而難通者，事也。自大觀赦令廣開恩倖，真僞渾淆。軍興之後，恩霈相仍，賞典踰越。百司緣此，竊弄權柄，招賕納賂，百事滯留。四方急奏，待報稽遲，百姓訴陳，漫無可否。蓋六部諸司事皆禀於都省，中書取旨，門下審駮，行遣迂回，此政事所以日壅而不決也。夫宰相者，啟沃人主，進退賢才，阜安百姓，天下之事無所不統者也，而日覽詞訴，又各兼一省，互相關制，則失其職矣。謂宜合二省，正宰相之權，使得專行其職。而六曹之事，皆決於長官，應奏上者直奏上，應下行者直行下，自非關大體，有改更，更不經由僕射、丞轄，則事不稽壅矣。往蔡氏時，首興黨論，塞天下之口，汲引羣小，輕

❶「賊」，原作「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用名器，交結閹尹，汩喪廉恥。今宜一切反其行事，乃可以撥亂反正，殄雪恥，使天下士大夫伸眉吐氣，食息世間，無所愧矣。」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謂不合辭免，乞重譴黜。中書舍人劉觀實有力焉，上恩止罷除命。

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辭，因致書宰相呂頤浩曰：「伏讀四月八日赦書，首稱遵用嘉祐條法，遠方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業跂望主上，而以魏國忠獻輔佐勳績期於相公也。夫嘉祐政事，其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置寬恤司，詔均田税，募耕唐、鄧廢田，收諸坊監及牧馬餘田賦貧民，籍户絶田租，置廣惠倉，出百萬緡賜諸路常平爲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罷提點刑獄，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於其任。凡此數端，事方經始，必博采衆謀，詳究利害，立爲條約，委曲周盡，故議成而舉朝不異，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見。至於軍政修明，戎行輯睦，六軍聳聽而驕惰革，戎狄震慴而暴横消，❶則其政事本於愛民，審謀能斷之明驗也。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本於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論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所守，其與嘉祐審謀能斷亦異矣。夫審謀而不斷，罔克有成；斷果而不藏，必貽後悔。惟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專務愛民，凡新舊法度與增添創置一切擾民之事，置司討論，參稽衆謀，窮極利病，而後罷

❶「戎狄」，原作「邊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行，則政事可立，民心可安，軍旅可强，讎恥可雪，宗社可寧矣。」朝廷遣使詣公所居，詔州郡以禮敦遣。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陽，會聞車駕移駐姑蘇，將踰浙而東。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勅下，除公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紹興元年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公辭。因致書參政秦檜曰：「《春秋》大略貴前定，是故撥亂興衰者，其君臣合謀，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管仲相齊，狐偃輔晉，樂毅復燕，子房興漢，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畫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聖主憂勤願治於上，大臣因循習亂於下，國制搶攘，漫無定論。玩歲愒日，寖失事幾，於今五年，已極紛擾。天下之事，未有極而不變者也。至於極而不變，則危者遂傾，亂者遂亡。考今民情，尚未潰散，猶可更張。雖事幾已失，無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復存，亂可復治，無傾亡之患必矣。宜及時建白前定之計，振頹綱，修弊法，變薄俗，蘇窮民，庶幾觀聽有孚，以啟中興之兆。《春秋》序正官名，而綱紀重事，責歸宰相。蓋位隆則所任者大，上則啟沃人主，經理朝綱；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興利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繼日，猶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書接詞訴乎？頃者遵用元祐大臣奏議，合中書門下二省爲一，而事不分決於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實，併與不併，無以異也。宜及時建白，令列曹尚書各得專達，各辟其屬，久於其任，責以事功，而宰執不復親細務，庶幾奸蠹消除，

漸可爲矣。《春秋》以好生惡殺爲心，❶獨於叛逆之黨，必誅而不赦；以用兵侵伐爲戒，獨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蓋亂常毀則，赦而不誅，則天理必滅；賊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俱肆，《春秋》譏之。苻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終後失邦，❷措身無所。比歲盜賊毒徧諸方，皆奸惡之徒，乘隙肆暴，非迫饑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謀國者盡用招安，不吝濃賞，遂使軍民傾心健羨，遠近縱横，莫之能止。宜及時建白，乘破李成、馬進之鋒，盡掃三楚綠林之聚，誅魁首，散脅從，庶幾遺種餘民復得解衣而寢矣。昔《春秋》貴守土疆，恥於喪地，戒於失險。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勳受封齊、魯，而儉於百里，雖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於王朝。方伯雖得專伐，❸而遣將出師，必請王命。昨建分鎮，舉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爲一鎮，輕以授人。若此類可疑，一也。廢置僚屬，事無待報，二也。足食足兵，專征閫外，三也。舍建康，棲東越，而以湖北爲分鎮，四也。詔令已行，誠難反汗，然有應機無害於信者，宜申述前詔。得專征者，謂攘戎狄，❹討亂臣。如李成、馬進之比，則當不拘常制。或無故舉兵，自相吞噬，必以擅興坐之。又别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不同，當仍舊制，亦無失信之嫌。宜及時建白，保固形勢，倚爲基本，庶幾有恢復之期矣。《春秋》大一統，遵王命，惡臣下分權，

❶「殺」，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死」。
❷「後」，原作「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伐」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征」字。
❹「戎狄」，原作「外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諱賤人犯上，歷紀王正而不私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册，所以嚴分正名也。比者雖命江表三省復歸行闕，百司庶務決自天臺，而宣撫重臣久居外服，諸方守將並假便宜。夫以便宜從事，本爲出師臨機奏報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諸路後來並不遵稟。或以察訪爲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賦，編營帥臣，❶執殺郡守。或以節制爲名，而擅兵外境，專斬命官，直轉資秩，移易守將。或未被受指揮，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罷堂除監郡，自辟別路正官。凌蔑朝廷，於斯爲甚。宜及時建白，收斂權柄，以弭分裂之形，嚴分正名，以遏侵凌之勢，而後大經可正，民志可定矣。《春秋》惡以邪人塞言路，慎於遣使而重於用民力。臺諫者，朝廷綱紀所憑也；監司者，外臺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條、均賦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綱淪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則朝廷紀綱無所憑矣。漕臣理財賦而公私匱竭，憲臣理刑獄而盜賊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糾察，則外臺耳目無所寄矣。惠澤壅而不宣，教條廢而不守，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則田里無以安其生矣。宜及時建白，精選監司，刺舉郡守；精選郡守，刺舉縣令。明詔臺諫官使論奏大事，無入小言，則綱紀可肅，視聽可用，賦斂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權而嚴於軍律，以三綱爲本，以民事爲要，以賞功罰罪爲先。昨者屢降詔書，專理軍旅，於行事竊有所疑。僞楚，篡逆之臣也，許録其親屬；金賊，不釋怨之讎也，而遣使

❶「帥」，原作「師」，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請和。其於三綱有未正也。河南、江北，羣盜嘯聚，焚燒倉庫，❶靡有孑遺。波漢之陽，外薄五嶺，急征横斂，不務勸農，其於民事有未急也。誤朝迷國之人，與盡忠死節之士，恤終贈典，畧無差等，是賞未足以勸忠也。或擅興專殺，或罔上奏功，罪狀明白，典憲不申，是罰未足以懲惡也。然則何謂理戎旅乎？本則不正，治於末流，雖力扼虎，氣蓋世，必無成功。而謂安定天下在於長槍大劍，此楊邠、史洪肇所以喪身及其國也，可不戒乎？宜及時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悦而誠服，則盜賊可弭，夷狄可攘矣。❷《春秋》尊嚴廟制而謹於祀禮，故古者師行必載廟主，寓戎田獵，以乾豆爲先，戰而必勝，其有以乎？頃者南狩，神主豫選洪、虔，館御薦享未肅，奉常有請，顧謂遷移窮僻，爲已試之效，至乞更擇五嶺之西，迎奉前去者。時方涣散，格廟爲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屬。而獻議若此，如禮樂何？宜及時建白，尊崇禮祀，嚴致孝享，則人知所從來而天下服矣。《春秋》不與公族大夫專政用事，而以親賢爲急。聖主屢詔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優加寵奬。誠以昨者皇族北徙，枝葉已疏，必施茂恩，以滋根榦。宜及時建白，上稽帝堯明峻德、睦九族之義，中循周、漢急親賢之隆，下掃六朝孤立之弊，則王室益强，國勢磐固矣。自崇寧以來，邪説盛行，公論廢格。獻言者以亂制爲能，不期於定制；從政者以擾民爲事，不務於安民；用人者以辦事爲才，不求

❶「焚」，原作「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夷狄可攘」，原作「邊土可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於曉事；望治者以速成爲策，不冀於美成。取快目前，積成後患。至於綱紀大壞，宗廟丘墟，皆此曹所致也。積習成風，至今未殄。夫欲撥亂世反之正者，必變衰亂之俗。欲變其俗者，必去衰亂之臣。今衰亂之臣死亡無幾矣，然猶内歷華途，外典方面；間有廢黜，尋復寵升。毁譽不核其真，❶賞罰不當功罪。使聖上憂勤願治未有見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天下有公，是非出於人心不可易者。今國步艱危，民情摇動，宜乘勢更改，轉敗爲功。不然，大勢益傾，不可復振矣。」

朝廷不許公辭，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時政論》先獻之。《定計論》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張四維，帥師不遣上卿，❷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關中，據河内，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向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况立國而不定乎？夫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舍今不圖，後悔何及？人主廣覽兼聽，不可自專；宰相擇

❶「真」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實」字。

❷「帥師」，原作「師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七作「率師」。

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賜咨詢，僉定國論，如所告淵聖者。」❶

《建都論》曰：「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在天，安於其所不可動也。陛下駐蹕金陵，本以舊邸，號稱建康，降詔爲受命之符，傳播天下，則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吴孫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稱建康王者之宅，則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外阻長淮，隔絶奔衝，難於超越，則可都者三也。有三吴爲東門，有荆蜀爲西户，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爲南府，則可都者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陸舟車，道里適等，則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闢境於南，而都南者必畧地於北。昨者鑾輿時邁，狩於吴越，則王導所謂望實俱喪，❷而晉不果遷之地也。三省百司寓於南昌，則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統，不可數分，國都一定，不可數動，與夷狄居穹廬，❸逐水草，無城郭宫室市朝者異矣。今宜還都建康，環諸路而中持衡，則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

《設險論》曰：「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舉，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以示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許，不恃方城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恃劍門而守漢中；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

❶「如所告淵聖」，原作「謀所以前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文津閣本作「如所以告淵聖」。

❷「導」，原作「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七改。

❸「夷狄」，原作「北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吴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自秭歸徙都，日以富强，近并穀、鄧，❶次及漢東，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逮漢衰，劉表收之，坐談西伯；❷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❸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甲，當南朝之半。其爲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下陽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爲分鎮，失險甚矣。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荆峽，故劉表時軍資寓江陵，先主時重兵屯油口，關羽、孫權則并力争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温及其弟冲則保據渚宫與上明，此皆荆峽封境也。今割以與人，使跨長江，臨吴會，猶居高屋建瓴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慮乎？臣謂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峽，然後地形險固，北可出秦甲，西可下蜀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又曰：「昔人謂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智者所先。何也？杜預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濟廣陵矣，曹彬嘗渡采石矣，則其險信未足恃也。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困於瓜洲，苻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可棄也。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爾。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當孫氏時，上流争襄陽

❶「穀」，原作「轂」，據文津閣本改。

❷「伯」，原作「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震」，原作「振」，據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争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卒戍郕城。郕城，今黄岡是也。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概不可易者也。今狂虜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弃。若委任得人，則不特可保江左而已。」

《制國論》曰：「凡制國者，必周知山川形勢，土地所宜，然後可與謀。荆州在江漢沮漳之間，水陸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棄爲分鎮，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財得自理，官得自命，即與戰國諸侯無異，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張，獨仍舊制，通荆湖憲漕二司，治盗理財，而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鄂渚隸江西，則地理連屬，形利勢便矣。」又曰：「變更舊制，不稽今古，則事不可行。近歲荆湖變更舊制多矣，於國家形勢初無所益，徒困兩路之民耳。今既復南北兩路，宜罷荆峽分鎮，仍舊制帥司於荆南，一便也。公安軍宜仍舊廢爲屬邑，二便也。靖州置在崇寧元年，自鼎、灃應副，歲費二十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毁，宜仍舊廢爲渠陽砦，三便也。武岡軍置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應副，費亦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舊廢爲武岡縣，四便也。四者仍舊，創添窠闕，悉從除削，省併官吏，裁損文書，有所謂刀弩手、博易務、營田司，事皆欺罔驅民爲盗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馬茶鹽法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然後國制定，民心安矣。」又曰：「昔祖宗宅都於汴，其勢當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

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則東南之勢全，恢復之基立矣。今安撫大使，古州伯也，形勢必相屬而後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財賦盛於東禺，❶兵馬出於西桂，❷宜置大帥一員，兼統二廣以殿南服。荆湖殘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夔府。蓋峽中有鹽米耕牛而無曠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無餘民。❸若弛瞿塘之禁，懋遷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沿江而下，不越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矣。」

《恤民論》曰：「保國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擇令，三曰輕賦，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歲除外暴者主通和，竟爲夷狄所誤，不敢用兵，而夷狄毒遍中國，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竟爲盜賊所誤，不敢用兵，而盜賊毒遍天下，自若也。爲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與成湯爲童子報讎，不亦異乎？今劉忠殘黨蹂數郡，曹成反復刼帥臣，理無可赦，宜早加殄滅，肅清江湖。然後精擇縣令，一意撫綏，則民心安，邦本固矣。近歲此官冗濫已極，宜以五説稍革其弊。籍中外嘗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績，

❶「禺」，原作「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七改。

❷「桂」，原作「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民」，原作「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即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許借服色，厚給廩餼。凡軍馬駐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以免將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則又據今縣分户口賦入多寡輕重分爲三等，上縣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帥臣監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爲定格。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爲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吏無苟免，民心有係。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緒者，就行旌賞；未有倫者，嚴加程督。如此，則民心安，邦本固矣。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以近事驗之，京東西路歲入凡一千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爲西城之租，窮竭民力，其時若有言罷此掊克然後國用足，則必指爲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四路所入，不歸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歲入凡五百萬，其外豈無遺利？在祖宗時捐以與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麴引、鹽引、茶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足，亦必指爲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所入，不歸王府三年矣。乃知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❶信不誣也。今封境日蹙，賦斂日重，百姓日貧，田萊日荒，更臨之以貪吏，困之以弊法，是爲敵國驅民也。願詔大臣速講輕賦恤民之

❶「謂」，原作「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事，爲生財足用之源，以京東西、湖南北爲至戒，則民心安，邦本固矣。凡爲國以利不以義者，皆自小人始，爲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四海無困窮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姑以鹽法論之，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編户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爲利也。崇寧首變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編户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復百種誅求，尤不能給，民窮爲盜，遂失歲入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耳。陛下宜鑒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畧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斂不及民而上下足。變法以來，既盡歸之朝廷，則本路諸色支費皆出横斂，至如上供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畧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一萬緡，往時本州歲賣鹽息常倍此數，故斂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錢仍舊，而鹽息不復有矣，乃至以麴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畧以來陽一邑言之，有未變法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後客所拘納鹽，封樁日久，既緣軍期支用，而鹽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何自而出，豈得不取於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縣觀之，則他處可知矣。今榷貨所入，歲以千萬計，其利至厚，謂宜遍下諸路，一一檢會，凡若此類，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業，不至爲盜。長納二税，存國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榷酤之弊亦極矣，畧以道州言之，課額既高，歲有虧欠，即抑勒專知牙校，令兼管州

倉，俾因受納，取足於稅户，其害爲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陽言之，酒課歲約二萬餘緡，而折稅爲糯者凡六千斛，糯貴於粳，價幾一倍，其他固未論，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嘗下諸路會計，而州縣利此爲造弊之端，不以實聞，固當斷以必行，令凡係官監酒務，許百姓買撲，入納净利，與轉運司及本州支用。收官務年費米麥等，專以贍軍，兼濟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業，不至爲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如此庶幾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員局，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生亂，至今未革，而又加甚。兵官舊係兩員者，添差至於七員、八員而未止也；監當舊係一員者，添差至於四員、五員而未止也。其餘荒殘州縣，未有百姓，先置官司，凡是舊員，一一填足，又多不應差注之人，其爲民害，不異寇賊。考於《春秋》，以民爲重，而大夫次之；考於《孟子》，以民爲貴，而社稷次之。故養民者，陛下之職也。願亟行併省，以建武爲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閒散，稍捐廪禄養之，亦無失職之嘆，庶幾民心安，邦本固矣。」

《立政論》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職，而後政可立。選擇忠賢，以爲輔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職也。薦進人才，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相職也。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説，任房、杜爲相矣，又敕尚書庶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

非其人，頻有選任，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所以責任異於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也。夫坐政事堂，受詞決訟，弊精神於簿書，而進退人才，賞功罰罪，有未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務決之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大事，不復資白，則中書之務簡矣。然後專責宰相，以慎簡六曹長貳、諸路帥守部使者及上縣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聞也。」又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而興，三綱淪則習於亂而亡。《春秋》宋華督有不赦之惡，齊、魯、陳、鄭同會以成其亂，❶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爲利也。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堅冰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於策，以明三綱之重，爲後世鑒，深切著明矣。昨者張邦昌挾女真，僭名號，援契丹立晉爲例，分遣使人布諭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賞，原其用心，與華督何異？陛下特施寬典，賜死於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虜騎南騖，乘輿渡江，黄潛善及其黨事窮計迫，乃指邦昌爲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誤國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訓誘亂臣賊子，使利於爲惡。此臧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又何誅焉』者也。於是不踰旬月，苗傅、劉正彦有今將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無所忌憚。故比日羣盜所

❶「亂」，原作「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在焚刼，或有官吏樂爲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 願特降指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禦，視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爲表章，上詆君父，取媚虜人，受其婦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僞朝，長其諫省者；有於苗、劉肆逆，並建節旄，所除制命，極意稱美者；及乞用邦昌、傅、正彦之黨者，審其輕重，不過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説，則三綱不至淪胥，而軍國政事得以時立矣。」

《覈實論》曰：「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而功罪是非，以毀譽爲本者也。必要其真僞，而後賞罰當。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業，應舉行政事，並欲上遵嘉祐。臣嘗攷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聞，毀譽核實而已。而核實者，❶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主毀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簡之才，終以富弼、韓琦爲宰相，而余靖、蔡襄、賈黯、吕誨等迭居臺諫，此真僞所由核也。故丁謂雖以奸邪當國，而終投四裔；寇準雖以忠正遠貶，而終得辨明；范仲淹雖屢以危言獲罪，歐陽脩雖以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而皆終聞政事。是邪説不得亂毀譽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説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憚而不爲，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昨者黄潛善、汪伯彦、范宗尹輩廣引奸邪，顛倒是非，變亂名實。諫官鄭瑴攻李綱以六不可貸之罪，驗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爲則無迹，特以撰造文致傾陷大臣。當時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勸之，是欲其亂毀譽之真而

❶「而核實者」，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不核也。言官馬伸擊潛善、伯彥措置乖方，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天下所共知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當時乃罷黜之，又置諸危地殘賊之，是惡其核毀譽之真而不亂也。❶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毅雖已死，恤典隆厚；伸雖有詔命，不聞來期。按《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懲惡也；獎忠良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也。陛下必欲繼仁宗之政，則按是非，明賞罰，使天下知所懲勸，亦何遠之有？」

《尚志論》曰：「帝王應時而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靖康臣僚不知責難，勸淵聖篤於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結盟。此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國斃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國勢，何異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宰相徐處仁遽進諛説，以爲金賊出境，社稷再安，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榮，抑何志之卑陋也！故廟堂聚訟，顛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國。夫志則不立，急於事爲，雖有遠猷宏議，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自初發憤，欲殄寇讎，當時親信左右莫能輔道，乃至因循，坐消歲月，國日益削，六載於今。然上天所以啟悟聖情，日躋盛德，陛下所以深懲既往，刻厲將來者，可謂卓然有立於萬物之表矣。願堅持此志，無復變遷，仍飭羣臣，各致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

❶「核」原作「亂」，「亂」原作「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歷代名臣奏議》此句作「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

掃平夷虜，❶迎復兩宫；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以格宗廟；必志於致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文武百僚，六軍萬姓，丕應徯志，而陛下孝弟之責塞矣。」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國之本也，國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安與治所由興也。不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萬民皆習於不正，危與亂所由致也。然心有所憤怒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則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决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陛下日親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將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慮患益深，❷必無邪念。至誠所發，通貫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討論，以克厥宅心，表正於上，則内外遠近將各歸於正，奚亂之不息乎？」

《養氣論》曰：「凡用兵勝負，係軍旅之强弱；軍旅强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强。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紂師如林，武王數其不事

❶「夷虜」，原作「仇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慮」，原作「外」，據《歷代名臣奏議》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虜」。

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故周勝。項羽威震天下，漢祖數其弑義帝之十罪，則楚曲而漢直，故漢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勝之先幾也。金人無道，❶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帥入踐宸極，比年以來，克勤聽政，追賞直士，登用讜言，令問四達，可謂直矣。以直對曲，勝負已分，中國士氣，宜不待鼓而自强。然虜兵每動，四方震慴奔走，莫與抗衡者，以兵家之畧、制勝之幾，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强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失可得指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將帥必聽命而不敢驕，軍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對敵接刃，而百勝之算已坐決於九重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明當並日月，不可私照臨；德當配天地，不可私覆載；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❷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萬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克己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數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己爲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免己於厄，

❶「無道」，原作「稱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怨」，原作「怒」，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斬以狥。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成帝業於五載之近。陛下聖度虛明，人心廣大，❶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疏遠正直。中外百執，其有迷國誤朝，罪惡昭著，衆所指目不可掩者，雖有私勞，願陛下與衆棄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顏逆耳，公論所歸不可蔽者，雖遭讒謗，願陛下與士共之，不使退而窮處，以失天下之心也。如此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之一人，❷而千萬人悦以畏矣。」

《寬隱論》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故漢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强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❸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能行其威於李業等，然不能行於吴漢。是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屢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羣臣有不能欽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即肆讒謗，以爲違於君命召

❶「人」，原作「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歷代名臣奏議》作「仁」。

❷「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諸」。

❸「匈奴」至「之威行於」二十字，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補。其中「光武」二字，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光威」，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不俟駕之義，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寬容，不從其説，而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殄殲狂虜，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心豈樂貧賤而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若聽其所守，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於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於八九。皆從其欲，又優奬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綱不緣此而不立，❶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❷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❸獨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❹内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説殄行，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覆甚詳，此其大畧也。論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復除給事中。

二年七月，入對於臨安行在所。上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公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

❶「權」，原作「紀」，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❷「夷」，原作「裔」，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❸「致」，原作「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❹「横」，原作「威」，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六篇付宰臣參酌施行。」上勞問甚渥，公退而就職。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位，上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門人高弟不措一詞，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尤氏所載《師春》等書，❶及諸國交兵曲折，尚涉繁碎，況於其他？陛下必欲削平僭暴，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上稱善。八月一日，轉對，奏曰：「臣扶疾造朝，備位瑣闥，亦既經月。凡所書讀，多是臣庶整會，升降資給，事涉細微，少有論駁。虛度時刻，愧溢顔面。」復詳論定計、建都、設險三事。上尋命除公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上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公乞在外編集成書，仰備乙覽，不敢當講席。章再上，不允。未及卒

❶「尤」，疑當作「左」。

辭，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謹按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冀安天步，乃稱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録叙，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潛善，己不預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故七月八日聖旨以其荷國重任，不衛社稷，式遏兇邪，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婦人之節，其責詞曰：『凶意已行，乃援唐襄王之故事；逆謀先定，共推晉太后之前聞。在君可移，於國何有？』以此觀勝非，其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狂虜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左相吕頤浩以公既有論列，不復經由，遂命檢正官黄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蒙睿奬，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倘貪禄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初，吕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

喜，力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某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胡某不當責。右司諫吴表臣上疏言：「胡某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❶奏皆寢。頤浩即排根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一空，勝非遂相。

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西，休於衡岳，買山結廬，名曰書堂，爲終焉計。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可犯。至誠而不動者有矣，❷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黄皓安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孔明此心，可爲萬世

❶「非」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恐」字。
❷「有」，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法。」觀公室中所以戒其子者如此，則其自爲者可知矣。

河南尹焞聞公進退大致，語人曰：「斯人可謂『聞而知之者』矣。」❶翰林徐俯侍讀《春秋》，薦公曰：「道術有在，公論所歸，臣敢蔽賢不報？」初，王荆公以《字説》訓釋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以偏傍點畫通也，則詆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公自少留心此經，每曰：「先聖親手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備徵先儒，雖一義之當，片言之善，靡不采入。歲在丙申，初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大義十餘條，若合符節。公益自信，研窮玩索者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春秋》。喟然歎曰：「此傳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書屢書，懇懇致詳。於是聖人弘規大用，較然明著。讀而味之，犁然當於人心。」翰林朱震久從公游，方侍講此經，欲見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學也，用功十年，遍覽諸家，欲多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已説，猶未敢以爲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説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向成，舊説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今幸聖上篤好，要當正學以言，不當曲學以阿世，子發其勉之。先儒有制作以俟聖漢之語，其不見排詆幾希。」

❶「之」，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公辭以「擯斥三載，❶未能寡過，不敢當次對之除。不習吏事，年衰病劇，不能勝共理之寄」。詔曰：「胡某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特從其請。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候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設，本以養老優賢，非因辭職不欲請，非獲譴不欲受也。及此除，乃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禄。」即自爲工程，再加訂正，然後繕寫奏御，凡十餘萬言。上屢對近臣稱道，謂深得聖人之旨，非諸儒所及也。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金書疾置，召旨甚駛。宰相以事不自己出，形於言。諫官陳公輔方上疏力詆程氏，公上奏曰：「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宫。苟有見聞，自當論奏。伏見元祐初宰臣司馬光、吕公著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矜式士類，裨益風化。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諫臣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❷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則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詞釋解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

❶「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黜」。
❷「庭」，原作「廷」，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獲繼焉。❶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宗之，不可遏也。近年頤之門人稍稍進用，而士大夫有志利禄者，口誦其説，高自標榜。或乃託於詞命，妄加褒借，紛然淆亂，莫分真僞，識者憂之。學士大夫植黨相非，自此起矣。蓋安於王氏者不肯遽變，而道伊洛者多失其傳，無以厭服人心，故言者深加詆誚。夫不辨真僞，皆欲屏絶，既已過矣，又及於頤，不亦宜乎？」其言曰：「聖人垂訓，無非《中庸》是也。然《中庸》之義，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又曰：「士大夫當以孔孟爲師，亦是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❷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諸經、《語》、《孟》之書資口耳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猶欲納之室而使不得由户也。夫頤之文，於《易》則由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以示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❸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

❶「獲」，原作「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宋李心傳《道命録》（清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三《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改。

❷「兄弟」，原作「弟兄」，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道命録》改。

❸「諸」，原作「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道命録》改。

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願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❶仍詔館閣搜集其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聖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奏既入，溺於王氏學者喧然。於是公輔及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謂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章疏交上，除知永州。公辭，復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久之，諸言者皆罪斥，除公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三百疋兩。公辭。詔曰：「朕憫邪説之誣民，懼斯文之墜地，肆求鴻碩，爰命纂修。卿發心要之未傳，洞見天人之閫奥，明聖師之獨斷，大陳治亂之權衡。俾給札於上方，旋觀書於乙夜，往承朕意，勿復固辭。」公常念故鄉宗族貧不能自給，逮受此賜，即付猶子憲買田於先廬傍，歲時修祀，曾高丘壠，施及親屬，以疏戚爲差。方公之奉詔纂修也，雖寒暑不少懈，畢精竭慮，殆忘寢食，疾遂日增。至是上章謝事。

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歿於書堂正寢，享年六十有五。遺表上聞，詔贈四官，賻銀絹二百疋兩。公積階至朝奉郎，靖康登極，覃恩轉朝散郎，致仕轉朝請郎，至是贈左朝議大夫。繼又降詔旨云：「胡某《春

❶「於」，原作「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道命録》改。

秋》義，著一王之大法，方欲召用，遽聞淪亡，特賜銀絹三百疋兩，令本路轉運司應副葬事，仍賜田十頃，以卹其孤，他人不得援例。」公卿大夫士莫不爲時嗟悼，形於文詞，以祭公而挽其葬，惜公迄不大用，佐天子成撥亂反正之功也。

公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除其根。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初登科，同年燕集，微有酒所，❶自是終身飲不過量。嘗好弈，令人曰：「得一第，事業竟耶？」遂終身不弈。爲太學官，同僚爲謀買妾，既卜姓矣，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何以是爲？」亦終身不復買也。奉使湘中日，出按屬部，過衡山下，愛其雄秀，欲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止曰：「非職事所在也。」它日二親欲遊，亦以是告，中大及令人喜曰：「爾周慎如此，吾復何憂？」晚歲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平生不樂近城市，寓居必深静之所，逢佳樹清流，輒扶笻拂石，徘徊而後去。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者。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尤謹於細行。麟經之外，《語》、《孟》、《易》、《詩》、《書》、《中庸》、《資治通鑑》，周而復始，至老孜孜，常不自足。每子弟定省，必問其習業，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不則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戚屬後生艱難窮阨，但勉以進修，使動心忍性，不爲濡沫之惠。士子問學，公教之，❷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

❶「所」，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教」，疑當作「接」，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節」。宋朱熹《伊洛淵源録》（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三「胡文定公行狀略」謂「公隨其資性而接之」。

爲窮理之門，以主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未嘗以辭色假人。近世士風奔競，惟事干謁，公在瑣闈，雖抱羸疾，接納無倦。隨其品歷，訪以四方利病，於容貌顏色辭氣間，消人貪鄙。有欲啟口請託者，必忘言而去。

壯年嘗觀釋氏書，亦接禪客談話，後遂屏絶。《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無所不在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則心與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不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地合德，❶四時合序，則心與理一，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聖人也。子以四端五典每事充擴，❷亦未免物物致察，猶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猶釋氏所謂不假證修而語覺地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學佛者，其語則欲一聞便悟，其行則欲一超直入。縱有是理，必無是人。如舜可謂上上根矣，然猶好問，猶察言，猶取諸人以爲善。獨聞斯行之若決江河，與人異耳。今以中才欲了此事，不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求之，則亦何以異於談飲食而欲療饑渴乎？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知其未了者，

❶「地」，原作「理」，據文津閣本、宋衛湜《禮記集説》（清《通志堂經解》本）卷一四九改。

❷「充擴」，原作「擴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伊洛淵源録》改。

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只求見解於作用處，全不究竟也。❶以理爲障而求見解，故窮高極大而失其居，❷失其居則旅人也，❸故無地以崇其德，至於流遁，莫可致詰。於作用處全不究意，❹故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子又曰四端五典起滅心也，有所謂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夫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即起滅心是也。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能操而常存者，動亦存，静亦存，雖百起百滅，心固自若也。放而不知求者，静亦亡，動亦亡，燕居獨處，似繫馬而止也。事至物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矣。是以善學者，動亦察，静亦察，無時而不察也。持之以敬，養之以和，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燕居獨處，亦不坐馳，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子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取此。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夫良知不慮而知，良能不學而能，此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擴而充之，達於天下，立萬世之大經，經正而庶民興，邪慝息矣。釋氏則指此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殄滅人倫，正相反也，而謂『不相妨』，何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❶「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意」。
❷「窮高極大」，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極高窮大」。《禮記集説》作「窮大」。
❸「旅」，原作「惑」，據《禮記集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族」。
❹「意」，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竟」。

惡似是而非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善學之君子愼所取焉。」

公精識强記，無所不知，而與人談論，氣和詞簡，若中無所有者，故未嘗失色於人，亦未嘗失言於人。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説，則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浮世利名，真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定夫，游公酢；顯道，謝公良佐也，與楊公中立皆程門高弟。公之使湖北也，楊尚爲府教授，謝爲應城宰。公質疑訪道，禮之甚恭。來見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僚屬驚異，吏民聳觀。鄒公浩聞之，歎曰：「將軍北面師降虜，❶此事人間久寂寂。」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從遊三君子之外，則河清劉奕君曼、開封向子韶和卿、贛上曾開天游、荆南唐恕處厚及朱震子發，情義最篤者也。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且稱其有相業云。平居尚論古人，自兩漢而下，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李文靖、韓忠獻爲冠，言必稱之。每語學者曰：「學以能變化氣質爲功。」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

❶「師」上，原衍「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删。「面師」二字，明抄本、經鉏堂本誤倒。

貌雍穆，若無喜怒者，即之和樂而有毅然不可犯之象，❶望之嚴威而薰然可親。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備家廟薦享。造麴糵，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躬視。於其祭也，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享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禮成，置酒五行，分胙內外。雖亂離遷次，衣食或不給，而奉先未嘗闕。由少至老，食不過兼味。疾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躬耕漳濱二十餘年，所仰以卒歲者，一旦廢於盜寇，❷聞之容色無變，若未嘗勤力其中也。惟問丘墳，則泫然流涕。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

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志在康濟艱難。見中原陷没，百姓塗炭，若疾痛之切於身也。然宦情如寄，道有不合，色斯舉矣。侯無可諸孫仲良有祖風，❸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至漳濱，瞷公言行，日月淹久，不覺嘆服，語同志曰：「某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常服澣濯紉補，或至二三十年，歲不必隨有所增製，遠適亦以自從。謂子弟曰：「不使汝等有倉卒不辨之憂。」年既六十，即

❶「之」，原作「知」，據文津閣本改。
❷「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敚」。
❸「仲」，原作「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宋史·胡安國傳》改。

命造束身榫，自授尺寸，歲一漆之。得疾，不能閲書，命子宏取《春秋》説誦於前，❶間一解頤而笑。時結廬猶未成，獨戒宏曰：「當速營家廟，若祭於寢，非禮也。」二弟問疾，泣而撫之。至於諸子，則正容曰：「事兄友弟。」遂不復語。泊然委順，斂以深衣，不用浮屠氏，皆治命也。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長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次寧，右承務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季宏，右承務郎。女申，適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向沈，其父即和卿也。孫大原，右承務郎。公没五年之後，始生大經、大常、大本、大壯、大時。

公少時有作爲文章立名後世之意，其後篤志於天人性命之學，乃不復作。故召試辭免之奏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文集十五卷，皆不得已而應者，靡麗無益，一語不及。每患史傳浩博，學者不知統要，而司馬公編年《通鑑》，正書叙述太詳，《目録》首尾不備，晚年著《舉要歷》八十卷，將以趨詳畧之中矣，然尚有重複及遺缺者，意司馬公方事筆削，入秉鈞軸，尋薨於位，不得爲成書也。遂畧用《春秋》條例，就三書修成一百卷，名曰《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自爲之序，以廣司馬公願忠君父、稽古圖治之意。

諸孤以其年九月一日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令人王氏祔焉。從臣建言：「公當蔡氏專權，棄官不仕，歸養膝下，左右無違。靖康、紹興，出入禁闥，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方《春秋》大禁之時，慨然憂世，心無二

❶「説誦」，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誦説」。

慮，窮源闡奥，學遂顯行，其功不在先儒之下。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況如某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身死而言立，可不飾其終乎？」詔下禮官議，禮部太常官合議曰：「謹按謚法，道德博文曰文，純行不差曰定，請謚爲文定。」制曰：「朕憫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禮義，尚權勢而薄廉恥，禍敗之釁，職此之由。惟予近臣守死善道，服仁體義，老而不衰，生多顯名，没有遺美，顧此褒恤，豈限彝章？具官某以名世傑出之才，探千載不傳之學，窮《春秋》奥旨，續前聖微言，旁貫諸經，網羅百氏，優游饜飫，久自得之。不可以勢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來，數人而已。是用致尊名之義，廣崇德之風，以訓後人，以明吾志。凡爾有學，尚克繼之。可賜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紹興十有九年，郊恩，贈左大中大夫。

惟公道學溥博渾深，不可涯涘。追究平生言行，反覆訂正，凡十有五年，粗能成章，以備太史氏采擇。且求誌於有道立言之君子，傳諸永世。謹狀。

斐然集卷二十五

斐然集卷二十六

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代文定作

宋胡寅撰

國朝自宣和之季，夷狄入寇，❶神州板蕩，起灰塵、投天隙、身都將相，無益於斯人而没於牖下者，何可勝數？其間才術德度，自結主知，有意於當世者，不過二三人。而會遇之際，僅得以聲名自終，何其艱哉！若永嘉資政許公，乃其一也。

公諱景衡，字少伊，其先長沙人。七世祖贊避五季之亂，徙居温之瑞安縣，至公遂爲名家。公兒童時，氣質端重，鄉丈人異待之。中紹聖元年進士第，在選調，久之，以廉勤守職，不爲因循苟且，出入京師，足不一至貴要之門，識者期以遠大。大觀中，大臣有知其名者，用爲勑令所删定官。歲滿，書成，遷承議郎，丞少府監。久之，乞外任，除大名少尹。未行，改通判福州。州將不事事，公悉力佐之，郡賴以治。終更，請奉祠館，得之。

明年，宣和庚子歲也，以監察御史召，既至，除殿中侍御史。寇起東南，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有旨仍舊。公論奏，以爲「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之者衆寡以爲歲額高下。今被兵州縣户口減半，

❶「夷狄入寇」，原作「戎馬生郊」，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而茶鹽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奏三上，卒從公言。燕山之役，童貫爲大帥，公力論不當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疏譚稹罪大罰輕，時論韙之。燕山役不已，誅求益甚，公上疏論：「財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月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祗應準備爲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禄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宜一切省絶。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爲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産者相屬，爲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乎？」王、蔡方擅政，公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遂虚其位？況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奸贓狼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彌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攷公議，愼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黼素已惡其多言，至是大怒，陰以他事中傷，逐之。

淵聖皇帝嗣位，即以左正言召，而中執法陳過庭引親避嫌，❶遂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至不閱月，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入對，上曰：「朕在藩邸，已聞卿名。」公感勵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政事缺失甚衆。上方信向，會臺諫官李光、程瑀以直言忤大臣耿南仲意被斥，公爲辨明。時過庭爲中書侍郎，公復引嫌。南仲并惡之，乃誣公視

❶「過庭」，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大臣進退爲去就，罷之，與宫祠。未幾，淵聖開悟，有旨召還。屬城守内外隔絶。

今上登極之八日，遂以給事中召，至則除御史中丞。病暑，未及朝，聞東京留守宗澤爲當路所忌，將罷去，公即具奏，言澤不可罷狀。事遂寢。時虜初渡河而北，車駕駐南都，公十上章請東幸。時浙西軍變，朝議欲招安，公言「宜遣兵討之。今官吏百姓被塗炭，而作亂者反受爵命，非政刑矣」。凡六論奏，迄如公言。又論方今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慎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奸貪，抑親黨，伸公論，以革往時之弊。悉蒙嘉納。黄潛厚以宰相兄爲户部尚書，公極論其不可。公潛厚遂罷，而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公論之不已。上由是益知公可任，拜尚書右丞。公既受命，獨念天下方多事，欲調和同列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間爲上端言之。時大臣有議改鈔法者，公曰：「國家號令失信於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法最甚，尤而效之，奈何？」議者中格。有嘗爲從臣爲虜人草表者，宰相以爲有文，欲復使典制命。公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卒止之。惡宗澤者，毁之不已。公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狀，非特臣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强虜，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謗者默然。故迄公之去，澤賴以安。

車駕幸廣陵，河北、山東相繼陷覆，公言：「虜勢方張，京師既未可歸，此非可安之地。宜及時移蹕建康，限以天塹，據帝王之宅，保障東南，經理淮泗，倉卒無不及事之虞矣。」懇懇爲上下言之。宰相以議非己出，極力排沮。公遂請去，至於再三，志益

確。上不得已，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公罷政之明日，宰相遂下還京之詔，公以爲深憂。行至瓜州，❶遇疾薨，寔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有七。上聞之驚愕，詔贈五官。其子世厚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瑞安礪塘村下灣之原。曾祖偘、祖薄、父球，❷追贈東宫三少。曾祖妣王氏、祖妣陳氏、母何氏，昌元、義和、永嘉郡夫人。公初娶陳氏，贈嘉興郡夫人。再娶胡氏，封齊安郡夫人。三男，世厚，迪功郎。女七人：長曰端，適文林郎、前婺州録事參軍蕭振。季女章，適進士趙蒙孫。曰臺，曰中，尚幼。餘並早亡。孫男曰疇，曰畯。

公幼喪母，長事父孝。少師公喜飲酒好客，公手自製麴蘖，臨醞釀。居喪，毁瘠，蔬食，不浣垢，廬於墓者終三年。性不喜飲，它日遇名酒，未嘗不惻然思其親。與兄景亮友弟尤篤。景亮試禮部，病卧逆旅，公時爲河間尉，聞之，即日棄官來省。兄死，事嫂謹慎，悉推家財予之。姊孀居食貧，析屋分田，割禄以養之，終其身。孝弟慈祥，忠厚樂易，恂恂然爲君子長者。鄉人化其德，搢紳推其賢，而萬乘信其忠。其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也。平居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至其行己臨事，則毅然有不可回奪之操。方宣和間，窮奢極侈，虚内以事外，邦本將蹶，天下寒心，公卿方導諛以爲太平之盛觀。公居言責，首陳節用固本以救時病。自中常侍用事，文武將相皆出其門，❸無敢忤者，公乃誦言於上，視之如無有。故雖仕

❶「至」，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及」。
❷「薄」，文津閣本作「溥」。
❸「門」，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間」。

於當時，用亦不顯，而四海知其名。及靖康中，黄門大臣異論肆行，呼吸阿好，不次而用之，彈斥不附己者，公保正拂邪，從以去國，而名益重。晚受主知，擢長憲臺，與聞國政，直言讜議，不畏强禦，精忠懇到，以感動天意，祈於有補，不求赫赫之名，天下倚望，卜濟否焉。若假以歲時，贊襄彌縫，獲盡其心，則息禍亂，佐中興，必有過人者。權邪抑之，天又奪其年。嗚呼，可悲也已！公事三朝，所言於上者，退不以告人，故傳於世者少。而世以盡言歸之者，以公誠寔不自表暴，而知其事君之有犯而無隱也。❶有文集三十卷。

既葬之七年，其子世厚以公行事狀不遠數千里來請銘。以予知公之深，累請而益勤。予固不得辭，乃序而銘之。銘曰：

顯允右丞，學有正聞。踐修厥德，勁直而温。逢時之衰，志在濟物。言期有補，終以不絀。出入三朝，清議隆洽。遂聞大政，天子嘉納。先事而謀，措國於安。進賢是急，恤民是先。邪説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顧思其時，如涉川水。亦未克濟，舟楫傾墜。公以讒擠，隱憂而疾。殄瘁興哀，天不可測。考行無愧，雖亡猶存。曷庸信之，其在斯文。

左朝奉郎曹君墓誌銘

國家自治平而上，制立治定，所用人才以愷弟忠寔爲本。宦學大夫守己奉法，不求赫赫之名，風俗雍醇，海内無事。逮功利

❶「知其」，原作「共知」，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其知」。

之説用，右能而左賢，憸巧競進於時，敦樸廉静之士見謂不才。❶至於世既陵遲，向也以才能顯者誅夷勦絶，泯泯然與亂俱逝，人乃思見君子長者，尚論盛時，若不可及。然惇德勵行，沉於下僚，迄死不試者，蓋不少矣。嗚呼惜哉！若德久者，其亦斯人之流歟！德久姓曹，名中，德久其字也。幼負穎質，稍長博習經傳，遊學所至，輒以文藝居首。凡再預薦送，中建中靖國元年進士第，調蘇州常熟縣主簿。丁父憂。服除，授福州閩縣尉。以母喪去官。終喪，又尉江寧府之上元，改宣義郎。任滿，得温州永嘉丞。未赴，會朝廷設詞學兼茂科，就試，選第一，遂除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佐郎。久之，請補外，得知永州。坐非意去官，後竟不復用。方其在省中，日視同列去爲美官，不少介意，繙書直舍，泊如也。或願與偕至執政之門，德久許諾。一日，連轡將往，中途稱疾而歸。周旋東觀凡五六年，以久次出守永。永民病鹽額歲增，亟奏減之，民以少安。會族兄載德上書諫微行，相輔大怒，株連罷德久。靖康中，載德暴貴，參機密，欲挽用之，而持議不合。度國已危，無復仕宦意。買舟東下，至錢塘，聞京師失守，感疾而卒。官至朝奉郎，享年五十有五。德久篤於孝友，忠信和易，不喜言人過，族黨鄉閭間無訾毁者。文詞温雅，似其爲人。祖熟，❷贈宣德郎。父俊，贈中奉大夫。母羅氏，封令人。妻張氏，封安人。長子巖老，迪功郎、鬱林州興業縣尉。次曰演，曰

❶「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靖」。

❷「熟」，文津閣本作「塾」。

湜，曰麟，曰嗣儒業。❶曹氏本壽陽人，德久七世祖避五代亂，遷閩中，没葬沙陽之高沙，至今子孫無它徙者。以某年月日葬於劍浦縣長沙里西芹之原。諸子以予知其父，來請銘。銘曰：

嗚呼德久，與世永隔。味其平生，素所蓄積。如穀稻粱，如衣布帛。如藥參苓，如木松柏。人進以才，我退以德。較其悠遠，孰失孰得？爰有嗣子，承厥考翼。必大其門，諗此幽刻。

元公塔銘

予少也，居荆門漳水之上。遊學京師，教道襄漢，聞白馬寺有得佛法長老曰諒元者。久之，去白馬，如湖湘，而不詳其所止。紹興甲寅之歲，予寓居南嶽，一日，前住覆船山慈嚴來謁，問其孰嗣，則曰「先師元公」。予以元知名僧，頗欲識之而不果，則遂詢其本末於嚴。嚴曰：先師福州之福清人，姓董氏，幼而奉佛，棄家，投瑞峯寺。元祐四年，試誦經中格，度爲僧。住洪州，禮事泐潭乾，乾器之。師自念言古人學道必先勤苦，我今無營，坐享乳麋薌飲，此意非法。乃爲泐潭循迄遠去。❷及歸，乾已没，師復謁分寧玉溪慈，叢林號曰慈古鏡者，咨決安心，不更他適。洎慈就寂，始領衆遊方，歷潭之溈山、鼎之梁山、荆之玉泉、襄之白馬，率上首立僧提唱，皈信者漸衆。大觀己丑歲，白馬虛席，州將以疏帖授師。師遂

❶「曰」，文津閣本作「並」。

❷「循迄」，原作「禮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歸」。

避再三，卒不得免。攝衣升座，衆聽翀洽，莫不恨其總持之晚也。一時聲譽與谷隱顯公相先後。居十年，以化緣既畢，去客於蒙城蘭若。桂陽監守與師有舊，遣書迎致，居監之天寧。監僻而寺陋，師隨方誘導，其説盛行，猺俗信化。越三年，當宣和乙巳歲，春正月六日，出謁知識，人人敘違。還寺，令考鼓，與衆言别，端坐而逝。逮十有九日，體魄堅植，色相自如。其徒不忍用火，相與即其身塑飾以事之。師質朴和易，接引欣欣，未嘗有愠怒色、揀擇心。囊中不蓄一物，得供施即隨手散盡。坐僧夏三十六，壽六十四。有《語録》一卷。門弟子爲長老者十一人。慈嚴所稱述者，大概如此。以予聞質諸知師者，驗嚴之語，皆曰然。嚴乃請曰：「先師道行孤高篤寔，慈嚴等不能振大家風，恐遂泯然弗傳。願假一言，刻諸像塔。」其請至五六而益勤。予既重元之爲僧，又矜嚴之志，乃敘而銘之，曰：

宣道者言，任道者身。身則弗行，言則誰信？九年面壁，一人得髓。獨爲死生，其艱猶爾。末法滔滔，言滿天地。分據諸方，各有孫子。試聆其言，何法不證？夷考其行，鮮克相應。如彼所説，真空無相。以相見我，事障理障。如我所説，一陽一陰。心即是迹，迹即是心。謂迹非近，❶道終不近。於行必詖，於辭必遁。維元導師，浮屠之劭。質寔廉清，蓋以身教。咨爾學人，欲嗣清風。尚視斯銘，以參異同。

❶「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心近」，疑當作「心」。

吴越國濟陽郡夫人江氏墓表

古之立國家者，必有賢配，修陰教，自中形外，以御於家邦。伉儷雖亡，則次配攝行内主之事，亦必柔順有德，宜與君子偕老。及其化基衽席，警戒以相成，禮義之風變乎國俗，而洋溢乎詠歌，則聖人表而出之，如渚氾之詩，與蘋蘩之詠，並編《召南》，以法萬世。若夫人，豈聞其風而興起者乎？

夫人姓江氏，錢塘人。武肅王起兵，夫人曾祖諱元從之爲將，有功，後受中國命，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殁得從食武肅廟廷。祖傳，父庭滔，並仕吴越，有使號。武肅之孫晉諸道兵馬元帥、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既嗣國，夫人以良家選入，見謂婉淑。❶是冬，大將有稱兵者，王釋位，退即於越之别第。元妃鹿氏没，夫人數於守適，盡心服勤，不失恭順，雖一衣一饌，必經手而後進，以周事故王。故王深居無悶，克以壽考終。及忠懿王嗣位，承制封濟陽郡夫人。國入，仍本封。居京師，以嚴肅畏慎檢其家而無悔。

子十一人：曰緬，曰暐，曰旷，曰旦，皆早貴宦，不及歸闕庭。曰昂，皇朝咸平二年巡警荆渚，與蠻賊戰死。曰映，淳化中爲渝州監軍，蜀有亂，城守不辱以没。曰昆，曰若虛，曰易，曰滉，當納土陛見之際，深自陳願從進士試舉，不録録就環衛官。於後昆中進士甲科，終諫議大夫；若虛慷慨獻策，自布衣擢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終諸路

❶「謂」，原作「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提點刑獄；易舉進士第二，賢良第一，終翰林學士，知制誥；滉亦登進士第，終都官員外郎。女一人，適琅琊王氏。故王雖於其身失位，然其子武不失節，文能發身，皆夫人以詩書教而成之。至其後世，遂以蕃衍盛大。翰林贈太尉，生司徒彥遠，以善諫爭，官至知諫院。司徒生少師緦，以高文大策、宏才遠畧，入爲名侍從，出爲賢帥牧。少師生左太中大夫伯言，嘗列貳卿，今爲徽猷閣待制，文學材行，世濟不隕。其餘以能事自奮，翺翔於仕途者，蓋不可殫舉。考其流慶之遠，非有深仁善行修於人所不及知，則天之報之何爲久而不替？於以知夫人之賢尚矣。

夫人葬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邊村之原，凡一百六十七年。當靖康改元，女真初寇畿甸，❶伯言悉其力，舉夫人而下十有五柩東歸，藁葬於潤州金臺縣村。又十年，乃舉夫人及太尉、司徒、少師與曾祖妣平陽郡夫人盛氏、祖妣吳國太夫人丁氏、妣楚國夫人呂氏葬於故王墓卓筆之後天柱山，伯言前室碩人鄭氏亦祔焉。自兵戎徧天下，生不得其死，死不得其葬，既葬而不保其窀穸者，不知其幾人矣。錢氏四世七柩乃得歸骨於舊都，山川宛然，靈魄交妥，惟夫人之德，惟夫人之孫之孝。古人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此舉也，由先賴後，胡云有憾，自義率祖，庶幾無愧。葬以紹興七年秋八月十有二日，先期，伯言以夫人行治見屬，且云知制誥李宗愕嘗志汴陽之墓，今不得存。誠心懇篤，屢以不文辭而不可，乃次序本末，書而表之墓道云。

❶「寇」，原作「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亡室張氏墓誌銘

君名季蘭，字德馨，世爲南劍州沙縣人。❶父故任尚書兵部郎中，諱胥。母鄧氏，贈宜人。兵部公宣和三年佐校禮部試，凡五千餘人，得寅程文，置前列。寅修書謁謝，一見蒙異顧。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求寅爲婿甚迫，寅方心鄙當世公卿，因拒之。❷公益相奇。明年，遂以君見歸。君時年十有五，蓋公季女也。少失母，不閑饗羞組紝之事，而性莊情澹，儀貌夙成，無嬉謔，無恐怖，不信鬼怪，不聽下人切切語，臨義截然莫可移。酬酢有少差，隨即改之。事舅姑未嘗被訶譴，事寅無違言頩色，接諸姒同天倫，處内外恩紀周洽，有譽歎，無間毁。誨子不以慈，使就外傅甚力，均愛庶姓猶己出也。寅筮仕西京，交遊廣，薄禄不時得，費君奩具且盡，君不以爲意。於後亂離，家益空乏，飯脱粟菜羹，或無鹽酪，君能安之。自歸寅，歲必一病，尋輒愈。後乃病益數，不遇大醫，又缺補養。享年三十，寔紹興七年九月四日。寅時守嚴，留君侍先君，居衡岳，病與死，遂皆不見。自佛教入中國，以死生輪轉恐動下俗，望道之士鮮不惑焉。予嘗取《大乘》諸經與達摩而後宗派所傳，窮見旨歸，因斥其説之荒虚誕幻者，志之爲一書。君嘗從傍咨問，即知大意，治命不用浮屠氏法。屬纊之際，謂其諸姑勿以疾革告阿翁。啜藥置虚，倏然而逝。君疇昔每

❶「沙」，原作「涉」，宋代南劍州有沙縣無涉縣，且據明《八閩通志》（明弘治刻本）卷六九張氏之父張胥爲沙縣人，故改。

❷「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固」。

度不得永年，謂寅盍先爲志文，欲一經目以自慰。寅曰：「所苦豈不遂復康，德則當與年俱進，必有傳也。」悲夫！子男三人：長大原，次大端，幼子曰永，三歲矣，後君十七日而夭。女曰衍。君受紹興四年明堂恩，封宜人。以十有一月乙巳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先妣王令人之右。銘曰：

桃夭之心兮，情如止水。處生雍雍兮，又不怛死。有此衆美兮，奚不脩齡？悲將奈何兮，揚以斯銘。

陽夏謝君墓誌銘

君諱舜賓，字穆叔，姓謝氏。裔出陽夏，徙居建之建安東集者，至君五世。父與華而上，皆潛德晦行。君生七歲則孤，長而氣質渾厚，事大母及母以孝自力。成童，則俾遊庠序，❶戒之曰：「師必就賢，友必親勝，不若是者，非徒無益，敗已滋甚。」家人生業，漠不屑意，浮沉里閭，奕棋飲酒，甚適也。然斷自立義，不漫爲然諾。聞人一善，爲廣之口弗置，其惡則未嘗道，以是人皆服君長者。有爭競，往往詣公請一言，即判而解去。蓋嘗曰：「一生無所遇，能不獲咎於州鄉，是豈非馬少遊之志耶？予心跂焉。」故其欽賢樂義，老而益勤。歲在甲辰，病嘗殆，夢二人臨之，其一曰：「可若何？」其一曰：「是下壽耳。以其善人，帝予五齡。」覺而疾良已。年六十七乃終，紹興九年春正月癸卯也。娶丘氏，生子男三人：長曰襲，左迪功郎，汀州司户參軍。次褒，次衮，皆肄進士業。二女早亡，一孫女尚幼。明年

❶「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即」。

冬十有一月己酉，葬於天慶觀永豐莊右山之首。君之没，里人哭之咸悲，又相與扶送其柩。襲與予同爲太學生，今逾二十年，文日昌，行日修，策名南宫，以顯其親，方力學不怠，曰：「吾父期我者，非覓舉得官之謂也。」❶是可書，乃序而銘之曰：

莫難得於人心兮，莫難必於天報。君並格以奚修兮，亦曰善之攸好。兹道彌夫穹壤兮，本則眇然而奥。以是尚其後人兮，諗斯文而永告。

朝議大夫田公墓誌銘

公諱有嘉，字會之，世居開封。曾祖皓，❷贈右衛將軍。祖澄，贈左屯衛將軍。❸父世立，贈金紫光禄大夫。母趙氏，太寧郡夫人。公未冠，當元祐間，補太學生，居士林，有譽。娶母黨女。以恩授右班殿直，試換登仕郎，歷任扶溝縣尉，南京留守司判官，監在京粳米倉，監軍資庫，軍器監主簿，提轄軍器所，通判信州，通判筠州，最後知南康軍，累官至朝議大夫。享年六十有六。畿内上軍逃，至死，捕獲賞格隨而重，用以改京秩者武相接也。公得之，察其或無他，即令自首，所活凡數百人。月廪給，貴賤有疏鑿，中常侍胥徒欲一品米，❹婁以語脅公，公確守不爲之變。苗傅、劉正彦稱亂於周廬，敗突西走，信當其衝，人情洶洶將潰。公率郡兵逆拒之，賊卒不測，退入閩山。饒

❶「舉得」，明抄本、經鉏堂本無此二字，文津閣本作「官得」。
❷「皓」，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浩」。
❸「左」，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右」。
❹「米」，原作「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之安仁與信接境，民習妖爲寇，呼吸至數萬，受討伐之任者，往往縱鋒刃禽獮之。公必爲之别白，孰脅從，孰詿誤，俾還生業，惟真寇始付有司。於是魔黨始散，❶渠魁授首。時有制置大使經從，調民丁五百，峻急甚。下吏奉承，或縶貫之，閉諸空舍以待，至有三三五五飢凍而斃，則又驅負薪爨菜之人以足之，怨嗟載路。公見大使，具道其狀，且曰：「不許役民，故有近詔。率先遵奉，宜在重臣。」大使頸頰赤而語噤。乃風部使者捃摭公，公不少屈，卒亦無事。南康經李成殘刧，户口耗十八，而賦斂按承平之舊。公既至，民聞曰：「是必肯恤予瘼者。」即羣愬焉。公力懇於朝，得据寔蠲減。或建議造樓船爲江防，其數多，其製修廣，器械悉具，木必十圍，工殆百萬。公曰：「勞民費財，而非禦敵便利之事。」丐寢之，不許。繼請稽違之罪，不報聞。卒之船成，無補於用。一日視事，退坐正寢，呼諸子侍左右，泊然而化，寔紹興壬戌二月三日。公之喪父也，哀幾毁，廬墓次終三年。每履歲時雨露之變，慕思弗怠。自少篤學，親賢友善，孜孜焉。資氣寬厚，❷推心待人，未始有嫌隙。其仕也安分自信，無枉道希求之習。奉身調度甚約，專以教子爲務。妻封令人，先亡。四男子：昕，右奉議郎，簽書常德軍判官。昉，從義郎。旼，右從政郎，常州司理參軍。昭，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二女：長適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屬官譚知古，次適右通直郎、知梧州蔡傳素。孫男十一人，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三月二

❶「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破」。
❷「氣」，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質」。

十七日葬公於信州貴溪縣化行鄉新昌山田院之後。予昔守桐廬郡，昕爲屬邑丞官無負。今以左迪功郎、鼎州觀察推官謝襲所狀公行治來求志文，予不得辭。既書其大者如此，從之以銘。銘曰：

受皇降衷，孰成以養。率元祐教，迪己弗枉。詒厥後人，高山可仰。存以斯文，有逝無往。

右承事郎譚君墓誌銘

旃蒙大荒落之歲，東北狄女真内侮。越明年，靖康改元，月哉生明，黑幟環都邑。先是五日，禮部侍郎譚公世勣跪白其父曰：「國方有難，大人朝不坐，燕不與，宜歸舊隱。世勣弗克從，從大人者有元孫知古。」時知古侍旁，兩不忍違，涕泣，未即承命。侍郎顧謂之曰：「俾爾代我子職，❶吾得一意王事，汝之孝不既移乎？忱念勉之。」母感，知古又涕泣，逡巡而后行。未幾，女真得貨解圍去，知古至京師省覲，少留，侍郎曰：「虜禍方滋，吾不可以此時爲私謀。既屬汝以王父之重，汝能紓其憂而燕其老，是吾有子而汝王父有孫。吾計端審，汝其行矣。」君遂復歸。明年，狄再入，克汴，植僞主，侍郎死之。君聞訃，氣殆絶而息。奔喪護柩，奉終事哀過於禮。自是不離王父大夫公之側。雖大夫公喪賢子，年益老，辟寇歷險，而氣體無傷疾，不異侍郎在時。於是族黨鄉里及賢士大夫卿咸以孝子順孫稱君。

君諱知古，字邦鑑，世爲潭州善化人。

❶「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吾」。

母令人黄氏。君幼而穎敏，讀書過目即不忘。大夫、侍郎慮其太雋，每戒以謹朴，習以重厚。君乃韜才而敦行，刻意古學，尤熟於《易》，至歷代史無不該貫，凡興亡治亂，必深考其致。又博知本朝故實，爲文詞專宗《西漢書》。早遊鄉校，與計偕，尋預國學選，再試於春官，報聞，遂罷進取。用延賞補承務郎，重遠親膝，❶亦久不調官。前後免父母喪。前右丞許公翰、前簽書樞密院折公彦質及其他貴要人使至潭者，往往欲論薦於朝，君以大夫公悼齒，迄不就。嘗攝藤之鐔津令，辟潭之衡山丞，及辟湖南帥屬，君從之。御史明槖宣諭廣東、西，使旨甚重，引君爲屬，君辭之，皆以便養也。其在潭幕日，值朝旨鬻荒田，久而不售，君條陳其故，白帥曰：「兵旱之後，無上户，無見緡錢，無耕傭牛，此百姓所以不能售也。不願買，必至於抑配；立近限，必至於鞭笞；經界不明，必至於訟訴；輸直有欠，必至於逃移。此官司所以未可鬻也。」其言甚詳，其意則以鬻田非大體而不欲斥言之。帥謝君祖信具上其不便，事遂寢。安撫司治帖武岡犯邊傜，君例被賞，不肯用，曰：「以人命易官，可乎？」帥卒，君即丐罷，優游大夫公左右。仁風謹化，薰陶遠邇，舟車上下於昭潭者，望譚氏鬱然如漢萬石之家，非有賢父祖、良子孫而然歟？建炎元年，主上登極，覃恩文武官進一階，君曰：「吾聞喪雖在赦令後，而吾父死在赦令前，不可冒此恩。」以年勞官至右承事郎。紹興十三年夏四月，感疾卒，其日丁亥，得年五十有一。大夫公哭之屢慟，其叔大父贊讀哀之以詩

❶「親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膝下」。

曰：「事余如事祖。」然後人又知君之能廣孝也。君外樂易而中耿介，處衆如不能言，聞人之惡如未嘗知。詩與文皆過人遠甚，而不以自名。其弈也，隨敵爲高下，無求勝之心，或旁觀人局，乃若未解。平生敦信義，憎諂諛，尚廉孫，周匱乏，不登權門修竿牘之贄。予嘗問君於佛學何如，君曰：「吾欲取其徒平日所口者不越百十門，使舍此而問答，則其術窮矣。」少之日，嘗爲同學所輕，君不之校，唯務自修，其人後反愧。君交遊克終。有傲狠不恭於君者，友而惻之，間以誨語，無匿憾焉。有文集三十卷。娶彭氏，繼室以曹氏，再以田氏。子男子三人：長式祖，將仕郎。次述祖、企祖。女二人：長女未嫁而卒，次適右迪功郎趙伯辨。孫男二人：曰仁，曰伊。是年九月庚申，式祖等葬君於昭潭南十里。予與君再世從遊，申以婚姻之好，知君詳矣。式祖持君之叔父世卿所狀君行治來謁銘。世卿固賢士，言不以私溢，與予所知合，予安得辭？乃爲之銘，尚使君表表於來世。❶銘曰：

清文裕學百行始，年纔逾艾位又痺。或耆且貴善罔紀，然則天於子厚矣。荷塘之山汜源迤，君魄是藏祖所履。銘以昭德無泐毁，勿替引之繄孫子。

左宣教郎江君墓誌銘

志曰：學士大夫莫難於有識。志意誠立，行治誠修，記誦誠富，文詞誠美，❷施之於爲政又誠才以敏，而或黤然，則其立、其

❶「尚使君表表於來世」八字，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❷「詞」，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辭」。

修、其富、其美、其才以敏未必中乎理。不中乎理，則其所長猶小道曲藝，姑賢於不我若者而已矣，聖門所不貴也。識乎識乎，其如五官之有目乎，夜之有燭乎，覆載之間有日月之昱乎？非天授之超，則必學力之廓乎？方臨川以虛無枝遁之説鼓於前，蔡氏以三舍升黜之法驅於後，學者俛焉趨，泯焉同，得時而駕武相屬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曾未三十年，而蒼生塗炭，神州陸沉，楊墨之禍不至若是烈也。政、宣間，予入辟雍，遊太學，頗嘗物色和而不同之士，蓋數千衆中，僅得三五人耳。江君全叔其卓卓之徒歟！是時全叔雖習王氏新説，爲舉子，而出入游公定夫、楊公中立及予先君之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懽然志之，久而好尚益篤。當頹波横潰，遊者溺焉，利禄之罟餌如彼，雅道之荒蕪如此，而全叔好惡乃爾相懸，非識明而見遠，安能舍徑背馳，緩轡乎九軌之路，以趨君子之歸哉！嗚呼，其亦賢矣！

全叔名琦，全叔字也。世居建州建陽縣之北樂里。曾大父諱九疇，大父諱測，以儒孝爲鄉先生，晚從特恩，授將作監主簿，贈大中大夫。父諱立，❶中進士第，莅官循循然，終左朝奉郎。妣吴氏，封宜人。全叔資質警悟，自幼已謹厚老成。未冠，試於轉運司，中選後再預能書。宣和三年，對策集英殿，賜出身，主筠州高安簿。部使者知其才，俾攝令新昌。尤善決疑獄，數被委，咸稱。民負税有至十年者，全叔德信既孚，不待遣吏而載輸告具。將去，父老凡三詣郡丐留。移信州永豐丞。丁内艱。服除，得

❶「父」，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邵武軍教授。舊學在溪北，有先聖像，暴露摧毀，全叔惕然，徙置今學，捐己俸設飾之。太守詣學奉安，賦詩以謝過。俄遭父憂，廬於墓次，終三年。授永州教授。至則修廢壞，增狹隘，唱明誘接，亹亹孜孜。生徒舊纔逾十數，至是來者溢百員，往往裹糧自贍，而願親炙之。居選調二十五六年，未嘗求薦達。有大臣侍從交剡章，遂改左宣教郎而歸。張丞相安撫福建，欲辟置幕中，辭焉。主管台州崇道觀。感疾卒，年五十有八，紹興十二年正月丁巳也。十二月壬申，❶葬於里中地名唐歷，大中公塋右方。兩娶虞氏，能勤苦内事，以佐其夫。全叔乃推先世遺業與諸兄焉。子男曰渙，曰確，爲進士業。曰紹老，曰嗣老，尚幼。全叔事親孝，既及禄，親年皆八十，承顔養志，有婉無違。其執喪，永豐、邵武僚友合賻甚厚，❷全叔曰：「大事當自竭，奚敢爲諸公費？」一謝却之。平居無它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哀古今傳註，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將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楊公撫書而嘆曰：「百世之絶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君於朋友重信義，有寸長輒誦譽之，惟恐人弗聞。苟有過失，亦面折責之。每論事，預料成敗，後必驗。故公卿識之者，喜與之謀。其交遊甚廣，於事無不知，蓋將以有爲也，而止於是，命矣夫！確持太史氏范如圭所狀君平生來請銘於千里之外，再更歲

❶「申」，原作「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有壬申日，無壬寅日。

❷「邵」，原作「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而詞愈切。狀又云：「如圭會君葬時，紹老七齡耳，號而泣，甚悲。以君克孝，是以有此子。」予念歲在戊戌，始從君遊。生同州，學同道，賜第同年，零陵同官。予官先達，君無阿言，多警發語，蓋畏友也。嘗問君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於佛。君既有得，❶而或者謂亦趨乎空寂，信乎？」君笑曰：「是復爲陳相矣。」斯又可知其不變也。銘曰：

秩秩《春秋》，夫子所作。而敢廢之，行其私鑿？兄顏弟孟，千古之師。懵不知尊，奚又毀疵？脱此拘攣，卓矣全叔。崑火不燼，瑟彼良玉。範得三傑，❷志潛一經。持以永歸，夫豈虛生！

吳國太夫人王氏墓誌銘

贈少師賈公偁夫人，姓王氏，宋初勳臣秦王審琦之五世孫，贈太師慶國公克詢女也。幼遵姆訓，不競驕奢之習。既嫁，事舅姑，執婦道，待少師謹妻禮，懿淑婉愉，貴室儀之，族黨中外無間毀者。少師薨，訓子加嚴，撫庶逾厚。制家之務，整整有法，使媵御爨掃，咸得其歡心。顯恭皇后夫人同母兄贈太師藻之女，姪姑雅相愛重，故后嘗居夫人家。及正位椒房，於是賈氏恩遇亞王氏。而夫人每戒其子曰：「男兒當努力自致清途耳。」初特封安康郡夫人，後封安定郡太夫人。子讜，列職西清，奉祠輦轂下。一日，徽宗皇帝召見便殿，顧問庭闈安否，讜再拜謝，以壽康奏。翌日，親御翰墨，書永國太夫人誥，遣中黃門就賜，且詔有司給

❶「君」，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兄」。
❷「範」，原作「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倖視后母。慶賚烜赫，戚屬榮之。夫人雖席貴處富，而志謝芬樂，好觀天竺東來空寂之説，祁寒盛暑不少懈。所得禄賜，隨以施浮屠氏，使修佛供，及班諸親族之貧者。靖康改元，讜念夫人年寖高，以喜以懼，即丐便養。除守鄭州，不赴。得請外觀，❶奉安輿，僑居建康。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夫人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五，贈吴國太夫人。屬内訌多故，藁葬郊壤。後亂粗定，讜中止零陵，追惟疏封永國之祥，惕然曰：「吾母其當葬於此乎？」卜之習吉，得地於城東北二里所曰大塘岡，遣子友之扶護，用紹興十四年某月某日克襄窀穸。子男五人：曰諲，故顯謨閣直學士，贈銀青光禄大夫。曰評，故明州觀察使。曰讜，寶文閣直學士、左正奉大夫。曰詵，故武經大夫。曰諶，故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孫十三人：元之，輔之，思之，朋之，友之，敘之，容之，澤之，戒之，真之，成之，駒之，皆列仕版。孫女二十人，曾孫三人：大年，延年，彭年。曾孫女六人。銘曰：

有淑夫人，秀於王闈。逮及作嬪，服禮初笄。奕奕賈宗，少師昌之。孰宜厥家，夫人相之。六五黄裳，姑姪攸好。天語宣恩，雲章寫誥。寵光有爛，左戚盡傾。甲第名園，金奏絲聲。夫人懿恭，不以汰處。有樂費諭，清净是與。五子聯翩，出忠入孝。以文以武，慈闈之教。種德植善，皇天所穰。考終太平，其壽其長。又何以占，永國錫祉。安固罔極，我銘在此。

❶「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官」。

儒林郎胡君墓誌銘

君名昭，字彦升。曾祖簡能，自杭徙居潭。祖舜賓，父覿，世業儒。君年十五喪父，克自修飭，遵業講授，以養母。喪母，服除，當元符末，應詔上封事，言不起用元祐賢輔佐而先召還内侍郝隨，非所以視天下也。并乞復瑶華廢后，❶立《春秋》經學。久之，京、卞秉政，追治直言，君麗邪等，拘於鄉校。自訟，逾年，得釋。從三舍舉選，有司終以君爲邪人也，每陰降黜之，以是困於場屋。靖康末，中都潰，兵破荆南，潭帥郭三益延君問計策，諭解勤王峒丁之欲爲變者。三益躋右府，薦君，召試中書堂，補登仕郎。時相議假君朝秩，賜章服，充信王侍講。時傳雩者領萬騎渡河，❷君白曰：「五馬山之事，廟堂誠信之耶？」授迪功郎，充江西提點刑獄司屬官。女真蹀血，寇江西，❸鄉湖南，廬陵守逃，有土豪附虜據州，三省遣將收復，俾君攝郡別駕。將欲屠城，君争曰：「百姓何罪？」登城呼首領，開以禍福，其人遂降。隆祐皇太后從衛喪舟中軍於虔、吉之間，❹憲司委君究捕，浹日，獲所失十之二，蓋直四十餘萬緡。即上曰：「方衆情震動，不可以財重失其心。」有詔從之，仍令估售所獲，充軍費。李相綱鎮潭，辟君湘陰令。張相浚親督師駐於潭，奏君充湖南安撫司屬官，所以除洞庭水寇者，君

❶「后」，原作「復」，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後」。
❷「雩」，原作「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寇」，原作「沿」，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車」。

圖畫有助。乙卯歲大旱，流殍千里，君被檄賑屬縣，首請安撫使減俸以救飢。安撫使黽勉率僚屬從之，君又以身先之。因出勸富於倉廩者損賈糶，吝者按致其罪，人以蒙賴。後調湖北轉運司屬官，會新罷宣撫大將，其儲帑之在襄漢者尚以千萬計。君受委鈎校，或乃夜焚君館廬，君弃行囊，抱文籍走免。他日沿檄過家，已而歎曰：「仕則死於官。」亟歸司。無疾而卒，享年若干，官止儒林郎，寔紹興某年某月某日也。明年三月庚申，祔葬於長沙縣大賢鄉母塘山母塋之側。娶盧氏，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陳忱，次尚幼。無子，取弟晰之子文明爲後。臨終，致書長沙當路者，憫鄉校廢缺，曰：「竊觀風俗，先利後義，日甚一日。孟子以『下無學』爲憂，詩人有《子衿》『挑達』之刺。城南山水秀會，可建學宮，以惠後來。」當路者然之，逾年落成。晰以尚書郎王觀國所述君行治狀來，再拜請銘。狀蓋與予所聞合，爲之銘曰：

少則自立以致養，壯則激忠以劘上。利不苟於得，義必勇於往。作業既成，呼弟畀之。老服下僚，諂無一詞。今之成人，匪君其誰？篆此銘章，以發幽光。

朝請郎謝君墓誌銘

公諱孚，字允中，建州建安人。曾祖易知，祖守靖，皆殖産自晦。父伯益，始讀書教子，敦信義，以著見於鄉里，贈武功大夫。母魏氏，贈令人。公幼而秀邁，善屬文。年十八，預鄉貢，試禮部，報聞罷，益刻勵，務該貫，補太學生。元祐中，革去聲律，崇尚經術，公程藝多占前列，即時爲人刊播，後

進者宗焉。中元符三年進士第，授真州司理參軍，就差蘄州州學教授，改充荆湖南路學事司主管文字，入爲辟雍學博士。大臣交薦，召對便殿，擢秘書省校書郎，尋兼權符寶郎，除尚書比部員外郎。謁告歸寧，未還臺，遷爲吏部。會遭父母憂，哀毁骨立，僅而勝喪。服除，提舉京西路常平等事，賜對，留爲尚書司封員外郎。未幾，除提舉河北東路學事。初肄業成均時，與劉炳俱以學《易》擅名。有竇盥者，嘗游從，俄同解褐。會言者論盥假於中選，❶炳坐斥。久之，又進用矣，復以及公。公之謁告也，蔡氏子攸委求壑源之貨，公曰：「無似誤辱相君見知，今行苞苴，豈所以報也？」攸怒，故借盥以中公。或勸公請覆試盥，必可自明，公曰：「反躬無愧足矣。」出監齊州新孫耿鎮酒税務。公起家即歷清望，是貶也，或意其不復事事。比至，臨瑣冗，親簿書，不少懈。鎮民王言豪且黠，脅持官吏，恣横甚，良善苦之，莫敢誰何。公悉得其姦狀，捕送州，寘之理，境中稱快。除利州路轉運判官，陛辭，天子褒其才識，將任用之。漢中土瘠民貧，州郡歲計常不足，公爲經畫，財用裕如，革弊摘貪，號賢使者。童貫宣撫陝蜀，妄更鹽法，民以爲病，公奏罷之。嘗劾一郡將不法事，楊戬以書屬公，公曰：「若狥私請，使遠人無所赴訴，豈天子委付外臺之旨？寧負楊侯耳。」又被言章，罷歸。未及朝見，感疾卒。歷階至朝請郎，無横轉，享年五十有四，實宣和二年五月癸丑也。娶葉氏，贈安人。再娶葉氏，❷國子直講唐

❶「於」，文津閣本作「手」。

❷「葉」，原作「業」，葉氏爲葉唐懿之女，逕改。

懿之女，封安人。子男二人：曰淙，迪功郎，台州天台縣尉，俄弃官，變名從桑門。曰沇，緣舅尚書公遇郊祀恩補官，爲右從事郎，邵武軍判官。二女：長適右迪功郎、泉州南安縣主簿葉芹。次適進士鄒少穎。孫男曰端友，修進士業。孫女尚幼。公没之四年，四月丁酉，淙等葬公於平江府吴縣穹窿山麝香塢之原。又二十有四年，沇持左朝奉大夫新知肇慶府吴逵所述公行治狀來謁銘。公之任學事司屬也，余先君爲提舉官，❶甚善公。而沇事母孝，處内外婣睦，守官率職不苟。公雖不究施設，而有子矣。

銘曰：義不可守乎，公守之而氣振。命不可信乎，公信之而理順。三忤貴權，仕雖不進。曾幾何時，彼赫然者既已灰滅而無燼，而公之言何表表乎其方傳也。則知浮氣之易消，而直道之宜殉矣。

莢氏墓誌銘

予先君子歲在己酉航洞庭而南，小憩碧泉之上，老於衡岳之陽。登門求益，久而愈恭者，太學進士楊訓其一也。訓嘗問孝之道，先君曰：「謹行而慎言。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謂不孝。」訓退而思曰：「二十年從新義之教，争能否於筆舌間，豈曰躬之云乎？」更始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於利禄。一日遣猶子友仁以致政大夫譚公申所比次其母莢氏行治狀來請銘其墓。❷予益知訓趨善之易，蓋有自矣。夫人世居潭州之湘潭縣，在家言不出口，敏

❶「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予」。
❷「一日」，原作「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於女工，年二十有一，歸同縣楊君振伯起，即訓父也。舅諱鼎，字仲實，孝行聞州里，推家財與兄弟，自力而居室，與德義者遊，好賓客，樂振施。而姑亦篤於姻親，收恤困乏，内外館無虚日。夫人於祀饋賓客之奉，親服烹飪，舅姑甘食則喜甚，饌寡則懼不遑處。嘗爲姑製衣，燈膏小汙，通夕不能寐，姑初不之責也，而夫人終身以是爲懷。舅疽疾，伯起吮疽，夫人煑粥藥，不解衣者數月。姑老有瘡血疾，凡掖持櫛沐，洒厠腧，一出夫人手，洌寒惔暑不少解。伯起末疾，夫人事之視舅姑。市家失火，伯起奉親出，夫人守舍，火大至，鄰婦使避之，應曰：「夫君未來，廟主在，吾何之？」已而旁舍皆燼，楊氏之居獨存。喪舅姑及夫，送終周緻，執喪哀戚。夫族妹二人孤遺，爲擇婿嫁遣之。姑族女二人孤遺，取而養成之，各得所歸。伯起前配黎氏生子曰詵，曰誼，夫人顧復如己出。姑憫其勤，曰：「盍諉使令，以間爾力？」夫人曰：「一有不至，非異人任也。」舅姑大悦。詵、誼就外傅，則又躬視其師之服膳。誼它日著聲鄉黨庠序間。夫人生三子：訓，幼從師，被撲逃歸，夫人亟遣之，曰：「少焉姑息，長必敗家。」謙，力田。詠，修舉子業，早死。一女，嫁進士彭大受。詠之死也，妻謝氏齒尚壯，其兄議更嫁之。夫人因暇日語及里中某人之妻，曰：「夫亡有子而再適，彼蓋不知非婦人行也。」謝氏聞而守節。詠子友仁，齠齔即教以《詩》《書》，稍長，誨之曰：「汝不逮父，惟力學可以報。」姑存日，家貲累鉅萬，❶伯也慮三弟不能保，割三十分之一遺之。夫人謂訓等

❶「貲」，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資」。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曰：「汝以是爲生生之基矣，慎勿計多寡。」晚歲亦裕如也，而夫人服紉補，敦儉樸，績麻不釋手。子孫勸以毋自勞，夫人曰：「此婦事也，不然，何所用心？」年七十有八，以微疾終。子婦泣而請所言，夫人曰：「吾無累。」寔紹興乙丑歲五月十有八日也。孫男女若干人。訓等以仲秋壬寅奉柩葬於縣之上明鄉龍歸山。銘曰：

女則婉，婦則祇。母則均，姑則慈。壽富康兮天報宜，鑱石紀德千祀垂。

進士梁君墓誌銘

番禺距京師盈三千里，吉行三月而後至。中州淑氣既界嶺而不南，故南粤之地多山少田，草木鬱翳，生聚稀闊，而嵐氛瘴毒興焉。凡震於物産者，其形色臭味例之華土，得彷彿耳。人生其間，所稟不能獨厚，況聲教遐遠乎？幸而有穎秀之質，乃無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啟覺於人，又無高蹈潛夫含章隱耀相與薰陶浸灌，以輔成其美，則由中材而淪胥不振者，夫豈少哉！若梁君觀國，所謂豪傑特立之士歟！

觀國君名，其字賓卿。本隴右人，五季南徙，遂爲番禺人。賓卿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凡再預州薦，輒報聞罷。年益壯長，退而取經書熟復誦之，浩然嘆曰：「嗟夫！聖賢垂教，乃使人譁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荆舒公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弗變耶？」哀所作科舉文，畀諸火。勵志求道，沉浸醲郁，殊途百慮，一歸於正。資之深，持之久，確乎其不可奪也。嘗謂學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窮其指歸，摘其蠹

禍，若言若行若事，必折以正理，食息語默，未嘗忘也。爲奏疏兩通，各萬言，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絶二氏，勿俾無父無君之術侵紊人紀。會所在道梗，阻於上聞。時爲文章，亦不及它故，一以攘斥二氏爲機杼，且作《勸諭》一篇，鋟板廣播之。見斯人陷溺者，不啻如沉疴伏疾之切其體也。❶有賓客來，必探其微，知其在溺中，則不復發口，或竟歸掩關而卧。❷晚節見溺者益衆，化之難入，亦不復對客，曰：「閲百人未得一二，何以見爲？」前後分闔仗節者衆矣，迄無知者。其州之人第私竊姗毁之曰：「彼其愚歟？抑有狂易病歟？」紹興壬戌歲，予退居衡山之陽，❸辱賓卿詒書，致雜文一編，凡數十首，蓋因其友高登以知予之有志乎鄒魯而無趨於竺乾也。其文豪勁該辯，或勸或戒，率不苟作。予用是信人生不繫方所，但賦受不與邪氣值，則衿靈定自拔倫。❹每爲知交論人物，輒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觀國者乎？」後三年，乃聞其死，爲齎咨太息，且弔吾道之不幸。賓卿得年五十九，死之時，十六年四月八日也。數子皆夭。其遺文存者，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以革用道士僧者。《壺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女師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勿徇俗溺也。死之逾月，其友人陳元忠率門人約古禮葬之。❺賓卿所與遊，獨高、

❶「疾」，文津閣本作「疢」。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讀」。

❷「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徑」。

❸「予」，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❹「衿靈」，原作「襟懷」，據明抄本、文津閣本改。經鉏堂本誤作「矜靈」。

❺「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中」。

陳二子耳。二子閩人也。予既憫賓卿篤信好古，守死善道，恐其泯滅而無傳，❶訪其平生而得其本末如此，爲敘而銘之。予不識二子，且聞高遠宦而陳居番禺也，遂以授，❷使鑱石而瘞諸其墓前，因廣其趣曰：士之大致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非所慕；志於功名，富貴利達非所羨；求富貴利達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此三致又各有二端，謂富貴之義與不義，功名之正與不正，道德之純全與不純全也。彼異端之所謂道，蓋非純全者也。然其說夸張侈大，而有關鍵鉤紐能操切人，入明夷之左腹，其似是而非，若不可不注意，蓋相去毫忽耳。高明修潔之資亟於上達者，以仲尼大訓爲迂且淺，遂甘心於彼，服其服，食其食，一循其圈禮，深入其奧窔矣，而考其行事，乃自置於彝倫之外，形猶毁之，況其心乎？由此觀之，賓卿之賢，豈不過人遠甚？使獲親有道，其所進立必不止是，是又可重惜者。銘曰：

扶正有要，絶惡有機。非造道者，伊孰能之？昔在昌黎，逮乎六一。皇極是扶，老佛是斥。❸其言雖長，彼徒自昌。滔滔横流，塊土莫當。豈不可當，必兩君子。一言折之，利心怖死。利誘人貪，死脅人疑。千經萬論，卒歸於私。君子教行，雲披日耀。操以驗彼，情無遁照。邪火雖燼，邪焰已消。亦且鼓鐘，莫榮其彫。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探諸方册。得匪朋來，聞而知歟。否則安能，篤信弗渝。大布之衣，

❶「滅」，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没」。
❷「授」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有「之」字。
❸「斥」，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黜」。

藜羹糗饟。其中沛然，孰爲卿相。厄窮已矣，雖莫之嗟。士而死道，君何歉耶。越山峩峩，下奠潮汐。❶與君令名，俱久無極。

左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❷

東漢而後，賢士大夫多由銘誄以傳。國朝官至卿監，即附史立傳。史之體畧而直，志銘之義婉而詳，以二者參考之，則斯人之寔殆不可掩已。不幸而史或闕遺，志之又有所未盡，❸則金石之託亦無以行乎悠久，豈非尚論者之所惜哉？前奉常翁公既没之六年，某爲其孫女壻，得徵士劉勉之所述公行事狀，與故中書舍人吕君本中所撰公志銘，而求公遺文於其孫紹之，蓋亂離放失之餘，尚班班也。夫作史者，未嘗不先詢求於當傳之家，次及於見聞，故其家之所載宜尤悉，以俟太史氏采擇。而孝子慈孫思顯揚祖考者，必爲之行録，以請幽藏之文。猶以爲未也，復大書深刻於外，曰表，曰碣，曰神道碑。而門人學者往往爲之歌詩贊詠，❹以翼而張之，庶乎其先德之流光而不泯，斯亦仁之至、義之盡矣。紹之以是見謂曰：「先祖應得神道碑，願屬之子。」寅曰：「公父執也，不敢辭。」乃次序之，曰：

公諱彦深，字養源，世居建州崇安縣之白水。曾祖伯珍，不仕。祖元方，贈朝奉郎。考仲通，❺仕至朝奉郎，累贈至特進。

❶「奠」，原作「莫」，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左」，原作「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改。按南宋紹興間文臣寄禄官分左、右，有出身人帶「左」。
❸「之」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者」字。
❹「詠」，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誄」。
❺「通」，原作「道」，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明《八閩通志》卷六四（明弘治刻本）改。

恂恂長者，不言人過。師事安定胡瑗先生，歸以諸經教授，從之者數百人。守官多建學校，興水利，前後溉田萬餘頃。朋游有貴達者欲援之，輒辭以親老。生三子，公仲也。初補太廟齋郎，紹聖元年進士第出身，福州侯官主簿，攝閩清令，爲濠州鍾離令，詳定《九域志》所編修官，秘書丞，禮、金部員外郎，提點淮東、湖南、京西路刑獄，尚書右司員外郎，秘書少監，國子祭酒，秘書監，除集英殿修撰，知濟南府，提舉南京鴻慶宮。知婺州、亳州，皆未赴。入爲太常少卿，復以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則公所歷任也。由選調改宣德郎，遷至左中奉大夫，❶則公所歷官也。生於熙寧己未十一月之甲午，終於紹興辛酉五月之戊申，則公所享之年也。葬於所居里之鍾臺山，與其妃余氏恭人合葬，則公將没之治命也。

初，與鄉荐，中南宮選，而丁父憂，次牓乃奉廷對。其在侯官，月奉錢十有二千，公以五奉母，以一資女弟。與布衣數人交友，❷論文覽勝，後皆知名。閩清故令厚斂，諛部使者，公條具以告，且乞聞諸朝省。部使者善之，邑之苛政盡革。令鍾離時，崇寧間也，歲大蝗，公請於當路，得米十萬斛食餓者，貸之種。明年，鄰邑田尚蕪，而鍾離獨賴麥以免飢。既滿秩，丁内艱，哀毀骨立。服除，不忍去坟壠者幾年。大臣荐入書局，更六歲不遷，淡如也。其於古今地理多所是正。而丞中秘，遂爲南宮郎。逾年，改金部。凡度支用度無成法者，移金部給之，重複無以稽考，公立籍以著移，吏奸遂

❶「左」，原作「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數」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十」字。

沮。自外使召爲都司，入對論奏讞之弊，曰：「伏見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坐殺人而死者纔十有二人，刑幾措矣。然計二年之獄，蓋一百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於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毆殺，是殺人者不死，詈人者顧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爲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之虐，而銜不報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强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爲平也？以一路二年計之已如此，天下復當幾何？所謂好生者，將以省刑而召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殺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寬殺人之人，使銜冤者益衆，非所以召和氣也。朝廷徒見夫歲斷大辟之少，以爲刑將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計之乎？致治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爲非，猶藥疾也，慕措刑之虚名，而忘失刑之寔患，是猶慕治古之無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於溝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賞，内冀陰德之報，遞相驅煽，遂成風俗。一作奏案，無敢異議，胥吏乘之，奸弊萬態，文致情理，莫可究詰，讞狀徑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抵貧民耳。臣請於讞狀列囚之户等，❶使大理、刑部得以檢察，庶少革其弊。」從之。退而以民間疾苦論於宰相，且條所宜更張者甚衆。又與同僚綱紀省務，追復舊制。於是堂吏失權，而宰相不悦。會公弟爲御史中丞，公引

❶「户等」，原作「日必」，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嫌自列，即徙爲秘書監。公建言：「唐人文章悉藏御府，而本朝不然。宜訪求國初至今諸儒論纂可傳永久者，並以來上。」從之。

宣和元年冬，盜起睦州，東南大震。上言：「兩浙自錢氏納土百四十餘年，無桴鼓之警。今狂夫一嘯，從者如雲，若非百姓不樂其生，何以致此？夫民有疾苦不得上聞者二十餘年，以言爲諱故也。宜取上書邪等名籍焚諸通衢，應太學生上書，更不經由長貳，删去大觀三年指揮，而下詔求直言，則天下之事畢陳於旒扆之前矣。」又言：「諫官久缺不除者，以朝廷無事，四方無虞，不必論列故也。今羽書狎至，禁旅出征，諸路騷然，調兵餽餉，不可謂無事矣。杭爲都會，歙、睦巖邑也，城郭焚蕩，死者莫知其數，不可謂無虞矣。迹其致此，豈無所自哉？宜悉召忠臣義士列於諫垣，使直言日聞，粃政盡去，則海内竦然，知陛下之德如禹湯之心，雖太平可致也，盜何足云乎？」又言：「六路者，朝廷府藏，而淮南處上流。淮南者，六路咽喉，而揚據要害。今乃地最狹，力最弱，非所以爲控扼也。乞如熙寧故事，廢高郵爲縣，及取泰州之泰興、海陵俱隸揚州，則官減冗員，民力頓寬，形勢增强，戰守有備矣。」且乞亟選忠義名節之士，易沿江守臣之不勝任者，其語之切當者曰：「折衝禦侮，要在得人而已。」明年秋，方賊平，公又言：「大軍之後，公私虛困，撫綏安集之事，尤當加意。唐既平，龐勛不能深恤其民，遂致乾符之亂，可以爲監。今賊魁就擒，而它方相應蠭起者尚多有之，宜曲赦二浙、江東西、福建、淮東南路，不問前過，俾各復其業。令下十日不散者，亦未得進兵，具賊首姓名以聞。其所破六州及諸縣遺民

無幾，宜蠲放兩稅三年，免役一年，權罷和預買，倚閣見欠常平錢，坊渡課利並減半，盡三年止。州縣官非治獄可暫減者減之，曹官可暫併省者省之，茶鹽宜暫弛之，非泛拋買年例科率，宜並止之。商人販牛及五穀農器如六州者，宜蠲其征。比緣軍興，除武臣守郡若尉者，宜還用文吏。其越、台、温、秀、信、建、宣則勤於戰守，昇與潤則大兵所駐，饒、蘇、湖、明、常、廣德則供億頻煩，皆失耕桑之候，宜與蠲兩稅一年，免役和預買一次，而蠲放所在官兵之費。宜委發運司速於豐熟州郡置場和糴，專一應副，仍不得科糴於人户，❶及用官告、度牒、香藥鈔準直，乞從朝廷支降見錢，務令寔惠早及百姓。」朝廷既下赦，其間條目，往往有用公所請者。

南師凱旋，即議北討。公見宰相，論曰：「匈奴自古抗衡中國，前世能臣服之，未嘗不因其乖亂。今遼主猶存，而守燕者自立，此其乖亂之時也。徒以女真内侵，隔絶其間，是以未至争國。爲吾之計，莫若駐師境上，養威飭備，俟女真退却，匈奴兩主必且交兵，吾勿有所助，彼兵拏不解，人畜耗盡，猛敵時發，勢力皆窮，當有欵塞稱臣者。然後撫而定之，使向風慕義，永爲宋藩。則功光祖宗，德垂後裔，可謂萬世一時矣。既不渝盟，信結方外，一利也。大河東北，無調發之勞、金革之患，二利也。契丹爲吾固圉，女真不得窺邊，三利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況全燕本非吾有，委之以封北狄，吾又從而助之，則備女真有餘力矣。今女真雖半得燕地，而不能得其人，則

❶「科」，原作「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引弓之民，燕尚屬之，王師出境，能必克乎？未能必克而先自渝盟，兵連易水之上，曠日引久，是使女真爲卞莊子也。萬一燕已衰弱，屈服於吾，❶露布告捷，天聲赫然，信可夸耀一時矣。女真席破燕之威，長驅而南，是吾代契丹受猛敵也。然則王師克與不克，皆未見其可。且契丹與國也，女真虎狼也，❷今有虎狼咆者垣墉之外，❸已自當之乎？抑使人當之乎？夫拓復土宇，誠曰美事，亦必長慮却顧，保無後虞乃可也。矧女真方張，貪噬無厭，❹而欲與之爲鄰，決有近憂，豈惟土宇未可拓復而已乎？以愚見揆之，如二漢故事，使契丹當女真便。」是時廟算已定，不可回也。

車駕幸三館，賜公三品服。未幾，師表成均，建言：「自三舍法行，學者急於中選，有苟得之心，不復窮經閱史，惟誦程文爲楷式，以剽竊對義，以阿諛答策，氣節委靡，寖關盛衰，識者以爲深憂。今既罷舍法，宜降詔旨，申敕多士，俾深明經術，博知古今，以養其氣節。在外舊無教授處，委知通物色名士爲衆所推服者充之。」於是太學士習稍變。蔡氏子任大宗伯，媢公異己，譖之云：「所以勸誘，皆元祐學也。」徙拜秘書監，公笑曰：「彼亦知有元祐學耶？」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而執移者誤送著作局。及期，百官赴明堂待班，朔，車駕不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兩官，守濟南。復值歲大飢，公發粟平糴，民賴以安。

❶「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我」。
❷「虎狼」，原作「强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下文同例皆逕改，不再出校。
❸「咆者」，原作「壓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貪噬」，原作「蠶食」，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輦運司和糴麥，經制司責民燕山府貸錢，皆奏罷之。帥司捕盜，將過境内，殺平人十二，公痛劾之，詔鞫引伏，而爲權倖所沮。宦者李彦奉使至，公待之如舊儀，彦大怒。除公提舉南京鴻慶宮。公素愛金陵江山之勝，遂買宅居焉。除守婺，改亳州，尚待次。

建炎元年十月，召貳奉常，從車駕自睢陽至江都。是歲卜郊，宰相以出城可虞，築壇城中，公陳三不可，争之。不從。又每陳江都無險固，宜早渡江，以定基業。又不納。二年冬，大諫鄭瑴者論公緣李綱相有今命，見綱被黜，懷忿恚，❶神識如痴，無心職事，每食已，乃赴寺，數刻而出。有旨罷免。未兩月，女真輕軍來襲，而東南亦多故矣。公自是不復當世之念，歸老舊山，貧甚，故食祠禄，逮於終。

其爲人忠厚樂易，平居静默，喜怒不形，❷接人無衆寡小大一以莊謹，雖家人不見其惰容。自少至老且病，未嘗釋書不觀，道論古昔，博洽審緻，無少舛謬，鑒裁精遠，臧否泯然，而胸中是非如白黑也。語甚希簡，出必中理，不以己所不能者告人。女兄嘗以子屬公補官，公經郊祀恩，即以名上，而法不許也。或勸公改奏族黨者，公泫然曰：「亡姊之意切，姑行吾志焉。」守官四值旱饑，力舉荒政，皇皇然如在己，所活者不可勝計。在濟南日，山東多羣盜，公所部獨無之。每與僚屬論事，率以教化爲本，勤恤爲先，不汲汲於簿書期會。馭吏不嚴而畏，亦無敢欺侮者。志慕前修，期以所學及物。既稍用，會在位者以市爲朝，公冲泊自守，

❶「懷」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輒」字。
❷「怒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愠弗」。

見謂連蹇，然弗屑也。梁師成提舉中秘書，凡文士希進者必稱門生，宰相且然，公未嘗一造其舍。師成數數致願見之意，公卒不往。或尤其太甚，公正色曰：「三館在大慶殿旁，乃國家書院也。臣璫雖貴，猶直事老兵耳。吾領袖羣英，而納交於彼，不懼辱天子之館乎？」少監蜀人韓其姓者，方以詞采受梁知，猶難於越公而進，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韓即召試知制誥。

公之文質而麗，體製多放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宋昭姓録》十五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自敘》一卷。公嘗宰鍾離，故因以爲號。其著述之最刻意者，莫如《春秋》學。蓋纂特進公之遺業，而源流自安定先生以來，成書十二卷，有卓絶之論百餘條。嘗有客以荆國王文公圖像示公，❶求爲贊者，公筆之曰：「壯長圖書癖，老大禪寂痼。枉教黄閤開，竟把蒼生誤。」雖纔二十言，而王氏之平生亦概舉矣。惟公學術有本，取舍素定，不必進亦不必退。扁舟短棹，夷猶於横流之世，泛而不溺。既老且窮，所履益固。嗚呼！孔子稱尚德君子，詩歌老成人，子雲所謂「不作苟見，不治苟得」，非公其誰？

其葬以終之明年十二月丙寅。子揆，文林郎、密州司户曹事，及二女皆先卒，揆自有誌。孫男：紹之，右迪功郎、湖州德清主簿。存之，登仕郎。蒙之，❷右迪功郎、衢州常山縣尉。❸孫女：長適右文林郎、福建

❶「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畫」。

❷「蒙」，原作「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一改。

❸「常」，原作「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一改。

茶司幹官余祉，次即寅婦。寅既得公言行之詳，而屬比之如此，又係之以詩，曰：❶

士名一善，其中或偶。言純行懿，惟學斯有。學亦多門，各趨所安。孰泝其派，而窮其源。元豐作人，迪以新説。元祐之教，祖訓是式。渾渾翁公，亶其覺而。何去何從，善則吾師。潛思麟經，多所自得。發於云爲，正静温直。以其不競，因不見庸。以或泥之，德名乃崇。散逸之餘，裒載遂少。於稽厥心，亦既皎皎。白水之原，千古之藏。賚其後人，寔繁且昌。

左朝散郎江君墓誌銘

予嘗觀自古搶攘之會，上之人急於有濟，才知者乘時願奮以取世資，而狂譎夸妄之徒亦因得衒鬻而售己，蓋不如是者鮮矣。建炎己酉，聖潛年四十有九，由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遂請老。衣冠耆舊歌詠贊仰之，或未必知公之志也。後十二年，公子邦光爲零陵決曹掾，予適守是邦，嘗辱公手書，❷詞意温重，而邦光飭躬恪次，❸予固諗其義方所自。又六年，邦光以婺州别駕吕忱中所狀公行治來謁銘。予熟復再三，恨不及識公，於是焉得公之爲人益審，乃序而銘之。

公江姓，名袞，聖潛字也，世爲衢州開化縣人。曾祖鎬，尚書屯田郎中，知處州，贈刑部侍郎。祖楫，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撫州，贈中大夫。父汝言，北京留守推官，潤

❶「曰」上，明抄本、經鉏堂本有「詩」字。
❷「辱」，原作「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恪」下，原有「守官」二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删。

州金壇縣令，贈左通奉大夫。母石氏，贈碩人。公幼知奮勵，稍長，操履不羣。補太學生，自立嶷然，好古尚友。連丁二親憂，執喪哀戚甚悼，廬於墓次。服除，再貢名禮籍，處太學十年，聲聞秀令。中大觀戊子進士第，授通州静海縣主簿。滿歲，遷磁州邯鄲縣令，發奸摘伏，惠愛兼流。部刺史才之，辟權保州教授。邯鄲民惜其去，遮道者衆且遠。用荐章改京秩，擬徐州彭城縣丞，未赴，除廣親北宅宗子博士。端靖居官，❶不事造請。言者劾公令邯鄲日，部築濬州城，斬官林爲板幹，罪也。黜送銓部，授平江府司兵曹事。方臘之亂，有商旅數十人入境惶遽，羣將疑其爲諜，將斬之。❷公力争非是，卒免之。後知杭州餘杭縣。一日，他邑有賈人訟僧竊其劵者，官久不能決。郡將以委公，公捕賈之黨與，鞫得其情，乃負僧博金，無償，因瘞劵於寺而誣之。既得劵，賈遂伏辜。一府皆驚，守歎曰：「江君可謂掘地決獄者矣。」苕水發源天目山，經六邑，入於具區。餘杭介乎二之下，三之上，地勢按衍，當水衝集，洪流歲必婁至，爲害甚廣。後漢熹平中陳渾宰是邑，始築南北西湖瀦水以殺其怒。所謂西函者，據王母港、苕興溪之會，叠石起埭，均節盈縮，雖霖溢不能冒，田旱則啟函灌輸，在餘杭爲千餘頃之利，惠及旁郡者又倍蓰焉。年寖久，函既虧疏，塘長貪賂，竊啟以過舟，水因大至，官吏又遽塞之，弭目前之患，於是恃函之田十歲九潦，殆成沮洳。公至，則詢父老，得利病甚詳，民知公之有心於興廢也，

❶「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静」。
❷「斬」，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殺」。

咸勸趨之，❶乃以農隙度功賦事。自西函及錢塘境凡二十餘埧，皆復堅壯。公躬親視役，皸瘃饑渴不少懈，民亦忘其勞。一日甚雪，約使霽而來，咸曰縣大夫猶在此，終莫肯去。既成，百姓歡舞，琢石刻詞，以章公惠。用年勞，賜五品服。尋請奉祠，遂謝病。嘗自述其平生曰：「吾少時挾策遊塲屋，偶拾一官，行二十年，幸疏榮及親，有田二百畝，無向平之憂，❷吾分足矣。宦途風波，奚可蹈犯？人苦不知休，❸官愈進，心愈侈，禄愈多，用愈廣，氣愈驕，意愈鋭，機詐日生，佞邪日甚，危禍奄至，可爲長太息也。」既得謝，不入城郭，幅巾野服，蕭散林泉。接物和易，稱人善如在己，賙贍困乏，勸勉惰游，鄉里愛而敬之。奉身甚薄，無聲色嗜好，淡如也。閨門之内，睦而有制，積俸餘及妻奩具，嫁孤女凡六人。病不服藥，曰：「吾素克踐修，命可逃乎？」盥櫛而坐，含笑如瞑。家人視之，已逝矣。享年六十有六，紹興十六年八月十六日也。

娶建安葉氏，鴻臚少卿大方之女，封安人。五男子：邦光，以世賞右從政郎、新臨安府昌化縣令。溥，登進士第，左迪功郎、新袁州州學教授。邦孚、邦翰、邦憲皆習科舉業。公從弟褎無子，公以邦翰爲之後。三女皆得所歸。孫男女各三人。公好讀書，至老手之不釋，時時作詩，多奇句。然爲文不喜留藁，今存者三卷。諸孤以是年

❶「咸」，原作「或」，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向」，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尚」。按《後漢書・逸民列傳》向長本傳記載「向長字子平」。李賢注：「《高士傳》『向』字作『尚』。」後世典籍中或稱「向平」，或稱「尚平」。

❸「苦」，原作「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十一月十八日奉公葬於開化縣之倉塢原先塋南。自侍郎至公，世取進士高等。處州之墓，江西李泰伯爲志焉。職方與通奉，則翰林王明叟爲志焉。聖潛又善守終，其身克有傳，爲人子孫，亦庶幾無愧。銘曰：

江以國氏，世爲兖人。永嘉之亂，統也南奔。奕葉江左，庸昌厥門。有世源者，宦遊信安。子孫家焉，寔君之先。世載其美，又集厥身。奊詬之際，以身爲尊。黜從小官，王事益勤。北風振海，大浸稽天。千帆爭駕，一棹獨還。守約之仁，斂而弗宣。天且篤之，在其後昆。

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震，字東卿，姓王氏。四世祖仕江南，從其主歸命，遂爲開封人。曾祖密，不仕。祖昌，太子左司禦率府率。父澤，朝奉郎致仕，贈中奉大夫。母崔夫人，早世。繼母楊氏，封令人。公幼而慧，不嬉遊。年七歲，得歐陽公《五代史》，一讀輒成誦。既冠，遊太學，再舉禮部，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注均州司法參軍。提舉曾弼愛其才，荐爲教官。講訓不倦，豫賓興者歲率數人。每至旁郡校試文，多得鄉里知名士。❶政和四年，調太原陽曲丞。中貴傳命過境，得白石，遂以寶聞。有旨取五斛，且令充貢。府委公監採。公至其處，召父老究利病，既以狀白府曰：「石瑣瑣，烏足備方物？盡取寔難。政使得之，將久貽斯人患。願奏罷之。」尹曰：「丞不畏辜耶？」公曰：「便嬖以此病太原之民，丞安所逃辜？」尹賢之，乃

❶「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閭」。

上其事，遂寢。府有二婦同居而寡，家資累巨萬。長婦兩子，次婦一子，俱戲，二子墮井死。❶娣以冤告，訊其詞，則姒有謀焉。而府尹終疑，乃謂公曰：「母之愛子均也，何至自殺耶？」公曰：「庸有之。石碏之殺子，忠也。郭巨之瘞子，孝也。豈惟忠孝之人如是，貪而妬者亦然，獨不聞武昭儀斃兒衾下乎？」議遂決。兵官杖營卒致死，上下籍籍，逮繫十數人，命公讞之。公曰：「皆當用階級，不當以法繩之。」盡縱所繫兵官，❷亦不問。❸七年，改京秩，爲坊州教授。歲滿，除太學正，以貧丐外。宣和三年，爲京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有吏乾没官錢十三萬緡，公發其事，當受賞而不言，同僚問之，公曰：「稽考，職也。」七年，改鄜延路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時童貫檄五路勒兵，❹將襲夏人，取天德、雲内州。公力争於主帥曰：「燕山之役，國力竭矣，而士卒藥創未復，奈何輕以一尺之紙，揺十萬之衆？願審奏，受成筭，未晚也。」不浹日，果詔罷役，戒生事者。除判西京國子監。靖康元年，有旨以一時之秀召赴闕。未赴。轉徙南渡，奉親隱約，雖薪水皆躬之，迄不求之人。❺紹興元年，應荆南鎮撫使辟，爲參謀。武人方專決，公導以義理，所全活甚衆。建議毋用便宜，請一切循成法，勿以將佐親民，招徠歸業之人，薄立租税。荆峽荒餘，陰受其賜。制置司與鎮撫使皆受命收復襄陽，荆南兵先入，制置司争功，朝廷命分析，

❶「死」，原作「子」，據文津閣本改。
❷「兵」，原作「去」，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及上文改。
❸「亦」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置」字。
❹「勒」，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勤」。
❺「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諸」。

軍情不安。公曰：「何以爲功？爲亦不可辨，❶當以表謝罪。」曰：「頃喜封疆之復，❷仰寬君父之憂。」❸朝廷善之。丁中奉公憂，❹哀毁過禮，負土甓，伍傭保，以克襄事。服除。六年，知沅州。有言者請如四川交子行之湖北，公曰：「以引權貨，惟鐵錢重難持也，是故可行。今亦壞矣，奈何復困此方哉？」乃論罷之。郡有學，廢而無生徒，公請以官田充學糧，養士子。南夷聞中國方用兵，遣小行人來告，願獻馬二十匹趨行宮。公曰：「今天駟雲屯，充廐不駕，何假汝數乘耶？且馬直不至二百萬錢，而供億勞費，當不啻數倍，豈民所便乎？」即戒疆吏毋得内。繕城壘，❺疏溝瀆，命縣令勸農桑，墾田畝，❻百姓安之。八年，除湖南轉運判官，均節財用，除苛斂於民歲九十六萬。度支疑蠲減過多，公曰：「軍民食不給，漕臣當任其責，何敢要譽以敗軍事，自投憲網哉？」然襄漢營屯卒不乏事。以母老丐祠官歸養，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再爲湖北轉運判官。朝廷移田晟軍自蜀來屯於荆南，令公專主餽餉。公得請，以常平經總錢穀支用，乃不加賦於民。代還，卜居武陵。營小圃，率子弟奉親，翛然自樂。十六年七月一日，無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八。通亮純厚，不汲汲進取，廉潔自持，誠心好善。誦《前漢書》，寒暑不懈。爲文典麗，議論有經據，長於歌詩。孝友之志，老而彌篤。每侍

❶「辨」，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辯」。
❷「頃」，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願」，文津閣本作「顧」。
❸「仰」，原作「伏」，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❹「中」，原作「忠」，據文津閣本及上文改。
❺「繕」，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脩」，文津閣本作「治」。
❻「墾」，原作「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親疾，寢食幾廢。對母婉愉燕粲，能兒子然。歷官至左朝請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趙氏，封恭人。女三人，未嫁。兩男：長若水，次若谷，皆右迪功郎。以其年十月十日合恭人葬於武陵縣羅紋山之原。予於公三十年之舊，若谷以狀來，再拜而泣，請予銘公墓。乃次第爲敘，係之以銘。銘曰：

粵肇接公，西邑洛只。居鄰一牆，陪集數只。花塢竹溪，名園廓只。風月賞期，❶大雪漠漠只。朝觀並轡，夜飲樂只。烹藜爨菽，間羔酪只。瓶缶屢罄，餘滓粕只。唱酬翻水，棋響雹落只。或激烈高歌，幽思以托只。歌及王風，發喟愕只。襟袂中分，吴楚各只。忽復相值，潭鼎郭只。我顏換朱，公髮如鶴只。曩遊不可嗣，懽不可作只。顧欽爲政，惻民瘼只。邦條式序，使華爍只。爲國固基，苛賦削只。源流西漢，既精且博只。孝乎惟孝，又能處約只。何仕路回環，進而復却只。何不羽儀，望臺閣只。羣飛薨薨，何遺一鶚只。蕭條楚南，媚蘭葯只。豫章翳雲，忽隕籜只。文既成編，子孝恪只。銘以永之，後於鑠只。

處士魏君墓誌銘

紹興十有六年秋，予過建陽，魏挺之以名來謁。既見，袖出書相屬，陳義甚高，不爲蕪詞，❷又出所論著一編。予熟復其評訂，馳騁上下，文采蔚然，無舉子態度。他日，又得其古律詩數十首，幽思感發，雖窮

❶「賞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雪其」，上圖本作「爽其」，文津閣本作「爽厲」。

❷「蕪」，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娬」。

爲布衣，而邁往之氣軒翔乎筆墨之外，將有以自表於世者。問之伯氏，伯氏曰：「是建陽之秀也。」予私謂魏子能外擇所從，必其義方之訓良有素矣，然恨未與之欵語，益叩其所自到。越三年，乃以訃來，曰：「挺之罪大不天，先君於戊辰六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日月有時，用季冬七日克就窀穸之事。惟先德潛晦，若無一言詒久遠，是挺之重不孝之負。今既得鄉丈人朝請丘公所次行録，敢緣一日昆季門闌之契，丐爲銘文，使先君自託以不朽，則挺之即死而無恨。」予乃取狀所載之大節，序而銘之。曰：君諱大名，字國賓。其先汴人，五季避地入閩，始居甌寧。至君高祖秘書少監又遷於建陽。曾大父文璉，粹然儒者也，有《春秋豁疑》六卷、《易説》五卷。大父穎，累預計偕，詞賦有能稱，藏書甚富，湛浸簡帙。❶父貢，大觀擢進士第，抗直違俗，淹回州縣，官止文林郎。君少讀書，博通而不事科舉文。倜儻輕施，重諾，里人急難，或凶歲族黨不給者，未嘗不量厚薄濟助之。手足惟女兄二人，蓋文林所鍾愛也，君遂以先業三分，各居一焉。中娶葉氏，有前夫一兒尚幼。會劇賊入境，葉以悸死，君携兒逃難，不在己子之後。人問其故，君曰：「使此兒不幸死，則陳氏不祀矣。」賊平，人返業，爭營生理，君獨益務收書教子。嘗得美木，欲自爲櫬，❷命工度之，乃足四櫬，君欣然曰：「族人若某、若某者，可取於此矣。」故廬有書樓水閣，竹木蔽虧，十畝荷池，映帶左右。承

❶「帙」，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出」，文津閣本作「毌」。
❷「爲櫬」，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送者」，文津閣本作「用者」。

平之際，日與親朋觴詠其中。自經喪亂，即不懷安，居處服用，取足而已。先娶饒氏，最後徐氏。四子：挺之長，曰存之、順之、貫之，皆業進士。三女：長適龔湜，故潮陽太守寬之子也。餘未嫁。孫曰繁、曰繼，皆幼。君享年五十有七，其葬在邑之招賢原。銘曰：

學不蘄聞也，庸美厥身。富不蘄壅也，樂周乎人。君子之過以厚，長者之風未泯。玩圖書而卒歲，資嘯傲以陶真。❶克有嗣子，尚友親仁。搴華乎文苑之柢，奮鬛乎天池之濱。❷思顯親以稱願，猗何憾乎國賓。

王氏墓誌銘

紹興二十年六月晦日，湘南逸民彪虎臣之妻王氏卒，年六十有三。王氏齠齔即知學女事，於織紝組紃、酒醬脯修蓋藏備曉治。既歸虎臣，虎臣遊庠序，有才俊稱。及親老，不復求仕，以經術教授鄉里，而貧特甚。王氏能順承舅姑，燕其志氣。❸舅没，佐夫治喪事，蹈履誠信，斂手足形，還葬。姑益老，王氏於其衣服飲食藥餌必躬親之，凡二十年未嘗懈。生二子，曰居厚、居正，自孩提時即教以善道。他日，謂其夫曰：「聞客言於君者，皆謂讀書務記誦，爲章句，取利禄。我竊異其言，❹幸教二子勿同流俗。」一女適鄉人許君，許君早死，無子。王氏戒之曰：「婦氏大守節。而父言古有共姜能此道，父母欲嫁之，共姜作《柏舟》之詩，誓而弗許。爾宜取其詩讀之，毋貽吾

❶「嘯」，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咲」。
❷「池」，原作「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氣」，文津閣本作「意」。
❹「異」，原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羞。爾夫無嗣，若求諸宗族而善撫養之，未必不逾於己所生也。」故許氏婦以繁華時孀居靡他，能立許君嗣。嗚呼！王氏負識致如此，故相其夫，處陋巷，伏飢臘寒，而羞饋祀，待賓客，肅給無乏，上下讙喜，族黨鄰里莫有間言。臨終，戒勿用浮屠氏，曰：「妄誕不可信也。喪事稱家有無足矣。」子孫乃率古禮，以明年二月五日丙午葬於縣之易俗鄉白木芭蕉之原。彪氏與班氏出於鬭穀於菟，而彪氏自衛國彪傒之後，未有聞人。虎臣七世祖在李唐中季避山東亂南來，居於湘鄉。祖淑，好善樂施。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兄弟欲分財，不得已，於室屋取其庳陋者，田園取其僻瘠者。久之，兄弟悉破其分，又將鬩奪。公推而與之，誅茅而居，稱貸而食。其尤無良者，以公爲可欺，益不顧忌。公遂徙居湘潭，曰：「吾所以終保兄弟也。」虎臣又以學行爲鄉先生，而王氏爲内助，生才子。有男孫六：翹、翨、翔、翻、翺、⿱羽毛，❶女孫四人，多秀異可聞詩禮者。此積累之效，其寖興乎？居正從吾弟宏學，故宏知其家事尤詳，次第王氏懿授居正。❷居正求銘於予，予述而銘之，曰：

爲親不慈，爲子尚孝。慈而教之，仁義可傚。⿰糹丙播淑令，不在斯文。力善以昌，緊其後昆。

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李氏，桂林訾家洲人，故觀州

❶「⿱羽毛」，原作「⿰毛羽」，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懿」下，文津閣本有「行」字。

富銀監主世則之女。太孺人年十四而孤，家窶甚，又無男兄弟，與諸妹深居奉母，黨巷人爲之憂，而能久處約也。年二十有一，始歸同邑人黄君表中。養不逮舅，以事母者事其姑，怡怡婉婉，承志服勞，無違忤。其姑每曰：「自此婦來賡饋職，黄氏之族愈睦，吾食旨而寢甘。」於是諸娣姒交願致養，而姑獨安於太孺人。太孺人事姑十六年如一日，不以久倦有間毁者。生子四人，夫君延師力教，太孺人悉心協相之，腆其禮幣，雖質劑服環，弗告貧也。子齊，既決科筮仕，未幾，丁外艱。後爲州别駕二千石，奉板輿從官，禄入向豐矣，而太孺人勤儉不汰，與昔無異。年益高，性益慈，周旋困乏，閔下勞勩，它人臧否，一不掛口，閫之内未嘗聞其詡也。❶諸孫初能言，即以《孝經》授之，篤老亦不忘。齊先攝符新興，甫二年，遂真拜。太孺人年七十有六，以疾終，寔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八日。齊弟庭、扆、育，皆修進士業。❷女二人：長元妃所出，太孺人撫猶己子，適靈川縣進士劉某。次適右從政郎鬱林州興業縣令秦籲。❸孫男十二人。齊通籍左奉議郎，遇郊祀赦令恩，追贈其父右承事郎，而封太孺人今號。喪行有日，齊以其門人南恩州司户黄執禮所次太孺人内行狀來，曰：「齊不孝，將以十二月丙午葬吾母於某縣東鄉福壽里蛟龍木山聖泉之原，請銘其藏。」予曰：「某也既非立言者，且末路摧頹，豈所託以傳信？」齊請彌確，乃不獲固辭，爲敘而銘之。銘曰：

❶「詡」，原作「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修進」，原作「進修」，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郎」，原脱，據文津閣本補。

幽閨静淑兮，有家則宜之。忱孝厥姑兮，神以福臆之。白屋而朱門兮，吾與我之子規之。耋然邦侯之壽母兮，金花誥爰寵綏之。蘭玉培其堦庭兮，慶流羡夫孰夷之。藏石於泉扃兮，琢詞顯以丕之。

明年，齊又以書來曰：「埋銘爲悠久計，然百世後，不幸出乎人間，曷若以昭乎今之人？更願碑碣立之墓前，可乎？」予惟齊欲顯揚其親，雖杜元凱峴首漢淵之謀，何以尚兹？乃不易初文，書以畀之，庶懿劭之不渝也。

承仕郎蔣君墓誌銘

新昌郡學教授蔣允濟既葬其父承事君五年，來見，謂曰：「先子之藏，右迪功郎權藤州岑溪縣令石安民雖寔銘之，❶更願爲墓碣，庶伸罔極之思。」且袖出石文，垂涕洟，再三請。予不得辭，乃約銘志所載而著之曰：君八桂興安人，諱熙，字明遠。生七歲而孤，號慕如成人。長事母，躬親膳寢飫飢寒燠之適。❷母病，不解衣者累月。喪母，執喪哀毀。每遇父母諱日，輒哭泣不食。事叔父致其孝，嘗有間之者，叔父懟君，順承愈謹。叔父病，率諸子事奉，不少弛，叔父愛以感生。初，君服勤南畝，以供親養，恨不得從學。後居室苟合矣，乃俾二子業經史，求師友，曰：「吾爲其勞，女爲其逸，盍勉則吾志？」二子承訓自力，遂同登進士第。君禀賦剛直，不妄交際，見布衣韋帶之善者，則禮遇之。言不及財利，惟贊使勉懋

❶「右」，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左」。
❷「親」，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事」。

修身揚名。周恤困窶，至於解衣節食。以貧且賤，故周知民間疾瘼，吏道疵病。其子居官，君必戒以廉敏公正，督責尤嚴於未仕時。或有稽緩，必曰：「民莫苦於是。」及曹無滯事，然後顏色怡然。故允濟善惡明白，表表有立，所至號循良吏。君三世隱約不耀，及君教子起家，而蔣氏有聞矣。蔣氏之在永、桂間者，大抵出於蜀相公琰。永、桂之蔣，儒衣仕版相望也。君長子允中，左迪功郎，卒於融州融水尉。允濟既升朝列，預紹興十九年冬祀南郊赦令，封君右承事郎致仕。君享年與卒葬月日，其賢妃孺人秦氏及女嫁孫名，則石文具之。惟次序其潛德必流羡於後者，使刻之墓道，❶而繫之以詞。其詞曰：

篤於親，嚴於子。言不及利，惟義與理。雖曰未學，是即學矣。嗟嗟士夫，身紆紫朱。言與行乖，何貴讀書？種之以德兮，百年之則兮。俾後有考兮，不在斯勒兮。

斐然集卷二十六

❶ 「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諸」。

斐然集卷二十七

宋胡寅撰

祭外舅張兵部

承奉郎新除起居郎胡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兵部丈人之靈。惟公受資敏哲，秉德夷粹，飭身修行，博學強記。妙齡發策，卑冗自試。不馳不競，❶悠然卒歲。擢爲御史，排擊蔡氏。即被汰斥，曾不少惴。還寘郎省，復要郡寄。❷文昌羽儀，太守豈弟。周旋出入，三已三仕。公時既老，守道克毖。笑色温如，一坐和氣。不義浮雲，棄若唾涕。蔡門招之，斂衽謹避。竟不得汙，以成其志。惟公宦遊，踰五十祀。其在京師，舉子奏技。疇咨衡鑑，惟公是畀。錙銖罔忒，妍醜莫蔽。一時公卿，多門下士。奮身寒遠，廪肉既繼。豐人約己，脱粟布被。平生嗜書，白首益勵。藏之萬籤，不以足意。抄之龜手，不以爲勩。掇其英華，拔其根柢。發之文章，奥雅精麗。不自表襮，狐裘反衣。誰之不如，雲路獨躓。訖無見知，奄忽違世。嗚呼哀哉！宣和辛丑，吾仕初筮。❸試於南宮，萬人來萃。公得其文，手之不置。擢于上科，見謂遠器。妻以季女，申篤情義。登門受教，盡發其

❶「馳」，原作「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要」，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爲」。
❸「吾」，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我」。

秘。日聞格言，飽識奇字。別手都城，❶後會難冀。公守定陶，我官洛汭。公歸甌閩，我客淮泗。心與雲飛，跡若匏繫。祝公百齡，庶得欵侍。一疾何遽，雹倏川逝。病不執手，奠不歠醊。斂不凴棺，葬不臨隧。死生永隔，有淚如雨。自公之歿，亂日益熾。胡塵暗天，❷流血滿地。中原衣冠，流落四裔。孰得耆老，晏晏休致。歸榮故鄉，順命委蛻。生雖不遇，死則無媿。如彼美玉，今古所貴。埋之佳城，韞匵何異。善積流衍，況有賢嗣。終大公門，亦復何謂。

祭亡室張氏

維紹興七年歲在丁巳九月某日，夫胡寅明仲謹遣香燭酒茗果饌衣服，歸祭亡室宜人張氏德馨四十三娘之靈。嗚呼哀哉！與君因緣，十有六年。逮事翁姑，最蒙撫憐。鞠養適庶，大小滿前。內外姻族，曾無間言。敬愛良人，禮節周旋。才雖不敏，志識多賢。我行四方，仕路回環。留君侍傍，❸以悅親顏。君稟弗强，爲疾所纏。數經危殆，復幸平痊。時不少須，氣血消殫。豈謂一疾，永訣終天。常時介來，書翰盈牋。今以訃聞，一語不傳。屬纊之際，念予在遠。想君此心，欲語誰展。孰不夫婦，義薄情專。義重于情，惟君則然。阿翁慟哭，白髮垂肩。兒女蹁蹁，呱泣漣漣。君去不顧，亦何忍焉。傷哉久貧，囊無留錢。養生治疾，藥餌不全。以貧準灾，庶幾少延。吾

❶「手」，明抄本、經鉏堂本作「于」。
❷「胡」，原作「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旁」。

言既屢，君志亦堅。我夢不祥，❶歸心如湍。形不能馳，以危爲安。粥藥不親，衣食不見。❷雪涕西風，此懷千萬。山川悠悠，霜月苦寒。君何所歸，長夜漫漫。時服一襲，酒肴一盤。遥寫我悲，何以自寬？

祭陳運判夢兆

嗟夫！人不知心，中道而反。苟其知之，奚論歲晚？惟予不肖，寓居衡山。中列于朝，其職可言。利病之悉，得于民間。有二千石，虐及煢鰥。有部使者，營私畔官。相與奉承，一道永嘆。常以上聞，❸天討厥奸。其後來者，視予仇冤。首尾四人，先後三年。謗而傷之，欲禁其宣。平生善交，聽之于遠。心爲我危，❹舌爲彼卷。卓哉惟公，素無半面。持節平楚，厚相慰荐。予方大憂，卧苦斬然。既旅其處，又營新阡。非公仁明，軫兹孤孱。使彼忌者，尚爾持權。雖有誠信，豈無悔焉。公才利決，刃無留難。❺百里所恬，千里所安。眷言三湘，❻邈于帝關。劇盜之餘，比罹旱乾。饕吏牙之，益困于殘。自公下車，深鋤其患。倏白者舉，反此者按。曾未幾時，民瘼稍痊。而公病矣，弗佑于天。天不可期，曷禍于賢？聞公之訃，有涕漣漣。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先聖所許，人道所建。嗟公已矣，我報未展。姑酹一觴，❼千古之醆。

❶「夢」，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卜」，文津閣本作「知」。
❷「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服」。
❸「常」，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嘗」。
❹「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吾」。
❺「刃」，原作「忍」，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❻「湘」，原作「相」，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❼「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我」。

祭侯郎中思孺

古語有之，生若浮萍，死若逝水。顧所立之如何，曷耄期而後喜？公奮跡於寒鄉，飛英聲而跅弛。❶躐俊造之上游，決高科而鵠起。睇雲霄如咫尺，陋一息而千里。總泮水之弦歌，飫瀛洲之圖史。經握蘭于華省，尋仗節于使指。師作新之術業，稟紹承之道揆。宜所懷之亟展，誰使行而尼止？雲濤洶乎三峽，傲扁舟于屣履。笑委禽于德耀，豈夢雨之可擬？抗鐵冶以窮年，困鹽車而垂耳。倐蹭蹬于晚迹，❷撫壯心而未已。監武林之小城，刺炎陬之窮壘。復撼頓于師言，遂逍遥于岳趾。飯疏食而奚怨，衣緼袍而孰恥？吾先君之息駕，屏世紛而莫邇。❸公不倦於叩門，矧復齊于甲子。有若我之愚戇，嚴禮貌而弗鄙。貽冰柱之大篇，貺長須之雙鯉。越既久而益勤，不自尊于髮齒。擷南山之紫翠，酌北澗之清泚。稽宏論而茫洋，齊譎怪與恢詭。❹會予馬之遠適，來重話于離仳。❺曾轉首而幾何，遽驚心於哀誄。惟公才之放逸，若漲川之無涘。騰意氣于風雲，絢詞章于霞綺。逮憂患之霧蒙，投佛海而自洗。嘆白足之無人，領青衲之長跪。晚乃弄夫墳典，悟囊得之非髓。摩治忽于往聖，欲論患於旒扆。❻諏諸生以衆説，默瞑聽而隱几。決去

❶「弛」，原作「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迹」，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途」。
❸「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迹」。
❹「恢」，原作「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❺「話」，原作「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❻「論」，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輪」。

取於須臾，俾授辭而落紙。粲大義以盈編，閱日月而甫爾。仰精爽以翱翔，抗談端而靡靡。咸祝公於三老，何奄忽於一逝。❶云《春秋》與《易傳》，尚胸次之盤峙。嗟後學之莫知，悵斯文之已矣。想殷勤之故情，慘悲風而涕委。魂兮來哉，歆此芳旨。❷

祭李待制似矩

惟公生禀異才，夙存遠志。佩鈎繩而帶規矩，推四重於士林；窺户牖而考淵源，會九流於皇極。譽髦昭代，振羽高衢。持槖從行，言必忠嘉之告；宣威作屏，治稱師帥之良。踐更内外而公望愈隆，經歷艱難而誠心益著。柄臣不能以非道屈致，天子嘗欲以大政倚毗。軒冕倘來，豈隨人而俯仰；山林獨往，聊卒歲以優游。濯纓紱於滄浪，結茅茨於紫翠。緤馬閬風之苑，騎鯨渤澥之波。厭雞虫得失于堦除，付鵬鷃逍遥于宇宙。方欲拉喬松而玩倒景，友期羡而游太清。屬聞讎虜之詭盟，深慮覆車之併轡。拜章極論，寧曰身謀；納禄告歸，庶幾王改。清議終期于岩石，耆年俄迫于逝川。縉紳歌不憖以興悲，邦國歎云亡而增瘁。永惟先子，早揖俊遊。道不逢時，嘗草歸田之賦；義深引重，俾彈掛壁之冠。逮兹臬楔之凡材，亦借丹青之妙手。雖薦賢舉類，公心自比於上臣；而被遇辱知，我意實同於國士。載念寢苦之日，方來侑奠之詞。歲月未幾，老成繼往。憫餘生而獨在，展新兆以無緣。愴懷倍切於尋常，哀誄莫

❶「逝」，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痡」，文津閣本作「晷」。

❷「旨」，原作「醞」，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陳於彷彿。英魂未泯，旨酒來歆。

祭陳少卿幾叟

人生孰不有知兮，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兮，能行義之爲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騫。公服膺其左右兮，由緑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匪躬蹈難而不變。謂公爲吾賢孫兮，付志業之未宣。公受資既遠絶於人兮，天又玉之以百艱。偉發身於英妙兮，落組麗而雄健。中優柔以饜飫兮，求精粹而窮研。探闖奥發其秘兮，坦坦道而是踐。後來者雜沓横出兮，邁五十矣而青綸。沉伏百寮之下兮，突晝冷而蔬飯。羞折腰於五斗兮，亦何冀乎九遷？凛大冬萬木慄以標兮，獨長松鬱乎蒼芊。❶倘匠石欲成夏屋兮，無寧弃而弗挺。遂觀珍於玉海兮，遂佐御史而執憲。遂進預七人之列兮，遂掌禮樂而司存。皇清問訪古道兮，又前席於熉幄之筵。❷公以所受於師者兮，單厥心而薦聞；以所承於家者兮，祇乃事而辯論。何忽然而去國兮，曾坐席之未温。主施厚庸酬荅兮，道不可枉以求安。知我者相期於國士兮，胡敢衆人而報恩。耿薄雲之乎太空兮，輕塵棲裊裊乎弱管。據鐘鼎豈不有命兮，還食薇於故山。强哉矯不變塞兮，亦得正而斃焉。予先君子器愛兮，逮晚歲而益敦。既論獻於冕旒兮，復重之以婚姻。公歸兮邈無緣一訣兮，寫繾綣陳以斯盤。想危坐抵掌而快談兮，難庶幾於復見。生晝明死

❶「芊」，原作「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熉」，原作「講」，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夜悄兮，達者未怛而興嘆。惟善人之云亡兮，悵此道之何蹇。既清芳颺於罔極兮，紛券外其又奚言。❶

祭譚大夫煥之

惟公粹冲賦資，夙涉於艱。有才無地，❷徒奮空拳。隱約之脩，知者惟天。天實相之，苦勞必先。不滓之金，百火所燔。合抱之松，飽經歲寒。逮其有成，精幹高堅。猗與我公，豈不其然？初記姓名，寖窺簡編。遂至該洽，聞窮見殫。治道革因，事倫本根。剖分詣盡，如不能言。溢爲文字，下筆盈編。貫珠纍纍，倒峽源源。乃教厥子，夷途加鞭。詩禮發身，忠烈名存。乃立厥家，於門江干。高廩大囷，書樓飛騫。求志弗仕，甘守丘園。朱衣象笏，郎省通班。弟昆怡怡，❸曾玄蹁躚。目有圖史，❹耳無管弦。其處樂者，如處約焉。木訥惟仁，利口非賢。信行恂達，里閭欣嘆。千古共詞，無間無愪。❺李耳持寶，子輿達尊。旁稽幻説，鏡象忘詮。衆甫既具，五福又全。尚祝期頤，憲老恩宣。贊入饋酳，折俎加籩。以乞箴誨，以昭化原。云何奄忽，逝矣如川。惟我與公，四世之間。爰始道義，迄於姻連。聞公考終，了不吟呻。委形弗怛，魂合於乾。生雖有既，性則無淪。公自無憾，吾何涕潸。惟以叙違，酹此肴筵。

❶「券」，原作「身」，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才」，文津閣本作「錐」。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雖」。
❸「怡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怡愉」。
❹「圖」，原作「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❺「愪」，文津閣本作「隕」。

祭劉待制彦脩

人生大倫，朋友居一。交非其道，鮮不中失。風俗盛時，市價久要。及其既澆，士夫或恌。惟吾與公，鄰里鄉黨。祖考而來，情好還往。識公王城，彼此壯年。杞國憂天，不逮周旋。厥後二載，相遇建業。繾綣初通，話言始接。我留震方，公行坤維。志各有在，寧嗟別離。驊騮騰驤，歷塊而蹎。道出衡山，見尋蕭寺。時我先子，❶命啟新尊。我瀹園蔬，大白浮君。夜飲達晨，❷跨驢紲袢。舉扇障日，氣衝南雲。丙辰之秋，我爲嚴州。公守温陵，過而肯留。千峰映臺，寒菊静悄。醉睨弓彎，呼和窈眇。❸同時侍臣，而參而商。朝不並席，燕不聯觴。豈無愛憎，事靡相及。豈無謀議，言靡相拾。而我伯氏，養親衡茅。參乎羊棗，回也簞瓢。公曰惜哉，敬而禮之。悉力吹噓，振而起之。自情而論，本無睽疏。撫事而思，情既有餘。逮於庚申，我歸榆社。見公弟昆，屏山之下。引之升堂，拜母夫人。塵榻解懸，主意仍頻。水有湫源，山有岩巘。無高不臨，無勝不踐。無唱不酬，約我重來。送我交溪，別首重回。及公晚年，復此展訪。我懷坦爾，公語宣暢。因悟《南華》，凡

❶「我」，原作「吾」，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宋劉學裘輯《劉氏傳忠録》（民國二十二年三餘書室鉛印本）卷二改。下文「我瀹園蔬」、「我爲嚴州」中「我」字同例，不再出校。

❷「夜飲達晨」與「跨驢紲袢」二句原誤倒，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劉氏傳忠録》改。

❸「和」，原作「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劉氏傳忠録》改。

溢皆妄。❶開吐衿抱，有加於前。我見脱略，公歡則全。甲第翬飛，名園繡錯。觥籌蝟礫，棋響雹落。作以絲管，紛羅麗研。艷動華屋，轄投深泉。三日不瞻，已辱誨戒。嘉肴我食，旨酒我待。頃獨怪公，形色凋謝。尻輪欲行，❷神馬弗駕。又復喜公，氣弱志强。憂在國家，病語忠莊。五十非夭，古人所稱。曷爲公悲，欲攘未膺。惟公英邁，受之間氣。篤於施仁，❸勇於爲義。聱牙大論，衆頸縮龜。公一奮髯，立決無疑。錯節盤根，衆所憚避。公一舉手，游刃餘地。其牧民也，所臨去思。其總戎也，畏而愛之。光射斗牛，十步千里。俾爲鉛刀，干越所恥。匣而藏之，痛惜已矣。書公志業，國有史官。有誄有銘，炳如青丹。莫寫我心，寓此鮭薮。酌醴盈卮，公不舉覆。

祭外大舅翁殿撰

伏以合姓所先，爰係宗祊之主；悼亡滋久，莫尸蘋藻之羞。載擇宜家，審諧名裔。仰師資於庠序，瞻賢範於省臺。視先公爲道義之交，潛大業同《春秋》之志。通津一棹，夷猶誰見其疾徐；虛室萬籤，造詣孰窺其涯涘？夙以年家之子，進脩父執之恭。喜溢眉間，意冥語外。每幸攝齊而侍坐，未皇挾策而請疑。白玉精金，歎疵瑕之絶指；太羹元酒，知典則之尚存。回首八

❶「溢」，原作「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劉氏傳忠録》改。

❷「尻」，原作「凥」，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劉氏傳忠録》改。

❸「仁」，原作「人」，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劉氏傳忠録》改。

年，驚心一夢。有齊孫季，爰契我嬪。龜筮既同，川途弗礙。自始謀而迄事，咸率禮以無違。粵從靖節之廬，來訪子雲之宅。柏堂春静，空餘隔葉之音；蕙帳宵闌，尚感鳴皋之怨。❶光塵雖緬，❷愴悼曷忘。願惟鍾愛之有歸，欽想英靈之如在。謹率新婦某，具清酌庶羞之奠，陳於墓前，以故外大姑恭人余氏配。尚享！

祭季弟婦唐氏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同祭於三十四嬸唐氏。惟靈生自名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祇肅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昆。相其夫君，克有諸孫。室家令儀，外無間言。歷時多難，翼翼辛勤。謂享晚福，以永其年。何期奄忽，命也難論。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醴，具此常餐。終天永訣，有泪盈巾。魂乎未泯，尚克有聞。

祭孫判監奇父

惟公敏健之才，可以躋膴仕；該洽之識，可以備訊究。雄詞本乎騷誦，逸學窮乎篆籀。所交慎篤，非仁而不與；所守勁介，非義而不受。是謂縉紳之老成，非特荆州之耆舊也。中歲念亂，孤憤心疚。支末雖廢，精神自富。流離困躓，以逮皓首。懷不忘於故丘，志尚切於戎醜。❸每臨長風，對

❶「感」，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或」。
❷「緬」，原作「杳」，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尚」，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常」。

觴酒，壯氣激烈以彌厲，唾壺已缺而重扣。❶蓋猶足以乞言問政，欲見則就，賜之几杖，加以籩豆。不使老至長飢，捉衿而肘見，突冷於永晝也。嗚呼哀哉！我先君早嘉英秀，及觀爲政，晚意逾厚。俾自拔於瘴鄉，來卜鄰于衡岫。人事好乖，斯願莫副。獨予兄弟，乃幸參候。聞前言與往行，常發蒙而啟覆。雖大藥之乏資，在德人則宜壽。忽不瞻而幾日，俄斂藏於一匵。方公病革，陰陽交寇。了不怛化，出語無謬。有固窮之義訓，遺諸子以筆授。卷釣絲於七澤，眇孤風於遐宙。讀先生之自傳，與斯文之奠侑。庶漱石之高情，克紹乎簡册之光；而斷蛇之陰德，燕翼於雲來之後也。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

昔我冠年，羣試南宮。即以藝文，受知而翁。收置門闌，妻以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効官洛杜，君在定陶。匹馬見過，意方逸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弔古搜奇，歡不忍舍。戎塵坌來，相與契濶。乙卯會語，丈人已歿。曾未三年，予復悼亡。君之仲氏，丘木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笑雜集，如夢中事。丙寅之秋，予還武夷。未及尋君，君喜而來。留止彌旬，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耐如舊。豈謂此别，遽隔死生。一朝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資，朴茂之行。謹幹之才，樂易之性。青衫下

❶「唾」，原作「吐」，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僚，迄不一施。徯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季弟。武部之澤，庶其在是。望君千里，遥遣此觴。疇昔之思，曷日而忘？

祭張給事子猷

昔在政和，學校賓興。❶青衿譽髦，鮮或不升。賢士之關，❷實始識兄。兄時遇厲，力弗自騰。日一溢米，有問莫膺。舍中諸生，春貢來盈。語誦嬉嘲，嘈嗷其聲。兄雖卧病，静默而聆。他日見謂，子獨爽靈。定交投分，相與以誠。予方冠年，憍氣矜騰。蕩潏詞江，湛酣酒觥。高視四海，孰爲公卿。兄獨温慎，期我有成。帘樓夜集，花市朝行。悠然雲淡，漻爾冰清。曰此紛華，罔堪寄情。與子出郊，曠美舒平。北望大河，西眺諸陵。東臨汴泗，南想羌衡。春風融洩，秋氣澄泠。短琴一弄，長笛時横。尋幽弔古，治亂常評。心憂禾黍，耳厭簫笙。顧謂銅駝，將埋棘荆。歲在辛丑，雲海騫鵬。❸龍門並透，❹雁塔同登。武部星郎，實司文程。於兄從祖，有女瓊瑛。遂以見妻，由兄推名。會迫告歸，分袂征營。後合之艱，先以凄凝。各効一官，啟明長庚。召寇者誰，中天欃槍。宗祏遂南，再立都京。紹興五禩，同簉王庭。回首舊遊，❺恍如夢驚。簡書是畏，讌語何曾。閲日未幾，又别江亭。十有四年，猶飯一蒸。書題雖數，心曲難形。但祝加飱，百禄具膺。豈謂小疾，

❶「學校」，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校學」。
❷「關」，原作「聚」，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騫」，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騰」。
❹「透」，原作「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❺「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篤」。

奄嗟沉冥。惟兄之學，演迤深閎。涉乎諸史，貫乎羣經。怡怡外容，肅肅中扃。有類坦率，了無巇傾。沂水之詠，雖則未賡。荆舒之説，早歲已懲。孝養純篤，夙師閔曾。口體爲下，志意是承。故其爲文，以燁以榮。而見於用，以敏以精。撫字稱良，轉輸稱能。入時從槖，近列華明。出殿藩維，遠俗綏寧。上主所知，清議所凴。奚不黄耇，進班疑丞。俾究施爲，以詰戎兵。云亡之痛，豈惟親朋？我欲爲誌，述兄平生。傳之悠遠，不在斯銘。姑遣長鬚，往薦芳馨。莫寫予悲，有涕其零。

祭郭提舉子元

嗚呼！有道之後，其傳遠矣。賢如立之，志業可紀。予遊雒師，立之已死。蓋嘗

徘徊，通德之里。聞公純厚，操行懿美。欲見未遂，人遠室邇。衣冠南渡，邂逅湘水。公越耆年，予亦艾齒。山陽岳縣，相望甫爾。每聆車音，歡笑倒屣。從咨往故，哀哀歷耳。粹氣薰然，德容静止。温恭是力，信順是履。皓首簞食，蕭齋隱几。玩意韋編，終而復始。謂言仁者，期頤乃已。何期奄忽，一疾不起。回首曩者，同數君子。到我碧溪，旬日遊徙。漾艇鏡中，舉觴竹裏。談笑清真，風度凝峙。似雲無心，如泉無滓。德星暫聚，高躅誰跂。諸人好在，公獨傾阤。盤有時蔬，尊有浮蟻。遺詞叙情，魂尚來只。

祭劉致中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大貝，金玉明璣。惟或

不好，好則德之。獨吾致中，乃異于此。百不一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早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無定師，參以訂證。濬其明穎，礲其廉勁。事親篤孝，友於弟昆。政施厥家，肅雍閨門。其在友朋，忠益相告。其於鄉黨，善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於朝。公卿引重，弓旌是招。三揖而前，尚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遄發。縉紳趣榮，快往奔馳。❶豈有匹士，重己如斯。士負知能，鮮克遵養。歲不吾與，利有攸往。猗歟致中，術略疏通。若將終焉，一畝之宫。謂天艱之，式燕其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文木良徐，❷仆於嶔巔。有嵬者槫，乃終天年。切玉之刀，以貴弗取。鉛胡能割，玩之在手。鄉里之分，❸姻婭之情。膠庠之舊，磨琢之誠。別去再期，期復來會。我今來矣，君往安在？旅酒弗旨，豆籩不嘉。獨有悲思，君其知耶？

祭楊珣

人之生兮浮萍，隨波濤兮無根。❹偶飄飄兮值遇，遂密比兮依因。吾初來兮新昌，睨爾居兮西鄰。方念咎兮息交，俄數面兮成親。屈輪指兮逮玆，淹五冬兮四春。結茅屋兮南郭，爾來曾兮逾旬。不顧我兮寂寥，匪附炎兮强臻。或狂風兮摇空，或清月兮掛旻。或夜雨兮蕭瑟，或春花兮氤氲。或高臺兮寫望，或野寺兮怡神。有好酒兮必同，班肴蔌兮錯陳。或商謳兮浩蕩，或齊

❶「快往」，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决性」。
❷「徐」，文津閣本作「幹」。
❸「里」，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閭」。
❹「根」，原作「垠」，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諧兮紛綸。眷地角兮徘徊，忘天涯兮悲辛。予舊交兮日疏，爾既久兮彌寅。鼓爾篋兮未冠，嘗簉足兮成均。中慷慨兮投筆，脱儒服兮戎紳。餬其口兮一官，竟何得兮隕身。賦才謂兮可用，祇碌碌兮埃塵。四十四兮無兒，絶新昏兮室人。甫不覿兮七朝，被微恙兮永淪。耿昭昭兮就盡，視死生兮夜晨。歎逝者兮臨川，眇今古兮同津。吾慶弔兮久曠，乃酬爾兮芳醇。亦忘懷兮怛化，聊爲爾兮唏嚬。

祭顔翼

嗟嗟顔生，曷隕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衛生之經耶？晨出夜歸，冒犯瘴氛耶？酒焦水浴，寒侵而熱蒸耶？味彼藥石，孰損益於吾身耶？延子外館，教我二孫。不縱不苛，訓飭甚勤。見子所業，❶干禄之文，爲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軍。維時追隨人事，❷趨走頻煩，未克自貴。方將遲以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爲己而學，凡致遠在識器。❸天爽敏以賦汝，勿逐末而暴棄。何曄然之春花，遽隕霜而萎瘁。既殮殯爾，酹以薄祭。❹旅魂悠悠，豈能一至？

祭妻兄翁主簿子光

嗚呼子光，何爲夭折？方行萬里，登

❶「業」，原作「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改。
❷「維」，原作「我於爾」，據《永樂大典》改。明抄本、經鉏堂本闕，注曰「闕字」。
❸「器」，原作「趣」，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❹「酹」，原作「酎」，據文津閣本、《永樂大典》改。

車軸折。錦山雪水，道里數千。聞君之訃，驚心慘顔。昔在少卿，有言有德。宜躋華近，終老岩側。司户秀傑，洵美令儀。不遐其鶩，九品之卑。再世所鍾，謂在孫子。君亂而孤，克自峙嶷。既就師友，既敦詩書。孝弟祗祗，家庭愉愉。親仁篤義，疏才弃怨。處約則甘，趨俗則倦。載此粹懿，宜福於天。宜富宜貴，宜得永年。理有難推，君奚不淑？凡百交遊，咸爲君哭。而况北堂，鶴髮慈親。哀哀諸兒，曷辜于神？吁嗟斯人，命孰長短。貪惏無厭，❶谿壑寧滿。四福具矣，好德靡稱。展跖考終，亦曰苟生。誠能好德，而貧而賤。而不大耋，君子維燕。用是以商，子光奚尤？昔也若浮，今也若休。惟我摧頽，晚婿君娟。與君論心，百未十既。屬以罪垢，跕墮南雲。見君知難，何期永分？長號西風，侘傺鬱結。❷寓詞侑奠，聊以告別。

祭范大監元禮❸

惟公器質温良，材用膚敏，飭躬力學，服職靖共。門户盛時，不自驕汰，循途平進，厥聞甚休。晚守衡陽，承郡凋困，竭意摩拊，民獲少蘇。上官弗仁，詆爲慢事，退奉閒館，亦無怨尤。顧予迂疏，託契先代，書問勤縟，情義甚敦。中經瀏江，值公寓止，接語又欵，益窺所懷。每及時難，詞氣感慨，許國之意，不忘拳拳。尚期顯榮，以攄志業。有生遽盡，曷至於斯。聞訃失聲，

❶「惏」，原作「婪」，據文津閣本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淋」。
❷「侘」，原作「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大」，原作「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天不可慮。方此哀制，往哭不能。遥持一觴，以寫悲抱。

祭龍王長老法讚

嗚呼！歲在己酉，東夷内侵。❶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駐碧泉，莽野荒墅。冬鬱濕薪，急雪堆户。忽有僧至，草衣讚公。佛堂巍巍，步象音鐘。與之坐談，飯以乳湩。❷惜其遁身，公材利用。厥後慈雲，虚席生塵。魚鼓弗振，府州選人。遂以畀師，移錫來處。誰爲證明，予有請語。自兹還往，二十暑寒。每辯異同，❸拊掌大歡。維師行事，詳締穩實。公方無累，私語無失。梵宫之内，金碧煌煌。水雲明潤，山木葱蒼。心雖不朽，生則有盡。示病寂如，埋骨弗燼。念我先子，築丘宫前。樵牧不犯，師勤則然。誰其嗣之，感舊興愴。茗餌薦誠，目斷青嶂。

挽吴丞相

妙齡一目了羣書，未壯聲華衆已孚。器遠况曾師舊德，時來俄看獻嘉謨。親扶日轂升天路，不預金戎入帝都。❹大節已全名自永，詎同姦慝苟全軀。

追念宣和國勢孤，上公元宰導人諛。妖氛已覺前星暗，皇澤寧論少海枯。誰謂玉華傳玉座，共知青瑣伏青蒲。讒言一發

❶「東夷」，原作「强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湩」，原空格注「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補。
❸「辯」，原作「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預」，原作「許」，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戎」，原作「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堪流涕，禍在同升有鄙夫。

黄扉清啟帝之初，俊乂招徠念遠圖。桃李舒華方雨露，鴛鴦戢翼又江湖。當年舉國蒙休烈，至死無人雪厚誣。圓覺妙明何計此，獨疑遺恨遶蒼梧。

挽劉忠顯

念昔京都晝掩關，牛羊闖草即開顔。❶不爲南城掃雪迎耶律，北道聞風拜禄山。何人得與身謀心皎皎，已終臣事意閒閒。高名並，千古常山諒可班。

未識堂堂玉立姿，已傳薤露滿山悲。空餘父執修恭意，漫繼詞流紀德詩。諸子盡賢門益大，萬家餘地塚初纍。紛然盡奪三軍帥，誰識公心死不移。

挽陳幾叟

妙質曾揮匠石斤，久於其道更超羣。忽上皂貂破敝頭蒙雪，黔突凄凉氣吐雲。事功難必諫坡規帝德，又陪經殿勸皇墳。清名在，未辱先賢付記勤。❷

挽楊訓母莢氏

戚戚秋風颭旐旌，送車千輛咽佳城。望士令妻壽母名兼美，孝子慈孫禮備成。更慚朴語有詩歌紼綍，梵坊無侶獻鐃鉦。

❶「牛羊闖草即開顔」，原作「黑雲黄霧塞人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劉氏傳忠録》卷一改。

❷「記」，原作「託」，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書銘石，萬一幽光久更明。

挽某氏

慈祥令淑稟于天，宗族閨門共仰賢。中饋克脩惟六二，義方能教亦三遷。藝萱無復忘憂日，種栢行看合抱年。舊欲升堂今已矣，大招成些重悽然。

挽李太孺人

桂水無情日夜東，空餘丹旐泝西風。一經不負門閭望，五鼎端宜饋祀豐。茂渥出綸觀有煒，芳徽勒石播何窮。遥知祖送詩千首，挽鐸聲悲大隊中。❶

挽端州黄大用大用喜讀書有志行數過予講討雖未詣宗本要自佳士可尚也心爲形役遂以病死作二詩哭之

每惜南冠懶讀書，欣逢之子富三餘。文章户牖雖頻闖，師友源流或未疏。底事箇中紛侘傺，坐教淫末費驅除。昭昭奄作冥冥去，悼爾能無一束芻。

鋸屑霏談涉往今，濡毫洒紙掞詞林。聽歌鹿野三章後，悵下龍門九曲深。十口西疇貧索莫，一官南選晚侵尋。早知大《易》無思慮，應悔生前未洗心。

❶「隊」，明抄本、經鉏堂本作「隧」。

挽黎承事

北正黎司地，南來得姓繁。清時能教子，餘潤必高門。珠蚌他年譽，金籝晚歲温。王師勤佐餽，鄉鬬待平反。援手遺嫠難，酬心樂泮恩。淒涼投轄井，慨歎給孤園。萩櫝平居近，攀松永慕敦。流年駒過隙，不辱付諸昆。

挽譚邦鑑

忠烈延康子，期頤致政孫。文詞金震蕩，行治玉純温。夢熟黄粱早，名餘絳旐騫。傷哉九京路，白日閟泉門。❶

契好聯三世，交情晚更深。宦遊乖握手，書到豈論心。歎失超騰願，愁聞相挽音。平生一尊酒，已矣不同斟。

挽楊子川

傾蓋小冠市，論文喬岳陽。一生能幾屐，兩鬢忽成霜。我尚棲南嶺，君俄赴北邙。無因澆絮酒，回首重呻傷。

斐然集卷二十七

❶「閟」，原作「悶」，據文津閣本改。

斐然集卷二十八

宋胡寅撰

跋高宗御筆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移蹕建康，臣蒙賜對，爲尚書郎。未幾，擢司記註。是時，上鋭思致理，招徠賢俊，臣父安國以給事瑣闈，再被嚴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復因臣奏事坐旁，開借玉色，問及臣父造朝之期。宸翰寵頒，備形德意。而臣父抱疴寖久，艱于入覲。臣繼荷聖恩，曲從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愛之風，形於四海，豈臣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寫之琬琰。四年夏四月，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臣胡寅謹記。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昔孔子語冉有曰：「衛庶矣。」冉有曰：「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唐文皇，不世出之君也；房、杜，宗臣之魁也。❶相與圖治，至于斗米數錢，行旅不齎糧，則貞觀之功極矣。其禮樂道化無傳焉，千載一時，而所成就止此，可不深嗟而重惜哉！故予嘗論三代而後，獨漢光武明章之治，庶幾于教者，可一

❶「魁」，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冠」。

變而王也。因觀羅湜所藏唐十八學士畫像，遂書其卷末。

跋劉殿院帖

自新法禍民，天下塗炭，獨謀殺人者蒙首免之惠。至於令人習知夫按問欲舉之便也，其不忌之寖酷矣。方王氏秉國之時，闔闢雷風，動摇山岳，抗議而變之固難。覩禍敗之後，追賞盡言，而於弊法則未之有改，豈特首免一事而已哉！此公卿大夫之恥也。寄語公嗣孫，駸駸爲世用，❶尚克勉之。

跋唐質肅公詩卷

質肅公父子以忠直爲宋名臣，天下知之，不待贊譽也。嘗聞道鄉鄒公語先君子曰：春州送行詩，❷惟王介甫爲最，獨記其一聯云：「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强。」謂不止於歎詠而已。二公名節始終俱美，而介甫當權，面斥質肅公，使發憤而薨；竄逐諫院，使流落至死。介甫之學非不强也，其行事乃爾，果孔孟之學耶？今《臨川集》中此詩不存。然言不可以人廢，故書以附詩刻之末，抑以見工於語言者未必能踐，❸而重厚簡默之人，其所立必有大過人者，如質肅公父子，是可師也。

❶「爲」，原作「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春州」，原作「子方」，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文津閣本誤作「某州」。據宋劉摯《唐質肅神道碑》（《忠肅集》卷一一，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仁宗皇祐中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後改英州，天下士大夫聞風歎慕。唐介字子方。

❸「工」，原作「公」，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諫議陳公所書，公外親臨江蕭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之絶筆也。公學行文章皆居第一流，而尤顯白聳動于天下後世者，則以知蔡京姦慝禍國于未用之前也。此書信其絶筆，是乃憂思至痛之情，言不見用，身且竄逐，視國家將危而無可奈何。後之覽者猶欲慟哭流涕，而況其身親之者乎？嗚呼，悲夫！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古者人君將有事于四方，必使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澶州之功，用此道也。夫應事于倉卒者，其難有甚於耳聞目見切身經慮之熟也。文簡諸公文昭武烈，乃當晏粲右文之旦。伏觀此帖，詞平意和，不見淩遽，非有大過人者，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遐想其人，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

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蔡氏爲布衣交，❶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亟欲引公助己，公謝絶之，遂坐黨人籍。後猶數寄聲通殷勤，❷公終不答。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熏天，忽與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皭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

❶「蔡」，原作「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永樂大典》卷二〇二〇五改。

❷「猶」，原作「又」，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永樂大典》改。

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遊，獲見銘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君臣之義與華夷之辨，❶在今日尤所當謹者。成材爲盱江幕，金人檄至，守以城降，成材爭之不可，乃弃官歸。成材爲小官，所守已若是，是宜先覺名臣深嗟而重賞之，行且爲世用矣，顧卒此志。昔在仁祖時，朝臣送唐子方詩，皆譽其直諫之美，王介甫詩獨曰「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强」，識者以爲得古人相勸勉之意。予於成材亦云。

跋胡待制詠古詩

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所以畜德。至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以儒士爲無用，以古學爲迂僻，非史洪肇之倫，則原伯魯之流，反理冥行，身世兩敗，吁可憫矣。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詠歌。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爲；味其所與，可以見其所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率意而行揚己矜衆之事，于昔人建立必有所到矣。三復欽仰，題其卷末。

❶「華夷」，原作「節義」，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序

某識德餘十有六年，每見之口道古今，而未聞其論醫。觀李尚書、路樞密所與序跋，則知德餘兼通神農、岐、扁之術，而有家學，蓋恥以藝名耳。某曰：醫已人病，救人死，君子之心無足恥者。向使德餘既富且貴，而殃民害物，其可恥豈不甚乎？今仕而不偶，曷若已人病，救人死？如君平賣卜，稍可藥飢而止，斯亦賢於受禄居位而爲人病者遠矣。德餘試思鄙言。

跋葉君論語解

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忘其飢寒之困，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有志者歿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

跋石洞霄傳

死生之際，爲異學者名之曰一大事，至于刳心没齒而不能辨。而石虚一蹈履白刃，有守無惴，夫豈一日所能哉？觀其被召不留，得官不居，見林生而不屈，對人主之問而不諂，其胸中蓋有過人者，得非讀《南華》之書而深造者耶？使其早得所從，知孔孟之正，其所成就又豈止此哉！

示張醫

一切有爲法，不可以利存心。以利存心，雖善亦惡。務合於義，雖有小失，不害其爲善也。觀諸君譽張生者，謂其有活人之術，以濟物爲心，而無所取。信斯言也，可以爲良醫矣。雖然，術無盡而心易倦，利能動人而義難終也。惟不以譽己者自足，而思進吾所未足，❶則岐、和、扁、華亦將可及爾。尚勉之哉！

題嚴子陵祠堂

嚴子陵不屈于漢光武，其襟度高遠，非世俗淺丈夫所知，姑置勿論。其告友人之詞曰：「懷仁抱義天下悦，阿諛順旨要領絶。」士大夫能奉此二言之戒，庶幾往來祠下，不點汙山水，它亦何足道！

示雲瑞

先祖父中大公隱約時，聚徒教授，長老元嗣方童丱，在衆中讀書最穎出。其後爲僧得法，名振禪林。有詩二十篇，寄先君。雖灰心槁形，非欲以言語自名，然奇氣秀發，溢於翰墨，終不可掩。先君感舊歎今，以兩絶句答之。嗣没將十年，門人雲瑞開堂於永之報恩，機緣密熟，意象恬遠，有師之遺風。乃録兩絶句，使刻之石。則未知讀之者以爲追隨香山之人歟？抑以爲不

❶「所未足」，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無未至」，疑當作「所未至」。

入蓮社之客歟？紹興十一年七月望日武夷胡某書。

題草衣寺松碧軒

此軒舊爲曲廊，趨惡濁之地。偹老斷其去路，闢南壁爲小牖，於是嶺谷蟠互，大木森映，盡在目中。軒雖小，蓋草衣之勝處也。林壑諸木，惟松尤盛。軒當樹半，秀色如潑，故以「松碧」名之。凡材雖多，不足數也。胡明仲書。

斐然集卷二十八

斐然集卷二十九

宋胡寅撰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蓋聞士之處世，稱于家者，其德當周于一家；聞于鄉者，其賢當蓋於一鄉。今有以事舉言揚，達乎天子之聽，而咨詢之於禁省，則必其遠大之識，宏達之謀，固不可以小言片善取也。敢問今天下之吏員數衆多，流品雜出，有司無缺以處之。欲置而不恤歟，則下有失職之歎；將使人得其欲歟，則聞爲民設官，而不聞十羊九牧以殘之也。天下之兵分統既久，欲因而不革歟，則末大必折，古人之戒；欲有所變制歟，則乘塞者以力寡爲言，分閫者以不專爲患，固難于改作也。天下之材調度既廣，欲取于民歟，則利源已竭，民力已困，取之不已，露根可畏也；欲輕徭薄賦以休息百姓歟，❶則環數十萬之師，荷戈被甲，以捍寇敵，不可一日而無食，有功而不賞，不取於民，安所從出哉？是三者，皆當今之急務。學士大夫究心於兩説之間，❷謀其利，不蹈其害，而未知其術，渴佇崇論，願茂明之，將以告于上焉。

❶「賦」，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斂」。
❷「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疚」。

零陵郡學策問

問：匠必以規矩爲法，射必以正鵠爲志，學必以聖人爲師。孟子非親見聖人者，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能以聖人爲師，不必親見聖人也。仲尼道大而德全，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之，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今學仲尼者，將由其一言一行乎，抑將從其大體乎？從其大體，非生知上智，必有所不能。由其一言一行，則枝流派別，何以會于有極？是皆學之所甚難也。敢問孟子學孔子之要安在？其所以爲亞聖，而於孔子有未及焉，何故？後之學者，其必循孟子所以學而學之歟？其亦謂入德之門不一，書紳請事，皆可以進於道歟？諸君師孔孟于千數百歲之上，當知規矩正鵠之所在，願與聞之，以警不敏。

問：聖人之道，必有傳受，然後不墜於世。堯之所以命舜者，舜亦以命禹。孟子泝流窮源，推其所傳受，以湯、文、孔子、太公、伊尹之流，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蓋以是爲在己也。敢問見聞而知之者果何事歟？由孟子而上，何爲而得其傳？由孟子而下，其有傳耶，其無傳耶？如失其傳，則自秦漢以來爲道者衆矣，其皆謬於聖人而無所折衷耶？若曰在則人，亡則書，求之經可也。彼親炙乎聖人者，猶有好勇、貨殖、短喪、學稼、聚斂、色莊之鄙，而况誦空言者耶？然則學聖人而不知其所傳之事，雖緝詞數萬，讀書五車，未免乎冥行也。諸君皆願學孔子者，于此豈無所志，竊幸聞之。

問：善學者必適時務，學而不適時務，

是腐儒而已耳。今有人知盈虚，善斂散，取民而不害民，足國而不害國，可謂通財賦者矣，若冉求是也。其自言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今有人戰必克，攻必取，據城則人不敢犯，對陣則敵不敢遏，可謂曉軍事者矣，若季路是也。其自言曰：「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由也爲之，可使有勇。」嗚呼！其適時務者乎？彼曾點之言志，異此之撰，乃特在乎莫春之遊、詠歌之樂而已。此與撫時玩景，朋羣嬉遊者亦何辨？其視由、求功效之及物者，絶不侔矣，夫子乃喟然歎而許與之，陋彼二子者，無稱道焉。聖人生於周衰列國並争之時，其教人取才，固將以有用爲急也，而不適時務乃如此，無亦迂濶爲世笑耶？然仲尼所去取，萬世信之。求其説而不得，今舉以問。

問：儒衣冠者皆言學，學未易知也。孔子之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稱人曰：「有顔回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而未始言其所學者何事。後世之稱好學者或異於是。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之末務，以悦人之耳目而取世資，故論明經者以拾青紫爲志，稱稽古者以得車馬爲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始學矣。今將捐記誦詞藝之習，而求聖賢之所學，則當得其門而入，必有事焉，豈非吾徒之急務乎？二三子蓋以聖人爲師，而好回也之所好者矣。請問其目。

問：論人物者，必以功烈著乎世，利澤加乎民，爲大丈夫之能事。雖居仁由義，有致君堯舜之術，而窮不得施，亦何用矣？昔者管夷吾相齊，尊戴宗周，攘斥夷狄，不以兵車之力而九合諸侯，威令加乎四海，使斯人無左衽之患，仲尼稱之曰：「如其仁！

如其仁！」嗚呼盛哉！彼子路，一學者耳，好勇行行，無保身之智，率爾而對，無爲國之禮。爲季氏宰，取具臣之譏，不知以正名爲先，蒙「野哉」之誚。動輒得罪於聖人，其賢於管仲者未聞也。❶使今學者尚友千載而擇所從，必以管仲比身而仲父自許矣。然而曾西乃畏仲由而艴然陋管仲，孟子取其説以拒公孫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夫聖賢之志尚去取乃如此，敢問其所以然者。

問：學莫要於求仁，而仁之爲道難言也。孔門問此者衆矣，聖人亦語以爲仁之方而已，未嘗指名何者爲仁也。韓退之乃以博愛盡之，是特聖人所以答樊遲者，不足以盡也。然自是而後，言仁者舍愛則無以命仁，吾信其不知夫仁也。學而不知仁，豈非闕典之甚乎？諸君其歷考聖賢之心，❷以要其極，而陳其大略。

問：仁、知、勇，天下之達德也，缺一焉不可矣。孔門弟子有問仁而無問知、勇者，獨樊遲一問知而已。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莫難知于仁而必問之，是何也？仁者不憂，而君子有終身之憂；知者不惑，夫子生而知之矣，何待四十而後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勇矣，而告使臨事而懼，又何也？

問：世儒言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至孔子之時，

❶「仲」，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氏」。
❷「心」，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言」。

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予有疑焉。蓋由湯至於文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君臣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於戰國又百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猶在，則周之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所爲果何益乎？以孟子之言考之，三聖人所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彼爲任，爲清，爲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爲孔子乎？幸推明之。

問：師者，人之模範也。模範孰加於孔子矣？其作《春秋》，惡諸侯之僭王自立，於其薨也以大夫之禮卒之，不與其爲諸侯也，而己乃遊乎其間，爲之臣，是何也？惡世卿之僭君，自三家受氏之後，一譏而不足，再三致貶焉，不與其爲大夫也，而己乃有見行可之仕，是何也？惡夷狄之猾夏，有能攘斥使不侵中國者，則與之。方是時，楚最强，窺周問鼎。管仲相齊，興召陵之師，楚自是帖服，聖人稱之曰：「微斯人，吾其左衽矣！」而既失魯司寇，遂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有若謂是行爲不欲速貧，是何也？夫所行如此，而立言垂後，俾人不得爲爾，烏在其模範哉？吁其慎思而

❶「一」，原作「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明辨之。❶

問：形寓數，不可逃也。後世有知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人之窮達壽夭，其精者十不失一，故知其不可逃也。治亂廢興之在世，不亦猶是乎？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❷漢之興也，五星聚東井；其衰也，當陽九之厄。其大致然矣。聖人作《易》，藏往而知來，其於治亂廢興如指諸掌，不待推占而後明也。自周衰至漢，然後天下平。其間蓋百有餘年，人力所必不能扶持者，而仲尼方且區區歷聘諸國，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夫豈不知世無能用之者，不幾於不知命耶？荷蓧、耦耕之徒，浩然長往，其心殆亦非笑仲尼之所爲矣。在聖人夫豈苟然，是必有説，不可不知也。

問：鬼神之理，學者所當知也。樊遲問知，孔子語以敬鬼神。子路問事鬼神，孔子語以事人爲先，何也？或不問而語之，或問而不語，是可疑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舜之作樂也，祖考來格。周之作樂也，天神降，地示出。何以知其格、其降、其出歟？是又可疑也。夫所謂視不見、聽不聞者，爲其無形聲可接也。而《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既有情，又有狀，則非不可見、不可聞矣。而《中庸》云爾，是又可疑也。以天神地祇言之，❸其情與狀可得而言歟？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蓋亦誠心想其嗜欲貌象，以致之祖

❶「吁」，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諸」，文津閣本作「子」。疑有脱字。

❷「七」，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八」。

❸「祇」，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示」。下文同例不再出校。

考可爾也。天神地祇若爲而想之，是又可疑也。今釋、老二教皆言鬼神，且又繪事之，土木偶之，果得其情狀乎？若以爲是，則世人所不識也，安知其爲是乎？若以爲非，則聖人所未及言也，又安知其爲非乎？是非有無，茫茫於吾心，以之事祖考，祖考必不格矣，又況於凡爲鬼神者乎？此學者所當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難知而遂止者也。

問：聖人能知人，而堯不知鯀之績用弗成，何也？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而舜封象於有庳，庳距舜都在五服之外，親愛之固若是乎？啟之賢，必不若臯陶與伯益也，禹不爲堯舜之禪而與其子，何以知其非私也？桀可放則獨夫耳，不可放則事之，湯既放桀，而又有慚德，何也？無乃於心有未慊乎？大人者能格君心之非，仲尼則進乎大人矣，行乎魯、衛、陳、宋，不聞一君格其心者，何也？惟聖人爲無過行，孟子稱夷、惠曰聖人，而又議其隘與不恭。夫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而可爲百世師，又何也？尚論古人，學者之事，故舉以問。

問：荀卿氏有言，「學莫便乎近其人」。昔七十子身逢元聖，得所依歸，可謂近其人矣。其與生乎百世之下，希慕企望而不得見者，豈不異哉！然子路好勇，子貢好貨，宰予晝寢，子張色莊，冉求爲季氏聚斂，是皆常人之行，曾不少革，則何貴於近其人乎？聖人教育丕變之功，又安在乎？伯夷、柳下惠清和之德，非若孔子集大成也。聞其風於百世之下，非若洙泗親炙之者也，而廉貪立懦、敦薄寬鄙之效，靡然甚速。何夷、惠能之而孔子不能，豈其興起者皆賢於由、賜之徒歟？二三子其茂明之。

問：自堯舜至孔子幾一千五百年間，

何聖賢之多也。或君臣並立於朝，如唐虞之際；或父子同生於家，如姬周之盛；逮乎洙泗闕里弟子賢哲至六七十人。孟子而後，五季而上，亦幾千五百年，所謂聖人何其不復生也？方仲尼未修經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若伊尹自畎畝而發，傅説自版築而發，膠鬲自魚鹽而發，百里奚自市井而發，爲聖爲賢，何從而致之？六經傳世既久，在七國則荀卿氏在，漢則毛、董、子雲在，隋唐則王通、韓愈皆號大儒，相望如晨星，然其孰爲知道者耶？夫以古之時未有經書，而聖賢接武於世，後世經書備具，而曠千百歲求一人如顏、閔而不可得。然則六經有益於世乎？其無益乎？

問：事莫大乎祀，祀莫重于天。周監於二代，其文備而可考矣。惟明堂之禮，學者疑焉。《孝經》載仲尼答曾子之言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頌·我將》則其詩也。然以其禮屬之周公歟，是嚴父也。嚴父則武王所當爲。周公事武王時，未嘗攝政，胡爲而嚴父？以其禮在攝政之時歟，是攝成王也。攝成王則武王乃當祭，而文王爲祖矣。禮未聞嚴祖，其曰「周公其人也」。又考之《戴記》，則明堂者，乃周公負斧扆朝諸侯之地也。考之《孟子》，則明堂者乃王者之堂，行王政之所也。皆不及宗祀之事。是皆可疑者，幸辨明之。

問：文之爲用大矣，堯、舜、禹、文王之聖，咸以文稱，曰「文思」，曰「文命」。説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其用之大乃如此。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蓋以斯文爲己任矣。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史公、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班固之流，

各擅文章之譽，後世莫得班焉。如唐韓愈、柳宗元皆竭力希慕，僅成一家。夫此八九子者，其建立與古所謂文同耶？異耶？如其同，則經天緯地之效安在？如不謂之文，則末世執筆綴言之士皆師法於八九子者，自謂文之至矣，而未嘗知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❶有潛心於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❷則笑之曰：「是古學耳，安得爲文？」夸多鬬靡，至于支青配白，駢四儷六，極筆烟霞，流連光景，舉世好之，有司亦以是取士，爲日久矣。其得失是非，❸願從二三子聞之，且觀所志。

問：昌黎文公，唐之鉅儒也。著書立言，有《原道》之篇焉，其意欲扶皇極，尊帝王，明孔孟之教，而攘斥佛老也。嗚呼，亦可謂特立不羣之傑矣。即其《原道》之論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是六言者，古未之有也，而愈斷然筆之。敢問二三子，夫愈之爲六言，其盡善矣乎？其概諸仲尼、孟子所謂仁義道德者，同乎？異乎？佛老氏高談性命，自以爲至矣，是六言者，其足以破其術，服其心乎？

問：鳳皇來儀，虞史美焉。其不至也，仲尼嘆之。是爲太平之瑞，章章信矣。三代盛際，聖君繼出，治功之極，至於兵寢刑措。越裳氏以無疾風暴雨，占中國之有聖人也，重譯而獻白雉。於斯之時，鳳何爲隱乎？厥後漢孝宣乃獨蒙嘉應，或集於郡

❶「湯」，明抄本、經鉏堂本無此字。
❷「湯」，明抄本、經鉏堂本無此字。
❸「非」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之決」二字。

國，或降於京師，其數甚衆，孝宣何以得此？以其治考之，美政固多矣，而秕政亦豈少乎？大將軍以元勳而滅族，夏侯勝以正言而被囚，王成以虚僞而蒙賞，蓋、韓、楊三良臣死皆非其罪也，❶而魏相之奏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中且二百二十餘人。若夫日食、地震、雨雹、饑饉之變，史亦未嘗絶書，不可謂之太平决矣。然則鳳凰胡爲乎而來哉？夫休咎之証，有國大事也。尚論古之時，是非真僞，奚可以不辨？

問：揚子有云：「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古者祭天，其名曰郊，百代之所不變也。而未聞祭地之禮，其名何謂也。考之《周官》，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❷考之《祭法》，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考之《郊特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考之《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考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周官》、《祭法》、《郊特牲》分爲二祭，《中庸》及《周頌》舉天地而合祫，而《禮記》、《毛詩》所載則社者祭祀之名耳。欲斷以社爲祭地之名乎，則古者之社，本以祀后土，后土者，共工氏之子也。又有亳社見于《禮》，夏社見於《書》，則社非祭地之名矣。周公成洛邑，用牲於郊，越翼日，社於新邑。舉郊舉社，則又類社以祭地，而天地不合祫者。故凡天地之祭，合歟？不合歟？祭地之名社歟？非社歟？若其社也，而《周官》、《祭法》不言，何也？若非社也，則祭地當何名也？後世以爲北郊者，是耶？非耶？既錯見于羣經，而未有折衷。願與諸君論之。

❶「三」，原作「二」，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澤」，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丘」。

問：四科之目，非惟品次門弟子之爲人，抑謂人才無能外此而有品也歟。孔子以學爲貴，其言多矣，未有不須學以成之者。德行而無學，不亦質朴而少通乎？言語而無學，不亦口給而少稽乎？政事而無學，不亦莅政而牆面乎？然則三科者，皆當學以成之者也。而文學殊科，何也？世之言者以政事、文學爲兩途，其原蓋出於此。而古人之論，則皆不然，曰「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也」。舉此一語，彼言語、德行何獨不然？而四科之别，乃吾聖門所設，敢問如前之所疑也。

問：宗廟之禮尚矣。禮樂庶事，尤備於周，則後世言禮樂者，舍周何以哉？然於宗廟之制，有未喻焉者。武王既宅鎬京，宗廟之建，必先宫室，無可疑矣。及周公營洛，又作清廟，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書》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騂牛各一。是鎬京既立廟，洛邑又立廟，且廟必有主，其奉鎬廟之主而祀洛廟乎？抑别立主乎？故凡成周之廟制，分建于鎬、洛，一可疑也。或徙主，或作主，二可疑也。天子七廟，洛邑獨祀文、武，而舍王季而上，三可疑也。成王祀於洛，則鎬使誰祀之？四可疑也。周公豈欺我哉，其必合於禮矣。願推明之，以釋所疑。

問：道果一乎？而《易》有天道、地道、人道，於其中又有陰陽、剛柔、仁義之異名，而非一也。果二乎？孔子、孟子皆曰「道一而已」，何也？果不異乎？則仁與不仁之道二，君子之道三，聖人之道四，天下之達道五。後世又有黄老之道、西佛之道，學士大夫宗師，或以爲賢於仲尼。如其果二乎，則《損》之六三，其致一也。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三子不同，其趨一也。孟子排楊、墨，董氏絶申、韓，昌黎闢佛、老，周公誅奇言異行，惟恐道術之爲異端裂，又何也？ 幸茂明之。

問：留、武二侯，秦漢以來奇才策士之冠也。高祖與楚解，羽歸太公、吕后，引而東矣。良復請襲之，可謂信乎？ 先主羈旅公安，孔明勸使跨有荆、益，遂奪劉璋之國，可謂義乎？ 失信違義，鄉黨自好者不爲，而二子爲人建立邦家，厥功巍然，後世至許以三代之佐，而爲此，何也？ 荀彧爲曹操謀取天下，而沮其九錫，杜牧以盗方之，司馬文正稱其死節於漢。馮道歷事五代，歐陽氏譏其無恥，而臨川先生以知道許之。夫孰爲當？

問：揚子雲，漢儒之賢者也。富貴，人之所欲，彼不汲汲焉。貧賤，人之所惡，彼不戚戚焉。文采，人之所喜，彼悔詞賦之作焉。古道，人之所忽，彼好而樂之，有深沉之思焉。卒之著書立言，以自表見，至於今千有餘歲矣，而名不泯没，可不謂之賢矣乎！ 然以其言行考之，《法言》取模倣之譏，《太玄》有重屋之誚，所以發揮聖學，錯綜易數，必不可缺者，未聞君子與之也。方王莽盗漢時，或潔身去之，或守死不屈，蓋多有其人。雄號爲知數，豈不知死生之有命，奚至於惶怖投閣哉？ 且作美新之文，謂莽過於伊尹，是何言也？ 或曰：「亦遜言譏之耳。」莽之罪，族誅而不足，何譏之云乎？ 臨川王文公、温國司馬公議論未嘗同，獨於子雲則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于雄果何取而云爾也？ 諸公其深考而詳著之。

斐然集卷二十九

斐然集卷三十

宋胡寅撰

陸棠傳

陸棠者，建州建安縣人。家素貧。棠長不滿五尺，堅刻精悍。既冠，負書遊學，至鄒魯間，入闕里拜孔子墓，盡恭。訪藏書舊宅，眷焉徘徊。遂登泰山，夜上天門，觀日初出，慨然有遠舉意。❶其鄉人異之，曰：「小陸故善角抵戲擊薄相，今乃折節如是耶？」棠乃入太學，一試中高等。聞有得道於河南夫子者曰楊公，駕説荆楚，則贏糧往從之，舍於逆旅，朝暮執弟子禮。過市不徒行，不忤目，衣冠甚莊，貌惟謹。居數月如一日。楊公使與諸兒處，家人每從屏户間聆其講讀，喜謂公曰：「陸秀才脩潔博習士也。」以次女妻之。棠既托身君子之門，見聞日增，聲稱籍籍然。有口才，善機巧術數，作嚴冷面，堅坐談説，原經證史，引物連類，考古據今，縱横擺闔，責數人過失，據道理衮衮無疑怍，❷聽者悚然。一時交遊多已通顯，而棠連蹇場屋。然出入公卿間，知識甚廣。亦以楊公有道而棠爲之婿，必有所謂耳。棠乃年逾四十，未得第，時時轉販以歸養且自給，識者非之。棠固安行，而楊公不知之也。

❶「然」，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慨」。

❷「怍」，原作「誤」，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宣和末，罷三舍法，復科舉取士，棠自度遲暮，恐終蹉跎。會中官梁師成竊主文柄，網羅遺書，充御前文籍，置官設屬，有白衣試員，棠往預焉。居一歲，補迪功郎。未幾，孝慈皇帝履極，盡召遺賢，將革宿弊，興太平。中丞許公建白，請汰雜流冗濫者。棠既羞悔其前舉，又懼見奪，奔走權要自營，日不暇食。會王門耿南仲力沮言者，曰：「人主務施恩，行此必失人心。」事遂寢。棠又大喜，然終不敢就銓選。值國有戎事，起東南兵，棠念惟軍功可取賞持久，獻言當路，謂「福建槍杖手趫捷名天下，倘使爲奇翼正兵，何憂乎鐵騎哉」。權要人主之，得行。是冬，虜大入，東南勤王之師格不得進。明年五月，黄潛善等言虜已遠去，天下無事，可偃武，遂罷遣諸道入援之師。棠又不得志，還鄉部攝局資斗禄。

居久之，輦蹕駐錢塘，棠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提刑司屬官，未肯赴也。值范汝爲弄兵閩中，擁衆數十萬，屠郡邑，據城郭，勢揺吴越，官軍數不利。建人有詹時升提舉者，里居信厚士，嘗挺身説賊，使無動，朝廷必撫爾。賊然之，方少戢。棠默念此奇貨可居也。一日，歷見臺省諸君，輒蹙額慘然，若有大憂者。或問之，則曰：「閩越重不幸，詹公長者，以空言綏數十萬虓虎，寬朝廷南顧，今乃聞死矣，將奈何？」傳口喧喧，語達廊廟，無不震恐。間一二日，棠又見，徐曰：「此至難事，誰可繼詹公者？ 閩越地岩險，人素善鬬，兵精甚。況今羣兇大合，勢若烈火，恐討之未易得志，獨有説諭，使欣然離其巢穴，乃在我耳。有朝散郎謝嚮膽略過人，棠嘗與同部槍杖手，鄉人信服之。今欲不勞師，不害民，而

坐彌連城旅拒之劇寇，❶莫若使嚮以朝命往，其賢於詹遠矣。誠使嚮，棠也父母之邦，不敢愛其死，請從而後。」會時相畏言兵，❷偷安尚姑息，俾嚮銜命以旂牓行，棠副之。詹實不死也。❸棠既入賊中，宣上旨，賊即日馴帖，凡事必禀而後行。掠得太守部使者儀物，盡以歸嚮、棠，且獻饋豐給，延日引月，而實無降意。棠遲留不忍釋手，嚮復以閩王潮故事導汝爲，自欲佐命，嚴兵拒險，以抗王旅，謂宰相甚庸，破其膽如觸浮漚耳。棠心亦難之，然終戀戀弗決也。閩中重官，好夸勝，快恩怨，棠假使者權，出入旌旂弓刀，前後甚盛可畏。堂皇幄衛，耽耽然附趨者盈塞賓次，謁入有時，以得見爲幸。平日一飯必酬，睚眦必報，擇良田美貨多自封殖。其父讀書謹厚，至是莫知其子之非。其妻舊閑圖史，安處貧約，既習化於棠，亦謂良人者如是，乃可仰望而終身也。親知素與厚者，雖疾惡之，又哀而危之，遣書譬曉，令乘間脱身去，棠不一荅。賊勢益張，翦剽及旁郡。會朝廷罷宗尹，更用相臣，思振國威，乃發神武軍三萬捕擊斷斬。大將韓世忠介馬率衆，親冒矢石，僅乃克之。建之餘民追恨禍敗，惟嚮與棠之怨，痛刻骨髓。御史以聞，有旨命檻車致兩人者廷尉，皆瘐死圄中。出其尸道上，數日無收者。家財盡没入縣官。其父年垂八十，謂其子死無罪，爲文祭之而縊。其妻寡獨歸宗。

自棠由宦豎得官，以書白婦翁楊公，公三日寢食無味，他日不復向之解頤。楊公

❶「彌」，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弭」。
❷「畏」，原作「檜」，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時秦檜未爲相。
❸「不」，明抄本、經鉏堂本作「未」。

簡易奥默，學者非堅懇扣問，終不發言。至棠陷身，獨三書招之，苦言反復，棠竟不用。棠既坐檻車，度必死，乃從守者乞紙作書，復向所與書者，擣心自傷，欲存活爲建安布衣疏食不可得，投筆雨涕，其詞甚悲。或以咎楊公，是大不然。雖古聖人尚不能化其子弟，豈可必楊公能化棠？然棠薰炙仁義涉一世，乃不少變，又有甚焉，質亦太薄矣。迹其狡黠詭秘，將爲姦慝，兆于謁孔林，登泰山，摳衣問道之時，而破敗僇辱，乃在三十年後。匿情矯行以自立，厲色辯口以行之，士大夫爲所籠惑者比迹而是。不幸不早死，遂彰醜末路，人固不易知也。嗟乎！棠以譎健之才，無形勢之資，掉舌覓官，意欲乘軒車，紆組綬，夸耀鄉里，以快意一時，卒於身誅族殞，爲士類笑，何也？力行詐諼，孳孳爲利故也。彼之才實有過人者，❶終猶如此，況又不逮者乎？夫聖至于舜，惡至於跖，霄壤絶矣，其發端殊趣，乃在善利一念之間。大哉間乎，君子之所甚謹也。不謹於是，而有毫釐之差，雖不爲龍斷穿窬，而謁孔林，登泰山，摳衣問道，終無救於毁則而爲賊也。如其不然，盍以棠鑒？作《陸棠傳》。

敘古千文

太和氤氳，二儀肇分。清濁奠位，乾坤爲門。品物流形，睿哲超羣。維河出圖，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爰始斯文。儼垂衣裳，下臣上君。軒轅通變，成於華動。意誠心正，萬化生身。神禹胼胝，疏濬汩堙。底別

❶「實」，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作「一」。

九州，拯拔墊昏。貢賦包篚，多寡適均。沐浴咏歌，逮今攸遵。棄稷厥初，夙震姜嫄。秬秠糜芑，茀種耕耘。暨益播食，燔烈饔飧。字育蒸黎，餘慶茂繁。契掌邦教，❶修叙彝倫。由己敬敷，丕革頑嚚。孝慈友弟，賤卑貴尊。寬弘悠久，帝風雍醇。臯陶矢謨，秋殺春温。欽恤象刑，信順協存。共鯀驩苗，討而弗論。蠻貊賓服，治俗愈敦。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粲，四序環循。鳥獸咸若，草木殖蕃。簫韶鳳凰，焜耀典墳。夏承虞禪，咨稱儉勤。啟聽謳訟，付畀後昆。戰甘勦扈，威賞詎煩。洛汭荒畋，馳騁十旬。御母述戒，祖訓忍聞。羿射擅朝，寒浞又因。戡殲澆豷，少康興綸。癸墜令緒，鼎遷於殷。湯聘莘畝，伊尹戮力。征徂自葛，❷畏愛無敵。徯來其蘇，鳴條倒戟。俾后堯舜，匹夫必獲。速戾放桐，遂終允德。予弼夢賚，武丁恭默。營求郊野，築巖説得。對敭休聲，鬼方是克。總福駿厖，賢主六七。悼監辛紂，凶矜驕溢。師箕囚奴，忠諫焚炙。邠岐積累，昌謨寖赫。❸重演爻繇，端本衽席。孚佑緝熙，西顧與宅。肆發覲政，旄鉞麾斥。盟津約誓，附國八百。釣渭非熊，皓首凴軾。殪戎漂杵，祝斷丑歷。嗣誦幼沖，旦豈履籍。植璧秉圭，金縢納

❶「契」，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卨」，二字同。「契掌邦教」，《敘古千文》（宋黄灝注，清《粵雅堂叢書》本）作「卨實掌教」。據宋李昴英《書胡致堂叙古千文後》（《文溪集》卷四），此文「敘古字凡千不重」。因下文有「邦」字，故疑有誤，當從《敘古千文》。

❷「征徂」，《敘古千文》作「徂征」。

❸「昌謨寖赫」以下，底本凡遇周王名皆諱改，「昌」原作「文」，「發」原作「武」，「誦」原作「王」，「釗」原作「康」，「滿」原作「穆」，「胡」原作「厲」，「静」原作「宣」，「宜臼」原作「平王」，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敘古千文》改，不再一一出校。

策。管蔡挾庚，往差罪辟。斧斨卒完，繡衮赤舄。釗持既盈，囹圄闃寂。滿耄喜遊，遐鶩轍跡。胡仍板蕩，静續憤愓。側躬厲行，俊髦任職。獫狁侵鎬，徐土騷繹。迅霆燀焞，虓虎緜翼。恢復疆境，雅頌諧激。宜臼徙居，俯就衰绌。❶宗廟黍離，過者閔惻。伯業紛更，周綱竟失。尼父將聖，體用皇極。❷魋圍莫害，陳餒那厄。❸刪《詩》定《書》，繫辭黜索。晚潛奥思，筆削史册。姚姒以降，斟酌凖的。日星炳焕，千古貽則。❹麟瑞應期，妙感孰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伋蹈前軌，軻禀絶識。標示《中庸》，攘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遺編。嬴秦訖赧，惆悵卜年。烹滅列侯，廢壞井田。雜燒簡牘，耽惑佺仙。良遇劉邦，❺嬰頸拘牽。再報仇讐，楚羽戕咽。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誅産禄，光擁昭宣。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巍焉。賊莽竊璽，冠佩猳豜。❻白水龍翔，榮取青毡。燮洽敉寧，吾奚間然。志宏朽馭，奄寺聯翩。黨錮縉紳，傕汜兵纏。許都曹操，鄂保孫權。亮兮翊備，❼據蜀當天。司馬欺孤，熾鄴連顛。導建江表，安摧苻堅。南北判裂，圻甸腥

❶「衰」，原作「裹」，據《敘古千文》改。

❷「體用」，原作「休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敘古千文》改。

❸「那」，原作「蔡」，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敘古千文》改。

❹「貽」，原作「昭」，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敘古千文》改。「昭」字見於下文。

❺「邦」，原作「祖」，據文津閣本、《敘古千文》改。明抄本、經鉏堂本誤作「邪」。

❻「冠」，原作「寇」，據文津閣本、《敘古千文》改。

❼「備」，原作「漢」，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敘古千文》改。

罈。隋暫混并，煬惡罔悛。世民雄視，❶資受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數錢，外户不閉。丞輔疇功，鑑亡一魏。玩瀆句驪，猶横壯氣。牝雞遽晨，枝幹披瘁。狄傑扶傾，唐統薦繼。霓曲喧轟，鼙鼓駭沸。臨淮汾陽，汎掃氛翳。贊斬篡泚，度梟叛濟。貂璫專命，霜凝冰至。藩鎮交拏，虐悖狂恣。魚爛絲棼，吁嗟五季。猗歟我宋，❷盡美全懿。坱圠難名，普率純被。喬崧孕秀，❸顔孟並轡。私淑諸人，追配洙泗。莊老虚談，佛釋空諦。中韓慘刻，朱翟偏蔽。璞輅考占，鯨彭擊刺。篆籀末習，詞章小技。肯涉波瀾，致遠恐泥。探賾鈎隱，涵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酢經緯。舉此加彼，兼善博施。參乎覆載，可謂大器。

中興十事家君被召命子姪輩各述所見❹

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昨來未分鎮間，中原有可歸之理。今南北既分，事當從宜，必有國都，定基立本。東南都會，莫如建康。宜還六飛，龍蟠虎踞，立宗廟社稷。百官有司，貢賦有常程，朝覲有定所。江淮險阻，堅守不移，則天步無艱，而形勢成矣。

❶「世民」，原作「秦王」，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敘古千文》改。

❷「歟」，原作「與」，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敘古千文》改。「與」字已見於上文。

❸「崧」，原作「松」，據《敘古千文》改。

❹「各」，原作「分」，據明抄本、經鉏堂本目録及正文、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改。

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昨來敗國，皆營私失節之人。今當登進忠良而黜退奸邪，表章廉恥而屏遠頑頓，推廣仁術而勿用掊克，崇奬端亮而斥去佞諛。君子漸多，各舉其類，小人無並進之幸，賢者無在野之遺，則天心自回，而否運革矣。

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昨來欲復嘉祐之政事，有名無實。今專置一司，討論稽時之弊，參酌前制，勒成令甲，放降行用。鹽利歸官，茶收其稅，官務買撲，度牒住賣，科斂無名，一切蠲減。不數降赦，以幸小人。則仁心善政，皆由是出，而疲民致寇之端，不勞而自息矣。

四曰修明軍制，以爲民防。昨來婁經巡幸，軍心益驕。己酉錢塘迫脅乘輿，庚戌四明擊逐宰相。今宜以樞密院併歸三省，宰相領使，量置屬官，敷求將帥，申嚴紀律。卒伍有功者賜以金帛，而不必轉資；見在尺籍者更加料簡，而不必招刺。信賞必罰，勿行姑息。討論府兵營屯之制，以省厚斂轉餉之勞。則武經漸修，而兵庶乎其可用矣。

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昨來用招安之策，偷安目前，人習爲寇之利，故盜賊日滋，蒼生塗地。今宣司控制關中諸鎮，分屯淮泗，朝廷稍間，自可互遣諸將，申嚴號令，以殄滅爲期。擊賊者捕虜斬首爲功，❶則重加禄賞。其有革心願自新者，以肯渡河殺蕃賊爲約，❷則聽以衆行。講民團社兵之法，爲之綱目，以合兵民之判，而暗銷黠涅，使州縣自有備禦，則桴鼓可以不驚矣。

❶「虜」，原作「獲」，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❷「蕃賊」，原作「强敵」，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昨來分畫湖北，歸之藩鎮，形勢不便。今宜仍遵舊制，歸之朝廷。襄陽、武昌皆宿重兵，荆南會府付之重臣，視諸路則加畀事權，比列鎮則不皆專制。上流之勢既固，則金陵之宅可安，而國祚有維新之命矣。

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昨來不擇親民之吏，貪虐恣行，民怨而寇興。今宜刻意縣令之選，委自從臣薦舉，人上兩名，監司、郡守，人上一名，資序至通判，官品至正郎，皆聽充舉，中書籍記差注。以流散歸業，盜賊不作，耕桑日衆，户口充溢爲殿最。有不如舉，重罰舉者；所舉稱職，舉者受賞。則實才見用，而黎元受賜矣。

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昨來二千石賢者不久任，久任非其人，流轉如織，坐困百姓。是以民無定志，所在不守。今宜考古守宰以六期爲斷，慎選於未用之先，勿輕罷遣於既任之後，以省送迎，以考功罪，使得盡其心。民主相安，尊重堅固，下難危也。有殊效者增秩賜金，亦不遽加移用，則郡縣可保，而國基無城復於隍之憂矣。

九曰開闢言路，以通民情。昨來數降求言之詔，未聞安邦禦敵，其事出於某人者，而鯁亮之臣屢聞賜罷。今宜棄故忘怨，招徠四方忠直敢言之士，充滿臺諫之員。其言之當，小加賞賚，大加擢用。其不當者，亦姑置之，以勸來者。時遣忠信使臣，分行諸路郡縣，問民疾苦，事有不便，立變易之，則關隔通達，上下交濟，而國平泰矣。❶

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昨來訪求

❶「國」下，明抄本、經鉏堂本有「體」字。

文武全才，又兩命從官舉其所知，而舉者非其人，故真才實能愈晦而不出。今宜以時開文武舉場，申明制策大科，又復元祐十科之目。州郡必置學校，選擇師儒，以育後學，購求圖書，闢册府以處英俊而待上之用。取才之路既廣而不壅，則智謀才略各思自奮。不得於此，必得於彼，無沉淪之嘆，息飛揚之心，而太平之基立矣。

右件十事，亦今日中興之大略也。竊謂天下之治以人才爲急，百官之衆以宰相爲先。治亂之變不逃乎天時，興亡之幾全係乎人主。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啟帝之心，錫以賢輔，握機處要，人材皆會，國强師壯，政治日新，而成、康之俗可坐致矣，尚何膠擾之云乎？

賈寶學記顏贊

眉宇兮清揚，和氣兮至剛。無施兮不宜，紫霄兮褰翔。或欲係夫單于，而笞夫中行。公抗疏兮忤姦，於表餌兮有光。比珠厓兮請棄之，兹孔武兮言更昌。服閒兮無悔，逍遥兮襄羊。塵外兮超然，壺中兮未央。會圖形兮凌烟，爲壽俊兮樂康。

賈誼請以五餌三表係單于而笞中行説，後世譏其疏。賈捐之請棄珠厓專憂山東，君子與之。公昔使朔部，值權臣開燕山，嘗奏陳不可，坐此取怨，久奉祠館。所言雖不用，然當是時以軍法鉗士大夫之口，無敢言者，則公之奮然不顧，是爲難矣，豈不有光於西京二子耶？故贊中表而出之。

清寐記

吾每食已，必有欲寐之狀。比就枕而交睫，則皎皎未嘗寐也。雖未嘗寐，而向來欲寐之意，既已洒然爽然，若熟寐而初覺者。蓋至真完實，内外一如，其欲寐與人同，而終不寐與衆異。寐與不寐，相與爲適，是寐而不瞑，瞑而不寐。以昏藏覺，神不離形。以覺破昏，動不違静。其不寐而寐也，猶日之韜乎夜；其寐而不寐也，猶月之隱乎晝。開目閉目，幽顯混融。鼾息雷鳴，而本心澄默；靈臺焕照，而四體嗒然。殆進乎晦息之隨，而超乎晝寢之表矣。

硯銘四

猗仙李，墨筆紙。滃雲霧，走蛟虺。爲世珍，出自此。

下岩之珍，名聞四方。物貴有用，慎無匱藏。

石不自知緊人取，不幸或與噲等伍。嘘雲滃霧走龍蛇，歸于劉子乃得所。

騏驥之肝，石色之正兮。活眼死眼，均石之病兮。燥潤悍柔，雖石之性兮。宜筆與墨，斯石之令兮。明窗净几，四友相命兮。豐詞珍翰，於研爲稱兮。

嚴州祝文

岳

東方主生，岳司其權。今苗日槁，民將隕墜。雖吏之責，亦神之羞。爰遣官僚，奔走以告。盍佐上帝，大發陰機。起行西風，遏雷無動。一雨三日，歲尚有秋。當飾牲醪，虔修報事。

龍

惟龍舒卷二江，此邦所仰。用興祠宇，丕赫神功。方此亢陽，大命遂殄。潛卧不恤，豈非龍羞？謹陳芳馨，遣吏昭愬。蜿蜒御氣，霈澤四方。非龍所難，跂立而俟。

風

發達飛動，揚雲四施。惟神之功，萬物所仰。今旱已甚，雲興油然。風輒散之，反爲物病。起自東北，與雲西南。披拂沾濡，實在俄頃。反訟爲德，豈非神休？

雷

惟神所司，上帝號令。當與惠澤，俱及於民。雨未及施，大聲遽發。風雲披敗，民用怨咨。謹陳潔蠲，願闕車鼓。陰氣屯聚，[1]商羊縱行。是則神休，永享明祀。

[1]「屯」，原作「騰」，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雨

旱既太甚，雲漢日高。嘉生焦然，閔雨如渴。神明自閟，❶不恤有生。用欸明壇，懇俟陰澤。御雲而播，不問邇遐。三日爲霖，萬物咸遂。民用歸德，何日忘之？

永州譙門上梁文

瀟江拱抱，永阜盤環。畫境爲州，西漢以來甚久；擇人分土，南邦之寄亦高。獨愧非才，屢膺此選。爰念兵民之輯，云胡土木之興。❷惟是侯門，嘗罹賊炬，因循既久，圮剥滋多。仰形勢於麗譙，茅茨僅存；❸屬往來於軌道，風雨莫除。當揆理以不然，願勞民而非厲。聚財諸縣，鳩役彌旬。農畎告成，衆情胥勸。秋陽應候，素計罔愆。瞻輪奂以干霄，瞰閭閻而撲地。長州通浦，能消王粲之憂乎；平野浮雲，聊寫少陵之望耳。修梁乍舉，善祝斯陳。

抛梁東，高嶺翬飛有頖宫。莫學齊人知管晏，好追沂上舞雩風。

抛梁西，遥望連山接九溪。要使絃歌興雅俗，漸令忠信革雕題。

抛梁南，天下知名淡竹巖。應有高人潛板築，巨川何日駕雲帆。

抛梁北，兩江下合浯溪色。溪邊有石尚齊天，大業載歌還此刻。

抛梁上，岌岌崇墉兼大壯。天際烏蟾

❶「明」，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胡」。
❷「胡」，原作「何」，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❸「存」，原作「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自曉昏，樓頭鼓角常清亮。

抛梁下，太守無才宣德化。但祈方域屢豐年，自葉流根固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官方清正，人物泰通。常使斯樓，永爲壯觀。

永州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生民》推尊，爰及誕彌之月；《天保》報上，共輸歸美之情。用集勝緣，恭陳多祝。皇帝陛下，伏願則天之大，如日之升，舞干羽以格苗，滅澆殪而祀夏。玉樓問寢，遠追文武之蹤；金匱紀年，更過商周之歷。仰祈十號，俯鑒一心。

盛德在火，欣逢震夙之期；❶至仁如天，宜享延鴻之算。❷誦西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臣子之誠，日月所照。皇帝陛下，德載恭儉，孝通神明。安樂延年，不用求仙之方士；勤勞享國，自占無逸之元龜。伏願如日方中，後天難老。復文武之境土，大會東都；垂堯舜之衣裳，永瞻北極。

盛德在火，載逢震夙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鴻之算。❸誦西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符《生民》推尊之詩，效《天保》報上之意。伏願皇帝陛下弛張文武，廣運聖神。黄鉞白旄，静掃神州之氛祲；金枝玉葉，永恢聖祖之基圖。端拱辨朝，仰侔穹覆。萬年是頌，八表所同。

彌月應期，出撫中興之運；後天稱壽，共輸下報之誠。恭惟皇帝陛下躬秉聖資，❹

❶「夙」，原作「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鴻」，原作「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❸「鴻」，原作「洪」，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❹「秉」，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稟」。

紹隆寶祚。履風塵於初載，嘗極焦勞；燮氛祲于太和，遂臻閒暇。惟神心之炳炳，照幾事之源源。治亂相因，安危倚伏。方且修明德政，寤想英才。放鄭聲而遠佞人，好善言而惡旨酒。不以一身之逸豫，而忘四海之困窮。必防後患於未然，思建元功于不世。文王赫怒，終駾昆夷；吕后諯歸，即梟項籍。際普天而丕冒，罄寰宇以榮懷。協氣無乖，詠歌有實。又豈待緇黄之誕祝，自然膺堯舜之遐齡。臣迹遠江湖，心存軒陛。縉紳蹌蹐，逖聞萬歲之呼；丹赤懇勤，願獻千秋之鑑。

永州天申節錫宴致語口號

律中蕤賓，爰記誕彌之月；卦通離氣，嗣開丕赫之祥。敷湛露於椅桐，拜需雲於觴豆。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比舜，勇智如湯。中御至權，啟闢榛蕪之運；外分良牧，昭蘇疲瘵之民。精誠期格于高穹，治化欲躋于富壽。是以齋居決政，旰食儲思。放鄭聲而遠佞人，光昭孔訓；好善言而惡旨酒，茂建禹功。俯察輿情，不違故典。均鎬京之餘瀝，犒侯服之具僚。緑綺朱弦，播仁風而解愠；黄葵金盞，依化日以傾心。臣等謬忝伶倫，因知律吕，敢陳口號，上祝天齡。

門開閶闔曉霞鮮，劍佩稱觴玉座前。
五福惠心敷下土，三呼稽首望層天。
龍旂已盪淮濆祲，狼燧行清朔塞烟。
復會東都臨四海，衆星環拱萬斯年。

新州鹿鳴宴致語口號

聖主右文，師臣論道。繼虞夏商周之

盛，揚詩書禮樂之風。賢關既本于行都，學校遂彌於率土。四方子佩，城闕同歸；千里諸侯，藻芹交采。韋布動簪紳之念，❶斧斤無棫樸之遺。乃眷新州，實惟古郡。❷自古地靈而氣淑，于今俗易以風移。聖賢之道滿門，弦誦之聲盈耳。屬膺科詔，大闡詞塲。無譁羣戰士之銜枚，下筆饗春蠶之食葉。填然一鼓，作者七人。賓興難駐于車徒，燕享式陳于觴豆。恭惟知府學士詞林大手，畫省名郎，崇儒繼常衮之規猷，興教有文翁之忠厚。坐觀薦送，喜溢顏容。元龜在前，同庭實之旅百；鳴鹿食野，聽工歌之拜三。某等叨習樂音，幸逢高會。槐花已過，無煩舉子之忙；菊蕊方新，宜盡賢侯之意。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秋氣清高肅雁行，賢侯勸駕會黃堂。❸賓朋滿坐曳珠履，鼓吹喧天飛羽觴。題柱棄繻俱有志，班荆折桂正相望。明年春色催行色，❹衣錦榮歸耀故鄉。

慈雲長老開堂疏

佛燈無盡，祖鉢有傳。必屬當仁，乃揚勝事。讚公長老全提心印，早擅法航。變草衣爲鷲嶺之雄，蹴湘楚以象王之步。水澄月現，草偃風行。眷流葉之名藍，久虛猊座；契拈花之密意，徯闡潮音。所集妙緣，仰祈皇算。

❶「簪」，原作「縉」，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❷「惟」，明抄本、經鉏堂本作「爲」。
❸「黃」，明抄本、經鉏堂本作「華」。
❹「色」，原作「李」，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嚴州報恩長老開堂疏

浙江西部，嚴瀨名州。千嶂回環，宛是寶華之座；兩溪交會，無非舍筏之津。乃眷精廬，久虛法席。欲興廢墜，誰與流通？某人性海澄明，道機純熟。悟一花于微笑，付百念於寒灰。心在定中，人見慧花之起；❶名浮實表，衆求甘露之滋。當契因緣，勿勞撝挹。鐘鳴鼓震，大宏臨濟之家聲；花發鶯啼，同住報恩之佛地。

光孝長老請疏

拯後學之迷津，既資悟徹；贊先皇之覺路，尤賴精修。自非當仁，孰堪高座？某人偏參已罷，❷默契無餘。清風久播於三湘，甘露合沾於四衆。屬聞戾止，那尚隱淪。五葉開花，況接錦山之寶地；千燈續焰，幸提龍穴之宏綱。時節因緣，善來善往。

光孝抄題疏

循行乞食，本如來之素規；歡喜布金，由長者之餘裕。禪腹已萎於敗鼓，懇誠當叩於高門。或捐貫朽之青蚨，或施廩餘之白粲。但緊惻閔，何計少多。不拒細流，終成大浸。雖一鉢香飯，未能遍飽於河沙；而三時唄音，庶可少資於颷馭。俾盡報恩

❶「花」，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光」。
❷「偏」，原作「編」，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文津閣本改。

之職事，勿孤光化之道場。❶仰冀深仁，慨垂芳號。

龍山長老請疏

人皆具足，無瘡何用於傷之；或乃冥迷，有路必資於指者。以是義故，爰求導師。某人心地澄圓，信根純熟。不滯方所，如善財之遍參；迥超見聞，同迦葉之微笑。屬以國恩無主，大鑒疇依，允賴當仁，幸毋謙避。地無盡藏，爲西方東道之主人；拈一瓣香，祝北極南山之壽算。❷

龍山長老開堂疏

法無可説，誰爲師利之聲；❸人各開堂，何預龍山之事？欲知來處，可但默然。某人密印全提，❹機鋒不滯。雖屢膺於公選，或尚閟於師承。智閑無酧，乃臻擊竹之悟；希運有得，不知牧牛之歌。宗派所同，舉揚斯是。法筵龍象衆，看取令行時。

斐然集卷三十

❶「化」，明抄本、經鉏堂本作「孝」。
❷「壽」，明抄本作「睿」，經鉏堂本誤作「眷」。
❸「利」，明抄本、經鉏堂本脱，文津閣本作「吼」。
❹「密」，原作「家」，據明抄本、經鉏堂本改。

五峰集

〔南宋〕胡宏 撰

王玉德
班龍門 校點

目録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二……二五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三……九六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四

校點説明

胡宏（一一〇五—一一六一，據吴仁華先生考證結果），字仁仲，南宋學者，胡安國子，福建崇安人，長期寓居衡山五峰，故稱爲五峰先生。胡宏以蔭補官，避秦檜不仕，曾上書論復仇大義數千言，頗有士人的氣節。學術上師從楊時等名儒，篤意理學，講學授徒。胡宏在治學方面主張自强不息、窮理致用；在政治方面提出關心國家興衰，以道統維護國統；在哲學方面對性本體論有重要見解，在南宋有重要影響。

胡宏勤於著述，《宋史》卷四三五本傳記載胡宏「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知言》是胡宏的理學代表作，原無篇名，明代好事者仿《論語》分卷，以每卷開頭兩字作爲篇名。《皇王大紀》是一部編年體史書，成書於一一四一年，內容是記載上古的人與事，其中有考證，也有對歷史的評論。宋代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録胡宏《敘古蒙求》，已佚。在《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一、《史傳三編》卷五、《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以及《五峰集》的序跋中可以瞭解胡宏學術成就的概略。

《五峰集》是胡宏的季子胡大時所編，共五卷。卷一《詩》，卷二《書》，卷三《雜文》，卷四《皇王大紀論》，卷五是經義三種（《易外傳》、《語指南》、《釋疑孟》）。此書的內容涉及文學、史學、經學，其中不乏對當時國家大事的獨到見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其書：「所上高宗封事，剴切詳盡，《宋史》已采入本傳。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黄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説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光《疑孟》之誤，議論俱極醇。」

關於《五峰集》的流傳，胡宏的門人張栻《南軒

集》卷十四《五峰集序》中説《五峰集》有五卷，《通志》卷二三八、《宋史》卷四三五本傳均記載《五峰集》五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著録五卷本，又説「别本不分卷」，這説明宋代有五卷本和不分卷本併行。《宋史·藝文志》載録一卷本，當是不分卷本。元代許有壬撰《五峰文集後序》，稱《五峰胡先生文集》凡五卷，益陽劉用孚將刻諸家塾。然現存目録未見著録劉氏刻本，故無法確認這個五卷本的《五峰胡先生文集》是否曾經刊印。明代《文淵閣書目》、《内閣書目》、《萬卷堂書目》等著録五卷本。現在僅有清代鈔本傳世。

清代有不同卷數的鈔本，如法式善存素堂一卷本，佚名氏三卷本，陸香圃的五卷本，還有南京圖書館藏五卷本等。《四庫全書》收録的是浙江鮑士恭家藏五卷本，四庫館臣對文字作了較多改竄。

此次校點以清代蕭山陸香圃三間草堂抄五卷本爲底本（簡稱陸鈔本）。此本有清陸心源校並跋，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陸心源據影宋抄本補正多處文字脱訛。他在書末校跋中説，經此補改，陸本「乃成善本」。此次整理，以陸心源校改前的陸鈔本爲底本，陸氏隨文校勘成果均以校記體現，可從者從之，不可從者，辨之於後。卷三、卷五後陸心源校跋亦以校記體現。

採用的兩部校本爲：

其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其二，清無名氏三卷鈔本（簡稱清鈔本）。此本已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綫裝書局二〇〇四年）。此本無《皇王大紀論》和經義部分。

此次校點，亦參考了中華書局出版的吴仁華先生校點的《胡宏集》。北京大學張衍田教授在審稿中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校點者　王玉德　班龍門

五峰胡先生文集序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同志矣。

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斯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栻。❶ 栻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咏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造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❷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

又惟先生粤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没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❶「斯」，四庫本作「詩」。

❷「造」，四庫本作「述」。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

題上峰寺❶

百年身似客，浩蕩世間遊。入望青山好，夢魂偏我留。我家巫山十二峰，浮江直過巴陵東。瀟湘水與蒼梧通，環繞衡嶽青冥中。扁舟白雲不可度，❷杖藜蠟屐乘春風。山光浮動可攬結，雲舒霞捲飛煙虹。深巖大壑翠巘巘，❸足力已到心無窮。群峰迤邐勢不競，上盡祝融五千仞。祝融峰高天更高，太空人世如牛毛。風雲萬變一瞬息，紅塵奔走真徒勞。蓬萊羽化慕神仙，神仙渺茫何處傳。雪山清淨問因緣，未識乾坤造化權。獨立高寒明月裏，此心無着已怡然。從今識盡青山好，歸向人間別看天。

送友人歸荆南

瞬息光陰便百年，壯時無負此身堅。❹莫隨白日悠悠去，要見先民的的傳。心恥文俳似班馬，眼看青紫自頭旋。望雲飛鳥長天外，臨水不知魚在筌。沉吟巖野意不展，燮理一身居屢遷。願學只知依孔聖，懶

❶「峰」，清鈔本、四庫本作「封」。
❷「度」，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下「巘」，四庫本作「列」。
❹「負」，清鈔本、四庫本作「謂」。

從禪客問因緣。聖門子貢最明達，肯使宮牆但及肩。天生我才樸更拙，未逢良匠入雕鐫。清漳見公二十載，論仁一句期超然。致知兩字足功力，方信能行窮化先。南山文會未振起，公今遠去岷江邊。聞説豺狼當路走，日向黄昏休更前。況復江城動鼙鼓，四時烽火長相連。征輪決去曳不止，男兒性命絶可憐。曉月子規驚别夢，冥冥華有淚痕濺。❶臨岐相贈要切語，幸勿使我空華顛。❷

簡彪漢明

斯文久寥落，我欲問蒼天。蒼天默無言，復欲問古先。古先群聖人，去我三千年。紛紛儒林士，章句以爲賢。問之性命理，醉夢俱茫然。皓月隱重雲，明珠媚深淵。近得程夫子，一綫通天泉。蕩滌浄塵垢，逸駕真無前。自從喪亂來，鼙鼓聲闐闐。日事干戈末，那尋孔孟傳。湘中彪夫子，有志窮益堅。讀書文字表，至善時一還。老去不自止，直欲求醇全。問我曾點意，乘風舞雩顛。行年付造化，笑問青銅錢。默契天地心，誰能泥青編。

西林寺廓然堂有懷

超然峰頭秋氣清，廓然堂延秋月明。我乘清秋弄秋月，中有所感思冥冥。峰勢凌蒼穹，上有煙林封。去天不盈尺，路斷心

❶「華」，四庫本作「空」。
❷「幸」，清鈔本、四庫本作「慎」。

忡忡。堂空在人今，❶澹然征無窮。❷寂寂本心流太空，虛名過耳如松風。惆悵禍亂波流洪，目極征鴻淡淡天，❸萬古消沉向此中。

和江子玉二首

無奇試學居盤谷，誰信斷絃膠可續。湘天冷落數家村，曩時曾枉旌麾沐。潺湲階下碧溪橫，柳靜風微幽意足。知君文武濟時才，舊時軍律寒生粟。文書脫略是人師，應有魏昭能換粥。我無真樂送芳年，悵望顏回屢空腹。淒凉指日秋風高，願更同來寫心曲。

白駒皎皎來空谷，希聲絕世人難續。異端蜂起亂群風，擺脫敝衣聊一沐。悠然良夜得酣寢，覺來無欠亦無足。不踏紅塵陌上花，❹自種青雲隴頭粟。嗚呼夫子大聖人，七日藜羹食無粥。休爭得失等雞蟲，克己樂善充身腹。風雲變化會有時，微吟袖手青溪曲。

圃景大吟呈伯氏

青鞋黃帽侵晨起，杖策徐行聽流水。雲輕淡月欲明時，竹裏清風開太始。山鐘間發催天曙，廟鼓連聲動群耳。東山青樹映霞明，西嶺朱樓眇煙裏。樵夫荷樵晨出山，❺漁子攜魚午趨市。靜看岐路人營營，

❶「在人今」，四庫本作「人何在」。
❷「征」，四庫本作「思」。
❸「極」，原無，據四庫本補。清鈔本「天」前有「長」字。
❹「踏」，四庫本作「蹈」。
❺下「樵」，四庫本作「斧」。

獨坐小亭秋靡靡。已知物理時常改，因見天工神不死。胸中浩蕩一乾坤，世上榮枯均泰否。悠然種植得佳趣，春意生生自無已。

寄題向伯元敦止堂❶

君不聞伊摯初耕有莘野，祿之弗顧千駟馬。春作秋成隨老農，貧賤甘心萬人下。一朝幡然感三聘，五就成湯五就夏。悠悠如雲行太空，竟使三風變爲雅。東西南北賴來蘇，天下農夫誰似者？又不聞傅説安身操板築，遠離世間名與祿。那知商帝夢中形，遠近搜求不容伏。草茅夕起朝爲相，俾后從繩正如木。四海俊乂咸風從，跋扈諸侯盡臣僕。功成止見顏容改，了了壯心無反覆。生平懶性願退藏，❷退藏恐遂成荒唐。因求古人作鑑戒，管寧華歆情所當。齊名遯迹俱鋤萊，❸擲之不顧爲人量。《詩》《書》俎豆化遼海，威富武貴何披猖。初年虛名大可恥，末路高風紓思長。有志君當學伊傅，忘情我不傲羲皇。願如幼安有終始，進退一致宜消詳。❹

雲月

朝看南山雲，暮看西山月。雲物時有無，月魄遞盈闕。月明雲昭章，雲散月奇絕。屈伸至理中，莫道吾生拙。

❶「止」，清鈔本作「正」。
❷「生平」，清鈔本、四庫本作「平生」。
❸「萊」，清鈔本、四庫本作「菜」。
❹「消」，四庫本作「加」。

南山即事

南山崇崇幾千丈，今晨忽被蠻煙蜑霧埋其高。安得萬里飄風一吹散，見巍峩蒼翠解我心鬱陶。鬱陶心匪他，爲愛南山高。

題楊氏猗猗閣

望處積雲深，妙見此君心。中虛抱元氣，不受一塵侵。嗟哉人生逐利名，雞犬放去猶知尋。我愛坐君閣，游戲猗猗林。明月照我懷，清風吹我襟。消磨胸中沉着病，無愧衛生於今。❶

林生何猗猗，挺立似豪傑。新稍一直上青冥，本末便與春風徹。嗟哉流俗人，交義隨情決。寒霜落千山，我愛此君節。眷焉題閣心，萬變不磨滅。

蒼天

蒼天映清水，下見白雲飛。天水從何來，飛雲更無依。❷人生亦如此，融結中有機。此機即天命，吾心端不違。

碧泉興作，即事有感，因續魏武之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往者如江，來者如河。往來無盡，弗移弗那。奉身理物，何少何多。天長地久，我生靡它。樂此泉兮，于山之阿。

❶「衛」下，四庫本有「武」字。

❷「無」，四庫本作「何」。

題談氏濯纓亭

茶陵水似滄浪清，我行征驂登小亭。孔聖去矣不可見，野人有歌誰復聽。孟子能推孔聖心，寥落斯意有誰尋。❶中原可惜無人問，此日聊爲《梁父吟》。

觀建安七子詩

作文發妙理，經國厲遠圖。遊目建安中，才子足歡娛。願匪他，❷精神可交輸。西南落漢日，揚益奮兩隅。山河裂地軸，星象分天衢。八師遇有姚，萬世垂楷模。一元均大化，五服擁皇都。悠悠彼七子，流光失其孚。飛觴宴婉孌，鼓瑟吹笙竽。主人敬愛客，徒爾相揚揄。魏祚竟不長，貽謀止斯須。逡巡數十年，犬羊氈八區，❸所以漢高帝，慢罵輕文儒。

小圃將成

我愛青山好，衡山鎮南極。連峰疊翠西池西，五峰新亭面相直。喬嶽崢嶸天地中，飄零身寄衡山側。橫山之峰七十二，奔走芙蓉盡供職。紫蓋峰頭走日東，不朝芙蓉理莫測。芙蓉峰巔栖白鶴，今人不見雙飛翼。應是赤霄隨鳳遊，遠向青田謀雁食。逍遥九臯鳴聞天，奇蹤只許群仙識。平生苦無適俗韻，置身大禹巡方域。雲舒煙卷

❶「落」，清鈔本、四庫本作「寥」。

❷「願」上，疑脱二字。清鈔本「他」作「它」。四庫本此句作「王劉與應阮」。

❸「氈」，清鈔本作「氊」。

試懷抱，月下風前得消息。四時有酒兼有花，百年無喪亦無得。儘教人作畫圖傳，杖藜見我看山色。

送璉老

湘中應山古道場，❶復有蛾眉道人住。昔日三生藏裏來，今朝十二峰前去。杖錫飄然別故人，笑望梅花理征路。我曾問公五宗派，電掃群生小見解。直指萬法無盡身，坐覺靈光滿沙界。辯舌横放傾天河，崢嶸整頓禪宗壞。吁嗟我生在儒門，儒門大業無人論。滔滔姑想天之下，衣冠滿目如雲屯。焚香再拜願聖主，一統三教清乾坤。

水心亭

水從靈澗來，清泚不可污。經過我亭下，妙見涓涓處。見世事如何，❷欲説豈無路。百丈生潮頭，一勺本性具。經紀大地間，形勢中國著。江漢荆襄望，河渭關洛固。衡山折底柱，觸石堆灩澦。沄沄三千丈，瀁瀁四海布。豈不有巖阻，盈科演然去。豈不有隄防，潤下涣無住。昀昀青山田，渺渺均潨注。蕩蕩白虹舟，飄颻任奔翥。來者無終窮，濟者無量數。周流造化功，妙體不競愫。寄語觀水人，事不在章句。

❶「應」，清鈔本作「隱」。
❷「世」，清鈔本、四庫本作「處」。

同伯氏還鄉

江村沙暖蔞蒿長，味比枸杞新甘香。茁茁荻芽生近渚，紫花臺萊初未嘗。白羊烏豨俱在牧，❶茅舍竹籬□故鄉。❷人生未必須富貴，萬里且願身康强。❸徑買官場舊醅酒，共醉春風殊未央。

桃源行

北歸已遇沅湘渡，❹騎馬東風武陵路。山花無限不關心，惟愛桃花古來樹。聞説桃花更有源，居人共得仙家趣。之子漁舟安在哉？我欲乘之望源去。江頭相逢老漁父，煙水蒼蒼雲日暮。投竿拱手向我言，桃源之説非真然。當時漁子漁得錢，買酒醉卧桃花邊。桃花風吹入夢裏，自有人世相周旋。酒醒驚怪告儔侶，遠近接響俱相傳。靖節先生絶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不然川原遠近蒸霞開，❺宜有一片隨水從東來。嗚呼！神明通八極，豈特秘爾桃源哉？我聞是言發深省，勒馬却辭漁父回。及晨偏覽三春色，莫便風雨空莓苔。

❶「豨」，四庫本作「牸」。
❷「□」，四庫本作「是」。
❸「里」，清鈔本作「事」。
❹「遇」，四庫本作「過」。
❺「原」，清鈔本作「源」。

獨坐

卜居幽勝橫山繞，五峰西望青冥杳。乍聚乍散看浮雲，時去時來送飛鳥。卷舒自在都無情，飲啄天然類不擾。我生何似鳥與雲，❶掉頭心向人間了。

律詩

梅花呈孫奇父諸公

萬里春回過短牆，孤標亦似殿年芳。蕭疎月下天然瘦，濘佇風前自在香。❷寒色重時花正發，暖煙纔禁實先嘗。越人不向梁臺路，畫角一聲堪斷腸。

題友人養素軒

少時情意在滄洲，壯歲還知學孔丘。❸萬事只嫌心有病，百年不作夢中遊。紫泥詔下人須在，黃卷神開我自收。恥向紅塵浪奔走，看雲消盡意橫秋。

春日郊行

東郊野馬爛氛氲，聊駕柴車問訊春。遠草緑沉煙霧裏，高花紅照綺羅新。迎風柳占鶯啼處，帶雨泥融燕觜匀。動植自私

❶「似」，原作「以」，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佇」，四庫本作「宕」。
❸「丘」，原作「邱」，避孔丘諱。後徑改。

且自足，天邊愁殺踏青人。

和韓叔夏碧泉

靈源一派似河傾，隱映長天萬古情。林影淡搖秋月冷，澗翻先擬玉壺清。❶ 舊栽沿岸柳陰合，新種數株梅子成。誰引人來問消息，只緣山外有流聲。

題法輪寺

春色初收夏氣清，路分松檜入峥嶸。深盤峋嶁千峰下，遠抱瀟湘一綫明。大衆總迷身在處，三關除却道方平。山林若是有情住，何異紅塵争利名。

郭氏嘉山亭

衡山何似洛城居，不久從來亦不餘。赤縣人晞舊勳業，清閑身自富《詩》《書》。搜羅神化觀《周易》，略去玄黄陋太初。□□忘機湘水上，❷ 風和日淡看游魚。

湘中館

館瞰瀟湘畫不成，波瀾入海是通津。風吹枕席清無夢，煙覆江城曉變春。柳色幾回輕別首，梅花偏見遠征人。誰能不逐

❶ 「擬」，清鈔本、四庫本作「凝」。
❷ 「□□」，四庫本作「最是」。

紅塵去，到處分明認得真。❶

和范公授

貧病離居莫厭侵，滿床黄卷静披尋。情通不擬天機妙，行到方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森森。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青衿肯嗣音。

紫蓋峰前作小圃，日親圃事，情見乎辭，呈伯氏兼簡彦達先生❷

有志從來不浪憂，只憂心不似前修。敷菑未竟已頭白，待穫忘情在晚秋。自覺才疎勝北海，又無經學震西州。甘爲稼圃南山下，長謝周公愧孔丘。

和伯氏

爲園非是學樊須，鋤罷歸來又讀書。董子不窺緣底事，陶公成趣愛吾廬。華枝瘦日應抬舉，草色回春莫剗除。長遺箇中消息在，此生何處不安居。

木石❸

□石平生性所便，❹栽花種柳亦天然。春風花發遊人見，秋月雲收照我圓。玩意隴雲情自逸，放懷天理道無偏。坐消白日

❶「真」，清鈔本、四庫本作「身」。
❷「兼簡」，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木」，四庫本作「水」。
❹「□」，清鈔本、四庫本作「水」。

千峰下，長嘯一聲箕斗邊。

碧泉九日有感

祝融地勢東南俯，西北星辰拱漢闕。冷落山河憑玉几，凋殘民物損朱顏。西風凛凛鵰空轉，❶朔塞飄飄雁亦寒。❷正恐中原消息斷，問誰曾到五陵間。

雲日韜光山水幽，亭亭風送雁來秋。當時夜禊千華好，今日登臨萬葉愁。刻蠟桂香環遠路，縷金蓮色亂方舟。丹青妙處身知在，不作浮鷗信浪流。

吴承遠讖登山

胸中無滯是神仙，行止由來各有天。洞裏道人心快快，雲間遊子自翩翩。塵懷已逐山風掃，好意都從梅蘂傳。回首七香車上客，大家歸去莫留連。

和王師中

誰驚河凍履和霜，❸今日金湯古壞牆。未見主人來北道，但聞群盜去南塘。憂時我不嗟留滯，訪道公能適莽蒼。絳帳蚤移收歲晚，吟風弄月動衡湘。

衡陽一冬飛清霜，❹李梅争春開出牆。萱草亂生封遠岸，柳梢摇影濬回塘。午從三徑春光動，晚看千峰冥色蒼。一止一行皆自得，憤時堪笑屈沉湘。

❶「轉」，四庫本作「搏」。
❷「塞」，四庫本作「雪」。
❸「和」，清鈔本、四庫本作「秋」。
❹「冬」，四庫本作「帶」。

歲寒孤節厲冰霜，汲古門開數仞牆。朔塞煙雲封赤縣，陽關盃酒絶青塘。無才空自憂當世，不宰應難怨彼蒼。獨坐獨行求侶伴，澗蕁山蕨願同湘。

和人

天柱新詩缺嗣音，幾回開卷静披尋。眇綿今古乾坤大，盤桓華夷海岳深。每愛躊躇興事意，不將勉强會天心。中原未必生涯盡，只恐吾人老自侵。

謁虞帝祠

有姚心妙贊乾坤，堯禹興亡賴兩存。蒲坂舊都西望遠，蒼梧陳迹事難論。九官効職群英聚，二女宜家聖德尊。萬代君王模範表，吁嗟一廟破荒村。❶

別吴衛道

學業應須見本根，語言無用苦評論。醇醪自昔懷公瑾，藥石誰今識孟孫。憑伏嬉遊試功力，隄防色厲却淫昏。臨岐大愧無相贈，聊寫無詞示法門。❷

別全當可

一別賢關二十年，人間萬事儘悠然。堪嗟戎羯羶腥地，元是衣冠禮樂天。騎馬相逢南紀道，離尊同舉大江邊。此時景色

❶「村」，原作「材」，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無」，清鈔本、四庫本作「蕪」。

如秋色，自古丹青妙莫傳。

書院即事

爲無經濟學，萬里築幽栖。波漲青冥闊，柳垂春色低。煙花薰小院，風竹掩丹梯。便是神仙宅，世人應未迷。

碧泉獨步

淅淅秋風動，前橋晩步還。小魚銜岸側，白鳥立溪灣。明月照秋水，淡煙籠遠山。此時知造物，憐我一身閒。

雙井詠水仙有「妃子塵襪盈盈，體素傾城」之文。予作臺種此花，當天寒風冽，草木萎盡，而孤根獨秀，不畏霜雪，時有異香來襲襟袖，超然意適，若與善人君子處而與之俱化，乃知雙井未嘗得水仙真趣也。輒成四十字爲之刷恥，所病詞不能達，諸君一笑

萬木凋傷後，孤叢嫩碧生。花開飛雪底，香襲冷風行。高並青松操，堅逾翠竹真。挺然凝大節，誰説貌盈盈。

示二子

此心妙無方，此道大無配。妙處果在我，不用襲前輩。得之眉睫間，直與天地

對。混然員且成，萬古不破碎。

體道識泰否，涉世隨悲歡。迹滯紅塵中，情寄青雲端。早年勤學道，晚節懶爲官。心活乾坤似，機員身自安。以上係二首

泉上

晨起步林丘，路經泉上頭。天邊日色下，水底浪花浮。沙浄蒲芽緑，風牽荇帶流。澄瀾立白鷺，細浪逐輕鷗。翠鳥來還去，修魚躍更遊。動成春色好，愈覺道情幽。田舍知何處，江湖興未收。徘徊不忍去，暝色冷如秋。

五峰亭

鑿山置亭榭，開沼放波瀾。❶松竹希微緑，菱蓮次第丹。風煙富清遠，氣象薄高寒。媚此千金軀，舍彼百慮攢。神嶽精靈動，人寰波浪漫。樂生憂亦集，徙倚徧闌干。

挽孫奇父

英雄割據裔，少年事豪俊。名勝翻然交，仁義以身殉。南州作吏師，西洛陪先進。情高尚禮樂，代季見戎陳。王師頻潰遁，我憤嬰疾疢。草廬卧江漢，僚幕資才俊。❷昭昭心自知，蹇蹇步不迅。乘風忽遠去，炎嶺善持慎。先君有願懷，丈人踐忠信。相從寓衡山，時許闚牆仞。胸中學海

❶「開」，原作「門」，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僚」、「俊」，原脱，據四庫本補。

深，舌本詞源濬。老矣猶《詩》《書》，饑來只薇蕨。誅反誅天驕，❶氣凜如秦藺。無力獻廟堂，使得致忠藎。據古論孔周，及今佐堯舜。吁嗟民多瘼，慘戚天不憗。煢煢輤車行，遥遥渚宫殯。治命能不渝，❷有子孝而順。

絶句

寵辱❸

寵辱無休變萬端，阿誰能向静中看。
消磨利欲十分盡，免得臨機剖判難。

讀王國風

是誰行邁閔宗周，淚洒西風病不瘳。
幸對南山無盡景，眼看雲物手搔頭。

蠶食

蠶食人間我厚顔，命成奇數故偷閒。
不知世上山河大，終日徘徊水百間。❹

春事

横翠橋南柳色希，過橋春事那人知。❺
君如就我問消息，新種海棠開兩枝。

❶「誅反」，清鈔本作「語及」。
❷「渝」，原作「愉」，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寵辱」，原作「去望雲時問日如何」，潛園批改。校清鈔本、四庫本同，今從。
❹「水百間」，原作「水百開」，據清鈔本改。四庫本作「百水間」。
❺「那」，原脱，據四庫本補。

走馬尋春西復東，夭桃零亂委殘紅。
可憐日暮天低處，但有梨花弄晚風。

和伯氏

風高吹散日邊雲，緑水初回沙際春。
逝者如斯長不住，汨羅愁絕笑靈均。

漁子

瀟湘煙霧隱千重，風月磯綸在在同。
笑傲飛帆名利客，扣舷都入暝歌中。

小舟遊漾占江天，家在蘆花一縷烟。
最是好風明月夜，❶棹謳相應亦忘筌。

贈人

孝弟須知是本根，萬般功行且休論。
聖門事業無多子，守此心爲第一門。

次劉子駒韻

忙中不識本來心，一點靈光自在明。
只向靜中尋底事，恐遭顛沛不員成。

心由天造方成性，逐物云爲不是真。
克得我身人欲去，清風吹散滿空雲。

❶「小舟」至「明月」二十字，原作「寵辱」二字，是將前詩詩題竄入。潛園改作此二十字，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訂正。」清鈔本、四庫本皆與潛園校改文字同，今從。「花」，清鈔本作「華」。

念良朋之難得，歎俗學之失真，❶因成二絶

湘山初見故鄉人，❷萬事不論惟論心。
要識此心真面目，不知君意向沉吟。

章句紛紛似世塵，一番空誤一番人。
讀書不貴苟有説，離得語言纔是真。

陳平

陳平相業定何如，應對知君智有餘。
不佐漢興三代業，區區心事六奇書。

項王

快戰焉知霸術疎，烏江亭上獨欷歔。
萬人三尺俱無用，可惜當年不讀書。

韓信

成功全仗漢家兵，真是英雄不藉人。
擒了項王知退步，定騎箕尾上天津。

中秋對月憶伯仲

人在西南分楚越，天轉金風更淒切。❸
此時何事最關情，團圓獨對中秋月。

❶「歎」，原作「難」，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山」，四庫本作「上」。
❸「更」，原字墨污，據四庫本補。

日照圃中

髮白逢春興更長，等閒花木亦芬芳。有時倚杖迎風立，日照川原細草香。

碧泉書院偶書花木，所有七首

自到湘南不見花，傳聞金谷舊人家。手培數本珍如玉，買得紅尖一寸芽。

妙手揮斤合杳冥，交加生氣便相停。栽培自剔根芽蠹，要見山川舊典刑。

武陵春色片雲紅，紅綻功歸暖日烘。青帝也應長作主，莫教隨水又隨風。

青松未結茯苓英，杞菊春風亦已生。藥物豈能增大數，栽培扶我暮齡行。

海棠初破紅如滴，楊柳新回緑似挼。把酒只愁春莫去，望雲時問日如何。❶

荼蘼嫋嫋弄柔條，亦自經冬解不凋。更有異香含素蘂，小槽能使客魂消。

白沙波底石苔青，水草摇摇自在生。紅日半竿人世鬧，倚闌亭上曉風輕。

和僧二首

西風吹我對秋光，要挽銀河萬里長。洗盡世人煩惱障，大家無事得清凉。

自學生緣徧大千，❷閉關終日看爐煙。有人會得箇中意，一語不彰天下傳。

❶「去望雲時問日如何」，原作「小舟游漾占江天家在蘆花一縷煙最是好風明月夜」，潛園批改，與清鈔本、四庫本同，今從。

❷「學」，清鈔本、四庫本作「覺」。

四月八日示澄照大師

今朝浴佛事如何，清浄心田也洗麽。
塵垢不知何處得，古來明月照江波。

偶　書

一丘自足更何營，萬里神州長在眼。
莫愁風景異山河，晴天雲蔭青峰晚。

和馬大夫闢佛五首

真諦休談欲度人，度人先自正其身。
天倫棄擲如蕭梗，反認他親作己親。

諸子隨流本既分，西天更有一般僧。
高談性命稱仁者，支遁悠悠莫可憑。❶

三綱亡有辨夷華，一處分明萬不差。
可怪棄君逃父客，妄談心印自雄誇。❷

天開學海在明倫，中有妙處誰能臻。
風波浩渺不得渡，傾向浮屠去問津。

貪真不去只談空，近代禪林盛此風。
憂世最憐秦地老，指迷端有洽中公。

和僧碧泉三首

清泠空色似秋澄，疑集群仙擁萬靈。
深處有香春不斷，波間藻荇四時青。

人似春花自在開，本無根蒂孰栽培。
一番零亂一番長，不是前花去又回。

❶ 「支」，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支』字。」校清鈔本、四庫本作「支」字，今從。
❷ 「雄誇」，原作「誇雄」，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山根泉發瀾生凝，亭上風微浪自平。
汩汩長年流不住，無言千古意分明。

和伯氏聞雁

隨陽群雁逐雲低，望斷孤鴻萬里飛。
不爲江湖稻粱樂，幾時大許送春歸。

朱元晦寄詩劉共父，有風藉溪先生之意，詞甚妙而意未員，因作絶句三首[1]

雲出青山得自由，西郊未解如薰憂。
欲識青山最青處，雲物萬古生無休。

幽人偏愛青山好，[2]爲是青山青不老。
山中雲出雨乾坤，洗過一番山更好。

天生風月散人間，人間不只山中好。
若也清明滿懷抱，到處氛埃任除掃。

和劉子駒存存室

動中涵静是天機，静有功夫動不非。
會得存存存底事，心明萬變一源歸。

靡草

陰陽妙合互藏精，萬事森然各有神。[3]
靡草露機坤是復，野龍交戰指迷津。

---

❶「因作絶句三首」，潛園於眉端寫校語云：「別本作『因作三絶』。」清鈔本、四庫本作「因作三絶」。

❷「偏」，原作「偏」，據清鈔本改。

❸「事」，清鈔本、四庫本作「物」。

雨急

雨急落花零亂，風微翠草蒙茸。❶花亦何心怨雨，草都無意酬風。

披襟

小小池臺亭樹，披襟風月清明。不向情邊造化，❷知音遍滿乾坤。

書懷四首

秋風送盡炎威，日色凄涼半掩。皇天不斷春工，紅我芙蓉萬點。

含笑花開洲上，忘憂草發臺邊。底事當憂莫忘，忘時便是無天。

臺上忘憂草發，洲前含笑花開。世路顛冥堪笑，旁觀心自休哉。

來時見花開，去時見花落。花落花開一任風，吾生處處生安樂。❸

憶伯氏三首

又見雁南飛，遠行人未歸。西風吹白髮，肌瘦不勝衣。

又見雁南飛，行人幾歲歸。朔風吹病體，獨對雪霏霏。

又見雁南飛，遠人音信稀。東風吹夢去，一見貌頎頎。

❶「翠」，清鈔本、四庫本作「吹」。

❷「化」，清鈔本、四庫本作「作」。

❸「生安」，四庫本作「皆真」，清鈔本作「皆亦」。

偶書四首

道抱陰陽妙，天行日月長。花開千種麗，葉下一般黄。

青山萬古色，幾人曾賞心。蕭蕭木葉下，我坐復沉吟。

獨坐千峰下，眷焉起徘徊。❶有誰相共笑，遥見隔溪梅。

衡嶽望嵩少，屹然河漢間。浮雲自來往，❷誰肯拓關山。

題齊雲閣

道人南山來，萬里青雲開。去念見本性，聚散真悠哉。

張良

六國萬億人，誰是報讐者。壯哉博浪沙，一擊震天下。

實弟以詩來督作會，❸又因太原姪寄聲欲作不速，此文人狂客所爲，非素所望也。今以五絶奉寄，雖小阻高興，若能從而繹之，則有味矣

我病死無日，經書更窮研。❹少年宜若

❶「眷」，四庫本作「偶」。

❷「浮」，原作「溪」，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會」下，四庫本有「文」字。

❹「研」，四庫本作「年」。

厲，詩酒勿留連。苦參道學難，❶放肆事容易。入脚不可深，駸駸成自棄。天道方愈怒，在人宜敬身。望於經史内，嚴自作工程。歲月易逾邁，❷人門事業難。❸戰兢曾子意，豈可遂闌珊。我祖生文定，傑然繼真儒。門風早衰颯，吾弟意何如。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一

❶「學難」，清鈔本、四庫本作「難學」。
❷「易」，四庫本作「嘆」。
❸「門」，清鈔本作「間」。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二

書

上光堯皇帝書

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志利天下，而己不與焉，故能求賢如不及。當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進賢爲先務，是以上無乏才而山林無遺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迹存乎其間。逮後世衰微，心不及遠，智不周物，❶據天下利勢而有輕疑士大夫之心，於是始有遯世不返、寧貧賤而輕世肆志者；於是始有奔走於名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富貴者。二者雖有間矣，而均爲不仁。然則孔子所干者七十二君，有近于僥倖富貴矣；孟子不見諸侯，有近於輕世肆志矣。而後世仰慕以爲宗師，而不以爲不仁，何哉？聖人仁以爲體，義以爲用，與時變化，無施不可。學聖人者，以仁存心，以義處物，相時而動，亦豈必於進退哉？

臣生而愚直，力慕高遠，以聖人之道爲必可行，以聖人之政爲必可復，以天下之衰爲必可振。抑又身逢亂離，窮處山林，閲人世之紛紜，知天心之神化。口誦古聖之文，❷心推今日之事。静觀興替，動見幾微。

❶「智」，四庫本作「志」。

❷「聖」，清鈔本、四庫本作「先」。

方胡馬之憑陵，痛王綱之不振。陛下宵衣旰食，招延多士，講論治道。臣於斯時，潛光獨善，有懷不陳，❶豈不負臣素心，上辜聖世，失仲尼、孟軻之旨哉？輒忘微賤，謹用所聞，揆天下之事，陳王道之本，明仁政之方，上干天聽。

臣聞治天下有本，修其本者，以聽言則知其道，以用人則知其才，以立政則知其統，以應變則知其宜。❷何謂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淪没於末流，浸消浸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

夫夷狄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都，牧馬駸駸，欲争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大憂者，蓋良心者，❸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❹統攝億兆之本也。❺故孔子作《春秋》，必書「元」，立本以致大用；孟子告諸侯，必本仁術以行王政。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心一也，而有欲心焉，有道心焉。不察乎道而習於欲，則情放而不制，背理傷義，秉彝仆滅，懿德不敷於行，而仁政亡矣。是故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

❶「不」，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陳」，原作「臣」，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道以用人」至「應變則知其」，原無，潛園補入，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舊抄本補廿一字。」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廿一字，今從。

❸「蓋良心者」，原無，潛園補入。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四字，今從。

❹「事」，四庫本作「物」。

❺「也」，原無，潛園補入，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字，今從。

慮，❶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之佳麗不幸於左右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大廷而朝群臣，❷守是心而推之於事；退便殿而幸便嬖，亦守是心而推之於事；入燕寢而御妃嬪，亦守是心而推之於事。凡無益於良心者，勿爲可也。念兹在兹，持之以久，優柔自進，❸則邪説横議將逆於耳，正言篤論將當於心，智慮日益高明，功名日益光大，夷狄之暴庶幾可禁，叛逆之臣庶幾可滅。苟不察心之病而大變焉，則身不能自信，何足以孚民心，動天意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夫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有不悦焉。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惟自强不息，以成其仁。其憂不得乎親之切乃如此。

恭惟太上道君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淵聖孝慈皇帝生於深宫，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夷狄，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宫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夷狄，震之以武。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夷狄知懼，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以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

❶「有」，潛園改爲「以」。清鈔本、四庫本作「有」。

❷「大廷」上，四庫本有「坐」字。

❸「優柔自進」，清鈔本作「擾柔日進」。

夫以臣之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虜。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短淺，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固寵榮，皆爲身謀耳。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夫夷狄等於狼虎，其好殺喜搏之心烏有限制？食其肉，寢處其皮，然後可得安枕而卧也。苟順其所欲而不吝，名號土地人民貨財以委之，正是以肉投虎，肉不盡，其搏噬不已。臣不知陛下何負於群臣，❶而群臣誤陛下乃至於此。

自初年至於今，益已久矣；義士之心，益已怠矣；百姓之心，益已安於亂矣。陛下不早自爲計，廣攬英雄以自輔翼，❷繩心之愆，糾心之謬，憂不如舜力行不倦以感動天下，臣恐四方豪傑有以窺朝廷淺深，無肯爲國家盡力者也。抑臣又聞之，湯有天下，聖賢相繼，臣服諸侯，五百餘年。及紂一爲淫虐，周武興兵誓衆，乃以爲世讐，❸誅之不赦。自常人觀之，武王之舉豈不過歟？而孔子定《書》，取以爲後世法者，蓋作民君師，代天而爲之子，其自任不得不如是也。

今海内大亂，二聖播越，元元叩心歸命，陛下威福大權豈異人任！東夷小醜深入諸華，刼遷天子，震驚陵廟，汙辱皇家，❹害虐蒸民，此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

❶「不」，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攬」，原作「覽」，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世」下，原有「仇」字，據清鈔本、四庫本删。
❹「皇」，四庫本作「王」。

讐，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者也。其宜爲讐，孰與紂？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讐。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夫既爲人臣而敢持二心，干紀逆節，反易天心，❶其宜誅也孰與紂？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爲討，豈不與武王之志異哉！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覆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來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故以和，則失事親之道，而害隨之；以戰，則得事親之道，而利隨之。其是非至易明也。然不求於本，故大論紛紛，至今未定。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本於正心。❷正心，本於誠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朝廷之上可自欺也，而四方不可欺也，❸而天地鬼神不可欺。善惡之應，急於影響，不可以不察也。

伊尹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愚願陛下察天理，存良心，以身先群下，深憂如大舜，自任如周武，❹不牽於姑息之仁，不懾於强暴之威，立復讐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神而化之，❺與民更始。實宗社無疆之休也，豈特紓目前之禍而已哉！

臣聞三綱，人之本性；神化，天之良

❶「反易天心」，四庫本作「反行天道」。
❷「本」，原作「在」，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可」下，原有「自」字，據清鈔本、四庫本删。
❹「如」，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神」，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能。堯、舜、禹、湯、文、武恭己盡性，德合於天，一言一行，當物情之精，中民心之會，利用出入，民所共由。故精神感通，折衝萬里，天下心服，莫測其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若夫德不能盡倫而三綱廢缺，昧於神化而政不能盡制，乃以智術利勢相傾者，則夷狄而已矣。

夫天下萬事各以類應，居中國而夷狄行者，❶必有夷狄之禍。周自平王東遷，王者迹熄，四夷交侵，然先聖之遺澤尚存，五伯猶能明大義，攘而斥之。然中國之道自此日敝，夷狄之風自此浸興。是以秦得逞其智力，滅六國，君天下。原其父子君臣之際，莫有當於禮義者，雖曰中國，實夷狄耳。立甫十三年，天下共起而亡之。

漢鑒其敝，法古先之餘烈，崇尚經術，留意三綱，政治淳簡，用智術而不專，行利勢而不縱，王道雖微缺，而正論未衰也。是以終漢之世，無夷狄之禍。

自此以降，如曹魏、晉、宋、齊、梁、陳、隋得尊位者，皆本於篡弑，以三綱爲虛假，以神化爲茫昧，以智術爲紀綱，以利勢爲權柄，前後相因，莫之能革。故五胡雲擾，愍懷遷死，神州陸沈，蹙居江表，終不能討夷狄、踰河而北定中原也。

李唐因隋失道起義兵，平暴亂。太宗創業，雖有英雄之略，身致太平，然三綱不立，家道内亂，近於夷狄，繼世因仍，❷又有甚焉。❸故禄山、思明豕突上京，窺竊神器，吐蕃、回紇連年侵暴。賴忠臣之力，僅克興

❶「夷」，原作「不」，據清鈔本改。
❷「世」，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甚」，原作「世」，據四庫本改。

復。雖夷狄少衰，而藩鎮跋扈，陵夷至於五代，夷狄制中國之命矣。迹其行事，皆以類應，非偶然也。昔孔子作《春秋》，謹華夷之辨，其旨深且遠，可不察歟！及本朝開基，太祖皇帝受命，市不改肆，得之以大功，受之以天命，綱本既正，神化斯孚，削平僭僞，如指諸掌。西北二邊雖有動摇，終焉稽首。

及丞相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不能興教化、弭姦邪心以來遠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將，始有富國强兵、窺伺夷狄之計，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而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

邪説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狹紹述之義，❶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厲，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綱紀文章掃地盡廢。遂致夷狄外横，盜賊内訌，天師傷敗，中原陷没，二聖遠棲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吴，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

若猶習於因循，憚於變易，不大剗革，正三綱之本性，❷邪説横議者不廢，干紀逆節者不誅，法不守道，誅不守義，昧神化之良能，長智術利勢之心。行簿書期會之政，文繁實寡，僞長喪真，上下相蒙，莫肯致察，大吏棄置法令，小吏貪冒無恥，姦贓徧於郡縣，元元無所告訴，意愁心結，思所以自達於上者，❸非智術利勢無由也。于是億兆之

❶「狹」，四庫本作「挾」。

❷「正」，原脱，據清鈔本補；四庫本作「以返」，且無下「性」字。

❸「達」，原作「遠」，據清鈔本改。

心交騖于智術利勢矣。❶

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犯法者不必誅，亂政者不必退。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脩。以臣干君，以賤干貴，子不聽於父，弟不聽於兄，夷狄不聽於中國，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殘賊之政暴著天下，危亡之憂日以益甚，孟子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昇平乎？

然上而公卿之議，下而士大夫之論，習以殘賊爲常，更爲當今之亂，將卒不精練，兵甲不堅利，饋餉不豐給，城池不高深之過也。昔商紂百克而卒無後，項羽百勝身死人手，秦倉以資劉、項，隋洛口以資李密，楚城郢而昭王出，大城陳、蔡、不羹而乾溪之師潰。故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臣是以願陛下深念三綱，潛心神化，明脩政事，大革風俗，使卓然與夷狄叛逆相反。則中國之道立，而夷狄之叛逆可破也。

昔孔子匹夫耳，天下無王，❷猶以身當天運，作《春秋》，承帝王之烈，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事，誅伐亂賊，扶持三綱。況陛下居得爲之位，天開聖性，明於《春秋》，又有能爲之資乎！誠能更加聖心，勿牽制於文義，毅然討亂賊，定名分，正三綱，窮神化，日新厥德。九重朝誠，四海暮應，豈與漢、唐行智術利勢，與英雄角力角智而後臣

❶「無由」至「利勢」十六字，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王」，四庫本作「主」。

之，葸葸然常恐臣妾之軋己者比乎！德格皇天，❶恩施萬姓，四夷歸命，豐功偉績，何憂于豫賊？何畏乎金寇耶？

臣原其要，亦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陛下念之，父兄之望，天下之願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以堯舜爲天子，不樂尊位，而憂先輔佐。輔佐之重同于天地，❷必也相知以心，相輔以仁，外託君臣之分，中結朋友之義，吉凶成敗，相與同之，死而不變，然後爲盡其分矣。豈以言合意，行順旨，不問諸左右，不詢於大夫，不訪於國人，格天下公議而用之乎！

陛下自登大位，所命輔相多矣，然皆用之驟，退之速，豈其失於易有未慎而然乎？❸豈其以己私好惡不以天下之公而然乎？豈其悅人之佞惡人逆己而然乎？昔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一舉而終其身，既得久於其位，故政令綱紀有常而不紊，❹可久而不變。此其所以能創業興衰者也。陛下今欲任輔相，以二君爲法可矣。臣嘗思之，陛下所以不然者，其以未知群臣心志才德，❺將廣攬徧試，以識其賢不肖而後決進退之歟？臣恐計之疎也。昔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孜孜不倦，惜失寸陰。況陛下大讐未報，叛臣未誅，封疆日

❶「德格」至「憂于」十九字，原無，潛園補入，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舊抄本補十九字。」校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十九字，今從。清鈔本、四庫本「于」作「乎」。

❷「輔佐」，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易」，原作「湯」，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政」，原作「改」，潛園改爲「政」。校四庫本作「政」，今從。

❺「其以」，原作「以其」，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蹙，危亂交至？義之不可以已，孰若大禹？迫切於心，不可以怠，孰若大禹？陛下誠蓄乾元之德，施剛果之用，以大禹之事反求諸心，則輕重緩急可知，必不肯一日苟安其居矣，又何忍以九年之久嘗試群臣哉！

臣恐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足以傷賢於耕樂之陋也。是以在廷之臣，類皆苟媚，道尋常之言，理精微之故，虛延歲月，曾不能因時先事發憤慷慨，一爲陛下明陳斯道，致行期義，而黃金橫帶坐於廟朝，更出迭入，傳呼輔相，孰有赤心許國不以浮名浮勢動其心者！大臣如是，則人主最病。臣原其本，亦人主之誠不至而自病也。曷不改更心慮，恭默思道，積誠於内，感通英賢，進而任之，使久於其位；責以功實，❶無爲坐費歲月，棄機會，縱讐逆而不治，使義士聞之而解體，姦雄闚之而動心也。群臣亦知以是爲憂，爲陛下言之乎！

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於胸中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規勢不先定，猶不能取勝。況欲興衰撥亂，倚任輔相，而用嘗試其術之人，僥倖以望成功，必不可得矣。

夫輔相者，百官之精選，人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陛下輕以授人，使各以類進，則執政侍從之臣可知矣，外臺耳目之寄可知矣，郡縣民之師帥可知矣，所以寄闔

❶「功」，原作「恭」，潛園改爲「功」，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舊抄本改。」清鈔本、四庫本作「功」，今從。

外却敵折衝者可知矣。廊廟非其人，則淺近之言日進，理義之論不聞，而是非亂於天下矣。監司非其人，則刺舉之政不行，贖貨懷姦，舞文弄法之吏得以臆逞，❶履正奉公、清修惠化之士無以自進，而名實亂於朝廷矣。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敵讐外縱，衅孽内生，而披枝傷心之禍萌矣。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

昔燕、齊，敵國也。昭王得一樂毅，而猶能以弱燕破强齊，而克仇報怨。今中原，陛下之舊，一則夷狄，一則叛臣。以名，則華夷非敵；以義，則叛逆之臣不可與我抗也。誠得賢士，❷舉而任之，使盡其職，則天下之善何所不進？正名定罪，任天下武勇起義兵，從西北思歸之士以誅暴亂，何所不克？

臣歷觀前古，天下未有無臣之世，患在人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盛德之士不可得而官矣；好柔佞而惡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忘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陛下必欲致士，能絶是三者，勿萌於心，紬權數，仗誠信，忘利勢，與天下之士相期于道義，則真儒命世之才將爲陛下出焉。或不若是，則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窺伺乘間，僥倖競進。權在輔相，則黨於輔相；權在閹宦，則黨於閹宦；權在將帥，則黨於將帥。欲固其寵，遂相擠陷，不論人之賢否，不計事之是非，不顧國之安危，苟可以傾人而便己

❶「舞」，原作「無」，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誠」，原作「試」，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者，無不爲矣。陛下亦安能人人而察之哉！

古者，聖王制爵位，所以明等級也；制寵禄，所以奉名器也。以此防民，猶有尸位素餐惟利之從、❶棄君如土梗弁髦莫之卹者。况人君自以爵位寵禄爲己私，則天下安知爵位爲明等級之義乎！❷安知寵禄爲奉名器之禮乎！君以富貴畜其臣，臣以富貴懷其君，而百官皆不知其職矣。在官者，無他事，大抵轉相承奉，務以榮進相先。❸欲綱紀文章之不墜，禍亂釁孽之不滋，❹其可得乎！

夫官人之義，以其賢也，以其才也。用其賢才，蓋爲民也。唐、虞、三代，莫不爲事設官，爲官擇人，君無姑息之命，臣無希冒之心。當斯時也，上法一而百度張，下心清而萬事理，遠邇肅安，封疆靖固，四夷歸命，而無狂狡之憂。譬之人身，血氣强盛，膚革充盈，自然陰陽之寇不作，而邪厲之氣不能干也。今世則不然，爲人設官，爲官造事，冗濫交錯，仰食縣官，侵漁百姓，壞風俗，亂政事。

往中原時，提封萬里，郡縣以百千計，論者猶以爲將不勝其敝。今地益狹隘，州縣無幾，士大夫自西北而東南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自東南而官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郡縣荒殘，百事宜簡，而官吏猥衆，上官大吏各私其親，不遵法制，移易往來，曾無定止，互相攘奪，不顧是非，受賄納賂，法

❶「從」，原作「徒」，據清鈔本改。

❷「知」，原作「位」，潛園改作「知」，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舊抄改。」清鈔本、四庫本作「知」，今從。

❸「相」，四庫本作「爲」。

❹「孽」，四庫本作「隙」。

禁不行，姦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摇動，大命將泛，流蕩而不可止。❶天下無事，食君之禄；天下有變，拱手圜視而不能救。則又有乘時僥倖，冒功射利，爲國結怨於民而增益禍亂者。

陛下操予奪之柄，握刑賞之威，胡不自爲深計，黜闒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高士。大計若干職，定置若干員，於今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過惡已彰者，編之於民，終身不齒；志氣不立、事業不修者，皆賜罷；其有學行未成者，歸之於學。庶幾官約事省，爲政有經，民聽不惑，而危亡可救矣。

或者以爲行此之政，則必大致煩擾，失人心，爲金夷豫賊駈才，豈不殆哉！臣痛之曰：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若夫士大夫乘君子之器而爲小人之行者，乃生民之蠹，國之賊耳。汰而黜之，則得民心。所去者寡，而所安者衆；所去者姦惡，而所安者善良。計道義，權輕重，則所爲失人心者，乃在彼而不在此矣。昔紂爲天下逋逃主，❷以有億兆夷人，而武王以三千人滅之。縱使仇敵得吾逋逃之士，是皆不忠不孝商紂夷人比耳。適足爲吾取勝之資也。苟或恐懼，動於浮言，不黜衰敝之士，則衰敝之政不更，而衰敝之俗不革。亂不息，威不振，而討逆復仇之兵未易舉矣。

延日引月，上陵下替，❸陛下春秋鼎盛，

❶「止」，原作「正」，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昔」，原作「肯」，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上陵下替」，清鈔本、四庫本作「下陵上替」。

明並日月，威若雷霆，乃行小不忍，而棄大謀，高拱以成土崩之禍，生奸雄心，臣竊爲陛下懼焉。

臣聞堯授舜以天下，其付託丁寧之言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夫衆所願者，飽食煖衣，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已。后體元而仁覆天下，則衆得所願而歸戴之；后不體元，爲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其心豈有常也！故大禹力平水土，拯民之墊，以有天下；桀不能守，滅德作威，而民歸於商。稷降播種，以救民饑，至文、武而有天下；幽、厲不能守，肆行暴虐，而民歸於五伯。此已然之明驗也。

本朝祖宗厚養天下，當時父老蒙恩被澤者已死已亡。後來子孫自王安石爲政，崇尚掊克，與民爭利，獄訟繁滋，民不得安息。加以庸邪繼軌，閹宦握兵，求便其私，不爲國計，內修宮室、治苑囿，外拓邊疆、築城編栅。❶常賦不充，移易經費；經費不充，始有横斂；横斂不充，公私俱匱，天下力竭財盡。雖有感恩戴德之思，❷迫於威虐，如火銷膏，祖宗之澤日益斬矣。故金戎未動，而方賊已稱兵於江表，群盜已充斥於大行。及其內侮，民無殺敵保家之志，望風崩潰，乘時爲盜，發其亂心，僥倖富貴，以偷安須臾，遠近繼起，連年未定。然則民心果有常，而祖宗之澤果可恃乎？陛下亦自强於爲善可也。

往中原時，國家全盛，提封萬里，鄉邑

❶「編」，四庫本作「立」。
❷「思」，四庫本作「私」。

聚落，財物阜豐，所在百姓以億計，猶不能堪上命，以及敗亂。逮今地益狹隘，皆寇盗剽掠之餘，賊殺之殘也。生者流離，死者暴露，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怨恨愁痛，感傷和氣。故長星亘天，日食地震，川騰海溢，雷電雨雹，愆時失序，木冰竹枯，❶災異荐臻。陛下即位，厲精求治，九年於兹。若之何民猶未安而天下猶未應乎？

臣深探其本，蓋陛下體元之功未加焉。是以聽善不明，擇善不審，執善不固，官人失賢，行政失禮，❷雖有愛民之心，屢下寬恤之詔。而有司壅遏，大命不能承流宣化，實惠不施於民。誅之如禽獸，取之如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劫之以威，官得其一，吏隱其九，號呼蒼穹，天聽悠遠，慘毒切於肌膚，凍餒迫於憂慮。其致敗亂，豈與中原比哉！必天有其定焉者矣！❸雖軍旅日興，糧餉器甲資於民，金帛乘車資於民，不發求科斂，則軍旅坐困，無以禦敵；發求科斂，而民益困，邦本先蹶，於軍旅何有哉！

然則奈何？亦選明正沉毅之士，天子親擢，寘於中臺，勤加勞問，任以爲朝廷天下耳目，勿使爲輔相權勢鷹犬，信而聽之，聽而行之，以靖朝廷。然後明白公正精華之士出使郡縣，❹察舉可任，功賞可責，可以平政理訟，革邪歸正，姦盗不逞，使民有所赴愬矣。雖有不得已而調斂，均平無頗，盡入於公，用於有益，民孰不願輸也哉！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如是，而軍實不

❶「冰」，原脱，據四庫本補。清鈔本作「水」。

❷「禮」，清鈔本、四庫本作「理」。

❸「定」，四庫本作「意」。

❹「華」，清鈔本、四庫本作「强」。

充者，未之有也。

雖然，此可以救目前之急耳。必欲足食足兵，爲久遠可行之政，❶則莫若治其本矣。三代之時稅以出粟，賦以供車，無關市之征，無鹽銅之利，無榷酤之法，無稱貸之益。而天下財力日憂不足，海内有變，則剥膚椎髓，痛酷慘急之威猛於虎、烈於火，絶其生生之路，取之猶不足給。何三代不盡利而富，後世盡利而窮乎？臣竊思之，財者，天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于天地，則無窮；取財于四民，❷則有盡。

古者，溥天之下，四民而已，民無不食其力者。自漢、唐以來，游手滋衆，上無制以革其濫，下無學以推其弊，兵不本於農，人不食其力，爲之者寡，而用之者衆。臣請舉其大者，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靡然騷動者七十萬家，而後十萬之師舉。是故聖人教兵於鄉遂，以行師動衆爲毒天下，而未嘗輕用之也。歷代興廢，制雖不同，然皆隱兵於農。及李唐中季，漸壞舊章，兵農始分，全家坐食，是日日毒天下無時而已也。❸況今海内大亂，土地狹隘，國用空竭，民力凋敝，而披甲者無慮數十萬家，家以五口爲率，乃有數百萬端坐待哺於農民者矣。

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雖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闢其地；欲强兵者，務使有司富其民。國無治亂，時無豐凶，政無經

❶「政」，四庫本作「計」。

❷「致功」至「四民」十七字，原無，潛園補入，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舊抄補十七字。」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十七字，今從。

❸「日日」，原作「日曰」，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權，莫不以辟土地、養人民爲本。今乃行誅剥之政，縱意侵民，❶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臣之所未解者，一也。

夫釋氏之道，上焉者以寂滅爲宗，以明死生爲大，行之足以潔其身，不足以開物成務；下焉者轉罪業，取禍利，❷言之足以恐喝愚俗，因以爲利而已矣。魏、晉以上，爲僧有禁，梁、陳以來，曾無限制。今僧徒偏天下，以百萬計。問其力田、積粟、輸賦税以實倉廩則不知，問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則不知，問其披堅執鋭爲國爪牙則不知。故凡問以實用、有益於天下生民者，則曰：「非吾事也。吾所事者，爲國焚修，祈天祝聖，以救度一切衆生耳。」自祖宗以來，德大包荒，於道無所棄，亦崇信之。道君皇帝雖有改更，旋復其舊。然水旱屢興，蝗螟薦起，胡馬生郊，王師傷敗，則祈天之效安在乎？二聖北征，皇宗遠徙，陛下巡遊，靡克有定，則祝聖之效安在乎？盜賊蠭起，賊盜殺人父兄子弟夫婦，流血成川，死於鋒鏑者以億萬計，則救度一切衆生之效安在乎？其爲欺妄，豈不昭明！而或者以爲朝廷固知其無用，而度牒之人亦有助於國家。且度牒一時之得幾何，而農工商賈之子孫既爲其徒，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高堂大厦，雕鏤文章，以自居處，役徒衆，致滋味，以自奉養而終其身，豈特十倍度牒哉！❸夫爲政以均平天下，而縱胡服庸愚欺誕之姦化誘善良，失國家丁壯，絶滅天倫，壞亂人紀，百萬群居，蠹生民之衣食。

❶ 「意」，原脱，據四庫本補。清鈔本作「利」。
❷ 「禍」，清鈔本、四庫本作「福」。
❸ 「豈」上，清鈔本、四庫本有「其費」二字。

此臣之所未解者，二也。

古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降及諸侯、卿大夫、府史胥徒，皆有等差，官不踰事，禄不踰數，故民不疾上，而下無怨勞。漢世而下，官名滋衆，無其職而置空名，無所事而尸厚禄。公卿大夫既多，而府史胥徒之屬之家，❶亦不下數十百萬人矣。農人力作，自春徂冬，一歲之間，未嘗休息，乃不得免於凍餒之患。而膏粱子孫、游手末藝、舞文弄法者，依勢侵民，食其膏脂，耗蠹邦本。既不能立大正之心，施剛果之用，沙汰罷黜，省費寬民，今復無故廣增祠職，俸禄優厚，財用窘急，日益重斂，求千萬人之譽而失億兆之心。此臣之所未解者，三也。

陛下誠能聽臣之計，擴仁民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申明軍法，大加選練，高立標格，寧使入選者寡而厚其資給，❷以精則足用，以寡則易使。斥去罷羸，散歸南畝，大興屯田。罷度牒，天下僧尼道士，收其産業，即今存者令歲納復身錢一萬，其肯改過、歸民聘娶者隨口給以公田，使各食其力。罷廢冗濫之官，自西北而東南，饑寒無以自存者，亦隨口給以公田，使各食其力。不出三年，財用必充。唐劉晏曰：「理財當以養民爲先，户口衆多，賦税自廣。」使晏不曉財計則可，使晏而少知理財之道，有已行之驗，則其言必不可違矣。

夫與民親者，莫如郡縣之官，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也。今類皆以干逐廢棄者居之，豈爲民父母視民如傷之意哉！臣愚謂

❶「史」，原作「吏」，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給」，原作「經」，據清鈔本改。

宜重其任，擇其人，使久於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督視之官，廉問糾劾一路之廣，贓吏而監司發者罪守貳，守貳發者黜監司，自中臺發者，監司郡守俱賜罷終身，以不勝任廢。立是法而必行，庶幾陛下之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隆而討逆復仇之兵可振矣。

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氏失於不知本，吴起失於不知末。夫道有污隆，勢有强弱，因時處事，體用不遺，本末並行，然後爲得也。是故聖王明於天險，尊卑之分，貴賤之等，定天下之制，而姦邪莫能越；明于地險，山川丘陵以爲阻，城郭溝池以爲固，而暴客莫能干。險設如是，然後能守其國矣。不然，天險廢亂，雖潼關，何有於秦？地險不脩，雖人義，❶何有於趙？

金賊犯順太原，天下要害之地，始欲棄而不守，終雖救而不力，遂致崩陷。賊乃幸勝，席卷而南，如入無人之境，連年深入，所向無堅城，上下震動。南衡湘，❷東至於海，民無所庇。自古夷狄之禍，未之有也。去年之戰，賊無必前之心，諸將僥倖一勝，非有奇謀偉略真可以破堅陳摧强敵也，然將相受賞，榮禄兼極。天下皆喜，臣獨懼焉。昔田單以即墨破燕之餘卒，❸有死之心，無生之氣，遂破燕復齊。及齊已定，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則攻狄不下。夫

❶「人」，四庫本作「仁」。

❷「南」下，清鈔本、四庫本有「掠」字。

❸「燕」，原脱，潛園補「齊」，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補。」四庫本作「燕」。依史實，作「燕」是，故據四庫本補「燕」。

億兆之情，❶本乎一心，而君者，心之元也。三軍之志，同乎一氣，而將者，氣之元也。今君臣上下狃於無故之勝，❷心志驕佚，不復長慮。

淮南膏腴，壽春名郡，盱眙古縣，所宜高城深池，命將堅守，以遏敵人進取之道，而下流有屏蔽矣。今乃棄廢不省，失經畫之遠圖，有退縮苟安之意，人情離阻，啓迪人心。❸此臣所懼者，一也。

安陸、武昌，上流腋脇，亦宜遣將以兵鎮理，鑿深池，築高城，積糗糧，治守備，如中原時西北邊城，固以待賊。彼若不顧死亡，❹越城而進，則以一軍扼其前，城中出輕騎抄其後，隨宜設變，使彼欲進不可，求退不能，雖有馳突之騎，使不得縱。此乃用我之長，❺制其短也。今漫然不以爲意，雖長江大險，❻人力不施，何以守之？秋深賊至，臨難遣將，必復搶攘。人心不先定，而戰勝不可必，一有蹉跌，則大事去矣。此臣所懼者，二也。

襄陽，上流門户，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吴、越。欲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欲禦强寇，則建鄴、襄陽乃左右臂也。何以言之？長江萬里，賊至，下，必趨采石；中，必趨武昌；上，必趨襄陽。以臣料之，金寇遼遠，所在凋敝，多發兵則糧餉艱絶，其能來者不過數萬，以分則勢弱，諸

❶「夫」，原作「失」，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狃」，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阻啓迪」，清鈔本作「沮啓敵」。
❹「顧」，原作「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此」，原作「北」，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❻「大」，清鈔本、四庫本作「天」。

將各擁大衆，自是制之。❶彼若屯兵而進，❷寇下流，則我以襄陽之兵直趨汴、洛；寇中流，則我以上下之兵更出迭入，交至以罷之；寇上流，則我以淮上之兵入青、徐。批亢擣虛，左右牽制，使賊内顧，不得專意侵伐。然後得寬於難，内可以脩政事，外可以觀時變，畜養精鋭，進討亂賊，平定中原，此事之幾也。今乃委置襄陽，戍以輕兵，不脩攻戰之備，不興屯田以充軍實，千里蕭條，人無固志。假令賊以輕兵犯淮南，翠華至重，人情惶駭，其勢必以重兵臨江抗禦。賊乃以精鋭破襄陽，走江陵，掠舟船，順流而下，水陸並進，長沙以東必從風而靡，臨江將士乃摇心矣。以摇心之將敵乘勝之軍，百戰百敗，人心離散，雖有孫、吴之術，不能以取勝。此臣所懼者，三也。

楊夭爲寇，起於重斂，吏侵民急耳。本農畝漁樵之人也，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道宜與他寇異。陛下誠能選寬厚有謀之臣，爲江、湖間守，頗給以兵，❸大施恩信，招撫流散，務農重穀，道化善良，誅鋤姦宄，號令清一，明白可信，不出期月，楊夭之徒必大震壞。然後用其鄉導，選精鋭禽之，易於反掌。今陛下赫然震怒，命大將統數萬之兵，武震以懾威之。使彼懼而知悔，自相殘戮，歸命天子，實陛下神武，非草野微臣之所敢知也。如其不然，懼而協謀，舟船便

❶「是」，潛園改爲「足」，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改」。清鈔本爲「足」，但有填描痕迹。四庫本作「是」。

❷「兵」，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補。」今從。清鈔本爲空格，四庫本作「聚」。

❸「頗」，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補。」清鈔本作「頗」，今從。

利，隨方抗敵，威不能制，恩不能懷，平蕩之功不可以歲月冀。大軍久聚，所費不貲，❶誅剥遺民，侵肌及骨，死亡流散，不復聊生，胡馬秋高昧死復至，❷內敵外寇，相因而起，雖有良、平之智，不能爲謀。此臣之所懼者，四也。

陛下詳擇，舉而行之，去危就安，天下幸甚。昔顔回問爲邦，孔子不告以威福之柄、制馭之方，乃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言之不足，至於再言，聖人之意可見矣。夫言不以正，悖道妨義，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悦人心、惑天下者，皆鄭聲也，豈必鐘鼓云乎哉！

鄭聲淺陋卑污，聽之易知，言之易從，悦之者衆。上無道以揆之，則天下波靡遂成風俗，而姦邪機巧才佞之士於是始得投間攘臂，肆行於其間，錯亂名實，顛倒是非，盗竊威權，其身榮而天子危矣。中正之人不阿意，不詭隨，據道而言，証經而論，方其犯顔敢諫，有如不恭，面折廷争，有如沽激。夫以螻蟻之命犯雷霆之威，自非誠心愛君，豈能如是哉！正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❸不待勉强而親之心發於中，自然戀戀不期苟免，如待越人之疎也。❹若夫佞人之於君，安同其榮，危避其難，視君如國人矣。君天下者何憚不棄彼而取此耶！舉中正之人錯諸邪枉之士，❺則民心服，而有志必

❶「貲」，原作「資」，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至」，原作「生」，潛園改爲「至」，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改。」清鈔本、四庫本作「至」，今從。
❸「垂」，原作「隨」，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越」，原作「趙」，據清鈔本改。
❺「士」，清鈔本作「上」。

成；舉邪枉之人錯諸中正之士，❶則民不服，而仇益相陵，盜益肆暴，宗社有危亡之憂矣。

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

雖然，生不能用，死念其忠，既褒其身，又恤其後，臣見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改過不吝，日新其德，自今能主張腹心耳目之臣矣。存此心而不替，堯舜事業固可優爲。有君如此，豈忍負之？臣言已在前矣，陛下聽之，天下之福，臣之望也。

夫自堯舜以至于今，上下三千年，盛衰治亂，載在典籍。可法可戒者，非不備也，非不明也。而繼世創業之君治亂相循，不能自免者，仁與不仁而已矣。

陛下幸聽臣言，反求諸心，神而明之，施於有政，滅仇虜，誅叛逆，恢復中原，仁覆天下，乃其功矣。惟陛下加聖心焉，勿使臣徒爲此空言而已也。❷實宗社幸甚！

與秦會之書❸

癸亥春，嘗拜起居之問，自是遵稟傳業

❶「士」，清鈔本作「上」。

❷「而」，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會」，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清鈔本、四庫本均有「會」字，今從。

之誨，不敢失墜。上搜羲、炎、姚、姒之遺文，中考商、姬、孔、孟之大訓，下觀兩漢，徧閱歷代，以及五季，數千年間治亂之迹，正如風雲感會，來無定形，去無定體，得其道者昌，失其道者亡，故大要治亂，必本於人。

稽諸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冥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時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志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節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贊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凛凛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矣。

某讀其書，按其事，遐想其人，意其胸中所存，澹然直與神明通，不可以口傳耳授也。方推其所存於數千年文字之中，茫乎昧乎，未能望其藩籬，窺其門户，又况其堂奥乎！業當從事於斯，不敢半塗而廢，此某之所以逡巡歷年，❶若自棄於門下，未能進而求仕者也。竊伏思念四十三年。

先人即世，忽已十載。惟是，布衣藜杖，❷尋壑經丘，勸課農桑，以供衣食；不如是，則啼饑號寒，且無以供粢盛，奉祭祀，將飄零慘澹，無以成其志矣。積憂思，與勤苦，而齒落髮白，夙興冠櫛，引鏡自窺，顏色枯槁，形容憔悴，境之窮困，如此足矣。

去年復哭子，而今年又喪婦，自嗟薄命，益不敢有意榮進。然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聖人之訓也。苟泊然無意於

❶「以」，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衣」，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補。」清鈔本、四庫本有「衣」字，今從。

是，甘與草木同腐，則何以爲人子，豈先人平日教詔之所望耶？矧今聖明在上，而相公丈端秉化權，念及寒微，下詢所欲，儻於是時不顯寸長，思自振耀，則真自棄矣。❶

昔孔子成人之美，今相公丈曲敦故舊，欲先人身後不即衰落，將使某兄弟各遂其志，願人以所長表見於世，此誠莫大之德。若用不以其才，則醜拙陳露，非所以成其美矣。長沙湘西嶽麓山書院元是賜額，❷祖宗時嘗命山長主之。今基址皆在，湘山負其背，文水縈其前，静深清曠，真士子修習精廬之地也。至道二年，潭守李允則修而廣之，乞降書史以厚民風。天聖八年，漕臣黄揔奏乞特授山長進士孫胄一官，當時皆從之。今若令潭守與漕臣興復舊區，❸重賜院宇，❹以某有繼述其先人之志，特命爲山長，依州縣監當官，給以廩禄，於以表朝廷崇儒廣教之美。

凡學舍諸生，不樂近城郭，願居山間者，並聽之。俾舒卷數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誦，一于斯，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庶幾愚而能明，柔而能强，可以繼古人之後塵，而爲方策之先覺者矣。

與吴元忠四首❻

久伏盛名之下，朝野異道，無緣祇謁，

❶「真自棄」，原作「棄自真」，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賜」，潛園在原字上改「賜」，原字已不可辨，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改。」清鈔本、四庫本作「賜」，今從。
❸「臣」，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❹「宇」，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于斯」上，清鈔本、四庫本有「精」字。
❻「忠」下，清鈔本有「書」字。

徒懷仰企之心。中春，大人造朝，❶家兄侍行，某獨將諸房，遠寓窮山。至中夏，王師討曹成於臨賀，成軍崩潰，所過殘暴。奔避崎嶇，幸免死亡。竊思寇盜縱橫，使吾民至於此極者，以州郡敝而不振，❷而方伯久無其人也。日夜延頸威明之至，掃除凶姦，封植善良，有如饑渴。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之會；易失而難得者，事之幾。然幾會之來，無有終極，聖賢英雄之所以凝神睇視而不敢忽者也。自靖事之初失幾會，以至於今大亂日滋。

聖主憂勤勞思，❸分江南根本之地以委元勳盛望之臣，此天下重任也。所繞之封，❹北跨漢、沔，西距瞿唐，東盡衡山，奄有北海。以地則廣，而形勢易張；以體則大，而威聲易布；以權則重，而智計可行。挾此三者，何事不濟？然荆、峽單殘，衡、湘罷敝，岳、鄂、武陵群盜之區，八桂五羊民方喜亂。以政則紊，啓姦宄之心；以兵則弱，招外寇之侮；以財則匱，有内潰之虞。當此三者，求濟實難。苟相公恃前三者之虚名，❺則患必至；理後三者之實患，則功可成。雖然，理之有道，在乎得賢而已矣。得賢有道，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理一昭明，雖天地變化，了然胸次，況乎一時之會、一事之幾，而有不得者乎！相公誠能留心於此，則敵仇可滅，而中原可定。不然，幾何其不舉天下而一擲也。

❶「大」，四庫本作「丈」。
❷「以」，原作「必」，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勞」，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繞」，清鈔本作「統」。
❺「恃」，原作「持」，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某少習干時之業，長聞《大學》之方，❶性本迂疎，志與時左，自分逸於山林，望雲消意，臨水觀心，以適己事而已。矧今在疚，豈欲求名！ 然遭時不競，危亡之慮，家國惟同，輒恃父兄之契，敢陳愚者之衷。

竊以國本固則寇可息，寇可息則家可保。今之讀書入官者，莫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至於行事，則或失之遠者，類皆以急於近功小利，而忘經國遠圖也。

相公學兼本末，政通先後，豈如今日之仕者？ 然受天子之命，入封境之内，已踰月矣，未有以慰遠民之望。何也？ 夫欲除弊政，必除弊人。弊人不去，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欲以已亂而亂日滋，欲以扞寇而寇内興，必矣。

正今秋成，❷某耳之所實聞者，科役繁重，邵陽富民盡室以逃。目之所實見者，灌陽清湘貧民流轉，困於糴貴。舉此二郡，他處可知也。將來之慮，必有不可勝言者矣。

相公居上流重地，宗社安危係焉。外寇强大，而本根如此，願相公念之。

某方在疚，心無他營，所以復進言者，居今之世，譬如乘敝舟泛滄海，風濤洶湧，未知攸濟，而相公操楫者也，苟有所見，豈敢隱情？

奔走區區，百事荒廢，豈有以上裨謀議之末。然口誦古人之書，目覩今日之事，心維天下之理，深考撥亂致治之術，未有若得賢爲耳目之要也。

❶「聞」，原作「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正」，四庫本作「現」。

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目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能聞，則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内雖有大公至正之心，❶孰與宣之；外雖有蒙蔽欺紿之事，孰與知之。是一身遂廢，坐而待斃也。

相公奄有四路，提封廣遠，既不可州州縣縣而至，而州縣之間，欺誕之風習而未改。相公以一人之身，當數百千官吏之欺蔽，苟不明目達聰，竊以爲未易治也。

方今山林之士豈無其人？相公推誠仗信，以友道咨之，必能有所裨益。廣求其類，而耳目通矣。耳目通，則事情判矣。事情判，則政可行矣。昔齊威王一烹阿大夫及其左右而旌即墨大夫，齊國大治，❷稱於天下。❸此無他，耳目聰明而賞罰當。

以相公舊執化權，得天下之賢才衆矣。今某輒復進言，多見其不知量也。然泰山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❹故能成其深。王公不擇衆庶，故能成其德。是以周公握髮吐餔，而諸葛武侯孜孜求欲告於下僚也。❺不然，何以成功一時而垂光千載？相公其聽之。

昔孔子作《春秋》，明紀法，以繩諸侯，重用兵，戒興土木之役。❻使相公聽孔子之言，不治兵乎？則無以捍寇敵；不興土木之役乎？則無以保地利。將興土木之役而治兵乎？是孔子之言無用，而以無道行

❶「至」，原無，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增。」清鈔本、四庫本有「至」字，今從。
❷「大」，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稱」，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擇」，清鈔本、四庫本作「却」。「河」，四庫本作「海」。
❺「欲」，清鈔本、四庫本作「啓」。
❻「戒」，原作「戎」，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之也。

夫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可安，亂可治；悖道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故古人論兵，則以安民爲要，而甲兵犀利，非所先也；論治，則以親賢爲急，而城池高深，非所急也。矧夫壯麗宮室，❶欲以示威者乎？

相公所統四路，荆峽坐亡於解潛，鼎澧自殘於昌禹，湘中罷敝於張掞，八桂敗壞於許中，惟五羊寇所未至，差爲完實耳。今秋旱乾廣遠，疾疫盛興，死亡流散者不可勝數，正是安卑陋，甘麄糲，勤瘁救民之時。而聞諸道路，謂相公大治屋宇，市炭鐵槍杖牛羊之皮，追發丁匠，雖遠亦及。某竊以爲抑末也。❷本之未立，如之何？

自古戰爭强弱成敗之勢，明著史册，可考而知矣。魯公伯禽宅曲阜，當治定之時，而徐夷作亂，侵逼東郊，是寇之在門庭，僥倖萬一者也。兵不亟用則寇滋，城不亟城則失險，而無以衛社稷矣。故伯禽雖在創巨痛深之中，出師誓衆，❸征師與築役同日並舉。聖人定《書》，取以訓後世，而莫之非也。

相公承大亂之後，緝破亡之邦，事與此異，而勢有未可者。一失民望而離其心，雖有甲兵，誰與用之？雖有城郭，誰與守之？雖有廣室大廈，相公其得高枕而卧乎？某故願先收群策，以易亂政之人；先易亂政之人，以附百姓之心。民心既附，然後用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豈復有怨叛亡之慮哉！❹

❶「宮」，原作「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抑」，原作「押」，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誓」，原作「擔」，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怨」下，清鈔本有「嘆」字，四庫本有「憤」字。

與明應仲書

天下之難平者，莫難平於時事；天下之難見者，莫難見於人情。自黠胡内侵，神州板蕩，帝室阽危，至於南邦九年矣。聖主憂勤願治，未見其効，諒必内自省曰：「豈於時事有未當歟？豈於人情有未察歟？古人起匹夫，不五六年遂定天下，今乃若是其難乎！」是以奮大辱之積志，臨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時事，察人情，將斷自宸衷，以大有爲於天下。而閣下首膺此選，其任豈輕也哉！伏想登車攬轡，慨然有願佐聖主澄清海内，垂功名於竹帛之志，精勤周盡，不爲苟簡文具之事。風聲所至，州郡官吏矍然相聚，恐不爲簿書期會之政也。某是以樂有獻焉。

且閣下入湘中，事之明白易行者可平矣，情之憤鬱不通者可知矣，而事有虧國體、傷民心者，則不可得而平也。頻年盜賊偏天下，屠害所在以百計。呻吟者未絶，傷夷者未起，❶流亡滋甚，户口滅耗。❷雖赦令比下，所以告戒卹民者甚悉，徒文具而已，豈不虧國體、傷民心哉？今閣下雖欲正其虧傷，是重欺吏民，增其不信，而非將命之本意也。必欲正之，盍反其本矣。

閣下入湘中，吏之清修有惠化者可知矣，吏之姦贓無廉恥者可知矣，而吏有奸者不可得而知也。❸頃年亦嘗有御史出使

❶「傷」，原作「痛」，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滅」，清鈔本作「減」。

❸「奸」，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今從。清鈔本作「奸」，四庫本作「欺」。

矣，❶其所薦者不必賞，其所劾者不必罰。以爲不足信曷若弗遺，以爲不足從則曷若弗問。遺矣，問矣，而卒無所懲勸，是不覈實，自爲文具之事也。❷夫上之化下，疾於影響，欺誕之風習以成俗，又何罪焉？今閣下雖欲察其欺誕，必大致煩苛、詿誤吏民，❸而非將命之本意也。必欲正之，亦盍反其本矣。

夫所謂本者，何也？正天子之心也。閣下職居言責，出觀外政，倘不能察小以知大，觀微以知著，原天下之本，必歸諸天子之心而正之，竊恐是於此而非於彼，得於東而失於西，不可得而治也。

昔孟軻氏，聖人之徒，命世之英也。當天下分裂用兵爭戰之際，嘗卑管仲合諸侯匡天下之功，❹而必伊、周自處矣。考其規誨時君之言，則未嘗有奇謀偉略也。齊王曰「吾好貨，好色，好勇」而不非之，又以公劉、太王、文、武之事導之，不忍一牛之死，則以爲仁術而可以王。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而天下後世皆以爲真得堯、舜、文王、仲尼之傳者，豈非定天下之術，無以易此乎？不然，是直迂誕之論。其曰「以齊王而定天下，猶運之掌」，又足信耶？

閣下讀古人之書，必希慕古人矣。歸輔天子，使合乎堯、舜、文、武之心，則事之難平者迎刃而解矣，情之難見者迎目而分矣。❺其於定天下之亂，必謀謨於廟堂之

❶「頊」，原作「湏」，據清鈔本改。
❷「自」，原脱，據清鈔本補。
❸「詿」，原作「註」，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匡」，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❺「目」，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間，而折衝於千里之外矣。無或如今之人，汎然毛舉州郡之事，以塞責而已。

某自荆、襄避寇，漂流傍嶺，❶安貧而無求。惟抱孤忠，憤國威之未振耳，故敢僭易。

與高抑崇書

宣和之末，先君至京師，訪俊秀於祭酒楊公，❷首以閣下爲稱。❸

逮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大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其不來。」既而聞至，則受命，又自計曰：「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聞有退詩賦、進經義之請，又自計曰：「此建明人紀之漸也。」此請既行，日月久矣，寂無所聞。及見請行幸太學之表，某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斯請，而有斯言也。自中原失守，鑾輿南渡，行幸之所雖無定計，然尚仇虜而不爲之臣也。及今柄臣擅國，違天逆理，專事阿黨，利惑君心，壹塞義理之路，❹而汲引庸佞，戕伐國本，以奉事仇敵，襲舊京敗亡之道。

昔秦、楚敵國，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强力姦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痛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夷狄，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❺坐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者也。

❶「漂」，清鈔本作「滯」。
❷「訪」，原作「諸」，據清鈔本改。
❸「首」上，清鈔本、四庫本重「公」字。
❹「壹」，原脱，據清鈔本補。
❺「子」，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別本補。」清鈔本、四庫本作「子」，今從。

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夷狄之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夷狄之君，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

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衈民隱，躬擐甲胄，與天下均其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爲虜封；園陵暴露，不得瞻守；❶宗族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❷人民困苦，不得鳩集；怨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以爲有大功乎！

閣下受其知遇，何不懇懇爲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也。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覩忘仇滅理，北面夷狄，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行掃地盡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毁之乎！

《春秋》之義，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歷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况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必與之俱矣。

❶「守」，原作「宇」，據清鈔本改。
❷「分」，原作「土」，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某素以閣下爲一世人物，❶心所期望，義不得默，惟留意以無負名賢知許。

與曾吉甫書三首

方今聖學衰微，士風卑陋，可與共爲仁者極少。自非得真積力久，名世大賢作而振之，則人道何由而立？然遊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雖未獲親炙，叩其所安，然言論風旨傳聞於人者，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審如是，則後學將安所止也，只如王學士説佛氏：「實見道體，差了塗轍，❷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大意雖是，而言語則有病矣。何以言之？某竊覩子夏所謂「君子之道，❸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又伊川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❹只是一貫，不可謂上面一節。事無形無影，却待人之安排，教入途轍也。既云途轍，則只是一箇途轍。」若佛氏實見道體，❺則途轍何緣有差？故伊川謂佛氏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既以爲「實見」，又言「差了途轍」，豈不迷亂學者哉？

伏讀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耳。見處偏，故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勾斷。竊仰

❶「某」，原作「其」，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士」，原作「氏」，據清鈔本、四庫本改。「體差了」，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某」，原作「其」，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枝」，原作「根」，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實」，原作「貫」，據清鈔本改。

所見分明親切，足爲後學津梁，正先人平日期望之意也。然吾丈又一書，既言「自可欲之善，至於聖神，若大路然，何疑何殆？」却又言「至於未發時一段，須力行以造極，自然明見」。竊疑前後似相抵悟，不知精意何如？伏幸垂教。

楊先生《中庸解》謂：「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按子思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楊先生指未發時爲寂然不動也。頃侍坐時嘗及此，謂「喜怒哀樂未發」，恐説「寂然不動」未得。

吾文曰：「楊先生如此解，某悚然愧懼。」竊謂於先覺所言，但當信受奉行，遂不復啓齒。今來教舉尹先生之説亦如是。某反覆究觀，茫然莫知所謂。「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矣。

竊謂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段也。心之體段，則聖人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生同一性也；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夫聖人盡性，故感物而靜，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生不能盡性，故感物而動，然後朋從爾思，而不得其正矣。若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尹先生乃以未發爲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絶世之至行，❶舉非真心耶？某雖粗承過庭之訓，而未嘗廣交天下之英，寡陋爲甚，矧今孤露，苟不肆言，激精微之論，以祛蒙除蔽，

❶「世」，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則將終身如是而已矣。故此言非敢直詆二先生，所以求教也。

二先生，萬夫之望，百世師表，所言但當信從，不可妄疑其失。然審問明辨，《中庸》之訓也。有所未明，不敢但已，承舉先君子之言爲誨，愴然内傷，如見顔色。惟先君子所謂「不起不滅」者，正以「静亦存，動亦存」而言也。與《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大意相符，非若二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爲寂然不動也。

某愚謂方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也；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而非庸人之所及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更不用擬議也。「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否？若下不得，即知其立意自不同，不可合爲一説矣。恐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非苟然也。心性，固是名，然名者，實之表著也。義各不同，故名亦異，難直混爲一事也。尹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爲真心，❶既已未發，恐難指爲心。

又讀前教，❷蓋尹先生所論已發未發却偏指未發爲真心，❸故某疑其不然。今蒙垂誨，❹若見真心，則已發未發皆真，自是釋然無疑矣。

來教又云：「政使不見自真」，竊所未曉，惟不以煩瀆爲非。

❶「尹」，原作「伊」，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又」，原作「人」，據清鈔本改。
❸上「未發」，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垂」，原作「坐」，據清鈔本改。

與劉信叔書五首

天家暫寓江南，自東海至西蜀，延袤幾萬里，而太尉控制之地，辟如人身，適當腰膂。腰膂强，則手足舉，而元首興矣。

昔自晉及南朝，❶荆州，財賦甲兵當江南之半，真天下重任也。由丁未歲以來，屢遭屠破，赤地千里。逮乙卯歲，群盜盡帖之後，州縣建置，二十有五年矣。今猶極目蒿萊，開墾不及十之二三者，由前此執國命者以爲繭絲，不以爲保障也。是以人户輸納之數少，而上供之數多。舉此一端不遺，❷民何由來集，❸而望蕃庶耶！

太尉，國家謀士信臣也，宜以其實爲上言之。若得徭役遂希，賦斂遂薄，勞來安集，❹數年之後，便可富庶而士馬精强，以之守禦攻伐，無不如志矣。所以敢言之者，爲太尉天下人望，而某嘗蒙眷顧之重故也。

伏聞戴承天寵增俸敓田，❺上思舊勳，致此恩數。深原其旨，可爲太尉賀，又可爲天下忠臣義士賀也。上晦養海濱二十餘年，必有漢祖欲東之意，將行周宣「六月」之事，所以慨然發中旌，禮勳賢，爲起用之漸。太尉平日發舒有期矣，天下忠臣義士行有風雲之會，豈不可賀？

雖有尊主攘夷之心，然戰戰兢兢者，曾參所以全其身；慄慄危懼者，成湯所以大

❶「自」，原脱，據清鈔本補。
❷「不」，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集」，原作「其」，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集」，原作「某」，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敓」，原作「放」，據清鈔本改。

其業。推此心也，發而爲思。❶愚望太尉以聖賢此心爲寶，寶而持之。一旦當事任，則賢才可進，人心可收，中原可定，夷狄可服，而君父之仇可報可雪矣。

治道以卹民爲本。而卹民有道，必先鋤姦惡，然後善良得安其業。而鋤姦惡之道，則以得人爲本也。荀卿有言：「弓良，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若忠誠不足，雖有材用，譬諸豺狼，不可邇。新幕屬向沈，其父忠毅公臨難死節，聞於天下。渠未嘗忘奪大辱之積志也，❷然恥妄攀附奇蹇，至今忠信誠慤，遇事不苟。若蒙知察，不以常人遇之，渠必欣然願居幕府，決能有補於高明，庶幾可以比方董幼宰、徐元直乎！❸不然，未必不逡巡不就矣。太尉問某使言，❹故敢僭越。

嶽廟百五十年間，天降之災者，再矣。某竊嘗探討天道與人事本於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豈有二哉？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此三代之制，不可改也。五嶽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又況嶽神者，總集一方之誠，通天通地，變化莫測，今乃爲之象貌，爲之立配，爲之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祇，不亦甚乎！禮官能乘天災，遂建此議以復古制，則大善矣。不然，勞民費財，豈易得成？既已請於朝，能少須之，❺奉命從事，

❶「發而」，原脱，據四庫本補。清鈔本作「際天」。
❷「奪」，清鈔本作「奮」。
❸「比」，原作「此」，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問」，原作「聞」，據清鈔本改。
❺「須」，原無，據清鈔本補。

庶幾無失也。太尉高明，何資愚者之見，以蒙謙下之命，不敢不獻其衷。

荆、❶湘之間，有主户不知愛養客户，客户力微，無所赴訴者。往年，鄂守莊公綽言於朝，請買賣土田不得載客户於契書，聽其自便。朝廷攽行其説，❷湘人群起而竊議，❸莫不咎莊公之請。争客户之訟，有至十年不决者。某因躬耕之際，稽諸天道，察諸人情，則貴賤之相待，高下之相承，蓋理之自然也。蜂屯蟻聚，亦有君臣之義，况人爲萬物之靈乎？是以自都甸至於州，自州至於縣，自縣至於都保，自都保至於主户，自主户至於客户，遞相聽從，以供王事，不可一旦廢也。則豈可聽客户自便，使主户不得繫屬之哉？

夫客户，依主户以生，當供其役使，從其約束者也。而客户或稟性狼悖，不知上下之分；或習學末作，不力耕桑之業；或肆飲博而盜竊，而不聽檢束；或無妻之户，誘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餘，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户名，便欲脱離主户而去。凡此五者，主户訟於官，當爲之痛治，不可聽其從便也。而不可不聽客户之從便，則有一焉。夫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者也。是以雖天子之貴，而保民如赤子，况主户之於客户本皆齊民乎！故主户之於客户，當爲之安立生業，勸其耕耨，平其收斂，哀其憂而賀其喜，使之生足樂而死無憾，則世世服役，雖逐之不去矣。若主户者

❶「荆」，原脱，據四庫本補。
❷「攽」，原作「頒」，據清鈔本改。
❸「群」，原殘作「君」，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不知保愛客户，呼之以奴狗，用之以牛羊，致其父母妻子盻盻相視，愕然喪其樂生之心，忘其懷土重遷之真性，惟恐去之不速者，則主户之罪也。夫如是，官當戒斥主户，不受其訴，❶使知反身思善，各務保愛客户，一切細民均被天子之澤，咸樂其生矣。其有補於政教，豈不大哉？

如愚言或可採，當官者能合議，書爲條目，行下一路，以稱明天子倚仗仁賢、教養斯民之意，不勝幸甚！

與元仲兄書二首

某觀來書，❷頗推信釋氏，此誤之大者。某輒有獻焉。

河南先生舉世皆以爲得聖人之道者，某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兄不事科舉，杜門讀書，有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交朋友，使奴隸，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必如是行之，而後慊於心。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爲者。曾不知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於是。聖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耳，蓋不可以有適莫也。

今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爲幻化。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爲妄想粗迹，絶而不爲，別談精妙者謂之道。則未知其所指之心，將何以爲心？所見之性，將何以爲性？言雖窮高極微，而行不即乎人心。兄以爲最親切，得無未之

❶「訴」，原作「訢」，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某」，四庫本作「頃」。

思乎？

昔孔子下學而上達，及傳心要，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曷嘗如釋氏離物而談道哉？曾子傳子思，亦曰：「可離，非道也。」見此，則心迹不判，天人不二，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天地之間，何物非我？何我非物？仁之爲體要，義之爲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焉。此道之所以爲至也。釋氏隘狹褊小，雖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爲事，絶滅天倫，屏棄天理，然後以爲道，亦大有適莫矣，非邪説暴行之大者乎？

方今聖學衰微，自非真積力久之儒開而闢之，則天下之禍未易息矣。昨寄答曾漕書去，兄以書來，曰：「叔以主張名教爲心，其論甚正。」名教釋教，豈有心於分別，惟其是而已矣。釋教是也，名教非也，而欲主張名教，則私心矣。言豈能正乎？名教是也，釋教非也，則言必名教矣，豈有心於主張耶！其有心於主張者，二以私心也，言二豈能正乎？大人所言，蓋任理而言，以闢邪説，非苟以主張名教爲心而已也。

兄力學有年，行義信於鄉黨，後進之所矜式，願益弘聖人之正道，勿過聽釋氏之邪説。時賜警誨，某之願也。

昨蒙報教，反覆十讀，謹思自得之至言，博求之大論，以爲學道之規程，知言之蹊轍，不敢忘也。至於致疑聖人以爲未盡，推信釋氏以爲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

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何以言之？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着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是以仲尼從心而

以不踰矩爲至，❶故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聖人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體用合一，未嘗偏也。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萬物不備，❷謂本身而誠，❸某不信也。釋氏毁性命，滅典則，故以事爲障，以理爲障，❹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物我兼忘，與天下大同也。以其不識本宗，故言雖精微，行則顛沛，其去仁遠矣。正是小智自私之流，謂之大覺，可乎？若大本既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爲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詖淫蕩、奇邪流遁之詞善迷人之意，使人醉生夢死，❺不自知覺。故伊川謂學者於釋氏「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非苟言也。

兄在家有孝弟之行，居鄉有信善之實，行之於身而安，施之於父母妻子而順，於性命之理得矣。奈何有弗察而推信之耶！不知釋教有聖人所未嘗言者何道，言而未盡者何事，乞一一見教。至如文中子謂「佛爲西方聖人，施之中國則泥」。夫聖人與天地合德，其生則有方所，其道豈有方所而施之中國則泥哉？且其教，天竺國人自不可皆從之。其泥而不可行，施於四夷八蠻皆然，何獨中國？使天道可已，秉彝可滅，則有行而不泥之方矣，然烏有是哉？

肆筆縱言，尚幸垂誨。

❶「以不」，原作「不以」，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萬物不備」，潛園删，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删。」清鈔本、四庫本均有此四字。
❸「本」，清鈔本、四庫本作「反」。
❹「以理爲障」，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❺「人」，四庫本作「之」。

與陳應之書

頃蒙頒惠先集，伏讀再三。見諫議雖去言路，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剔抉姦邪，披其根而破其膽。坐是流離，至死不悔，大名揚於天下，昭若日月。執事遵守洪業，故得簡在上心，復寮宥密，雖不當言責，然後爲國家深思遠慮，固當異於人也。

某竊謂今日之事，名與實反，言與事乖，忘仇而曰愛民，降虜而曰和戎，方衰而曰中興。執此以爲國是，堅不可破，有動摇者竄逐隨之，忠臣義士雖欲建言，亦何恃而敢？夫壅塞言路，行於治安之時尚且不可，况今日危急存亡之秋乎？

某之愚計，以爲上春秋已踰鼎盛之時，自汴都横潰，皇宗北徙，枝葉未茂，維城之助，有識爲憂，而儲副未建，何以係天下之望？若群臣密謀，❶以此義達於左右前後，有思慮其力可以回天者，使明知利害者多，然後言上，東宫儻得早建乎！於是廣搜天下之英俊，使與居處出入，庶乎有變通之道，於將來可以弭禍亂而救危亡也。則諫議忠於國家之志，益昭光明正大矣。

某少壯之時，自知禀賦蹇薄，頹心滎進，又更歷艱難，念益灰冷，惟忠與孝出於天性。鑒觀前代，揆今日之事，愚實寒心，中夜撫膺，慨然興歎，敢以愚慮告於知己。真如河濱之人將負土以塞孟津者，❷力雖不逮，是心豈可忘也。

❶「群」，原作「郡」，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負」，清鈔本作「捧」。

與樊茂實書

丙午歲暌異，至戊子才一通問，以迄於今。仰惟進德，不可量也。

伊洛老師爲人心切，標題「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之道。而後知學者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亹亹可聽，臨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

察院學該本末，必無偏而不起之處，以爲今日之事何如也？天理存乎？不存乎？人欲肆乎？不肆乎？天理純而人欲消者，❶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人欲者，五伯是也。以人欲行而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以至於五代之興王盛主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必不亡；行十分之人欲而當亂世者，必不存。其昭然如日月，斷然如符契。大綱隳壞，人欲滔天，未有如斯時者也。察院將何以救之？嗚呼！世道窮矣，而國儲君副未定，若能積其誠意，孚於上下，大論朝發，春宮夕建，輔之以智慮謀略之士，庶幾有變通於將來乎！

某年餘半百，多病已衰，不足爲世用矣，所以區區進言者，螻蟻天性，疾痛切身，不得已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守官者之常式耳。君子以康濟爲心，言不苟發，期於必中；事不苟言，期於有成。所以革蠹成新則爲之，可以表正天下則爲之。一身之去就，輕如鴻毛，不足計。公其勉旃，以慰朋從之望。

❶「純」，原作「絶」，據清鈔本改。

與汪聖錫書

人傳除目，❶知公漸登華近，可以行志，喜而不寐。大丈夫得路，固將輔是君，而濟斯民也。若隨行逐列，❷汩没塵中，不知大慮，則與常人何異哉！爲天下者，譬諸爲大厦，大厦將傾，必遷地易鄉，築正柱石，更掄棟梁，然後可也。而主人謙退未遑，祇欲修一榱，易一桷而已，❸是果有益於大厦之傾乎！踐履動摇，其傾必速。

都司謂今日之事勢何如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然後可久。若能密贊於萬化之原，使國有儲君有副，輔之以端人正士，庶幾有變通於將來。不然，則天下孰敢有夏少康之望哉！由今之道，守今之術，以東南無根本藩垣之固，而欲與夷狄中原持久，是誠可爲寒心。

某年齡雖未齒，髮已衰，邇來疾病日侵，❹待盡而已。所願如都司輩人，舍頭目腦髓，爲天下布施也。雖然，舍之易，舍之而有益爲難。故聖人在暌乖未合之時，有見惡人之弘大，有遇主於巷之忠誠，不直情徑行求必濟，不阿諛苟合而但已，都司以爲何如？

與沈元簡書

竊惟古聖人之言，無不入時事者。孟子亞聖，故其言與聖人相似。其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❶「目」，原作「因」，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逐」，原作「遂」，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桷」，原作「角」，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日」，清鈔本、四庫本作「益」。

也。」今日華夏衰亡，夷狄强盛，天子卑微，夷狄尊顯。以人事言之，倒行逆施，不可之甚者也。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如此，一盛一衰，運行不已以成命。惟聖人參和天地，❶不淪於時，❷命之一偏，而失天性之大體，必自理於衰微之内，以須興盛之復，如夏少康堅忍自立於寒浞之時，而不委諸命是也。是故草木之凋落，所以滋根也；龍蛇之蟠蟄，將以王神也。根滋，然後發生有望；神王，然後變化莫測。今也花葉雖落，而根不滋；牙角雖蟄，而神不王。委於命，而不理其性。察院將何以救之？

某竊謂治亂興廢，循環無端，本無定體，顧在忠臣義士變化何如耳！今日事之大且急，有如國儲者乎？孰能奮不顧身，建此大議乎？昔司馬文正居官下位，❸猶敢發於平時，況今日耶？事若有定，❹輔以端正深思遠識之士，庶幾有變通於將來。不然，天下之事誠可寒心也已。古人立朝，扶顛持危，發言動聽者，其言不枉，❺其事不苟，至誠孚於上下，奠而後發，發而必中。

察院積學醇深，何用愚者進言，然千慮一得，想賢者亦願聞也。

與向伯元書

窮居杜門，躬理耕植，時讀經史，以求寡過。所恨離索，無講論之益耳。知代者

❶「和」，原作「知」，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不」，原作「以」，據清鈔本改。
❸「位」，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若」，原作「君」，潛園改，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改。」四庫本作「君」，清鈔本作「若」。
❺「枉」，原作「狂」，據清鈔本改。

未來，利害可以興除者，計仁者猶不倦也。

經界，真良法也。其初，依大禹九等法定，❶乃爲盡善。主議者堅執三等，以爲簡易。事既行矣，今再有旨令去害民者，若於今所定三等中分爲九等，雖有一時之煩勞，既定，則爲久遠之利，惠及一路，其德豈小哉！又不知令逐縣均税乎？逐鄉均税乎？欲逐縣均，須是深思博訪，曉然見逐鄉民户納税，遠近難易，然後一縣之税可均也。若逐鄉均，則一縣之税，諸鄉不同恐。❷須於砧基簿總田上中下處各書其税數可也。上田一畝，税若干升合，中下亦如之。若不如此書，則民户不知所合承税數，❸税數出於鄉司輕重之手，❹而民受其弊矣。

與丁提刑書

論爲學者，貴於窮萬物之義；論爲治者，貴於識百職之體。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聖人何憂？學者，所以學爲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豈可勝言？聖人心在天下，豈得不以爲憂？

明公持節登車，來臨澤國，有澄清之志，有愛民之誠。惜乎講之不素，未得憲臺

❶「法定」，四庫本作「之法」。
❷「恐」，原脱，據清鈔本補。
❸「所」，原脱，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清鈔本作「所」，今從。
❹「手」，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之體也。憲臺者，法令之所在也，綱紀之所憑也。行法令，振綱紀，❶莫大於舉才能，刺姦宄，❷使盜賊屏息不敢作，刑獄清明得其情而已。今明公不然，大攬七郡、一監、三州、六縣之詞訟而畢聽之，竊恐失其職也。古人有言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明公憤郡守縣令之不治，哀在下細民之冤若失職，慨然欲使之各得其所者，何不審察守令之行事，博採於輿言？治有善最者，舉而揚之，則莫敢不勸矣。

與黃繼道書

侍郎以明哲之資，抱經濟之學，不知以今之世爲何等世也。務引責難，天下望焉。某雖未獲承教，然寄示《語解》之德不可忘，故不敢不盡其忠。

孔子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雖成事不説，遂事不諫，然事既未往而猶在也，可但已乎？朝中熙洽安居，無一興作，而遠方自困敝極矣。上下相蒙，不知其終，此愚者在閒曠猶寢食不能以自安者，況參法從當論思獻納之任者乎！願進忠嘉，以慰天下之望。

與柳允升書

辱書，不意令祖母傾逝。《禮》曰：「父在，爲母齊衰期。」❸在齊衰中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喪禮見也。父爲至尊，至尊在，

❶「綱紀」，原作「紀綱」，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宄」，原作「究」，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期」，原脱，據清鈔本補。

則不得伸其私尊。於嫡母如此，於妾母則又不得如此矣。

與張欽夫書

愚無知，而賢者過聽，以爲似有所聞，可以論學，下問以爲仁之方。世衰道微，及此者鮮，過望，幸甚！第某孤陋，不足以發賢者之深思也，然蒙謙下之誠，不敢虚辱，請試道愚見。

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令尹子文之忠，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如陳文子之清，亦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亦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後可以察己之偏而習於正。乍見孺子入井之時，❶孟子舉一隅耳。若内交，若要譽，若惡其聲，此淺陋之私，甚易見也。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不得爲仁，則難識也。欽夫試思之。此言或有理，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可見乎！

又

尋常士子講學，舉疑義，欲相滋益，其不復嗣音者多矣。向以子文、文子不得爲仁之義聞於左右，❷左右久而不忘，❸復以見教，此所以加於人一等也。來教曰：「仁豈易言哉！須會於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見焉者，可也。」此言誠是也。

某反覆來教，以左右未能進於此者。

❶「時」，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仁」，原作「文」，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久」，原作「又」，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然則欲進於此，奈何？左右試以身處子文、文子之地，按其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者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孤陋據所到而言，未必是也，惟留意裁察，幸甚！

又

示諭子文、文子之説，善矣。然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爲天也，須明得天理盡，❶然後克己以終之。以聖門實不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難到，所以顔回、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爲了也。

欽夫高明謙下，愚見及此，不敢不告，然亦未必便是極致也。有以見教，却望毋惜。

又

學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秦、漢而下興者，雖是英雄，亦豈能勝於聖人哉？改制立法，出其私意，一世不如一世。至於近世，壞亂極矣。

欲復古者，最是田制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於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今掃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

❶「天」，原作「失」，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今保伍之法猶在，就其由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自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耳。圖畫是死法，無用也。心之精微，筆舌豈能既哉？其法具在方策，只是散亂不成條理，精考精思，便自可見。

又

昨蒙不棄，訪以大道，殊激頹衷。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爲先也。然非親之，則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終有疑，必待人印證也。左右既進乎實，第必敬以持之，高明博厚，日進無疆。聖門有人，幸甚，幸甚！

又

不意尊夫人傾背，伏惟孺慕號絶，何以堪居。然先王制禮，❶歸於一者也，所以消息以道，毋過摧傷，勉襄大事。古之人進德脩業，正在難處之間，要不失至理而已。

又

疊蒙相公親翰之賜，又蒙特遣名醫爲之切脉察病，而叔父處又傳致均念之厚，下

❶「王」，原作「生」，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情感戴，不可言宣。❶竊伏自念，所以得此者，豈不以其粗能安貧守道，或不玷其先人故乎！大君子顧眄後進，成人之美，幸甚，幸甚！

愚望相公推此心，廣收天下真才實能忠信之士，使無遺棄，以俟明天子赫然震怒，欲匡天下，圖仕舊勳，則拔茅連茹，使各盡其器用，臨時無乏，使之嗟而中原可復矣。此固相公之素有，區區之意，自不能已耳，不敢專札塵瀆告代，❷次致此愚誠。❸

又

比得款論，竊識左右胸中正矣，大矣。大體既是，正好用功，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直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吉凶與民同患，爲天之所爲矣。此聖門事業也。欽夫勉之哉！則又有進於左右者。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於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一進，末至「從心所欲不踰矩」，❹方才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稱孔子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爲大結之，更不稱仲尼也。

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爲盡在己，自以爲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門，乃是自暴自棄耳。左右方妙年，所見大體已是。

❶「宣」，清鈔本、四庫本作「陳」。
❷「代」，清鈔本作「待」。
❸「次」，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愚誠」，原作「誠愚」，據清鈔本、四庫本乙。
❹「所」，原作「不」，據四庫本及《論語·爲政》改。

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曾、顏地位何患不到？[1]欽夫戒之哉！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也，今且當以速成爲戒耳。

某病渴已十餘年，又見中外兄弟皆不壽，心常不自保。道學不明，夷狄禽獸，逼人甚矣，未有能振起者。欽夫資稟穎異，故樂以告，不自知其愚也。有不中理，却幸指摘，當益思其所未至。

又

辱示《希顏録》，足見稽考之勤。輒忘孤陋，肆筆寫其所聞，未必皆當也。欽夫所得，却以見告，至望。先賢之言，去取大是難事。如《程子語録》云：[2]「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充擴之。」此乃常人，非顏子也。既是小，則如何謂之完具？若論秉彝，則人人完具也，何獨顏子？顏子所以資稟過人者，正以其大，便有一箇合德於天地氣象也。此段正先生所謂「一兩字錯，便轉了只訛得他意」，此類是矣。又如《正蒙》云：「顏氏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似如此迫切，亦説顏子未着也。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楊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恐亦未免於陋也。欽夫勇猛精進，諸人有未到處，他日當自見。以下喻謙勤，故不敢不摘其一二也。

[1]「何」，原無，據清鈔本補。

[2]「云」，原作「去」，據《二程遺書》卷三《謝顯道記憶平日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無「去」字，形近而訛，今徑改。

又

《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亦不爲無益。若篤論君子，❶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得而行也。❷其説夫子奔軼絶塵事，類如此矣。如關西夫子説顔子之歎，於顔子分上雖未精審，❸然正學者之所當有事也。與「欲一朝而至」迫切之語，❹蓋不同矣。龜山如字之解，左右之論，是也。

某之意，《希顔録》如《易》、《論語》、《中庸》之説，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説，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久長，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❺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有常，從容規矩，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而不過也。

與彪德美書

辱示以所見，甚慰。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空言泛泛，何益於吾身。上蔡先生「仁敬」二字，乃無透漏之法門，惟益勉旃，以副所望。

❶「論」，四庫本作「信」。
❷「得」，四庫本作「依」。
❸「審」，四庫本作「當」。
❹「與」，原作「無」，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漬」，原作「積」，據清鈔本改。

又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知公如何分解？須是指摘分明説出，難爲模糊説也。看《通鑑》有得，毋惜以一二精義見教。吾徒幸不蔽固於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志於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耳。吾友勉之！

又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更曾細觀《語録》，入思慮否？「陰陽亦形而下者」，此語如何？理趣須是自通貫，隨人言語是不可也。某見侯先生説此句，信以爲是，更不致思，前日頓省猶未是也。經可易讀乎？如尹先生《語解》，亦未可輕易，恐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樹之笑也。❶如何？某年齒往矣，雖摧頹，而志方欲振耀，所望直諒之友左提右挈，庶幾不喪素志乎！勉之，勉之！交相警戒，可也。

又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未發已發不同。體用一源，不於已發未發而分也。宜深思之。

❶「恐」，原作「忠」，據清鈔本改。

又

所見果分明，不必虛爲謙讓。若未分明，正要提起熟講，然後可望上達。天命至微，自非亞聖大賢，孰敢便謂已貫通。惟是念念不忘，庶幾日日有功，不至墜墮也。

又

左右書詞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如聖賢，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身不能至，❶則大非所望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不特爲政，學亦如是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此養心之要道。今欲進學而不終，其去仁也遠矣，吾友勉之哉！

又

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業決可繼也。史書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❷其年紀、世次、興亡，大致嘗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鴻荒之世，所可知者，則未嘗深考之也。今博取群書，取其中於理，不至誣罔聖人者，用編年爲紀，如《通鑑》然，名之曰《皇王大紀》。考據三代，雖未精當，然亦粗有條理，可辨王伯，不至紛紛駁雜如前史所紀也。

❶「身」，清鈔本、四庫本無。
❷「威」，原作「成」，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又

黄、沈有《論語説》，某因其説，亦有數段。學問不可不講，講看，便見病敗也。前輩彫零殆盡，❶續之使不絶，正在後輩，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直須如粥飯，不可少一頓可也。又况欲張而大之乎！

嗚呼！執書册，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而已矣。切不可不戒也。

又

社祭禮秩視三公，不知有何經可以爲証。伐鼓於社，以助陽也，非責社也。變置者，更新壇位，盡敬焉耳，非責罰也。更試思之，有可見告者，無吝反覆。明道所謂不有益於此，必有益於彼，❷不可寢默但已也。

又

聞有相從欲學文者，須依東坡之法，令熟讀《左氏》、兩《漢》、韓、柳之文，則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觀者。因是虎變，亦未可知也。若苟且近功，辟如萬户碁子争勝負，能提先手，超邁等倫乎？

又

天帝精義，須自有説，但恐思之未至

❶「殆」，原作「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彼」，原作「此」，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耳。不可便以《孝經》之言爲不是，須反覆思索可也。禘嚳郊稷，却似無可疑者。太王爲狄所攻，屈己事之，豈得已哉！可謂之樂天乎？

又

郊社之禮，建正之義，考之頗詳，然恨未精也。如蜡祭，既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何可謂以八神爲主？社主報嗇，❶其祭在春，首見於何經？地固配天，謂當立北郊方丘，與天分庭抗禮，恐於義理不然，更思以見教。三王建正不易月，《通鑑》紀秦、漢已遵用矣。《大紀》中固已紀實。更進者，❷《通鑑》可也。

又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却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誠如教語也。

又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蓋脩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與造化同，於脩短亦聽之，未嘗别致力也。此所以爲聖人歟？在衆人，則不奈何着死耳。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

飲水曲肱，安静中樂，未是真實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静中，乃是真

❶「主」，原作「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進」，清鈔本、四庫本作「精」。

樂也。❶此事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後已也。

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汩没終身，永無超越之期矣。衆人汩没不自知覺，可憐，可憐！

又

下諭衛所以爲變風之首者。伊川云：「以衛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國故也。」嘗考衛頃公之薨，在夷王末年，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見諸侯，未見諸侯有相吞併者。伊川云：「衛首并邶、鄘」，據《詩》而言，可信也。故各繫其國，以見衛之罪也。文中子爲《小雅》爲周之盛者，言其初也；季子以爲周之衰者，言其末也。其從如雲如雨如水，恐先公之説得其要也。何以言之？夫民，從君者也。君從之，❷然後臣民從之。聖人之法常在於端本清源，豈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

又

《關雎序》云：「不淫其色。」故伊川言：「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求淑女，詩人之意也。」此雖先生之説，然録者亦多誤，未可全信也。

先生之説，何以未可信？爲《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故也。❸若是詩人之意，即非后妃之德矣。后妃之德，以不妬忌爲至，❹

❶「是」，原作「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君從之」，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言」，原作「皆」，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至」，原作「主」，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故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進其賢而已，非以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使后妃有是德，則人君不脩內行等事，一切消磨掃除殆盡，雖欲發而不可得。此《易》之所謂女貞者也。深考此説，則伯氏之言非苟發矣。

又

《大紀》工夫不敢輟。首盤古，不可移也。事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理則可存者存，可削者削。近於三皇之世，載些語言甚有意思，俟回見求益也。

來書末後所贊鄙言，因事憤發，既以自警，又以奉告。❶若不於此省悟着工夫，真可惜逡巡枉過一生也。臨死而後悔之，則無及矣。德美當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不知覺也。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區區於一物之中，可惜哉！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於一物，可惜哉！

某爲此言者，非謂德美爲事物驅役也，大概相警發耳。其爲事物所驅役，不爲事物所驅役，惟德美自知之，某不得而與知也。勉之，勉之！

又

井田封建，施仁恩之大端也。商鞅、王莽事甚明白，在所不論。董子限田之策，欲漸近古。而唐宗府兵之制，亦師古者也，更

❶「又」，原作「人」，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能將歷代田税制度精考，❶幸甚！

周之宗廟只在鎬，却於經無可據之文，而在洛，却有可據之事。當時周公營洛邑，郊於此，社於此，烝於此，諸侯朝於此，祼太室，行封賞於此，似宗廟在洛無疑也。故康王命畢公之文，直以洛邑爲王室。❷

唐、虞五載一巡狩，周制六年王乃時巡，車徒簡易，非如後世有千乘萬騎，辨嚴之難也。四時來朝享，何難之有？洛在畿疆之内，無告行之禮，若適諸侯，則告行，亦非難事也。諸侯來朝享，禮必行於廟，報功行賞，亦必於廟，則洛邑固已朝諸侯，行封賞矣。故曰以宗廟在洛無疑也。

惟告朝一事，思天子以祝文遣使，命東郊大臣代告，疑亦可也。但無經文可証耳。主命之文，爲出疆設祭祖禰，❸告命爲主，事有主名，非可泛行他事爲文，❹況祭祀必於宗廟，而可行於疆外乎！

或謂設虚廟於洛，載主在於是，遇時祭則祭，如烝於文王、武王是也。《禮》曰：「當七廟五廟無虚主。」則廟不可虚設矣，則所謂四嶽之下皆有廟榭。

又曰：❺「明堂見於泰山。」不知據何經而云然乎？成周宣榭火，是周東遷，平王都於此矣。❻其有固宜，又何可引以爲証也？切更思之。

❶「精考」，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王」，原作「三」，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祭」，原脱，據四庫本補。「祖」，原作「組」，據四庫本改。
❹「爲」，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又」，原作「人」，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❻「王」，原作「主」，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又

郊社之義，謹案孔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王者祭天於郊南，面陰也。陰氣者，地之體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天地之大義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具牛羊豕爲太牢。❶太牢固非特牲，又安知其非□□乎？❷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王者，父天母地，不必事事同，然後爲禮。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自有等降也。只如人事父母，其孝愛之心則一，其事則不可同矣。禮以節文爲主，若無節文，乃非禮也。《周禮》成於劉歆，歆是不知三綱之人，其書不可引以爲証。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當以活法觀，若以死法觀之，則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諸侯而爲大夫。諸侯大夫莫非有功於民，乃得爲諸侯大夫，若以得乎天子諸侯而爲諸侯大夫，成甚説話。謂變置社稷，如天子變置諸侯。若欲變置土穀，則土穀不可變；若欲變置勾龍周棄，❸則一世偉人英靈在天，❹不可以比。無道諸侯，誅責而變置之也必矣。

又旱乾水溢，人主當反躬修行，今反加誅罰於鬼神，果何義耶！《曲禮》下篇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偏。」來教謂：「《禮》曰：『天子祭天地，祭社

❶「爲」，原重文，據清鈔本、四庫本删一「爲」字。
❷「□□」，四庫本作「牛羊」。
❸「土穀」至「變置」十二字，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十二字，今從。「可變」下，清鈔本、四庫本有「置」字。
❹「天」，原脱，據四庫本補。

稷，祭五祀。』」出於何篇也？《曲禮》下篇又曰：「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夫天固諸侯之所不得祭，地雖爲母道，又妻道也，臣道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❶諸侯各以其方色，是諸侯雖祭天，❷而比之天子則有等矣。諸侯方祀，殆爲是乎！夫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人之不敢繼祖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又案孔子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❸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其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又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❹又曰：「夫禮必本於天，殽以降命。❺命降於社之謂殽地。」❻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禮雖無明文，猶當以義起，況順於理義，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更加深思博觀天下之義理可也。

又

示諭數端，皆列聖因革大致也。謾具鄙見，幸却指其未到。

建正，自黄帝、堯、舜皆建寅，夏后氏受禪，因而不革也。商之所以建丑，周之所以

❶「土」，原作「上」，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天」，四庫本作「地」，清鈔本爲空格。
❸「社」，原作「地」，據《禮記·禮運》改。
❹「社祭土」，原作「郊祭上」，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以」，原脱，據清鈔本補。
❻「地」，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建子者，爲天道至微，所以因革命改建，❶所以發明三陽之義，以詔天下後世。其旨深遠，不可淺近看也。二帝而上，恐未有是也。

服色，恐是垂五德之運。禹平水土，北方黑，故尚黑。湯征伐，西方金，故尚白。周亦征伐，火克金，故尚赤。不只以物生之色爲上也。

忠、質、文之更尚，承忠之弊以敬，太史公之言非是。忠與質相近，大抵虞、夏質，殷、周文。殷人以木輅爲先輅，是尚質也。周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❷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❸玉笄，朱紘，其文可知也。聖人欲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是文質參用也。周以玉輅爲先輅，今乘殷之輅，謂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亦可也。

禮樂之儀章器數須有本文，爲之記可也，不可謂之經，以其是有司之事耳。若《禮》之理、《樂》之義，則存乎《易》、《詩》、《書》、《春秋》之中矣，故通謂之《六經》。

貢賦，王畿之内，穀粟自足用，若夫禮樂制度所須之物，則取之九州四海然後足。故任土作貢，各以其所出，不必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税也。

又

魯惠欲以私愛立桓公，隱公承父之志，不立乎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讓桓，則與有罪矣。傳説未可非也。

❶「革」，原脱，據清鈔本補。
❷「玄」，原避清康熙帝名諱作「元」，今改回。
❸「玉」，原作「王」，據《周禮·夏官司馬》改。

首止之盟，義繫於齊桓之會王世子，而不繫於王世子會齊桓。無虧之殺，❶義繫於宋襄，而不繫於齊人。齊昭殺孝公之子，三傳不載，未詳其事，不可鑿也。春秋之時，天子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爲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爲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罪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聖人權輕重，不失毫釐。君子積數十年探討之心而爲之傳，豈苟然也。

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後講論，乃能大有益耳。若見一義即立一説，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

又

承討論《春秋》學，某未能得髓，何足以辱公問？姑道所見。大一統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當更用首年也。❷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陽之發，天道至微，聖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於易民觀聽也。易月之意，無可疑者。聖人制作萬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憚乎！一箇「春」字，便是行夏之時，正次王，王次春，則旨意又別也。❸以《周書》考之，嗣子即位於初喪者也。踰年

❶「虧」，原作「騎」，據清鈔本、四庫本及《左傳》改。
❷「當更」，原作「更當」，據清鈔本乙。
❸「旨」，原作「首」，據清鈔本改。

之制，方欲討論，深恐只是國史於此年之首方紀即位之事也。❶

《春秋》之法，大復仇，然不爲復仇而作也。復仇，《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寵褒姒，黜申后，廢嫡子，立伯服，破滅宗周，其罪甚大。故其父子間，聖人所難言也。及其賵仲子，蹈覆車之轍，然後書而深罪之也。❷然則聖人所以不以復仇責平王者，其意所見，殆與書晉弒其君州蒲之類相近似乎！故謚法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隱公若不自立，使諸大夫具事本末請王命，則可免矣。傳謂隱無正者。正，謂不請王命耳。故仲氏以攝爲無正，爲非義之所存也。故紀侯之去，與其他出奔者不同。故仲尼以去國書之，而不書奔。故不與其他失國者一例，以名書之也。可謂權輕重，不失毫釐矣。伊川先生未成書，故不能無毫釐未盡善處也。

公子郢雖當立，孔子正名，必須請王命，然後爲正也。田常弒君，告於哀公，哀公使告三子，孔子豈得不告？告而從，❸則必請王命，王若能從魯請，興義師，便爲平定天下之端，不爲東周矣。

又

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説。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

❶「恐」，四庫本作「思」。
❷「及其賵」至「罪之也」十八字，原無，潛園補，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校清鈔本、四庫本有此十八字，今從。
❸「告」，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年，不可亂也。當時諸侯紀元，乃是實事，與後世改元者不同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專君矣。❶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得有也。《易》載其理，《春秋》見其用，恐義亦當如此也。

祔禮必行之於廟，但皆不見其制度。書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或可推，但無徵不信，不敢遽立説耳。

聖人釋欒書，歸弒於一國之人，若聖人事親，在乎當誅一國之人乎？不然，《春秋》亦空言耳。宜更思之。

吾友□須當以復仇責平王，❷而聖人不責之意，亦别有説乎？不然，愚説亦有味也。

隱公不請王命固不是，請王命而有得國之意亦不可。若革先君之不義，請王命而立宗人之賢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執一也。若紀侯，非齊侯無道暴横之甚，則多守其國者也。❸去太王則遠甚，亦賢於其他自取滅亡者矣。故聖人書法如此，舜之爲子，烝烝乂不格姦，不可與常人比並而論也。天下有大義，亘古亘今，不可磨滅，要在識之而已。以衆授齊侯，亦聖人與狂狷之意，非盡善也。無情反覆，然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着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也。

又

先儒之説，須傍附義理，不可輕破，要

❶「專」，清鈔本作「爲」。
❷「吾友□須當」，四庫本作「竊意《春秋》當」。
❸「多」，清鈔本作「能」。

在自以意觀之，所以謂田爲地統者，爲是二陽也，偶便是坤矣。若陰，則從陽者也，豈可以爲統乎！明者，陽也；晦者，陰也。見者，陽也；不見者，陰也。寅正三陽發見，明孰加焉。故先儒謂夏數得天，百主所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必以此爲正也。

與孫正孺書

貧家絶禄，又供遠費，會計歲入不贍，正以爲撓，辱下喻。

尋常亦爲公憂之，然聞公每言饞親生産作業便俗了人，❶果有此意否？古之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尚、灌畦粥蔬如陶靖節者。使顔子不治郭内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生知將聖，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爲俗士乎？豈可專守方册，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哉！

正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虚華之見也。以先世之契，不敢不盡言。

又

「大抵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真有益於左右者也，便可於此痛加工矣。平仲云：「心者，萬化之原，至理之所在。」此是籠罩語，非端的見者也。何以明其然？天也，命也，性也，豈不可如此言乎？餘所立言，皆如此也。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力行，則不差耳。

❶「饞」，原作「讒」，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又

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不知此庶母者，平日事先人，其禮秩何若？其功勞何若？若重則從重，輕則從輕，似不必虞，不必作主，爲之服緦。既葬而除，歲時若當祭之，則爲位可也，更自隨輕重裁處可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先王制禮，只是大概，斟酌得中，正在當人耳。

又

左右資禀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汲汲焉如不及，然後可耳。

光陰易失，古大禹所以惜寸陰也。❶辱許顧我少留，幸甚！惟恐不肯留耳。雖然，相守着亦不濟事。古詩云：「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夕話真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脱然有悟處，則亦空相守也。切望深察。

又

和公所以眷存契末者，❷甚厚甚勤。而某適以畏陰濕，不能副其意，深懷不足也。

欽夫特訪陋居，一見真如故交，言氣契合，天下之英也。見其胸中甚正且大，日進不息，不可以淺局量也。河南之門，有人繼

❶「古」，四庫本作「故」。

❷「眷」，原作「養」，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起，幸甚，幸甚！

又

仁之一義，❶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於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於行住坐卧上見，方是真見也。更須勉旃，光陰易得。摧頽之人，亦有望於警策也。

與談子立書

向謀之仙墅，果否？人但恐立志不堅確，樹立不終久，自退步耳。若志意堅定，樹立日豐厚久長，則所居即爲勝地，亦何必依名山大川也。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糢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耳。道學衰微，風教大頽，吾徒當以死自擔，力相規勸，庶幾有立於聖門，不淪胥於污世也。

又

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古者，既葬而反虞，虞必作主。祔者，以主祔於廟也。❷夫喪三年，則凶事也。三年之外，則四時祭享爲吉矣。

父在，有母之喪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喪禮見也。宗廟祖宗，尊者之所安也，未除喪而祔，而以喪禮入廟，可乎？故伊川先生以爲必三年而後祔，禮也。

卒哭謝弔者，有輕重遠近，或往或不

❶「一」，清鈔本作「與」。

❷「主」，原作「上」，據清鈔本改。

往，度吾之情何如耳。古人居喪，百事皆廢，雖不往，豈不可乎？《禮》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精在我者也，心誠，則得之矣。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子立其勉之！

與毛舜舉書

伯氏爲題齋名曰「不息」，其意蓋曰：天之所以爲天者，至誠無息而已。君子不息，所以法天也。人以窮理盡性參贊化育天地之事期我，我其可不自强耶！

此事在謝先生《論語》中説得甚力且分明，可反覆熟看，直俟看得入神，不在語言文字間，然後爲真得也。吾友勉之！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二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三

雜文

邵州學記

延平陳公正同，天資忠信，克世其家。❶作守於郡，小心恭畏，布詔行令，以明倫爲先務。歎郡庠庳下，❷褻於囂塵，考按厥始，乃元符中因皇華館之舊也。公曰：「嘻！此豈尊師重道之禮，其何以明施於天子德政乎？」士子合詞曰：「神霄廢宮，❸地勢高明，棟宇閎麗。今爲戒壇寺，其徒一二三人，坐視廢頹，而加之拆毁，❹請更以奉先聖。」公大說，從之。咸自勸，❺以金穀給力役，民不知而學宇一新。既告成蔵事，移書某曰：「子爲我記之。」某以樸學無文辭，不獲命，敢起《春秋》不書脩泮宮之義敬爲公書。❻

夫爲是學者，非教士子美食逸居，從事詞藻，倖覬名第，蓋將使之脩身也。身脩，然後人倫明，小民親，而人道立。故學在天下不可一日廢。

愚嘗遠探鴻荒，天地方開闢，未有文

❶「家」，原作「守」，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庠」，原作「庢」，據清鈔本改。
❸「宫」，原作「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拆」，原作「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自」，四庫本作「以」。
❻「起」，四庫本作「援」。

字，而黄帝已學於大真矣。至唐、虞始設官作命，建教人之所。三代興王，肇脩人紀，乃新其名。逮周之季，人不説學，諸夏衰落，天生孔子，發憤忘食，講學成經，然後人知所立。後世人之欲保大其業，未有不尊崇斯道者也。

今新天子臨御萬幾之餘，手寫諸經，不厭不倦，至誠無息，風動天下，内興太學，外詔郡邑，❶咸崇庠序。夫子被王者服，巍然當坐，群弟子以公侯環列，春秋二時受天下盛禮。在昔黄帝、堯、舜、禹、湯、文、武，真天位之君也，乃有所不如。其故何哉？成一時之動業有限，❷而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也。若直守流行於世數卷紙上語，而不得其與天地同體、鬼神同功之妙，則非善學矣。

其合於天地、通於鬼神者，何也？曰：仁也。人而克仁，乃能承天運，御六氣，贊化工，生萬物，與天地參，正名爲人。若徒掇拾章句，馳騖爲文采，藉之取富貴，緣飾以儒雅，汲汲計升沉，領光景以快情遂欲，誇妻妾而耀鄉里者，是吾棄我經天緯地，建三才，備萬物，至大至妙，不資之身於一物之小也，其不仁孰甚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之道，非便儇皎厲，耳剽口誦之所可得，必剛毅篤實，主忠行恕，而後可至。君子平居尚論，❸莫不有效古人横身濟世之願，而莫能致知、用力於仁，❹一旦得仕，所

❶「邑」，原作「邑」，據四庫本改。
❷「成」，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君」，原無，據四庫本補。「尚」，原作「向」，據四庫本改。
❹「仁」，原作「人」，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行非所志，所用非所業，勢利誘於前，❶風俗驅於後，患害生於左，咻尼起於右，則必倀倀然冥行而陷於荊棘。雖□高當代，❷智足以謀，勇足以決，譬猶杞梓連抱而心朽蠹，良匠掄材，必不敢以柱六寢，梁五門，棟明堂太室矣。又況初無志願，而游冶於詞藝，糜爛於富貴，雖侏儒店楔，亦孰敢倚而用之？故孟子論人而不仁，❸則不能保其業而全其軀，此天下之大戒也。有能繹斯言而知味，❹悟俗學之失真乎？廓然大觀，解其膠固，蹇然高舉，拔於卑陋。潛心夫子之文章，期得夫子之道於文章之表。尚志不自棄，親師求性初，取友資器利。情欲之妨於理義者消忘之，氣質之戾於中和者矯正之。無須臾不敬，無毫忽自欺。則庶幾可以言仁矣。

人仁，則道立，廣大無疆，變通莫測，作絕世真儒於百代之下，續孟氏不傳之學以待有司之舉，發六經精微，論百家得失，陳當世之要務，何施而不可？雖然，此特道其源，開其端耳。譬諸卉木，培擁發生，凌雲照日，則在乎人焉。游於斯，食於斯，惟爲己之學是務，然後識公脩崇是學，期望於士子者遠矣，大矣。

斯道也，與天地相並，造化相關，亘萬世而常存，視石上之蕪詞，又何足爲不朽。

復齋記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

❶「利」，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四庫本作「功」。
❸「人」，原作「仁」，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繹」，原作「譯」，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以反本復始，求全其所由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所固有也。方孩提，未免於父母之懷。及少長，聚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在，而良心未放也。逮成童、既冠，嗜欲動於內，事物感於外，內外紛糾，流於所偏勝，故分於道日相遠也。❶此《大學》所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漫支離，不可會歸於一歟！

扶風馬君名其種學績文之所曰「復齋」，不汩於流俗，❷慨然有志《大學》之道，因予友彪子也來求言。予安能知？然從事於斯，如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收穫之功焉。

夫人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自青陽至於黃髮，茫茫如旅人不得歸家而安處也。今欲驅除外誘，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物者，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

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節事處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❸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目流於形色，則知自反，❹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❺則知自反，而以理聽；口流於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

❶「道」下，四庫本有「者」字。「日」下，清鈔本有一空格。
❷「汩」，原作「泊」，據四庫本改。
❸「立」，原作「亡」，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知」，原作「志」，據清鈔本改。
❺「聲」，原作「擊」，據四庫本改。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聖人者也。及其久也，德盛而萬物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豈特不爲事理所迷惑而已哉？❶

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音聲、唱和、行止無非妙用。❷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內外，貫而爲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天命在我，無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於是爲至焉。

馬君勉之哉！毋驚焉，而謂予言之狂也。必顧名思義，與其友朋牽連而復於道，❸然後爲稱矣。

馬君名寧祖，字奉先。

有本亭記

紹興庚戌歲，先君子自荊、郢趨吳、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遊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顧而歎曰：「此水滄浪之水乎？❹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尋而濯我纓乎？」則命門弟子問津於居人。於是傍西山之陰，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蒼然群木之下，翠緑澄浄，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號爲「碧泉」。

登山四顧，❺乃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於衡山百里而近，蓋太古荒夷未闢之墟。而泉出於盤屈石山之下，凝然清光，微瀾無波，沄沄而生。平岸成溪，放乎遠郊。却步延目，溪雖清淺，而有長江萬里之勢焉。

❶「理」、「惑」，清鈔本、四庫本作「物」、「亂」。
❷「行止」，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復」，原作「後」，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上「水」字，清鈔本、四庫本作「非」。
❺「登」，原作「顧」，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笻而坐，❶喟然而歎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晝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❷山有爲樵牧所殘者養之，流有爲槁壤所壅者疏之，❸巖石之爲草木所湮没者闢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長棄諸孤。

今也免喪而不死，慨念先君子道學德行，淵源溥博，不可涯涘。其移見於天下，皆應時而出者也。惟以身有之，❹是以感是水而崇之。藐然不肖，深自思念，仰望先君子，智之不及至遠也。然守遺體，奉遺訓，期確然自守，❺不敢與流俗同波，故作亭源上，名曰「有本」，表著其所願學，以無忘先君子平生之言。此於盤盂之銘、❻几杖之戒，庶幾我先君子之志不隕於地，亦若是泉之流衍，亘萬世而不窮也。後之人毋念爾祖，尚其嗣之。

不息齋記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謨齋房，衡麓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奥，至於今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❼庶幾可以朝夕從事。」

予聞其言，喟然嘆曰：先兄既爲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義，以勵子志，然難言也。

❶「□」，四庫本作「倚」。
❷「竹」，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爲」，原重文，據清鈔本、四庫本删一「爲」字。
❹「以」，清鈔本、四庫本作「其」。
❺「期」，原作「斯」，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❻「此」，當作「比」。
❼「比」，原作「此」，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子試察夫天地之間，❶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察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❷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喪萬物而正之耶？惟子知其有道也。

子其審聽吾之言乎？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❸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❹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❺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

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人不自知也。聖人闡之曰：❻「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徧咸，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爲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爲人也。此聖人與天地爲一之道。

大哉言乎！舜舉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

❶「子」，原作「予」，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子」，原作「乎」，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生而息於」，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❹「固」，四庫本作「同」。下「固息」同。
❺「不」，原作「下」，據四庫本改。
❻「闡」，四庫本作「詔」。

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於道者其可旦夕偷安以自怱諸？

程子雅言前序

天生蒸民，必有聖賢爲之耳目。自堯而上，如黄帝、伏羲，雖時有見於傳記，不可得而詳其事矣。自堯而下，有大舜，有伯禹，❶商有湯，周有文王，群聖相繼，中覆載而立，定海宇之民，政教列乎史官，事業光乎百代，分也。獨吾夫子窮不得居天位，道德之積與天地同大，道德之發與日月並明，政莫才争慕，有不言而化者，有聞一言而悟者，□新人才，❷力侔造化，裁成六經，以配無窮，亦庶幾堯、舜、文王之功矣，命也。

及顏氏子死，夫子没，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氏之孫繼之。於其没也，孟氏實得其傳。孟氏既没，百家雄張，著書立言，千章萬句，與六經並駕争衡。其間最名純雅，不駁於正統者，莫如荀、楊。然荀氏以不易之理爲僞，不精之甚也；楊氏以作□得後爲心，❸人欲之私也。故韓子斷之曰：「軻之死，不得其傳。」

嗚呼！甚矣，夫子之窮也。□無位以攄其急行斯道，❹既没之後，傳數世而遂絶者，已百年矣。嗚呼！甚矣，夫子之窮也。天於斯文，何其難哉！

或曰：然則斯文遂絶已乎？大宋之興，經學日盛，卓然有力於士林者，王氏也，蘇氏也，歐陽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屬

❶「禹」，原作「禽」，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四庫本作「作」。
❸「□」，四庫本作「用」。
❹「□」，四庫本作「既」。

之王氏乎？曰：王氏支離，❶支離者，不得其全也。曰：歐陽氏之文典以重，且韓氏之嗣矣，屬之歐陽氏乎？曰：歐陽氏淺於經，❷淺於經者，不得其精也。曰：蘇氏俊邁超世，名高天下，屬之蘇氏乎？曰：蘇氏縱橫，縱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則屬之誰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也。

或者笑曰：其爲言也不文，世人莫之好也；其制行也倣古，世人莫之信也。其講道也惟開其端，其言治也不計其効，蓋迂闊之至也，曷足以爲斯民耳目，纂堯、舜、文王、孔、孟之緒乎？而子屬之以傳，過矣！曰：言之不文，❸乃發於口而門人録之。且先生之道，❹澤及天下，是其樂也；傳之其人，又其次也。脩飾詞華，以矜愚衆，非其志也。行之倣古，不狥流俗，必準之於聖人也。講道啓端，不騁辭辨，欲學者自得之也。治不計効，循天之理，與時爲工，而期之以無窮也。若夫仲春風日，拂拂融融，蓋其和也；風冽而霜凝，蓋其肅也；山之定止，萬貨滋生，蓋其德也；川奔放而來無盡，其應也；❺四時更代，蓋其變化也。莫知其所以然，蓋先生之神明不可得而測也。其爲人也，可謂大而化矣。吾將以之爲天。嗚呼！其不及堯、舜、文王之分，則又命也。雖然，唱久絶之學於今日，變三川爲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歸，歷古之異端，一朝而謬戾，見比於孔子作《春秋》、孟

❶「支離」，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淺於經」，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不」下，原有「聞」字，據四庫本刪。
❹「生」，原作「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其」上，四庫本有「蓋」字。

子闢楊、墨，其功大矣。屬之以傳，又何過哉！

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供灑掃於先生之門，姑集其遺言，行思而坐誦，息養而瞬存，因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則與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異焉！故此書之集，非敢傳之人也，姑自治而已。

程子雅言後序

風氣有醇漓，故真元不常會，則聖人不世出，道時有不明。賢智過乎大中之表，愚與不肖陷乎卑污之陋，統紀紛錯而天下始病矣。

自堯、舜之盛，曁乎孔子，風氣浸漓，上無明王，天下皆病，❶至道泯然其將滅。苟非載以文而指示焉，則後世雖有間氣英明之士，亦且惑於異端，天下幾何其不流而入於禽獸也。聖人有憂之，爲之作六經。六經，指道之大路，❷而《語》、《孟》又指入六經之關要也。是舟楫之作，❸雖十步之川，人人咸知得舟而後濟。夫六經，濟天下之大舟也。治身而不循六經者，喪身；治家而不循六經者，亡家。❹天下陵蕩，紀綱摧圮，未有不由棄六經之言者。

或以爲孔子没而朱、翟肆，孟氏死而黃、老盛，六經安在其有益？《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王莽誦六經以滅身，❺

❶「天下皆病」，四庫本作「下無賢佐」。
❷「指」，原作「旨」，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是」，清鈔本作「自」。
❹「亡」，原作「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昔」，原作「者」，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霍光聞一言而建殊績。以孔子之言，可因是思而知矣。

自秦焚書坑儒之後，章句紊亂，六經之義浸微浸昏。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專用己意訓釋經典，倚威爲化，以利爲羅，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頹靡，日入於暗昧支離，而六經置於空虛無用之處。

方其時也，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❶天實生之，當五百餘歲之數，禀真元之會，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然風氣仍衰而未盛也。❷故明道先生早世，先進高第相繼以亡，伊川先生以一己之力横制頹波，是以六經之文猶有未贊者，而先生已没。然大綱張理者，亦多矣。十餘年間，後進高第亦從而逝，故先生之文散脱不類，流落四方者，率皆訛舛，天下所傳無完本。

予小子既深知天下於六經，如無舟楫之不可濟，儻不爲之類集，則罪人也，用是汲汲以成之。然其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奇。無文之言，猶璞玉也。雕琢者在於玉工，吾能存之而已。無欲之理，天理也，非存純粹精一之心，操弘大毅然之志，未易得也，我則行之。

試言讀此書之法，爲同志起予之益乎！反覆乎句讀，神明乎心體，❸知六經爲啓我之要。與其滯泥訓詁傳注之末，不知六經之志，漫然放誕，不切於身者，猶王莽、霍光之有間，其初一間而已，可不慎哉！又况不爲霍光而睎孔、孟者乎！必

❶「生」，原作「者」，據清鈔本改。
❷「仍」，原作「未」，據清鈔本改。
❸「心」，原作「六」，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潛心於此書，妙如伯樂之相馬，然後足以振歷古之衰弊，破王安石之姦説，嗣先聖之志，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緜緜不絶，尚足以助風氣之盛，而興太古之淳也。❶

周子通書序

《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舂陵人。

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而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焉。

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顔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❷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❸奥若稽古，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又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

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

❶「以待」至「淳也」，原作「以待後之學者緜緜而不絶，尚足以助夫風氣之盛，而有以興夫太古之淳風也」，潛園刪上「而」、「助」下「夫」、「有以」、「風」五字，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刪。」清鈔本、四庫本無此五字，亦無「興」下「夫」字，今據刪。

❷「學」，原作「德」，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止」，原作「正」，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人見其言之淡也，❶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啓予之益乎。

患人以發策决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❷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盡，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顔回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顔回之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藏之，遇天下善士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横渠正蒙序

斯文施設乎二帝三王之政，筆削於孔子、孟軻之書，其教亦備矣。然軻没未幾而遭焚坑之禍，歷兩漢，涉魏、晉，至唐、五代，緝之者不足以藥瘡孔，補罅漏，大爲異端之所薄蝕，斯文之氣奄奄欲盡。《易》：「窮則變，❸變則通。」是以我宋受命，賢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頤，洛陽有邵子雍、大程子顥、小程子頤，❹而秦中有横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自童幼則知虔奉父命，❺及長，博文集義，致深沉之思，取友於天下，與二程子爲至交。知禮成性，道義

❶「人」，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取」，原無，中華點校本據《叢書集成》、《宋四子鈔釋》、《南宋文録録》補，今從。
❸「窮」，原作「通」，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頤」，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❺「自童」，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之兒，❶粹然有光，關中學者尊之，信如見夫子而親炙之也。先生間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疾歸休。

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説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而諸家所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閎深者，❷錯出乎其間，使人讀之無亹亹不倦之心，思以傳久，❸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剔摘爲《内書》五卷、《外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立大本、斥異學之志遠而益彰。雖得罪於先生之門人，亦所不辭也。

皇王大紀序

天道保合而太極立，氛氲升降而二氣分。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而人生於其中。故人也者，父乾母坤，保合天命，生生不窮也。

天生萬物，日月星辰施其性；❹地生萬物，水火金木運其氣；人生萬物，仁義禮智行其道。君長陪貳由道以綱紀人生而理其性，然後庶績熙，萬物遂，地平天成而人道立。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傑，爲君爲長，率其陪貳，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

自堯而上，六闕逢無紀。堯之初載甲辰，迄於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後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

❶「兒」，清鈔本作「皃」。
❷「□」，四庫本作「复」。
❸「思」，原作「忘」，據清鈔本改。
❹「其」下，原有「所」字，據清鈔本删。

帝王伯之事何適哉！

嗚呼！聖人作書契，以紀事之情，明心之用，自皇帝《墳》《典》，至於孔子《春秋》，法度文章盈天下。七雄諸侯棄禮縱欲，竊去害己之籍。逮秦吕政窮欲極凶，遂公行焚禁。孔子八世孫鮒，雖以藏經爲己任，然亡秦之暴烈於猛火，藏之甚祕，禁未解而鮒死。漢興數葉，然後出於孔氏屋壁，❶壞爛漫滅，經是以僅存而不完。

若夫史傳則莫爲之主，追紀録於襍識多聞之士，或出於好事者之胸臆，故有甚悖於理、害於事者。歷世老師宿儒，❷或循習而不悟，或存置而不察，或偏倚而不該，後生蒙苟，不知取於正道。夫道之爲百家裂也久矣。

我先人上稽天運，下察人情，述孔子，承先聖之志，作《春秋傳》，爲大君開爲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無極者也。愚承先人之業，輒不自量，研精理典，泛觀史傳，致大荒於兩離，齊萬古於一息，根源開闢之微茫，究竟亂亡之徵驗。事有近似古先而實怪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於道義者，咸會而著之。庶幾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諸史乎！諸家載記，所謂史也。史之有經，猶身之支體有脉絡也。《易》、《詩》、《書》、《春秋》，所謂經也。經之有史，猶身之脉絡有支體也。支體具，脉絡存，孰能得其生乎？

夫生之者，人也。人仁，則生矣。生，則天地交泰，乾坤正，禮樂作，而萬物俱生矣。是故萬物成於性者也，萬事貫於理者

❶「氏」下，原有「子」字，據清鈔本、四庫本删。

❷「師宿」，原作「宿世」，據清鈔本改。

也。萬化者，一體之所變也；萬世者，一息之所累也。若太極不立，則三才不備，人情横放，事不貫，物不成，變化不興，而天命不幾於息乎？愚是以將求友於天下，❶與之合堂同席而論焉，又與之接袂比肩而進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此《皇王大紀》之所以書也。

向侍郎行狀

向氏出於神明之裔，子姓之支別，世爲開封人。生於國朝，❷文簡公以儒學登相位，欽聖憲肅皇后以名家有德居椒房。❸及中原衰亂，天下汙誕，頽然成俗，薌林公有高才遠識，❹以忠勤勵行，端潔其身，特立一時之表。故向氏世益光大者，不獨以相家后族，蓋以其德厚流長，而本支有才子也。

薌林公名子諲，字伯恭，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皇后之再從姪。曾祖傳範，皇任汝州管内觀察使，贈太尉，謚惠勤；妣萬年郡主趙氏。祖繪，皇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考宗明，❺皇任武德大夫、江東提點刑獄，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永國太夫人李氏。

公自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三能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群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爲法。欽聖聞而悦之。元符庚辰，后復辟，有司以故事上屬籍，推恩當百數，后曰：「吾不敢自

❶「愚是」，原作「是愚」，據清鈔本乙。
❷「生」，清鈔本作「主」，四庫本作「至」。
❸「房」，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❹「高才」，原作「材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考」，原作「孝」，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同先后。」擇長而孤貧、幼而有立者，官十八人。公以幼而有立補假承奉郎。

明年，后登遐，遺恩還雄州防禦推官。時開府居憂貧甚，亟使公從官監濱州鹽酒税。會新法行，人皆幸賞，奔湊榷貨，客鈔既至，人皆談食，蠶無以繅。州民素以煮鹽爲生，抵罪者不可勝計。公言於部使者，聽近郭官置牢盆，募亭户煮於是，所積如丘山，民商咸便。

東南建帥府，除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健決，守正不撓，府中畏服。時行居養之政者，務多數以幸賞，一家有冒三四名者，蠶食太倉，不給，則反誅剥於民。公令計屬邑所入，析處之，於是自狀求歸者過半。屬邑水旱，將計分減放，公曰：❶「若是，則貧下户不得盡除，畸零合鈔輸納尤艱矣。」乃請行視，從實除放，百姓稱善。

秩滿，用荐者改宣義郎、監儀鑾司。以恥與閹寺共事，乞歸。銓部改真州司録事。守倅不咸，庶事不理，公獨振綱紀，一州賴之。擢知開封寺咸平縣。時行方田，又創水利，衆争趨功病民，咸平獨行之若無事。會册皇太子，將肆赦，邑人用先倚蔭無賴，養寇拒捕，殺傷巡檢。辭具當上，尹盛章方以獄空冀賞，却不受，公直以聞，勅許自論決。章大怒，劾公脩學買木踰期，直請御寶特勤停。❷久之，復官監杭州洞霄宮。

未幾，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文字官。淮南連年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徽廟憂之，遣中使按視，欲浚河與江淮平。時方臘亂兩浙，童貫爲宣撫使，譚積爲制置

❶「公」上，原有「於」字，據清鈔本、四庫本删。
❷「勤」，疑作「勒」。

使。貫欲運於海，輦於陸，積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興作有日，❶言者以爲不便，朝廷下發運司相度以聞。❷發運司陳伯亨求肯任此事者，❸屬官皆辭，公請行。自宣化陸行至盱眙，而運自龜山水程至瓜洲。□圖籍察地勢，❹言於伯亨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數百里，❺非人力可平也。唐李吉甫廢閘置堰，❻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流通。本朝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置，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鹽茶之利，且應奉權幸，啓閉不暇，欲歸水則力不給矣。又頃毁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今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舟堰；❼於海陵河口作一壩，❽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伯亨從之，漕運無滯。

貫輩求識面不能得。徽廟聞而器其才，遷官一等。明年召見，顧問甚厚，除淮南轉運判官。公言爲治以得賢爲急，及乞復轉般粂本，上皆然之。陛辭，對崇政殿。

時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爲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三十萬，别供金帛又百五十萬，而茶

❶「作」，原作「化」，據清鈔本改。
❷「下發」，原作「發下」，據清鈔本改。
❸「亨」，原作「享」，據下文改。
❹「□」，四庫本作「按」。
❺「自」，原作「至」，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❻「廢」，原作「發」，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❼「復」下，清鈔本、四庫本有「龍」字。
❽「於」，原作「作」，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鹽之利盡在榷貨，此兵食之不足之本也。伏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漕計。」公對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 如王從永者，誠無分毫之費，朱靦則不然，恐處分有異。」上反愕然曰：「朕豈欺人者耶？」公曰：「靦父子兄弟挾此爲姦，致一大石用八百餘舟，一綱費輒千斛，❶數千緡，甫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多有怨言。 此大弊也。」上曰：「可說與王黼，待委卿覺察。」❷公謝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王從永失□應奉綱，❸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付。 向□收□有旨，❹而其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

公即詣所部，一切按治。 靦大沮，無所施其□。❺ 歲有四十萬□，❻守過惡尤甚，被罪未幾，已復職。 公及論其狀：「招信豪民，兄弟無賴，殺仇家二十口，誣以爲盜，且冒賞。」泗守與憲司保任欲官之，□乞窮治。❼ 宰黼弟以書來，請公弗聽。 楊守交結大閹梁師成，詔免輸賦，奪泰州屬邑隸焉。公劾論再三，竟得復故。

時宿、亳、通、海四郡旱，方以應奉司錢移真、揚米，❽賑救民饑。 而發運司上言：「江淮米賤，乞均糴。」仍折以香藥鈔，淮南分拋四十萬斛。 公力論其欺君害民，取所

❶「綱」，原作「網」，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待」，原作「侍」，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四庫本作「察」。
❹「□」，四庫本作「係」、「管」。
❺「□」，四庫本作「計」。
❻「□」，四庫本作「緡」。
❼「□」，四庫本作「復」。
❽「揚」，原作「楊」，據四庫本改。

在實直以聞。❶淮甸二十郡百縣。吏職猥衆不可程督，公悉籍其鄉里産業家口與保任者，罷額外名利爲籍額，闕則補，冒役教訟爲姦者，重置于法，吏皆膽落，於是文移不失期會。

同心請留州縣財賦一分，❷以備移用，公善而從之。才有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爲差餘三十萬，以獻應奉司。公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今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實聞，王黼遂不敢受。

初，公到官，❸籍州縣户口家業，置廳事，會抛燕山絹，公自差等，貧民得不及，災傷之郡得免焉。

白時中壻守海陵，妄作，姪壻蔡嶷有田不輸税，公督責不少假。既連忤權貴，數有擠之者。及時中相，首被罷。東夷遂襲言師，詔公乘驛赴闕。

淵聖即位，除京畿轉運判官。寇退，公即走延津、陽武諸邑，又乞丕隣路鞏、❹鄭、汜水、滑、濬，視□豐，❺計水陸利害，遣官置糴，隨宜支移。先是，内帑出百萬□，❻未有所用，公亦請以糴。沿什糴於南京，惠民河糴於陳潁，廣濟河糴於曹濟，得穀菽數十萬石。

公上言：「國初，江南糧運於京畿下卸，初無限量，内外之間，□兵食足，❼元豐中，歲用百三十萬以知納稽滯，如以百五十

❶「聞」，原作「闃」，據四庫本《文定集》卷二十一《徽猷閣直學右大中大夫向公墓誌銘》改。
❷「心」，四庫本作「事」。
❸「到」，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❹「丕」，四庫本作「合」。
❺「□」，四庫本作「凶」。
❻「□」，四庫本作「錢」。
❼「□」，四庫本作「而」。

萬爲額。崇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額。❶至宣和末，乃得十萬□已。❷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中都六十萬，較殿最，爲畿漕者不知究其本末，故六食常憂不足，而必請於朝廷，給於内府。自今迄兩浙殿最從京畿覆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及虜再入圍京師，諸道兵還屯城外，得免科率餽運、重困民力者，以公之職事素脩也。除右師員外郎，議詳户房檢討官。時宰執不協，公自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以直秘閣，陞副使。

時運法大壞，朝廷令公相度。公言：「祖宗置發運一司，經制六路，財賦盈虚，調度無不關焉。置糴於諸路，如年額綱運未到，即以所糴代發，候到，依舊截留。❸災傷州縣還以原價，復於豐熟路分收糴補填。漕米至真場，❹載鹽以歸，充經費，故漕計不乏而民力亦寬。自鹽課歸榷貨，漕計已自不足，繼行直達，廢倉廪，以爲無用，獻糴本以爲羨餘，押綱使臣及兵梢無往來私販之利，❺遂侵盗官物，負欠者十之九。又使臣兵梢不復以官舟爲家，一有損漏不脩治，復遂使破壞。而負欠者常自排岸司追逮入司農寺，由司農寺下大理推治，既無以償，❻率數月則以無罪出。近年，雖欲復行轉般，而無舊轉般一年之積，故摺運鹽則廢，而直達之弊不除。今轉般舊法未易卒復，欲救目前之急者，發運司副判官三員，宜以一員在

❶「□」，四庫本作「爲」。
❷「□」，四庫本作「而」。
❸「截」，原作「裁」，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場」，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❺「梢」，原作「稍」，據清鈔本、四庫本改。下「兵梢」同。
❻「償」，原作「儻」，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真州本司，主江、湖；一員在泗州行司，主淮、浙；一員在京置司，主下卸理欠。治泗州者，依例奏計三人，周而復始，移治應折欠排岸司，徑下發運司推治。❶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管押事故綱，庶幾惜身計可保官物。仍請以梁師成竹木場充修船料，以窑務營充造船營，以王黼陸家店園宅充發運行司，廢外排岸司充發運公事官廨。」淵聖大喜，可其奏。

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府尹，❷以親札付三省密院。」公惶恐稱謝，固辭。遂改直龍圖閣，兼淮南、荆湖置制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

公方具辭，而京師已戒嚴，議遣公使虜軍。公曰：「李鄴屈膝於斡離悖，❸既已失國體，今先定相見之禮，則可行。」或謂公不能屈，恐敗事，乃止。殿帥范瓊遣人清野，❹肆行焚掠，公命城外巡檢捕得數十人殺之，以聞，得旨用使宣。❺明日，欲詣都堂白事，而虜騎已至，城閉不得入矣。繼被旨促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孺、張叔夜進兵。公自至黎陽驛，勉直孺。公先之雍丘，道遇守河潰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先鋒以敗虜於雍丘矣。

明日，直孺屯邑門外，虜騎大至，直孺戰潰，爲虜所獲。公將詣南道，而道不通，行及太康，遇潁昌五縣弓手，公率之擊虜於

❶「下」，原作「中」，據四庫本改。
❷「今」，原作「令」，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悖」，清鈔本、四庫本作「勃」。「斡」，四庫本作「幹」。
❹「帥」，原作「師」，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使宣」，四庫本作「便宜」。

太康，衆多不支，乃自鹿邑趨汴上。❶而發運司逕吏方至，❷先是都水使者聶字決汴水，❸欲斷賊路。汴水既涸，綱運阻淺，半爲賊掠。公於虹縣上下權築數堰，收約水勢，措畫綱運。時虜騎已至亳社，公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鈐轄帥衆捍戰。❹於是，虜不得肆掠江、淮。凡兵潰在江、淮者，公悉收之，得數萬。遣詣南京朱勝非及范訥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措置事，❺募壯士，奏京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以安人心。

後朝廷以蠟丸許監司郡守勤王，公乃募兵，遣其屬賫輕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道同進。❻既而被詔，不得輕舉勤王之師，害國大計，於是衆軍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爲由鹿邑至太康，遇虜力戰，爲粘罕所獲。❼虜遣使分道取李綱、吴敏、蔡靖、宗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家屬凡百餘人。❽公執其使按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遷。張邦昌僭位，放僞赦之變也。

邦昌遣呂勤、齊知禮以洪汴催綱爲名，勾當密切公事，又遣快行親從官持勑書至廬州問其家。公牒郡守馮詢及提學鹽香范冲拘縻之。邦昌又手書至南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尹自爲，公曰：「時方

❶「趨」，原作「趍」，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方」，原作「先」，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先」，原作「方」，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鈐」，原作「鈴」，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四庫本作「得」。
❻「同」，原作「罔」，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❼「罕」，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❽「宗」，原作「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徐」，原作「涂」，據四庫本改。

艱難，尤宜謹守法度。」乃移書勝非曰：「公所守乃巡遠忠義之地，不可汙也。」勝非不得已，❶繫邦昌使於獄。

邦昌用王時雍謀，分遣御史黎確、陳戩等，以書詣公及趙野、范訥、翁彦國、趙子崧等軍，徵兵問勞，有褒用之詞，仍斥名用國寶。公繳於大元帥府，請大元帥移屯南都，❷而勝非言財賦不足，公即辦三十萬以報，破其姦謀。於是張邦昌之使還者，❸具言在外人心形勢，知逆圖之不可遂矣。乃召其黨入議，請元祐太后聽政。

公遣其屬及子澹請於大元帥曰：「今天下無君，人心惶惑，大王宜處分軍國事，乘勤王憤怒之兵，親率諸將，北度大河，討豕突徂詐之虜，救二聖之急。若失機會，恐謀逆之徒内連外結，未易誅鋤也。內侍班直潰在四遠者，宜即招收；禁衛六尚局等人在京師者，宜早喻使來。茶引鹽鈔，乞從行府彤造，委發運司置局，許南賈茶鹽舊鈔自四月後盡填者不行。東南綱運，汪、真、楊等州約二百餘萬，轉般倉數與此相等，乞先計度軍屯所在分撥，恐積聚過多，去秋不遠，❹適以資寇。」元帥多從之。

元帥至南都，得運國寶，五月一日即位，欲除公版曹。公以僞是黨盛，辭以不能赴國城之難，敢冒寵乎！二親在東南，願得補外授。公直龍圖閣、發運副使。而邦昌以三公參預大政，❺公乞致仕。或久任宫觀，朝議乃謂公在宿州差宋良嗣權鈐轄不

❶「非」，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請大元帥」，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張」，原作「國」，據四庫本改。
❹「秋」，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❺「公」，原作「分」，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當，落職。與郡未幾，行宿州捍禦之賞，良嗣與焉，亦還公一官。公曰：「前日以爲非，則今日不當以爲是。」乃立辭。宰灊善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考驗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開府憂。

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時累政姑息，軍士有殺人而不問者。宣撫司調數百人戍襄陽，衆方憚行，公到官七日而作亂，夜半縱火殺掠。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飭持更者，一若無事，時賊所未至，人皆安堵，乃下令諸營曰：「作亂者，戍兵耳。悉力擒捕者，有厚賞。」牙兵聞之，相率攻亂兵，斬首百餘級。黎明皆遁，追襲遂降之，誅其魁首，盡以所掠賞有功。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

是冬，虜騎大入，一道自邾城南度略武昌，由咸寧、蒲圻將襲豫章，州縣皆望風投拜，有司擁隆祐太后去之。虜遂入豫章，所過殺掠，不可勝計，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兵火甲，得萬餘人，爲守計。或曰：「衆烏合而城大，虜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於是虜騎傳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之。大略言：「朝廷無負於金國，華夷之限，如天地之有陰陽也，不可亂。」虜知不可屈，大治攻具，悉衆薄城。公登門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晝夜捍禦，雖殺傷相當，而驍將皆死。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軍民入子城，巷戰兩日。虜縱火燒延府舍，❶公猶在樵樓督戰，虜兵已四合，兵民懼公之陷於虜也，擁公下樓死戰，焚虜柵，奪門以出。遂

❶「縱」，原重，據清鈔本、四庫本删一「縱」字。「火」，原作「公」，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渡水，軍於湘西。長沙之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賊者。虜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而遁。公即入城鋤治疆蠹，撫安善良，上章以失守自劾。朝中不樂公者，以抗賊爲罪，是落職放罷，❶而以轉運使賈收權州事。於是王以寧以京西路節制入橫長沙中，群盜孔彦舟以鼎澧鎮撫使趨長沙，擊逐以寧，居數月，大縱殺掠，上趨衡永。而群盜馬友自江北入據長沙，税賦不復入王府。

上始思公，乃降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於四五不許。公方於所部視事，會詔改湖南、北爲東、西路，置湖東安撫司於鄂，除高衛爲帥。俄知其誤，復令公代之。❷孔彦舟西阻嶺嶠，兵不得縱鼓种而下，公喻馬友共擊之，❸彦舟大敗，北走。時本路土寇季冬至起於宜章❹，侵擾三路之境，有吴錫提精兵數千，亦自北來，屯於益陽，乞糧於邵守魏舜臣。舜臣拒之。錫即以兵趨郡，走舜臣。公聞而招之，欣然歸附，激以忠義，錫願盡死，擊滅冬至，平其巢穴。

公方欲之鄂，而郡盜曹成擁衆十餘萬，太尉張俊招之不降，自江北縱掠，入湖南屯於攸縣。❺時馬友陰有馬氏之謀，乃誘成以廣西之利，成張聲勢欲南。公曰：「若使群盜遂其謀，則三湘五嶺皆寇，而江南之形勢壞矣。」乃屯於衡之安仁，有卒才數千。命韓京軍回雁，吴錫軍桂陽。遣人喻成以禍福，分給糧餉，羈縻之。成逡巡不敢進。公

❶「是」，四庫本作「坐」。
❷「代」，原作「待」，據清鈔本改。
❸「公」，原作「分」，據清鈔本改。
❹「季」，清鈔本作「李」。
❺「南」，原作「而」，據清鈔本改。

以諸路形勢利害請兵於朝，求援於隣路者相繼也，皆不報。相持百餘日，賊衆忿公之扼己，鼓譟直抵屯下。公知不可遏，乃乘輿入其軍，開諭國家威靈，表羅拜。❶公與之□，❷毋焚掠。成等從命，擁公至道州。公時有聽訓，厲賊憚公之正，使己不得大縱，乃送公出營。

公上章以討賊不効自劾，固乞追服。❸有旨召赴行在，力伸前請，得補服。終，長起知貴州。

時南海賊號大棹，與福建多槳船商販者劫掠海道，所在竊發，咸不奠居，兵時疲於奔命，討捕不能得。公一日召胥魁詰之曰：「吾聞大棹陰與汝曹通，故兵將動息，賊皆先知。今亟實言，❹不然，置爾於死地矣。」胥魁大恐，具言城中富家某人，大棹之囊橐也。遂命捕至，盛陳刑具，詰責之，即首服。令悉具徒衆名姓往來宿食之所，窮□，❺盡得其實。令州縣籍其産業，五家爲甲，羈縻其家族，已乃釋之。令指縱掠無不獲。其多槳船，命依市舶過蕃法召保給據，然後得行。於是賊黨消散，海道清静。

州爲蕃商所聚，人多入其貨而隱其置，訐訟，❻則書不可識，語不可曉，官必憑譯者，❼而譯者受□，交其情實，❽蕃商終不能自白。公命求蕃書千文及他書數種，先識之矣，乃命吏以蕃書告喻，群商争來愬，盡

❶「表」，四庫本作「賊」。
❷「□」，四庫本作「約」。
❸「乞」，原作「元」，據清鈔本改。
❹「亟」，原作「逐」，據清鈔本改。
❺「□」，四庫本作「詰」。
❻「訐」，原作「許」，據四庫本改。
❼「譯」，原作「繹」，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❽「其」上，四庫本有「隱」字。

得其情，應負之者悉徵還，咸呼舞歸其國。清明之政，播於海外。未幾，言者希時宰意論公，罷之，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闋，善類交章論荐，詔多致仕，□江州，❶陰江東轉運使，公皆固辭。被旨赴都堂稟議。❷

明年，至闕下，奏曰：「太宗時，許轉運使乘驛入奏，❸以絶壅塞之患。真宗亦令更互赴闕。自蔡京擅權，凡召用人才，止令赴都堂，審察在外，職事官亦止都堂稟議，於是人才賢否，政事得失，上無由知。臣多病早衰，實不堪事，願得一望清光，乞身歸田。」有旨不隔班引對，問勞甚渥。

公上奏曰：「陛下方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先主之謀巴、蜀，其計預陳於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無成。且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驅夷狄寧區夏，❹不亦難乎！願陛下無忽。」天語稱獎，加秘閣修撰。公固求退，不許。

時東南漕臣當餉劉光世、張俊軍，誅求無限量，公曰：「吝於出納，有司職也。痛加裁損，遂少横斂。葺蕪湖廢倉，寄卸諸路綱運，以省般運之勞。」又乞置造船塲於建康府、南康軍，以絶掠奪舟船之擾。兩軍軍衣例以夏税絹充。絹惡，至一疋添結錢千五百，❺謂之估剩錢。公行下諸郡，令納絹

❶「□」，原脱，四庫本作「歸」。
❷「都」，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驛」，原作「馹」，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夏」，原作「下」，據清鈔本改。
❺「疋」，原作「是」，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者書親納、攬納於鈔及姓名於絹端，❶以絶濫惡，免估剥之費。

僞齊入寇，劉光世軍於合肥。賊軍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走，乃聲言乏糧。時車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令促公濟光世軍。公晝夜併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矣。公直入城，具以倉庫金穀岸次綱運上聞，按撫居民，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❷破走之。非公，則光世幾敗大事。

然公爲漕臣，而與主帥不協，❸乃力求去。詔與浙漕張匯兩易。鎮江府吕城夾崗勢高，久不雨，則漕甚艱。公取唐韋，損劉宴，攷覊覈狀，鳩工聚材，增補浚治，❹遂無淺阻之憂。於德勝橋置倉和糴，乃以平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淮糧運至鎮江則候潮閘，占舟船，妨摺運，而綱兵侵耗。乃乞置倉以轉般爲名卸納諸路，朝廷從之。

公連年入覲，未嘗不求歸。上嘉歎高志，親書「薌林」二大字以賜公，除徽猷閣待制，陞轉都運使。公辭，上曰：「此舊物，無可辭也。」居三月，除户部侍郎。再辭，皆批答不允。

公奏曰：「安民固國，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山置轉般倉，❺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❻湖北于鼎州，淮西於廬州，淮東

❶「書」、「於」，原作「當」、「子」，據清鈔本改。
❷「光世」，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與」，原作「興」，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補」，原無，據清鈔本補。
❺「山」，四庫本作「州」。
❻「以給」，原作「給以」，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於真州，興造舟船，❶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當今天下急務有三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三曰户版失實。顯忠良，黜僥倖，法則舉，循名責實，所以正澆薄也。去老弱，升勇健，創簿正名，使諸州上帳於兵部，❷諸將上帳於樞府，著鄉貫，書事勢，季申歲攷，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户，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煙析生，田畝升降，貨殖盈虚，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斯弊也。此特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公因入對，言虜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爲之備。論奏甚詳，上顧問再三，❸奏對移時。中書舍人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可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

公退，即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曰：「身叨侍從，職在論思，入覲嚴宸，疊蒙清問。但欲丹衷之罄，不知寸晷之移，遂致糾彈，是爲過咎。」上批：「向某無罪可待。」所乞致仕，降詔不允。良貴亦待罪，上曰：「榻前之語，良貴何由得聞？可謂面謾矣。」特放罪與宫祠。

公求去不已，乃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公復力辭，不允。上賜舟，親題曰「泛宅」。

公之官兩月，復乞致仕，聞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禮，歸意益堅，復伸前懇，仍具奏曰：「比王倫由平江聞河南故地可得，惟知使人以詔諭爲名。臣竊惟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己，與之和親有之，未聞首足

❶「興」，原作「與」，據清鈔本改。「船」，原作「造」，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部」，原作「卸」，據清鈔本改。

❸「再」，原作「辱」，據清鈔本改。

易位者也，宜諭韓世忠卻之。臣又聞本朝使金國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關國信。」

計議所訖，會詔許公致仕，仍特降詔獎諭，以寵異之。

公歸舊隱，創堂別圃，摘話語名曰「改疎」，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詞》，以見遂初知止之意。逍遥徜徉，高視宇内，遐觀物表，自適其適者，凡十有三年。雖懷忿恨，不然和議，而亦不遭死徙之禍，可謂能見幾而作者也。

開府公葬清江之芙城，公於其側待地，曰「金澤」。植松柏，營兆域，棺槨衣衾，無一不具。壬申三月十有六日，以疾没於正寢，享年六十八。疾中自占遺奏，其末曰：「勿爲小康而忘大計。」訃聞正奉大夫諸孤奉公之喪，以七月庚申葬焉。

娶宗子博士范瓛女，封碩人，子七人：洛，右奉議郎；澮，右奉議郎；浯，右宣教郎；餘早卒。女七人，長適右宣教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吴敦謙，次適右迪功郎黄掞，餘在室。孫男四人，孫女六人。

公天姿迢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剸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宅心忠恕。性至孝，承顔養志，必探其微。友愛諸弟，恩澤徧諸姪，然後及孫，和睦宗族。置敦義莊，以贍貧者。敦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賙人之急，不計其私，自奉甚約。素重常某，死之日，經營其大事。陳公瓘、黄公廷堅以貶死，皆往會其葬，竭力資助焉。

少見劉公安世問爲學之要，安世曰：

「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受以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器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

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時爲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公安世尹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識者曰：「此真良策也。」司長不能用。

致仕之後，積俸錢三百萬，謂子弟曰：「無功而受禄，可乎？」悉捐入郡庠，爲養士藏書之費。❶則公之仕也，不志於利禄可知矣。

建炎己酉之冬，與先君遇於熊湘之西，神觀爽邁，超出群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涖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先君嘗言於廟堂曰：「向某氣質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狥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惟宏於公，既當弟子之列，而終身不獲贄見，狀公平日，不已僭乎！❷方聖學衰微，異議繁殖，或能使君子大人心之精微不明白於天下後世，是以徵諸先君之言，敢書公行事，以俟作者而不辭也。

劉開州墓表

紹興二十有六年閏十月乙卯，元祐丞相劉忠肅公曾孫芮，葬其皇考開州太守、皇妣孺人蔡氏於潭州湘西谷山之原。故諫院潁昌韓璜先既爲之銘，故判監江陵孫偉繼嘗表其在嶠南之墓，而芮又有《甲寅碣陰釋疑》之記矣，它人尚何言哉！

❶「書」，原作「身」，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僭」，原作「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推芮三世，專以脩其天爵，負荷世業。芮毅然之氣激切動人，念念以不能從先志返葬嶺北爲深憂。自癸酉歲至於丙子，居阨窮中，卒克成其志者，實賴彭城劉公錡矜芮誠孝，大推錫類之仁也。芮始卜地，屏去陰陽家禍福之説，曰：❶「克襄大事，死則瞑目。」既葬，人咸以爲江山形勝，土厚水深，真公侯家嘉兆也。

夫事無大小，運無興廢，要貴在有成而已。❷志立不貳，神明來應，如芮孤潔之身，積其誠意，天星再周，越嶺浮湘，水陸千餘里，一舉而葬者千，喪在芮之分，亦可謂能辦大事矣。此志也，可爲天下人子法。

君子尚之，常人忽焉。而某精知之，所以直自恕其不足以及先進，而敢踵二公記開州之葬，以詔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當勵志存誠，不可以力不足而遂死其親也。

趙監廟墓表

君諱睦之，❸字□□，我宋太祖皇帝弟魏王之五世孫也。以祖在檢校少保鎮潼軍節度使蔭補入右選。積階至秉義郎。❹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乙卯，宴坐而終，享年五十有九。娶張氏。子五人：公□、公通、公□、□□。二女早卒，一女未笄。孫男二人：彦回、彦弓。以十月壬申葬於天柱峰南官塘之原。

靖康二年春，京師淪陷，君奉母夫人，

❶「説曰」二字，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貴」，清鈔本無。
❸「睦」，原作「陸」，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積」，原作「精」，據清鈔本、四庫本改。「階」，原作「偕」，據四庫本改。

攜幼弟孤姪南奔，寓於衡山。女兄孀居，自嶺表迎致，以禄養。從仕婁爲筦榷官。公勤廉潔，嘗監嶽祠，前政不良能行，值寇暴至，左右皆棄去，獨一兵負免之。君至，即拔爲部轄。曰：「士大夫遭亂失節者多矣，小人而能義事，不可不旌也。」

君事偏親，撫弟甥於隱約中，至於成立而人無間言。與人交，開心見誠。待下寬慈，民間號爲佛子。遭親喪，哀毁無違，服闋如在。

所見權臣欺天擅命，慨然而歸，不復出仕。食指日衆，忝養微薄，而心安意恬，❶了無憂愠。延禮脩儒，教子以《詩》、《書》，不耽於釋，不溺於老。時時獨酌，澆灌胸中，以抒寫忠憤。好論秦、漢以來興亡大事，品量撥亂濟世人物。自東夷深入及朝家不得已行孟軻氏畏天之論，義氣填膺，嚬蹙切齒，言曰：「人能磨琢性情，至於無血氣爭競之心，然後可以從仕。吾儕狹隘小人，豈能廣大如此！」

惟君平易簡直，不脩飭以取譽，不奔走以干進，雖聖主仄席，有詔求親賢，而當路無由知之。未及舉用，遂爾淪亡。夫干將鏌鋣，不斷不伐，則莫知其足以摧擊堅強也；鏡涵其明，不照不鑑，則莫知其足以區别妍醜也。士藏其器，不登不潔，則莫知其足以處大事、濟大難也。國步方未平，有如此宗子，猶不得一伸其所蓄，况幽遠之大哉！安得掄材之士肯盡搜求舉用之道乎？

噫！國家興隆，在天下賢才彙征而已。欲以覺今闡後，此趙君墓表之所以特

❶「安意」，清鈔本作「意安」。

書之也。

彪君墓志銘

君諱虎臣，字漢明。❶生七十五年，紹興二十有二年卒。卒之日，湘中賢士大夫失聲嘆息，曰：「善人亡矣！適有一人。」將葬於湘潭沿湖之源，其子泣而請叙述行治，❷求銘。

作者謹案：彪氏出於楚鬬穀於菟，❸實令尹子文。❹傒始著姓於衛。❺君七世祖避李唐中葉之患，自山東徙於潭州湘潭縣。曾大父翼、大父淑好善樂施，有長者稱。父約，天性孝友沉厚。

君生六齡，家貧甚，有道流誘之，奮然曰：「我家世讀書，可從爾乎！」父甚壯之，力遣就學，穎出諸童稺。年十有一，遊郡庠，俊偉不群。既而連遭大父母喪，竭力營養，不汲汲求進。獲薦之日，年逾四十，益念親老，不復求仕。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因是徙居湘潭縣之冠田。

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以不欺爲本，❻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率有不畏而不爲。青人張所蚤遊京洛，聞二三先生餘論，所至知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壻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爲「鄉先生」。

居親，則油油翼翼，不忍暫出，毫髮無

❶「臣字」，原脱，據四庫本補。
❷「而」，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❸下「於」，原作「發」，據四庫本改。
❹「實」，原作「寶」，據四庫本改。
❺「始」，原作「世」，據清鈔本改。
❻「以不」，原作「不以」，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忤。丁父憂，慮無以葬，友人譚烈父奉議公極見其哀毁，惻然心動，則與以己所卜地，又使用其最吉者。及至葬，遠近來觀，無可恨恨，皆歎息曰：「此誠信所致也。」因母有上氣疾，遂究心於醫，每疾作，與其配王氏衣不解帶。及母喪，年始衰矣，哀慕如童少。夫婦始終相敬，居必整冠衣危坐。❶生二子，曰居厚、居正。女一人，適鄉人許君。君又早卒，女從父母志，守節不二。❷收教親族孤遺者三人，教之不入，自恨自責，爲之婚娶，死又撫其孤。

終身與人交，惟恐其有不善。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有争忿，欲離絶者，必爲之洗磨瑕垢，❸復相和好。鄰有幼孤，以門内鬩奪潛寄橐中巨萬，君哀而受之，長而歸之，無毫髮取。奉上不過恭，接下不輕狎，愛重故舊，犯而不校，胸中了然，不妄臧否，遇人饑寒，解衣推食。君之學本諸六經，汎觀百氏，無所不通，甚不喜浮屠學。

我仲氏被召造朝，訪以治道，君慨然曰：「今日之急，民心涣散，收之在於理財，理財在寬其力。省官吏而嚴限冗襍，併州縣而尊重守令，禁侈而節制衣服，勵任子，舉孝廉，嚴保仕，❹增泉貨。行法之初，遣使觀風，考較真僞，❺信賞必罰，時不小康者，未之有也。」其言明辨，亹亹有條理，真懷才抱道，不試之人也。有《湘山野老十一論》傳於知己。

方君壯年，靖州守王公某倜儻好士，聞

❶「居」，原作「君」，據清鈔本改。
❷「志守」，原作「守志」，據清鈔本改。
❸「必」，原作「以」，據清鈔本改。
❹「仕」，疑當作「任」。
❺「考」，原作「者」，據清鈔本改。

名立挽致，一見奇之，欲以邊功奏。君曰：「此澆冒事，某不爲也。」晚年欲勸就恩，❶君笑曰：「早乖志願，晚而竊禄，非本志矣。」少時與同郡王以寧負豪氣，不相下，後二十年，王因亂自達，以詩問君，曰：「浩歌排兩脚，豪思横天涯。今如何也？」君謝曰：「初年習氣，掃除盡矣。窮達異道，何相問爲？」足跡不入城府者二十年，伏饑臈寒，❷泊如也。交遊裒金，爲求田問舍，君不肯受。我伯氏又向公子忞交，以書喻之，君雖不得辭而終自愧。

自春陵周先生死，湘中學者無所師承，吾先君南渡熊湘，君一見則有得於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於門矣。

將啓手足，命居正曰：「爾其卒業於文定之門。」援筆書曰：「痛哉永訣，累吾良友。」又命居正達意許氏：「俾爾姊得終其節，則吾死瞑目矣。」語畢而卒。

嗚呼！生不爲名利樂，❸死不爲兒女悲，□大變，❹質諸義，無愧辭，全天歸之，可謂仁矣。惟君深知宏，義不得辭其子請，謹狀。

後九□，❺居正再拜而前曰：「衡楚先生既終矣，銘先人之墓者，舍先生誰可爲之。」銘曰：維時子文、孔聖以爲有未知兮，後二千年其曾孫能之。不王不伯紓國難以成其忠兮，❻而天命嬰之。□振厥祖有曾孫兮，❼啓佑嗣人而敬承之。我作詩詔爾三楚

❶「欲」，清鈔本作「或」。
❷「臈」，原殘缺，據清鈔本補。
❸「樂」，四庫本作「累」。
❹「□」，四庫本作「臨」。
❺「□」，四庫本作「年」。
❻「國」，原作「圖」，據四庫本改。
❼「□」，四庫本作「克」。

之士兮，庶或賡之。

譚知禮哀詞

楩、楠、豫章，❶材之良者也，不可以其夭於斧斤而等之樗、櫟也。五穀，種之美者也，不可以其傷於蟊賊而謂之不若荑稗也。吾友譚知禮，是不失節於逆臣，痛憤主辱而死，追贈延康殿學士，譚公世勳之族姪也。

知禮生長市廛間，本碌碌讀書，從衆爲舉子事。一日，聞武夷胡先生來寓衡山，慨然束書，登堂拜伏，請受業焉。退居近便地，掃除前日氣習，抱《春秋》經三傳，閱《資治通鑑》。未幾，文定先生殁，知禮乃去。既而委其妻以事親，遺二稚子，來居蕭寺，讀書不舍晝夜。以壞器盛粗飯菜羹而食，知禮益儽然，若不勝衣。宏嘗聞之，曰：「何苦如是？」曰：「我爲必得計也。」宏曰：「世路紛華，蓋有命焉，其可必乎？」禮笑曰：「世路紛華，不足以立身事親，我之意，惟有讀聖人書，求聖人之道，庶乎其可。然而知禮愚，欲苦形清慮，❷磨以年歲，必欲見聖人之道，然後歸耳。不如是約，恐資斧盡，則不足以成吾志。」宏因贊之曰：「是在我者，真可以得，子其勉之！」知禮益自信。時友儕亦有爲是念者，不能如知禮之堅決必求也。則有以浮言榔榆之者，知禮不爲動，其志益勵。不幸其親病，知禮歸，不及見其親之終也。先時榔榆之者悻然以不孝爲知禮罪，且播之鄉曲。

❶「楩」，原作「梗」，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苦」，原作「若」，據清鈔本改。

嗚呼！匡章通國謂之不孝，而孟軻氏獨禮貌之者，以其志之無罪也。今觀知禮之志，加於章子一等矣，遭是名也，可謂不幸。非惟是之不幸也，未及終喪，又疾而死焉。

嗚呼！使知禮而不死，則充其志，崇大業，庸詎知其不可以爲濟生民之津湑乎？❶庸詎知其不可以爲薦之神明，德盛而充天下乎？夫人欲以如是一身而事其親，天下孰能加焉！噫！受命之窮，其重不幸也。雖不得見其成而原其志，即其根種，乃五行之秀，天地之英也。彼紛紛之誹謗，豈能揜鑠其精神而誣蔑之哉！

後二十年，二稚子長者夭，少者頗能憶其父事，固窮事母孝，以讀書立身，來拜且泣曰：「自先人重遭不幸，其孤不肖，至今未有銘文。知先人者，惟先生在，敢以請。」宏曰：「是誠在我，我其可辭。」

銘曰：周公而上大道行，孔聖孟氏而下大道不明，仁義充塞千百五年有二程，□下□方見者教育各有成。❷惟我先君子，挺然後生，知之以聞；晚歲卜居衡山之下，慕而後者有如君；不幸短命死，苗而不秀，知者悲辛！

題呂與叔中庸解

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弟兄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爲至。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

❶「湑」，四庫本作「筏」。
❷上二「□」，四庫本作「天」、「諸」。

「何傳之誤！此呂與叔晚年所爲也。」燾亦笑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

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夫也。❶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兩夫子之屬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爲最詳。其爲人守道義，重然諾，言不妄，可信。

後十年，某兄弟奉親，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燾。❷某反復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惜乎瑩中不知其詳，❸而有疑於行狀所載「覺斯人」、「明之書」、「皆未及」之語耳。雖然，道一而已，言之是，雖陽虎之言，孟軻氏猶有取焉，況與叔亦遊河南之門，大本不異者乎？尊信誦習，不敢須臾忘。勇哉，瑩中之志！❹某雖愚，請從其後。

題司馬傳公帖

愚晚生於西南僻陋之邦，幼聞過庭之訓，至於弱冠，有遊學四方，訪求歷世名公遺跡之志，不幸戎馬生於中原，此懷不得伸久矣。今獲覲文正司馬公、獻簡傅公書詩十有二紙，反復誦玩，亦足以見君子之交雖相稱譽，必以情實，無朋黨比周之意也。

哲廟之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❺故元

❶ 下「夫」字，疑衍。
❷ 「燾」，原作「濤」，據清鈔本改。
❸ 「瑩」，原作「營」，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 「瑩」，原作「營」，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 「征」下，原有「吉」字，據清鈔本、四庫本刪。

祐之政，斯民鼓舞，乃有立黨論以排君子者，遂使神州陸沉，❶衣冠蹙於江左。孰能反斯道，任如文正、獻簡者之人，以佐天子，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祖宗之境土乎！堂堂大宋，必有人焉。《易》曰：「否終則傾。」言否之不可長也。愚儻不以窮困疾病即死，庶幾及見焉。

題劉忠肅公帖

劉忠肅公曾孫芮訪某兄弟於南山，論心講道，因得觀其先世遺讒誣之本末。則顧有以自附者，於禮有之；賤不誄貴者，爲其近於諂也；幼不誄長者，爲其近於僭也。推是禮而伸之，則晚生下士而欲稱揚群公先正之德業，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某於丞相德業不敢復措一詞。

惟是歷觀前世名公巨卿辛勤立門户，不旋踵而敗壞，蔑有聞焉者多矣。其所以敗壞無聞者，何也？後無人也。若今忠肅公之子，執義明白而不慴於威武，不渝於患難，不移於貧賤。若忠肅之孫，尚守其先志。其曾孫雖貧且賤，然明於事君之義，强學力行，益能保世以滋大。富貴功名，一時事耳，惟久處窮約之中，而能滋其大德業，傳之無窮，真可謂人之子孫矣。

某以綿力負荷先業，戰戰競競，常懼勿克，❷見忠肅公曾孫之能若是也，既欣且慕。其識此也，以自固也，亦以詔我後之人。

❶「沉」下，原有「者」字，據清鈔本删。
❷「勿」，清鈔本作「弗」。

題孫判監奏稿

余友孫蒙正會文南山，示予以其先人奏稿。嗚呼！此上蔡先生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者也。存是心而不失，❶大可優於天下。豈特寶是故紙陳墨歟？固將推是心，負荷先業，光而大之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正孺勉之哉！

題張欽夫希顏録

顏子資禀天然完具者，以其天地心，大則高明，高明則物莫能蔽，故聞一知十，觀聽夫子言行，終日不違，更無疑議，亦可謂賢達之士，自足了一生矣。然夫子必更博之以文，使顏子求知所至而至之，約之以禮，使顏子既知所終力進而終之，致顏子進德脩業，與天同大，不止了其一生。此聖人所以成就英才，欲與共代天工者也。

《論語》之所謂禮，即《中庸》之所謂善。「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❷非物格者，❸不能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若仁者，不能也。起居言語，無非妙道精義，自不可須臾離，故「欲罷不能」也。❹「既竭吾才」，可用力處，❺顏子無不盡也。「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見夫子妙處，卓然分

❶「失」，原作「識」，據清鈔本改。
❷「至」，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非」，原作「至於」，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起居」至「不能也」二十二字，原無，潛園補入，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清鈔本、四庫本均有此文，今從。
❺「可用」二字，原重，據清鈔本、四庫本删。

明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不能從也，妙處不可以才力進也，要當加之以歲月，自然而化耳。此顏子之學所以爲有準的也。

當時夫子循循善誘之方，今雖不可得而聞，然博之之文，約之之禮，具載於《易》、《詩》、《書》、《春秋》，粲然盈於天地日月之間，患在人由之而不知，或少知之而遂自畫，不下顏子進退不已之功耳。此聖學之所以罕傳，❶異端之所以橫流，爲可懼者也。

欽夫著《希顏録》，有志於道。大哉志乎！顏子欲爲大舜其所爲者，有始有終如是焉，終亦不已矣，故夫子既許顏子以損益四代，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不以人心爲可恃也。使欽夫而得是意，則玩是録可也，忘是録可也，庶幾傳之者廣，而聖人可作，邪説可息，豈小補哉？

某從事於斯，既專且久，故樂爲欽夫道，不自知其愚也夫。

題大學

傃甥，爾曾叔祖祭爾考之詞曰：「勿憂傃不俊，當憂其不學；勿憂傃無官，當憂其不立。」嗚呼！至哉斯言也。

夫不學，則不能有立；不能有立，雖俊而貴，將焉用之？自恃俊才、挾貴勢以覆宗亡家者多矣，余故曰爾曾叔祖好學有立之言爲至也。雖然，世學多岐，罕知正務。❷《大學》一書，孔氏之人指學道之正路也。余今授爾以伊川所正之文，往熟讀之，朝夕勿忘，必至於能有所疑。親師而問之，取友

❶「罕」，清鈔本、四庫本作「鮮」。
❷「罕」，清鈔本、四庫本作「鮮」。

以磨之，必至於昭然若發蒙，一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學成有立，不負爾曾叔祖敦厚本宗之志，❶以不墜爾祖延康公之業矣。傃勉之哉！

題祖妣志銘

建炎乙酉之秋，江、淮、河、漢之間，群盜縱横，先文定被召趨行在，❷仲任行事，某當家責，以强暴逼人沮、漳之間，非遺種處也，則奉母令人及諸親屬，棄生生之資，渡岷江而南。不幾月，大盜蜂集，故廬文書數千卷悉爲灰燼，而祖考祖妣志銘亦在焚中。庚戌歲，得祖妣志銘於吴郛衛道。衛道，先君門人也。紹興戊辰仲春，得祖考志銘於游掞德華。德華，廣平先生幼子也。此吾祖考祖妣之德義行業，微二子者傳焉，❸殆將泯矣。爲人子孫，乃震於一時離散死亡之慮，忘其祖考祖妣之所以明揚於千萬世者，而不知負之以生死，死不瞑目矣。今也幸而得之，謹手録而藏之，又將與知敬其祖者傳而廣之，庶幾哉可以息黥補劓、❹圖全而歸之於父母也。

被召申省劄子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某昨受先父蔭補，旋丁外艱，服除之後，廟堂亦嘗憐其貧，因俾之竊禄。而某一向災蹇疾病頻仍，曾無好歲，血氣衰損，重以長兄亡於瘴

❶「負爾曾」，原作「曾爾負」，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定」，原作「正」，據清鈔本改。
❸「業微」，原作「微業」，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黥」，原作「黔」，據清鈔本改。

毒，痛心傷血，鬢髮成絲，目視昏花，步趨緩縱。顧茲凋朽，乃蒙嚴召，雖有陳力就列之心，已覺筋骸之難强矣。起坐徬徨，無以爲計。退而深念，使某奔走承命，能有涓涘裨益於國事，則雖顛踣道途，亦無所恨。若只貪冀榮寵，忘其臨深履薄之志，徒然冒昧而不可謂之孝，尚何望其忠哉！

輒布悃誠，❶上干洪造，伏望都俞之間一爲敷奏，寢罷成命，俾某得保其支離以終天年，非特小生之幸，亦足以昭聖朝不使一物失所之仁於天下矣。

求仁說

關西劉子禮訪愚於南山之下，相與論聖人之道焉。如愚者真所謂道師之言，❷僅能不失者也，❸烏能呈人容色，知病淺深，而藥人之病，起人之廢乎！雖然，論道者解博學之難，如子禮之謙，不恥下問，而不一言，是失人矣。

夫聖人之道，本諸身以成萬物，廣大不可窮，變通不可測，而有一言可以蔽之者，曰：仁而已。仁也者，人也。人而能仁，道是以生。生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以生爲道者也。人之於道，下學於己而上達於天，然後仁可言矣。❹

《論語》一書，大抵皆求仁之方也，審取其可以藥己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矣。此豈言語之所能及乎！故爲求仁之說以贈，所以相勉也，亦因以自警云。

❶「布」，原作「怖」，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謂」，原作「爲」，據清鈔本改。
❸「失」，原作「識」，據清鈔本改。
❹「後」，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祭楊子川文

嗚呼子川！元年乙酉之冬，我兄弟奉板輿渡岷江而南邁，始識君於熊湘，屈指二十六年。❶終始保而無虧，常離憂於聚散，今云亡而莫追。

嗚呼子川！信先民□有道，❷友仁以自輔，事賢以自將。我兄弟情與□款狎，❸美景良辰，往來上下，覽衡山之雄秀，觀碧泉之清冽，鱠神鯉以食我，酌清酒以飲我。酒酣意得，談今玩古，目視霄漢，氣吐虹霓，或好詞以我譽，或正色而相規，生遲莫而不休，心晞慕而不退。

嗚呼！人誰不生，而子川之生爲有知也。人誰不死，而子川之死尚有詞也。有知不昧，有詞可垂，❹君蹈常理，又奚以悲！敬陳薄奠，惟君歆之！

祭趙仲禮文

嗚呼仲禮！出自秦王。嗚呼秦王！宗室之英。如何後嗣，亦弗能振。惟時仲禮，禀氣之純。❺菽水致歡，孝於事親。死而不忘，恭於事兄。善與人交，開心見誠。大友於弟，遜而不爭。遭時艱難，有懷欲征。人意我異，弗厲弗興。浩浩義氣，填胸塞膺。慷慨發論，引史爲徵。爲時惜賢，爲國憂民。退安陋巷，如魯諸生。好古樂善，

❶「二」，原作「六」，據清鈔本改。
❷「□」，四庫本作「之」。
❸「□」，四庫本作「相」。
❹「有」，原作「可」，據四庫本改。
❺「純」，原作「絶」，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河間東平。在澗在陸，如何大君！不怨於天，不尤於人。日飲樽酒，以亂我心。

嗚呼仲禮！大舟陞沉。與我愚者，利同斷金，笑語未終，遽聞訃音。宜康而壽，天乎難諶！

斐詞致奠，魂兮來歆！

祭表兄范伯達文

嗚呼表兄！鞠於我家。孩幼聰慧，蘭茁其芽。固永壽君之所鍾愛，而文定公之所深誇。與我兄弟，情均靡它。同隊嬉戲，言語啞啞。發蒙就傅，唱和絃歌。誦詩讀書，共李分瓜。居我姑喪，哀毀莫加。從親宿師，待祿京華。數載奉喪，南歸西坡。寢苫泣血，哀深蓼莪。斬然頭角，志尚可嘉，[1]奉養偏繼，弟妹拊摩。天性孝友，能容以和。勤力耕耘，姑之桑麻。兄弟朋友，相從相過。帶經問學，如切如磋。上論羲、軒，下述丘、軻。妙在胸次，神化森羅。作爲文章，未壯登科。遭時離亂，邅迴婆娑。官於長沙，寓領之阿。流落雖深，事業蒸蒸。大臣知之，薦於蓬瀛。轉對丹陛，納忠大君。國論未定，奏記輔臣。好不可恃，讐宜治兵。時宰疾之，退職祠庭。闡高東南，籍籍厥聲。不戚困躓，自樂其正。久乃監郡，復二大州。廊廟思賢，明詔徵求。萬化本心，獻於前旒。天子嘉之，秘閣寵收。有忌我者，持節分憂。剖符南海，散地歸休。嗚呼少壯，未嘗不合。并既老至，而長分離。況外家之多難，而孤露之已衰。思往日之不可得已，

[1]「志」，原作「忘」，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冀今來猶可致書而相綏。

嗚呼天乎！何斯人之不淑，而訃音之奄來也。敬致薄奠，式陳斐辭，以寫予痛哭無窮之悲。

祭范元作文

嗚呼！身之窮達，在乎命耶？抑在智耶？命之濟否，由於天耶？抑由人耶？粵觀於公，竟何如耶？少處患難，芝蘭萌芽。長富文史，浸有聲華。承考之志，克己無邪。左丞愛之，任於朝家。❶起佐二州，時多虺蛇。從容笑語，解其紛拏。仍使六路，馳驅駰驊。一裕國計，不弭民嗟。嘖有煩言，載鬼一車。婆娑散地，種柳栽花。有臺有觀，無競無譁。毋怨毋惡，莫吁莫嗟。子子孫孫，綿綿如瓜。昔之用也，❷鶚薦有嘉。後之棄也，玉本無瑕。達在命只，濟由材加。優哉游哉，人生有涯。寢於巨室，天高至遐。

一觴致奠，魂其歆哉！

文定書堂上梁文

我祖武夷傳世，漳水成家。自戎馬之東侵，奉板輿而南邁。乃眷祝融之絕頂，緊諸夏之具瞻。巖谷縈迴，奄有荆、衡之勝；江湖襟帶，旁連漢、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懷千里之鄉邦。燕申未適於庭闈，温清不安於枕席。縱親心之無着，顧子職以何居。

❶「任」，原作「在」，據清鈔本補。

❷「用」，四庫本作「進」。

氣象□□，□□□宮之近；❶川原膏壤，爰□舜洞之旁。❷□枕五峰，❸面開三徑。就培松竹，將置琴書。良爲今日之規，永作將來之式。工徒大會，❹築削告成。所用脩梁，聊申善頌：

抛梁東，爰有仁人住嶽峰。萬里春光來席上，四時和氣在胸中。

抛梁西，諸峰秀色與天齊。人間日望興雲雨，雪月吾皆自品題。

抛梁南，靖深端北府宅温。❺州面躍鱗看似錦，竹間流水勝於藍。

抛梁北，天家尚爾淹南國。❻《春秋》撥亂仲尼書，年來獻掃妖氛則。

抛梁上，道與天通自發揚。當仁不愧孟軻身，禪心事業遥相望。

抛梁下，明窗浄几宜憑籍。道義相傳本一經，兒孫會見扶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庭幃樂豫，壽考康寧，中外雍和，子孫蕃衍，流光後世，受福無疆。

碧泉書院上梁文

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方極不二，❼宜求仁以覺諸愚。振古於兹，於今是式；弘開大業，屬在吾人。永惟三代之尊，學制乎□家巷；❽爰從兩漢而下，友道散若

❶ 上五「□」，四庫本作「巍峨欣瞻日」。
❷ 「□」，四庫本作「列」。
❸ 「□」，四庫本作「背」。
❹ 「工」，原作「二」，據清鈔本改。
❺ 「宅」，清鈔本作「澤」。
❻ 「天」，原作「大」，據清鈔本改。
❼ 「方極」，四庫本作「至誠」。
❽ 「乎□」，清鈔本作「□乎」。

烟雲，尼父之志不明，❶孟氏之傳幾絕。顔回克己，世鮮求方。孔伋論中，人希探本。棄漆雕之自倖，昧端木之真聞。干禄仕以盈庭，鬻詞章而塞路。斯文掃地，邪説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驅役世俗如家隸。政時儒之甚辱，實先聖之憂今。將尋繹五典之精微，決絕三乘之流遁。窮理既資於講習，輔仁式籍於友朋。載卜會文之方，乃堂碧玉之上。南連衡岳，北望洞庭，居當湘、楚之中，獨占溪山之勝。震風淩雨，人知楊子之㟼嶸。寒士歡顔，心壯杜陵之突兀。帷下不窺於董圃，車喧寧接於陶廬。期聖奥以繙經，立壯圖而觀史。由源逢委，自葉窮根。明治亂之所由，豈榮華之或慕。貧者肯甘於藜藋，來共簞瓢，至而未斷其賢愚，惟應誠篤，無行小慧以亂大猷。各敬爾儀，相觀而善。庶幾伊洛之業可振於無窮，洙泗之風一回於萬古。清朝大匠，告舉脩梁，欲見鄙心，聊申善頌。

抛梁東，波光碧玉日射紅。春到柳條金色嫩，鶯遷喬木萬方同。

抛梁西，秋空新月淡娥眉。侍講不從歌舞亂，秦關伯起定天知。

抛梁南，衡峰雲碧浄潭潭。一簣進功誰是伴，坐看青色勝於藍。

抛梁北，妖氛未除關塞黑。羲經求補敢遑寧，作頌永垂千祀則。

抛梁上，青天白日雲無障。清明奴隸亦知之，妙處直須朋友尚。

抛梁下，道偏乾坤無縫罅。胸中變化事無常，可與吾皇輔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遠邦朋至，近地風從。

❶「尼」，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襲稷下以紛芳，繼杏壇而蹌濟。雲臺斷棟，來求概日之楩楠；❶天路巡迴，看引風生之騏驥。驅除異習，綱紀聖傳。斯不忝於儒流，固永垂於士式。❷

論史

太公

項羽謂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宜曰：「始吾與若俱北面受懷王命，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吾翁，是欲自烹而翁也。羽昔年弑君，而今欲弑父，既無君父，何有於兄弟。吾將以死討君父之賊，豈忍爲汝下乎！」

劉項

秦以酷急失人心，項羽又所過殘滅，所謂以火救火，沛公素寬大長者，一時便有首出庶物氣象，譬如奕棋，此第一着勝羽也。

沛公若不能還軍霸上，則必與羽鬭於關中，是以桀攻桀，兵强者勝。一還霸上，不爲利欲所昏，清明在躬，便志氣如雲，❸應對皆當，此第二着勝羽也。

至於第三着，以羽弑共主，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着正是。既入彭城則取

❶「來求概日之楩楠」，原作「求仁概日之楩楠」，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固」，清鈔本作「用」。
❸「雲」，清鈔本、四庫本作「神」。

貨寶美人，置酒會，無意討賊，龍頭蛇尾，着而不疑，遂使羽一向猖獗，幾不能定。然羽拙甚，故終能取勝。

夫戰之勝負，不足以決成敗，故羽七十餘戰未嘗敗北，終歸滅亡。漢祖得屈伸與奪之機，❶韓信在其機中而不悟，而爲之禽；陳餘、龍且在韓信機中而不悟，而爲信禽。信可謂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者。張良於一時人物，獨許之以可當一面，亦大□矣。❷以比漢高，便自霄壤。漢高可謂天授，諸人不知天命，即與之争，❸枉作亂臣賊子耳。

韓彭

韓、彭之所以亡身及其族者，以梁、楚爲之累也。使信、越不愛梁、楚，漢安得而族之？

黥布

薛公一言而封千户。薛公，楚之望也，此漢之所以破黥布也。

或問：布之反出不得已，君子恕之乎？曰：臣而反其君，烏可恕也。

或曰：爲布計者，宜如何？曰：蘄西之遇，❹漢祖遥問「何苦而反」，布宜應曰：「臣不敢反也。方陛下危困之時，愛韓信、彭越及臣如手足，今天下定矣，則視之如寇仇。往年以詐傳信，今年以疑以掩越，殘其

❶「屈伸與」，原作「伸與屈」，據清鈔本改。
❷「□」，四庫本作「奇」。
❸「即」，清鈔本作「而」。
❹「蘄」、「遇」，原作「靳」、「過」，據《史記》、《漢書》之《黥布傳》改。

身，夷其族。陛下平日寬大長者，今變而爲狹隘之人。臣與信、越同功一體，乃忍死於獄吏，是以至此。若陛下察臣無罪，反躬知愧，退師釋甲，則臣束身自歸，豈忍多殺士衆，爲背叛之人哉！」漢祖服義，不比常人，以一言而官季布，以一言而置蒯徹，以一言而釋欒布。夫若布爲此言，帝必有以處之矣。

景帝

漢景方其寵晁錯，雖穿太上皇廟堧垣，亦無罪。及惡臨江王，則侵太宗廟堧垣剄而死，❶亦不恤。任私意而不循義理，使君臣父子一至於是。又以郅都爲中尉，貴戚宗室號曰「蒼鷹」，後坐不與臨川王刀筆竟被誅。既宗室多犯法，則又用甯成。夫欲親親，必選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下民猶不可以爲法治也，況宗室乎？

晁錯

晁錯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遂致滅宗，豈特景帝寡恩哉？錯若自請封討吳，以周亞夫爲己副，軍事一以委之，豈至若此？

周亞夫

人不可不知道。知道，然後知進退。亞夫，勃之子，細柳軍營，❷威震人主。吳、

❶「剄」，原作「到」，據清鈔本改。
❷「營」，清鈔本、四庫本作「容」。

楚之反，計謀獨出諸將之上，有蓋天下之功。及因爭廢太子不能得，❶可以逡巡引去矣。後更爲相，不知景帝特以人望用之也。先不肯救梁，❷後不肯侯王信，取諸貴戚怒。及不肯侯匈怒降者，❸乃謝病免。賜食無切肉，不置箸，見之使皇恐，請罪可也，猶顧上席取箸，其不知幾如此！其見殺也，豈特景帝之咎哉！

唐太宗

太宗起義兵，首數高德儒佞諛之罪而斬之，此義聲振也；其令天下以救蒼生，此仁聲振也。此其所以有天下也。

論其行事，則一大將才耳，非有大君之度也。如高麗不服，遣將經營足矣，乃逞雄心，忽忠言而自行，迄無成功，勞弊天下。它日高宗遣將平之，如反覆手耳。

中興業

易俗

國家之敗，必育壞亂不起之處。❹深知其處，大變革之者其功大，小變革之者其功小，不變革者必淪胥以亡。❺夫風俗者，人主之所自出、士大夫之形而政事之影也。近世以來，行義凋損，政事殆廢，風俗薄惡，人民嚚頑。子弟變父兄者有之，爲王臣而從盜

❶「子」，原作「二」，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救」，原作「故」，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匈」，原作「句」，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❹「育」，四庫本作「有」。
❺「亡夫」，原作「士大夫」，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賊者有之，爲諸生而獻虜庭者有之，卒弑其守者有之，民殺其令者有之，執親之喪而謀從王事者有之，以卑賤而徼訐動摇尊長者有之。上下習以爲常，恬不知怪，而三綱絶息，人道大壞，亂之所由作，兵之所由起也。

昔秦政、王莽以酷急煩苛而亡。❶漢高、光武深達權變，知救弊之理，革之以寬簡，故能以匹夫而有天下。及西晉尚清談，棄禮義，中原塗炭，琅邪南渡，因循不能大變，雖名賢輩出，僅能扶持不絶宗廟之祀。其間憑恃强衆，自以爲能，不知救之之方，❷隨流波靡，功幾成而亡者，不可以概舉。

夫以往之事，當今之覆轍也。人君鑒乎此三者，知當今之務在乎革易風俗，則當立至公之心，彰禮義之門，謹人倫之政，嚴上下之分，以消悖逆；用賢能，杜私謁，絶貨賂，務實去華，信賞必罰，以消背畔；不開越訴之端，以消徼訐；干進者黜之，恬退者拔之，以崇廉耻。鼓天下之人翕然並興於義，而不以利嬰其心。

臣之於君，下之於上，實有子弟衛父兄之志，何兵不强？何賊不殄？何夷狄不治？而中興之業成矣。

官賢

設官分職，所以爲治也。近世以來，善事上官，漁奪下民者，守令也。□嬖□之勢，❸□亂州郡，❹使上下之威不震者，有司

❶「政」下，原有「衰」字，據清鈔本、四庫本删。
❷「之方」，原無，據清鈔本補。
❸上二「□」，四庫本作「畏」、「寵」。
❹「□」，四庫本作「撓」。

也。阿黨權貴而不擊刺官邪，淆亂是□，❶□熒□者，❷臺諫也。逢君之惡，壞治亂紀，毒流天下者，□□政也。❸士卒憤惋，等威不立，□功□□，❹□長寇仇者，❺將帥也。

夫設官分職，所以爲治，而敗亂無不由之，何也？推考其故，本乎君心多欲，上下交征利，不慎名器，科品冗濫，改易頻煩，存空名而不責實効之所致也。今欲圖中原，必反之而後可。

夫相者，君之柄，一日非其人，天下受其害矣。況今海内大亂，危亡已見。而君之命相也方且嘗試其人，相之受任也方且嘗試其術，而偷安目前，施施然自以爲至安，是執政未能勝往時也。君不欲聞其過，諫諍之臣殺之、黜之，後來者不敢直言，是臺諫未能勝於往時也。監司畏避盜賊，引身先遁，與郡縣相委遠，贓污狼籍者不治，干紀縱横者不禁，是監司未能勝於往時也。守令不能抗賊，反乘勢刻剥以殖其私，是守令未能勝於往時也。諸將擁衆填集行朝，坐視夷狄之替任，盜賊之雲聚而不能擊刺，是將帥未能勝於往時也。往在中都全盛之時，以是而敗，今欲偏方敗亡之餘，❻以是而興，不亦難乎！

人君能内正其心，篤求賢之志，優臣下之禮，選用賢才，舉籍幾出於閹官之門，應奏有勞，獻頌可採，奉使無功，曾立僞朝而不次超升者，❼皆降黜之。罷借補，禁權攝，其已借補而功効不著明者奪之，其已權攝

❶「□」，四庫本作「非」。
❷上二「□」，四庫本作「爲」、「惑」。
❸上二「□」，四庫本作「今執」。
❹上三「□」，四庫本作「冒」、「濫賞」。
❺「□」，四庫本作「而」。
❻「偏方」，原作「偏訪」，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❼「次」，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有治狀者授之。❶凡内外之官，皆使久任。責宰相以公卿大夫皆當其才，責諫臣以日進逆心之論，責監司以州郡清肅，責守令以户口歲增，責將帥以寇盜弭亡，❷不勝任者必罰，無赦於是。有用未當其才者則易之，用未盡其量者則外之。有稱任者，頒告天下，用西漢法，增其禄秩，而勿徙。郡縣守令政治卓然者，如東漢法，守入爲三公，令升爲刺史。罷經義、詩賦之選，立孝廉、經術、政事之科。使郡守歲舉，舉非其人，二者當坐。❸誠如是，則仕途肅清，可以革目前之弊而望中興矣。

屯田

師旅之興，嘗患糧食乏絶，故楚、漢争敖倉，王世充、李密争洛□。三國之時，江、❹湖、海、岱，王公十數，多以乏食而自破。惟曹操知時務之要，募民屯田，置典農之官，於是所在倉廪豐實，征伐無運糧之勞，兼併群雄，强於天下。方今江北漢南郡縣，土地膏腴，率多荒廢，遺民艱食，死亡幾盡。宜如曹操列置田官，專司農事，募民屯田，下巴、蜀之粟，出巴、蜀之牛，以給貧民，使安生業。則聞之，必競來歸。有三利焉：富國强兵，一也；消閭閻群盜，❺二也；行師省轉輸之勞，三也。不然，江北郡縣使役無幾，不堪調發，財盡而怨，怨盡而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可不慮哉！此屯田

❶「已」，清鈔本、四庫本作「見」。
❷「亡」，原作「民」，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❸「二」，四庫本無。
❹「江」，原作「海」，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❺「群」，原作「郡」，據清鈔本改。

典之所當務也。

軍　政

建國必設險阻，本朝都汴，無山河之固，以甲兵爲强。天下治安，數千萬衆環向坐食，衣紈帛而忘甲胄，習工藝而疎弓馬，安墉脩而憚勞役。死者補以空名，亡者不消户籍，出戍者賂而不行，出征者將不加卹。進，不得快戰以立功；退，不得温飽以保意。負罪亡命，遇赦自陳，即與洗滌。或竭力戰鬭，則將黨受賞而已，❶不與，怨憤而叛，則招以官。此軍政之所以壞也。

革之之道在人君，人君深自刻勵，優卹將士，與同甘苦，拔忠義武勇之士以爲元帥，科簡諸將之兵，❷汰其庸懦，申以堦級之法，考校諸將之衆，明以分畫之制，而增損脩整之，❸見衆不必更募，罷招刺，禁扳換，勤訓習，其間必將有部分嚴飭士卒精練者，❹特加獎擢。出從征伐，惟才是用，無必官資。捕斬首虜者，賞之以金帛；滅賊復地者，賞之以官爵，封之以國土。有犯令者，親貴必誅。賞罰嚴明，此孫武子所以制勝於天下，諸葛公所以抗衡於中原者也。何桀賊之不滅，黠虜之不膺，中興之無望乎！

❶「賞」，原作「黨」，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科」，清鈔本、四庫本作「料」。
❸「脩整之」，原作「脩之整」，據四庫本改，清鈔本作「之脩整」。
❹「必」，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定計

王者，必定都以繫遠近之心。漢祖據關中，光武據河内，固形勢之地，以立根本，然後親帥三軍，東征西戰，身犯矢石，未嘗一日安坐而守也。

今外有必報之仇，内有僭叛之寇。誠能擴天地之量，立致遠之志，與士卒均勞苦，收俊傑而用之，激勵諸將自將而行。擒李成於淮南，縛張周於武昌，掃孔彦舟之徒定湘中；詔張浚出師，與柴斌討桑仲，復襄陽。如此，則軍聲大振，檄召江北諸鎮，誰敢不至！待之以誠信，約之以法度，示之以賞罰，誰敢不從！是坐定大河之南，而得猛將精兵爲吾前驅也。天子所至，勞來撫綏，禮用賢彦，蠲除暴政，河外之民困於左衽，必興發憤之心，相扇以歸命。天子親統六師，因而乘之，一戰而天下定矣。此上計也。復襄陽之後遴選重臣，一守建業，一守武昌，一守江陵，天子將虎旅西入關，一以順將士之情，一以資巴、蜀之饒，内脩政事，外觀時變。此中計也。使諸將力取江州，移軍擊滅彦舟之徒，自江之北，❶務崇寬貸，苟相維持，以待天命。此下計也。

知人

治天下之亂者，必以知人爲本。

漢高帝從天下之士入漢中，諸臣亡者以十數，及聞蕭何亡則大怒，誠知其爲英賢，不肯失之以資敵國也。魏武帝從中原

❶「之北」，原作「北之」，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之士起山東，叩門求進者衆矣。及得荀彧則大悦，誠知其爲英賢，任之可以謀敵國也。

漢高將擊魏豹，先問其將。言栢直，則知其不能當韓信；❶言項它，❷則知其不能當曹參；❸言馮敬，則知其不能當灌嬰。其知彼己如是之審且明，故滅群雄而定天下如指諸掌。魏武將禦袁紹，有言田豐智者，則彧已知其犯上；有言審配忠者，則彧已知其無謀；有言顔良勇者，則彧已知其可一戰擒也。其知己彼之如是審且明，故破敵國而據中原如指諸掌。

主上即位，雖當艱難之時，然涖天下今五年矣，任用群臣不爲不衆矣。任黄潛善、汪伯彦，但爲巡幸偷安之計，而無立國堅守之謀，以維揚屯兵數十萬之衆，當數千遠來罷弊之金賊，勢如太山之壓卵耳，而不戰自潰，狼狽渡江，循致錢塘之變。用范宗尹，頽墮不振，且天下盜賊皆庸人倔起，志在財幣，朝夕自快而已，豈有分裂山河之志哉！稍出禁旅，自足平殄，而建議割地，使爲鎮撫，是賞盜以教天下也。是以夷狄日横，盤據西北，賊盜益張，蹂踐東南，百姓肝腦塗地，號呼上天而不能救，國勢日蹙，民心日散。

用人不當，乃至此極，實存亡危急之秋也。主上苟以至誠待物，以謙虚持己，收天下之耳目爲己之耳目，收天下之謀策爲己之謀策，徧用天下之英賢，則不患無漢高帝之明、蕭何荀彧之臣矣。庶幾謀謨有定，政令有經，紀綱可正，而夷狄可滅，中興

❶「則」，原無，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❷「它」，原作「乜」，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參」，原脱，據清鈔本、四庫本補。

可望矣。

罷監司

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置漕司，所以平貴賤、通有無，使財貨流豐也。有民則有事，有事則有爭。置守令，所以治民息爭也；置憲使，所以糾察姦欺，使刑獄明允也。

平時，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事，互相忌惡。自喪亂已來，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爲能，監司專以陵撓州郡爲事。❶爲漕使者，不能平貴賤，❷通有無，或厚斂苟免以資敵，或重載遁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得養民以生財也。爲憲使者，不能察姦欺，允刑獄，贓污狼籍者不按，姦宄通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爭也。徒能變亂是非，熒惑朝聽，專利謀己，移易官吏。輕侮朝廷威令，使守者無所取則；棄擲守宰教條，使吏民無所取信。下被其殃，上爽其憂。此則監司之爲也。

昔唐正觀時，❸專任刺史縣令，數年一遣，大臣以六條巡行，而天下大治。開元之末，增置按察諸使，而官吏失職，百姓怨嗟。

夫設官置吏，本以爲民。方今民遭寇亂，死亡無幾，自應減損官吏，輕徭薄賦，以存撫之，況無益於事而有害於民者。或宜罷盡監司之職，月之連帥，❹選擇守令，使各清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爲務。歲終則連帥遣上佐，列郡遣掾屬，起其貢

❶「監司」，原作「司監」，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貴」，原作「貧」，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正觀」即「貞觀」，宋人避仁宗趙禎諱。
❹「月」，四庫本作「屬」。

賦，條其利害，述其職守，三年一遣。御史以六條廉之，察吏之賢否，問民之疾苦，禮耆老，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狀高天下者，擢爲公卿；否者，痛加懲督。❶勸沮既明，人思自勵，則財貨自足，刑獄自平，奸宄自息，而百姓自安矣。然後駈而義用之，以敵王所愾也。雖曰未必中興，人孰信之。

整師旅

君者，兵之司命也；相者，兵之心也；將帥者，兵之手足也。君不能爲兵之司命，則孟德專漢、仲達專魏之禍生矣；相不能爲兵之心，則王允見殺於傕、汜，國忠見討於禄山之禍生矣；將不能爲兵之手足，則趙括陷其卒於長平、章邯陷其軍於新安之禍生矣。

頃年，維揚渡江，危急之際，諸將握重兵者，擅行不顧，與衆俱遁。昔耿弇爲將，不肯以賊虜遺君父，今乃棄君父而不顧，可乎？

夫東南之兵，非關中之勁也。東南之財，非蜀中之饒也。漢祖以關中委蕭何，光武以河内委寇恂，咸能遣兵調食，遠征致討。❷今主上以關、蜀付之大將四年矣，未嘗出一人一騎以增禁旅，未嘗輸尺帛斗粟以益軍資，監司帥守，❸莫非其人，朝廷徒得空文往來而已。

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是以遠則西方之兵知有大將而已，不知有

❶「懲」，原作「徵」，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❷「遠征致討」，清鈔本、四庫本作「遠資征討」。
❸「帥」，原作「師」，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主上也；近則諸將之兵知有大將而已，不知有主上也，❶上之威令不行矣。若是者，可謂能爲兵之司命乎？

苗、劉之變，不可不慮，而思所以拔其根也。今劉豫僭山東，桑仲擅襄漢，❷馬友駐長沙，孔彦舟在淮南，其餘群盗，所在剽劫，不下十數。相臣不能建議立謀，遣義士，發文誥以懷之，又不能指蹤諸將，武震以懾威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是者，可謂能爲兵之心乎？一旦有如倠、汜、禄山稱兵向闕，號「清君側」，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不知以何術遏之也。

曹翰、曹彬爲將，南征北討，兵不留行，掃滅群雄，旁震夷狄。今之諸將握重權，統大衆，金虜欲兩河，則束手而與之兩河。欲二聖，則束手而與之二聖。盗賊縱横，殘破州郡，蒼生被屠戮者，所在以百萬計。若是者，可謂能爲兵之手足乎？將不知兵，以卒與敵，一旦勇者有趙括之虞，黠者有章邯之變，不知以何將代之也。

是三禍者，在天下無事之時，苟有一焉，猶至於危亂，况今日耶？主上誠能正心誠意，興痛切之念於君父，致憤切之至於夷狄，著三綱，❸以立兵實；慎命一相以定大計，斷大疑，貴以收致人才，以廣兵謀；用祭遵李勉之流，申明軍令，舉劾高位之犯法不職，以整兵制；科簡諸小將有精整士卒如吕蒙之流者，❹拔加奬勵，以甄壯烈；

❶「近則」至「上也」十八字，原無，潛園補入，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補。」清鈔本、四庫本有此段文字，今從。

❷「擅」，原作「善」，據清鈔本、四庫本改。

❸「著」，原作「者」，據清鈔本改。

❹「科」，清鈔本作「料」。

人人别進，問其燥濕，推赤心，致其死，以振兵氣；發遣諸將，分道經略，不得上首級，以著必在破敵殺將，收復境土，安集百姓，以著兵志；先平江淮，静湖湘，復荆楚，通武關之路，出秦隴之田，下巴蜀之粟，一統西南，亘江漢而守之，以壯兵勢；移檄金賊，數其罪逆，固守要害，招撫兩河之民，時出奇兵，東西掩擊，使疲於奔命者。❶不出五年，可以成中興之烈，保無疆之休，尚何三禍之足慮哉！❷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三

❶「疲於奔命者」，清鈔本、四庫本作「彼罷於奔命」。

❷本段後有陸心源校勘識語：「右蕭山陸氏抄本《胡五峰集》。卷一第十五、十六、十七三葉有錯簡，卷二《上光堯皇帝書》『則知其』下脱廿一字，『大憂者』下脱四字，『比乎』下脱十九字，『四民』下脱十七字，第六十五頁脱十二字，六十九頁脱十八字。」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四

皇王大紀論

鴻荒訛真

鴻荒文明，天行也。鴻荒之世，結繩而治，理則昭然，其事不可詳矣。世傳天地之初如雞子，盤古氏以身變化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於其中。所謂訛矣，失其真。而盤姓爲萬姓之先，則不可没者也。

書傳散失

世傳羲、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上世文書簡邃，❶經三季而失其傳，不可得而論次故也。今去孔子又遠矣，乃始於古初，不亦過乎？

吁！因秦焚書，後世競傳古先事，紛亂怪誕，迷誤後生，無所考正。其有能不悖於理者，可不採拾乎？其有顯然謬妄，背義而傷道者，❷可不剪削乎？其有誣罔聖人者，可不明辨乎？或謂有欲正人心、息

❶「上」，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❷「義」，原作「議」，據四庫本改。

邪説之志，愚敢僭孟軻氏之名乎哉！考其事，窮其理，以自正而已。

帝王别姓

按史載五帝、三王，惟庖犧爲别姓，自炎帝而下皆同宗也。歷世綿遠，雖不可考其然否，以理推之則或可信。今夫在天則日月遞照，而五星二十八宿不得與之争光。在水則大江濁河貫注華夏，而衆水演迤，不得與之争道。在山則岍岐、嶓冢横亘四海之内，❶而萬山低伏，不得與之争勢。在人則庖犧、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傑出一世，獨與天地相似，而俊材異能之士委命陳力，不得與之争聖。何獨至於姓而疑之？其可疑者，世數多寡長短耳。故愚特載其苗裔，而於世數則略之云。

開闢紀年

或傳自開闢，或曰自燧皇至於春秋獲麟之歲，二百七十六萬年，分爲十紀，六紀在庖犧前，三紀在包犧後，而末紀流訖於黄帝者也。謹按，包犧始畫卦，造書契，夫孰知其前之六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包犧至於黄帝，兩紀五十餘萬年間，作者惟神農氏一人，其妄可知。故自盤古至於帝嚳，雖有紀其年者，皆不敢信，姑載其事而已。西洛先覺邵雍氏作《皇極經世》，❷歷數堯即位之年，❸起於甲辰。惟雍精及天地之數，

❶「岐」，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萬曆三十九年陳邦瞻刻本）補。
❷「世」下，四庫本有「書」字。
❸「歷數」，四庫本作「紀」。

必不妄也。故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幾其可以傳信乎！

皇帝王霸

劉道原博極群書，以爲古無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數，其辭甚悉。

愚以爲如是稱而逆理害義，雖人謂之聖賢之經，猶當改也；苟於理義無傷害，雖庸愚之説，猶可從也。皇帝王霸，雖經不稱其數而雜見於前脩之文，非有逆理害義之事也，奈何必欲去之乎？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王者，天下歸往者也。❶自燧人氏而上，則三皇之世也。包犧、神農、黄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人至於今受其賜。故孔子曰：「包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

案黄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位定矣。夏禹、商湯、周文之爲三王，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之爲五伯，其迹詳甚，焉可誣也？

宫聲玄妙

至哉！❷聲之宫也。有五行之土，❸金、木、水、火得之然後生。猶四端之仁，

❶「往」，原作「任」，據四庫本改。
❷「至」，原作「主」，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改。
❸「有」，原作「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改。

義、禮、智得之然後中。❶猶事之中，萬物得之然後成。是故宮聲者，不可以易知也。必上有體元之君，下有調元之臣，安土樂天，然後宮聲可議而雅樂可復也。後世以其淺陋之德而欲求玄妙之聲，必不應矣。惟禮亦然。故孔子：「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女媧補天

世傳往古天不兼覆，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其言雖陋甚，推其本旨，蓋言女媧以婦人能理男子之事耳，乃婦人而有雄才大略者也。後世唐武氏其似之乎？此非常之變也。

自漢以來，不擇天下之才任以爲相，寄托宗廟社稷之主，❷而以天下大柄倚仗婦人女子。其有不生禍亂者，亦云幸矣。幸也者，小人之事，非大人之道。天下公器，不受正命，乃欲以小人之道持之，豈非不知學之過歟？若漢之武帝、蜀之昭烈，託霍光而寄孔明，其於道學概乎有聞者矣。

西方傑戎

潛心三皇之紀，❸則知太和保合、生育無窮之道，無始而有始，無終而有終者也。是故有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

❶「中」，四庫本作「行」。「後」下，明本《皇王大紀》卷二有「得」字。

❷「主」，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❸「皇」，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命不已，❶而成四時之造化，于皇群聖體，是以爲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乎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氏傳其學。孟氏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厭苦世累，欲求超脱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山，❷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説，曰：「我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❸漢明帝時，其書始入中國。魏、晉以上，爲其徒有禁。逮乎末流，周立典教，插破中國，據名山勝地，千百爲群，説渺茫，陳禍福，以恐喝愚衆，而士大夫争信鄉之。用夷變夏，三綱弛絶，人無宰物之情，由之此矣。可不懼乎？

夫陰陽剛柔，天地之體也。體立而變，❹萬物無窮矣。人生，合天地之道者也，故君臣、父子、夫婦交而萬事生焉。❺酬酢變化，妙道精義，各有攸止，亦無窮已。傑戎能力索於心，❻而不知天道，故其説周羅包括，高妙玄微，無所不通，而其行則背違天地之道，淪滅三綱，體用分離，本末不貫，不足以開物成務，終爲邪説也。

噫！戴天覆地，冬裘夏葛，渴飲饑食，語默坐起，應其身，萬事皆不能與常人殊異，獨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禮，則

❶「命」，原作「道」，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一改。
❷「入」，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❸「理」，原作「物」，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一改。
❹「立」，原作「物」，據四庫本改。
❺「萬」下，原衍「物」字，據四庫本删。
❻「索」，原作「素」，據四庫本改。

掃之、除之、殄之、滅之。謂之盡性可乎？謂之不失其心可乎？是又下於戎狄一等矣。中華豪傑，天下有大道列聖之所傳授者，日新而無窮也，豈可冥然爲傑戎邪說所誘化而不自知耶？

九黎亂教

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自漢以來，聖學絶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苟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乎！是故雖隆盛之時，禮制不必行，刑賞不必中，民不知方。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斯民，爲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括然不復知禮制賞刑之本，❶在下者安之不復知正心脩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❷風俗既移，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内懷背上之心，志在仗節死義，以三綱爲己任，臨事不苟免乎！逸庶幾頹靡之風可一變也。❸

姜嫄生稷

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❹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履帝嚳之武而敏歆，於是有子，不可謂怪。而諸儒不識，陋可知也。

❶「括」，四庫本作「恬」。
❷「徧」，原作「偏」，據四庫本改。
❸「逸」，四庫本作「抑」。
❹「天」，原重，據四庫本删。

至於讖緯之書，❶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人，❷則無是理也。是以載其事而削其辭焉。

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❸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二女嬪虞

子告父母而娶，女氏告父母而妻，❹此昏禮之常也。若夫聖人不居廟堂之上而窮居山林，聖人人倫之至，而反不得於父母，此則非常之大事也。堯爲天子，當此非常之事，豈得不以爲急務？是故二聖人略常禮，以天子二女嫁於匹夫。既二女嬪虞，瞽瞍底豫，聖人之化行，而人倫明於天下後世，豈特區區不格姦於一家一時而已？聖人其達權乎？去輕以就重，略名以全實，虧小以用大，舍近以圖遠，聖之所以變化莫測，而天下之所以治也。

聖學衰微，當事任者尚變詐，隨流俗，急輕而緩重，務名而棄實，知小而謀大，圖近而忘遠，因循苟且，以是爲權，兆於滅亡而不悟，悲夫！

❶「讖」，原作「纖」，據四庫本改。
❷「繁」，原作「凡」，據四庫本改。
❸「腹」，原作「福」，據四庫本改。
❹「妻」，四庫本作「字」。

帝堯知人

某聞諸先君子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其嚚訟；有言共工若予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遜以位者，則曰俞予聞之矣。❶妻舜以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嬪虞，瞽瞍底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國治。納於大麓，使大録萬幾之政，觀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之迷，天地之和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

司馬子長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處己之難，莫難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觀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矣。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使入山林川澤，豈所以試乎？且烈風雷雨非可期者也，設若不遇，堯遂無以知其聖耶？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子長不察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故君子於文詞有滯者，取其理與義可矣。

六宗之説

「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此闕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終於文祖，禋於六宗，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望於山川。」《書經》焚燬，伏

❶「予」，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三補。

生耄矣，口授於人，故多闕失也。

國有大事，必先告諸祖廟，然後告於天地，以及群神，此禮之常也。故張耄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説。

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爲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屬，❶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於上帝，不曰雩於旱神，斯可見矣。

歷代諸儒之説，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爲地，察之於理無義，❷考之於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

九河之迹

龍門、華陰、底柱、孟津、大伾、大陸，皆河之衝也。

九河之處，徒駭最北，鬲津最南，❸其中二百餘里，地勢平延，其流澶漫，❹易以淤塞，遷徙不常。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疏，則中國無河患。

及齊桓公擅一時之利，不顧大河形便，❺爲萬世慮，適河行徒駭，遂因以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八河之地，❻充樹藝，❼立城邑，河之下流始迫隘矣。自是以後，❽中國始以河爲患焉。

❶「屬」，原作「奧」，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四改。
❷「察」，原作「逸」，據四庫本改。
❸「鬲」，原作「高」，據四庫本改。
❹「澶」，原作「誕」，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三改。
❺「形」下，原衍一「勢」字，據四庫本删。
❻「鬲」，原作「高」，據四庫本改。
❼「充」，原作「種」，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三改。
❽「是以」，原脱，據四庫本補。

爲天下者，何必與河争此地乎！❶不計其利，深計其害，捐河故地以與河，❷亦省事安民、永世之一策也。

后稷祭天

后稷，人臣，祭天可乎？ 堯之初載，地未平，天未成，制度草率，此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誕降嘉種，人賴以生焉，於是祭報天而興嗣歲，禮時爲大。 若後人效之，則亂矣。

鼎象百物

史載秦滅周，九鼎入於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 愚竊以爲誣矣。 何則？❸ 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 王者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庸鑄之於鼎乎？

然則禹所鑄者何也？ 始除洪水之害，别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於九鼎，以爲萬世準則。 桀有昏德而遷於商，商紂暴虐而遷於周，如此其重也。

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遠久者，必於鼎矣。

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况鼎者明著制度，章章堅大之器乎？❹ 秦不沉之于伊、洛，必

❶「河」，原作「之」，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三改。
❷「以」，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則」，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下「章」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淪之于瀍澗矣。始皇者不資於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

漢興，去古未遠。《易》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祖父子兄弟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

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寃陷困窮，争闘滋起，獄訟繁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諮於天下，求所以正諸？

千八百國

甚哉！秦始皇、李斯之不仁也，除封建，蔑帝王明德之裔，絶公侯名臣之世，郡縣天下，欲自專其利也。

夫諸侯之興，自生民始，❶皇、帝之際，有未始制者則不可知。❷然天運方泰，及禹平水土，同九州，分五服，齊之以長，道之以師，公、侯、伯、子、男各有定制，無得踰越者矣。夏、商之季，天下紛亂，湯、武起而治之，聞無一物不獲其所矣，未聞縱釋强大之諸侯而不裁正之也。

謹以天下之圖按之，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先王之制，州建二百一十國，❸則九州千八百國之君，乃自古諸侯之本數也。而塗山之會，稱萬國者，猶周王八百國之君而云撫萬邦也。❹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❶「始」，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補。
❷「始」，明本《皇王大紀》卷五作「如」。
❸「二」，原作「一」，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改。
❹「周」，原作「自」，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改。

不忍人之政矣。封建諸侯，仁政之大者也。秦人專利，削除封建，郡縣天下，大運方否。自是而後，聖人之道不行，人君莫不蓄獨擅天下之心，故襲用郡縣之制而不革也。吁！一蓄獨擅天下之心，已亡王道之本。修德用賢，力行善政，差可不大亂而已，豈有三王之至治乎？

天下之大，不與天下共，一人不好善，則天下之賢才盡廢，寇盜紛起，夷狄憑陵，所至如隄潰河決，殺人盈天下，郡守縣令莫之能禦也，而國隨以亡。譬如人之死於鋒刃，❶壓於嵓石，溺於風濤，非天命之正者，忠臣痛焉。故周之建國，自后稷也；商之傳世，逮桀宋也；夏杞有後，致楚悼王而後息也。是三代者，經歷變故，而宗廟血食咸二千餘年，豈若秦、隋卒暴，漢、唐亡則絕世乎？有天下者，盍監秦否而傾諸！❷

寅賓出日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而不及月者。傳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失聖人之旨矣。

舜禹避政

堯、舜命舜、禹行天子之事，❸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矣。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行天下之

❶「刃」，原作「刀」，據四庫本改。
❷「盍監秦否而傾諸」，原作「能監泰否而□諸」，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補改。
❸上「舜」，原作「帝」，據四庫本改。

政，已亢矣，況又將去人臣而爲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朱、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而爲首，❶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得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者，瞭乎如天地之不相及。❷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争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

讀《書》者無以文害意，則孟氏子之言粲然明白，無可疑者。

舜封有庫

蘇黄門曰：「世未有不能承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此言信矣。象日以殺舜爲事，固非在妻二女之後，此萬章之失也。以象之傲，其欲殺舜，世有傳之者，安能必其無乎？就其事以處兄弟之間，亦可以爲訓，不必深辨也。且弟以殺兄爲事，在常人，則或有報復之心；在賢者，則必引咎自責，不藏怒，不宿怨也；在聖人，則哀矜而訓誘之矣。是故舜封象於有庫，使吏治其國，而享其衣食租賦。❸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來，友之至也。

先儒乃以有庫爲今之舂陵。吁！舜都蒲阪，❹使誠封象於是，則欲常常而見之，

❶「九」，原作「元」，據四庫本改。
❷「瞭」，四庫本作「遼」。
❸「享其衣食租賦」，原作「象得衣食其税賦」，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四改。
❹「都」，原脱，據四庫本補。「阪」，原作「陵」，據四庫本改。

使源源而來，所以道斃之也。❶然則有庫當何居？殆畿內之地歟！觀此，則漢文之於淮南，晉武之於齊攸，宋太祖之於義康，唐太宗之於元吉，❷莫不有慙德，可以爲世戒矣。

五帝無裔

愚讀五帝書，然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❸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亭，春秋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源，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

吁！戎夷之人，駕一偏空説，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反得盤踞中華名山，巍峩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❹群淪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殖，❺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慮，諸華無人，❻真可悲之甚也。

馬遷封禪

舜柴於四岳，所以致吾誠而教諸侯以必有事也；封十有二山，使無牧伐，表識一

❶「所」，明本《皇王大紀》卷四作「適」。
❷「元」，原殘損作「兀」，據四庫本改。
❸「興」下，原有「樂」字，據四庫本刪。
❹「又」，原作「久」，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四改。
❺「不耕不殖」，原作「□□不植」，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四補改。
❻「華」，原脱，據四庫本補。

州之是集，❶示民以有事也；❷五載一巡狩，周徧天下，禮百神，體諸侯，❸以撫兆民。天行健，聖人之行亦健；天心無欲，聖人之心亦無欲；天德日新，聖人之德亦日新。此聖人在位益久而天道益平，治之道也。自史遷著《封禪書》，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嶽，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

梁許懋曰：❹「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君天下者，奈何信史遷而不信孔聖乎？❺

伊尹放太甲

孔子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太甲上承其祖，居憂三年，宜矣，何以謂之放乎？曰：「桐宮，非嗣王居憂之常所也，伊

❶「表」，原脱，據四庫本補。「是」，四庫本無。
❷「示」上，四庫本有「蓋」字。
❸「體」，四庫本作「朝」。
❹「曰」，原作「白」，據四庫本改。
❺「古封禪之君」至「不信孔聖乎」凡一百九十二字，原在下文《史記謬妄》末「四也」下，今據四庫本移此。此段末原有「者四也」至「史可也」凡五十二字，據四庫本移至《史記謬妄》，詳見彼校記。

尹於是有廢昏立明之意，故特謂之放也。」❶

蘇氏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聖人將以救天下後世，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然則不可。甚矣，其鑿矣。興廢，道之常也，聖人當興廢之際，不得已而爲者，所以由道也。若非道固當然而迫於不得已之變，是無本也。本既不立，將何以識輕重，定取舍，濟天下之艱難乎！是故衡陳然後可以決輕重，本立然後可以趨變化，❷故曰「由道」也。❸

舜禹崩葬

《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爲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

謹按，舜本以耄期倦於勤，使禹攝政，若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且舜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若史記禹葬會稽，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大禹死，則葬焉。何哉？古者不墓祭，時享存乎廟主。王者以四海爲家，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秦、漢而後，人君以死爲大諱，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屍柩，難以語乎理矣。」善哉！論也。厥後少康封其子於越者，豈不爲禹葬在所故歟？

❶「謂」，原作「諂」，據四庫本改。

❷「是故」至「變化」二十字，原在下文《禹滅三苗》末「彭蠡之間」下，今據四庫本移此。

❸「故曰由道也」，原無，今據四庫本補。此段末原有「間或」等六十一字，據四庫本移至《禹滅三苗》，詳見彼校記。

大禹菲惡

人君雖不可勞人而佚己，亦不當薄己以厚人。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奉養有度，自不致於薄也。

大禹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不享其奉，無乃非中道耶？吁！鯀堙洪水，得罪於天下，以殛死者也。禹平水土，得天下心，以有天下者也。父以此誅，己以此王，雖身得享其奉，而有所不忍，故菲惡卑陋，不以天子爲尊崇也。

夫古之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哉！故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有天下而不與，於此見之矣。

啓湯孥戮

理得而無阿私，是謂天意。故可殺而不殺，猶可赦而不赦也。一容私説於其間，則非天意矣。

罰弗及嗣者，堯、舜常典，其所以興也；罪人以族者，紂之虐政，其所以亡也。若夏啓甘之戰、成湯鳴條之戰稱「孥戮」者，此用兵誓衆，❶使人致死之法，❷不可以常典論、虐政比也。古者，用兵皆出於必不得已，自非以至順伐至逆、至仁伐至不仁，則

❶「兵」，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補。
❷「致」，原作「必」，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改。

不舉也。驅人而致之死地，苟非示以重法，❶有踰於死，或致敗績，使逆者肆行，不仁者得志於天下，其殘害生民，豈有窮極？故聖人權輕重，不得已而有孥戮之事矣。設有不用命者，則必施之，豈空言哉？

後世儒者不復知兵，當天下大難，放棄軍律，使逆賊肆行，殺人盈天下而莫之禁也，非天意矣。

夏商之事

夏、商之事，闕失最多，雖聖人去取之意，不可盡見。如胤侯征羲和，以其事考之，廢之可耳。何致興師，疑其黨於羿，欲假託於正，仗兵威以恐動天下者也。❷人臣當是時，或內受顧託，或外掌藩宣，則宜辨之於早，小心翼翼，廣求鄰援，雖勝負不可必，行法以立命，則忠臣矣。今羲和雖不黨於羿，乃沈湎於酒，廢時亂日，自取滅亡，烏得爲忠！聖人載之者，以爲後世戒也。

或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軍法一切之政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政，在軍法則爲令典矣。又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誓衆一切之言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言，❸在軍法則爲善政矣。

胤侯之書正軍事也，其舉兵之志則王者之罪人也，其行軍之法則未爲過，故孔子悉取其言而不削也。

❶「苟非」，原作「非苟」，據四庫本改。

❷「仗」，原作「伏」，據四庫本改。

❸「一切之」下原重复上文「政在軍法」至「之一切之」四十七字，今據四庫本删。

少康中興

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❶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内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❷其不忘君父者希矣。

少康靡、鬲，❸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❹以少康爲首。

噫！前王之所愛，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

伊尹幡然

自下士而上，❺天位也。天位，聖人之大寶也，義則貴，利則賤。伊尹之所以不從湯命者，恐其以爲利也；三聘幡然而起者，知其非爲利也。居天位者，慎毋以爵禄期人哉！其有棄天下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者，必望望然去之矣，所得而官使者，皆冀事功、求温飽之士，亡國敗家，率由此矣。

❶「死」，原作「祀」，據四庫本改。
❷「鑠」，原作「鍛」，據四庫本改。
❸「靡」，原作「歷」，據四庫本改。
❹「南」，原作「尚」，據四庫本改。
❺「自」，四庫本無。

成湯征伐

齊桓、晉文仗義以爲利者也，❶猶須王命以率諸侯。成湯則尚義矣，征伐大事，必請王命。《書經》焚毁，失亡過半，文無所徵，是以不可得而書之也。

成湯改元

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爲非其實也。

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爲元者，竊譬諸人猶其始生也，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可再，身之首一生而不可易。❷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

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爲數也。後世以元爲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别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既曰「元」，又曰「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

嗚呼！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❸則原元於一，❹豈至如是紛紛乎？

❶「仗」，原作「伏」，據四庫本改。
❷「首」，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❸「義」，原作「意」，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改。
❹「原元」，原作「元原」，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改。

史記謬妄

太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

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不敬宗尊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也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王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大開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之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背理知其非者，一也。

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之君反是者也。以殷世攷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皆能邪？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

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知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❷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

❶「能」，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七補。
❷「仲」，原作「外」，據四庫本改。

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多少，邵康節極數知來，非淳風比也，其作《皇極經世》史，❶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❷若取事而忘義，則雖無經史可也。❸

禹滅三苗

戰國之時，吳起有言：三苗，左洞庭，右彭蠡，脩政不仁，禹滅之。按虞夏之書，舜竄三苗於三危，在雍州之境，及禹滅之，乃在洞庭、彭蠡之間。

或曰：三苗乃九黎之後也。參考傳記，黎苗之人，反覆爲亂。經涉皇帝之世，聖人屢遷之，❹而教擾之，而不艾殺之，其仁如天，何可及也。滅者廢其君，易其統而已。❺

五帝北極

皇天上帝，一而已矣，考之天文，而有五帝，何也？五者，天地之真數也，❻所以起變化、行鬼神而成萬物者也。一在太

❶「史」，四庫本作「書」。

❷「證」，原作「誣」，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七改。

❸「者四也」至「史可也」凡五十二字，原在上文《馬遷封禪》末「管仲言上」下，今據四庫本移此。「者四也」三字此處原有，不復。

❹「屢」，原作「婁」，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改。

❺「間或曰三苗」至「易其統而已」凡六十一字，原在上文《伊尹放太甲》末「艱難乎」下，今據四庫本移此，此處已有「間」字，不復。四庫本無「乃」字。

❻「數」，原作「體」，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八改。

微，❶一在紫微，一在攝提，一在天市，不在二十八宿之位，何也？四者，體也；二十八宿，運行者也。❷二十八宿職在運行而一在大火，何也？是所以爲一也。其所以爲一，何也？冬十一月，大火在子，❸仲春在卯，仲夏在午，仲秋在酉，而太微、攝提、天市居其所，衆星隨大火運行而繫焉。以其居於北也，故謂之北辰；以其爲衆星之所繫也，故謂之北極。

古之王者，動必法天，故營寢廟，立五門，定都關要，巡狩天下。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朔巡狩，應心而行，❹庶幾與天合德者乎！❺

盤庚三篇❻

殷世有五遷，若相若耿，書史不載。竊嘗觀《盤庚》三篇，❼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❽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導，開諭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❾憑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欽叙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極亂

❶「微」，原作「乙」，據四庫本、明本《皇王大紀》卷八改。
❷「也」，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八補。
❸「子」，原無，據四庫本補。
❹「而行」下，原有「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用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二十五字，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八不當在該篇，故移出。
❺「庶幾與天合德者乎」，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❻「盤庚三篇」，原無此篇題，今據四庫本補。
❼「殷世」至「嘗觀」，原無，今據四庫本補。
❽「無或」下，原有「服」；「攸」，原作「敗」，今據四庫本與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删改。
❾「恃」，原作「峙」，據四庫本改。

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垂訓後世也。

先儒謂商人尚神鬼，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大事者，從未之有也。

天子服喪

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❶蓋父子天性。哭泣之哀，齊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古者天子崩，天下之人無不服者。愚觀《漢紀》，惟文帝有孜孜愛民之心，其將没也，自愧德薄，無恩於百姓，故令輕其服，不欲使疎遠之人爲不情之舉耳，曷嘗命太子曰：「爾毋喪我三年乎！」

景帝能終身遵文帝之恭儉，而不能有三年之哀，遂比類從事，以日易月，輕蔑君父，等於無服之殤，何哉？漢初貴黄、老尚清浄，景帝之爲太子，孝文未嘗教之以禮也。

自是而後，嗣子按爲故常，❷若晉武、魏文徒能知母而不知父，豈禮也哉？後世欲復是禮者，必君父明於大道，了達死生，深知仁政之必由禮起也。當天下安平、❸春秋强盛之時，講明是禮，著爲大典，則倉卒之際，可以按行而無疑矣。

❶「宰」，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故」，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九補。
❸「平」，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傳禪經權

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爲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爲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❶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

雖然，大君，天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爲君。帝乙，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❷亦不慎，不知變之過矣。

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爲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❸

文王受命

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致紂敬信，❹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下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

❶「世出」，原作「出世」，據四庫本改。
❷「泥」，原作「捉」，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九改。
❸「卜」，原作「十」，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九改。
❹「紂」，原作「討」，據四庫本改。

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故《泰誓》三篇皆只稱「文考」，❶及《武成》，然後稱「我文考文王」。先儒不本經文，❷推原理義，❸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爲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爲之，甚哉！

伯夷叔齊讓國

先儒以爲伯夷、叔齊讓國，不義武王，不食周粟，爲天下之清。以愚觀之，不然。二子蓋行天地正大之情，❹彌縫父子兄弟之間者也。

其彌縫父子兄弟之間奈何？孤竹君欲舍長子伯夷而立少子叔齊。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舍長立少，虧天性，亂天倫矣。使伯夷立，則無父而天性遂虧；叔齊立，則無兄而天倫遂亂。豈天下而有無父子兄弟之國哉！故二子者寧舍君國之富貴尊榮，潔身而去之，既爲是以辭先君之國矣，豈復可仕乎？❺空乏其身，處微賤而不悔，所以成吾仁，非以讓國不仕，立一節爲高者也。此所以爲聖之清乎！

若太史遷之説，二子以武王伐紂而不食周粟，是介僻淺陋，不知天命，難乎與語

---

❶ 此節小注，原作「泰誓二篇□□稱文考及湯武□□後□文考文王」，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補改。

❷ 「文」，原作「大」，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改。

❸ 「義」，原作「我」，據四庫本改。

❹ 「行天地正大之情」，原作「天行也正大之清」，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改。

❺ 「仕」，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改。

仁者，烏得爲聖之清哉？❶ 將蓄德之君子，可不審諸！

詩始周南

深遠哉《周南》之義。❷ 后妃之能助其夫者，事亦多矣，聖人惟取不妬忌之詩至於四五者，何歟？

愚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人之惡以妬忌爲大也。漢而下，后妃之妬忌者有矣，何至於獨孤后而知之？吁！婦人之妬，妬其夫以爲非義，獨孤后肆其妬心，不獨妬文帝，使不得有異子，又妬及其子焉。❸ 太子勇有寵妾曰「雲昭訓」，獨孤怒曰：「睍地伐漸不可奈，❹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遂内啓賊子廣，❺行簒奪東宮之謀；外賂姦臣素，造放黜儲君之事。而文帝亦不得其死，曰：「獨孤悮我！」卒至宗社絶滅，生民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户八百七十萬。唐興，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始及三百八十萬耳。吁！獨孤一行妬忌於宮闈之内，而滅天下之户五六百萬。

聖人删《詩》，立《周南》之義，❻教訓萬世后妃專以無妬忌爲大美也，其意深且遠矣！夫專以無妬忌爲大美，則必以妬忌爲大惡，攷諸獨孤后，其爲大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愚是以知王者欲齊其家，措之天下，而

❶「哉」，原作「我」，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改。
❷「哉」，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❸「妬及」，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補。
❹「睍地伐漸」，原作「□地伐□」，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補。
❺「遂」，原作「逐」，據四庫本改。
❻「周」上，原衍一「周」字，據四庫本删。

《周南》不可不學也。

文武事迹

《記》稱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汝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體天道，開物成務，無所爲而已，若年數之長短，則亦聽乎天，烏能以相與也。先儒不窮理，輕信其說。

又以文王受命改元稱王，武王未受命爲繼，文王七年而崩也，遂不敢以《泰誓》十一年爲武王之年。而生文王十四歲生武王、武王不葬文王舉兵之論。

夫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之助耳；❶《中庸》言武王未受命者，乃指其正天位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舉動以類而節奏和也，豈有武王方在創巨痛深之中，而舉兵耀武於天子之國者哉？古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既冠，然後可以言娶，豈有大聖如文王，乃爲童稚而生子者乎？先儒謬誤相承，誣聖人之盛德而莫之察也，愚是以辯。

葬朽骨負暍者❷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氏以不知爲政譏焉。今記文王葬朽

❶「天」下，王應麟《困學記聞》卷十一引有「人」字，當從。「得天」，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作「人」。

❷「暍」，原作「賜」，據四庫本改。

骨，得毋近似之乎？夫施於人而望其報者，情之常也。朽骨無主，則無爲望其報，於此見文王之心無一毫在於利也。心無一毫在於利，真天下之君也。此所以記之也。

有載武王遇暍者於道，❶負置蔭樾之下，左擁而右扇之者。夫武王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君也，豈陵遲無政，姑息如此哉？乃道路妄談庸人之言耳。是類則削。

武王事紂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先儒以爲此言文王者也。及觀《下武》「媚兹一人，應侯順德」及「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之辭，然後知孔子概以周爲言者。方紂天命未滅，武王固盡臣禮，繩其祖武，嗣服西伯，媚於天子，如文王之時矣。及紂無天命爲獨夫，然後伐之而爲王。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觀兵之説

先儒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因文王九年爲十一年，觀兵於商，至十三年，乃復伐商。

夫元原於一，不可再者也。若文王可以大統未集而改元稱王，武王承文王之業，何以不可？使武即位而不改元，是無元也，無元何以爲君？故紂之二十四祀，武王之元年。而此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

❶「暍」，原作「渴」，據四庫本改。

年也。

夫文王、武王盡道以事紂，未嘗不冀其悛改也。改而有天命則固君之，不改而無天命則將臣之，文、武何容心哉？順天而已。一日天命未絶，則猶君也，君可以兵脅乎？君子之能事君者，猶卑遜而不矜，温恭而不厲，况聖人天性慈和，發而中節者乎？先儒不知君臣之義，乃造觀兵之説，則其事君不能道義以爲本可知矣。

夫文、武本列諸侯也，而得列諸侯心悦誠服，咸率道由義，治其國以事紂。自非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鬼神合其變化者，不能感人如是也，豈後世因便乘利，僥倖成功於一時，不知命者所可比擬乎？

《泰誓》叙曰「十有一年」，經曰「十有三年」者，「三」之文誤也。曷爲知其然？以《皇極經世》知之也。❶

揖讓征伐

揖讓、征伐以安天下，皆聖人之所爲也。或以爲揖讓近厚，征伐近薄，言湯、武之德不如堯、舜，則非矣。若以征伐爲啓後世爭奪之門者，自漢氏而後，英雄咸假揖讓成其篡竊，而未有能明白行湯、武之事者也。❷雖謂揖讓不如征伐，亦可矣。或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孔子之言何耶？曰：此謂樂耳。《韶》之樂德，盡美矣，其聲音節奏，又盡善也。《武》之樂德，盡美矣，其聲音節奏，未盡善也。觀聖人者，曷亦審諸否？

❶「世」下，原有「史」字，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一刪。
❷「未有」，原作「有未」，據四庫本改。

商周建正

十一月，一陽復於地下，此周正之所以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於地中，此商正之所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昭示天下，使天下之爲人上者由之而知，則能養天下之善於至微而不至於夭閼，止天下之惡於至微而不至於盈積。深探其幾，推而行之，聖人之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已哉？

周公東征

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天下震動。周亞夫爲上將，疾走洛陽，據形便，❶堅壁不戰，而使偏裨出淮、泗，絶其要道。凡三月，七國破滅。其謀暗與周公相合，成功宜哉！

封唐叔虞

人非聖人，出言安得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是，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慎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爲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鴟鴞喻成王

鴟鴞，食母之鳥也。《詩》曰「鴟鴞鴟

❶「據」，原脱，據四庫本補。

鴞，既取我子」者，指管、蔡背父叛君，流不利孺子之言，使成王有疑心也。

「毋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者，痛傷管、蔡背毁王室，不思君父顧復之恩，創業之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❶或敢侮予」者，言如是，然後可以有室家而人信服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周公佐佑武王，創立室家，勤苦如是也。

「曰予未有室家」者，以成王爲室家主，而有疑周公之心，王室危而未可保也。

夫鴟鴞，遞相食者也，管叔既背文王矣，今成王又將背周公，故周公亦以鴟鴞自喻。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予維音曉曉」，其事惡，其比惡；其心切，故其辭切。

成王讀是詩，知比鴟鴞之爲惡矣。心不能無愠怒而未敢誚公者，以其心疑而未之决也。及天威動，則啓書而感泣焉。寧知非此詩不先有以警動其心者乎！

多方文失次

《多士》❷「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閱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❸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❶「此」，四庫本作「汝」。

❷「士」，原作「方」，據四庫本改。

❸「畀」，原作「界」，據四庫本改。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下。而「殷革夏命」，❶宜與「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相屬也。

伏生耄矣，口授於人，文失其次。如是正之，則《多士》、《多方》可讀之而求其義矣。

周禮祀冕

武王定天下，命周公制禮，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夫先公之於先王，雖有遠近侯王之別，皆吾祖也，故一事以天子之禮。劉歆傅會成書，❷乃曰：「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❸是降先公於先王，使與賓客諸侯爲伍也，❹天下寧有是？故《周禮》之書顛倒人倫，不可以爲經也。

天子有天下，祭祀以立本，莫先於宗廟，莫大於天地，莫重於社稷山川。祀之細也，觀周家庚戌之禮，則鬼神之序可知矣。《周禮》乃曰：「祀山川則毳冕，祭社稷則絺冕。」❺是以社稷降於山川也，故劉歆顛倒鬼神，❻其書不得與《易》、❼《詩》、《書》、《春秋》比也。

❶「革夏」，原作「夏革」，據四庫本及《尚書》改。
❷「傅」，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❸「饗射」，原無，據四庫本補。
❹「侯」，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絺」，原作「緯」，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八改。
❻「顛」，原脱，據四庫本補。
❼「與」，原作「周」，據四庫本改。

周禮禮樂

天命之謂性。王者受命於天，宰制天下。其所以祭天地者，盡其心以成吾性耳，非有天神地祇在吾度外，有形體狀貌可得見而承事之也。

劉歆《周禮》曰：「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此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則又以爲神降祇出，然後可得而禮也，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祇出，然後行禮哉？

夫天地之道，一往一來，否泰相應，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窮。不可以智慮測度，不可以才能作爲者，謂之鬼神。鬼神者，特以往來言之。道固一體，不可分也。先儒多以神屬之天，鬼屬之人，我知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矣。故《易》、《詩》、《書》、《春秋》皆無如《周禮》之文者，然則劉歆之僞可不闢乎？

舞所以象德也，❶故必於其人，必於其事，必於其時。不於其人，不於其事，不於其時，則爲無義，人心不厭，鬼神不享也。

劉歆牽合《周禮》之文，乃曰：「黄帝之《雲門》以祀天神，堯之《咸池》以祀地祇，舜之《韶》以祀四望，禹之《大夏》以祀山川，成湯之《大濩》以享先妣。」夫以《雲門》祭天，❷猶可言也。地祇烏知堯之《咸池》，四望烏知舜之《韶》，山川烏知禹之《大夏》，武周之先妣烏能知商之《大濩》也哉！設禮作樂

❶「舞」，原作「武」，據四庫本改。

❷「天」，原作「先」，據四庫本改。

而不知其義，則何以爲禮樂矣。❶

彼劉歆者，叛父背君，不祥之人也，是烏知禮樂？ 世儒瞢瞢然推尊其書，使與聖經並，此愚之所以拊膺太息，❷論之而不能自已者也。

極論周禮

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❸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 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内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

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群都縣鄙之治，❹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向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 若劉歆之説，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剥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❺非周公制太平

❶「何」，原作「付」，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八改。
❷「愚」，原脱，據四庫本補。「膺太息」，原作「應大息」，據四庫本改。
❸「海」，原作「民」，據四庫本改。
❹「群」，原作「郡」，據四庫本改。
❺「椎」，原作「惟」，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改。

之典也。

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申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

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别内外，嚴貴賤也。今宫正乃比宫外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内外亂矣。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鄭玄以爲宫中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宫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宫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宫，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

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❶豈后之職也哉？

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閽人掌守王宫中門之禁。説者以爲此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内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

❶「佐后」，原作「左右」，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改。

人。❶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❷寺人內竪，賤人，非所貴也。

女祝掌宮中禱祀禳禬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況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麽禱祀禳禬於宮中？❸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忌，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

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飲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❹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

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是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珠玉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

❶「又」，原作「又」，據四庫本改。
❷「亡」，原作「世」，據四庫本改。
❸「么」，原作「妖」，據四庫本改。
❹「九」，原脱，據四庫本補。

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王衣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

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醢人、鹽人等十有六官，❶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幕人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者也，亦置五官焉。凡此皆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霸七雄，聖道絶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宫闈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❷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制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

太宰之屬，六十有二，❸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又按《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闕冬官，愚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迷，❹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其大綱已失亂如是，又可信以爲經，

❶ 上段「九官」至「有六」二十九字，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補。

❷ 「土」，原作「生」，潛園改作「土」，且於眉端寫校語云：「據别本改。」四庫本作「土」，今從。

❸ 「屬」，原作「職」，據四庫本改。「二」，原作「三」，據四庫本改。

❹ 「顛」，原作「真」，據四庫本改。

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昔先王盛時，不令而行，❶不禁而自止，天下風動，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次猶令行禁止，天下無冤民。今劉歆司徒之屬，有調人者，掌和萬民之難，有辟讐之法，有交讐之令，有成鬬怒之書，此下陵上替，政令不行之明徵也。周公力平王室，身致太平，其經國之典，固如是哉！王者提綱撫世，❷已受大，不窺小。今劉歆司徒之屬，有廛人者，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其細已甚矣！細已甚，而民不傷者，未之有也。

夫齊民非有執禁也，徒以財利相役，猶能制人之命，破人之産，招怨生禍，況大君以雷霆之威、萬鈞之勢而細可行哉！百官有司必承望風旨，禦人於國門之外，使民欲與之偕亡而後已也。又有泉府者掌買賣商賈之滯貨，斂散百姓之賒貸。夫審於音者，聾於官，理勢自然。王者布正大之德以治世，不行煦濡姑息之惠以沽名，乃能張理天綱，❸整領萬姓。若夫買賣賒貸之事，❹正市井商賈争錐刀之末，而草莽細民私相交際之所爲也。豈大君所宜及哉！其言顛倒如是，乃尊以經，與《易》、《詩》、《書》、《春秋》並，是學者之不察也。

劉歆王畿之制，邦中爲六鄉，四郊爲六遂，遂外爲邦甸，甸外爲家削，削外爲邦縣，縣外爲邦都。名雖不同，其制度則一，不應更有異也。其所載鄉遂之官，比與里皆下士一人，閭與酇皆中士一人，族與鄙皆上士

❶「而」下，原有「令自」二字，據四庫本删。
❷「王」，原作「主」，據四庫本改。
❸「綱」，原作「網」，據四庫本改。
❹「事」，原作「市」，據四庫本改。

一人，❶黨與縣皆下大夫一人，州與遂皆中大夫一人，鄉卿一人。王畿八百萬家，略計其所當置卿大夫士已百有餘人矣。成王固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❷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説者謂周官三百也。❸今乃冗濫如是，又設三百六十職焉，其妄誕不經，昭昭矣。自劉歆成書，惟鄭康成推贊之，真周公之罪人也。謹按劉歆，漢家賢宗室向之子，附會王莽，變亂舊章，殘賊本宗，以趨榮利。《周禮》之書本出於孝武之時，爲其雜亂藏之秘府，不以列於學官。及成、哀之世，歆得校理秘書，❹始列序爲經。衆儒共排其非，惟歆以爲是。

夫歆不知天下有三綱，以親則背父，以尊則背君，與周公所爲正相反者也。其所列序之書，假托《周官》之名，勦入私説，希合賊莽之所爲耳。❺王安石乃確信亂臣賊子僞妄之書，而廢大聖垂教筆削之經，棄恭儉而崇汰侈，舍仁義而營貨財。不數十年，夷狄亂華，首足易位，塗炭天下，未知終始。原禍亂之本，乃在於是。噫嘻！悲夫！有天下者尚鑒之哉！

周禮五官

《周官》太宰、小宰、宰夫之職，有六典、六叙、六職、六聯，有八法、八則、八成、八職，有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之制，而皆不

❶「族與」至「大夫一人」，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補。
❷「官」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❸「謂」、「百」，原作「説」、「伯」，據四庫本改。
❹「校」，原作「枝」，據四庫本改。
❺「合」，原作「令」，據四庫本改。

取。何也？或其事重複，雖無載可也；或其事顛倒，直不可用也；或其事冗瑣，本無足舉也。凡五官中不取者，皆如是也。

流宥五刑

此司寇之書，宅心忠恕，❶雖條貫闕失，而卹刑之意深，殆周公之遺法也歟！

春秋之時，鄭子産、趙宣子始出入先王用刑之法，作爲刑書。末流至於暴秦，以斬劓人爲不足，而夷人之三族，帝、王五刑之典盡廢，而墨、劓、剕、宫、大辟五虐之刑獨行。天下之人摇手觸重罪，而無輕刑以當之。

漢孝文哀民之無辜，於是廢肉刑而立笞與棄市之法，❷雖卹民之意甚至，而未知先王五刑之本，故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雖名爲輕刑，其實殺人與專用肉刑無異，故後世不得不更之以輕。

至於今，有笞、杖、徒、流、絞、斬，雖差善於漢法，然使人自新之路猶狹，繩人以罪之法猶急，非帝王以刑弼教之意也。

《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剕、宫、大辟者，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爲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慘莫甚焉。自非天下之至不仁者，孰忍專用之！

❶「忠」，原作「書」，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改。
❷「是」，原作「道」，據四庫本改。

若盡復正五刑，於當絞斬之科增立劓、剕與宮，無遂絶人命而笞杖，悉行流宥之法，無輕折辱人。❶

典刑，所以待士大夫也。昔人爲輔相士大夫失行，有能不顯其過，隨宜他叙，❷人以爲愧，至無敢犯者。意其近似典刑流宥之法也。鞭刑，所以待府吏胥徒在官之有過者。扑刑，所以待士農工商從師之不率者。嘉石之役，疑其近似鞭刑流宥之法也。朝庠之禮，疑其近似扑刑流宥之法也。

雖鞭扑輕刑，聖人猶慎行之。待人如此其有禮也，人豈得不生愧恥？其能使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足怪也。流宥之而不改，然後刑之；刑之而不改，然後當之以墨、劓、剕、宮、大辟，而又審其輕重而許之贖。又流宥之，今之三流、圜土之禁其近之乎。及其終不改也，然後殘其體膚，雖殺之亦所謂生道也，其誰不心悦誠服乎？行之以歲月，頑鈍無恥之風宜亦少衰矣。❸

載書之叙

孔子定《書》，必有先後之義。經秦焚毁，聖人之意不可盡見。

愚詳考經文，禹當堯時，别九州，平水土，而載於《夏書》之首者，此夏后氏之王天下也。今雖以載於帝王之時，探本索原，固未失聖人之意矣。商高宗惟傅説之言是聽，殷所以衰而復興，禮所以廢而復起。「黷於祭祀」，其初年時事也，若不然，改致

❶「輕」下，原衍一「輕」字，據四庫本删。
❷「叙」，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補。
❸「衰矣」，原作「逸」，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十九改。

有彤日之異，又何以爲高宗？故今載彤日之訓於《説命》之前，以不没高宗改過從善致中興之實也。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之叔父也，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者，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於東，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❶故不得不舍書叙而從經史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❷及營洛邑成周，❸成，反政於王，分正東郊而作《多士》。以《多士》在《多方》之前，既無大義而時不可逆，是以正之也。

武王崩之年，師尚父猶在。成王二年，三監叛，尚父不任征討而周公自行者，是尚父已薨矣。❹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將兵居外者，恃召父爲保耳。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没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也。

凡此皆本之經文，非敢以胸臆亂古書之舊。或有尚論古人之君子，盍試考諸，是耶？非耶？又從而正之可也。

❶「在」，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❷「奄」，原無，據四庫本補。
❸「及」，原作「乃」，據四庫本改。
❹「是」，原作「自」，據四庫本改。

成王將崩

人多以爲成王中才之主也。愚觀其臨終處斷大事不動聲氣，過人甚遠，然後知周公所以教之者至，而成王進德之勇也。

成王既崩，然後迎元子於南門之外者，是太子宮在南門之外也。夫太子，國儲君副，疾既大漸而不居中，可乎？古者聖賢之君以死生爲常，故不與恒化小人大命未終，❶妻子已環而泣之者同也。以大臣爲腹心，故公其子而不與之私，❷重輔弼也。以天下爲家，故必終於正寢，公卿百官受顧命而不没於妻子之手也。❸後世此道不明，人君牽滯於兒女之情，而懼於死生之變，以利勢亂其心，而以天下私其子，故不任大臣以天下，而大臣亦不敢以天下自任。於是有母后臨朝之顛制，❹外戚擅權之大患，閹寺狐鼠之深害，偏信獨任之陰謀矣。此後世所以不及夫三代之隆也。

即位禮服

唐、虞、夏、商，天子之服十有二章，繢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絺，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上公九章，自山龍而下；侯伯七章，自華蟲而下；子男五章，自宗彝而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而下；士一章，黼黻而已。

周天子九章，上公七章，侯伯五章，子

❶「恒」，原作「坦」，據四庫本改。
❷「私」，原作「輕」，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改。
❸「妻」，原作「兒女」，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改。
❹「顛」，原作「傎」，據四庫本改。

男三章，卿大夫一章，士皮弁素積。天子公侯卿士，五服有章矣。康王受命之際，其君臣冕服，非常章，何也？天子崩，嗣君即位而後成服者，不敢重己事而輕天命也，是故康王君臣變其常服，使吉凶之道不相干犯以成禮焉，非衆人之所識也。

在昔，即位之禮，宜莫不如是，而孔子特有取焉者，豈二代緜蕞至此而後盡善乎？《禮》曰：「天子崩，七日而殯。」至今於九日者，天下方安泰，講典禮，立制度，貽後世之時也。豈召公、畢公監於二代，有所損益，遂至於九日而後定乎？蘇東坡疑之，以爲既喪服矣，又以冕服即位，非禮也。愚今考之，癸酉須材，則未殯也，是康王君臣於未成服之時，變常服以即位，既即位，見諸侯而後成服諒陰也。❶故孔子取其得禮之節，以爲天下後世之法則焉。

建國井田

先儒以爲王畿方千里，積百同，❷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爲中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其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

何以言之？愚深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❸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然後足以爲天子都畿，鎮撫

❶「侯」，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積」，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二補。
❸「方」，原作「萬」，據四庫本改。

天下。若受田者止於三百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爲方千里？本根不强，將何以應千八百國之求乎？

劉歆又以爲，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亦非矣。周制分土惟三，未嘗有五等也。先王以田制禄，一夫一婦，受田百畆；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❶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計口受田，積而上之，度人情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授之者也。爲公侯者，田必百里，不百里不足以事天子，睦四鄰，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七十里，❷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之説，是連山亘川，不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爲國也。

夫田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别，後世亦有十色之辯，因其地之肥磽，以定井之廣狹。百里之田，提封萬井，是爲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也。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事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十、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國諸侯，已足與王爲敵，尾大不掉，豈先王之良制哉？

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

❶「上」，原作「下」，據四庫本改。
❷「伯」，原作「舊」，據四庫本改。

太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則唐世終無藩鎮跋扈簒弑之禍，而末流終無卒徒扶立夷狄制命之事矣。噫！有國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國以天年終，其必井田封國而後可。❶

祭祀郊社

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

後世禮樂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仙人，❷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

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邱，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於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

天獨健而無息，❸地道順承而無成，而

❶「國」，四庫本作「建」。
❷「秦」，原作「奏」，據四庫本改。
❸「天」，原作「夫」，據四庫本改。

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户，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❷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❸不以日月星辰一於天，而以柴燎分爲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歆私意傅會，不得與《易》、《詩》、《書》、《春秋》比也。

宿衛兵法

三代宿衛之法，不可得聞矣，然亦有可推者。

按三代王畿千里，八百萬夫，籍爲兵者七十有五萬人，以六軍爲十番入宿衛，❹自王城達於畿封，一歲十二月。虞、夏五載一巡狩，周天子六年一巡狩，則未見其宿衛扈從者，皆以一時而更乎？以一時而更，❺則五年而再周也。春聽之以鼓鐸，夏教之以

❶「是」，原作「足」，據四庫本改。
❷「神」，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七作「誠」。
❸「槱」，原作「醮」，據四庫本改。
❹「十」，原作「丁」，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三改。
❺「一時」，原脱，據四庫本補。

茇舍，❶秋辨之以旗物，冬習之以戢陳。宿衛三月，巡狩四方，❷周而復始。習之也故不惰，教之也故不驕，親之也故不悖，寬之也故不怨。三王之兵，以守則固，以征則强。後王雖不振，猶有所持循者，以法良故也。

徐偃仁義

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❸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今徐子朝諸侯，僭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蓋仁義之罪人也。其及也宜。❹非惟徐偃王爲然，後世亦有之矣。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爲仁義者也。然至於殺身亡宗者，蓋施小惠以爲仁，立小節以爲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須臾，終亦必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

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之哉？

送死禮文❺

後世送死無度，愚今叙集禮文，雖未大備，推類而行，亦所以盡孝子之心也。❻三代制度具於此矣。暨乎末流不知死生之説，則有以玉歛者焉。故秦、漢以來，天子后妃葬骨未朽，破塚暴尸，爲盜賊僇辱，豈

❶「夏教」，原作「更聽」，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三改。「茇」，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補。
❷「巡」，原作「之」，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三改。
❸「傳」，原作「薄」，據四庫本改。
❹「及」，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❺「送死禮文」，本篇篇題與篇文皆脱，潛園録於眉端，補於此，且於眉端寫有校語云：「脱《送死禮文》一條，今據别本補於上方。」四庫本此處有本篇，今從。
❻「所」，潛園原録篇文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不痛哉！至此，然後知三代之王爲可法也。而劉歆《周禮》有曰：「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❶疏璧、琮以斂尸。」漢世諸帝尚不皆以玉斂，曾爲周公立爲此法哉！劉向曰：「文、武之喪，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周公非薄於君親，誠以長慮却顧求便於體也，則周公不以侈靡訓子孫也必矣。❷

呂刑五虐

考《呂刑》，則墨、劓、剕、宫、大辟，❸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以絶世，❹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人肌體而絶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穆王耄荒，德雖不衰，然猶曲盡典獄之情僞，以爲天下後世之訓戒，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昭王南征

史有謂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密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没於水者。若是，則楚有不可赦之罪，嗣王所當寢苫枕

❶「琮琥璜之渠眉」，潛園原録篇文作「珪璜琥之□眉」，據四庫本補改。

❷「必矣」下，潛園録文尚有一百三十六字，其中「故周禮之書皆之無事不虞之慮」十三字不明所出，其後自「今徐子」至「身死之哉」一百二十三字，爲前《徐偃仁義》文闌入，據四庫本删。

❸「則」，原作「刖」，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八改。

❹「坐」，原作「生」，據四庫本改。「絶」，明本《皇王大紀》卷二十八作「終」。

戈，誓弗與共天下也。

愚觀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弘奧，克己求善，蓋賢君也，豈有忽棄君父而不動天下之兵以討荆楚者乎！ 疑好事者爲之，如堯幽囚、舜野死之類也。 是以不取彼而取此。

文侯之命

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於犬戎，則天下所不忍。❶ 而平王乃子也，所宜坐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其宗種，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以蓋前人之愆，則可謂人子矣。 愚觀其命秦、晉之詞，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共戴天之仇，輕棄舊都，以西事委之於秦，而即安于洛邑，亡三綱矣。

孔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 平王雖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藩宣之道，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從。 使平王稍有仁心義氣，而輔之以晉文、衛武，則周室中興矣。 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毫釐，是以深取晉文，而於平王猶有望也。 及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日以衰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 聖人據事實，本天命，而作《春秋》，固非衆人之所識也。

齊用豎貂

五帝三王之盛，一行一止必於其時，必於其義。 是故晝居於外，所任使者則公卿

❶ 「所」，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賢大夫士也；夜居於内，所叙御者則后夫人淑嬪婦也。曷嘗有刑餘之人在日月之側哉？雖夏、商季世，桀、紂之亂，尚無是也。及幽王寵褒姒，滅西周，始有婦寺之名。自是以來，帝王大本日以淪亡。爲人君者，以行道布德之公位爲快情遂欲之私居，故聽政有素而公卿進接者希，宴遊無度而妃嬪幸御者無節，外不分於晝，内不分於夜矣。然天下萬事來者不可不應也，公卿既不可使至於内，妃姬又不可使至於外，於是始有用刑餘之人將命於其間者矣。齊小白用自刑之豎貂，死不獲殯；秦胡亥信天刑之趙高，爲其所殺。

後之人君自宜披根拔本，追復夏、商之制，以革衰周之弊。❶ 而漢、唐猶有用之以亡國者，豈非君之不仁哉？ 噫！ 病在君之不仁，不可與言也，使其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管仲相齊

諸侯之不得僭天子，大夫之不得僭諸侯，猶趾掌之不可爲股肱，股肱之不可爲元首也。❷

觀管仲使齊桓下拜，及此辭享之事，可謂恭矣。而謂鏤簋朱紘、❸山楶藻棁、塞門反坫、三歸不攝之僭，何歟？ 霸者，務私報圖大權而共小節，據實勢而崇虚名者也。仲相桓公，匡王室，封諸侯，號令天下，幾於改物，故桓公尊寵之，而賜以群臣不得用之

❶「衰」，原作「襄」，據四庫本改。

❷「股肱」，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四十一補。

❸「簋朱」二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禮也。

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飲水，没齒無怨言。雖盟會征伐無寧歲，而能使齊師常冠於諸侯，賦斂輕簡，府庫充實，百姓富庶，賢才服其能，小民懷其惠矣。故斯禮也，國人以爲宜賜，仲自以爲當得，莫有知其非者。孔子誚之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所以明王伯異道，義利異途，❶示後人以天理之所在，使人欲不得而汩之也明矣。❷

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强大伯諸侯，何也？守信不貳，行法無私；舉用賢才，開闢言路；不藉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仗尊王之義會於首止，天子憚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誅哀姜，❸公道伸，而諸侯服盟於召陵。禮荆楚而中國之義立，封衛楚丘、城邢夷儀，❹遷杞緣陵而夷狄不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略也。其去戎狄也遠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

若夫伐魯國以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子頹，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晉、宋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嫡立庶之亂而不能正也，鄭有兄弟争國之禍而不能止也。以病燕則伐北戎山戎，以包茅不貢則南伐楚，以不從己則伐宋、❺伐鄭、執陳轅濤塗。厚自封殖，滅

❶「義利」，原作「□義」，據四庫本補。
❷「明矣」，四庫本無。潛園於此處眉端寫校語云：「别本無『明矣』二字，空二十四字。」
❸「難」，原作「雖」，據四庫本改。
❹「邢」，原作「刑」，據四庫本改。
❺「宋」，原作「家」，據四庫本改。

譚滅遂，降鄀遷陽。❶處置如是，❷何以服人？於是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專疆土。南則荆楚横强，滅弦滅黄，圍許伐徐，而終不退聽也。❸原其故，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馳心於功利。❹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矣。故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齊桓公卒

齊桓之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其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材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

蓋自幽王滅於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❺平王東遷於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内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正畿甸以修王略，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❻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衽席之間也。

魯會楚嬰齊

唐末，馬殷竊據長沙，畏荆南成汭、淮

❶「鄀」，原作「鄣」，據四庫本改。
❷「置」，原作「已」，據四庫本改。
❸「退」，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利」下，明本《皇王大紀》卷四十一有「之域故輕重後先不相並無以得天下心而」十七字。
❺「取」，原作「聖」，據四庫本改。
❻「室」，原作「宗」，據四庫本改。

南楊行密之強，議以貨結之。高郁曰：❶「奉天子，撫士民，訓勵卒伍，霸業脩明，誰能爲敵。」殷從之，果能平定湖南，没身傳嗣，敵人不敢謀。

吁！觀此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於以貨賂人而乞盟者，其棄禮義及人民、辱國家也著明矣。

魯立武宮

立武宮者，立武公敖之宮也。諸侯立五廟。武公至宣公十一世矣，乃祧主也。季氏立其宮者，豈爲搴之功也哉？❷

謹按，武公者，從宣王不順之命，舍長立少者也。季氏以少子專魯國，因是立其宮，爲子孫久長之計，以自堅耳。夫子書之，以表著其非禮也。

楚殺追舒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按，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必欲殺之，則非仁矣。❸爲棄疾者，進宜陳使臣之禮以諫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父。諫於王而王不聽，則竊負父而去之可也；諫於父而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於王與父皆不聽焉，則請復祖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閔默恬然不動其心，坐待王殺其父，然後死之者。以爲子，則不孝；以爲臣，則

❶「郁」下，原有「有之」二字，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四十九删。
❷「搴」，原脱，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十補。
❸「仁」，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十三補。

不忠。

噫！大道不明，是以人至此極而莫覺莫悟也。故愚論之以示爲仁之道焉。而《春秋》特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棄疾者，大夫，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宗室之枝葉庇蔭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與殺其父矣，豈待貶而後見乎？

實沈臺駘

毉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❶先王之世，毉卜祝史世守其事，而身屬於官。毉以十全爲上，過誤而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於鬼神之事，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以與神明交矣。

今世則不然，散於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竅、❷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內不反覆謀諸心，外不謀之於士庶，精不謀之於龜筮，而卜道以亡。

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也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數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某鬼某神之怨怒以恐惑之，如晉卜人之言，因爲之祝祭，以圖衣食而已。民寧破産祀鬼，而不求毉，至有敬事荒夷之神，❸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

❶「人」，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❷「竅」，四庫本作「理」。
❸「敬」，原作「收」，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五十五改。

下欲仁其民者，雖毉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❶

魯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怒，或降之罰耳。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宮也。

聖人筆之於經，使後之人考其世，而尋其所由來，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於遂亂而惑人之聽矣。

天産地産

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得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❷是故雖一物之微，無非天地合而後成。❸其施者，天也；産者，地也。

劉歆《周禮》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裂天地爲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爲經，與《易》、《詩》、《書》、《春秋》比乎？

❶「行」，原作「仁」，據四庫本改。
❷「生焉」，原無，據四庫本補。
❸「非」，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十一補。

周易成書

愚讀包犧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孔子十翼，❶然後知聖人憂患後世之至也。後生晚學守一卷成書，豈復知經百千歲四聖人竭心思之勤？❷故愚復其舊，❸將以啓之也。

夫先聖後聖發明文義，❹如太和之體萬物，春生秋殺，雷動風行，千變萬化，務曉人以生生之道，初非緣己成事，由聞見知識而爲之者，故愚讀之警動焉。嗚呼！聖人亦人耳，所以臻此，必有道矣。

夫《詩》、《書》、《春秋》，後人猶多引以正心斷事，至於《易》，則希矣。吁！士大夫之負先聖可勝道哉。

叔孫州仇

凡人之情，利害不及則不相譽、不相毁也。彼叔孫之所以貶聖人、譽子貢者，孔子方用事，惡其有不便於己。而子貢，孔子之門人也，一貶一譽，人固不疑，於以嘗試諸大夫之向背。其姦慝如此，而衆莫以爲非也，故遂毁聖人而擠之。陳亢若非真不知聖人，❺則黨於州仇者也。觀子貢以「自絶」責州仇，而以「爲邦」語陳亢，則知州仇之毁譽，正孔子用事、利害相及之時，而小人去

❶「子十」，原作「夫子」，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十三改。
❷「勤」，原作「動」，據四庫本改。
❸「舊」，原作「愚」，據四庫本改。
❹「文」，原作「大」，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十三改。
❺「若」，原作「莫」，據四庫本改。

君子之情狀見矣。

人君臨涖群臣，與夫執國命，進忠賢，察姦罔之君子，其可忽諸？

孔子去魯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陽虎在鄆，不狃在費，侯犯在郈，此三家之疢疾也。季孫斯幾於死，故發憤懣，❶思禮義，❷遵用孔子。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謂此時也，故能墮郈，又墮費。三家才損其死疾，而叔孫遂於是毁聖人，仲孫遂於是聽處父，季孫遂於是受女樂。❸惜哉！三子者期於苟安而不能遠謀，拘於小利而不知大慮，習於人欲而不能明於天理也。

孔子攝相事

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事。夫聖人之仕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者。爲委吏，則會計當；爲乘田，則蓄養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❹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

❶「懣」，原作「懑」，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十四改。
❷「思」，原作「君」，據明本《皇王大紀》卷六十四改。
❸「女」，原作「去」，據四庫本改。
❹「成」，原作「城」，據四庫本改。

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改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録之名者，何歟？

楚子軫卒

楚國敗壞於囊瓦，❶創夷於吴，幾於滅亡。昭王之所以復國而益安强者，皆公子申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

聖人度量宏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子西如此乎？按，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❷以封於楚，及熊通越禮僭號，❸聖人黜之，等於荆蠻。文、莊而後，與中國並駕齊驅，❹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之時，中國衰，諸侯放恣，大夫驕横，無可告語者。而昭王獨

發大論，皆當於道，若左右得其人，其進未可量也。惜也！得君之專，執政之久，曾不能輔之變楚俗，匡天下，薾然守舊規而已。故仲尼責之如此。

子貢見太宰嚭

子貢在言語之科，觀其遺言，理義明暢，雖使甚愚人，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横捭闔，❺不顧理義，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吴、彊晉、霸越，則子貢之所甚惡也。

❶「囊」，原作「蕘」，據四庫本改。
❷「王」，原無，據四庫本補。
❸「通」，原作「過」，據四庫本改。
❹「國」，原作「原」，據四庫本改。
❺「捭」，原作「排」，據四庫本改。

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尚信以爲陰脩德政而傾商，不宅大憂而伐紂，❶又況聖門諸子哉？

愚惡夫棄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爲實録者，❷是以論之，使後世之學者毋惑焉。

商鞅變法❸

先王之所以溝封田井者，甿數一定，不可詭移，❹一也；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宄，不可群逞，三也。此三利者，絶兼并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盗、禁姦宄於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保世永年之大法也。❺秦一廢之，及今千六百歲，而弊日益深，而夷狄不可禁矣，可勝歎哉！

孟子闢楊墨

愚讀孟子書，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及考諸史，則朱、翟未嘗用於時君，時君亦莫有信用其言者，安在其爲盈天下？而孟氏闢之如此其力，似空言侈大，無益於實者。後人雖信誦其言，亦莫能究明其義。

愚始而疑，中而惑，卒喟然長嘆，❻見孟氏指意深遠廣大，非苟爲夸辭而已也。何

❶「伐」，原脱，據四庫本補。
❷「而」下，原有一「反」字，據四庫本删。
❸「法」，原作「化」，據四庫本改。
❹「詭」，原作「説」，據四庫本改。
❺「年」下，原有「湮」字，據四庫本删。
❻「喟」，原無，據明本《皇王大紀》卷七十六補。

以言之？天下之道，爲人、爲己二端而已，惟聖人合内外之道，得時措之宜，故不塞不流而王道行，百姓寧。舍是，則或失於爲人太重而不知立己，或失於爲己太重而不知立人。失己與人，則天地否塞而人之道頓滅矣。五霸之末，仁義益不明，有志於爲己者，直欲高飛深入，不在人間，如接輿、沮溺之徒是也。於是楊子唱爲我之論，❶而此徒翕然是之矣。有志於爲人者，直欲自沽自獻，必行其説。如衛鞅、儀、秦之徒是矣。於是墨子唱兼愛之説，而此徒翕然是之矣。此二氏之言所以盈天下也。然孟子所以不闢沮溺者，爲其無詞説而楊朱之言近義故也；所以不闢儀、秦者，爲其事淺陋而墨翟之言近仁故也。近於仁，則不仁；近於義，則不義。不仁不義，近於禽獸，人將何以立於天地之間？故孟氏拔其本，塞其源，則末流將自止矣。❷有見於此，然後知孟氏闢楊、墨，承先聖，有大功於王道，而可以爲萬世法也。使齊、梁之君一行其言，豈至人之類自相殘滅，陳、吴、劉、項之際，死者十之九而後止哉！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四

❶「子」，四庫本作「朱」。
❷「止」，原作「正」，據四庫本改。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五

易外傳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滿塞實之意，及既生，則發舒矣。剛柔始交而難生，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難屯未通暢也。震爲雷，坎爲水。陰陽始交，則勃鬱爲雷，未爲雨也。震動坎陷，二卦相重，動乎險中也。屯有大亨之道，震且固雷雨之動滿盈也，❶故「勿用有攸往」。往則不貞，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難之時，紀綱未正，法度未明，豈獨力所能濟？建侯，廣求輔，❷憂勤不懈，然後能濟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秦暴既極而未息，漢安方來而未定。陳涉以匹夫首事，出萬死之計，不畏狼秦，「動乎險中」也。誠能立爲天下除殘賊之志，復立六國後於此，有人正固其心，❸爲秦益敵以自輔助，守正而不移，則秦可滅，時可治，而天下之屯解矣。自蘄至陳，未遠也，秦兵方

❶「震且固」，四庫本作「貞且因」。
❷「輔」，原作「補」，據四庫本改。
❸「正」，四庫本作「貞」。

强，殘賊肆行未艾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無中正誠慤之心，豈有大亨之道也？傲長者而妻父去，斬賓客而故人行，聽讒毀而諸將不親附，失建侯之義甚矣。死於城父，不保首領，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豈不信乎？若漢高則起豐沛，扶義而西卷蜀漢，扶義而東誅殘賊，其正固可知矣。❶得張良於邂逅，舉陳平於忘命，拔韓信於行陳，取英布於敵國，收雍齒於故怨，是以能誅滅秦、項，剗革暴虐，❷於天下更始，❸四海會同，六合爲家。由是觀之，則「大亨貞」、「利建侯」之義，聖人示後世之意悉矣。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東漢之末，豪傑競起，有剛陽之德，宜爲君者，劉備而已。痛王室之傾頹，憤姦臣之竊命，扶本宗，誅姦宄，一匡天下，其志也。而爲相於平原，爲牧於徐州，歸袁紹，投曹操，依劉表，曾未足以舒其志。然臨禍患而信義益明，不少變其初志，三顧草廬以致諸葛，得龐統，來法正，追景升，顧戀赴義之徒，而衆士影從，若水之歸海，以貴下賤，❹而大得民也。於是遂定巴、蜀，三分天下，而有濟屯之勢，「居貞」、「建侯」之利大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九五之正應而逼於初陽，不得相從

❶「正」，四庫本作「貞」。
❷「革」，原作「草」，據四庫本改。
❸「於」，四庫本作「與」。
❹「貴」，原作「責」，據四庫本改。

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中國盛强，蠻夷屈服，天下之常經也。而漢之時，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爲足也，猶初；其僭亂也，猶九。蘇武使焉，匈奴壯其節義，凌折困辱，必欲降之。武雖倚漢武剛明之君，❶而遠在蠻夷，爲所拘縶，降之不可，歸歟不聽，故「屯如邅如，❷乘馬班如」，進退不能也。六，陰也，二亦陰也，妻道也，臣道也，從一而忠者也。❸武守是道，舍生取義，以死守節，心歸中國，義絶蠻夷，雖身在匈奴，不爲之用，豈求有功名於彼哉！譬如貞女，雖或介於强暴，而不可侵陵，終不爲之字也。夫使蠻夷而善歸者多矣，❹是時匈奴强暴，❺非心服中國，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難如此耳。❻十者數之終，極而後變也。居十九年，虜勢益衰，❼欲歸計强漢，武乃得還。然後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室，完節而歸，「乃字」也。蠻夷服中國，「反常」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夫炎漢再建之初，隗囂起於隴西，以庸材居民上，有偏霸之意，即是「鹿」也。夫立

---

❶「剛」，原作「劉」，據四庫本改。
❷「故」下，原有「也」字，據四庫本删。
❸「忠」，四庫本作「終」。
❹「矣」，原無，據清納蘭性德《大易集義粹言》（清通志堂經解本）卷七補。
❺「時」，原無，據四庫本補。
❻「此」，原脱，據四庫本補。
❼「虜」，原作「膚」，據《大易集義粹言》卷七改。

國以得賢爲本，若馬援、❶申屠剛、❷杜林、❸鄭興諸賢，皆莫之與而去之，是「無虞」也。惟陷身於不義，以及亂亡耳。❹囂終不悟，舉兵背叛，不知幾而往，困於西城，饑而死，吝窮甚也。竇融則不然矣，其保河西也，豈無專據方面之志哉！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遂舍五郡之權，一心漢室，終保福禄，亦可謂之君子人矣。❺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桓公自莒入齊，鮑叔實輔之，既而不執其政，「乘馬班如」也。管仲者，己之交遊，有賢才而勝己，則求之於魯，脱之於俘，❻薦之於公，讓之以政，「求婚媾，往吉」也。於是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鮑爲齊臣，至於今稱焉，可謂「吉，無不利」矣。❼非明者，❽其能知己之短而肯進人之長乎！

九五：❾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魯昭公當三桓强盛、禄去公室之時，以人，則□皆季氏之人；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去已，不足以有爲，欲恩澤下流，難矣，其膏也！膏，凝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奈何？自小而以漸

❶「若」，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❷「剛」，原作「删」，據四庫本改。
❸「杜」，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及」，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❺「人」，四庫本無。
❻「脱」，原脱，據四庫本補。
❼「吉」，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❽「明者」，原無，據《大易集義粹言》卷七補。
❾「五」，原作「月」，據四庫本改。

正之，使恩澤浸潤加於百姓，仁心仁聞著於天下，則有吉，如唐武宗、憲宗是也。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奪數世之權於一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國出奔，客死它所，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漢獻帝、皇泰王。❶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太甲、成王以幼冲未有所知而居君位，童蒙也；伊尹、周公以剛陽之才任顧託之重，爲發蒙之主者也。夫伊、周非有求於太甲、成王，太甲、成王非伊、周則無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廟社稷，故「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於太甲，方其居憂之時，即放之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是也。若不決之於初，❷待其聽政，然後隨事之失而言其非，則「瀆蒙」矣。周公於成王，自幼冲之中，不順其意而行姑息之恩，故左右侍御僕從，即以正人爲之，以檢束其行，使幼而聞正言，❸見正行，❹亦不待其臨尊位，然後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雖無過人之才，❺而卒皆爲大賢者，以伊尹、周

❶「王」，四庫本作「主」。
❷「之於」，原作「於之」，據四庫本改。
❸「聞」，原作「見」，據四庫本改。
❹「見」，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❺「人之」，原作「之人」，據四庫本乙正。

公能養其正於蒙，有作聖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當天子蒙蔽未發之時，當發蒙之任，❶負天下之責，苟不持正，❷自信不疑，則必有乘間投隙而起者矣。故聖人又戒以利在於貞也。惟貞，然後足以弭姦邪窺伺之心，厲忠賢進爲之志，事功可就，而禍難不生矣。

初六：發蒙，❸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誅四凶；孔子之執魯政也，先誅少正卯；唐太宗之起義兵也，先誅高德儒。蓋時方蒙蔽，未知好惡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則觀聽聳動而民知所從矣。是説去其不知所從之桎梏也。雖然，刑加於惡之尤者，然後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正，❹以及衆人，則不足以得民心。民苟免而無恥，於治安之道爲可吝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諸葛孔明執蜀政柄，上有劉禪孱暗之君，下有楊儀、魏延昧於大體之屬，北有蔽欺天下、竊命之魏，東有不知天命、稱尊之吴，可謂蒙之世矣。然孔明盡禮，❺劉禪聽信，無所嫌忤；圓融儀、延，使各展其才力；結好江東，而不明其稱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閉關息民，然後用之。其志大，其量弘，雖未能致其亨，而有安强之吉矣。廣開言路，棄非猶弊屩，得是如珠

❶「蒙」，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❷「持」，原作「恃」，據四庫本改。
❸「蒙」，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❹「正」，原作「止」，據四庫本改。
❺「禮」，原作「祀」，據四庫本改。

玉，孜孜盡下，故事無不察，❶算無遺數，「納婦，吉」也，豈有凶禍之及哉？ 夫臣事君猶子事父，九二剛陽之才，而六五柔順之君與之相應，故雖居蒙世而有吉。聖人舉而示人以近，故云「子克家」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漢元初立，蕭望之以師傅下行端揆之職，爲發蒙之主。史高與望之同受顧命，位望之上，爲親近大臣，以陰柔庸劣之才輔暗懦之君，❷而暱比於恭、顯，閹宦不中正之人，疎遠望之，不與同心輔政，於先帝付托之意，豈不負哉！ 此自遠於剛陽篤實之賢，故有「困蒙之吝」耳。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漢昭所以委政霍光者，冲幼，未明習國家事耳。非天資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聰明，故能上順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賢，而燕王之謀不成，❸簒弑之禍不作，故爲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蒙昏之極，不得已，故擊而去之耳。若後世漢高之誅秦、項，漢宣之誅先零之類，禦寇者也。平城之兵，馬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麗，爲寇者也。禦寇者，出於不得已，故天人順之。漢武爲寇於四夷，而望天下之人皆如卜式之

❶「不」，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柔」，原作「陽」，據四庫本改。
❸「王」，原脱，據四庫本補。

順己，其可得乎！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文王雖有亹亹剛健之德，❶既受命爲人之主矣，若遂欲進定天下，則紂之才猶足以有爲，惡未貫盈，人心未盡去，天命未盡改，時未可以定也。文王逡巡不進，退處於西伯，而紂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於上下，其誠動於殘賊，故得行其號令於諸侯，天下化之而紂不以爲嫌。剛健而不陷，豈有困窮哉？「有孚，光亨，貞吉」，此之謂也。若文王中非有孚，則不足以動商紂而至於以兵相加，文王雖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義矣。惟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過，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以天道處之，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説之築於傅巖，呂望之釣於渭濱，皆待時於郊野曠遠之地，不冒犯世患而求進者也。其耕也，其築也，其釣也，用常而已，非有驚時異衆之行也，故「无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

❶「雖」，原作「惟」，據四庫本改。

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孔子、孟子執其規矩準繩，周行於諸侯，見可而進，「需於沙」者也，近於世難矣。然孔、孟志在於天下後世，非私己也，故不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或以微罪行，或三宿而後出晝，道廣德弘，其心甚大。雖小有患害，厄於陳、蔡，圍於匡人，景子謂之不敬，尹士謂之干澤，於孔、孟乎何傷？故當時諸侯大夫敬之、重之，萬世之下尊之、仰之。「以吉終」者，其此之謂也。❶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濁揚清，進必以其道，「需於泥」者也。然時方多僻，「災在外也」。其氣剛，其志鋭，其行勁，無所顧慮，露其鋒刃，欲以力除姦邪。❷姦邪畏忌，則思所以中傷之矣。黨人禁錮，豈無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陳寔，❸雖中常侍張讓父葬，亦往弔焉，敬慎之至也。及黨人被誅，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衆。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豈有誅死之敗乎？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漢桓既誅梁冀，❹拔黃瓊，首居天位，天下想望異政。瓊奏誅州郡貪汚者十餘人，❺海内翕然稱之。是時小人充朝，❻正人處

❶「其」，四庫本無。
❷「姦邪」，原無，據四庫本補。
❸「寔」，原作「實」，據四庫本改。下同。
❹「桓」，原作「柏」，據四庫本改。
❺「州郡」，原作「則以」，據四庫本改。
❻「小人」，原作「瓊」，據四庫本改。

乎其間，佞幸之所必中傷也，「需於血」者也。夫瓊之心，豈止於誅州郡貪污而已哉？ 肅清廷列，乃其志也，少須服之耳。及嬖寵益横，瓊自度力制不能，遂上疏極言，❶稱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者也。瓊雖言之，然一言不聽，則不據其位而去。❷力言之而不止，以與嬖寵争也。順聽時命，❸委而去之，雖其志壅遏不行，傷於小人，而無凶禍之及矣。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文王當紂之時，位乎天德，退稱西伯，天下歸之，實行天子之事矣。其居中正，又何疑哉？ 飲食宴樂，以待天命，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故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韓馮翊之説蕭，趙廣漢之訟魏，❹皆中無孚實，不知畏惕，過而失中道者也。故終極其事，皆至於凶。左雄、周舉，「中吉」也；王渾、王濬「利見」也。❺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❻《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❼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鄭興、❽桓譚。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無

❶「疏」，原作「流」，據四庫本改。
❷「不」下，四庫本有「敢」字。
❸「聽」，原作「德」，據四庫本改。
❹「廣」，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利見也」，原注「逸」，據四庫本補。
❻「終」，原作「中」，據《易·訟卦》初六《爻辭》改。
❼「訟」，原重，據四庫本删。
❽「興」，原作「與」，據四庫本改。

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楊惲。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郭子儀、魚朝恩。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杜淹。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❶以中正也。

曹騰、梁商、賀若弼、❷韓擒虎、賈復、寇恂和事天子。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主父偃、❸來俊臣之徒。

師：貞，丈人吉，無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七十萬，戰於牧野。武王鼓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前者倒戈，後者北焉，❹其故何也？紂不能正心以正天下，故衆莫爲之用。武王征之，非富天下也，正己而已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劉虞，吉德之主，士民之所與也；公孫瓚，暴黠之將，士民之所不與也。然虞以

❶「吉」上，原衍「之」字，據四庫本删。
❷「若」，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❸「主父偃」，原在「來俊臣之徒」下，今據四庫本乙正。
❹「北焉」，原作「比干」，據四庫本改。

十萬之衆聲罪討瓚而一敗不振者，以無律故也。不以律，雖臧亦凶矣。李廣。

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趙將李牧初守雁門之塞，趙王聽讒而罷之。既而邊境不安，復命牧將，牧請行其初志，趙王聽之，牧乃受命。於是利鈍進退，功罪賞罰，牧皆專制，趙王不得而與也。❶故能一戰而破滅三國，邊境清浄。❷夫不用則聽命而退，用之則專命而行，得中道者也。故吉而無咎。其後牧禦秦師，趙王罷之而不受命，則恃專而失爲臣之道矣，見殺宜哉！故《象》以「承天寵」爲「中吉」也。吴、楚反，景帝命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討之。亞夫言於帝，曰：「楚人剽輕，難與争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於是吴攻梁急，梁求救於帝。帝命亞夫救之，亞夫守先謀，不奉詔，堅壁不出，❸而遣輕兵絶吴、楚糧道。吴、楚兵卒困於梁，饑死叛散，遂以破滅。惟其委之重而自任也專，故能有是功，吉無咎也。雖然，人臣有大功於天下，奉身而退，不爲天下先，可也。亞夫，絳侯之子，復有大功，又爲輔相，守正而行，抗義不撓，其居正也善矣。然卒取死亡之禍者，不知消息盈虚，與時偕行之過也。唐憲宗之討淮西也，既命裴度長御史往視師矣，又命以爲相，使賞罰用命不用命，又命往釐以既厥事。信之深，任之

❶「而」，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❷「邊」，原作「邀」，據四庫本改。
❸「壁」，原作「辭」，據四庫本改。

確，恩禮有加而無怠也。所以能平逋寇宿賊，威震諸藩，合乎「王三錫命，懷萬邦」之意，可以爲天下後世法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用師之道，必以才德謀慮足以服人心如丈人者主之，故能有成功。若燕樂毅，丈人也，而以騎刼代之；若趙廉頗，丈人也，而以趙括代之；李牧，丈人也，而以顔聚代之。此以衆人而尸丈人之事者也，不敗亡何待！六之才德，衆人也，而三之位則統師也，故聖人明輿尸無功之義。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齊桓伐楚，退師召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高祖伐項羽，舍滎陽、❶成皋而趨宛葉；朱雋討韓忠，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左次」者，不以氣也，必有義也；不以力也，必有謀也。夫聚衆而付以殳殺人之器，豈得已哉？能以謀義行之，庶幾其可勝矣。❷此兵家之常也，故無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❸「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夷狄居邊塞不毛之地，❹盜賊屏其邪心而從於教化，不害良善，其宜也。夷狄若有侵犯於中國，盜賊若有干犯於天下，則是禽獸在田而侵犯稼穡也。當申其罪而討

❶「滎」，原作「榮」，據四庫本改。
❷「勝」，原作「信」，據四庫本改。
❸「行」，原作「正」，據四庫本改。
❹「邊」，原作「遷」，據四庫本改。

之，若大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漢高之伐項羽。則皆申其罪而討之，故蠻夷率服，天下響應，爲利大矣，故无咎。然任將之道，必以名德才行足以率衆者爲之。九二剛陽之才，❶在下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不任長子而以弟子衆人庸才間之，未有不敗者也。以郭子儀、李光弼尚有相州之敗，况它人乎？故吕蒙不肯與孫皓並爲大督，曰：「昔周瑜、程普並將，幾敗國家大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張良以兵法説他人，皆不省，及以説漢高，則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❷故遂從不去，「原筮」也。其從沛公以復仇暴秦而濟世安民，非以爲亂也。此仁人之心，可久之道，夫天下之正理，❸得「元永貞」之義也，故无咎。若沛公之約法三章以收秦民，❹馬援之擇君，竇融之歸光武，郭嘉之去袁紹，皆「原筮」者也。其相比，莫非有善謀，行常道，守正理者，故邴原告曹操曰：「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非剛中者不能如是。不然，以利相比，如趙高、二世之君臣，耳、餘，竇、灌之朋友，未有得无咎者也。夫天下未定，國家未立，而身未安，固宜汲汲求此。若

❶「之」，原作「三」，據《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一改。
❷「良」，原在「策」上，據四庫本改。
❸「夫」，四庫本作「爲」。
❹「章」，原作「軍」，據四庫本改。

楚、漢分争之時，君臣未定，百姓未知所歸，賢能未盡見用，韓信、彭越、英布之徒，不能乘此時舉賢恤民，求上下之助以宰制山河，保其大功。及楚已滅，天下歸漢，乃奉兵叛逆，自取滅亡，「後夫凶」也。況隗囂之徒，才不逮數子，方紛亂之際，則坐談西伯，及中原略定，乃始舉兵圖大事者乎？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成湯三聘之，然後起。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劉備三顧之，然後見。聘之在彼而起在我，顧之在彼而見在我。其尊德樂義之心著於禮貌之間，然後就之，故足與有爲也。不然，則失身於人，雖有規矩準繩，❶焉得而用之？反爲有勢者之所賤矣，又安得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如齊王建所比之群臣賓客，❷反爲秦用，卒誤王建，死于松柏之間，不亦傷乎？

小畜：亨。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❸

郭子儀雖爲魚朝恩所忌，❹然朝聞命，夕引道，信命而行，「復自道」者也，是以姦邪莫之能害而終吉也。若李光弼因姦邪之間，遂擁衆不朝，則不能復於道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❶「矩」，原作「短」，據四庫本改。
❷「比」，原脱，據《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二補。
❸「義」，原作「意」，據四庫本改。
❹「忌」，原脱，據四庫本補。

漢明帝察察剛急，治楚王英獄，無辜連逮不可勝數。群臣希旨，無敢以情恕者，獨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❶出萬死爲无辜一言。❷其言發乎忠誠惻怛，「有孚」者也。其情既由，❸其辭既達，其義既明，故帝卒從其言，死罪免而恐懼亡矣。正君心，救无辜，何咎之有？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舜既受堯之命有天下，而堯朝舊臣，如共工、驩兜、伯鯀，佐堯治天下，其執權利之日久矣。舜，江海陶漁之人也，雖以堯命聽居其上，其志未嘗不欲專命，使舜不得有爲於天下也。然舜以天德居天位，其有孚可知，固將分天職與天下聖賢共治之，分天禄與天下聖賢共食之，列天位與天下聖賢共守之，豈姦邪之臣所能遏哉？是以九官命而不仁者遠矣。「攣如，富以其隣」，此之謂也。

上九：既雨既處，上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東漢閹宦之盛，自孝和永元中，鄭衆始得與聞政事。其宦者出入禁闥，以奉承爲事者也。暱比，則易以親；順事，則易以信。其後遂得天寵，日侵朝權。至永興之時，中官近習，❹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政令一自之出矣。然賢者猶或用，勢已

❶「寃」，原作「究」，據四庫本改。
❷「死」，原作「一」，據四庫本改。
❸「由」，《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二作「伸」。
❹「官」，原作「宫」，據四庫本改。

張而未成也。及延熹之末，❶逐黨錮，賢智舉不得進，於是乎成矣。所以及此者，❷以其暱比順事足以媚惑人君，而桓、靈之君心與之同，性與之合，「既雨既處」也。彼趙忠、張讓之徒，豈知其非，日以益甚，終受誅戮，固其宜矣。「婦貞厲」也。雖然，閹豎也而執國柄，政自己出，侵逼人主，「月幾望」矣。陳蕃、竇武以區區之力，不復顧慮，誦言誅之，欲以一旦而奪百有餘年憑籍之權，❸不亦難乎！孔子曰「有所疑」者，戒時君子必知疑慮，徐思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袁渙之答呂布，嚴顏之答張飛，薛包之事父母，謝安之待桓温，所處至順，所言至當，皆以「柔履剛」、「說而應」之故，雖履强猛暴戾之地，終不見傷害也。紂至强暴也，而文王徽柔懿恭以事之，故能免於羑里，以西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得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德光大，明于天下後世也。其亨可知。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夫張良以布衣起爲帝者師，及功成天下定，則從赤松子遊。楊秉以儒生起爲三公，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此安其卑下之素，往行其志願者也，故貴勢不能動其心，利禄不能亂其操，以是而

❶「延」，原作「元」，或宋時避遼天祚帝耶律延禧諱，據四庫本改。
❷「所以」二字，原重文，據四庫本删。
❸「而」，原作「亦」，據四庫本改。

行，豈有咎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黄憲汪汪如萬頃波，澄之不清，摇之不濁，非有驚衆險異之行也。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仕，憲亦不之拒也。行至京師，竟無就。若其中以利欲自亂，豈能從容應之若是乎？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❶凶。武人爲於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

吕布剛决不常，智卑而才小，雖統衆爲將，固不足以濟亂也。然以董卓之悖逆而殺之，以袁紹之背叛而絶之，「眇能視」、「跛能履」者也。其見非能窮理，其行非能盡義，亦迫刼於形勢，因以爲功耳。使布統御於人，遵約束而行，則未必不爲名將，如尉遲敬德之流，保其天禄矣。以其剛决猛暴而居人上，自主一方也，故躁率妄行，謀不中禮義，動不中幾會，「履虎尾」，蹈危難，終爲曹操所擒，而被咥，人之凶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東漢之初，竇融保據河西，專有方面。厥後歸命光武，以爲大司空，居近君之地。光武剛强明决，以法術制馭臣下之君也。融嘗專制，則光武心忌，本處於外，入爲大官，❷則舊功臣心不平，「履虎尾」也。然融謙恭小心，有子欲其恂恂守道，不願

❶「咥」上，原衍「不」，據四庫本删。
❷「入爲」，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其才能。其畏慎可知。「愬愬」，畏懼也。融能如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其「志行也」，故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剛決也。堯、舜之聖，猶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仲虺戒湯曰：「從諫弗咈，先民是若。」❶《詩》稱文王曰：「小心翼翼。」蓋優游從容，寬大盡下者，聖人之容止也。能如是，則履帝位而不疚矣。若自以爲居位正當，任其剛決，不復畏慎，則德不能日新，往往日退，不如其初。此危道也，故曰「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曾子寢疾，病，謂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人有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欣然自喜自足而不能有終者，多矣。焉知君子以天下萬世爲消息，没身而後已乎！❷曾子啓手足，可謂「視履考祥」矣；必得正而斃，可謂「其旋元吉」矣。

賁：❸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勿乘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

❶「仲虺戒湯」，檢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不見於《仲虺之誥》，而在《伊訓》。

❷「焉知君子」至「而後已乎」，原無，據《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四補。「萬世」，四庫本作「世世」。

❸「賁」，原無，據四庫本補。

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爲吏，烈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九三：❶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❷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悦懌，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❸方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意氣決相從耳。❹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靈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牧，❺袁紹之殺田豐是也，終必爲人所凌辱矣。

德宗、陸贄。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❻有喜也。

剥：

初六：剥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滅下也。

❶「九」，原作「六」，據四庫本改。
❷「陽奇陰耦」，原作「陰奇陽耦」，今據四庫本改。
❸下「如」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❹「情意氣決」，四庫本作「情合氣浹」。
❺「牧」，原作「爲」，據四庫本及《史記·李牧傳》改。
❻「之」，原重，據四庫本删。

漢和帝以鄭衆誅竇憲有功，遂得與聞政事，閹宦擅權，侵害正人，自此始矣。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其凶必矣。

六二：剥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與也。

天子者，天下之本，民人之主。其得位也，上受於天，下受其君父，而輔之以大臣者也。桓帝以李潤、江京而廢，來歷以死争之是也。而同謀之徒皆見險而止，歷獨立无助，桓帝遂廢。後雖立于孫程等，然進退人才，更張政事，皆在天子之手，猶未甚也，而執朝政與大臣爲伍之勢成矣。❶ 若大臣得人，以其類進，則猶可爲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剥者，陰剥陽也。三，居剛，應剛，以陰從陽者也。昔東漢吕强處閹宦之中，獨有愛君子、憂宗社之心，雖身被殺，猶有令名，无咎也。

語指南 證黄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説。❷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黄氏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人子之志，可也。父没之後，其志可以施爲，則觀其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忘其親，三年之間，孝子惟恐不及，於父所行之道，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沈氏曰：昔居先君之喪，於

❶「成」，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語」上，四庫本有「論」字。

哀苦中而得此說，甚以爲合於人情也。

評曰：觀其言，可見其爲子矣。如此說，極是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黄氏曰：事無大小，一於敬而無和，❶其失也過嚴；知和而無禮以節之，其失也無辨。二者偏勝，概之以先王之道，其不可行均也。

沈氏曰：禮固貴和，「小大由之」，則過於和矣。「不以禮節之」，❷則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申上言也。

評曰：「小大由之」，謂事無巨細，皆以和爲貴也。而「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禮用，「和爲貴」，「不以禮節之」，則不和，故「亦不可行也」。沈氏謂「申上言」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黄氏曰：孔子之時，禮樂廢壞，不仁之人用之，是言蓋有爲而言也。如季氏之旅泰山，舞八佾。知禮樂者，如是乎？

沈氏曰：不仁者，私意横生，尚何有於禮樂？

評曰：不仁者，所行七顛八倒，雖用禮樂，舞《八佾》、《雍》徹，而非禮樂也。故曰「如禮何」、「如樂何」。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❶「和」，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❷「不」，原作「復」，據四庫本改。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❶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黄氏曰：魯躋僖公，亂昭穆也。既灌之後，所以降神，故「不欲觀之」。或者不喻而窮其說。孔子爲魯諱，故託以不知而指其掌，其意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無難矣。夫祭以誠爲主，今從逆祀而失昭穆之義，於誠何有？是祭與不祭等矣。此孔子之所不與，若「吾與點也」之「與」同。

沈氏曰：「逆祀」之說極好。「指其掌」，上詞已斷矣，下所言，以類記之者也，不必比而同之。「與」字一說，恐未安也。

評曰：「逆祀」之說固好，但恐孔子之意不止謂此也。魯之郊禘，逆祀之大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情狀見於禮樂，❷不可亂也。禘祫之禮樂不同，其鬼神亦異，豈可亂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連上文說，亦通。「吾不與祭，如不祭」，恐却是以類記，故有「子曰」二字題之。「與」字一說，誠未安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黄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禮樂容節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爲二，欲其可法矣。後世徒以中皮爲善，强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夫子言古之道以明今之不然。❸

❶「在」下，原衍「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十一字，據四庫本删。
❷「此」，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❸上「之」字，原重文，據四庫本删。「明今」，原作「分明」，據四庫本改。

沈氏曰：嘗見趙岐有是説而然之，當無以易也。

評曰：二氏之説極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黄氏曰：「仁，人心也。私意不萌於心，故能公天下之好惡。苟志於仁，有心於仁也，雖未能見於所行，而一念之間固已向于善矣。

沈氏曰：弟子之善記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惡矣，然言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

評曰：仁者之心如鑑，妍者來則妍，醜者來則醜。方其妍也，烏得不謂之妍？方其醜也，烏得不謂之醜？好惡如此，吾心初未嘗動也。若恐或者以惡人爲疑，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則是當好惡之時，胷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爲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字或讀作入聲。「有心於仁」，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黄氏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功者人所樂赴，過則人祈於苟免，而後知君子存心甚厚，雖過也，不害其爲仁。若周公之厚於其兄，孔子之厚於其君，皆不以有過爲嫌者，其仁可知也。

沈氏曰：伊尹、周公，皆是過乃所以爲仁。

評曰：聞諸先君子曰：「黨，偏勝也。」有所偏勝，則過而不得其中。或敏慧而過于太察，或剛勇而過于太暴，或畏慎而過

于退縮，或慈愛而過於寬弛。人能内觀其過，深自省焉，則有所覺矣。竊謂伊尹、周公不可以言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黄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學者宗之，或得其一體，或聞其一言，有稱其博學者，有譽其多能者，皆不能偏觀而熟察之。乃若聖人之道，則聞而知之傳以心也，默而識之悟以心也，况其泛應於域中，雖千變萬化未始有窮，而會歸於一心則天地之純全，萬人之大體，皆其分内耳，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早遊聖門，省身於内，守之以約，故夫子告之不待發問，而曾子受之不復致疑，可謂相契以心，得於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門人之問，語之以「忠恕」者，亦以其違道不遠者告之，使之求諸心而切於踐履者也。蓋忠之爲心，無纖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爲心，無物我之間，其處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於吾心，則彼已不立，孰爲町畽，將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至於參天地，其於「一貫」之妙舉，積此矣。曾子至是，蓋不容言，而門人之問，不得已而應之，於是形容夫子之道，非「忠恕」兩言無以明之。使門人而悟曾子之言，❶則「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傳於聖人，門人之受於曾子，又未可以淺深論。

沈氏曰：此論亦鄙見所同，曾子所以告門人者，別是一轉語也。

評曰：唯仁者爲能一以貫天下之道，是

❶「使門人」，原無，據四庫本補。

故欲知「一貫」之道者，必先求仁；欲求仁者，必先識心。「忠恕」者，天地之心也。人而主忠行恕，求仁之方也。施諸己而不願，亦不施於人，即主忠行恕之實也。黄氏之言，非不高妙，然言意支離，恐使學者惑也。夫聖人，垂世立教者是也，而黄氏以垂世立教與道爲二途。其支離者一也。聖人所傳者心也，所悟者心也，相契者心也。❶今曰傳以言，悟以心，相契以心，是人與心爲二，心與道爲二矣。其支離者二也。夫忠恕即道也，而子思謂之「違道不遠」者。聞諸侯師聖先生曰：「以學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不施諸人，故謂之『違道不遠』，非以忠恕爲違道不遠也。」今黄氏似以忠恕爲違道不遠，其支離者三也。夫人心忠，則爲忠；恕，則爲恕。今曰「忠之爲心」、「恕之爲心」，似以忠恕又自有心。又曰「忠恕生於吾心，則彼已不立」，夫人能忠恕，推己及彼，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仁之至，義之盡也。若「彼已不立」，則是無本矣。墨子二本，孟子闢之，况無本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

黄氏曰：《記》曰：「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内，今宰予好内而懷安，無其質矣，教何所施？❷故孔子深責之。

沈氏曰：「好内」之説，竊以爲不然。宰予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晝而多寢，昏惰無精進，故夫子深

❶ 「心」下，原有「相契」二字，據四庫本删。
❷ 「何」，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責之。

評曰：宰予只是「昏惰無精進」之意，故夫子深責之。嘗見表兄范伯達亦如此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黄氏曰：晏平仲相齊景公，執國政，孔子久於齊而不能用，徒以交際爲恭，非王公之尊賢也。於此猶善其能全交者，所見夫子之忠恕。

沈氏曰：此恐只是不没其實，非有爲而言也。

評曰：沈氏之説極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黄氏曰：凡事之是非，利害兩端而已。過是而思，則惑也。觀其使晉之時，其慮當矣，至於求遭喪之禮以行，不亦過乎！

沈氏曰：鄉人林德惠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强，文子殆未之思也。」

評曰：德惠之言甚好。黄氏之言上半截亦好。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❶山川其舍諸？」

黄氏曰：此論仲弓之德不用於天子，❷必用於諸侯，如牛之騂且角，雖不用於郊，山川亦不舍之矣。鯀殛而禹興，不以其類廢之也。

沈氏曰：先儒謂指仲弓之父言，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人之才德，不

❶「勿」，原作「弗」，據四庫本及《論語》改。
❷「天」，原作「夫」，據四庫本改。

係於世類。才者，雖不大用，必小用，故以郊與山川言之，亦非謂天子諸侯也。

評曰：沈氏之説爲長。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黄氏曰：學道未至於無心，非善學也。自「問不能」至「實若虚」，無矜伐之心也；「犯而不校」，無物我之間也。❶顔子省身克己如此。

沈氏曰：矜伐之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能問」、「若虚」以至「不校」，皆是無物我之事，不必分也。

評曰：黄氏以此五者爲顔子克己之學，甚好。而曰「學道未至於無心，非善學也」，異於愚所聞矣。學道者，以傳心爲主，不知如何却要「無心」？心可無乎？又二氏皆有「無物我」之説，愚竊惑焉。蓋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有此則有彼，有内則有外，有我則有物，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未有獨者也。而聖人曰「毋我」者，恐人只見我而不見人，故云爾也。若物我皆無，不知酬酢萬變，安所本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黄氏曰：文王之有周，天命之，人歸之，有天下之二，可以王矣。而猶事殷，所以爲德之至，不可少訾者也。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者，《詩》於《皇矣》云：「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文王所以致此者，固非一世之積，其由來遠矣，至文王而後成耳。於

❶「間」，四庫本作「心」。

是推本而言之。

評曰：此意甚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方見其德之至。不曰文王而曰周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亦然。考之《詩》、《書》可見。至于伐殷，❶又別是一義。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❷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黄氏曰：哀敬之道常存於心，故見之者誠有觸於中。其作也，其趨也，有不期而然矣，蓋夫子平日踐履之道，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衆人懵不知覺，顏子於此獨有省焉，所以喟然發嘆也。蓋嘗論聖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乎吾身，遠貫萬古而近不離乎日用，若窮高極妙而求之於渺茫恍惚，其去道益遠矣。顏子既發嘆而悟昔者之非，於是吐其胷中所見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見道者，以才爲之累也。向時從事於高堅、❸前後之際，矜吾聰明，任吾智力，卒之罔然無得，若有遐志矣。而夫子誘而教之於博約之間，❹則又欲罷而不能，至是，才無所施，聰明智力盡矣。恍然若有見其卓然獨存者，不可以他求也。雖欲從之，又烏得而存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後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聖人所謂哀敬之道，

❶「伐」，四庫本作「代」。
❷「焉」，原作「然」，據四庫本及《論語》改。
❸「高堅」，原作「堅高」，據四庫本改。
❹「約」，原作「學」，據四庫本改。

亦吾所體之道也。平居日用之間，吾與聖人豈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回爲之冠，聖人之門，獨以好學許之也。

沈氏曰：此論深見顔子學問之道。嘗見一鄉人髣髴此説，謂鑽、仰、前、後之初，未有所見，及夫子誘之於博約之後，不能自已，竭力而進，乃有所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終不可及，不若此論去聰明智力而有所得之爲妙也。❶但上文「見齊衰者」，恐意不相蒙也。

評曰：此顔子之學，學者所宜盡心，不可姑從人言而已也。仰之而知其彌高，鑽之而知其彌堅，瞻之而知其在前，而又知其忽焉在後，此顔子習聞察見聖人分明，❷所以爲善學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其先後次第不可得而詳聞矣。「博我以文」，所以使我見識極高明、窮廣大也；「約我以禮」，所以使我踐履不失中庸也，此夫子所以善教也。「欲罷不能」，理義悦我心，自不能已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顔子庶幾聖人，在欲化未化之間，故發言如此也。夫欲化未化之時，似猶用聰明智力，又似用聰明智力不得，真當得之於意表，不可言語形容也。若聖人從心不踰矩，則聰明智力具存而無所用之，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與天地參矣。沈氏謂「去聰明智力而有所得之論爲妙」，竊謂聰明智力在學者不當去，❸在聖人不必去。去之，則必入於空，淪於静，又烏能

❶「智」下，原衍「慮」字，據四庫本删。
❷「聞」，四庫本作「而」。
❸「智力」至「聰明」十四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有得而可以開物成務乎哉？顔子之喟然而嘆，直與上文彼此不相蒙耳。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黄氏曰：子路之勇，以氣爲主，能守貧賤而輕富貴者也。不以貧賤爲不若人，故衣敝緼袍，無忿疾之心，所謂「不忮」也。不以富貴爲愈乎己，故與衣狐貉者無歆羨之心，所謂「不求」也。「不忮不求」，亦人之所難，而子路既躬行之矣，猶終身誦之，故曰「何足以臧」，所以進之也。

評曰：不忮不求，夫子「進之」，欲其何所進？向上義理如何？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評曰：黄氏嘗讀「厭」作平聲，❶可見聖人之中節，一切世務不能移也。❷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黄氏曰：禮鄉人裼，❸子朝服而立於阼階，存室神也。儺，即「裼」也。

沈氏曰：龜山謂「誠意於除厲」，❹此論自佳。先儒謂「存室神」，❺恐非也。

評曰：儺起於鄉，非先王之制禮也。其説以驅逐厲鬼爲事。龜山之説雖好，而先儒之説亦自有理也。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❶「黄」，原作「顔」，據四庫本改。
❷「切」，原作「相」，據四庫本改。
❸「禮」，原作「祀」，據四庫本改。
❹「除厲」，原作「徐厲」，據四庫本改。
❺「神」，原無，據四庫本補。

黄氏曰：顔淵問爲邦，夫子嘗以四代之禮樂告之。而此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其德行純備，心不違仁，可以爲人上矣，故以是道明之也。《記》曰：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則天下歸仁係乎一人之克己復禮，不可不慎其機也。夫仁，人心也。心之不仁，私欲害之也。私欲苟萌，則視聽言動舉越於禮，而施爲之間，流風浸遠，天下必受其弊，况能使之歸仁乎？唯自反而充於禮，不役耳目亂之，不作好惡擾之，正心誠意於上，而天下安於無事，風俗自是歸於淳厚矣。所謂「天下歸仁」也。必曰「一日」者，以見克己誠非自外至，其用力甚寡，其成效甚遠，而功利之及於天下者甚博也。

評曰：黄氏所言仁之功也，須要見顔子居陋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處，方是真有所見仁人之心也。「心之不仁，私欲害之也」，竊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黄氏曰：蒯聵得罪於南子，故出奔宋。靈公之死也，衛人欲立公子郢，郢辭焉，乃立輒，以靈公之命也。蘇内翰謂：「靈公黜其子而立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絶矣。」夫以父子之間，至於争國，逆天理人倫，名之不正，孰大於此。以《春秋》考之，蒯聵出奔，與趙鞅納之，皆稱衛世子，以示其得世於衛也。使夫

❶「記」，原脱，據四庫本補。

子果爲政於衛，其將周旋父子之間，使輒辭位而納蒯聵，則輒無拒父之名，蒯聵復世子之位，靈公亦無黜子之過。此正名之大者，爲政所先務也。

評曰：蒯聵無父，出奔，失世子者，罪其輕佻謀非常，至於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趙鞅納之而稱世子者，罪大臣輔輒而拒父也。蒯聵無父，輒亦無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尚可以事宗廟社稷爲人上者哉，故孔子爲政於衛，則必具靈公父子祖孫本末，上告於天王，下告於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後人倫明，天理順，無父之人不得立，名既正而國家自然定矣。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黃氏曰：爲宰之政，則所治者小也。夫子告以久遠之圖者，以子夏之學失之不及，特將擴而大之也。

評曰：政者，正也。正無大小，聖人之言可以爲天下後世之法，非特救子夏一人之失也。兩漢以來，爲政者恐多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黃氏曰：不知義之所在，小廉曲謹之士耳。其見者小，故謂之小人。

評曰：向宣卿常說有讀「小」爲「之」者，似亦意味好。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黃氏曰：同乎流俗，鄉人或好之；有拔俗之行，鄉人或惡之，好惡未必當。唯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則爲君子也審矣。
沈氏曰：好惡而唯鄉人是從，未必當也。要當，公吾心而察焉。其善惡者自有見焉，可也。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得此也。
評曰：察人之賢否，以鄉人好惡爲主；察鄉人之好惡，以善爲主，則人之賢否得其實矣。黄氏之説，自已明白，不必引孟子之説也。有人非不公其心而見善不明，或入於邪曲，故察鄉人之好惡，必以善爲主，弗可改也已，而善未易明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評曰：原憲説克、伐、怨、欲不行，便以爲仁，是未識仁也。故孔子提醒之曰：要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矣。使原憲自此能克去克、伐、怨、欲，如人飲水，冷暖當自知之。孔子不得而與之也，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此聖人着力爲原憲處，可得之於意表，不可以言語求也。若黄氏之言制克、伐、怨、欲不行，未若泊然無心，克、伐、怨、欲不萌於中，亦無有制之者，然後爲仁。此説大體既非所以言仁，且泊然無心之語，大有病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黄氏曰：剛義得於天資，有其質矣，所乏者，威儀文辭也。行之以禮，則行正而不過，威儀可觀矣。出之以孫，則言順而不暴，文辭均也。三者備而後信有諸己，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是爲令德之君子。
沈氏曰：此非爲學者言，爲立政事言也。

以義度宜，事之始也，行之則有節文焉，又出之以孫，民聽不駭，❶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若夫爲學者，則敬以直内，乃其本也。

評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使在上之人行己如是，則政立矣；使在下之人行己如是，則身脩矣。敬以直内，固學者之本。爲政者敬以直内，可頃刻忘哉！若謂欲不失此四事，非敬以直内不能，則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黄氏曰：人之於師，所當讓也。至於仁，則爲之惟恐不及，若出人於患難，拯人於饑溺，❷皆所急務者，何暇讓乎？❸

沈氏曰：此言爲仁之急如此，然當爲之時，師亦不讓，非真不讓也。

評曰：人之於仁，猶饑食渴飲，不可讓不饑者使食，不渴者使飲也。當饑則食，當渴則飲，非不讓也。非謂「爲仁之急」，❹亦非謂「爲之唯恐不及」而不暇讓也。師所以發吾仁也，言當仁雖師不讓，所以明仁之義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黄氏曰：生知出於天資，如由仁義行是也，故爲上。學而知，則思而後得，如行仁義是也，故次之。

沈氏曰：行仁義，非學也，仁義在我而已。而曰行之，是人與道二也。執柯以

❶「駭」下，四庫本有「戾」字。
❷「溺」，原殘缺，據四庫本補。
❸「暇讓乎」，原無，據四庫本補。
❹「謂」，原作「獨」，據四庫本改。

伐柯，疑於同矣，而猶以爲遠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知行仁義，非學也。「生而知之」，誠也；「學而知之」，誠之也。

評曰：聖人與道一體，故不用學。學者，學道者也，若體與道一，則更何用學？唯未能與道爲一，故須學也。學道，便是行仁義也。至於德盛仁熟，則由仁義行，不用行仁義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指大體而言也。欲求全體，故須戒慎恐懼，莫使有虧欠也。戒慎恐懼，便是行也。❶至於純熟，自不用戒慎恐懼，然後謂之由仁義行矣。誠之，便是行仁義也。若曰「行仁義，非學之至」，則可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❷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黃氏曰：朋友，先施之可也；父黨，無容，篤於恩而已，無所施也。

沈氏曰：「君子不施其親」，謂不有私於其親也。

評曰：李丞相綱云：「君子親親不施者，不加刑殺也。」漢成帝欲恐諸舅，曰：「今將一施之必是。」魯公天性嚴冷寡恩，故周公戒以四事，事皆相類。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黃氏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必以心得之。

評曰：仁，人心也。言「以心得之」，不支

❶「便」，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❷「故」，原作「過」，據四庫本改。

離否？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❶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黄氏曰：道不離動静語默之間，所謂洒掃應對進退，無非道也。下學而上達，非於下學之外復有上達也。故君子之道初無二致，孰以爲先而不傳，孰以爲後而不倦，譬諸草木，其始生也，及其長也，區以別之，雖若不同，而所以爲曲直之性則一而已。❷子夏之門人所謂小子者，知克勤小物於正心誠意之時，其進於成人之德無疑矣。苟不達此而概以爲末務，是厚誣也。子夏推明君子之道，以正言游之失，以爲道之在人，其致無本末，其施無先後，而小子之學率由始以成其終，其序不可越也。若以爲必求其本而不循始終之序，則雖聖人，亦不能凌節而施矣。

沈氏曰：理一而已，本末先後貫焉，如草木一區之内，種子根莖華實具在其中，人未之見也。下學上達，在識之而已。

評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故區以別矣。君子下學而上達，其道正如此。沈氏曰「亦在識之而已」，此至言也。愚以謂正當心了，不以語言到也。黄氏曰「下學而上達，非於下學之外復有上達

❶「矣」，原脱，據四庫本補。
❷「所」，原脱，據四庫本補。

也」，其言妙矣。而曰「克勤小物於正心誠意之時」，則愚所不解也。夫正心誠意，自先自後，徹本徹末，豈可以時節言哉？又曰「道之在人，其致無本末，其施無先後」，亦愚之所未解也。夫道有本末，❶有先後，人之行不失本末先後，則當於道矣。子游不識本末先後，故子夏正之。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黄氏曰：前言「惠而不費」，其所謂吝，則惠不足以及人也。《易》以「屯其膏」爲「小貞吉」，則出納之吝特有司之事，非爲上之道也。

評曰：不知如何理會「屯其膏，小貞吉」，疑與此義若不相似然。

釋疑孟❷

司馬文正之賢，天下莫不知，孰敢論其非者。然理之所在，務學以言可也。

夫孟氏學乎孔聖，雖未能從容中道，跡其行事，質諸鬼神，亦可謂釐中縷當矣。❸其道光大，如青天白日，而司馬子疑之。愚竊惑焉，作《釋疑》。❹蓋有能宥其狂簡而相爲切磋者，吾與之友矣。

❶「夫」，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❷「孟」，原作「三」，據四庫本改。
❸「可」，原作「中」，據四庫本改。
❹「疑」下，四庫本有「孟」字。

性

孔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告子不知天性之微妙，而以感物爲主，此孟子所以決爲言之，使無疑也。此聖學之原也。而司馬子乃引朱、均之不才以定天性，是告子之妄亂孟子之正。其不精，孰甚焉！

辯

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物。性有大體，人盡之矣。一人之性，萬物備之矣。論其體，則渾淪乎天地，博浹乎萬物，雖聖人，無得而名焉；論其生，則散而萬殊，善惡吉凶百行俱載，不可掩遏。論至於是，則知物有定性，而性無定體矣，烏得以不能自變之色比而同之乎？

告子知羽雪玉之白，而不知犬牛人之性、昧乎萬化之原。此孟子所以不得不辯其妄也。以此教民，猶有以性爲惡而僞仁義者，猶有以性爲善惡渾不能決於去就者。今司馬子徒以孟子爲辯，其不窮理之過，甚矣！

舜

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桃應設爲是事以問孟子者，應之意若曰：父子，天性也，而生殺之柄乃大君所以輔翼民德者，惟以處是事，觀聖人御變之權耳。若皐陶體舜孝心，舍瞽瞍罪，而人有犯者執之，

爲天子行法不公，民生悖心矣。縱而釋之，無以佐天子主天下，民生離心矣。進退，罪也，今皋陶畏天命，執之不赦，❶以昭示天下，使有罪者不敢幸於免，懷姦者不敢伐其技。自世俗觀之，於吾身可矣，而君□□也，吾人臣執君之父，置之於法，情何安焉！行法而有私者，非君道，狥法而不仁者，無君德，聖人寧棄天下而存此矣。此民所以生也，天地之大本也。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知之！故瞽瞍有罪，舜竊負而逃，❷而司馬子以爲狂夫不爲。瞽瞍見執，而司馬子以爲皋陶猶可執也。使司馬子事君，不幸有是事，遂行其言，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

自周室既衰，文、武之道不著，申、商之術肆行，積習至於秦，生民不忍，起而攻之。秦以天下之力不能禁禦，至於絶滅者，尚刑名，滅天理之效，必至於斯也。漢興，鑒秦敗亡之道，力行寬厚，其涵養民彝之意厚矣，君子猶曰以智力得天下，無三代之淳懿矣。知此，❸則知孟子之言微且遠矣。而司馬子之賢，乃孔子所謂多學而識之，非知之者也。

仲子

天下之事，人倫爲重，舍人倫而矜細行以欺世盜名者，君子不與也。陳氏，齊之世臣，相與戮力同心，定社稷者也。是以有萬

❶「赦」，原作「赧」，據四庫本改。
❷「而逃」二字，四庫本無。
❸「知」，四庫本作「如」。

鍾之奉，若祖若父，皆享焉。仲子起而非之，不義齊國，避兄離母，居于於陵。

方是之時，天下之君非不奉王命，則簒奪之子孫。天下之人從而事之，是天下皆不義也。仲子于於陵不義之地，何居焉？于於陵不義之纑，何辟焉？屨所易者，乃不義人之粟，何食焉？不然，則蓋邑之祿可受而室可居矣。而離母焉，是不孝也。而辟兄焉，是不恭也。不孝不恭，天理滅，人倫廢矣。雖云有義，亦將安施？此孟子所以深罪之也。且仲子敢於辟兄離母，卓然爲絶微之行，狷者有所不爲，而司馬子與之，過矣。

責善

天地之間，人各有職，父子以慈孝爲職者也，朋友以責善爲職者也。故孟子謂父子不責善以明其分，如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材，則有中和覆育變化之道，如雨露滋益草木之功，其効至使子弟於父兄忻忻愛慕而樂生焉。此與朋友察言觀行、切磋琢磨之義相去遠矣，夫豈必面諍犯顔、見於聲色，然後爲善哉！而司馬子議之，毋乃思不及是耶？

仕

天氣感乎下，則地氣應乎上，一有感而不應，則爲水旱寒燠之災。君臣之義，猶天地之道也，其感應從違豈有異乎！因君用舍以有行藏，察君厚薄以有去就，過則爲亢爲驕傲，不及則爲諂爲邪佞，故陳臻問仕，孟子折衷以明三去三就之義。斯亦概舉大

體云耳，其曲折萬變惟其人爲能神之。司馬子乃以就有禮周之而受者，爲無禮貌、飲食而仕，豈不過甚矣哉！

今有常人等夷也，爲之折枝而不應，則必怒矣，❶爲之飲食而不薦，則必怨矣。有施而無報，其怨，❷情所宜也。君子與常人交，稱情而應，猶必盡道，便無纖介，❸況君臣之際所宜盡心者乎！ 迎之致敬，又有禮焉，而不就也，周其饑餓，恩意有加，而不受也。使司馬子執此意以事君，必不免於抗傲不恭之誠矣。❹ 雖與諂邪者不同，求其無意必固我之鑿，行藏去就與天地相似，其可得乎！

霸

二帝三王施仁政，定天下之功，盡道而已，非有利天下之心也。 五伯仗義結信，摟諸侯，奬王室，謀自强大，非有正天下之心也。五伯，桓公爲盛，忿不懲而滅譚，欲不窒而窺魯，其心原不可考矣。雖力行信義，豈其如日之晝，如月之夜，不可掩乎。使其無死，要知其不至驕溢而後有失信棄義之事哉！ 唯其執之不致中道而廢，是以得成伯者之名耳。 此孟子之所謂「假」也。

今有人假人之器以爲用，方其用也，謂之非己用可乎？ 爲己用矣，謂之文具而實不從可乎？ 用之來歸以至於没身，孰知非己有乎？❺ 五伯假仁義而不歸，則己有之

❶「怒」，原作「恕」，據四庫本改。
❷「怨」下，四庫本有「其怨」二字。
❸「便」，四庫本作「使」。
❹「抗」，原作「元」，據四庫本改。「誠」，四庫本作「誚」。
❺「孰」，原作「就」，據四庫本改。

矣，其得罪於三王者，何也？以有爲而爲之也。此王伯之所以分乎！

德

君子於天下無成心，不狗人以失己，不狗物以失道，稱情而施，當於義而已。周道之衰，人懷利以相與。爲君者自恃崇高足以致士，而懷輕士之心；爲士者懷利宴安，知進而不知退，死生謬制於人。海内蕩蕩，綱紀文章掃地盡廢者，以君臣之道不明於天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尚爵，鄉黨尚齒，輔世長民尚德。烏得有其一，❶慢其二？」所以明進退之分，權輕重之義，明爲臣之道非可以奴隸使也。

夫由義而行，事異則行異，何必蹈古人之陳迹，然後爲是乎？故仲尼當君召不俟駕，周公爲相北面稱臣，其義然也。孟子有師諸侯之德，斯文所係。以位，則齊王君也，我臣也，召之役則往役矣；以德，則齊王事我者也，夫召我者豈禮也哉？「唯而起」可也。難乎爲臣者矣，于義得乎？司馬子以是疑之，其不察於進退之分與輕重之義也甚矣！

師

師嚴，然後道尊，貴賤一也。孟子於齊王有師道焉，未聞有官守言責也。夫官守於一職，言責于一事，職脩事行則有功而受賞，出守忘責則有過而受罰，可程可督，受

❶「有」，四庫本作「恃」。

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發之，君所未有而已與之，提攜其善，增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師也。孰敢官之而責以言哉？故齊王於孟子，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擬議者，以孟子有師德而師道固然也。

司馬子曰：「愚恐後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禄位者，皆援以自況。」是不識孟氏心而未知所以爲師耳。噫！自秦漢以來，師傅道絶，朝廷乏儀，大抵皆襲嬴氏尊君抑臣之故，無三代之遺風久矣。司馬子習於世俗，溺于近聞，譬之安於培塿者驟窺泰山，烏得不驚且疑乎？

伐燕

沈同之問燕事，孟子之對，私論其理也。齊人伐燕，正行其事，行之是也，而齊人行之非矣。司馬子疑之，必將使孟子言燕不可伐，然後爲是乎！

夫燕有可伐之道，懼諸侯伐之，遂言其不可，是棄理而尚術也。夫棄理而尚術者，乃戰國縱横之事也，而謂君子爲之邪？且齊欲伐燕，議不起於沈同，必其既伐也，或者疑之，以問孟子，孟子曰：「彼然而伐之也。」則伐燕之舉，孟子初不知之矣，及燕敗齊勝，齊人來問，所以告之者，甚明。齊人不用，吾將諫乎？非其言宜，旅臣犯分而言，於義何居？未能救燕人之係累而已顛沛流離矣，此亦君子之所斷不爲者也。

理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天地之

間，物必有對，感則必應，出則必反，不易之理也。是以禹、湯保天下而天下歸之，桀、紂虐天下而天下棄之。周室道衰，諸侯睥睨天子，大夫僭奪諸侯，當時君臣以權術相馭，以戩勢相使，❶因隙而起，乘間相圖者，皆是也。蓋君感之以此，則臣應之必以此；君所出者如是，則臣之反者必如是。孟子知此理，故告於齊王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矣。」欲其有感於斯而更待臣下以禮也。而司馬子以爲非忠厚之道，則凡忠於君，陳政令之不便而言民有怨離者，雖指爲叛逆，可矣。

王

孔子於周，自平王東遷，等之於諸侯。聖人何容心哉？載其實也。故《黍離》降爲國風，而《春秋》作矣。《春秋》，天子之事也，人曷嘗務於尊周乎？區區務以尊周爲事者，五霸之虛名耳。

孟子所以勸時君者，實行王政也。自春秋時，周室微弱，諸侯强大，互相譏議，臣弑君，子弑父，周天子不能禁禦。淪夷至於戰國，天下横潰，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天下諸侯有能知孟子之言，遏人欲，明天理於天下者，是《春秋》之法行也，豈與聖人異乎？❷且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爲一人也。故湯、武雖聖，必征伐然後定，而天下與之，後世聖人與之。況周室微弱，威令不能行於家人，天命已去矣。

❶「戩」，四庫本作「職」。

❷「與」，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而司馬子猶欲尊焉，昧于時變，豈非腐儒之論哉？

卿

貴戚之卿，君之輔也，宗廟社稷之衛也。君不可輔，則宗廟有絶食之憂，社稷有變置之虞。乃若異姓之卿則去矣，而吾任不可委，親不可離，國有危難，咎將誰歸？與其滅亡，俱爲纍囚，覆及宗廟，孰若廢昏立明，以保國家乎！是道也，雖異姓之卿，予顧托之重，亦有行之者矣。故伊尹放太甲，使太甲終不類，則別立君必矣。後世霍光廢昌邑，立孝宣，天下服之，人至於今稱焉，而况貴戚之卿耶！孟子之言可謂正而不苟矣。司馬子疑後世有援是言行簒奪者。夫子噲行禮讓以起亂，王莽擅居攝以簒漢，彼堯、舜、周公何罪哉？得其人則放伐可爲，非其人則以義濟姦，亦何所不至，孰能禁之乎？君子知正言其義而已矣。

學

子思子曰：「君子知風之自。」夫學之本一有虧而未純，則其流必有偏而不起之處。君子欲窒其起弊之原以開示學者，是以歷舉數聖之行，剖析其義而歸諸中焉。

夫孔子，聖之時者也，兼天下之善。伯夷，聖之清者也，兼天下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兼天下之和。使二子者所爲易其行，則必跋前疐後，疑其所之而有所不通矣。乃若孔子則左右周旋，無施不安。此孟子所以舍伯夷、柳下惠，而願爲

必學孔子也。❶

司馬子歷取孔子之行，以二子之行事參配之，其無不合，固宜矣。曾不知各以二子之行反復質諸孔子，則衛南子之見，公山弗擾之召，伯夷必有所甚恥；膰肉之行，女樂之去，展禽必有所不忍矣。而謂二子之行，孔子如之，棄己之全，爲人之偏也，豈不大失孟氏室源之旨哉？❷

五峰胡先生文集卷第五

❶「而願爲必學孔子也」，四庫本作「而必願爲孔子者也」。

❷本段後有陸心源校跋：「右蕭山陸氏三間草堂抄本《胡五峰集》。卷一第十五、十六、十七三葉有錯簡。卷二《上光堯皇帝書》『則知其』下脱廿一字，『大憂者』下脱四字，『恐臣妾之軋己者比乎』下脱十九字，『財者天地有時四民』下脱十七字，第六十五葉『勾龍周棄』上脱十二字，『然則聖人所以不以復仇責平王者』上脱十八字。卷三《題張欽夫希顔録》『既竭吾才』上脱廿二字，《整師策》（按「策」，内文作「旅」）『上之威令不行矣』上脱十八字。卷四《皇王大紀論》《徐偃仁義論》後脱《送死禮文論》一首，計三百餘字。卷五《易外傳》《視履考祥傳》『曾子啓手足』上脱十九字。今據影宋抄本補足，並改正數十字，乃成善本。蕭山陸氏藏書向稱精善，豈知脱誤亦如此也。時光緒八年春三月。潛園識。」

附録

元許有壬五峰文集後序❶

五峰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劉用孚將刻諸家塾，且徵余題其端。

余惟世之深相知者莫若師友，先生之集，南軒之序詳矣，余何人哉？然其引而不發者，愚不容訒也。

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傳。於六經則沈潛反覆，取道之原；於百家則參考互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設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政刑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爲詩，抒言爲文，皆修齊治平之實也。

先生避地衡山，結廬五峰，故嘗造祝融之峰，以求先生之遺躅。而深山大谷，雲烟草樹，邈乎其不可求也。獨取先生之書，伏而讀之，其亦萬一私淑者乎！用孚刻其書，俾大行諸世，其用心亦仁矣哉！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三

❶ 此序載於《至正集》，有文淵閣四庫本，不詳其撰寫時間。

岳少保忠武王集

〔南宋〕岳飛 撰
〔明〕陳繼儒 輯
〔明〕單恂 訂
王玉德
田君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二），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縣）人。世爲農家，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吴兵法。北宋末年，應募從軍，累功至秉義郎。後因諫阻南遷，旋被革職。不久，隨宗澤守開封，任統制。澤死，從杜充南下。力抗金軍，曾收復建康，大破僞齊，戰功卓著，爲南宋北伐中興第一名將，官至清遠軍節度使，駐守鄂州（轄今湖北蒲圻市以東、陽新縣以西、武漢市長江以南、幕阜山以北地區），後改樞密院副使。一生堅決主戰北伐，遂遭高宗、秦檜君臣構陷，繫獄致死。孝宗時追謚「武穆」，寧宗時追封「鄂王」。事詳《宋史》本傳。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著録《岳武穆集》十卷，此乃經其子岳霖搜訪、其孫岳珂輯而成之，後又刻入《金佗稡編》（卷十至十九《家集》）。岳飛一生戎馬，未逾不惑而竟遭構陷致死，所遺詩文不多。高宗君臣誣殺忠良，自覺理絀，遂封禁文案疏奏，岳公遺墨佚亡更甚。《金佗稡編》所收奏狀，大都出於幕僚之手，據《中興小記》卷二十一注引張戒《默記》，惟密奏出自岳飛親筆，如是則真作更屬零金碎玉。

明嘉靖至清光緒間，岳公文集多次輯刻。計有明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兩浙督學徐階輯、焦煜刊刻本《岳武穆遺文》一卷，此本及《金佗稡編》在《四庫全書》中皆有收録，然多見竄改之處，此乃清廷修書有意爲之，如「虜人」改作「敵人」，「北虜」改作「强敵」，「虜僞」改作「僭僞」等，不勝枚舉；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李楨輯刻本《岳武穆集》六卷，天啓間又嘗翻刻，此本當據徐階本增補而成，今已收入綫裝書局《宋集珍本叢刊》之中；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陳繼儒輯、單恂刊刻本《岳少保忠

武王集》一卷，別擇較精，清嘉慶間吴省蘭即將其收入《藝海珠塵》，後又收入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至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又有黄邦寧所編之《岳忠武王文集》八卷；光緒間又有錢汝雯所編之《宋岳鄂王文集》三卷。

今以上海圖書館藏明陳繼儒輯、單恂刊刻之《岳少保忠武王集》爲校點底本。需要特別致謝的是，由於此帙屬珍籍善本，依庋藏規定，例不許複印，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沙志利、谷建兩位老師特赴滬以《藝海珠塵》本過録此祖本，校點者即以此過録本作爲工作底本，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李楨輯刻本《岳武穆集》（簡稱「李刻本」）作爲校本，中華書局整理本《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所録岳飛諸文（簡稱《稡編》、《續編》）亦作爲參校文本。岳飛傳記部分校以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本傳。

如前所述，由於岳集諸本皆爲輯刻本，不僅各本所輯來歷不一，出處不明，真僞難辨，就是同一篇文章，各本文字多寡異同，亦存在較大差異。此次整理，凡底本有明顯訛闕或文意明顯不通，而校本可通者，則據校本予以補改；凡存在重要異文，則出異文校以明兩説；凡屬文字多寡和文意相同、用詞不同的情況，則不出校。

底本原附目録，然與正文篇題多不相應，今一律改從正文。本集按九體編排，首上書，劄，次表、檄，跋，狀，次題記，次詩，次詞。末三體於正文首篇題下皆以小字標明文體，其他則不標，而九體之名都見於版心。今爲清眉目，於目録中分別各體，正文内則不再標明文體，題記、詩、詞三體於正文首篇題下小字所標文體依舊保留，特此説明。

校點者　田　君

叙

吾徒屏跡町廬，流覽史册，恒遇千古忠邪之林，國家存亡之故，未嘗不臨卷興懷，愴然欲絶也。粤考往喆，忠誠天植，狥國泯軀，自關漢壽公而下若睢陽、常山，指未勝詘。顧使人聞風悲憤，灑涕裂眥，莫若趙宋岳鄂王之事。豈非王忠孝大節貫日月、泣鬼神，迺至羅巨姦之酷，毁垂成之功，抑異於授命疆旅，致歎時數者哉？當思陵御札頻頒，寢閤載命，詎不知恢復之圖匪異人任。一旦入繆狠之計，自墮長城，論者謂淵聖南轅，黄屋非吾有也。矧黄龍直擣，或有劉裕滅秦歸篡之憂，雖小朝廷奚可得？斯皆帝意中事。檜遂建議逢合，忍輕社稷，蠟書徒馳，竟成三字之獄。繇今觀之，即其説豈盡誣耶！迨乎鍛鍊既成，從容就義。韓何冤之，而弗聞於上；三大理、士㒞、劉允升諸君子訟其冤，而上弗察。王雖志抱餘憾乎，假令王不奉班師之詔，僥倖成功，有如後之妄議者，王以爲憾乃滋甚，故勿爲耳。王一死誠可無憾，唯宋室偏安，卒至版宇日蹙，中華淪喪，而莫可如何，此仁人志士讀其書、論其世所爲太息於陰陽小大之間，而徬徨天人之際也。王少力學，好《左氏春秋》，有關漢壽風。漢壽自一二牋牘外，撰著罕傳，而王所爲表、劄、詩、記，沉摯壯涼，能自寫浩然之氣，又與武侯《出師》二篇相上下。余故採《桯史》諸書所載，哀次録行之，庸繫千百載忠孝仰止之懷。他若遺言佚事，雜見於《金佗稡編》及《精忠》諸

録，率多瑣複；又後賢憑弔之作，竊嫌掛漏，並缺弗存。觀者尚毋嗤其未備云。

崇禎戊寅人日，單恂題於東皋之白燕庵。

岳少保忠武王集

宋湯陰岳　飛撰
明　華亭陳繼儒輯
門人單　恂訂

南京上高宗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我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黄潛善、❶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

竊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閱日

❶「黄」上，《稡編》有「李綱」二字。

雖久，扞格是聞。臣常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即行措置用兵掩殺，速除蕩，以綏彼民。

乞復襄陽劄

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内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脣齒之援。今日之事，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爲難。而况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竢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畫守襄陽等郡劄略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

可以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見，❶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乞出師劄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陛下録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絶，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詭計日生，它時浸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

❶「見」，《稡編》作「先」。

屯要害，[1]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定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内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2]而在寨卒伍，有饑餓閃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戰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静慮，不爲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宫，[3]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

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

[1] 「洛」，《稡編》作「略」。
[2] 「洛」，李刻本作「路」。
[3] 「寧」，原作「崇」，據李刻本、《稡編》改。

偏安。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梃，以致死於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於兹。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❶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宫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禀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鰥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强弱，萬全之效，兹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

乞進屯淮甸劄

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進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即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叛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

❶ 「待」，原作「恃」，據《稡編》改。

乞乘機進兵劄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機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而前，殄滅此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論虜情奏略

金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詐，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取進止。

乞定儲嗣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鋭氣沮喪，内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况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强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於文資内安排。臣技能蔑取，勳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時孤孑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爲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横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内安排。謹録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悃，方切憂惶。復蒙天語之丁寧，告戒備

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遏靡安，敢事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黥布於湓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吝此噤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侍親疾劄

臣輒具危懇，仰瀆睿聰。臣愚戇之跡，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仰酹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别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無他規避，暫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銜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建節第四劄

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效，遽叨旄節之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遑安處。方今戎馬侵擾，而

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❶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終制劄

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脱虜禍。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❷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面顔有靦，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黄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

❶「庫」，原作「痺」，據《猝編》改。
❷「生」，原作「主」，據《猝編》改。

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黄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辭開府第三劄

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温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顛隮。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復，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辭開府第四劄

臣已三貢辭章，出於誠悃，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温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臣草茅固陋，備數戎行，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開府之位，❶實預孤卿之貴，❷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

❶「開府」，李刻本作「亞保」。

❷「孤卿」，李刻本作「三孤」。

秩，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收還成命，庶令臣少安愚分，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

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醲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躐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丘壠，以便養痾。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尚閟俞音，不免控瀝肺肝，再攄悃愊。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心腹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君之嫌；今講好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禄，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於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藥。

辭男雲特轉三官劄

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虜賊決戰於陳、潁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防，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誥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鑒，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厲懦庸，別圖報效。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霑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勵天下，將昭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告命，

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

臣遭遇宸眷，倍於常倫。初無顯赫之功，以稱褒崇之典。又况臣男雲愚蠢無知，涓埃未效，疊蒙優渥，以臣之故，冒濫爵禄，已爲過分。今若又寵以異數，使之叨據，❶不唯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謗，并臣之罪，亦復難逃。伏望聖慈俯回天聽，特賜追寢，實爲臣父子之幸。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劄❷

臣聞：「正己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疎逖，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顧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是臣不能正己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陛下憐臣拙直，察臣愚衷，早賜俞音，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命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❶「使」，原無，據《稡編》補。
❷「三」，《稡編》作「四」。

辭少保第三劄

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禄。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恝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祗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托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祗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冒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四劄

臣聞爵以馭其貴，禄以馭其富。爵禄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禄，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貧樸魯，❶久叨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況乃孤卿，❷實爲異恩，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賦分謭薄，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憐臣懃懇，特降俞音，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鈇鉞，伏候敕旨。

❶「貧」，《稡編》作「資」。
❷「卿」，《稡編》作「棘」。

辭少保第五劄

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禄，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羯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駑礪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禄，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

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蠢愚，殊未練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騃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

乞敘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臣契勘參政與樞副敘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竊孤卿，敘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聽。伏望睿慈曲垂昭鑒，許臣只依近例，敘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

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温詔示

恩，猶閟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悃，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厠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充萬壽觀使第二劄❶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縻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内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横。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隮，上孤宸眷。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取進止。

謝講和赦表

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❸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争，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悦。臣飛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

❶「充萬壽觀使」，《稡編》作「在京宫觀」。
❷「孤」，《稡編》作「辜」。
❸「領」上，《稡編》有「統」字。

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僞齊檄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讐怨；率中華禮義之俗，❶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安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没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

❶「中華」，李刻本、《稡編》作「華夏」。

罪，捄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誠納款，❶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擥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内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❷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併吞之心，後平吴，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

❶「誠」，李刻本、《稡編》作「門」。
❷「言」，《續編》作「信」。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强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申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臣岳飛謹書。❶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殁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尚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總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狀申，伏候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州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速急權差

❶ 下「食」，原無，據《稡編》補。

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親躬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墩，❶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芻茭、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禆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

五嶽祠盟題記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❶「墩」，原作小字「光宗皇帝嫌諱」，光宗名惇，故諱「墩」字，據《稡編》改。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强，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嶠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后軍王團練并幙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甍。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於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遊鄱陽嵬石山寺 詩

嵬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爲雨濟民憂。

從駕遊西内應制

敕報遊西内，春光藹上林。花團千朵錦，柳撚萬條金。燕逶龍旂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即天地，化育一仁心。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翠光亭

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颼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❶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❷金酋席捲盡擒歸。

❶「塞」，李刻本作「寨」。
❷「三」，李刻本作「王」。

寄浮圖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❶蓮社從今着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户侯。

滿江紅 詞

怒髮衝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飡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

---

❶「與」，《稡編》作「語」。

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少保忠武王集終

岳少保忠武王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忱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狥國死義乎。」

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❷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驍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

❶「家」，《宋史》本傳作「冢」。

❷「和」，《稡編》卷四《行實編年》無此字。

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黄潛善、汪伯彦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

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説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

命從王彦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彦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争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彦壁乞糧，彦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彦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

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鋭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

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

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❶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横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真刺史。

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刼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

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争來降附。

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皋、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

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屍

❶「黃」，《宋史》本傳作「王」。

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

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

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

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

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

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❶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争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

❶「失」，原作「先」，據《宋史》本傳改。

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

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

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

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吴全、吴錫、李横、牛皐皆隸焉。

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

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

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

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

使，封武昌縣開國子。

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户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賊走。

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

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内，當俘諸酋。」浚許之。

飛遂如鼎州。黄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説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黄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

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虚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

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

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

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❶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己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幾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

❶「麟」下，《宋史》本傳有「姪」字。

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❶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

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

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鋭，人懷忠孝，皆飛訓

❶「河南」，原作「江南」，據《稡編》卷十一《乞出師劄子》及《宋史》本傳改。

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

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獎諭，乃受。會遣

士僨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鋭。

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黄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其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

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候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❶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屬，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爾！」

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

❶「葉」，《宋史》本傳作「華」。

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❶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❷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虚，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虚，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黄，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

❶「徒」，《宋史》本傳作「徙」。
❷「毋」，原作「每」，據《宋史》本傳改。

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黄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

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鋭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悦，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悦。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

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❶「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

❶「景著」，《宋史》本傳校記：「《金佗稡編》卷八《行實編年》、《宋南渡十將傳》卷二《岳飛傳》都作『耿著』，疑是。」

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刼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

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閲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虚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録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

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彦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

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吴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絶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

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❶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

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

❶「浚」，《宋史》本傳作「俊」。

歸飛，世忠以書來誚，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❶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録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❷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嬴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

❶「博」，《宋史》本傳無此字。
❷「冤」，原作「免」，據《宋史》本傳改。

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雷，忠訓郎、閤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録》二卷上之。震，❶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閤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岳少保忠武王傳終

❶「震」，原作「晉」，據《宋史》本傳改。

{
  "filename": "5YSS6JePIOeyvuWNjue8liAg5LqM5LqM5LiJ5YaMICDpm4bpg6hfMTQ1NzU3MTYudXZ6",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 \u7cbe\u534e\u7f16 \u4e8c\u4e8c\u4e09\u518c \u96c6\u90e8_14575716.uvz",
  "filesize": 352544537,
  "md5": "79984f432025768cfaff86e7fca90718",
  "header_md5": "b70c2c860deb55df29497e3bcc4ff720",
  "sha1": "8c6494597e6abdad753a9b1d39693a3334a83567",
  "sha256": "14af913d94a1df529f4c2d20f0b7bc18bb9ca89bf586eddbe0263c77a0e3d9cb",
  "crc32": 320191527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0490664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28,
  "pdg_main_pages_max": 1128,
  "total_pages": 1141,
  "total_pixels": 68607180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